

## 目 录

### 陈光爱起义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陈光爱于凤山起事折……………( 1 )

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七日批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陈光爱余伙李聪明等折…………( 5 )

乾隆六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批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陈光爱余伙许凜等折…………( 7 )

乾隆六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批

福建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拿获陈光爱余伙叶海等人折…( 8 )

嘉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陈光爱余伙叶告等人折…………( 9 )

嘉庆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批

### 陈周全起义

陈周全起义军告示……………( 11 )

天运乙卯(乾隆六十)年三月十六日

谕福州将军魁伦台湾游民因米贵滋事速行弹压……………( 11 )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

谕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等根究陈周全等起事缘由……………( 13 )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

谕闽浙总督伍拉纳等速拨常平仓谷以济民食……………( 14 )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

谕云贵总督福康安速赴台湾剿办陈周全……………( 16 )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

谕云贵总督福康安稍缓赴闽仍留楚省剿办苗民……………( 19 )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十日

军机大臣奏拿获陈周全折……………( 20 )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

谕云贵总督福康安等陈周全业经拿获不必再赴闽省……………( 21 )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

谕闽浙总督伍拉纳对义民首优加超擢并劝谕商民迅速减  
价粟谷……………( 22 )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

谕闽浙总督伍拉纳将杨仲舍等超擢官职并免义民本  
年应纳钱粮……………( 23 )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

谕闽浙总督伍拉纳即日渡台前赴鹿仔港……………( 24 )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五日

谕闽浙总督伍拉纳将何日渡台各情迅速复奏……………( 26 )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七日

谕内阁令伍拉纳速赴台湾查办一切……………( 28 )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七日

谕闽浙总督伍拉纳速赴台湾办理善后事宜……………( 29 )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谕云贵总督福康安等杨廷理诸出力官员俱免参处……………( 31 )

乾隆六十年五月初三日

谕暂署福建巡抚魁伦设法搜拿洪栋等人……………( 33 )

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六日

- 谕内阁将义民首李登元等俱赏给六品职衔……………( 34 )  
 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六日
- 谕智署福建巡抚魁伦速将陈周全等管解赴京……………( 34 )  
 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八日
- 谕哈当阿等台湾民情听其自然以期互相牵制……………( 35 )  
 乾隆六十年五月十四日
- 谕长麟等查办伍拉纳浦霖所奏是否虚捏……………( 37 )  
 乾隆六十年五月十四日
- 谕内阁鹿仔港巡检朱继功免其革职治罪……………( 38 )  
 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 谕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速将陈周全等解京……………( 40 )  
 乾隆六十年六月初二日
- 谕长麟等查明台湾地方官为何迫不及待将陈周全处死…( 41 )  
 乾隆六十年六月初五日
- 谕内閣朱慧昌等遇害照伤亡给予恤典……………( 42 )  
 乾隆六十年六月十七日
- 谕内阁将哈当阿交部严加议处……………( 43 )  
 乾隆六十年七月初四日
- 谕闽浙总督长麟将陈周全案内应缘坐家属按例办理……( 43 )  
 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日
- 大学士和珅奏议复哈当阿等认赔彰化被抢银谷折……………( 44 )  
 乾隆六十年九月十四日
- 谕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将义民首徐时仲等酌赏九品  
 职衔……………( 47 )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 商民郑载供陈周全起事情形之笔录……………( 47 )
-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拿获施兰等人折……………( 48 )

附：施兰等供单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批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拿获许练折……………（ 51 ）

附：许练供单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批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陈光爱案内李训折……………（ 54 ）

附：李训供词笔录

嘉庆元年四月十三日批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等奏续获王赞折……………（ 55 ）

附：王赞供单

嘉庆元年五月十六日批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拿获杨振等人折……………（ 56 ）

附：杨振等人供词笔录

嘉庆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批

军机大臣奉旨询问福建候补知府遇昌有无馈送上司  
情弊折……………（ 58 ）

嘉庆元年八月初八日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林起等人折……………（ 59 ）

附：林起等人供词笔录

嘉庆二年五月十三日批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黄亲等人折……………（ 64 ）

嘉庆二年六月十五日批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张廷等人折……………（ 68 ）

附：张廷等人供词笔录

嘉庆二年闰六月五日批



#### 四、嘉道年间（一八四〇年以前） 天地会的活动

##### （一）台 湾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等奏审拟郑光彩结拜小刀会折……（ 73 ）

附：郑光彩等人供词笔录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批

台湾镇总兵哈当阿奏审拟杨肇等结拜小刀会折……（ 78 ）

附：杨肇等供词笔录

嘉庆三年六月十八日批

台湾镇总兵哈当阿奏续获许围等人折……（ 84 ）

附：许围等供词笔录

嘉庆三年九月初二日批

台湾镇总兵哈当阿奏徐章等结拜小刀会折……（ 86 ）

附：徐章等人供词笔录

嘉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批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胡番婆等人折……（ 89 ）

嘉庆四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拿获蓝命等人折……（ 90 ）

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等奏续获余印等人折……（ 92 ）

嘉庆四年七月十三日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王传等人折……（ 93 ）

嘉庆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批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嘉义小刀会攻打盐水港折……（ 95 ）

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批

- 闽浙总督玉德奏督办剿捕陈锡宗等折……………(101)  
嘉庆五年閏四月初八日批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胡杜猴等人折……………(104)  
嘉庆五年五月初三日批
- 谕内阁著爱新泰等审慎处理陈锡宗余党……………(106)  
嘉庆五年五月初三日
- 闽浙总督玉德奏续获谢商等人折……………(107)  
嘉庆五年五月初四日批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等奏审拟陈锡宗余伙折……………(110)  
嘉庆五年七月十五日批
- 漳州镇总兵胡天格奏剿捕蔡光悞等人折……………(113)  
嘉庆五年七月十五日批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等奏办理陈锡宗一案事定撤兵折……………(117)  
嘉庆五年九月初十日批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卓兴等人折……………(120)  
嘉庆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批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杜富等人折……………(122)  
嘉庆六年四月初十日批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张卓折……………(124)  
嘉庆六年八月初六日批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等奏续获白启折……………(125)  
嘉庆七年三月初一日批
-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续获郭定折……………(129)  
嘉庆七年三月初一日批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拿获凤山县天地会首李顺等人折…(130)  
嘉庆十年二月初十日批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吴平、黄大添等人折……………(134)

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批

## (二) 福 建

福建巡抚汪志伊题续获天地会林中玉等本……………(136)

嘉庆四年三月初九日

署闽浙总督福昌奏审拟建阳县天地会首游效标等人折…(139)

嘉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谕福建巡抚汪志伊仍当留心密访会党不可稍有懈弛…………(141)

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审拟浦城县天地会首罗名扬折…………(141)

嘉庆五年正月三十日批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办南安县天地会首潘琅等人折…………(144)

嘉庆五年六月十三日批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办僧弗性等结会折……………(146)

嘉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批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续获僧弗性案内许炳折……………(148)

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擒获天地会首颜和尚及其伙众折…………(151)

嘉庆八年八月初八日批

福建巡抚李殿图奏续获颜和尚案内周田折……………(154)

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拟永定县张配昌等结和义会折…………(158)

嘉庆八年闰二月十六日批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拟入会县役黄昆等人折……………(161)

嘉庆八年五月初八日批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拟天地会首郑细观等人折……………(164)

嘉庆十年六月初七日批

闽浙总督阿林保奏审拟天地会首林应伟等人折……………(167)

嘉庆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批

福建巡抚张师诚奏审拟钟家旭等折……………(170)

嘉庆十五年八月初八日批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续获汀州天地会首谢佩成等人折……………(174)

嘉庆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批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拟武平县天地会首朱士达等人折……………(176)

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批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朱德辉等改添弟会为江湖串子会折……………(179)

嘉庆十七年六月十四日批

江西巡抚先福奏审拟封老三等结拜仁义双刀会折……………(183)

嘉庆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批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拟张显鲁等结仁义会折……………(184)

嘉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批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拿获江西南丰县江文兴纠结洪钱

会片……………(192)

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批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明熊毛等结仁义会折……………(193)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批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宁化县生员李玉衡诱获仁义会首

熊毛片……………(197)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批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明李发广等结拜仁义会折……………(198)

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批

浙江巡抚颜检奏审办遂昌县天地会首朱风光折……………(201)

嘉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批

大学士董浩等奏议驳浙江巡抚颜检对刘奎养一案审

- 拟折·····(203)  
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
- 浙内閣顏檢等审拟刘奎养案草率著交部议处·····(206)  
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
- 浙江巡抚顏檢复奏严审刘奎养等折·····(206)  
嘉庆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批
-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拟侯二八雄结双刀会折·····(210)  
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批
- 福建巡抚王绍兰奏申办罗源县父母会首欧狼等人折·····(215)  
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批
- 谕闽浙总督汪志伊晓谕会众嗣后当各知警省勿再受  
惑·····(218)  
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 福建提督学政汪润之奏呈化导士民告示稿折·····(218)  
嘉庆二十一年(日月缺)
- 闽浙总督庆保等奏申办建阳县黄孙奴结平头会等情  
折·····(221)  
道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奏
- 闽浙总督庆保奏审拟平头会首江哑奴等人折·····(223)  
道光二年七月十四日
- 闽浙总督孙尔准奏添弟会传播情形折·····(228)  
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 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奏审拟三合会首李魁等人折·····(230)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 两广总督邓廷桢奏申办邹四桥板折·····(237)  
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 两广总督邓廷桢奏向邹四桥板追究李江泗之师片·····(240)

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闽浙总督钟祥等奏查办会党缘由折……………(241)

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九日批

### (三) 江 西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郑得源李凌魁等结会折……………(244)

嘉庆八年八月初八日批

谕闽浙总督玉德等晓谕会众务宜各安本分勿再纠会…………(249)

嘉庆八年八月初八日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审拟姚发等人折……………(250)

嘉庆八年九月初六日批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拿获广昌县天地会首赖汉魁等折…………(252)

嘉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批

闽浙总督李殿图奏江西石城县天地会起事折……………(254)

嘉庆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批

江西提督颜鸣汉奏拿获李天奇等人片……………(256)

嘉庆八年十二月(日缺)

谕江西巡抚秦承恩速奏广昌等县天地会起事缘由……………(257)

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广昌等县天地会起事缘由折……………(259)

嘉庆八年十二月初八日批

谕闽浙总督玉德等务须严拿吴韬等人……………(263)

嘉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闽浙总督玉德奏宁金鳌已解省质审折……………(265)

附：宁金鳌供词笔录

嘉庆九年正月十四日批

闽浙总督玉德奏办理李凌魁案等情折……………(267)

嘉庆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批

福建巡抚李殿图奏审拟吴韬等人折……………(269)

附：吴韬供单

嘉庆九年二月初四日批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拟宁金鳌等人折……………(271)

嘉庆九年二月二十日批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廖干周王添组等竖旗起事折……………(276)

嘉庆九年四月十六日批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续获濮宏诰等人折……………(278)

嘉庆九年六月初十日批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续获姚京玉折……………(280)

嘉庆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批

护理江西巡抚先福奏审拟吴文春折……………(281)

附一：吴文春供单

附二：吴文春所藏符篆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批

大学士董诰奏议复阿林保等审拟杜世明一案折……………(285)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谕江西巡抚张师诚等向吴文春究明万大哥其人……………(290)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江西布政使先福奏将吴文春杜世明提审对质片……………(291)

嘉庆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批

闽浙总督阿林保奏向吴文春查究朱洪竹折……………(292)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批

闽浙总督汪志伊等奏拿获陈淑金等人折……………(295)

嘉庆二十年八月十一日批

江西巡抚先福奏周达滨改天地会为三点会折……………(300)

附：会众所传花帖等三件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批

江西巡抚金光梯奏审拟周达滨案内温细满折……………(306)

嘉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批

江西巡抚金光梯奏审拟周达滨案内曾阿兰折……………(308)

嘉庆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批

江西巡抚先福奏审拟王新涛等人折……………(309)

嘉庆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批

江西巡抚先福奏审拟廖善庆等改立洪莲会折……………(312)

嘉庆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批

护理江西巡抚袁秉直奏审拟杨金郎等人折……………(318)

嘉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批

两广总督松筠等奏审办钟灵明等结拜天地会折……………(322)

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批

江西巡抚先福奏将钟灵明案内钟黄肿解闽质审片……………(324)

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批

江西巡抚先福奏拿获廖月似案内朱石崇折……………(325)

嘉庆十七年三月初二日批

江西布政使陈预奏审拟廖月似折……………(328)

嘉庆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批

江西巡抚先福奏添弟会首李魁升为其徒争占徐姓山

场等情折……………(331)

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二日批

江西巡抚先福呈军机处咨文……………(340)

附一：照抄陈纪传花帖

附二：照抄钟高才默出信稿

附三：李魁升等供单



嘉庆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江西巡抚先福奏续获卢三折……………(344)

嘉庆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江西巡抚阮元奏审办钟锦泐等结拜三点会折……………(350)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批

江西巡抚阮元奏审拟钟体刚等人折……………(352)

嘉庆二十年三月初十日批

江西巡抚阮元奏审拟钟体刚案内谢罗俚折……………(355)

嘉庆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批

两广总督百龄奏审拟李老五等人折……………(357)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批

江西巡抚钱臻奏审办朱浪四结会折……………(365)

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批

江西巡抚瑞弼奏审拟南康县天地会首邱胜恩折……………(370)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批

护理江西巡抚邱树棠奏审拟万安县黄凤山等结会折……………(372)

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批

江西巡抚毓岱奏审明何经先结会抢劫等情折……………(375)

道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批

阿霖奏辑获担子会三点会人众片……………(377)

道光三年四月十一日批

江西巡抚程含章奏审办南康县林宝南等结会折……………(378)

道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批

江西巡抚程含章奏审拟赖赞章等结会折……………(383)

道光三年十月十四日

江西巡抚程含章奏审拟张正元等结会折……………(385)

道光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批

- 諭江西巡抚毓岱速派员严拿雩都会众……………(388)  
 道光四年六月初九日
- 江西巡抚成格奏审拟唐兴通等结会折……………(389)  
 道光五年二月十九日批
- 左都御史那清安奏万安县民黄远青呈控朱光简等结  
 会折……………(391)  
 附：黄远青等呈控原件  
 道光九年七月十四日
- 諭内閣著蒋攸钰等飭属严查添弟会……………(393)  
 道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 江西巡抚韩文绮奏审拟上犹县邹学洪等结会折……………(394)  
 道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批
- 江西巡抚吴光悦奏审拟吴潮文结会等情折……………(395)  
 道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批
- 江西巡抚吴光悦奏审拟蓝世兴等结会折……………(399)  
 道光十年七月十二日批
- 河南道监察御史彭玉田奏请严拿赣南天地会折……………(403)  
 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江西巡抚吴光悦复奏御史所陈赣州南安天地会活动  
 情形折……………(405)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批
- 江西巡抚吴光悦奏上犹县陈沅祥脱逃后复行传徒折……………(407)  
 道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批
- 江西巡抚吴光悦奏审拟赣县范恩仔等结会折……………(409)  
 道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批
- 江西巡抚吴邦庆奏审拟王传告结会折……………(412)  
 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五日

江西巡抚裕泰奏拿获赣州府三点会首刘着松等片……………(414)

道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江西巡抚裕泰奏拿获赣州府会众李长生等片……………(415)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 (四) 广 东 (上)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申办天地会首仇大钦折……………(416)

嘉庆五年七月初一日批

福建巡抚汪志伊奏遵旨严密查拿何其昌折……………(420)

嘉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审拟陈礼南折……………(421)

嘉庆六年五月十三日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审拟海康县天地会首林添申折……………(424)

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批

谕内湖署觉罗吉庆等移咨闽省总督务将同安陈姓缉获……………(427)

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两广总督那彦成奏续获林添申案内符老洪折……………(427)

嘉庆十年七月初六日批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等奏审拟新宁县天地会首叶世豪  
折……………(430)

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批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等奏审拟郑嗣韬等人折……………(432)

嘉庆七年十月十二日批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等奏捕获郑嗣韬案内旋锦堂等人折……………(435)

嘉庆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批

两广总督倭什布奏续获郑嗣韬案内林道经等人折……………(437)

嘉庆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批

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审拟天地会陈积引等人折……(439)

嘉庆八年闰二月初八日批

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审拟方振思等结拜天地会折……(442)

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五日批

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审拟郑阿明等结会行劫折……(444)

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五日批

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拿获东莞县天地会首蔡廷仕等

人折……(446)

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批

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审办蔡廷仕案内关念棕折……(450)

嘉庆九年四月十一日批

两广总督蒋攸钰等奏审拟关念棕案内郑大眼二等人折……(454)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批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等奏审拟新会县天地会首黄名灿折……(460)

嘉庆七年十月十二日批

两广总督倭什布奏审办长乐县天地会首赖六青等折……(463)

嘉庆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批

两广总督倭什布奏拿获琼山县天地会首叶有升等人折……(466)

嘉庆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批

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审拟新会县天地会首陈芳洽等

人折……(467)

嘉庆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批

两广总督倭什布奏审拟鹤山县添弟会首梁修平等折……(470)

嘉庆九年九月十四日批

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拿获琼山县天地会首曾博罗等

人折……(475)

嘉庆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批

- 两广总督那彦成奏龙门县天地会首关亚珽等纠人拜  
会折……………(478)  
嘉庆十年三月初九日批
- 两广总督那彦成奏续获关亚珽案内刘隗受折……………(480)  
嘉庆十年九月十九日批
- 两广总督那彦成等奏审拟永安县天地会首黄庭华等  
人折……………(482)  
嘉庆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批
- 两广总督那彦成等奏审拟钦州天地会首叶凤轩等人  
折……………(486)  
嘉庆十年六月十一日批
- 两广总督那彦成等奏审拟海丰县添弟会首蔡亚堂折……………(490)  
嘉庆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批
- 两广总督吴熊光等奏审拟曲江县添弟会首黄贤通折……………(492)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批
- 两广总督蒋攸銛等奏严贵邱等结拜三合会等情折……………(496)  
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批
- 两广总督蒋攸銛等奏严办结盟拜会并酌议约束惩创  
章程折……………(501)  
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批
- 两广总督蒋攸銛等奏拿获永安县天地会首赖元旺等  
人折……………(503)  
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批
- 两广总督蒋攸銛等复奏赖元旺布旗所书顺天开道缘  
由折……………(507)  
嘉庆二十年四月二十七日批
- 福建道监察御史孙升长奏请严禁广东三合会折……………(508)

嘉庆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刑部议奏广东何满昌等结会案折……………(509)

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贵州巡抚朱理奏拿获长乐县天地会首刁胜和片……………(514)

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批

两广总督阮元奏审拟刁胜和折……………(515)

附：刁胜和随身所带诗句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批

谕两广总督李鸿宾查明香山县是否实有三点会……………(517)

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请缉拿广东等省会党折……………(518)

道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奏

谕两广总督李鸿宾等飭属严拿三合会……………(519)

道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

两广总督李鸿宾奏请听穷民开荒以杜结会折……………(520)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批

两广总督李鸿宾奏粤东并无小刀三点三合等会片……………(522)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批

两广总督李鸿宾奏派委委员严拿会党折……………(524)

道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批

大盟主朱為曉諭安

民事諸我兄弟等今

爭

夫奪國招賢納士敬老慈  
幼矜孤恤寡之念開釋  
兵後房科無罪不許強  
索財刑擬搶物件如敢  
故違立新示衆爾舖民  
等切勿驚惶各安生  
業毋違特示

陈周全起义军《告示》，天运乙卯  
（乾隆六十）年三月十六日

天運乙卯年冬月一日給

營逆布旗

一九底

清連心家和興洪順天

門外洪正星出我亦出

委吞吞吞

順天江德洪江  
天在安仁日洪  
項崇洪張方禮洪  
道與洪洪揚洪  
行洪洪洪洪洪  
直洪洪洪洪洪

聯碑碑碑

二九底

上四七底

日月風清百為侯  
三姓結萬李朱洪  
木立斗世天下知  
順天與明合和同

順天結萬  
洪字為記

結萬和同李亮洪順天  
洪水橫流汎濊于天下

招來后結

門內  
庚申年七月廿五日午時

官樂我情本好洪結義

一九底

結骨盟心為兄弟  
萬姓同來共一宗  
扶尊相信守口如  
齊心協力討江山

下四七底

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布旗抄件



嘉慶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此簿之川米... 有... 不...

登記簿

广西桂平县天地会首领  
尹之屏抄录天地会诗句之  
《登记(束)修钱米簿》封面

此字真核

二月廿七日... 三月廿五日... 尹之屏

正月廿五日... 尹之屏

此字真核

去今... 尹之屏

在... 尹之屏

办... 尹之屏

本... 尹之屏

钱... 尹之屏

三月... 尹之屏

九月... 尹之屏

本... 尹之屏

右... 尹之屏

有... 尹之屏

五... 尹之屏

余... 尹之屏

尹... 尹之屏

尹... 尹之屏

尹... 尹之屏

广西桂平县天  
地会首领尹之屏抄  
录天地会诗句之  
《登记束修钱米簿》  
之首页

南胤 是後重一天字號牌  
南吉

星 在元令  
星 在元令

川大津白

天川頁南 順天  
興明 順天

題

英難安保定乾坤  
萬里江山共一輪

在三姓老米洪  
在廣東天白石有白馬岩嶺上有家字  
在江蘇有刻首 洪日落水明長沙  
在廣東有刻首 萬里江山共一輪

明制時是去天今開花來此程  
共結首 在元令  
應波 在元令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憑憑憑

江西天地會吳之春等結會時所識  
符錄（嘉庆十一年）

萬大奇香火  
傳者劉老而  
在場 周玉漢  
保結 韓自  
代筆 王公茂  
何行 黃

順天丙寅年七月十日周達漢等

三三三

江西三点會首領周達漢等所立花帖  
（嘉庆十一年）

## 说 明

本书前五册多属重大事件，内容较为集中，故文件皆依批文日期，顺序编排。而第六、七两册，因多系零散案件，内容分散，若完全依文件批文日期编排，势必将同一案件的文件分散于各处，且将不同案件的文件，交错编排。为了便于阅读，第六、七两册在基本上照顾文件批文时期的前提下，根据文件的内容，作适当调整，使同一案件的文件，得以相对集中，特请读者注意。

编 者

## 陈光爱起义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

陈光爱于凤山起事折

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七日批 《外记簿》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臣哈当阿、加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杨廷理跪奏，为匪徒散布流言，惊恐庄民，希图乘机滋事，闻信当经扑灭，陆续拿获首伙各犯审明办理，现在地方安静，恭折具奏事。

窃照本年二月初二三等日，闻得凤山县属有小庄民人纷纷搬移大庄之事，臣等当即差查。初四日未刻，据差旋禀称，因和尚庄聚有匪徒，欲行攻县等语，即据凤山营县于初三日申刻所发禀报相同，并称传有匪徒数百人，现移城守营参将会剿等情。臣等以和尚庄在于山内，路通南北，既有匪徒聚集，又有攻县谣言，则县城最为紧要，随飞飭该营县在城固守，不可轻离，一面并飭北路营县妥为防备，在于要隘处所密为堵截。当即飭委署城守营参将右营游击陈大恩，带兵于申刻先往剿捕。臣哈当阿并带水师中营游击麦瑞带兵连夜前往，黎明时候，行抵大冈山汛地方，据该署参将陈大恩报称，带兵于四更时候将和尚庄围住，该庄止有二十二户，逐户搜查，并男妇仅有李番一名。讯得贼匪已往攻石井汛，随即带兵飞赴擒捕，在草丛内拿获五人，讯据供称，系同众人于二更时候攻打石井汛地，被鸟枪打伤，先行逃回等供，当即督兵赴汛。途遇石井汛弁刘飞垅差人报称，三更时分，有贼匪

来攻汛地，本官督率各兵施放鸟枪。不多时候，贼人忽然逃散，查得贼匪被鸟枪打毙七名，汛兵李连发受伤，郑文亮、陈得标、曾得福等三名受伤身死等语，理合转报等情。臣哈当阿当飭游击麦瑞会同署参将陈大恩，将贼巢和尚庄焚毁，并飭带兵分入山内深密处所、四处搜捕。臣哈当阿因贼匪已散，于初六日将署参将陈大恩所获受伤各犯带回郡城。臣杨廷理飭令台湾府知府遇昌在郡研究各犯确供，以凭按名严拿。即于是日带同因公在郡之鹿港同知朱慧昌，分赴各庄安抚，并剴切晓谕所有搬移庄民，皆知贼匪已散，俱各回庄，地方当即宁静。臣杨廷理拿获伙犯六名，即于初八日回郡，臣哈当阿又委中军游击潘国材带弁前往，会同署参将陈大恩、游击麦瑞各处搜捕。旋据该署参将陈大恩等搜获首伙匪犯林牛等三十一名，并据查明石井汛伤毙兵丁数名，及贼匪尸身，均与汛弁所报相同。又据同知朱慧昌报获贼首陈光爱一名，伙犯二名，又据凤山营县报获匪犯十一名。又据台湾府台湾县及各营弁并原义民先后获犯八名，臣等督同台湾府知府遇昌逐一严鞫。

缘陈光爱住居凤山县属之和尚庄，素不安分。吕恭、林牛、吴妈记、郑续、黄亨、陈周等六人，往来最密。乾隆六十年正月初二日，吕恭等在陈光爱家中拜年吃酒，吕恭等怂恿陈光爱结会，各犯愿为头人，分头邀人入会。陈光爱应允，该犯邀得已获之郑待、陈聪、陈水、陈强、陈轻、陈柔、张猛、吴超、梁权、郑再、陈威、黄三、许龙、张如、陈元、杨四桂、吴□、陈科、张旺，未获之柯取元、林禄、杜渊、郑仲、陈牙、陈受、陈德、谢逞等二十七人。吕恭邀得已获之彭裕、彭长、许应、蔡鹤、廖狮、廖象，未获之叶赞、叶吟、叶告、许凜、邱帮、邱庇、谢楚、陈成阻、简沮、林才等十六人。林牛邀得已获之林□、邱变、温超、林登明，未获之陈潮、李计、曾爱、谢扇、陈佳、许强、陈潮老

等十二名。吴妈记邀得已获之董添、潘结、李辉、苏成宁、赵美，未获之许邈、郭添送、潘罄、蔡探等九人。郑续邀得已获之颜炎、吴栾、林温、马物助，未获之叶再、叶拱、叶海、曾达、陈宁、陈训等十一名。黄亨邀得已获之陈雄、叶高、陈营、林笙、黄扫、庄明显、李大竭、王马弓，未获之康孝、陈文科、叶强、杨耀等十二名。陈周邀得十五人，内现获到案颜赵、林和、周水、陈澳、周百显、林会、郑荫、陈容、吴评、吕质等十名。又陈光爱供出许先、萧柳二名，尚有三人不知姓名。以上共一百零九人，约定正月二十六日往陈光爱家结会，至期陈光爱等各带入会各犯均至乌山后僻处，设立香案，排列牲醴香烛。各犯至埔，均呼陈光爱为大哥，拜天立誓，歃血饮酒而散。二十八日吕恭、林牛至陈光爱家中，吕恭当称从前台湾所结各会怨缘等待邀人，不即起事，以致败露被拿。今我等所邀人数少，当在外面先说程香庄人已归和尚庄，各庄多有附从，定日竖旗攻县，庄民自必惊恐搬逃，人心一动，必有多人附和。可以乘机先攻石井，若抢得汛上乌枪，彼时既有器械，附和之人更多，即可攻县。各犯商定，吕恭等四处播散谣言。诮陈光爱见庄民搬避，以为人心已动，妄图起事，于二月初四日夜三更时分，率匪围攻石井汛地。被汛兵放枪打死贼匪七名，旋闻府城兵到，随即逃散，此各犯滋事之原委。

查此案据贼目林牛供称，有一百五十多人，郑续供称有一百七十八人，陈光爱、吕恭坚供止有一百零九人。臣等以该犯如果止有一百零九人，何敢遽攻汛地，是所供人数殊难凭信。连日严审，迭加刑夹，据陈光爱、吕恭坚供，我们入会人数实止一百零九人，因见庄民搬逃，人心已动，前去攻汛，若得了汛地，还有多人附和。及至攻汛被汛兵放枪，把我们的人打死了几个，受伤的也不少。我们正在并力攻汛，忽闻府城大兵将到，各人四散逃

命。那林牛、郑续所供人数，想系附和之人，我们不晓得姓名，供不出来是实。又提林牛、郑续诘问，所供一百五十多人及一百七八十人系何姓名，该犯等亦不能指供。再三严诘，矢口不移。再查打死贼匪七名系何姓名，讯据各犯供称，事在黑夜，止见被伤倒地，实不晓得何人。臣等以伤毙贼匪各犯，既不能供出姓名，是否附和匪徒，抑系在陈光爱等首伙一百零九人之内，无从确查。所有供出逸犯，仍应按名严拿，以免漏网。

查律载谋反大逆叛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又谋叛不分首从皆斩各等语。此案陈光爱、吕恭、林牛、郑续、吴妈记、黄亨等于台湾迭次查办会匪之后，胆敢又行结会，且敢混造谣言，摇动人心，希图攻陷汛地，抢夺军械，实属罪大恶极。贼首陈光爱贼目吕恭、林牛、郑续、吴妈记、黄亨等，均合依反逆凌迟处死律，应凌迟处死。陈聪……等入会滋事，均合依谋叛皆斩律应拟斩立决。审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将陈光爱、吕恭、林牛、郑续、吴妈记、黄亨等六犯，陈聪等五十八犯，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斩决，仍枭首示众，以昭炯戒。李番因两目青盲，陈光爱等并未邀其入伙，但该犯尚能微视，拄杖行走，今身住贼巢，既知陈光爱等结会，并商谋滋事情节，并不赴官首告，亦非善类。李番应于各犯死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逸犯陈周等同应行缘坐犯属，臣等严飭所属上紧购线，设法严拿务获、容（究）办，毋许漏网。至陈周各犯现既不能供出姓名，未便纷纷海捕，致涉惊惶。臣等现在严飭各属不动声色，留心确访，务期尽获，以净根株。陈光爱名下讯明财产现在拆封入官，详报督抚，咨部核办。余犯讯无财产，应毋庸议。伤毙兵丁郑文亮等三名，现在详报督抚，咨部请恤。再，该犯等再于正月二十六日结会，即行滋事，所有文武失察职名可否邀免参处，出自皇上天恩。除缮具供单绘

图贴说并文武获犯名数敬缮清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七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

陈光爱余伙李聪明等折

乾隆六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批 《外记簿》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臣哈当阿、加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杨廷理跪奏，为拿获附和贼匪滋事首犯，究出听纠伙犯，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凤山县匪徒陈光爱等结会滋事，当经拿获首伙各犯六十四名，审明正法，本年二月十七日恭折具奏在案。查原案内一百零九人之外，尚有附和匪徒，臣等严饬所属，不动声色，留心确访务获，以免漏纵。兹于闰二月十六日据凤山营县禀报，访得万丹街地方有匪类李聪明一名，于陈光爱等滋事之时，曾经纠人附和。密饬兵役侦拿，复谕该处义民首贡生李登元、武生李必魁设法诱擒。十一日据李登元等将李聪明诱至李文记家内饮酒，通知万丹汛弁，即带兵役往捕。汛兵柯成章、郑士成先进屋内向拿，该犯即拔身佩双刀拒捕，将柯成章杀死，（朱批：此人应照阵亡赐恤。）郑士成砍伤。（朱批：今痊愈否？）汛弁李臣本督率兵役上前将该犯双刀格落，（朱批：亦优赏。）拿获解县。讯据供认与陈益、薛传商谋纠邀萧江、陈雄、吴胜、庄平、庄悖、林宾、李富、许狗、许身、李委、胡科、李廖、林莺、林环、陈敢、杜妈意、许三等十七人，附和陈光爱等往攻汛地不讳。当饬兵役将陈益等按名严拿，已获胡科、李廖、陈敢、杜妈意四名，先行解郡，



余犯现在严拿，并移邻县一体协拿等情。旋于十八九等日又据该营县解到陈益、薛传、陈雄、李富、许狗、李委、林莺、林环、许三等九犯，又据嘉义营县拿获庄平、庄悻、林宾等三犯。臣等督同台湾府知府遇昌提犯严鞠。

缘李聪明原籍同安，素不安分，与匪类陈益、薛传交好。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三日，李聪明听闻纷传和尚庄人陈光爱已与程香庄人归并，并有各庄附从，定日竖旗□县之言，该犯起意邀人附和，当与陈益、薛传商量。陈益等以外间虽有传闻，不知的期，俟有动作，再行邀人不迟等语回复而散。初四日午前，李聪明探闻陈光爱等定于是夜往攻石井汛地，复与陈益等高谋，因起事过猝，止邀陈雄、萧江、吴胜、庄平、庄悻、林宾、李富、许狗、许身、李委、胡科、李廖、林莺、林环、陈敢、杜妈意、许三等十七人，约定二更时分同至相近石井汛处所，等候动静。三更时分，各犯见陈光爱等率逃（众）往攻石井汛地，即在后面附从。到汛不久，因见陈光爱等逃散，该犯等即行潜回。此李聪明纠人附和之情节。臣等以该犯起意附和，岂有于陈益、薛传之外，仅邀陈雄等十七人之理，所供殊不可信，当加刑夹。据李聪明坚供，初四日午前才得（知）陈光爱定于那夜攻汛，一时没处邀人，所以和陈益们止邀得陈雄们十七人，我已犯死罪，如果尚邀别人，自当据实供出，何肯隐瞒，自熬重刑呢，求详察。究之陈益等供亦相同，似非狡展。

查律载犯罪拒捕杀所捕人者斩监候，又谋叛不分首从皆斩各等语。此案李聪明听闻陈光爱等播散谣言，并闻攻汛信息，胆敢起意邀人附和。迨后兵役往拿，复敢拒杀汛兵，实属可恶。该犯除拒杀捕人律止斩候轻罪不议外，应依谋叛皆斩律，拟斩立决。但该犯邀人附和，即同贼首，海疆重地，应行立法严惩，庶使匪

徒知畏。若将该犯仅拟斩决、不足蔽辜。李聪明应与原案内陈光爱等一律问拟凌迟，以昭警畏。陈益、……等，听纠滋事，实属不法，均应照谋叛皆斩律拟斩立决。审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将李聪明一犯，陈益等十六犯，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斩决梟示讫。（朱批：是。）逸犯萧江、吴胜、许身，臣等飭属严拿务获另结。再，义民首贡生李登元等（朱批：竟赏以七品顶带。）并不护族，设法哄诱，通知汛弁往拿，尚知大义，业已酌赏，以示鼓励。兵丁柯成章捕贼被杀，郑士成被伤，现报督抚照例咨部，分别请恤。再，郑士成伤痕业已痊愈，合并声明。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六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

陈光爱余伙许凜等折

乾隆六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批 《外记簿》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臣哈当阿、加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杨廷理跪奏，为缉获逸匪申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陈光爱等结会滋事案内有逸犯陈周等四十二名，并不知姓名三人，共四十五犯未获。臣等严催所属设法严拿，毋许漏纵。兹据凤山营县获解许凜、邱帮、邱庇、简沮、林才、陈潮、陈潮老等七犯到郡，随飭据台湾府知府遇昌申明详解前来，臣等提犯复鞫。

缘许凜、邱帮、邱庇、简沮、林才、陈潮、陈潮老等原籍同安，俱在台湾生长。许凜、邱帮、邱庇、简沮、林才五犯与已正法贼目吕恭交好，陈潮、陈潮老二犯与已正法贼目林牛熟识。乾

隆六十年正月内，吕恭、林牛与已正法贼首陈光爱等邀人结会，各犯均听吕恭、林牛纠邀入伙，于二十六日齐赴陈光爱家内，同至乌山后僻处结会而散。旋因陈光爱等商谋起事，定于二月初四日夜先攻石井汛，图抢鸟枪军械，再攻县城。各犯等于邑（是）夜三更时分随同陈光爱、吕恭等围攻石井汛地，因闻府城兵到，随即邀（逃）散。臣等查核各供均与原案相符，再三严究，均供委无辗转纠人，逃后亦无为匪。加以刑夹，矢口不移。查此案陈光爱等所邀伙犯郑待等，均依谋叛皆斩律拟斩立决，今许凜、邱帮、邱庇、简沮、林才、陈潮、陈潮老应与郑待等一律斩决。审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将许凜、邱帮、邱庇、简沮、林才、陈潮、陈潮老等七犯绑赴市曹斩决，仍行梟示，以昭炯戒。逸犯陈周等臣等现仍严飭所属上紧购缉务获另结。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续获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六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该部知道。欽此。

### 福建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拿获

陈光爱余伙叶海等人折

嘉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提督銜福建台湾镇总兵世袭恩骑尉奴才爱新泰、按察使銜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续获匪案逸犯，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乾隆六十年二月间，凤山县属匪徒陈光爱等结会滋事，攻汛伤兵。经前镇臣哈当阿、道臣杨廷理、刘大懿等先后拿获首伙各犯陈光爱等八十四名，分别办理，节次恭折具奏在案。本案内尚有逸犯林禄、叶海等二十二名，又不知姓名三人未获。奴才

等不时严催营县，密访查拿。兹据凤山县知县吴兆麟、南路营参将海隆阿督率兵役，缉获逸匪叶海一名，飭据台湾府知府吴逢圣提郡审拟，解勘前来，奴才等会同复鞠。

缘叶海原籍同安，寄居凤邑程香庄，佣趁度日，与已正法贼目郑续交好。乾隆六十年正月内，陈光爱等纠入结会，郑续纠邀叶海入伙，即于正月二十六日首伙一百零九人，在乌山后僻处，排列牲醴，拜天立誓，歃血饮酒，二月初四夜，陈光爱带同各犯往攻石井汛，被汛兵枪毙贼匪七名，旋闻府城兵到，随即逃散。陈光爱等先后被获正法，该犯叶海剃须变名，逃往北路，求乞度日。本年八月初间，回庄探信，即被拿获。核与原案相符，请无转纠伙党，逃后亦无另犯别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叛者斩等语，该犯叶海听纠入会，持械攻汛，实属罪大恶极，合依谋叛律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将叶海一犯，绑赴市曹正法，传首梟示，以昭炯戒。该犯只身在台，讯无亲属财产，应无庸议。未获逸犯林禄等二十一名，又不知姓名三人，飭署严缉务获另结。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续获逸匪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朱批〕：刑部知道。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泰续获

陈光爱余伙叶告等人折

嘉庆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批 军录

提督銜福建台湾镇总兵世袭恩骑尉奴才爱新泰、署福建台湾道奴才庆保跪奏，为续获匪案逸犯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乾隆六十年正月间，凤山县属匪徒陈光爱等结会滋事，攻汛伤兵，经前任镇道及奴才爱新泰任内先后拿获首伙各犯，节次审办，恭折具奏在案。本案内尚有逸犯林禄、叶告等二十一名，又不知姓名三人未获。奴才庆保接任后，会飭营县密访查拿。兹据南路营禀称，汛弁会同凤山县役于傀儡社隘口缉获逸匪叶告一名，业经移县讯认等情。奴才等飭据台湾府知府吴逢圣提郡审拟，解勘前来，随会同提讯。

缘叶告原籍同安，在台生长，系已正法匪伙叶吟之子，素与贼目吕恭交好。乾隆六十年正月内，陈光爱等纠人结会，吕恭纠邀叶告同伊父叶吟入伙，即于正月二十六日同吕恭赴陈光爱家中，首伙一百零九人，在乌山后僻处排列牲醴，拜天立誓，歃血饮酒。二月初四日夜，叶告随父叶吟跟同陈光爱、吕恭等往攻石井汛，被汛兵枪毙贼匪七名。旋闻府城兵到，随即逃散。陈光爱、吕恭及叶吟等先后被获正法，叶告逃入内山躲避。兹因事隔年久，潜出探信，行至傀儡社隘口，即被拿获。核与原案相符，诘无转纠伙党，逃后亦无另犯别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叛已行者斩等语，该犯叶告听纠入会，随同攻汛伤兵，实属罪大恶极，合依谋叛已行律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叶告一犯绑赴市曹正法，传首枭示，以昭炯戒。犯父叶吟先经拿获办理，此外别无亲属财产，应无庸议。逸犯林禄等二十名，及不知姓名三人，飭属严缉，务获另结。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续获逸匪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七年二月初二日。

嘉庆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陈周全起义

## 陈周全起义军告示

大盟主朱，为晓谕安民事。

诸我兄弟等，今争天夺国，招贤纳士，敬老慈幼、矜孤恤寡之念，开释兵役房科。无罪不许强索财利，搬抢物件，如敢故违，立斩示众。尔铺民等，切勿惊惶，各安生业毋违。特示。

功竖

济仰

天运乙卯(乾隆六十)年三月十六日给。

谕福州将军魁伦台湾游民因米贵

滋事速行弹压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 台湾档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伯和，字寄福建福州将军魁，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谕：

魁伦奏台湾匪徒滋事一折，据另片称：闽省自上冬以来，米粮昂贵，盗劫频闻。漳、泉一带，冬春之交，米价日渐增昂，经抚臣委员赴福宁府采买，由海运接济，已配载船只。因惧洋匪劫夺未能运到。又闻各州县仓储，大半多非实贮，凡有亏短，皆经督

抚设法办理等语。魁伦到闽数载，虽无地方之责，但麦收歉薄，米价昂贵及仓库亏短各情形，俱系吏治民食所关，自应随时陈奏，乃拘泥因循，并不及早上闻，本有应得之罪。但此时不敢稍存回护，据实直陈，其咎尚属可原。至各省设立常平社义等仓，原备荒歉借粟之需。闽省既自上冬以来，米粮日渐昂贵，春收又复歉薄，该督抚因何并不据实奏闻办理，即谓仓储多非实贮，亦断无无故任听属员亏缺捏报之理。至台湾向称产米之区，内地民食尚资接济，何以此次哈当阿等所奏起衅根由，亦因游民藉称米贵强行借负，其故亦不可解。又魁伦奏，地方仓谷亏短，督抚设法办理。州县额设仓谷，向分缺分大小储备之需，为数本属不少，该省各处仓谷，究竟何处亏短若干，该督抚究竟回护属员何人，作何设法办理，冀图掩饰弥缝。又据称配载米船，因据（惧）洋盗劫夺，未能送到之语。闽省洋盗，屡经该督抚拿获多犯严办，为数不下数千，何以洋面尚有盗匪敢于公然劫夺官运米船，岂该督等平日所奏，拿获盗匪严办之处，未尽足凭？魁伦莅闽七载，近在同城，知之必悉，著即详晰据实具奏，不可周旋督抚，含糊混过。魁伦既经因循于前，倘再瞻徇于后，是自蹈咎戾，不能再邀宽贷也。

再，折内所称：满营内密挑精兵一千，暗为预备，一有需用之处，即带领前往协同办理等语。此时台湾匪徒乌合之众，现经哈当阿带兵亲往，该督抚亦已分派镇将带兵前往策应，自可期于集事。况满洲兵丁于水师洋面情形，向非熟习，即经派往亦不能得力，所请自可不必。惟此时该省督抚，俱赴泉州、厦门，省城乏人弹压。而署提督乌兰保、海坛镇总兵特克什布俱已带兵赴台，是内地及沿海一带均关紧要，且漳、泉民人素称犷悍，尤应不时留心。魁伦惟当驻扎省城，整饬训练，以资弹压。其漳、泉一带并应不动声色，密为时刻留心查察，俾民情安贴，绥靖地方。魁

伦系查弼纳之曾孙，朕看其尚有出息，是以加恩超擢，所有内地一切弹压事宜，即专交魁伦督率稽查，以重责成，惟当仰体朕意，用副委任也。将此谕令知之，仍着将闽省内地情形，及沿海一带民情若何，并台湾贼匪现在曾否剿获之处，迅速据实复奏，以慰廑注。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谕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等根究

#### 陈周全等起事缘由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 台湾档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伯和，字寄福建水师提督哈，传谕台湾道杨廷理，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谕：

哈当阿等奏，彰化县属鹿仔港地方，有内地匪船进犯，本地匪徒附和攻扰。于三月十二日鹿仔港厅署被贼焚毁，同知朱慧昌查无下落，哈当阿现即带领游击、知府派拨弁兵前往剿捕等语。同日，据魁伦、伍拉纳、浦霖奏，贼匪拥入理番同知署内，当被家人沈姓将贼匪陈光秀戳死，贼匪亦将沈姓砍毙，同知朱慧昌亦被戕害，彰化县城失守，文武各员多有被害各等语。哈当阿、杨廷理自抵台湾以来，平日办理地方事务，尚属奋勉整饬。其日前拿获凤山县和尚庄奸民陈光爱等散播流言，乘机滋事一案，办理虽尚迅速，但案内余孽未能即时搜捕净尽，以至陈光秀乘间窜逸，又复勾结滋扰，有攻城杀吏之事。现在陈光秀虽经沈姓家人戳毙，而贼首又另有陈周全一犯竖旗纠众。该犯同属陈姓，自系一族，仍是会匪案内逸犯，可见前此所办未能尽绝根株，至酿此案。现在哈当阿带领员弁兵丁，迅即前赴该处剿捕。哈当阿于军务尚为



历练，此等乌合之众，事起仓猝，一经大兵攻剿，自尚易于扑灭。即或贼势猖獗一时，未能得手，现已降旨令福康安驰驿前赴该处，带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等，相机剿捕。福康安声威叠著，于该处情形亦甚熟习，自可克期集事。哈当阿于福康安未到之前，惟当督率将弁，鼓励戎行，奋勇剿贼，毋令蔓延滋扰，以期及早绥靖地方。不可专待福康安到彼，意存观望，稍有疏懈，坐失事机，黄仕简等即前车之鉴也。

至台湾地方民俗犷悍，当甫经整顿之后，仅阅七年，复有此等攻劫巨案，总缘从前办理失之姑息，奸民不知震慑。此次哈当阿惟当大加剿洗，较从前所办加倍惩罚，使该处民心实知敬畏，不敢再萌故智，方可期永靖海疆。哈当阿等此时如果能迅剿贼匪，克复地方，实心认真办理，则其前此于陈光爱一案疏漏之愆，不但不加之责备，仍当格外施恩也。

又据魁伦奏，贼首陈周全竖立大旗，上写大盟主朱四字，显系指称朱一贵之后，招摇谋逆。著哈当阿等务须根究起事缘由，究属何意，据实具奏，勿得稍从宽纵。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哈当阿等，仍著将现在彰化县、鹿仔港地方，是否克复，首恶余匪曾否擒获情形，迅速由驿驰奏，以慰廑注。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谕 闽浙总督伍拉纳等速拨常平

仓谷以济民食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 台湾档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伯和，字寄闽浙总督伍、福建巡抚浦，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谕：

伍拉纳等奏，台湾贼匪陈周全纠众滋事一案，现已派出福康安前往督办。此案陈周全自必系匪徒陈光爱、陈光秀一族，前次查办时，未能搜获净尽，以致复生事端，实为疏漏。现今哈当阿带兵往剿，伍拉纳又调拨各标兵丁分路赴台策应，声威素著，到彼后，此等乌合之众，自无难即行扑灭。但伍拉纳身为总督，接到禀报后，自当一面调遣，一面即渡台督办。前次林爽文滋事，常青已属年老，尚于闻信后，即亲赴台湾，何以伍拉纳转见不及此？仅称在泉州、厦门一带，往来察探。今已派福康安前往，并令玛尔洪阿驰驿回闽，伍拉纳此时惟当倍加勉力，将应办诸务预为妥办，以期迅速集事，不可专待福康安到彼，坐失事机。但据魁伦、哈当阿等同日奏到，闽省自上冬以来，米粮昂贵，盗劫频闻。二月内，台湾因青黄不接，又因内地米价昂贵，船户买米过多，以致市价日长，每石卖四五千文，值银五两上下等语。台湾一年三熟，为产米之区，向来福建内地俱仰给该处，本年内外米价何以如此昂贵？伍拉纳等并未奏及。闽省俱有常平等仓，当此市价腾涌之时，即应将仓贮谷石减价平糶，若积而不用，又安用此常平等仓为耶？伍拉纳、浦霖何以亦未筹及至此？著传谕伍拉纳、浦霖接奉此旨后，即将该省所有仓贮谷石尽数发出，交各该地方官于米贵处所，速行减价平糶，以济民食，毋得稍有迟缓。该督等于此事，既未经奏明办理，已有应得之咎，此次办理平糶，务须实力督饬属吏，认真办理，俾小民均沾实惠。倘不能悉心查察，致官吏胥役等有丝毫侵蚀克扣等弊，甚或又借平糶为名，短价勒买，以致再有扰累，别滋事端，试令伍拉纳、浦霖自思当得何罪，勿谓教之不预也。仍将接奉此旨如何办理情形，迅速据实复奏，毋得再有支饰迟缓，致干重戾。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諭云貴總督福康安速赴台灣剿辦陳周全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 台灣檔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伯和，字寄大學士云貴總督公福、四川總督和，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九日奉上諭：

湖南苗匪節據福康安等奏到，連次克捷，永綏之圍已經解散，賊勢窮蹙，即日進搗賊巢，搜拿賊首，自無難克期蕪事。現據伍拉納、哈當阿等陸續奏報，台灣賊匪陳周全糾眾滋事，於三月十三、十四日攻破鹿仔港、彰化縣城，同知朱慧昌、游擊曾紹龍等均被戕害。現經哈當阿帶兵前往剿捕，並經伍拉納派調官兵分路前往策應各等語。台灣地方經福康安前次平定之後，甫閱七年，又有林爽文余黨勾結海盜，糾眾滋擾，攻城戕官，實屬罪不容誅，不可不速行剿辦。此案陳周全即系會匪逸犯，由哈當阿等查拿未盡，以致釀成事端。現在福建雖有伍拉納在彼調度派撥，但其才具中平，不過與福寧相等，且加以聾聵，於此等軍務恐又一籌莫展，殊難倚恃。此時湖南剿捕事務，大局稍定，惟搜拿首惡，剿捕屯聚余匪，不無稍需時日。若俟賊首按名就獲後，再令福康安前往督辦，未免緩不濟急。此事必得福康安即日馳赴閩省，相機剿辦，方釋朕南顧之憂。前次林爽文滋事一案，本系福康安督率剿捕，未經三月，即將首惡林爽文、庄大田俱行生獲，至今余威未泯。若至今仍在閩浙總督之任，必不至復滋事端。嗣因兩廣需人，將伊簡用，不能久於閩省，致伍拉納等接辦因循，後有此事，朕心深以為悔。今福康安帶兵前往，聲威素著，一經到彼，不但台灣賊匪聞風胆落，即漳、泉一帶反側之徒，亦必知所畏惕，不敢生心妄動，更可潛消反側，于事實為得力。所有湖南剿捕賊首

搜拿余匪之事，著交和琳督率办理，事定后一切善后章程，和琳会同毕沅、福宁、姜晟等悉心筹酌，自能办理妥协也。

福康安屡次督兵征剿，艰阻备尝，朕亦深知其劳苦。但事关紧要，一时乏人委任，即派和琳前往，其声威究不若福康安之素著。且湖南苗匪与该处民人种类相殊，不致为其勾结，台湾远隔重洋，贼匪等现在勾连海盗，占踞口隘，而漳、泉民人，素称刁悍，尤为可虑。福康安接奉此旨后，即当迅速起程，所有应需带兵人员，和琳处自有提镇等员，足资调拨，其额尔登保、德楞泰及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任福康安自行酌量带往，以资带兵之用。并发去钦差大臣关防二颗，分交福康安、和琳随带，以资调遣铃用。但湖南贼匪尚未搜捕净尽，其台湾逆匪滋事，福康安前往剿捕之处，务须慎密，不可稍露端倪，致令逆匪生心。福康安部署起程时，只当以奉命来京瞻觐，面陈剿捕情形为词，免致苗匪窥伺。俟行抵江西，再行指明地方，给发传牌，迅速前往，此为最要。若有需渡台前往剿捕之处，前次福康安带往之右旋白螺，最为吉祥，是以渡洋平稳。但此次发报迅速，包裹未免需时，不及一并发去，数日内福康安等亦必有捷报奏到，即可随报续行发寄，亦不为迟，为此先行示知福康安，以便放心稳渡，迅奏捷音也。所有四川总督印务，前已有旨令和琳仍交孙士毅署理；其云贵总督印务亦著遵照前旨，即交福宁暂署；湖广总督印篆著福宁即移交毕沅接受。福康安一路迎探，如哈当阿已将贼匪荡平，无须福康安渡台，即驻扎厦门等处，将台湾善后章程，及内地应行查办事件，妥协料理，另候朕旨遵行。若贼匪尚未就获，福康安即当迅速渡台，亲往督办。计此旨到日，福康安、和琳或已捣穴擒渠，大功告竣，亦未可定。若贼首业经拿获，不过筹办善后事宜，毕沅、福宁等自可商同筹办。福康安自行酌量，或须和琳同往帮助，

不妨二人一同赴闽，倘贼首尚未就擒，和琳必当留楚，督率办理，不可顾此失彼也。

再据哈当阿等奏，本年二月，台湾青黄不接，又因内地米粮昂贵，船户买米过多，以致市价日长，每石卖钱四五千文等语。台湾系产米之区，向来福建内地仰给该处，何年来台湾米价加昂至此？且据魁伦奏，闽省自上冬以来，米价昂贵，漳、泉一带，米粮亦日渐增昂，每石至五两不等。并风闻州县仓储大半多非实贮，内地尤觉可虑等语。该省米价至此，何以伍拉纳等并不奏及？且有常平等仓又不奏请平糶，看来闽省仓库竟不可问。此时正在剿捕台匪，自未便即行查办，但废弛若此，伊于何底？并著福康安于抵闽后，务须切实详查、严行参办，以重海疆，而肃吏治。

又据魁伦奏称，台湾贼匪陈周全于起事时，竖立大旗，旗上写大盟主朱四字等语。台湾奸民滋事，往往假托朱姓，妄想煽惑，所指究属何人？并著福康安详细严查，毋任颛颥混过。福康安此时惟当仰体朕意，迅速起程。若此时湖南贼匪剿平，首伙全行就获，大功告竣，朕即先加懋赏。其屯番弁兵最为勇健，若楚省大功告竣，与其令回川间住，莫若即令福康安、和琳酌量情形，如此旨到时，苗匪已经搜捕净尽，即可尽数带往闽省。倘苗匪首尚在遁逃，福康安与和琳酌商，或分一半，或带一少半前往台湾，该屯番素称矫捷，又可以一当百，于剿捕自更为得力。即福康安行走迅速，屯练不能随行，不妨派委将弁等分带，随后前进。至带兵人员，除额尔登保、德楞泰、及巴图鲁侍卫外，如镇将等员，亦可与和琳相商，酌留数员，足敷楚省差委外，其余如花连布、苏灵、珠隆阿等，福康安亦可酌量一二员随带，以备委署闽省总兵，及带兵之用。俟平定台湾逆匪，再行格外加恩，以酬劳绩。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并著福康安接奉谕旨，于何日起程，

前赴闽省，于何时可抵台湾，及湖南苗匪首恶是否全行就获之处，著福康安、和琳各行迅速驰奏，以慰廑注。伍拉纳等折并著抄寄福康安阅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谕云贵总督福康安稍缓赴闽  
仍留楚省剿办苗民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十日 台湾档。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伯和，字寄大学士云贵总督公福、四川总督和，乾隆六十年四月初十日奉上谕：

昨据伍拉纳、哈当阿等陆续奏报，台湾贼匪陈周全等，纠众滋事，陷城伤官，已有旨令福康安部署起程前往督办矣。夜间又思，湖南苗匪尚未剿捕完竣，若福康安遽起程前往，则带兵人员以及屯土官兵，均须酌带赴闽，兵力未免以分而见单。况福康安由楚赴闽有需时日，台湾又隔重洋，即福康安兼程行走，亦属缓不济急。且台湾贼匪现有哈当阿带兵往捕，内地复经该督抚派调官兵分路速往策应，即福康安稍迟前往（朱添：数日）尚非迫不及待。而楚省剿捕事宜，功届垂成，正当吃紧之际，福康安自未便舍而他去。著再传谕福康安，如昨旨到时，福康安等已攻破贼巢，擒获首逆，不过搜捕余党及筹办善后等事，福康安自当遵照昨旨，交与和琳在楚会同毕沅等，详细妥办，福康安即可星迅赴闽。若昨旨到时，楚省剿捕诸务尚未完竣，福康安竟当留驻楚省，与和琳督同攻剿，楚省兵力既不至以分见单，可期迅速集事。而事竣后，设台湾贼匪尚未剿净，福康安又可将带兵之员及屯番各兵概行（朱添：多）带往，前赴台湾剿捕，更为得力。正拟书谕

发往，本日适福康安等奏，攻克兰草坪及打仗杀贼情形一折。此次官兵等奋勇出力，贼匪望风奔溃，势渐穷蹙，览奏欣悦。福康安、和琳著各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额勒登保、穆克登阿、花连布、达音泰著各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个，并另降谕旨，将带兵各员交部议叙。兵丁等再赏给一月盐菜口粮，以示鼓励。但闽折内称，滚牛坡地方，为永绥粮运兵行往来要路，苗匪不时出没，扑卡截粮，花园各路亦未全通，专赖黔川转运接济等语。是永绥、花园一带，贼匪仍敢潜出窥伺，道路尚未肃清。幸而福康安等在兰草坪山梁，一闻枪炮之声，即派额勒登保等前往策应，将贼匪杀散，粮运不至被其邀截，但该处贼匪究宜先行扫除，方免后顾。〔中略〕俟贼首就获，福康安再起程赴闽，亦不为迟，彼时台湾贼匪或已经哈当阿等歼捕完竣，如前次之搜拿会匪办理速结。福康安到闽后即无须渡台，惟在内地，筹办善后，及仓库亏缺，米价昂贵各事宜，以期绥靖海疆，更为省便。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再行密谕知之，仍即密行速奏，并将黄瓜寨一带苗匪，于何日廓清，擒获首恶之处加紧驰奏捷音，以慰廑注。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军机大臣奏拿获陈周全折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 台湾档

查伍拉纳四月十一日奏称，义民首杨仲舍、许畅舍、施迈舍、金铺观等将贼首陈周全拿获，是日浦霖所奏相同。本日哈当阿奏据外委蔡高升禀称，有告假在籍之内阁中书曾大源，知陈周全逃往南路，密札寄知埔心庄乡民陈祈老、庄南光等，将陈周全拿获，

核对前此伍拉纳等所奏，义民姓名不符。又哈当阿折内称，守备吴大瑞带领义民邱景山，拿获贼目陈光辉，其义民首陈光宗等，于收复彰化时，同义民奋勇杀贼。谨奏。

谕云贵总督福康安等陈周全业经

拿获不必再赴闽省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 台湾档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伯和，字寄大学士云贵总督公福、四川总督和，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奉上谕：〔中略〕

本日据伍拉纳等奏称，义民首杨仲舍等招集义民二千余人，假意投入贼伙，出其不意杀死贼匪数百人，将贼首陈周全拿获，装入木笼，其伙党不难即日扫除等语。陈周全系台湾会匪逸犯，胆敢纠众滋扰，实属罪不容诛，今该处居民同抒义愤，设计捕贼，迅将贼首擒拿，实属好事，朕心为之欣慰。想福康安等闻之亦必共深快忭，所有伍拉纳奏折，着抄寄阅看，此时福康安竟不必前往闽省，惟当在楚与和琳专心办理苗匪之事。看此情形事机顺利，兼之军威壮盛，屡得胜仗，无难速擒贼首，克日成功，伫望捷音之速至。所有闽省亏缺，米价昂贵各事，已有旨交魁伦严查参奏。现在未便因贼匪滋扰，据将内地督抚更换，且俟魁伦查奏到日，维时大功自必早已告竣，福康安、和琳仍遵前旨，由驿驰赴热河复命也。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諭閩浙總督伍拉納對義民首優加超

### 擢并勸諭商民迅速減價粟谷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 台灣檔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伯和，字寄閩浙總督伍、福建巡撫浦、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奉上諭：

據伍拉納等奏，探聞台灣賊首就獲一折，覽奏欣悅。折內稱，  
詢之內渡商民林文濬等稱：現在彰化城有同知沈揚領同義民保守  
鹿仔港，與彰化路徑已通，各村庄俱起義民，賊匪多被擒獲，余  
黨紛紛竄散。并有義民首楊仲舍、許暢舍、施迈舍、金鋪觀等，  
招集義民二千余名，假意投入賊伙，與賊飲酒，出其不意，杀死  
賊匪百余人，將賊首陳周全拿獲，裝入木籠等語。从前林爽文滋  
事時，嘉義縣義民等幫同守城，不肯附賊。事竣後，經福康安等  
查明具奏，其為首之黃奠邦、曾大源等俱加恩，以同知、中書分  
別錄用。此次楊仲舍等能招集多人誘獲賊首，較之黃奠邦等尤為  
出力可嘉，自因見以前為首義民，守城殺賊，俱仰沐恩施，超遷  
官職，故能倍加踊躍，迅速集事，不可不優加超擢，以示獎勵。  
著傳諭伍拉納等，即詢之楊仲舍等，伊四人或愿就文職，或愿就  
武職，听其自便。一面傳旨先行賞給頂帶、各賞銀二百兩，一面  
奏聞，仍于事竣後，送部引見。同知沈揚，因解餉前至台灣，領  
同義民保守鹿仔港，又能曉諭該處居民擒拿賊黨，亦屬可嘉，事  
竣後并著送部引見。其賊首陳周全裝入木籠後，如已解送內地厦  
門一帶，著該督撫即速派委妥員，小心管解至京。如尚在台灣，  
查明後著即于該處凌遲處死，俾該處亂民觸目惊心，又可不涉海  
洋，免致疏虞。

又据魁伦奏船户王允升供，鹿港有商船二十多只，并无米谷可载，彼处有许、施、黄三大姓同众百姓阻留，不许装载出口等语。此事（朱添：颇有关系），前据哈当阿奏，委令该府前往剖切劝谕，俱愿出谷粟卖，价渐平减。何〔以〕本日又据浦霖奏称，漳、泉因上年歉收，米价骤长，经浦霖出示招商，赴台买米，各商踊跃等语。所奏俱与魁伦互异。施、黄、许三姓，是否即系义民首之施、许各姓？著传谕该督等，即作为己意转饬地方官，向施、黄、许三姓，谕以各处米价现在增昂，尔等藏贮丰盈，论睦嫌任恤之谊，亦当缓急相周。况尔等帮同剿贼，擒获首恶，现奉恩纶擢授官职，赏给银两，又宽免本年应纳钱粮，至优且渥，将来皆有牧民之责，尔等感激恩施，尤应迅速减粟，俾贫民等口食有资。如此明白晓谕，施、黄、许三姓率先减粟，不特台湾米价渐平，而内地亦可源源接济，更为妥协。再，拿获贼首一事，伍拉纳等驻扎内地，业经奏闻，哈当阿带兵前往彰化，自己早到，何以未据奏及，虽海洋风信靡常，亦当迅速驰奏，勿再迟延。将此由六百里传谕伍拉纳等，并谕哈当阿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谕 闽浙总督伍拉纳将杨仲舍等超擢

官职并免义民本年应纳钱粮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 台湾档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上略〕……该处义民帮同杀贼，而义民首杨仲舍等，能招集多人，诱获贼首，实属可嘉之至。除杨仲舍等四人，已有旨交伍拉纳等查明，照以前义民黄奠邦、郭廷筠等之例，超擢官职，

优加赏赉，俟事定后，送部引见外。所有义民首及义民等，查明广东是何村庄，福建是何村庄，本年应纳钱粮，均著该督抚详查分晰住址，概予宽免。以示朕嘉惠善良，恩施逾格至意。

钦此。

### 谕闽浙总督伍拉纳即日

#### 渡台前赴鹿仔港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五日 台湾档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伯和，字寄闽浙总督伍、福建水师提督哈，传谕台湾道杨廷理，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五日奉上谕：

哈当阿奏行抵湾里溪，因雨暂在溪南扎营一折，已于折内批示。此事昨据伍拉纳等先经奏称，询之内渡商民林文潜等，据称贼首陈周全已被义民首杨仲舍等拿获，装入木笼，解送县城等语。今又据伍拉纳奏称，接据杨廷理禀报，彰化县鹿仔港地方，经同知沈扬招募义民收复，与前询船户所供情形相同。惟禀内只称擒获贼伙殷丑、庄平，而贼首陈周全曾否拿获，并未提及等语。陈周全滋扰彰化，被义民首杨仲舍等设法生擒，前据船户供词凿凿，并据黄奠邦禀报，询据该船户系于三月二十三日，在鹿仔港开船，义民四人姓名确有指实，不似捏饰，自非无据。而此次伍拉纳所奏，及杨廷理所禀情形，又复互异。或系贼首未获已（以）前之事，而陈周全于沈扬具禀之后续经拿获，装入木笼，亦未可定。此时哈当阿惟当带领弁兵速赴彰化一带，备力救援剿捕。乃据奏称十六日行抵距郡城四十余里湾里溪地方，因大雨溪涨，暂在该处驻扎等语。实属非是。彰化、鹿仔港一带，既被贼匪滋扰，势甚紧急，所谓救兵如救火，哈当阿何得因途中遇雨，迁延不进。现在湖南剿捕苗匪，日值大雨，官兵俱乘雨打仗，屡次克捷。何

独哈当阿一相遇雨，即不能渡济，迅速前往？况官兵遇雨，岂贼匪独不遇雨之理？若因雨大溪涨，即不能进，设雨水较多或连旬不止，岂哈当阿在彼度夏耶？乃哈当阿藉此逗留，以至北路信息阻隔，奏报互有不符，不能得有确信，哈当阿实难辞咎。又据哈当阿奏，鹿耳门招外有船十余只在洋游奕，似非商船形状，当即连放两炮，各船四散等语。该处在洋游奕船只，系属望见，何以知其确非商船？若竟系商民船只，遽行用炮击打，岂不转致商民无故受惊？而商民被击之后，并不知系官兵误击，或因闻知鹿仔港一带现有贼匪滋扰，竟致疑贼匪炮击，未免人心惶惑。况即系贼船，亦当诱其近岸，伏兵擒捕，或派兵出洋侦探追剿，今甫经望见即用炮轰击，岂贼船逃散即可置之不问，抑听其自行淹毙耶？向来绿营兵丁，往往未见贼匪即施放枪箭，迨至贼匪近前，火药、箭枝先径用尽，无以御贼，而贼匪拾铅弹、箭枝，转为所用，最为可恶，节经降旨训飭。哈当阿曾经屡次出兵，于此等机宜，岂尚不能知悉，乃种种迟延退怯，漫无定见，殊难胜专阃剿贼之任。著传旨严行申飭，并令明白回奏。现在彰化县鹿仔港已经义民收复，并经沈扬等督同把守，哈当阿惟当星速前进。如贼首已经擒获，即应将余党恶力开除，使地方一律安堵，以冀将功赎罪，毋得再有迟缓贻误，致干重咎。又据杨廷理奏，接到哈当阿知会，当即挑选乡勇一千，派义民首管带由海道前赴鹿仔港堵截，因乡勇均称只能陆路随军剿贼，不能乘船，随令由沿海之笨港等处赶赴鹿仔港等语，所办亦未免过涉张皇。台湾自前次平定之后，设有重兵，遇奸民窃发之事，自应督兵搜剿。该处义民并非食粮充伍之人，不过令其协同守城，或随同官兵以助声势，岂得全仗其力，传令冲锋陷阵，置之前敌？该义民等并不能谙习海船，若强以所难、迫之于险，甚或激而从贼，更属不成事体。杨廷理亦

著传旨严行申飭。现在台湾府城业已调拨官兵前往，而伍拉纳又经派兵渡台策应，哈当阿等务须督率官兵，奋勇剿捕，其义民等只应加以鼓励，令其感奋出力，以期迅速集事。至伍拉纳既闻哈当阿在湾里溪因雨迁延，于剿捕事宜并无把握，而贼首就擒之信前后不符。伊身为总督，自应即日渡台，前赴鹿仔港一带督率办理，据实详查。乃仅派令乌兰保带兵前往，伍拉纳在内地株守，并厦门亦不到，是何意见？亦令明白回奏。试思乌兰保只系总兵，即渡台后办理军务，亦不过与哈当阿相等，更何足恃？而伍拉纳派伊前往即为完事，况鹿耳门洋面据称现有形踪可疑船只，伍拉纳即不敢渡台，亦应驻扎厦门及沿海一带，相机调遣，乃总见不及此，尤属非是，亦著传旨严行申飭。至杨廷理所奏，同知沈扬甫到台湾，即能招集义民收复城池，所有鹿仔港同知，即令该员署理等语。此次台湾奸民滋事，沈扬以内地同知解饷到彼，即能招集义民攻复城池，以视杨廷理等所办转为得要，前已降旨令于事竣后，送部引见，即著署理鹿港同知，并赏戴花翎。仍著伍拉纳等察看，如该员始终奋勉，将来遇有该省知府缺出，即行补用，以示奖励。计此时哈当阿自己早抵彰化，将该处贼匪党与全行扑灭，其贼首陈周全究竟曾否拿获？及黄奠邦、沈扬所禀何以前后互异之处，著伍拉纳等速行查明具奏，毋得再有含混，致获咎戾。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传谕知之，仍即迅速复奏，以慰廑注。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谕闽浙总督伍拉纳将何日

渡台各情迅速复奏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七日 台湾档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伯和，字寄闽浙总督伍、福建巡抚浦、

福建水师提督哈，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七日奉上谕：（中略）

再，阅陈周全供词，该犯等见义民四起，即行逃散，外间相传有许多红头船接应，系该犯党与藉词惑众等语。可见该处禀报，不过得之风闻，并非确实。即如哈当阿昨日所奏，鹿耳门洋面有船游奕连放两炮一节，办理实属大错。贼匪红头船既据在洋，贼匪供系藉词惑众，则游奕船只，即确系商船无疑，乃辄用炮击，岂不转至商民无故受惊？哈当阿办理此事种种迟延错误，实难辞咎，著再传旨严行申飭。

又，据伍拉纳奏派兵放洋一折，殊不成话。伍拉纳前奏既称哈当阿办理剿捕事宜全无主见，伊身为总督，自应即日渡台，前往督率办理，乃仅派乌兰保带兵过台，伍拉纳仍在内地安坐，始终退缩，尚有何颜？今贼首贼目已经就获，不过余党潜匿，无难即日搜捕净尽，伍拉纳尚心怀畏惧，不敢渡台，实为畏葸。著传谕伍拉纳接奉此旨，即速渡台，前赴彰化一带，将现在应办事宜，据实详查妥办。仍当不露声色，免致人心惊忧。至台湾剿捕贼匪，大局完竣，其特克什布所带之兵，原可不必调派，今始行撤回，殊觉张皇多事。

又据浦霖奏收复鹿仔港、彰化县情形内称，接到杨廷理禀报，核与前次奏报各船户供词情形，俱属相符等语。贼首陈周全、贼目陈光辉，现据哈当阿奏系曾大源札知陈祈老、庄南光等拿获，而上次伊等所奏，则称系被义民首杨仲舍、许畅舍、施迈舍、金铺观四人拿获，姓名何以不符？嗣又据奏，义民拿获贼匪，系贼伙殷丑、庄平等语，是前后情形互异。而浦霖本日奏折，仍称核对相符，所办总不成事，该督抚等遇有地方紧要事务，于奏报情形似此牵混不清，可见诸事废弛，自宜有此奸民滋事之案也。伍拉纳、浦霖俱著再传旨严行申飭。至陈周全、陈光辉二犯，著交

伍拉纳于查办事竣，亲自押解到省。伊系总督，自不致有疏虞，俟到省后，再行派委妥员解京，倘稍有疏虞，惟伍拉纳是问，恐不能当其咎也。此次台湾办理诸务，沈扬以内地同知，甫到台湾，即能招集义民，收复城池，擒获贼首，尚为能事。著伍拉纳到台湾后，即将该员补授台湾府知府。其遇昌俟有福建内地知府再行补用。

再，贼匪起事时，彰化县知县朱澜等均被戕害，固属可悯。但伊等身任地方，遇有贼匪窃发，自应悉力固守，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方为正理。若果率领兵民出城御贼，致被戕害，自当给予恤典。倘畏避贼锋，即往八卦山躲避，是先去以为民望，即被戕害亦无足惜。并著伍拉纳查明据实具奏，再行核办。

又，据陈周全供，该犯等商量结会谋反，有同伙王宁、蔡三元、蔡比、蔡双茂等，各帮助番银千百圆不等，作为粮饷。此等党恶结会帮银之犯，曾否全行拿获，作何办理？并未据哈当阿奏及。又贼目陈光辉，是否即系陈光爱、陈光秀弟兄？并著伍拉纳一并查明详悉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传谕知之。（朱添：此朱批折著伍拉纳亲付哈当阿、浦霖看各回奏。）仍著伍拉纳将接奉此旨，何日渡台各情节，即行迅速复奏，勿再迟缓干咎。

钦此。

### 谕内阁令伍拉纳速赴台湾查办一切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七日 台湾档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七日，内阁奉上传：

台湾奸民陈周全等纠众滋事一案，伍拉纳身为总督，一闻匪徒肆扰之信，自应即日渡台，前赴鹿仔港一带督率办理，据实详

查。乃仅派乌兰保带兵前去，而伍拉纳竟在内地安坐，并厦门亦不前往，节经降旨严飭。现在逆首陈周全、陈光辉等俱经就获，其随从余匪亦皆陆续拿获多名正法，是该处此时抚辑居民，缉拿余孽，及地方一切应行查办事件，均关紧要。本日据伍拉纳奏到之折，仍在内地逗留，犹不亲身前往，是其始终退缩，尚复何颜参膺封疆重寄？伍拉纳著即遵旨速赴台湾查办一切，仍交部严加议处。

至前据哈当阿奏：鹿耳门招外有船十余只在洋游奕，似非商船形状，当即连放两炮，各船四散等语，实不成话。在洋游奕船只，既属遥望，何以知其确非商船，即系贼船？若实系商民船只，遽行用炮击打，岂不令商民无故受惊？况鹿仔港一带，彼时正当匪徒滋扰之际，商船被炮，岂不转疑为贼匪所击，人心益滋惶惑。且果实系贼船，正当诱其近岸，优兵擒捕，或派兵出洋，驶船追剿，方为正办，乃甫经望见，即用炮轰击，哈当阿之意，岂止图贼船逃散，遂可置之不问耶？所办实大错谬。而驻扎彰化查办一切，又复漫无头绪，哈当阿亦著交部严加议处。并著伍拉纳于抵台湾后，遵奉谕旨，安抚商民，遍行明白晓示，俾知奸匪为法不贷，良善为恩所必加，务令居民安堵，商船通行，以副朕绥靖海疆，轸恤商民至意。

钦此。

### 谕闽浙总督伍拉纳速赴台湾 办理善后事宜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台湾档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伯和，字寄闽浙总督伍、福建水师提督哈，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奉上传：



据杨廷理奏拿获贼目伙犯一折，内称已将拿获首逆缘由遍行示谕，提臣现在此路统兵搜捕匪党，并飭该营县及义民首于各要隘处所巡缉堵截等语。此案首逆陈周全等，已据伍拉纳等奏，俱经就获，其随从余匪亦皆陆续拿获，此时该处现无应行查办要件，哈当阿自应即回郡城。况伊前赴北路一带搜捕匪党，亦应将现在办理情形，如何抚辑居民，及贼匪余党是否全行拿获之处，详悉具奏。何以哈当阿并未续有奏报？即如本日杨廷理另折奏，闻有内地红头贼船，约有数十号，俱穿白布领褂，本地匪徒附和为号等语。此尚系贼匪起事时藉词惑众之语，该道尚复重叙具奏，亦未明晰。况哈当阿前奏，鹿耳门洋面有船游奕，连放两炮一节，办理实属大错。红头船既系贼匪藉词惑众，则游奕船只自系商船无疑，何得辄用炮击，转致商民无故受惊？哈当阿传旨严行申飭。此次台湾办理诸务，沈扬以内地同知甫到该处，即能招集义民擒获贼首，尚为能事，前已有旨令伍拉纳到台湾后，即将该员补授台湾府知府。哈当阿竟著回至郡城，彰化、鹿仔港一切应行查办事件，俱著交与沈扬据实办理。

再，据伍拉纳奏，现因查办缘坐犯属及一切善后事宜，已令署臬司，盐法道刘大懿前赴台湾查办等语。伍拉纳身为总督，一闻台匪滋事之信，即应亲自放洋督办。今贼首虽经擒获，而缉拿余匪，及地方一切应办事宜，正关紧要，乃该督既经畏葸于前，今复安坐内地，尚不亲身前往，是该督始终退缩，封疆大臣岂宜如此！渡洋虽有风涛之险，但前此林爽文滋事时，福康安与常青等俱经前后渡台，且该处换班丁及贸易人等亦俱往来梭织，并不闻有畏难惊阻之事。该督现派署臬司前往，岂伍拉纳独惮于渡海畏避风涛之险耶？伍拉纳不知作何罪孽，糊涂至此，著再传旨严行申飭，并著该督遵照前旨，即亲身减从放洋，不必携带兵丁，

致滋疑惧。所有乌兰保带往之兵，并著撤回。该督一面起身放洋，即一面先行飭台湾道府等，令其出示遍谕，以陈周全等聚众不法，自取诛夷，业经义民等帮同剿贼，擒获首恶，现荷恩纶，擢授官职，赏给银两，又宽免本年应纳钱粮，总督亲身渡洋，宣示恩谕，督率办理，俾该处人人周知，众情更为安堵，方为妥善。该督到台后，除遵照前旨，奖赏义民，散给银两外，仍当抚辑居民，晓谕该处兵民等，将窜逆贼党悉数搜捕，断绝根株，以期绥靖海疆，毋得再有疏漏迟延，致干重戾。交办清楚，该督亦即回省，不必久驻台湾，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谕云贵总督福康安等杨廷理诸出力

#### 官员俱免参处

乾隆六十年五月初三日 台湾档

大学士公阿、大学士伯和，字寄大学士云贵总督公福、福建水师提督哈，传谕台湾道杨廷理，乾隆六十年五月初三日奉上谕：

杨廷理奏拿获逆匪，审明办理，并堵截搜捕情形各折，已于折内批示矣。台湾奸民滋事，其匪党因府城兵单，胆敢纠众，乘机肆扰，实属不法已极。杨廷理因此等匪徒与陈光爱案内各匪熟识，谕令自相擒献，随有许强道信义民方耀汉等，将匪党先后拿获多人，于审明后即分别凌迟斩梟，所办尚好。此次逆匪滋事，该管地方官固有应得处分，姑念事起仓卒，伊等招集义民，拿获贼首，尚为妥速。除哈当阿办理此案种种迟误，业经交部严加议处外，其杨廷理自请严加治罪之处，著加恩宽免。所有台湾文武官员，著交福康安到闽后，查明实在出力者，亦著免其参处。

至现在擒献匪犯之方耀汉等颇为出力，内许强一名，本系陈光爱案内伙犯，今自行投出拿贼自赎，俟将来获贼若干，再行核办。其义民首方耀汉、郭子璋等，及通信民人郭猴助七人，著伍拉纳到台湾后，查明获犯多寡，分别赏给七、八品职衔，以示奖励。

又据杨廷理奏，彰化县奸民滋事时，该营县先在西门扎营御贼，因鹿港不能救护，即带兵往八卦（山）驻扎等语。该营县身任地方营务，遇有贼匪窃发，自应在城悉力固守，乃畏避贼锋，转往八卦山躲避，致被戕害，非临阵捐躯者可比，自无庸给予恤典。至哈当阿自府城带兵前往北路，已属迟缓，办理诸事又全无把握。今该义民拿获贼匪余党等事，地方官岂无禀报，乃杨廷理业经奉到，而哈当阿于抵彰化后，如何搜捕余党，安抚地方之处，迄今日久，并无奏报。即此次杨廷理所奏各情节，亦未见哈当阿奏及。

又前曾降旨，贼首陈周全、陈光辉二犯，如审明后即于该处正法则已，若尚在台湾，即令伍拉纳查办事竣，亲自押带到闽，再行派员解京一节。该二犯是否尚未正法？哈当阿接奉前旨，何亦并未迅速复奏？该提督所司何事，著再传旨严行申饬。哈当阿务须将未获余匪迅速搜拿净尽，妥协办理，以期稍赎前愆，若再迁延贻误，恐不能当其咎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仍即迅速复奏。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諭暫署福建巡撫魁倫設法

### 搜拿洪棟等人

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六日 台灣檔

大學士伯和，字寄暫署福建巡撫福州將軍魁、福建水師提督兼台灣鎮總兵哈，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六日奉諭：

據哈當阿等奏拿獲附和賊匪首伙各犯，申明辦理，并籌辦彰化、鹿港事宜各折，業經明降諭旨，將義民李登元等賞給官職，并将伊等明年應納錢糧復予寬免矣。此次義民首、貢生李登元等，于拿獲李聰明等并不護族，即時誘獲，不至漏網，甚為出力，自應優加超擢，以示獎勵。現在福康安尚未能克期赴閩，著諭魁倫即詢之李登元、李必魁二人，或愿就文职，或愿就武職，听其自便，一面傳旨，先行賞給六品頂帶，一面奏聞，仍于事竣后分送吏兵二部引見。

又據烏蘭保奏，首犯陳周全等虽已就擒，尚有招伙助銀之黃親、蔡比，偽軍師洪棟，以及余党尚未拿獲等語。黃親等胆敢幫助逆匪招伙助銀，甚屬不法，而偽軍師洪棟猶為可惡，不可不按名拿獲，盡法懲治。并著魁倫再行曉諭該義民等，設法誘致，并派撥弁兵分途搜捕，務將洪棟及余伙等悉數拿獲，毋任遠揚漏網，最為緊要。

至陳周全、陳光輝二犯，前已有旨交伍拉納于查辦事竣，亲自解赴內地。現在伍拉納虽已革職，此等要犯仍著伍拉納亲身管解，如洪棟等亦已就獲，一并交伊押解，俟到內地即著魁倫速行派委妥員解京。伍拉納既已貽誤地方，若于要犯再有疏虞，其罪更重，恐伍拉納不能當其咎也。將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諭内閣將义民首李登元等俱

賞給六品职銜

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六日 台湾档

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六日内閣奉上諭：

据哈当阿奏，拿获附和贼匪首伙各犯申明一折内称，陈光爱等聚众滋扰时，有匪犯李聪明纠人附和，经该处义民李登元、李必魁等并不袒护族人，将该犯设法拿获，始得究出余犯。并据魁伦奏，义民帮同官兵收复城池，拿获首逆，甚为得力各等语。此次台湾贼匪陈周全等纠众滋事，经义民等招集多人，诱获贼首，业经降旨，将该义民首查明，加赏官职，并将本年应纳钱粮，概予宽免。李登元等于诱获李聪明等犯，并不回护本族，按名拿获，不致漏网，实属出力可嘉。所有该义民等明年应纳钱粮，著再加恩查明住址，一体豁免。至贡生李登元、武生李必魁，俱赏给六品职衔，以示朕奖励良善，恩施无己至意。钦此。

諭暫署福建巡抚魁伦速將

陈周全等管解赴京

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八日 台湾档

大学士伯和，字寄暫署福建巡抚福州将军魁，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八日奉上諭：

浦霖奏，台湾贼首陈周全，现尚留禁府监，飞飭署臬司等速提该犯并贼目陈光辉等，即于台湾分别凌迟斩决等语，所办又属

大错。前因台湾远隔重洋，恐要犯解送内地未免疏虞，是以谕令该督抚，如陈周全尚未起解，即于该处凌迟处死。旋因伍拉纳身系总督，自应渡台督办一切，伊系亲往，于回内地时将陈周全、陈光辉押解到省，断不至稍有疏失。随谕令伍拉纳俟押至省城后，再派妥员小心解京，自应钦遵办理，此旨隔不远或未至，何得又飭令署臬司即于台湾正法，致有两歧。因命查续降谕旨，系四月十七日由六百里加紧发往，距先降谕相隔仅有六日。外省辗转行文，每多耽延，且台湾须候风放渡，浦霖之札想该署臬司亦未必能克期接到。而续降谕旨，计此时伍拉纳早经接奉，当不至有舛错，著魁伦再飞飭伍拉纳钦遵续降谕旨，将陈周全、陈光辉等犯小心管解至省，交与魁伦派委妥员迅速解京，如有疏虞，伍拉纳自思应得何罪。

再，前令伍拉纳亲自渡台查办一切之旨，系四月十五日由六百里加紧发往，计伍拉纳早经接奉，何以至今未据奏报放洋？岂伊种种贻误，于接到谕旨后尚复心存畏葸，仍敢逗留观望耶？并著魁伦即查明据实具奏。

又浦霖屡次奏报情形，俱非确实，本日又据奏到各折，如该省现在粮价腾涨，何以尚称收成丰稔？各州县仓贮空虚，何得尚称赶碾转运？一味支饰，全不足信，著将原折一并发交魁伦，令其逐一查办，勿任蒙混，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谕哈当阿等台湾民情听其

自然以期互相牵制

乾隆六十年五月十四日 台湾档

大学士伯和，字寄福建水师提督兼台湾镇总兵哈，传谕台湾

道杨廷理，乾隆六十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谕：

据哈当阿等奏，拿获伪军师洪栋一犯，解赴郡城究办等语。洪栋乃贼匪军师，今经就获，应遵前旨严解来京。本日又据伍拉纳奏，贼首陈周全并续获之陈光辉等，已飭署臬即于台湾凌迟处死等语。前因该督等奏陈周全等勾同海贼滋事，鹿仔港见有红船进口，鹿耳门亦有游奕船只，恐拿获之犯解送内地或有疏虞，是以谕令该督抚即于台湾正法。嗣经查明，红头船系贼匪假捏吓众之词，伍拉纳复经渡台，交伊解至省城，谅无疏失，随续降旨令伍拉纳于内渡时，将陈周全、陈光辉等亲自押解至省，再派妥员小心解京。昨浦霖接奉前旨，札飭署臬司即于台湾办理，已降旨飭知伍拉纳，此奏亦尚系接到前旨与浦霖所奏相同，殊属歧误。著传谕哈当阿等，如陈周全等尚未办理，仍遵前旨与洪栋一并交伍拉纳解省，再派妥员解京；如已办理，务须将洪栋一犯，仍交伍拉纳带回内地，派员妥速解京，不得冒昧又将该犯在台湾正法。

又据伍拉纳、杨廷理奏，漳、泉民人素分气类，从前林爽文滋事时，该犯籍隶漳州，是以泉州人充当义民。此次贼首陈周全籍隶泉州，漳州人充当义民，以为口食（实）等语。漳、泉民风最为刁悍，屡经大加惩罚，尚不知悔改。今若欲使之默化潜移，一改积习，无论哈当阿、杨廷理等不能道德齐礼。况台湾地方向分漳、泉、粤三庄，伊等类聚群分，遇有事端，彼此转得互为牵制。即如林爽文、陈周全滋事时，悉赖有义民，是以要犯得以就擒，迅速集事，否则仅恃该处弁兵，安能似此克期成功！甚或漳、泉之人串通一气，勾结滋扰，剿捕岂不更觉费手。是该处民情不睦，亦只可听其自然，倘有械斗仇杀情事，地方文武原可随时查拿，按律惩治，但此意该镇道惟当默存诸心，又不可使漳、泉人知觉，转替朋比为奸也。

至许强于投诚后，屡经缉获匪犯，尚为出力，自当加恩。但伊先经从贼，与义民杨仲舍、李登元等究属有间，并著哈当阿等即传旨酌量赏给许强八九品职衔。并谕以杨仲舍、李登元均系平民，帮同拿获要犯，是以赏给五六品顶戴，尔先经从贼，例应骈首，旋虽改悔投城，又缉犯自赎，是以亦赏以八九品顶戴，此系格外恩施，尔更当密探贼踪，随时具报。如此明白晓谕，庶许强倍知感奋，余匪更可捕搜净尽。至北路贼匪已陆续就获，现无紧要应办事件，况该处有新任知府沈扬，人尚明白，一切交与接办，自能妥协。哈当阿将该处诸务略为部署，尽可回至郡城，何必又令杨廷理远至彰化，徒劳往返？本日据伍拉纳奏，于四月二十八日放洋渡台，计此时已早抵鹿港，如哈当阿与伍拉纳有商办之事，亦可同至郡城就近筹酌，俟商办完竣，即令周全、陈光辉、洪栋各犯交伍拉纳亲解回省，以便迅速解京，不必令彼在台多为逗留。

又据杨廷理奏，乌兰保带往兵丁二千名，请酌留一千名在彰化弹压，俟内地班兵到齐之日，再行撤回等语。彰化甫经陈周全等滋事之后，民情尚未大定，自应酌留官兵俾资弹压，杨廷理所想尚是，即照所请办理。其兵丁应得盐菜口粮，已有旨传知该督抚等照例赏给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谕长麟等查办伍拉纳满霖

#### 所奏是否虚捏

乾隆六十年五月十四日 台湾档

大学士伯和，字寄哲署闽浙总督长、署福建巡抚福州将军魁，



乾隆六十年五月十四日奉上諭：

据伍拉纳奏，近因台湾米石被内地搬运过多，而商贩运回内地又须加息出棗，是以米价骤长，现通飭各属开仓减价平粜，以济民食等语。前魁伦奏，闽省漳泉一带米价渐增，各州县仓储大半多非实贮。前据钱受椿供称，漳、泉二府竟属空虚，其余各府州县谷石亦非实贮等语。业经降旨将伍拉纳、浦霖革职，并令长麟前往署理督篆，其巡抚印务即交魁伦兼署矣。闽省仓储既多非实贮，则各州县常平等仓谷石自己空虚，岂有颗粒可借平粜之用？可见伍拉纳、浦霖先后所奏俱系捏饰，全不足信，此事节次諭令魁伦严行查办。伍拉纳现由台湾将首犯陈周全解送内地，刻下想可到省，著将伍拉纳、浦霖奏到之折，一并发交魁伦，即可向伊等严加质讯。现在长麟接奉前旨赶紧行走，亦可将次到闽，并著该督会同认真查办，伍拉纳、浦霖所奏是否虚捏，严行质对确实，毋得稍存回护，（朱添：即行奏明。）又据伍拉纳奏，乌兰保带赴台湾兵丁二千名内，酌留一千名暂驻彰化弹压，应否给与盐菜口粮等语。向来台湾剿捕兵丁，俱给与盐菜口粮，此项留驻彰化兵丁自应照例给与，并著长麟等遵照妥办。所有伍拉纳等折内折角之处，一并发交长麟等阅看核办，其所留之兵于何时应回，著长麟定夺。若不能，俟福康安可也。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諭内閣鹿仔港巡檢朱繼功

免其革職治罪

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台灣檔

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

据伍拉纳等奏，鹿仔港巡检朱继功于丁忧卸事后，旋遇贼匪滋事，即携带家属搭船内渡，请将该巡检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等语。台湾贼匪滋事，如该巡检尚未丁忧，或系州县以上等官，自应在该处督率兵民协力剿御。今朱继功不过巡检微员，且已丁忧卸事，若伊深明大义，自请留于汛守，帮同堵御，固属可嘉。兹该巡检因业已丁忧，并无职守，闻贼滋扰挈眷内渡，与畏贼潜逃本属不同。况伍拉纳身为总督，遇有台湾贼匪陷城伤官之案，尚不亲身前往督办，转在内地迁延观望，迨经朕迭次降旨严飭，始于四月二十八日放洋，况朱继功以丁忧巡检微员，岂转可责其挈眷内渡，遽加以远戍之罪？此必伍拉纳因其身未渡台，惧干谴责，特借参劾朱继功，欲以掩其畏葸迟延之咎，实属不知羞耻，可笑。朕于臣工功过无不权衡至当，虽微末巡检，亦岂肯使之稍有屈抑，朱继功著免其革职治罪，此等人终身不用可也。

又据奏，捕盗不力之水师参将请革职留缉一折，参将职分较大，乃废弛捕务，尚属应参，然此乃三月初间之事，何以直至四月二十后始行具奏？亦必系署提督颜鸣汉查出，伍拉纳不得不会同参办。至其另奏拿获在洋行劫首伙盗匪分别正法一折，前据魁伦奏，五虎门为商船出入之所，盗匪即在彼停泊，商贩裹足，关税缺额，若伍拉纳所奏屡次拿获多犯，果皆情真，罪当又何？至近在省会地方，尚复盗劫频闻，毫无忌惮，是其所获之犯，想亦不过余匪，未必果属盗首，且或有屈入者，皆不可知。总之伍拉纳平日于地方公务种种废弛贻误，及至贼匪滋事，又复在内地逗留，其不即亲往之罪，实百喙难辞，现已将伊革职交魁伦等质审矣。俟审明到日再行核办，此时转不值加之训飭也。

钦此。

## 諭福建水師提督哈當阿達

### 將陳周全等解京

乾隆六十年六月初二日 台灣檔

大學士伯和，字寄福建水師提督兼台灣鎮總兵哈，傳諭新授台灣道劉大懿，乾隆六十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諭：

楊廷理奏審辦拿獲匪犯一折，楊廷理昨因其在侯官縣任內，有亏空銀兩已革職拿問。台灣道員缺緊要，恐發往京察記名之員，于該處情形不能諳悉，劉大懿現派赴台灣辦事，是以即將該員調補，哈當阿惟當與該道公同妥辦一切，并督飭地方文武將逸犯林敬元等上緊緝獲，勿任漏網。倘有應行商酌之處，沈揚此次在彼招集義民，擒拿賊匪，頗為能事，已加恩升補台灣府知府，哈當阿、劉大懿不妨與之商辦，以期妥協。

又據楊廷理奏，馳回郡城，將陳周全審明辦理等語。所辦又錯。此事前據伍拉納、浦霖先後奏到，業經降旨飭知，想楊廷理轉回郡城審辦，尚需時日，或已接奉續降諭旨，未將陳周全在台正法，亦未可定。著再傳諭哈當阿等，如陳周全一犯尚未正法，務即遵旨與陳光輝、洪棟二犯，一并交伍拉納親自押解至省，再交魁倫等派委妥員迅速解京，勿再遲誤。至彰化現无必需哈當阿在彼督辦之事，節經諭令哈當阿即回郡城，何以本日楊廷理折內尚稱，再往彰化與哈當阿商辦一切。著再傳諭該提督即遵前旨速回郡城，不必久駐彰化，以至郡城應辦事件往返耽延，將此諭令六百里發往，仍速奏。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諭长麟等查明台湾地方官为何

迫不及待将陈周全处死

乾隆六十年六月初五日 台湾档

大学士伯和，字寄署闽浙总督长、署福建巡抚福州将军魁、福建巡抚姚、福建水师提督兼台湾镇总兵哈，乾隆六十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諭：

魁伦奏兼署督篆现在办理情形一折，所办俱妥。又据哈当阿等奏，恭录諭旨飞移杨廷理，将陈周全即在台湾办理。并据杨廷理奏，讯明陈周全、陈光辉、洪栋各犯供词后，即将该犯等凌迟处死各等语。前降諭旨，令将首犯陈周全在台湾正法，系四月十一日，由六百里加紧发往。嗣以伍拉纳业经渡台，于四月十七日，又降旨令伊将陈周全、陈光辉各犯亲自押解至省，再派妥员迅速解京，此旨亦由六百里加紧发往。距前降旨相隔止有六日，计伍拉纳等早经接奉，何以总未据复奏？外省陋习，于交办事件往往动致延逾，何以独于办理陈周全一事，又如此迫不及待？其情殊属可疑。所有续降諭旨，非系伍拉纳压搁不行，即系哈当阿转行迟延，以致歧误。长麟由粤赴闽，计已早到，姚棻亦不日可以到彼，此事著交长麟、魁伦、姚棻会同详细查明，据实具奏，勿稍回护。

又据杨廷理奏，王宁等七人并无帮银助逆情事，审系陈周全等挟嫌扳害，即将王宁等省释等语。王宁等被贼扳害拿送到官，兹虽申明释放，但伊等安坐家居无事之人，被差役等前往拘拿，又复解府候审，未免鞭待拖累，情殊可悯，著哈当阿等即查明此内被累较甚者，酌量赏给八、九品顶带，以示体恤。

至此次陈周全等纠众滋事，据供所邀党与约有一千二百余人，因命查哈当阿、杨廷理节次奏办之犯，不过四百余名，其未获各犯即有被官兵击毙及身故等事，想尚不下数百名，固当严密缉获，勿任漏网。但台湾人情反侧，若必按名搜查，必致人人有自危之心，况吏胥等奉行不善，尤易启需索讹诈之弊。且此等贼犯自知罪在不赦，一经拿到，必将其平时所不睦者，辗转仇扳，希图泄忿，即如王宁等七人，现为陈周全扳害到案拖累，此其明证。从前林爽文滋事时，其余党与止随时访缉办理，至今尚有陆续缉获之犯。此时陈周全等仓猝起事，其从逆党与谅不至如林爽文时之多，所有首犯以及助逆要犯均已就获。其未获者，想俱不过被贼煽诱之人，哈当阿等只须晓谕义民，并密飭地方文武留心踩访，一经拿到，究明速办。如有挟嫌仇扳情事，审明后将被诬者速行释放，其仇扳之人从重惩治，俾知所儆惧，不敢因私忿而陷良善。此时台湾总以镇定人心为主，断不可因查拿余党，稍涉张皇，株连无辜，以至舆情惶惑。现在彰化一带，哈当阿无紧要应办之事，应即遵前旨速回郡城，亦不必久驻彰化，使该处百姓见提督久驻在彼查办逆案，恐有波及，群怀猜惧也。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谕内阁朱慧昌等遇害照  
伤亡给予恤典

乾隆六十年六月十七日 台湾档

乾隆六十年六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军机大臣议奏台湾鹿仔港、彰化县被贼戕害各官分别议恤一

折，所议甚是，已依议行矣。同知朱慧昌虽办理陈光爱匪案，本有疏漏；游击曾绍龙不能预为防范，但该员等均驻扎鹿仔港，猝被贼匪滋扰，带兵抵御，因众寡不敌，以至临阵被戕，究系没于王事，与畏葸偷生者有间，自应照伤亡例给予恤典。伍拉纳自知身获罪愆，意欲故从刻核，以为见长地步，殊属过当。虽伍拉纳之罪原不止此，但即此可见其办理诸务颠倒错谬，不一而足，朕于臣工赏罚一秉大公，赏疑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也。

钦此。

### 谕内阁将哈当阿交部严加议处

乾隆六十年七月初四日 台湾档

乾隆六十年七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

哈当阿复奏办理台湾逆匪一案，种种糊涂错谬，实在无可置辩等语。该提督身膺专阃，于匪徒滋事，既不能迅速搜捕于前，复种种迟误于后，迨降旨饬询，犹以感愧悚惕等虚词具奏，并不自行请罪，实属糊涂已极。哈当阿著再交部严加议处。

钦此。

### 谕闽浙总督长麟将陈周全案内

应缘坐家属按例办理

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日 上谕档

大学士伯和，字寄署闽浙总督长、署福建巡抚魁、福建水师提督兼台湾镇总兵哈，乾隆六十年七月二十日奉上谕：

哈当阿奏拿获匪犯审明办理二折，已批该部知道矣。向来叛

逆之案，家属例应缘坐。据哈当阿折内称，各该犯家属飭拿务获等语，但台湾民风刁悍，现值陈周全等聚众滋事，甫经平定之后，自以镇静为主。所有各犯家属，如业经拿获，自应按例办理。倘藏匿未获，亦不必辗转搜捕，致滋拖累。

至浙江温台洋面抢劫官米一案，昨据吉庆奏，盗首林发枝等系福建福宁府福汀等县人，已有旨谕令长麟等飭属严拿。前此陈周全滋事之初，据哈当阿等奏有红头船数十号，俱穿白布褂领，又鹿耳门外有船十余只游奕，似非商船形状，是匪徒等勾结盗船，四出抢掠，不为无因。著再传谕长麟、魁伦，务宜董率所属，上紧严拿，速将盗首林发枝等购缉务获，勿任漏网。并将现在洋面是否较前宁谧情形，据实具奏。将此各传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大学士和坤奏议复哈当阿等

认赔彰化被抢银谷折

乾隆六十年九月十四日 《明清史料戊编》

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臣和坤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加按察使銜台湾道杨廷理奏称：窃照贼匪陈周全滋事，所有彰化县被抢仓库及北路协中营都司衙门，并鹿仔港游击衙门未解银谷等项，臣等前在彰化与督臣伍拉纳，并署臬司刘大懿业已办有头绪。嗣奉谕旨，令臣哈当阿回郡，所有彰化县、鹿仔港一切事件交与台湾府沈扬据实办理等因。钦此。臣哈当阿遵即回郡，督臣伍拉纳亦同刘大懿内渡，臣杨廷理率同该府沈扬复查已故彰化县知县朱澜任内被抢仓库银谷，共计折银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七两八钱四分七厘，又北路协中营都

司衙门未解各项共银五千六百九十五两九钱三分四厘，又鹿仔港游击衙门已征未解官庄租谷一百石，折银七十三两二钱。又武汛挂验出口船只应得例规番银五十七元，折银三十七两六钱二分。

伏思贼首陈周全前在南路滋事，臣等与知府遇昌不能督属攫拿净尽，以致窜逃北路，又行纠匪倡乱，掠地戕官，酿成巨案，是臣等与该府遇昌均属咎无可逭。所有彰化县抢失仓库，自应臣杨廷理与该府遇昌二人名下，照例四六认赔。再鹿仔港遗失军装器械等项，经臣哈当阿会同督臣伍拉纳奏明，在于失察镇将名下照数赔修，应臣哈当阿与安平副将陈上高二入四六认赔。所有鹿仔港游击衙门所失谷石番银，亦应臣哈当阿与副将照例认赔外，其所存北路协中军都司衙门未解银项五千六百九十五两九钱三分四厘，并遗失军械，应臣哈当阿名下独认赔补。再臣哈当阿于匪扰后办理各事，种种迟误，前奉谕旨仰蒙皇上天恩，不即将臣治罪，仅予交部严加议处。臣杨廷理仰荷圣慈宽免治罪，该府遇昌补用福建内地知府，是臣等仰沐殊恩，沦肌浃髓，即使捐糜（糜）顶踵，莫能图报。此项银两，若不急为筹补，臣等天良何在。惟是臣杨廷理名下应赔银六千九百九十余两，该府遇昌名下应赔银一万零四百八十余两，臣杨廷理与遇昌揣力不能一时即缴，合无仰恳皇上天恩，赐准臣杨廷理与遇昌分作三年赔补完款。至臣哈当阿名下认赔彰化鹿仔港两处未解银两，并两处遗失军械，约计银数在一万两左右，仰恳圣恩将臣每年所食提督廉俸全数扣缴，以清赔款，感沐鸿慈，实无既极。除造册详送督抚核明咨部查核外，理合恭折具奏。

乾隆六十年八月十六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又，夹片奏称，彰化县水冲屯田租谷另案咨部等因。乾隆六十年八月十六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于本月二十一日抄出



到部。

臣等伏查台湾地处海滨，仓库备贮银谷，最关紧要。其各营军装器械，亦宜备贮齐全，以资防守。今台湾贼匪陈周全倡乱滋事，该镇及道府等，系地方防守之员，不能先事预为查察，以至贼匪抢失仓库银谷，咎实难辞。既蒙圣恩宽免治罪，所有抢失仓库银谷，及遗失军装器械等项，自应即行完缴，何以复请分年完结，并于俸廉银内扣缴，希冀延缓，殊属未协。臣部酌议，请将杨廷理、遇昌自行认赔彰化县被抢仓库银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七两八钱四分七厘，即令杨廷理、遇昌按四六分赔，即为完交该县归补库银及买还仓谷报部查核。至该提督哈当阿认赔北路协中营都司鹿仔港游击衙门未解各项银五千八百余两，除北路协中营都司衙门未解银五千六百九十五两零已据哈当阿自行认赔，亦应令该员即行完缴，未便准其于俸廉银内坐扣。至鹿仔港遗失军械应赔银亦即于哈当阿名下追缴，按数补制报明兵工二部核销。其副将陈上高应赔银两，作何完缴，折内未据声明，并令该督查明报部再行酌议。再，该提督等夹片内称，彰化县乾隆五十六年起至五十九年止，应除水冲屯田租谷番银一万四百七元零，现在详请咨部等语。查此项屯田银粮，既称被冲，业已数年，并未据该提督等奏咨到部有案。臣部无凭查核，应仍令该督抚即行查明报部到日，再行核议。谨奏。请旨。

乾隆六十年九月十四日具奏。

今日奉旨：此案哈当阿名下应赔银两，户部议令即行完缴，固属核实办理。但念该提督究系武职，非道府可此，著加恩准其于廉俸内坐扣，余依议。钦此。

諭福建水師提督哈當阿將義民首

徐時仲等酌賞九品職銜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上諭檔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伯和，字寄福建水師提督兼台灣鎮總兵哈，傳諭台灣道劉大懿，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奉上諭：

哈當阿等奏拿獲陳周全案內逸犯審明辦理一折，此案李敏一犯，系義民首監生徐時仲、劉善敬拿獲。該義民等將要犯購線獲解，尚屬出力，著傳諭哈當阿等，酌賞九品職銜。嗣後遇有此等出力義民，除拿獲尋常案犯毋庸加賞外，其僅有八、九品職銜而能購獲要犯多名者，並著該提督等酌量加一等與銜，總不得過七品，以示節制，俾各義民知所鼓勵，于緝犯自更有裨。又據奏申明詐贓蠹役定擬一折，已批交部議。至折內聲請將失察之鳳山縣張祥辰交部議處，此案縣役戴升詐贓扰累，系該縣訪聞究辦，其失察處分，尚屬可原。除就近傳知該部免其置議外，並著該提督等將張祥辰記功示獎，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商民鄭載供陳周全起事情形之筆錄<sup>①</sup>

問據鄭載供：小的今年三十六歲，是廈門人，南門外居住。前年往鹿仔港開米舖生理，今年在理番廳充當行保。這三月十三日卯時，有陳光秀、陳周全等在鹿港街聚眾豎旗謀逆的事，攻破鹿

① 日期不詳——編者。

港，理番同知朱慧昌，游击曾绍龙俱被杀害，小的是眼见的。后来闻得彰化县于十四日晚也被攻破，缘今年正月内陈光爱等在南路凤山地方闹事，被城守营陈游击、代理府朱同知带兵剿捕。陈周全等脱逃，文武悬赏缉拿未获。本年三月十三日早，在鹿港地方土名潮仔庄内聚匪，纠众攻破鹿港地方，同知、游击同日被难，后来闻得彰化县也被攻破，小的于十六日在鹿港搭吴得胜船回来，十七晚到厦门进口，就到防厅衙门回禀，今蒙传问这是实情，不敢混说。

###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

拿获施兰等人折

附：施兰等供单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兼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刘大懿跪奏，为拿获会匪首从审明办理定拟恭折具奏事。

本年八月二十日，据署彰化县王增醇禀报，八月十七日据保长黄恒禀称，施兰家内常有形迹可疑之人往来，恐有纠人为匪之事，理合禀报。现在会营密拿，务获另报等情，随即严檄飭拿去后。嗣据禀报十月十二、十八、十九等日，先后缉获施兰、施来、施献、施协等到案。讯据施兰供认，因伊兄施斐正法，欲图报仇，起意纠人结会谋逆，并逼胁黄三入伙不讳。续据报获黄三，讯认被胁允从等情，当即飭府提讯。据该署县将各犯批解到郡，兹据台湾府知府沈扬审明拟解前来，臣等提犯复鞫。

缘施兰原籍晋江，寄居彰化，有兄施斐，继与伊伯为嗣。乾

隆六十年三月间，贼匪陈周全滋事，施兰时在淡水生理，施斐从贼，同攻鹿港、彰化，嗣经拿获，讯明正法。施兰回家闻伊兄系被陈周全逼胁随行，并非甘心从贼，遂以伊兄既被胁从，不应正法，死有冤抑，心怀不甘，欲为伊兄报仇，起意纠人滋事。七月间，陆续招得已获之施来、施献、施协并在逃之施象、施台等六人。八月初二日，在施兰家内会齐。施兰排设香案牲醴，又将米斗盛米，插刀两把，各犯拜天立誓，宰鸡滴血，倾入酒内分饮。又用铜钱一个，凿痕两道，挂在胸前为号，约定分招伙党，俟招得多人，再行会商，择日起事。适有甫来台湾挑卖龙眼之黄三，在于施兰门首经过，进内探问欲买龙眼与否。施兰正在结会，因被黄三看见，恐其漏泄，随即逼胁入伙。黄三无奈允从，饮酒一完，即行逃出。旋据保长黄恒密报破案。臣等因施兰既系谋逆结会之后，各犯自必辗转纠约，岂有未招党羽之理。再四究诘，加以刑夹，据各犯坚称才要招人，不及纠约，即被查拿，所以并无党羽。如今我们都犯重罪，如果已经招人入伙，岂有不据实供出，自然重刑呢？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刑部通行例载，嗣后台湾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者，将起意立会及情愿入伙，俱拟斩立决。被胁而素非善良者，拟绞立决等语。此案施兰拜天立誓，分吃血酒，与台湾历办各案天地会无异。且施斐系从贼正法，该犯胆敢口称报仇，实属不法已极。施兰起意结会，施来、施献、施协情愿入伙，均应照例拟斩立决，申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将施兰、施来、施献、施协等四犯，绑赴市曹正法，以昭炯戒。黄三虽被胁入伙，但查该犯甫来台湾挑买龙眼，尚安本分，与定例所指素非善良应问绞决者有间，应于各犯死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逸犯施象等飭属严缉务获办理。

再，此案甫经纠约，即被查拿，所有营县失察罪名，应请免

开。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申明办理定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发文日期不详——编者注）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速拟具奏。钦此。

### 附：施兰等供单

据施兰供：年三十八岁，原籍晋江县人，寄居彰化县。父亲已故，母亲吴氏尚在。兄弟二人，哥子施斐过继伯子为嗣。乾隆六十年三月，贼匪陈周全作乱，那时我在淡水生理，哥子施斐从贼为匪，被拿正法。后来我回到彰化，听得人说哥子系被陈周全逼胁随行，并非甘心入伙。我以哥子既被胁从，不该正法，死有冤抑，所以心里不愿，要与哥子报仇，起意招人谋反。七月十三、四等日，陆续招了施来、施猷、施象、施协、施台五人入伙，连我一共六人。八月初二日到我家里会齐，我排列香案三牲酒醴，又把米斗盛米插了两把半斩刀，一同拜天立誓，不可走漏风声。如有背心，必遭杀戮。赌咒已毕，宰鸡一只，把鸡血滴入酒内，和众人分吃血酒。又用铜钱一个，钱边凿了两痕，挂在胸前做暗号。我对施来们说，每人名下要多招人马，俟招齐再行会商，择日起事。正在结会，见有一人推门进内，问要买龙眼么？我因被那人看见，怕他漏泄，随问他姓名。据说姓黄，名三，我就叫他入伙。黄三不肯，我要把他杀害，黄三应允。吃酒完，黄三就逃走不见。到八月二十日，我同施来们听闻营县查拿，随即逃避是实。

据施来供：年三十一岁，原籍晋江县人，现住彰化县。父母俱故，兄弟二人，胞弟施亦，并无妻子。

据施献供：年三十五岁，原籍晋江县人，现住彰化县。父母俱故。兄弟二人，胞兄施惕现在内地，并无娶妻。

又据同供：我们平素和施兰同姓相好，乾隆六十年七月内，施兰向我们说他哥子施斐因陈周全案内被拿正法，他要替哥子施斐报仇，邀我们同他结会，招人造反。我们应允，约定八月初二日到他家里，看见施象、施台两人已经先到。据施兰说，他两人已经应允入伙，施兰排列香案三牲酒醴，又用米斗盛米，插了两把刀，大家拜天立誓，不可走漏风声。如有背心，必遭杀戮。赌咒已毕，施兰宰鸡一只，滴血在酒碗中，各人分吃一口。施兰又说会内的人，用铜钱一个，钱边凿了两痕，挂在胸前做暗号。施兰叫我们每人名下多多招人，俟招人齐集，再行商量，择日起事是实。

据黄三供：年二十九岁，原籍晋江县人，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乾隆六十年六月内才来台湾，挑卖龙眼度活，和施兰并不认识。八月初二日我挑了龙眼到各庄售卖，在施兰门前经过，推门进去问他可要龙眼么？不想施兰正同施来们在家里结会，施兰说已经被我看破，若不入伙，必然走漏风声，逼著我拜神立誓。我知道结会是犯法的事，不肯应允。施兰们要将我杀害，我没奈何，只得依从。等他们吃酒一完，我就出门逃走。我原想赴官首报，因怕他们暗害，所以不敢出首。是实。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拿获许练折

附：许练供单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兼按察

使銜福建台湾道臣刘大懿跪奏，为拿获余匪申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逆匪陈周全滋事，所有从逆党羽，臣等遵奉谕旨晓諭义民，并密飭地方文武留心踪访，毋许张皇疏懈。兹据署彰化县禀报，准署北路中营都司吴大瑞移解逸匪许练一犯到县，并据该都司所购线民许立禀称，在卓乃潭庄访知逸匪许练踪迹，假意往唤许练同往大肚地方偷牛，走出庄口，到林妈庙前，用刀砍伤许练腿肚，欲拿解究，不料许练用刀拒捕，两相砍伤倒地。适有义民萧景山、钟歌朝二人，到地协同拿获。讯据许练供认从贼为匪不讳等情。

又据该县禀报据义民首职员田志超同廖淇瞻、薛宝等拿获黄阿古一犯，又据参革北路中营都司留台差委焦老宗缉获刘潭一犯，臣等飭提去后，兹据台湾府知府沈扬申明拟解前来，臣等提犯复鞫。

缘许练住居彰化县卓乃潭庄，平素偷牛，未经破案。本年三月十一日，听从贼目黄亲纠邀入伙，同攻八卦山营盘，杀死兵丁一名，进城抢过当铺物件。旋因义民四起，该犯逃入内山。十月内潜回本庄探听消息，被线民许立访知踪迹。二十八日许立假意往唤许练至大肚地方偷牛，该犯跟同出庄，至林妈庙前，许立用刀砍伤许练右腿肚，欲拿解究。许练亦用防身半斩刀拒捕，两相砍伤倒地。适有义民萧景山、钟歌朝到地协同拿获。

又，黄阿古一犯，听从马江纠邀入伙，随同攻陷鹿仔港及八卦山营盘，进入县城，为贼首陈周全把守南门，又随贼众往攻田中央庄，败阵退回。

又，刘潭一犯，该犯跟同贼目吴添往攻八卦山营盘，又抢过当铺衣被等物。以上各情，各据供认不讳。查许练、黄阿古、刘潭从贼攻扰，均各合依谋叛律拟斩立决，申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

将许练、黄阿古、刘潭绑赴市曹正法枭示，以昭炯戒。各犯讯无产业，应毋庸议。逸犯吴添严缉务获究办。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发文日期缺）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奉旨：该部知道。钦此。

### 附：许练供单

据许练供：年二十九岁，原籍南靖县人，在台湾生长。现住彰化县卓乃潭庄，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也无产业。平日偷窃人家牛只，并未破案。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一日，陈周全谋反，我听从黄亲纠邀入伙，同攻八卦山营盘，杀死兵丁一名。进城后抢过当铺物件，我因各处义民都起，害怕逃入内山。十月内悄悄回庄探听消息，二十八日有许立来叫我同到大肚地方偷牛，我跟同出庄，到林妈庙前，不想许立用刀砍伤我右腿肚，要拿我解究。我用防身半斩刀抵格，两相砍伤倒地，当有义民赶来，把我获解是实。

据黄阿古供：年三十六岁，原籍诏安，寄住彰化。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也无田产。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二日，陈周全谋反，马江招我入伙，到埔盐庄会齐。十三日早同去攻陷鹿仔港，又同到彰化攻陷八卦山营盘，进城见了陈周全，叫我把守南门。十七日又同陈周全们去攻田中央庄，败阵退回是实。

据刘潭供：年三十四岁，在台湾生长，不知原籍，父母已故，并无兄弟妻子。陈周全造反时，我同吴添从贼攻陷八卦山营盘，又抢过当铺衣被物件是实。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

陈光爱案内李训折

附：李训供词笔录

嘉庆元年四月十三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兼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刘大懿跪奏，为拿获陈光爱案内攻讯匪犯并审明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事。

据凤山县禀报，准南路营访获匪犯李训一名，移送到县。讯据供认同陈光爱案内匪犯往攻石井汛地等情，当经飭府提审去后，兹据台湾府知府沈扬审明拟解前来。臣等提犯复鞫。

缘李训在台生长，平日开张饭店生理。乾隆六十年正月内，凤山县奸民陈光爱等纠匪结会，二十七日已正法匪犯林才在李训店内吃饭，招令入会，李训应允。二月初四日晚，陈光爱率同会匪往攻石井汛地，李训手执竹篙枪，同往攻讯。因汛地燃放枪炮甚紧，该犯害怕逃回，审据供认不讳。查李训胆敢与匪徒攻讯，即属同恶共济。李训合依谋叛律拟斩立决，审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将李训绑赴市曹正法，以昭炯戒。该犯讯无财产，应毋庸议。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审明正法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元年二月二十日。

嘉庆元年四月十三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 附：李训供词笔录

据李训供：年二十六岁，在台生长，住凤山县援巢右庄。父亲已故，母何氏，没有兄弟妻子，也没产业。租有草屋一间，平日开饭店生理。乾隆六十年正月二十七日，有素识的林才到我店里吃饭，说起陈光爰要招人结会，邀我同他入会，我应允了。二月初四日晚，林才来叫我同陈光爰们往攻石井汛，我随拿竹篙枪一枝跟去。因汛地施放枪炮甚紧，我害怕就逃回的。是实。

###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等奏续获王赞折

#### 附：王赞供单

嘉庆元年五月十六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兼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刘大懿跪奏，为拿获逆匪陈周全案内著名逸匪，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臣等据参革都司留台协缉焦光宗禀报，在于北路一带访拿逸匪，查有王赞一名，系陈周全案内著名匪犯，现在潜匿彰化县湖仔内庄。随于本年二月初九日，亲带线民，并知会营县派拨兵役，密赴该庄，将王赞捕获，已交彰化县收审等情，当经俯府提审去后，兹据台湾府知府沈扬申明拟解前来，臣等提犯复鞫。

缘王赞素无恒业，乾隆六十年三月内，陈周全等纠众谋逆，王赞听从贼目陈光秀纠邀入伙，于三月十二日夜，携带竹篙枪、半斩刀前赴埔盐庄会齐，攻陷鹿仔港文武衙署营盘。十四日又同攻八卦山营盘，该犯首先上山，杀死官兵二人，各贼乘势拥上，将营盘攻陷。陈周全因其出力，给与番银二元，十七日随同陈周

全往攻田中央庄，被义民放枪打伤左肩甲，该犯逃回本庄躲避，讯据供认不讳。

查王赞从逆攻扰，杀死官兵，实属罪大恶极。王赞应依谋叛律拟斩立决，审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将王赞绑赴市曹斩决枭示，以昭炯戒。该犯讯无财产，应毋庸议，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审明正法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元年三月初六日。

嘉庆元年五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附：王赞供单

据王赞供：年三十五岁，原籍晋江县，现住彰化县湖仔内庄，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也没田产，向无事业。乾隆六十年三月内，陈周全纠人谋反，有素识的陈光秀来邀我入伙，约定十二日晚在埔盐庄会齐，我就带了竹篙枪、半斩刀前去，同攻鹿仔港理番衙门。又去攻开营盘，到十四日，同往攻八卦山，我当先上去杀死官兵二人，他们都跟我拥上，将营盘攻陷。陈周全说我奋勇，给我番银二元。十七日，又同去攻田中央庄，被义民放枪打伤左肩甲，逃回本庄躲避，今被拿获是实。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

拿获杨振等人折

附：杨振等人供词笔录

嘉庆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兼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刘大懿跪奏，为拿获陈周全案内逸匪，审明办

理，恭折具奏事。

窃臣等于本年四月初六日据署彰化县稟称，准候补游击陈光昭移解杨振一犯；又据县役洪得拿获廖协即廖穴一犯；又据义首洪霞光获解洪安一犯，讯据供认从贼不讳等情，当即飭府提郡审办去后。兹据代理台湾府知府杨绍裘讯明，按拟解勘前来，臣等提犯复鞫。

缘杨振一犯听从首逆陈周全纠邀入伙，同攻鹿港、彰化等处，因各处起义，旋即逃避。又廖协即廖穴于乾隆六十年三月十四日听从已正法之廖川纠邀入伙，该犯随同廖川攻扰彰化县八卦山营盘，后因义民四起，遂各逃散。又洪安听从已正法之王奕纠邀入伙，该犯同攻鹿港文武衙署并彰化县八卦山营盘，复跟陈周全往攻田中央庄，被义民截杀，随即潜逃。诘无受封伪职，逃后亦无知情容隐之人，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杨振、廖协即廖穴、洪安从贼攻扰，即属同恶相济，合依谋叛律拟斩立决，审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将杨振、廖协即廖穴、洪安等三犯，绑赴市曹，斩决梟示，以昭炯戒。各犯讯无产业，应毋庸议。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审明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嘉庆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该部知道。欽此。

#### 附：杨振等人供词笔录

据杨振供：年三十四岁，住居湖仔内庄。父亲已故，母亲卢氏，没有兄弟妻子，也无产业。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一日，陈周全谋反，招我入伙，给我山猪枪一根，我应允了。十二夜，同他们去攻鹿港，并没杀人。十四日早，又跟陈周全们去攻彰化县，随

同进城。后闻各庄都起义民，随即逃走。如今回庄探听消息，就被拿解是实。

据廖协即廖穴供，年三十岁，住居彰化县马鸣潭庄。父亲廖卜，母亲已故，并无兄弟妻子，也无田产。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三日，陈周全们攻破鹿港，十四日，廖川来招我入伙，我跟廖川们去攻彰化县城，八卦山营盘，与官兵打仗。适下大雨，官兵枪炮不能施放，后见八卦亭火起，大家就乘势拥上。那时我跟在后面，并没杀人，随闻各处起义，就各逃散。如今变名廖穴，才回本庄，就被县差拿获是实。

据洪安供，年三十五岁，住居彰化县二林庄，父亲已故，母亲魏氏，并无兄弟妻子，也无产业。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一日，有陈周全同伙王奕来招入伙，我应允了。十二夜，跟王奕到埔盐庄会齐，同去攻鹿港文武衙门营盘。十四日，去攻彰化县八卦山营盘，并没杀人，到十七日，又去攻田中央庄，被义民杀败，随各逃散，今被兵役拿解是实。

### 军机大臣奉旨询问福建候补知府

#### 遇昌有无馈送上司情弊折

嘉庆元年八月初八日 上谕档

遵旨询问福建候补知府遇昌。据称：我于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到汀州府任，五十九年三月调台湾府知府，六十年五月离任。台湾民情刁悍，无业匪徒结盟聚众，一遇米粮价贵，每致抢掠滋事。从前陈光爱一案，系属会匪抢夺。上年滋事之逆匪陈周全，即系陈光爱案内逸犯，藉称为陈光爱报仇，聚众为匪，尚非地方官激变。哈提督等在台拿获各案匪犯，讯问供词，亦未讯出激变情节。

此皆有案可查，不敢隱飾。至伍拉納、浦霖、錢受椿在閩時婪索屬員銀物，我在汀州府任內兩年有餘，缺分較苦，伍拉納、浦霖未曾向我需索，我亦並未饋送。至台灣府缺，自五十三年裁革陋規之後，並無得項。又因近年匪徒屢次滋事，地方不能寧靜，人皆視為畏途。伍拉納等將我奏調台灣，實非營謀行賄。況魁總督查辦閩省饋送各員，俱已據實參奏，若我果有饋送上司之事，自必被參，魁總督豈肯姑容不辦呢？再，閩省查辦亏空，系各按府縣庫項分別查核，我在汀州府任內，府庫並無丝毫亏短。所屬各縣內查出上杭等三縣縣庫亏空，已將各該縣查參。其失察各上司，現在匯齊查辦。今蒙傳旨詢問，不敢稍有捏飾等語。謹奏。

### 福建水師提督哈當阿奏

續獲林起等人折

附：林起等人供詞筆錄

嘉慶二年五月十三日批 軍錄

福建水師提督兼管台灣總兵事務革職留任奴才哈當阿跪奏，為拿獲劫案正犯，究出陳周全案內逸匪糾眾滋事，並臨時拒捕，申明首伙屬實，先行分別辦理，恭折奏聞事。

竊台灣民情刁悍，豎旗結黨屢創不悛。本年正月間，據彰化縣稟報，本月初八九等日，有該縣東螺街民人高洪布店、廣盛莊陳講家，連夜被劫布匹銀物等由，當經奴才會同前往台灣道臣劉大懿飛飭該營縣嚴拿務獲究報。旋據該營縣緝獲正犯僧高海、伙犯僧瑞奇，並魏發、袁燕、洪網、曹談、黃卦、林庇、吳平、張啟宗、柯萃、張初等犯。並起獲贓布等物，訊明糾伙搶劫屬實，並據僧高海供出，听从廖卦、林起、黃親邀人入伙，並廖卦、林

起自邀袁燕、曹谈、林庇、黄昇、白玺、杨结、余明、魏阿二、廖田、陈带等党劫等情。奴才查廖卦、黄亲系乾隆六十年陈周全戕官案内在逃未获之犯，节经设法严拿，未经弋获，胆敢纠聚匪徒连次行劫，诚恐别滋事故，扰害地方，当立飭嘉、彰营县，严密查拿。一面酌带弁兵，并同代理台湾府杨绍裘，于二月十五日迅赴该处稽查弹压。十七日，行抵嘉邑，适新任台湾府遇昌亦是日由鹿港登岸到嘉，随会同前赴嘉彰交界之斗六门地方驻扎，就近督缉。访有住居林圯埔匪徒林洒一犯，与逸匪廖卦等交结往来，潜谋生事。该犯行踪诡谲，恐难就擒，因密飭义民首陈安，设法诱令投首。旋据该义首带同林洒前来投首，奴才随督同台湾府审讯。据该犯供称，素日与廖卦熟识，林起亦是同宗。廖卦自前年陈周全正法后，潜逃内山，贫难度日，私结伙。林起即海洋起、黄亲等转邀僧高海、袁燕等犯抢劫高洪、陈讲等家。那时小的并不曾去，至二月初，廖卦同林起、黄亲到家，说起抢劫高洪等案，已被兵役拿获高海等名。现在查拿紧急，必须多纠人伙，抵御官兵，并要在我林圯埔庄竖旗聚众。我因廖卦、林起伙党无多，谋干不成，必致株连族众，不肯应许。他们便带同伙党从水沙连近山一带躲避去了，我恐日后干累，故此自行投案首出等语。奴才查该匪犯等怙恶不悛，妄想竖旗纠众，抵御官兵，实属罪大恶极，不容一刻稽诛。除将林洒一犯暂发嘉义县监禁，俟拿获廖卦质对另办外，一面亲赴水沙连近山一带，察看地形，相机围捕。查该处山重岭复，草树茂丛，与逼近内山之熬酒桶、鲤鱼头、柯仔坑、中心峇等处山界，忽断忽连。南北绵长一百余里，在山径崎岖，奸徒易于藏匿。奴才即调拨官兵义民，并召募土人，分段入山，确探进路，分派弁兵，带同屯番庄丁，把截隘口，并分遣进山。奴才节次亲督遍搜，未得踪迹。至三月初四日，据线民

禀报，嘉彰连界之枋寮内山，探有匪踪来往，随即会同知府遇昌、杨绍裘，并督率署都司吴大瑞，署守备龙昇腾等，各带兵役义民，漏夜前进。初五日申刻，行至茄坝峇地方，瞭见对面山顶有潜匿贼匪百余人，当即督令官兵等，奋力上山擒捉，贼匪在山恃险负隅，见兵勇攀藤上岭，即点放鸟枪，抛掷石块，拼命拒敌。及官兵义民四面冒险直上，贼匪不能抵御，均各四散溃逃，杀死贼匪及追跌落崖者十余人。生擒贼首林起一名，搜出身藏木印一颗，又贼目赖肃、吴大憨、陈郑三名，又获贼伙黄宗、黄昇、洪洒、白玺、吴明、杨洁、余明即王明、魏阿二、廖田、吴送、陈从、林代、赖哮、林寮、陈破等十五名。余匪越山逃窜，夺获鸟枪二杆，刀枪器械二十五件。奴才查点官兵等，伤毙兵丁孙元章、张大兴二名，又义民钟高、陈峻、廖兴、庄珠、程显五名。又受伤兵丁汤得贵、林得隆二名。奴才即于山顶驻扎，次日寅刻，又进入枋寮山内，遍历搜搜，并无贼巢。即于次日移兵亲赴彰化所辖之碧山岩内，搜获逃匿贼目杨吉、谢审，贼伙游忠、吕流、罗阿三、黄垆等六名。并据派守隘口之文武员弁，兵役、义民等先后拿获溃逃贼匪陈带、杨九、林串、范忠、梁向、梁学、吴洪、萧东、萧捷、黄绒、叶金、杨喜等十二名，当即逐一提齐严讯。

据林起供：我与廖卦从前俱在陈周全名下做头目，后来各自逃散。本年正月内，重复聚会，伙抢东螺布店，随即破案。兵役四处缉拿，因此我起意要想纠人起事，即同廖卦邀人入伙。这赖肃、吴大憨、陈郑、杨吉、谢审等都是我与廖卦商量派他做头目，还有廖卦胞弟廖东，并黄亲、曾其、林见一同做头目，各去邀人，约赴林圯埔地方会齐竖旗。因族人林洒阻止，不曾商允。后来听得官兵查拿严紧，大家逃入内山躲避。不想在茄坝峇撞遇官兵义民赶拿，只得大家上前拒敌，以致杀伤兵义。这木印是我同廖卦



做招人凭记，印内所刻“同义正福顺”五字，不过说同心合义，正有福顺之意，并无别有解说。如今廖卦们逃潜何处，实在不知下落等语。质之赖肃、吴大憨等，并隔别研讯，供亦相同，似无遁饰。

查律载凡谋反但共谋者，不分首从，凌迟处死；又强盗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又谋叛律拒敌官兵以（己）行论，不分首从皆斩等语。此案林起等纠众叠劫，拒捕戕伤兵义，并搜出私刻木印一颗，自应从重按律定拟。林起……等六犯，系与廖卦等同谋起意竖旗，虽经阻止，究属谋为不轨，应照谋反大逆律拟凌迟处死。僧高海……等十二犯，应照强盗得财者不分首从律，拟斩立决。其黄宗……等三十一名，应比照谋叛拒捕官兵律，各拟斩立决。奴才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台湾府知府遇昌、护中军游击陈宗煌将该犯林起等四十九名，分别凌迟斩决，仍枭首于犯事地方示众。各犯有无家产，及应行缘坐亲属，另行分别办理外，所有伤毙兵丁孙元章、张大兴二名，及受伤兵丁汤得贵、林得隆二名，另行咨部，照例分别赏恤。伤毙义民钟高等五名，已传同亲属，按名给赏抚恤。未获首犯廖卦等，奴才现住嘉彰交界之斗六门，督飭文武员弁，实力严拿，并悬立重赏，设法购线，务期迅速全获，以净根株，不使一名漏网。所获贼匪器械、木印，一并销毁。台地暘雨应时，地方宁谧，民情安堵，无厘圣怀。前任台湾府杨绍裘应办交代一切事件，飭令先行回郡。该守遇昌暂留商酌查办，新任台湾道季学锦甫经赶赴斗六门会同督飭，是以未经联衔，合并声明。所有拿获劫案正犯究出逸匪滋事亲赴搜捕情形，及拿获各犯先行办理各缘由，理合专折具奏，并缮具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二年三月十七日。

嘉庆二年五月十三日奉朱批：所办好，即有旨。钦此。

### 附：林起等人供词笔录

据林洒供：年三十一岁，原籍福建平和县人，在台生长，住彰化林圯埔。父母已故，并无兄弟，娶妻李氏，尚未生育。我在庄打猎为业，素日与廖卦熟识，林起也是同宗。廖卦自前年陈周全正法后，潜逃内山，贫难度日，私结旧伙林起即海洋起、黄亲等，转邀僧高海、袁燕等犯，抢劫高洪、陈讲等家。那时我并不曾去，至二月初，廖卦同林起、黄亲到家，说起抢劫高洪等案，已被兵役拿获。高海等名现在查拿紧急，必须多纠人伙，抵御官兵。并要我在林圯埔庄竖旗聚众，我因廖卦、林起伙党无多，谋干不成，必致株连族众，不肯应许，他们便带同伙党从水沙连近山一带躲避去了。我恐日后干累，故此自行投案首出，求恩典。

据林起供：年二十八岁，原籍福建平和县人，自幼过台，父母早故，没有妻子。兄弟三人，长兄林荣，次兄林赖，俱在内地原籍（下略）<sup>①</sup>。

据赖肃供：年二十九岁，原籍福建平和县人，现住嘉义槎仔坑。父母早故，没有妻子，兄弟二人。我居长，次弟赖阙，平日走趁度日。（下略）

据吴大慈供：年三十三岁，原籍福建平和县人，现住彰化内新庄。父母早故，没有兄弟妻子，平素砍柴度日。（下略）

据陈郑供：年二十三岁，原籍彰浦县人，在台生长，住彰化姜仔寮，父母早故，没有兄弟妻子。平素佣工度日。（下略）

据杨占供：年三十三岁，原籍惠安县人，住彰化北投庄。父

① 以下供词内容与前雷同，仅保留本人情况，余从略，下同——编者

母已故，并无兄弟，娶妻萧氏，没有生子。平日入山抽藤度活。  
(下略)

据谢审供：年三十二岁。原籍福建海澄县人，住彰化官工藪，佣工度日。父母已故，没有兄弟妻子。(下略)

据僧高海供：年三十八岁，原籍福建闽县人，自幼出家。乾隆四十七年过台，住彰化下林仔大众庙。素与林起熟识，本年正月初二日，林起偕同廖卦、黄亲到庙，大家谈论穷苦，是我起意说东螺高洪布店、集埔陈讲家二处可以纠人抢劫，当时林起等应允，各自散回邀人。到正月初八日，林起、廖卦、黄亲带同二十多人来庙，我又邀添僧瑞奇、并魏发、柯萃三人，共二十八人，即于初八夜赴高洪布店抢劫各色布五十多捆。又初九夜赴陈讲家抢劫番银七百余元，并衣物等件，回至庙内大家照股祿分。邀来同伙，每人分布一捆，又番银二十元。我同黄亲各分布三捆，又番银五十元。其余布匹番银衣物，都是林起、廖卦拿去。后来事重着官，将我拿获破案。从前并无为匪抢劫别案，委是实供。

###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

#### 获黄亲等人折<sup>①</sup>

嘉庆二年六月十五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署福建台湾道臣季学锦跪奏，为续获纠众滋事逸匪首伙多名，申明分别正法，恭折奏闻事。

窃本年二月内，据彰化县禀报，拿获僧高海，听从逆匪陈周

<sup>①</sup> 黄亲等人供词内容已完全包括在折内，从略——编者。



后来高海等破案，恐怕兵役查拿，是林起主意招人拒捕竖旗。又林起说有族人林洒住居林圪埔，交结人多，有他为头，即可起事。当日同到林洒家中商量应允，林洒说从前陈周全同伙人多，尚且败坏，如今必需加倍人伙，方可竖旗。因此众人听他议论，各自招人，约赴林圪埔庄会齐起事。我同侄子黄品往沿海一带，廖卦说他有兄弟廖东族亲廖本，俱系从前未出头之人，一向在外交结，差他赴山边各庄，大家招人入伙。后来查拿严紧，各人害怕，逃入山内躲避。那日茄垵峯官兵擒杀后，各自逃窜。又供林起是林洒族房，到案自然回护，不肯供明等语。臣等查前据林洒投首，供情闪烁，因无质证，是以暂留监禁在案。随提林洒隔别审讯，据供本年二月初，廖卦同林起、黄亲到家，说起正月间抢劫高洪等家，已经破案，恐查拿紧急，必须多纠人伙，抵御官兵。说我外面结交人多，推我为首。当日商量大家各自招人，约定到林圪埔庄会齐竖旗。后因廖卦、林起招来伙党只有一百多人，我怕人少，谋干不成，故此阻止，没有商定日子起事。后来官兵严拿，各人害怕，大家躲入山内，又听得义民首陈安托人招我投首，可保免罪。我因此自己投出，原想准我跟拘廖卦等，就可在外暗中招人起事，不想将我监禁，不能谋事。如今黄亲到案，我都据实供吐等供。又讯据廖东、廖本、曾洪、林见等俱称，听从林起、廖卦等约人伙，派做头目，又收过林起们招人号单，如今都销毁了。那茄垵峯拒敌官兵，都有在场。质之黄邦、林郎等，供亦相同。反复究诘，矢口不移，似无遁饰。臣等查黄亲一名，本系陈周全案内要犯，奉旨指拿之人，稽诛日久。其林洒一犯，同谋不轨，因约人少，不能成事，胆敢假意投首，希图释放，暗中纠集匪党，乘间起事，狡诈已极，实属此案罪魁。廖东、廖本、黄品、曾洪、林见、刘胜、张防、陈开、萧选俱系转辗纠人，同

谋起意竖旗，合依谋反大逆律，拟凌迟处死。黄邦……等四十一名，应比照谋叛拒捕官兵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臣等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将该犯黄亲等五十二名，分别凌迟斩决，仍枭首于犯事地方示众，各犯有无家产及应行缘坐亲属，另行分别办理。至此案匪徒均在嘉、彰，两县接壤，该地方文武，于匪徒往来交结，失于查察，咎有难辞。但究能先事发觉，且随同臣等搜捕，伏路堵缉，拿获多犯，尚属奋勉，可否仰邀天恩，免其查取职名。知府遇昌，甫经抵台，不分昼夜，亲带兵役入山搜捕，不辞劳瘁。护镇标游击高必魁、台协游击陈光昭、护游击詹胜，均派委节次搜山，又于茄埕峯奋勇擒杀贼匪多名。又前次逆匪林爽文、陈周全案内奏赏五品翎顶之义民首郑天球、王松，六品顶带杨应选、林清标，八品顶带陈安、黄汉等，派赴各处隘口堵截，又跟同购线，拿获贼目、匪伙，均属奋勉出力。内义首陈安，此次首先诱出匪首林洒，又拿获贼目赖肃、陈郑等名，尤为急公出力。又留缉革职都司焦光宗、留办军需销算典史陈圣增，均自备资斧，尽心尽力，获犯多名。该典史于前次陈周全案内拿获贼目黄宁等六名，奏明在案。此次随同该守遇昌，分路入山搜捕，实属始终出力之员，可否分别鼓励之处，出自皇上格外天恩。臣哈当阿屡次获咎，皆蒙圣主宽免留任。此次逸匪纠众，几至复扰事端，皆由臣不能飭属早为设法弋获，实属惶悚无地，惟有仰恳天恩，将臣交部治罪，以为督缉不力者戒。

再，本案起意同谋为首各犯，均已拿获正法。唯有廖卦一名，并伙匪等尚未全获，臣等乃严飭文武员弁，实力缉拿，以尽根株，不使一名漏网。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所有文武员弁义民等获犯名数，俟获到廖卦后，敬缮清单，另行陈奏外，理合将续获各犯申明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二年四月二十日。

嘉庆二年六月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

续获张廷等人折

附：张廷等人供词笔录

嘉庆二年閏六月初五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署福建台湾道臣季学锦跪奏，为拿获陈周全案内逸匪，并乘机起意抢劫之首犯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据凤山县县丞彭邦经禀报拿获逸匪张廷即张腾一名，又据台湾府知府遇昌禀报拿获乘乱起意纠伙抢劫米船首犯龙梗一名，飭提审办去后。兹据台湾府知府遇昌审拟解勘前来，臣等提犯复鞫。

缘张廷即张腾一犯，原籍海阳，寄居彰化。乾隆六十年三月，听从已正法张赏纠邀入伙，同攻鹿港、彰化，未经杀人。嗣因官兵、义民剿捕，逃避内山。又龙梗一犯，原籍揭阳，寄居嘉义。乾隆六十年三月，闻知彰化匪徒滋事，起意乘乱抢劫，纠邀已正法龙陆、翁陞、陈彬、董盛、苏达，并在逃之欧理、林生、黄升，在于茭麦社溪墘抢劫杨长利等米船。事主报知附近庄民查拿，当获龙陆、翁陞，嗣又续获陈彬、董盛、苏达，先后办理在案，该犯逃逸。以上二犯诘无杀人受封，及行劫别案情事，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张廷即张腾从贼攻扰，实属同恶相济，合依谋叛律，拟斩立决。龙梗于匪徒滋事之时，胆敢起意纠伙肆劫，实难轻纵，应合依强盗已行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该二犯稽诛口

久，申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将张廷即张腾同龙梗二犯，绑赴市曹斩决枭示，以昭炯戒。各犯讯无亲属，财产应毋庸议，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申明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二年五月初八日。

嘉庆二年闰六月初五日奉朱批：该部知道。欽此。

#### 附：张廷等人供词笔录

据张廷即张腾供：年二十七岁，原籍海阳，寄居彰化，父母俱故，并无伯叔兄弟妻子，也无产业。乾隆六十年三月，听从已正法张赏纠邀入伙，同攻鹿港、彰化，没有杀人。受封后因各处有义民，我害怕，就逃入内山躲避，如今出来被获的。

据龙梗供：年三十八岁，原籍揭阳，寄居嘉义，父母俱故，并无伯叔兄弟妻子。乾隆六十年三月，我闻得彰化匪徒滋事，起意乘机抢劫。纠约龙陆、翁陞、陈彬、董盛、苏达、欧理、林生、黄升一共九人，三月二十八日，到茭麦社边溪墘抢劫事主杨长利米船，我分得米三斗，事主报知附近庄民查拿，当把龙陆、翁陞拿去，后因查拿紧急，各处逃躲，如今出来被获的。





## 四

嘉道年间（一八四〇年以前）

天地会的活动



## (一) 台 湾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等奏审拟

郑光彩结拜小刀会折<sup>①</sup>

附：郑光彩等人供词笔录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臣哈当阿、加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杨廷理跪奏，为拿获会匪首伙各犯，审明办理定拟，恭折具奏事。

窃照本年六月初九日，据凤山县民人施水赴臣等衙门首称，郑光彩、陈旺、魏东、杨骨等，在于凤山县盐埔庄杨骨家中结会，伊被郑光彩迫胁入伙等语。臣等当将施水发府查讯，供出首伙各犯姓名、住址，共有五十余名。正在商酌亲往凤山县查办间，据该营县禀报，六月初六日，据柳仔林地保报称，保内柳仔林地方，近有多人在地搭盖草寮，夜聚昼散，踪迹诡秘，该营县即亲带兵役于是夜密往查拿。匪徒闻风先逃，止获郑光彩、魏东、庄径三犯，将草寮烧毁，选差兵役在地实力踪缉等情。臣等随委台湾府遇昌，驰赴南路，会同该署参将敏禄，不动声色，并督该县张祥辰查照施水供出各犯，设法四路堵截，务期按名全获去后。旋于

---

<sup>①</sup> 为了便于读者使用，并保持资料的完整性，故将乾隆五十九年郑光彩等结拜小刀会一案编于此处——编者。

六月十九日据该府禀称，到地后即会营督县，上紧设法严拿。先后缉获杨骨、侯旋、徐阿满、林禄、苏对、陈葛、陈砍、张石陇、洪赞、郑细、邱越、侯六、刁富、林贵、林捷、林养、张保、郑尾、郭麟、陈穴、陈明、侯岩、黄番、陈置、洪彩、李添助、许章、蔡侯、陈武等二十九犯，又邻佑吕桑一名。二三日内稍有头绪，即亲解来郡，并称匪徒被拿，地方极为宁谧。又据署北路协右营游击陈大恩获解陈旺一犯来郡，臣等随将解到三十四犯，督同台湾府遇昌并因公来郡之鹿港同知朱慧昌，提犯严审。

缘郑光彩原籍龙溪，生长风山，素与陈旺、魏东、杨骨交好。各犯原系无赖，强勒附近各庄，岁给工资，代为保守田园。如不依从，即肆行强割偷窃。各庄民人无不畏惧，惟有粤庄民人不服，声言告究。郑光彩因结仇甚多，恐被告发查拿，乏人帮助。因思从前天地会有人帮助，众皆畏惧，遂起意结会。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间，郑光彩即与陈旺、魏东、杨骨相商，陈旺等因天地会名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易会名，掩人耳目。四人议定分路纠伙，择日歃血饮酒，拜天立誓。各人置备小刀一把，随身携带，变名小刀会，一人有难，大家相帮。郑光彩纠得已获之侯旋、徐阿满、陈砍、林禄、苏对、陈葛、张石陇，未获之傅满、李学、苏孝、安富，并不知姓名之道仔等共十二人；又逼胁现获之蔡侯、郑尾、郭麟、陈武、陈穴、施水，并未获之洪赞、郑细、邱越、侯六，未获之林楚、陈乌东、方石、侯炎、林专、林补、庄评十一人；又逼胁现获之陈明、侯岩，及未获之陈城三人入伙。魏东纠得现获之庄径、刁富、林贵、林捷，未获之吴评、沈连、吴什、郑允八人；又逼胁现获之黄番、陈置、洪彩，及未获之林交同四人入伙。杨骨纠得现获之林养、张保，未获之陈满；又逼胁现获之李添助、许章五人入伙。于五月二十三日在盐埔庄杨骨家会齐，备

办牲醴香烛，携至庄外僻静空埔排设，众人俱让郑光彩为大哥，陈旺为二，魏东为三，杨骨为四，一共五十四人，拜天立誓。口称会内之人均要齐心，如一人有事，众人协力相帮，背盟之人，立死刀下等语。又各人将左手食指用刀割破，滴血酒中分饮，并约定各人置备小刀一把，用牛角作柄，携带在身，以为暗号。内惟蔡侯、郑尾、郭麟、陈武、陈穴、陈明、侯岩、黄番、陈置、洪彩、李添助、许章十二名，系被胁入伙，临时畏惧，经郑光彩等强割手指而散。时有杨骨邻人吕桑窥见郑光彩等结会饮酒，因怕事未经出首。该犯等旋因杨骨家内房屋窄小，恐人识破，又不能聚集多人，另在近山偏僻之柳仔林地方搭盖草寮散间，作为聚集之所，以便多结匪徒。五月二十八日，该犯等甫经盖寮，六月初九日即据施水赴郡首报，该营县先据地保禀报前往查拿，当获郑光彩、魏东、庄径三犯，将草寮烧毁。选差兵役严密缉拿，台湾府遇昌亦到该地会营督县，四路截拿，先后缉获各犯。臣等提犯严鞫，各供前情不讳。查该犯等既设立会名，树党订盟，悉所纠同伙，尚不止此人数，并或有置造器械等事匿不供吐。再四究诘，各犯坚供结会未久，即被查拿破案，此外委无同伙。至各人身带小刀还未及置备齐全，哪有置造别项器械匿不供吐情事等语。加以刑夹，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查新例：嗣后台湾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者，将起意立会并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善良者，俱拟绞立决。又例载：凡不逞之徒歃血订盟，为害良民，邻佑知情不首告者，从重治罪。又名例内载，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各等语。此案郑光彩等所结小刀会，虽与天地会名目不同，但其起意纠结拜天立誓，歃血订盟，彼此相帮各情，实与天地会无异，未便因其改避会名，稍为轻纵。郑光彩、陈旺、

魏东、杨骨四犯，起意立会，侯旋、徐阿满、林禄、苏对、陈莒、陈砍、张石陇、洪赞、郑细、邱越、侯六、庄径、刁富、林贵、林捷、林养、张保等十七犯，甘心入伙，均应照例拟斩立决。蔡侯……十二名，俱系被胁入会，均应照例拟绞立决。以上三十三犯，臣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均行正法，以昭炯戒。吕桑身为邻佑，目睹纠众结会，匿不首报，应于郑光彩等死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施水于乡保赴县密禀后，始行赴郡出首，应依闻拿投首例，于该犯应得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逸犯林楚……等二十名，臣等现在严飭上紧缉拿、毋许漏网。

再，该犯等于五月二十三日结会，二十八日搭寮，该县一据地保禀报，即往拿获首伙三犯。六月初九日据施水赴郡首报，该府遇昌赴地会营督县上紧严拿，十日内拿获首伙二十九犯。所有文武失察职名，应免开参。除缮具供单并文武各员获犯名数敬缮清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审明办理定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三日。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 附：郑光彩等人供词笔录

据郑光彩供：年四十二岁，原籍龙溪县，生长凤山，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娶妻陈氏，生有一子。与陈旺、魏东、杨骨相好。我与陈旺们都向无恒业，初时替人看守田园，后来勒令附近各庄岁给工钱，替他保守。如不依，就去强割偷窃。各庄民人都是害怕怨恨，止有广东庄人不服，说要告究。我因结仇甚多，恐被告发查拿，没人帮助。因想从前天地会有人帮助，大家怕他，就起意结会。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间，我与陈旺、魏东、杨骨相

商，他们因天地会名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换会名，掩人耳目。四人议定分路纠伙，择日排设香案，歃血饮酒，拜天立誓，各人置备小刀一把，随身携带，变名小刀会。一人有难，大家帮助。我纠得侯旋、徐阿满、陈砍、林禄、苏封、陈莒、张石隄、傅满、李学、苏孝、安富，并不知姓名之道仔们共十二人；又逼胁蔡侯、郑尾、郭麟、陈武、陈穴、施水、陈款们七人入伙。陈旺、魏东、杨骨也邀得洪赞们三十一人。五月二十三日，同到杨骨家会齐，备办牲醴香烛，拿到庄外僻静空埔排设，大家都让我做大哥，陈旺第二，魏东第三，杨骨第四。一共五十四人，拜天立誓。我与陈旺们口称会内的人都要齐心，如一人有事，众人协力相帮，背盟之人，立死刀下。又各人将左手食指用刀割破，滴血酒中分饮。约定各人置备小刀一把，用牛角做柄，随身携带，以为暗号，又可做器械。那日蔡侯、郑尾、郭麟、陈武、陈穴、施水、陈款、陈明、侯严、陈城、黄番、陈置、洪彩、林高同、李添助、许章十六人临时害怕，我与陈旺把他们手指强割而散。我因杨骨房屋窄小，怕人识破，又不能聚集多人，另在近山的柳仔林没人处所，搭盖草寮几间，作为聚集之所，以便多多纠人。五月二十八日才盖草寮，不料就被查拿破案是实。

据陈旺供：年三十七岁，原籍海澄县，生长凤山，父母俱在，兄弟两人，我居长。娶妻沈氏，生有一女。与郑光彩、魏东、杨骨相好。我和他们向无恒业，要附近各庄每年给钱，替他保守田园，如果不肯，即行强割偷窃。郑光彩因结仇甚多，恐被告发查拿，没人帮助。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间，郑光彩与我找魏东们相商，他想结天地会。我因天地会名目易于招摇，必须改换会名，大家商量改了小刀会，分头纠人。我纠得洪赞、郑细、邱越、侯六、林楚、陈乌东、方石、侯炎、林专、林补、庄评共十一人；又逼



胁陈明、侯严、陈城三人入伙。五月二十三日，同郑光彩们纠缠的人，都到杨骨家会齐，到庄外僻静空埔，拜天立誓，歃血饮酒是实。余与郑光彩供同。

据魏东供：年三十岁，原籍同安县，生长凤山，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与郑光彩、陈旺、杨骨相好。我与郑光彩们向无恒业。（下与郑光彩供同，从略。）

据杨骨供：年四十三岁，原籍同安县，寄住凤山，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娶妻黄氏，未生子女。与郑光彩、陈旺、魏东相好。我与郑光彩们向无恒业。（余与前供同，从略。）

### 台湾镇总兵哈当阿奏审拟杨肇

#### 等结拜小刀会折

#### 附：杨肇等供词笔录

嘉庆二年六月十八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福建台湾道臣季学锦跪奏，为缉拿纠众结会焚杀滋事匪犯首伙全获，审明分别办理定拟，并现在地方安静，恭折具奏事。

窃臣等于本年正月初二日接据淡水同知李明心飞禀，内称十二月二十日据桃涧保地保密禀，桃仔园地方有匪徒杨安、戴珍等邀约匪党歃血订盟，希图滋事。又据芝兰三保地保禀称，有匪徒杨肇、郑化、张耸等在八里坌、扈尾等处暗结小刀会，希图聚众滋事各等情。当即会营密拿，随于二十二、三等日，拿获匪伙杨安、阙苏、何省、庄菊、黄裕、萧璜等六名，现于二十四日，会营前往扈尾等处搜捕，理合飞报等情。臣等当即飭委台湾府知府遇昌星夜前往，会同北路协副将董金凤迅赴该地督拿去后。又据

该同知禀称，本月二十四日，自竹塹起身，行抵附近新庄途次，接据新庄县丞飞禀，二十五日寅刻，水视头等庄有匪徒数十人焚劫水视头魏华古等家，杀毙魏华古、龙添罄、曾玉生等九名，据报随率领兵役连夜赶赴围拿。于二十六日午刻前抵该处，匪徒早已逃散，当即勘明焚抢寮舍情形，并相验被杀魏华古等九人尸身，飭属收殓，一面会同都司许元勋带同兵役驰赴大屯山一带四面收缉，并传集该地义首何绘、蔡才、郭龙贵等购线密拿。随经搜获匪首张耸及陈赏、郑论三名，杀死拒捕匪犯陈宝一名，又连日续获陈成、陈以、刘敦、黄明、赖贵等五名等情。臣等以匪徒纠众结会，已属不法，复敢恃其地势险僻，焚杀庄民，尤堪发指。当复飞檄飭催该府会同该副将星飞驰抵该地，究明首伙若干人，按名务获，以净根株，而安良善。兹据该府禀称，会同副将董金凤于初十日驰抵新庄，当即面询该同知李明心及前署同知汪楠并淡水营都司许元勋、守备范济川此案起衅缘由，及连日缉捕情形。当据该同知等称，自先后拿获杨安、张耸等，讯出该匪等于十二月初十日，听从杨肇结会，分股纠约多人，先行抢劫粤庄，希图起事等语。随将现获杨安、张耸等十四犯连夜提讯。据供杨肇起意与郑化、蔡香、吴兴、林疵、许周、杨锐及该犯张耸八人商同结会竖旗，希图谋为不轨。数日以来，分头纠得匪徒百有余人，经杨肇主见，该犯等俱系籍隶漳泉，与广东民人素分气类。且粤庄散处水视头、青宕村、半天寮、新庄仔等处，在在逼近内山，与竹塹、新庄驻防处所途长岭峻，早晚声息难通。莫若定期先抢粤庄，作为粤、闽械斗情节，以掩其纠众结会情弊，易得乘间起事，故写漳泉灭广字样布旗，于二十五日，焚抢粤民魏华古等家，冀图煽惑。不意营厅已经得信，官弁兵役猝然奄至，相距该处不远。又是日大雨不止，寒冷异常，所纠伙党大半未到，众心惶惧，

遂四散窜逸等供。随与该副将会商，据供结会首伙已百有余人，现获止有十四名，未获之犯一时难以搜捕，且闽、粤素分气类，又有该犯等流言在先，必须传集义首及业户人等剴切晓谕，按照张耸等犯所供首伙姓名，分别漳泉，各按籍贯姓名，协同兵役搜拿，以免挟嫌滋事。并悬立赏格，购募线民，分路缉捕。随于十一日，会同该副将前赴艋舺、八里坌、扈尾一带督率查拿，该同知李明心及前署同知汪楠亦分路督缉。旋据各兵役、义民陆续拿获蔡香……三十二名。又督同厅营拿获匪犯林四吉……二十五名。究出要犯郑化、赖宅、王悞逃往竹塹以南等处，随派府役带线飞往追捕，并飭彰化县无分界址严行截拿务获。即于正月二十四日，据府县役获到郑化一名。续据彰化县禀获赖宅、王悞二名。并据义民首何绘、蔡才诱出首犯杨肇，赴淡防同知衙门投首。又何绘等先后带同投出匪伙陈宗……十二名陆续投到，总共拿获及投出首伙各匪杨肇、郑化等八十七名。经该府会同该丞研讯供情，委员分起解郡前来。臣等飭委台防同知方应恒逐一严讯，均与原解供招无异。随据该府亲赴水视头等庄将被扰沿山居民妥为安抚，于本月十七日，事竣旋郡，复经臣等督同该府厅提犯复鞫。

缘杨肇原籍漳浦，寄居淡水鹿寮庄，与郑化、张耸、蔡香、吴兴、林疵、许围、杨锐素相熟识。嘉庆二年十二月初间，杨肇与各犯闲谈，起意与郑化等仿照天地会结盟，同心举事，冀图谋为不轨，众皆允从。杨肇即于初十日，备办鸡酒、邀同众人在吴兴家内结会，共推杨肇为会首，郑化等七人均均为头目，拜天立誓，歃血钻刀定盟。口称一人有事大家帮，泄漏机关剑下亡。又议定暗号，总以三指取物，同会人相见，可以不问自知。因天地会名目张扬，变称小刀会。商同郑化等分路纠人，照样盟誓，至是月二十日边，各贼日纠约入伙百有余人。据杨肇主意，闽广庄民素

分气类，必须激成械斗，冀可掩饰结会情形，以便乘间竖旗滋事，随制造漳、泉天广布旗，定于二十五日会齐，焚劫水祝头等庄。该犯等各自携带半斩刀、竹篙串、木棍等械，前往杀毙粤民魏华古、曾玉生、魏彩雄、龙添磐、魏廷芳、钟路坤、曾玉凤、曾茂生、林添麟九命。正拟乘间煽惑举事，不意官兵已经得信，昼夜前来捉拿，猝难抗拒。又是日大雨，天气极其寒冷，所纠伙党仅到十分之五，遂各惊惶逃窜。迨后兵役义勇查拿紧急，蔡香、吴兴等各首伙俱被获解。杨肇知难逃躲，听从义首何绘投首到官，侥幸减免重罪，仍可假随义民缉匪，以便庇护未获各伙匪等情。其陈宗等十二犯，闻知杨肇投首减罪，亦即赴义首何绘等处恳求带出各情由。臣等查杨肇等欲图不轨，自必制造兵械，或有不法字样，即纠结匪伙亦恐不止此数，必定另有总册，复加诘讯。据该犯等坚供，委因甫经纠结，尚未制有需用兵器，除杨肇口授盟言两句外，亦别无另有不法字迹，所纠人数尚未设立总簿，业经尽数供明，此外委无瞒匿。加以刑吓，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律载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又谋叛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等语。此案杨肇起意纠人结会，谋为不轨，迨搜捕穷蹙，辄图投出幸免，并冀袒庇伙党，尤为狡诈不法。郑化、张耸、蔡香、吴兴、林疵与杨肇商同起意，均属罪大恶极，杨肇等六犯应照谋反大逆律凌迟处死。杨安……等六十九名，或随同焚抢，或甘心听纠入会，均应照谋叛律拟斩立决。以上七十五犯，臣等审明后，恭请王命，亲率文武传集居民人等谕令观看，将各犯绑赴市曹，分别办理，以昭炯戒。其陈宗……十二名，虽讯系被胁入会，但叛逆重情例无自首减等之文，唯查该犯等仅止入会一次，并无随同焚抢别情，旋即悔罪投首，与甘心入会者有间。且台地民情蠢动，易于煽惑，滋生事端，该犯等业经设法诱出，若不贷其一死，恐

转杜将来劝诱之方，可否比照寻常会匪闻拿投首例，于该犯等应得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兵丁为奴，出自皇上天恩。杨肇等有无财产及应行缘坐亲属，查明分别办理。供犯许围……等名，严督地方文武勒限缉拿，俟获日另结。所有在事出力兵役义勇，亦俟获到逸匪后，开单呈阅。现在淡属雨水匀调，地方宁谧，合并声明，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办理定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嘉庆三年六月十八日奉旨：军机大臣会行在法司议奏。欽此。

#### 附：杨肇等供词笔录

据杨肇供：四十八岁，原籍漳浦，寄居淡水鹿寮庄，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与郑化、张耸、许围、蔡香、吴兴、林疵、杨锐素相熟识。嘉庆二年十二月初间，我同郑化们闲谈，起意仿照天地会结盟，同心举事谋叛，大家应允。我就于初十日，备办鸡酒，邀同众人到吴兴家里结会，大家推我做会首，郑化们七人都做头目，拜天立誓歃血饮酒，钻刀定盟。我说一人有事大家帮，泄漏机关剑下亡。又议定暗号，总以三指取物，同会人相见，可以不问自知。因天地会名目张扬，变名小刀会。商同郑化们分路纠人，照样盟誓，我纠得陈赏、杨安、黄裕、阙苏、杨港、翁渊、张芳盛、林福元、戴珍、戴冬、戴张、戴今、徐才、杜坐、赖宅、王悞、徐送、陈希、何渗、林标、黄海先，又逼胁何炮、陈石、庄兔仔共二十四人入会。十二月二十日边，各人纠约入伙共一百多人。我想闽广庄民素分气类，必须激成械斗，可以掩饰结会情形，以便乘间起事。我就制造漳泉灭广布旗，于二十五日会齐，焚劫水视头等庄。大家各自携带半斩刀、竹篙串、木棍等项器械

前往，杀死广东人魏华古、曾玉生、魏彩雄、龙添罄、魏廷芳、钟路坤、曾玉凤、曾茂生、林添麟九人。正要煽惑举事，不料文武官兵已经得信，听得连夜赶来捉拿，料想不能抵拒，那日又是大雨，天气寒冷，纠的伙党只到一半，大家惊惶逃散。后来兵役义勇查拿紧急，蔡香、吴兴们各首伙都被获解，我知不能逃躲，故此听义首何绘投首，希冀减免重罪，又可以假随义民缉匪，庇护未获同伙，是实。

据郑化供：年四十六岁，原籍同安，父母俱故，没有兄弟妻子。张耸供：年三十四岁，原籍龙溪，父故母嫁，并无兄弟妻子。蔡香供：年二十八岁，原籍同安，父母俱故，没有兄弟妻子。吴兴供：年四十五岁，原籍安溪，父母俱故，没有兄弟妻子。林疵供：年三十二岁，原籍漳浦，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又同供：我们都在淡水居住，与杨肇、许围、杨锐熟识，嘉庆二年十二月初间，杨肇与我们闲谈，起意仿照天地会结盟谋叛，我们应允。初十日，杨肇携带鸡酒邀同众人到吴兴家里结会，大家推杨肇做会首，我们都做头目，歃血饮酒。杨肇口称，一人有事大家帮，泄漏机关剑下亡。议定暗号，总以三指取物，变名小刀会，分头纠人，我郑化纠得洪高生……十一人；又逼胁林章……四人入会。我张耸纠得郑论……十二人；又逼胁陈宗……五人入会。我蔡香纠得黄迂……八人入会。我吴兴纠得李塔司……三人入会。我林疵纠得刘敦……七人入会。我们晓得许围、杨锐纠得萧璽……十八人入会。十二月二十日边，各人纠约有一百多人，杨肇因闽广各分气类，起意激成械斗，掩饰结会情形，乘间竖旗滋事，就做了漳泉灭广布旗。二十五日，各带器械同往茨劫水梘头等庄，杀死广东人魏华古们九人。我郑化杀死三人。我张耸杀死一人。我林疵杀死两人。其余不晓得什么人杀死。正想举事，不料文武官

兵连夜赶来捉拿，离大屯山不远了，我们纠得伙党只到一半，大家惊惶逃散。（余与杨肇供同，下略）

### 台湾镇总兵哈当阿奏续获

许围等人折

附：许围等供词笔录

嘉庆三年九月初二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福建台湾道臣季学锦跪奏，为续获匪犯杨肇等案内供出首伙，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淡水厅辖奸民杨肇等纠众结会，焚杀滋事，经臣等督同地方文武拿获杨肇等七十五犯，分别办理，于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恭折具奏在案。查尚有供犯许围等十二名未获，臣等屡次严催，兹据淡水厅营拿获许围、杨锐、陈英、徐送、林标、戴今等六犯，审拟解郡，臣等飭据台湾府知府遇昌审明拟解前来，随捉犯复鞫。

缘许围、杨锐、陈英、徐送、林标、戴今等，原籍俱隶漳、泉，均在淡水生长。许围、杨锐平素与已正法匪犯杨肇交好。嘉庆二年十二月初间，许围、杨锐与已正法张耸等五犯，在杨肇家闲谈。杨肇起意仿照天地会结盟，同心举事，冀图谋为不轨，许围等允从。初十日同杨肇等在吴兴家内结会，推杨肇为会首，许围、杨锐等七犯为头目，拜天立誓，献血钻刀订盟。杨肇口称一人有事大家帮，泄露机关剑下亡，又议定以三指取物作暗号，并变称小刀会。许围、杨锐与杨肇等分路纠人，许围纠得已正法萧顿等十人；杨锐纠得已正法李偶等八人入会；陈英听从张耸纠邀；徐送、林标、戴今听从杨肇纠邀入会。是月二十五日，许围、杨

锐与杨肇等会齐，焚劫水梘头等粤庄，许围用刀杀死两人，杨锐用刀杀死一人，陈英、徐送在场呐喊助势，并未杀人。林标、戴今因住居隔远，并因是日大雨极寒，未经同往，各犯因官兵捉拿惊惶逃窜，此各犯之情节。臣等核与原案相符。查律载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又谋叛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等语。今许围、杨锐与逆首杨肇商同起意，胆称头目，希图谋为不轨，又复杀人，实属罪大恶极。许围、杨锐合依反逆凌迟处死律，应凌迟处死；陈英、徐送虽未杀人，但在场呐喊，均属济恶；林标、戴今虽未随同焚抢，但已甘心入会。陈英、徐送、林标、戴今合依谋叛律拟斩立决，申明后，臣等恭请王命将各犯绑赴市曹，分别正法。尚有逸犯卢辙等六名，现在勒催获日另结。除缮具供单，并将在事出力文武员弁义勇获犯名数清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分别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三年七月二十日。

嘉庆三年九月初二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 附：许围等供词笔录

据许围供，年四十六岁，原籍南靖，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杨锐供，年二十九岁，原籍漳浦，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又据同供，我们都在淡水地方居住，平日与杨肇、郑化、张耸、蔡香、吴兴、林疵交好。嘉庆二年十二月初间，大家会遇闲谈，杨肇起意结会纠人谋叛，大家依允。初十日，杨肇携带鸡酒邀齐我们同到吴兴家里，一共八人，结拜订盟，插血饮酒，杨肇为大哥，我们为头目。杨肇口称：一人有事大家帮，泄漏机关剑下亡。又议定用三指取物，凡见会内的人不问自知。因想从前天地会名目张扬，囑令各置小刀一把，变名小刀获（会）。是实。



据陈英供，年三十岁，原籍晋江，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徐送供，年三十二岁，原籍南靖，父死母嫁，并无兄弟妻子。又据同供，我们都住在淡水，嘉庆二年十二月内，杨肇、张耸们纠人结拜小刀会，我陈英听从张耸纠邀入会。我徐送听从杨肇纠邀入会。二十五日，杨肇们叫我们随同焚杀广东庄民，我们带了木棍到水枳头地方，杨锐们放火烧寮。我们在场呐喊，并没帮同杀人，不料文武官兵连夜赶来查拿，大家害怕跑散。我们逃入内山，如今出来觅食被获。至我们听从入会原图抢夺，委不晓得杨肇们谋逆情事。是实。

据林标供，年二十一岁。原籍龙溪。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妻子。戴今供，年二十七岁，原籍漳浦，父母俱故，兄弟五人，长戴珍，次戴冬，三戴张，我居四，第五戴古。我并无妻子。又据同供，我们在淡水居住，平日与杨肇认识，嘉庆二年十二月内，杨肇们纠人结会，我们听从杨肇纠邀结会，原图人多抢夺，委不知道他们蓄心谋逆，也没置备器械。二十五日，杨肇来叫我们去杀广东人，我们因住居隔远，又遇大雨寒冷，没有回去。是实。

### 台湾镇总兵哈当阿奏徐章

#### 等结拜小刀会折

#### 附：徐章等人供词笔录

嘉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批 军录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臣哈当阿、福建台湾道臣季学锦跪奏，为拿获结会匪徒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本年七月二十日，据嘉义县知县吴球禀称，本月初间，访有匪徒徐章在茅港尾地方聚众结会，随密会营员飞诣查拿，该

犯等已闻风逃窜，现在上紧密拿等情。臣等以匪徒结会滋事，叠经惩创，该犯徐章等尚敢纠结匪徒，希图滋事，实属慙不畏死，亟应严拿到案，究明首伙，按名弋获，以净根株，随飭府县会营严拿，毋任扬纵去后。旋据员弁兵役，先后报获徐章、陈尉、胡倦、陈鞭、康叠、林贵、王兆、李印、李对、戴昆、杨莪、周知等名，批解来郡，据台湾府知府遇昌审拟解勘前来。臣等提犯严鞫。

缘徐章原籍漳浦，寄居嘉义。并无恒业，与已获陈尉及未获之胡杜猴素相交好。嘉庆三年七月间，该犯等会遇，各道穷苦难度。商谋纠伙抢劫，又恐兵役查拿，徐章起意邀人结会，相帮拒捕。因天地会名目张扬，变名小刀会，约定各置小刀防身，并可拒捕抵御，陈尉等允从。徐章纠得已获李印、李对，及未获之胡番婆、苏周光、张狗五人；陈尉纠得已获王兆、戴昆、杨莪、周知四人；胡杜猴纠得已获胡倦、林贵、陈鞭，及未获之林小川、张红五人；胡番婆又转纠已获康叠入伙，一共十八人，各出分钱三百文，买备牲醴香烛，即于七月初九日在嘉义县茅港尾荒坵会齐，将牲醴排列空地，众推徐章为首，拜天立誓。声言伙众抢劫，倘遇兵役查拿，均各齐心协力，相帮拒捕，如若背盟，立死刀下。誓毕，徐章、胡杜猴各架小刀，陈尉率众俱从刀下钻过，坐地饮酒，约定各再纠人入伙，并传授手指问答语诀而散。该犯等旋闻营县访拿，未及纠人，畏惧逃散，此本案之情节。

臣等恐所纠人数不止于此，及另有谋为不法别情，再三究诘，加以刑吓，据各犯坚供：我们正在纠人，即被查拿，大家逃散，所纠人数俱已供出，此外委无另有别人。至我们结会止图抢劫，并无谋为不法情事。供吐如一，似无遁饰。

查例载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

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等语。今该犯等潜约结会，钻刀设誓，暗立记号，希图抢劫拒捕，实与天地会无异，未便因其改避会名，稍为轻纵。徐章起意为首，陈尉、李印、李对、胡倦、林贵、陈鞭、王兆、戴昆、杨莪、周知、康叠甘心入伙，希图抢劫，均应照例拟斩立决，（朱批：是。）审明后，臣等恭请王命，将徐章等十二犯绑赴市曹正法，以昭炯戒。（朱批：好。）逸犯胡杜猴、胡番婆、苏周光、张狗、林小川、张红橄飭营县严缉，务获究结。再，此案甫经结会，即经营县访获照例究办，所有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嘉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 附：徐章等人供词笔录

据徐章供，年三十岁，原籍漳浦，现住嘉义。父母已死，并无弟兄，娶妻陈氏，生有一子。我向无本业，嘉庆三年七月初间，不记日子，与相好的胡杜猴、陈尉会遇。大家说起穷苦，商量纠伙抢劫，又恐兵役查拿，我起意结会，胡杜猴、陈尉应允。因天地会名目容易张扬，改名小刀会，各置小刀防身，并可拒捕抵御。我纠得李印、李对、胡番婆、苏周光、张狗五人；胡杜猴纠得胡倦、林贵、陈鞭、林小川、张红五人；陈尉纠得王兆、戴昆、杨莪、周知四人；胡番婆又转纠康叠一共十八人，于七月初九日，在茅港尾荒埕会齐。各出分钱三百文，买备牲醴番烛，排设空地，众人推我做大哥，大家拜天立誓，言定各再邀人入伙抢劫，倘被兵役查拿，都要齐心协力，相帮拒捕，如若背盟，立死刀下。立誓后，我同胡杜猴各拿小刀架住，陈尉率同众人都从刀下钻过。日

后路上相遇，伸出两指，问要到那里去，他伸出一指回说，本要到这里来，就知是同会兄弟，以作暗号。是实。

据陈尉供，年二十六岁，原籍晋江，现住嘉义盐水港。父死母在，并无兄弟，娶妻黄氏，未生子女。嘉庆三年七月里，我听从徐章纠邀结会，我纠得王兆、戴昆、杨莪、周知四人，余与徐章供同。（下略）

###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续获

胡番婆等人折

嘉庆四年五月十一日 朱折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奴才哈当阿、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续获匪案供犯，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事。

窃照嘉义县匪徒徐章等聚众结会，冀图抢劫，当飭拿获徐章等首伙各犯一十二名。经奴才哈当阿会同前任台湾道臣季学锦，于上年八月二十二日审明办理，恭折具奏在案。查案内尚有未获供犯胡杜猴、胡番婆等六名，屡催营县严拿务获去后。兹据城守营会同该县拿获胡番婆一名到案，究出该犯曾纠张战即短尾战一犯入伙，经护镇标中营差日拿获，一并解讯，飭据署台湾府知府吉寿审明拟解前来，奴才等提犯复鞫。

缘胡番婆籍隶诏安，在台生长，与已正法首犯徐章交好。嘉庆三年七月间，徐章与胡杜猴商谋纠伙抢劫，恐兵役查拿，起意结会拒捕。因天地会名目张扬，变名小刀会。徐章纠邀该犯入会，该犯亦图抢劫得财，听纠应允，即先转纠已获之康叠一名，连徐章等一共十八人。各出分钱三百文，买备牲醴香烛，即于七月初九日，在嘉义县茅港尾荒埕会齐，将牲醴排列空地，推徐章为首，

拜天立誓。徐章、胡杜猴各架小刀，该犯等均从刀下钻过，坐地伏酒，约定各再纠人入伙，并传授手指问答语诀而散。散后，胡番婆又续纠张战入伙，张战允从，尚未与徐章等会面，旋闻营县访拿紧急，分头逃散，此该犯等听纠结合冀图抢劫之原委，核与原案相符。再三究诘，坚供此外委无另招伙党及逃后行凶为匪各情，加以刑吓，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等语。此案徐章原结天地会，因规避会名，变称小刀会，是以原案照定例问拟。今胡番婆一犯听从入会，复经纠人，应请照例拟斩立决。张战即短尾战一犯，系胡番婆续诱入伙，并未转纠党羽，该犯屡次犯窃，素非良善，应照例拟绞立决。逸犯胡杜猴等，再行严飭营县缉拿，务获究结。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续获会匪审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复施行。谨奏。

嘉庆四年五月十一日。

〔朱批〕：刑部核拟，速奏。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奏拿获

蓝命等人折

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朱折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奴才哈当阿跪奏，为续获匪案供犯申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凤山县匪徒汪降等纠众结会，谋为不轨，当飭拿获首伙各犯四十七名，业经奴才会同已故台湾道季学锦，于上年十月二

十五日审明办理，恭折具奏在案。查案内尚有未获之供犯蓝命、赵海等十名，奴才飭催营县严拿务获去后。旋据台防同知方应恒拿获蓝命一名，又据凤山营县会同拿获赵海一名，并据该县究出赵海曾纠戴老一犯，飭差拿获一并解郡，奴才飭据代理台湾道、台湾府知府遇昌申明拟解前来，奴才提犯复鞫。

缘蓝命、赵海与已正法股头郑回交好。嘉庆三年九月初十日，郑回途遇蓝命等，告知伊与汪降等结会纠人，原图攻抢县城，因事败恐被拿获，现在赶紧纠人，定于九月十三日夜間，在半屏山会齐，即于是夜乘间进城抢杀，招该犯等入伙，并囑转纠党羽。蓝命等允从，赵海纠得戴老一名，至期该犯等各持刀械到地。汪降因所纠党伙仅止数十人，不敢举动。又见官兵上山查拿，各犯畏惧逃散，蓝命等亦即分路窜逸。此各犯听纠入伙，希图滋事之原委，核与原案相符。再三研鞫，坚供并无另招伙党，及逃后行凶为匪各情，加以刑夹，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叛者斩等语。今蓝命、赵海、戴老三犯，甘心从逆，均应照律斩决。审明后，奴才恭请王命，将蓝命、赵海、戴老绑赴市曹斩决，传首梟示，以昭炯戒。各犯供无财产、亲属，应免查办。所有未获供犯王传……等八名，仍飭营县严拿，务获另结。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理合将续获匪案供犯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朱批〕：所办是。海洋重地，固宜从严，尤应细心查核，不可使无辜良民致有屈抑，总宜平允按律办理，慎之。

## 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等奏续

### 获余印等人折

嘉庆四年七月十三日 朱折

福建水师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革职留任奴才哈当阿、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续获匪案逸犯，申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凤山县匪徒汪降等，纠众结会，谋为不轨，当经拿获首伙各犯四十七名，又续获逸犯蓝命、赵海，及转纠之戴老等三犯，均已申明办理，先后恭折具奏在案。尚有本案逸犯余印、王捷等八名未获，节经严飭营、县查拿去后。兹据代理凤山县事县丞彭邦经禀称，访得余印、王捷二犯，从内山窜出，在观音里岩洞避匿。密会获南路营参将顾焘，选带兵役前往查拿，见洞内有人藏躲，县役杨探上前擒拿，该犯王捷持刀跃出，拒捕砍伤杨探左臂膊，杨探用刀抵格，致伤王捷右肩胛、左臃肋，喊同兵役拿获。又于洞外茂草中搜获余印一犯，带回查讯，各据供认，听归结会，谋逆不讳等情，奴才等随即行提去后。旋据该县禀报，王捷一犯于取供后，在监因伤身死，将余印一名解郡，飭据署台湾府知府吉寿审拟解勘前来，奴才等提犯复鞫。

缘余印与已正法股头李南交好，王捷与已正法股头蔡光辉交好。嘉庆三年九月初间，李南、蔡光辉因与汪降等结会，图攻县城，事已败露，恐被拿获，赶紧纠人，定于九月十三夜，在半屏山会齐，进城抢杀。李南往邀余印入伙，蔡光辉往邀王捷入伙，该犯等应允。至期余印、王捷各持刀械到地，汪降因所纠党伙无多，不敢举动，又见官兵上山查拿，各犯畏惧逃散。余印、王捷二犯一同窜入内山，兹因事隔多时，偕同走出，在观音里岩洞避匿，

经营县访闻会往查拿。县役杨探见岩洞有人，上前擒捉，该犯王捷持刀拒捕，砍伤杨探左臂膊，杨探用刀回砍，致伤王捷右肩胛等处拿获。又于洞外茂草中搜获余印一犯，王捷于该县取供后因伤身死，将余印解郡。此该犯等听纠入伙滋事，及拒捕格杀之原委，核与原案相符。再三究诘，坚供委无另招伙党，及逃后为匪各情，加以刑吓，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叛者斩等语。今余印、王捷二犯，甘心从逆，照律均应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即恭请上命，将余印一犯，绑赴市曹正法，传首枭示。王捷一犯因拒捕被格身死，应无庸议。各犯供无财产、亲属，应免查办。县役杨探伤已平复，亦无庸议。逸犯王传……六名，仍飭营县严拿，务获另结。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续获匪案逸犯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四年七月十三日。

（朱批）：刑部知道。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

王传等人折

嘉庆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批 军录

提督衔福建台湾镇总兵世袭恩骑尉奴才爱新泰、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续获匪案逸犯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于嘉庆三年九月间，凤山县匪徒汪降等纠众结会，谋为不轨，当经访闻破案。拿获首伙各犯四十七名，又续获逸匪蓝命等五犯，均经审明办理，先后恭折具奏在案。尚有本案逸犯王传、杨保、吴光传、陈光庇、蔡固、陈九宗等六名未获，节经严飭营



县查拿去后。兹于本年六月二十二、七月十一等日，据凤山县知县吴兆麟、南路营参将海隆阿先后稟称，访得吴光传、陈光庇、陈九宗三犯从内山傀儡社窜出，在土名大树林地方藏躲。随会同选带派出捕匪之本标右营千总黄清泰、南路下淡水营把总沈建勋督率兵役前往搜捕，拿获吴光传、陈九宗二犯。陈光庇一犯爬上大树躲避，兵丁瞥见，开放鸟枪，致伤该犯左胯堕地，一并拿获讯认。又王传、杨保二犯，从罗汉肚山门逸出，经该地兵役查知围拿，王传一犯闻拿情急，先于树上白缢身死，应获杨保一名解县，复经传带地保及王传邻佑亲往查验。据保邻指认，委系王传尸身，其杨保一犯亦已讯认等情，奴才等据报先后飭提解郡审办。旋据县禀，陈光庇一犯枪伤左胯透内铅子不出，于取供后伤发身死。将杨保、吴光传、陈九宗三犯，解由台湾府知府吴逢圣审拟解勘前来，当即会同复鞫。

缘杨保原籍安溪，在台生长，与己正法股头李南交好。嘉庆三年九月初九日，李南途遇杨保，告知伊与汪降等结会纠人，原图攻抢县城，因事败露，恐被拿获，现在赶紧纠人，定于九月十三夜，在半屏山会齐，进城抢杀，即招该犯入伙，杨保应允。至期持械到地，与汪降所纠之王传等同在一处，汪降因所纠党伙无多，不敢举动，又见官兵上山查拿，各犯畏惧逃散。杨保、王传二犯，一同逃入内山。吴光传、陈光庇、陈九宗三犯，系听从乘间滋事己正法首犯杨坎纠邀入伙，旋闻汪降等破案逃窜，亦各心慌潜逸。吴光传、陈光庇、陈九宗三犯，亦躲入内山，嗣因该犯等穷苦难度，想事隔年久，冀图窜出谋生。先后于六月十八、七月初七等夜，从傀儡社罗汉肚等山门走出，经营县兵役闻风往拿，枪伤陈光庇左胯，于取供后身死，王传闻拿情急，先行缢毙，余犯获解。此该犯等先后听纠滋事，逸出被拿，伤毙自缢之原委，

核与原案相符。再三究诘，据杨保、吴光传、陈九宗坚供，委无另纠伙党，及逃后为匪各情，加以刑吓，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叛者斩等语。今杨保、吴光传、陈九宗三犯，甘心从逆，应照律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杨保等三犯绑赴市曹正法，传首梟示。王传、陈光庇二犯罪应斩决，业经自缢、伤毙，均无庸议。杨保等讯无财产亲属，应免查办。王传、陈光庇二犯，有无应抄财产，缘坐亲属，飭查照例办理。本案逸犯尚有蔡固一名，仍飭营县严缉务获另结。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续获匪案逸犯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五年八月初六日。

嘉庆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嘉义

小刀会攻打盐水港折

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批 军录

福建台湾镇总兵奴才爱新泰、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剿获结会戕官，冀图谋为不轨之首伙匪犯先行审办，恭折具奏事。

窃照台湾地方民情浮动，屡有结会谋逆之案。奴才等惟有广布耳目，督属认真访察，不敢稍存怠忽。兹于本年三月内，风闻嘉邑地方，有匪徒复结小刀会，造谣煽动之事，当即密札营县访拿。旋于四月初五日，据该营县禀称，匪徒踪迹诡秘，虽有风闻，未知首伙的实姓名。经购线侦探，初三日获到匪伙侯红一名，讯据供称，匪目王珠即楼仔珠招伊入伙，此外另有首犯陈锡宗、王

思谦、陈绵，伪军师吴泰，匪目戴肋、胡杜猴、蔡忠、谢雪梅等二十余人，已辗转纠人，不能尽知姓名。原约早收成熟，得有稻谷，定期起事，今被访获等情。奴才等查匪犯陈锡宗、王思谦、陈绵等胆敢复结小刀会，冀图谋逆，事已昭著，应乘其羽翼未成，上紧查拿，以杜滋蔓。正在会商亲往查办间，初六日未刻，据盐水港汛兵弓役赴郡报称，初五夜四更时分，有匪徒四百余人，各持刀械，分头拥入佳里兴巡检衙署，及焚烧盐水港汛防。（朱批：可恨。）因汛官奉差缉匪，未在营汛，各兵齐起堵拿。又因黑夜，猝不及防，贼众兵寡，被害兵丁吴铭恩等十一名，又汛官眷属二名，并受伤兵丁黄拱照……等十名。钤记部札、军器间有被抢焚失。姜巡检出堂喝止，被贼圈辱，不屈被害。并杀死跟丁一名，家属弓役亦多受伤。探因匪伙侯红被获，供出各犯不轨实情，营县会拿紧急，首犯陈锡宗等见已破案，先期纠匪起事等情。

奴才等查匪徒结会谋逆，访获破案，自知难逃法网，胆敢纠众，乘夜戕官焚汛，伤害兵丁，实属罪大恶极。随会同商定，郡城为根本重地，既需弹压，更有筹办剿捕接应事宜。奴才遇吕会同署中军游击陈廷高等，在城防守。奴才爰新泰选带城守营参将舒万年、本标右营游击戚连新等，派拨弁兵五百名，督同台湾府知府吴逢圣，即于初六日连夜出城，星往剿捕。（朱批：是。）初七日午刻，行抵木柵地方，见北来行人形迹张惶，据供木柵以北，沿途竹林密箐之内，俱有持械匪人，逐段伏截，（朱批：可恨。）不敢前往等语。奴才爰新泰当派弁兵前往哨探搜捕。酉刻，据探弁回称，前途箐林内果有匪徒出没，官兵往捕，伊即由小路闪避。迨往前行，该匪等复从背后抄来。反身追拿，闪避如前，未便深入等情。时已昏暮，当令将备择地扎营，小心防范。初八日黎明，分队前进。行至十里之曾文地方，该处一带深林密箐，

道路丛杂，恐有埋伏，但系必经之路，随令前行队伍，遇竹木深密之处，开枪袭击。该匪等不能藏匿，由两旁抄出，呐喊抗拒。

（朱批：可恨。）奴才爱新泰见东边贼众恃险，即亲率弁兵迎头剿杀，生擒活贼一名，枪毙贼匪数名，夺获旗帜刀械等项，余贼溃散。参将舒万年本在西面剿御，奴才爱新泰又乘胜督兵，合力攻击，枪炮并施，伤毙贼匪甚多，余匪向北逃窜。随严督将备尾追至茅港尾地方，匪徒各由小路星散无踪，随令扎营。查点人数，本日打仗，右营额外外委徐刚、兵丁郭连魁奋勇追贼，受伤阵亡。

（朱批：可惜，咨部赐恤。）又，奴才爱新泰打仗之际，坐马后胯被贼砍伤，家人福寿向前抵御，亦被重伤阵亡。（朱批：亦照马兵例赐恤。）又兵丁刘顺、陈得恩、徐元英、陈朝清、黄登元等五名，各有受伤，令其随营敷治。该地距匪庄不远，应驻扎相机剿捕，冀可扑灭。奴才遇昌探闻，木栅起至茅港尾一带附近贼巢匪徒，伺大军过后，抄截后路，搜抢来往公文，道途梗塞。又闻贼众较多，势甚鸱张，沿途设伏，抗拒官兵。（朱批：可恨。）虽爱新泰素娴军旅，勇往直前，而贼匪抗拒不退，所带兵力较单，恐首尾受敌，不能兼顾，自应添兵接应。一面设法疏通后路，庶合机宜。随飞委镇标中营守备陈宗煌带兵二百名。又台防同知延青云，管带知府吴逢圣捐廉雇募在城备调义民一千名，于初九日寅刻，飞往军营接应，帮同剿捕，以壮声势。（朱批：好。）一面遣派熟谙该地情形七品顶带义首陈安，又义首陈凤、黄兴等给发印示，令赴向忠里附近贼巢之二十二庄，奖谕该地衿耆庄民，各秉大义，联络齐心拿贼。（朱批：所办甚得要领。）奴才遇昌择其精壮者，代募一千名，给发腰牌，捐廉按日给与口粮。遇有匪徒出没，随时拿解。既可牵制贼势，兼可堵截外来附和匪党，仍于木栅一带常川游巡，以通军营要道，庶几后路无虞。奴才爱

新泰于初八日打仗扎营茅港尾，相机剿捕。初九日黎明，忽闻喊声自远而近，见贼旗二十余杆，贼众约近千人，四面围攻。（朱批：可恨之极。）随令各兵排扎方营，奴才爱新泰亲督弁兵，分头抵御。贼匪受伤暂退，尚未解散。已刻，贼众复行呐喊，齐扑营盘，势更猖獗。当令弁兵排列枪炮，谕俟贼近一箭之地，将准点放。贼匪虽连扑二次，我兵不动。（朱批：好。）后见东北角有骑马贼人，手执红旗，督令贼伙向前攻扑，已近营盘。奴才爱新泰指令弁兵，枪炮并施，一齐轰击。首先炮伤骑马贼匪倒地，（朱批：好。）余贼伤毙甚多，情形慌乱。我兵乘胜四出赶杀，擒获贼匪一名，割取发辫十一条，夺获旗帜、鸟枪、刀牌、棍械等件，抢获土马三匹，又受伤落马贼匪尸身一具，余俱逃散。查点本营官兵内，游击威连新一员左臂受伤二处，兵丁周廷贵、许日升、庄国、张士兴等四名，亦各受伤。又阵亡兵丁李国泰、王安、郑有高、蔡日升等四名。正在分拨追踪搜捕，申刻，守备陈宗煌、同知延青云等所带兵勇已抵军营。（朱批：好。）又北路协副将董金凤、左营都司吴大瑞，亦先后带兵到营，军容壮盛。（朱批：好。）随提擒获活贼陈事、林火二名。讯据供称，系首犯陈锡宗、股头王珠分下旗脚。连日跟同拒敌官兵，我林火先于初八日被拿，我陈事本日随首犯陈锡宗、王思谦、陈绵们来抢营盘打仗。陈锡宗骑马拿旗，督率向前攻击，被枪炮打来，首犯陈锡宗中炮落马身死。同伙伤毙一百余人，大家心慌跑走，我被追拿获等语。当将伤毙落马贼匪尸身，令其认识。据陈事指称，实系首犯陈锡宗尸身等语。再加研讯，首犯股头姓名，与先获匪犯侯红所供相同。诘其匪伙人数实有若干，据供在盐水港滋事，实止伙党四百余人。初八日在曾文抗拒官兵，见有七、八百人。本日又见加增约近千人，是否俱系统续纠伙党，抑或沿路匪人自行附

和，不知底里等语。随将该犯陈事、林火二名斩决，并将陈锡宗戮尸，一同传首梟示。（朱批：是。）奴才爱新泰查首犯陈锡宗既经炮毙，匪徒王思谦、陈绵等心慌逃窜，应乘其阻落之时，分头剿捕，冀可扑灭。随商同知府吴逢圣，同知延青云，副将参游董金凤、舒万年、戚连新等，即于初九夜，分路直抵胡厝寮角，带围等贼庄进剿。该匪等闻风逃窜，经兵勇奋力围杀，枪炮伤毙贼匪甚多，（朱批：好。）当场割获首级四颗，生擒匪目欧扶、戴助、吴亦及匪伙许吟等共十五名，夺获刀械贼旗二十一件，当将各匪巢焚毁，押带各犯回营。奴才爱新泰察看贼势情形，连日抗拒官兵，不能得手。本日炮毙首匪陈锡宗，伤毙匪伙一百余名，余匪胆落逃遁。今又出其不意，连夜分路围剿，贼匪更加仓惶，全行涣散奔逃，冀图漏网。大局已经扑灭，目前机宜，惟有分头搜捕。奴才爱新泰随督同府县，挨庄清查，示谕衿耆义首，悬赏购线，分探余匪踪迹，上紧搜拿。并于内山海口各处，层层派人伏截，总期全获匪犯，按名严办，以净根株。（朱批：是。）奴才遇昌自初九日委令同知延青云，守备陈宗煌统带兵勇赴营接应之后，城内先已戒严。但恐内外居民为风谣所惑，自应加紧防范，昼夜巡逻，以备无患。（朱批：是。）初十日辰刻，据巡察大东门道役庄文禀称，民人林河水家中藏有面生可疑五、六人，夜间不时出入，查询邻佑，云非本家亲属，事涉可疑，理合飞禀等情。奴才遇昌立即密派妥役，飞赴林河水家中，拿获林泮来、许江、蔡宾、谢杂、李为连、林河水共六犯，搜获刀棍器械六件，浸油火把五六十枝。（朱批：好。）又匪目蔡忠约令该犯等于初十夜在城内放火为号，俟贼匪城外呐喊，即可乘乱夺门内应。（朱批：可恨。）书信一封带回，讯认不讳。并据供出城内尚有同伙陈犹水、洪成等十一名，逐一拿到，（朱批：好。）讯明收禁。立即

示谕城厢内外铺户、居民，加意守望。点灯后概行关门，毋许出街行走，仍亲督员弁兵役，严密巡防。夜间如有面生之人在街往来，即行拿究，使城内匪徒无从托足。自获破内应示谕之后，城厢谣言顿息，居民安堵。（朱批：好。）初十日酉刻，探得军营连夜剿散贼匪之信，并据义首陈安等先后截获逃窜匪目谢锐、李矫、陈水、蔡忠等四名。及匪伙王赞、谢前等九名解送前来。奴才遇昌又访得贼首王思谦窜匿六龟班庄，伪军师吴泰逃匿郑拐庄地方，复经密拿到案，并获土马一匹。（朱批：好。）计至十三日止，郡城已拿获匪犯三十一名，奴才爰新奏于十一日移营盐水港，亲勘巡检衙署，并未焚毁，印信系该巡检家属收存缴出。汛房被毁八间，沿途据衿耆义首人等，请谕协同拿贼。奴才爰新泰察看情形，贼匪已经逃窜，民情极称宁谧，委署巡检李栋已接印任事，谕令弹压地方。连日督催搜捕，据府厅营县义首等获到首犯陈绵、匪目李番、谢雪梅，匪伙胡献等二十六名，连前次拿获共匪犯四十一名，郡城军营两处，共已获匪犯七十三名，未便停搁拥挤。奴才等亦有应行面商事宜，即于十四日会哨于适中之木栅地方，督同府厅，将讯明承认贼首王思谦、陈绵，伪军师吴泰，匪目戴助、欧扶、吴亦、李番、谢雪梅、蔡忠、林河水、陈犹水、洪成、谢锐、李矫、陈水等一十五犯，各照谋反律凌迟处死。（朱批：是。）又匪伙许吟……等五十八犯，各照谋叛已行律斩决。（朱批：是。）即分别正法，传首梟示，以昭炯戒。各犯有无财产缘坐亲属，飭查另办。

此案匪徒被拿破案，戕官焚汛，仓猝起事，郡中初次风语甚大，奴才等素知台地匪徒易聚易散，既未到地剿捕，贼势虚实难以悬定。若据报带兵往捕，一面先将滋事情形，率行具奏，似觉张惶。当即会商，各应竭尽愚诚，实力妥办。倘能迅速自了，海

疆重地冀可免厘圣怀，兼可省督、抚臣劳师跋涉，是以未经即时具奏。（朱批：是极。）今仰赖圣主洪福，文武兵勇，尽心效命，十日之内，全获巨魁，击散匪伙，伤亡、正法贼匪通计已二百余名。（朱批：此一案汝等办理实属尽心，可嘉之至。）大局不致另生枝节，目前搜拿余匪吃紧之时，奴才等已经督属悬赏购线，追踪搜捕。想釜底游魂不难尽获，以净根株。但恐庸愚何分气类，虽已悬赏，未肯将匪犯擒献，未免旷日持久。奴才管窥所及，现已明白晓示，从贼之犯自行投首到案，或匪伙内擒拿股头解官，或力不能拿禀官带役捕获者，俱照例减等免死。（朱批：甚是。）以期速获贼事，是否有当，伏候圣裁。除缮具各犯供单恭呈御览，其未获匪犯，上紧缉拿，俟续获审办，再行具奏外，合将剿获结会谋为不轨首伙各犯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五年四月十五日。

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奉朱批：实属可嘉，叩感天佑，即有旨。钦此。

闽浙总督玉德奏督办剿捕  
陈锡宗等折

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跪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四月十五日接据署厦门同知闵恩敬禀报，本月初十日，有台湾府役林贤内渡投文。据称初六日，由鹿耳门挂验出口，当闻传说嘉义县属茅港尾地方有贼匪数百人，于初五日二更，至盐水港杀死巡检姜文炳，并杀汛兵十余人，（朱批：可恨。）现闻台湾镇道带兵亲往查拿等语。臣查该役既在海口得此传闻，自必



实有其事。但尚未接据该镇道等禀报，其因何起衅，未能知悉，固不便稍涉张惶，至启沿海商民疑惧，亦不可不预为筹备，转致临时周章。臣一面飞飭台湾镇道即速带兵亲往擒捕，并查明起衅缘由，据实禀报，一面密札陆路提臣颜鸣汉嘱其不动声色，挑备兵一千名，并备齐器械，听候调用。（朱批：是。）第查台湾重洋远隔，风信靡常，且距省更远，文报往返有需时日，臣即于十六日，以督缉蔡牵为由，自省起程，亲赴泉州会同提臣颜鸣汉就近商办，一面专差渡台查探确信，复恐该匪等因台湾查拿紧急内渡逃窜，当经飞飭沿海营县，带领兵役在于要隘各口岸严密稽查，毋任匪徒内窜脱逃。（朱批：是。）兹于四月三十日，接据漳浦县知县姚杰禀称：四月十六日，会营带领兵役巡至陆鳌澳口，见有船只拢岸，有十数人形迹可疑，当即拿获谢商等十九名，并搜获短刀。讯据谢商等供认，系小刀会首陈锡宗纠合入伙，于四月初五日夜杀死佳里兴姜巡检，并杀汛兵十余人，（朱批：可恨。）后来官兵到来围拿，会首陈锡宗们拒敌，被炮打死，（朱批：好。）小的们害怕逃走，开船内渡，驶到陆鳌地方当被拿获等语。臣查台湾地方前岁汪降、徐章、杨安等屡次滋事，俱系小刀会匪。今陈锡宗等胆敢纠众起事，戕杀官兵，匪徒蔓延，恐闻风接应，道府又有仓库监狱之责，总兵爱新泰一人恐不能兼顾。查有漳州镇臣胡天格，老成干练，曾经出师，著有劳绩；并选派曾经出征台匪将备千把，即令该镇带兵五百名飞速渡台，（朱批：好。）帮同爱新泰妥速办理，庶可以壮声势，而安民心。正在缮折具奏间，初二日接据台湾镇道禀报，四月初六日据盐水港兵役报称，初五日夜四更时，有匪徒四百余人拥入佳里兴巡检衙门，该巡检出堂喝阻，被贼围辱不屈被害，并杀兵丁多名，家属弓兵多有受伤，当即带兵前往查拿，贼匪恃众抗拒，首犯陈锡宗中炮毙命，（朱批：

好。)并先后拿获伪军师吴泰及贼首王思谦等七十三名,分别凌迟斩决。现在出示,晓谕从贼之犯自行投首到案,及伙匪擒获股头解官,并力不能擒禀官带役捕获者,均准照例减等等语,(朱批:是。)是该镇道办理尚为得要。并据禀称,南路凤山县亦有匪徒聚众放火,焚烧汛房,并拒伤汛兵之事。(朱批:可恨。)据游击敏禄等拿获首伙各犯十名,其余伙犯现在该道悬赏搜捕等语。臣查该犯等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结会戕官,冀图谋为不轨,复敢潜匿府城,约期放火内应,实属罪大恶极,虽据该镇道已获首伙各犯七十三名,立正刑诛。但台湾孤悬海外,且南路凤山县又有贼匪乘间窃发之事,情形实为可恶。臣检查旧案,嘉庆三年,徐章滋事案内未获各犯即有胡杜猴之名,此次有名各犯若不按名查拿,恐留余孽,复致滋生事端。臣淳谕爱新泰会同胡天格务须实力擒拿,勿使一名漏网,以期永净根株,一面札飭该道遇昌,督同府县一体严密巡防,并飭游击敏禄带兵在凤山一带地方实力弹压,勿稍疏懈。所有被戕巡检姜文炳及受伤阵亡各弁兵统俟事竣之日,飭令该镇道照例造册咨部核议外。臣现仍驻扎泉州,督飭沿海各营县四路侦缉,务期有犯必获,不致窜逸内地。一面飭提漳浦县拿获谢商等各犯,就近解赴泉州,督同道府等审明定拟,另行具奏外。所有臣访闻台匪滋事,先赴泉州派兵策应,及接据镇道禀报,现在督办各缘由,谨会同抚臣汪志伊、陆路提臣颜鸣汉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五年闰四月初二日。

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

胡杜猴等人折

嘉庆五年五月初三日批 军录

福建台湾镇总兵奴才爱新泰、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续获盐水港滋事匪犯并闻拿投出匪伙审明办拟，及设法截拿凤山县余匪情形，恭折具奏事。

窃照嘉义县属盐水港匪徒陈锡宗等纠众结会，冀图谋逆，因访拿破案，乘间起事，戕官焚汛伤兵。经奴才爱新泰带兵往捕，炮毙首犯陈锡宗，剿散匪党，先后围拿侦获首犯陈绵，匪目戴助等四十一名。奴才遇昌访获内应匪目林沙水等，又设法缉获首犯王思谦，伪军师吴泰，及匪目蔡忠等共三十二名。经于木栅地方会同提审，将首犯匪目王思谦、陈绵等一十五犯，凌迟处死，许吟等五十八犯斩决，概行传首枭示。并将办理缘由，及业经扑灭，现在搜拿余匪，地方宁贴各情形，于本年四月十五日恭折具奏在案。奴才爱新泰仍驻盐水港军营，督同台湾府知府吴逢圣并营县等，购带眼线，分路追纵搜拿余犯。旬日以来，据该府县营员及义首等，先后缉获匪目胡杜猴、翁四、翁勇等三名，讯出所纠伙党，陆续拿获匪伙胡定元等四十九名到案。奴才遇昌访获匪目陈通，匪伙张盾等共五名，通计军营郡城两处已续获匪目匪伙五十七名，又自行投出匪伙谢崎等六名。人犯众多，未便停搁拥挤。奴才等订于四月三十日又赴适中之木栅地方，会同提讯匪目胡杜猴等四名，各据供认结会破案，纠众起事，戕官焚汛，抗拒官兵各情不讳。其匪伙胡登元等，亦各供认听纠随同滋事，节次打仗等情。核与原案相符，匪目胡杜猴、翁四、翁勇、陈通等四犯，

应照反逆律凌迟处死。匪伙胡登元……等五十三犯，各照谋叛已行律斩决。奴才等即将各该犯分别正法，传首枭示。（朱批：是。）  
飭查有无缘坐亲属，应抄财产，另行办理。至谢崎、陈猛、沈养、林汉、谢华、谢胡等六名，讯系被胁入伙，并无随同焚汛戕官，亦无抗拒官兵情事，现在悔罪投出，与甘心从逆者有间。惟例无自首减等之文，可否仰乞天恩，贷其一死，援照台湾办过杨肇匪案，将该犯等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兵丁为奴之处，伏候皇上训示遵行。此案已获首犯四名，匪目一十六名，尚有匪目柯潜、郭腾蛟、谢对、王珠、洪养、王长、施加禄、苏江流等八名，及供出各匪伙未获。奴才爱新泰仍督率文武兵役，上紧四路搜拿，总期全获，以净根株。（朱批：甚是。）惟是讯据已获各首犯供称，四月初五夜，盐水港滋事，实止匪伙四百余人。迨初八日增至七、八百人，初九日将近千人，均系游手匪徒，自行附和，冀图乘机抢掠，并非本伙等语。奴才等查台地向多只身无业游民，贪利好事，罔知法度。当首匪陈锡宗等起事之后，随从附和，有所希冀。迨至贼匪势败，伊等亦即星散。此时获犯研讯，皆不知附和人等的实姓名，无从跟纵。奴才等惟有尽心研鞫，如逆迹昭著之犯，及附和匪徒、讯有随同抗拒官兵情事者，均按律办理，不敢稍存姑息。倘系挟嫌诬扳，（朱批：必有之，事务宜留心。）究明确据，亦即保释，（朱批：是。）不致拖累。总期匪徒无从漏网，良民不便牵连，以仰副我皇上轸念海疆，除暴安良至意。

再，南路窃发匪徒先经获到首犯蔡光伙、三吧六，又匪伙梁英、蔡受等共十名。奴才遇昌究出匪伙姓名，会同奴才爱新泰飞飭营县委员等陆续拿到高华章等七名，讯据供称尚有余匪二十余名，逃至附近内山傀儡社之老藤林一带藏躲等语。查该地均系深林密菁，山路丛杂，逼近生番，若不上紧设法堵截，恐致窜入，

即难弋获。该县地方已经派委游击敏禄前往弹压，协同搜捕，今余匪窜近内山，又应速拨熟识路径之屯番，分头兜捕，较为得力。奴才等当即会商，飭令随营之南路理番同知延青云赍带犒番赏项（朱批：甚是。）飞往该地，传集屯番，令于老藤林后路伏截搜拿，遇有匪徒，按名获解，无许漏网，仍令该营县选带兵役，由外面跟踪追寻，以期必获。其北路余匪，奴才等现在严紧督拿，不遗余力，统俟获到审办，再行具奏。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并将投出匪伙谢崎等六名，牢面监禁，恭候谕旨钦遵办理外，合将续获盐水港滋事匪目等犯，申明办拟，及设法缉拿凤邑余匪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五年闰四月初三日。

嘉庆五年五月初三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谕内阁著爱新泰等审慎处理

陈锡宗余党

嘉庆五年五月初三日 上谕档

嘉庆五年五月初三日内阁奉 上谕：

爱新泰等奏续获盐水港滋事匪犯，并闻拿投出匪伙，申明办理一折，览奏俱悉。此案结会纠众戕官焚汛之匪目胡杜猴等四犯，及听纠随从滋事，节次打仗之匪伙胡登元等五十三犯，俱续经拿获。爱新泰等于申明后，即将各该犯按律定以凌迟斩决，分别正法，传首梟示，所办甚是，其悔罪投出之谢崎等六名，爱新泰等因例无自首减等之文，将谢崎等牢固监禁，请旨定夺一节。谢崎等六名，既讯系被胁入伙，并无随同焚汛戕官抗敌官兵情事，一闻查拿，即悔罪自行投出，与甘心从逆者有间，自可贷其一死，

着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嗣后遇有投出之犯，并即着照此办理，无庸再行请旨。至此案前后拿获首伙各犯，分别凌迟斩决者，已共有一百三十名，亦足以惩儆凶顽。其余未获各匪伙，自应认真搜捕，以净根株。然亦不必过事搜求，致有牵连拖累。如所奏按嫌疑扳，系必有之事，务宜留心查究。若讯系无辜，即当予以保释。又据奏南路窃发匪徒，除已获首伙蔡光悞等十七名外，复经讯出余匪二十余名，逃至附近内山藏躲，现在派员搜捕等语。台湾内山，俱系生番，若查拿过于紧急，或致生番疑惧，别滋事端，殊有关系。今爱新泰等已飭令同知延青云赍带赏项，谕令屯番协同伏藏搜拿，该番等贪得赏银，自当出力擒献。如能全行获解，固属甚善。即不能按名交出，亦不必勒令全获。所余逸犯，再行陆续查拿可也。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

军机大臣遵旨传谕提督衔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按察使衔台湾道遇昌摘文。

### 闽浙总督玉德奏续获谢商等人折

嘉庆五年五月初四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跪奏，为申明漳浦营县拿获台湾匪犯，分别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台湾匪徒陈锡宗等纠众戕官一案，前经臣将派委漳州镇胡天格带兵渡台帮同爱新泰办理，并据漳浦营县拿获自台逃回匪犯谢商等十九名各缘由，恭折奏报在案。兹据漳浦县知县姚杰会营，将谢商等十九犯一并解至泉州，臣随督同兴泉永道庆徕，汀漳龙道台泽布、候补道墙见羹，署泉州府知府彦布等，连日隔别研鞠。

缘谢商籍隶海澄县，嘉庆四年三月内过台，在嘉义县挑卖杂货生理。本年三月间，与从前犯案之胡杜猴彼此交好，胡杜猴即将陈锡宗起意复结小刀会之事向该犯告知，嘱令纠人入会结伙，约定齐心协力，大家帮扶，俟早稻收成，五月间起事。该犯谢商即纠郑亿、谢花、董邦、董阻、洪元等五人入伙，四月初五日，听闻股头王珠之伙侯红被嘉义县拿获破案，陈锡宗传齐众人商议起事。该犯等复纠约陈琛、许式、吴牛、张秘、陈友、陈得、张孔、王套、王理、施衷、郑河、叶赛、张炉等十三人前往帮助，大家允从。随驾坐陈琛船只驶至湾港停泊，留郑河、叶赛、张炉三人看船，该犯谢商即与郑亿等十六人同至陈锡宗家，已经齐聚多人，不及遍问姓名。陈锡宗吩咐先攻盐水港营汛同巡检衙门，抢夺器械银钱。四更时候同至盐水港，该犯等跟同陈锡宗、胡杜猴等攻抢巡检衙署，陈锡宗首先拥入，杀死弓兵家丁。姜巡检喝阻，王珠、胡杜猴上前扭住，被陈锡宗杀死。该犯谢商即同郑亿、谢花、董邦、董阻、洪元并不识姓名多人，搬抢银钱衣物。巡检家人弓兵出来拦阻，谢商等一齐动手，拒伤数人。其时陈琛、许式、吴牛、张秘、陈友、陈得、张孔、王套、王理、施衷等十人，均在门外把守，并未抢劫财物，亦未行凶伤人，一同回至陈锡宗家中。探闻官兵前来剿捕，陈锡宗令各人在于沿途埋伏拒敌。初八、初九等日，连次打仗，陈锡宗中炮身死，其余伙匪伤亡甚多。该犯等惊慌逃回陈琛船中商议。因台湾官兵查拿紧急，谢商起意即坐陈琛船只逃回内地躲避，驶至顶汕外洋，适遇不识姓名渔船附搭至陆鳌海口登岸，即被兵役盘获。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臣以该犯等即同陈锡宗等攻抢巡检衙署，自必戕杀官兵，且初八、九等日，连次与官兵接仗，自必亦有杀伤之事，逐加严诘。据该犯等坚供，拥进巡检衙署系陈锡宗、胡杜猴等在前，先将巡检杀害，

该犯谢商、郑亿等六人，因黑夜搬抢衣物时，拒伤拦阻之人，并未杀害官兵。其陈琛、许式等十人，亦皆在门外把守，并未入室搬取财物，动手杀人。至初八、九等日，与官兵打仗，该犯等俱在后面呐喊助势，亦无杀伤官兵等语。加以刑吓，矢口不移。且核对台湾镇道讯取王思谦等各供，亦属相符，似无遁饰。

查律载凡谋叛但共谋者不分者从皆斩，妻妾子女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父母兄弟不限籍之同异，皆流二千里安置。又例载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兴会抢劫拒捕者，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协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各等语。此案谢商、郑亿、谢花、董邦、董阻、洪元等六犯，胆敢听从股头胡杜猴邀约入会，随同首逆陈锡宗等攻抢巡检衙署，又复搬抢银钱衣物，拒伤巡检家人弓兵，并首犯陈锡宗与官兵接仗之时，复敢随同助势，即与谋叛无异，厥罪维均，谢商等六犯均合依谋叛已行拟斩立决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稽诛，臣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兴泉永道庆徠、署泉州城守营参将武自珍将谢商等六犯一并绑赴市曹处斩，以昭炯戒，（朱批：甚是。）仍飭查明有无财产亲属照例办理。陈琛、许式、吴牛、张秘、陈友、陈得、张孔、王套、王理、施衷等十犯，讯止随同助势，并未转纠党羽，拒伤官兵，亦未抢劫财物，应依听诱被协例俱拟绞立决，听候部复。郑河、叶赛、张炉等三犯，仅止在船看守，并未随同助势，情尚可原，应于谢商等斩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郑河等虽事犯嘉庆五年四月十四日钦奉恩旨清理庶狱以前，但系台匪滋事且到官在后，应不准其援减。该犯等在台犯事，原籍地方官无从查察，应毋庸议。除再飞札台湾镇道督饬营县将未获各伙犯，严密搜捕，务期按名就获，以净根株，毋致稍留余孽，并备录全案供



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办理缘由，谨会同抚臣汪志伊、陆路提督臣颜鸣汉恭折具奏，并摘录紧要供单，敬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核议施行。

再，此案人犯系漳浦县知县姚杰会同云霄营千总毛仁萃、铜山营外委黄明山在于陆鳌海口拿获，除千总毛仁萃、外委黄明山臣已批飭该镇记功，俟有缺出酌量升补，并将协同拿获之兵役等臣亦捐廉分别奖赏外，查该县知县姚杰素日于海口地方多派干役时往巡查，见拢岸人船可疑即会营员拿获悉心研审，究出该犯等在台聚众戕官重情，尚属能事，可否送部引见，以示鼓励之处，出自圣主天恩，理合一并声明请旨。谨奏。

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等奏

审拟陈锡宗余伙折

嘉庆五年七月十五日批 军录

福建台湾镇总兵奴才爱新泰、福建漳州镇总兵奴才胡天格、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续获盐水港滋事匪犯，并闻拿投出匪伙及讯释被贼诬扳之良民，分别办拟恭折具奏事。

窃照嘉义县属盐水港匪徒陈锡宗等结会谋逆，因访拿破案，乘间起事，戕官焚汛，伤毙兵丁。奴才爱新泰据报，督率官兵连夜前往剿捕，炮毙首犯陈锡宗，扑灭余匪。奴才遇昌访获内应匪徒林河水等，又设法拿获首伙各犯王思谦、吴泰等。总计军营、郡城两处先后拿获首犯、匪目、匪伙共一百三十名，又自行投出匪伙六名。奴才爱新泰、遇昌先后申明，分别正法办理，于本年四月十五、闰四月初三等日两次恭折具奏在案。兹奴才胡天格奉

委带兵，于闰四月十二日抵台，十三日驰赴盐水港军营，询悉爱新泰等两次奏办之后，督率文武员弁又续获匪伙陈智等五十九名，当即会商设法妥速筹办。嗣据台湾府知府吴逢圣购线追踪，亲赴嘉义县属逼近内山之三重溪地方，搜获匪目柯潜、王长二名。又据彰化县知县胡应魁密令伊子、生员胡辰篆改装易服，带同线役在芦墩山沟拿获邦同戕官之匪目王珠一名。奴才胡天格督饬弁兵缉获匪目施加禄一名，又匪伙李禄等一十名。奴才爱新泰督同府县及北路副将董金凤、城守营参将舒万年、本标右营游击戚连新、署北路左营都司吴大瑞、本标中营守备陈宗煌，率带弁兵，义首等不辞劳瘁，于嘉、彰二属之穷乡僻壤及沿山深林密菁、人迹罕到之处，无分雨夜，实力搜捕，先后获到匪伙施长军等九十五名前来。奴才遇昌督令七品顶带义首陈安、义首陈凤、黄兴等拿匪伙胡正等六名，通计军营、郡城两处又续获匪目、匪伙一百七十四名，又自行投出匪伙谢南等十一名。人犯众多，未便停搁拥挤。奴才等于五月初十日在适中木栅地方，会同提讯匪目柯潜、王珠等四名，各据供认结会破案、纠众起事、戕官焚汛、抗拒官兵各情不讳。其匪伙陈智等亦各供认听纠随同滋事、节次打仗等情，核与首犯王思谦等原供相符。匪目柯潜、王长、王株、施加禄等四犯应照叛逆律凌迟处死，匪伙陈智……等一百七十犯，各照谋叛已行律斩决，即将各该犯分别正法，传首梟示，（朱批：是。）饬查有无缘坐亲属、应抄财产，另行办理。至谢南……等十一名，讯系被胁人伙，并无随同焚汛戕官，亦无抗拒官兵情事，现在悔罪投出，与甘心从逆者有间，可否仰乞天恩，贷其一死，援照办过杨肇匪案，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兵丁为奴之处，伏候皇上训示遵行。

再，首犯王思谦、匪目蔡忠、欧扶、李乔、谢锐、陈水、陈

通等原供所纠匪伙内有王尉……等十三名，奴才等按照住址严密查拿，兹据各庄衿耆王世显、卢朝龙等呈呈保结王尉等一十三名均系守分良民，并未听纠为匪，委被挟嫌诬扳，呈请开释，并带同王尉等投讯前来。奴才等悉心研讯，或平日挟有嫌隙，或此次充当义民拿伊伙党，致被挟恨供报，质诸现获贼匪王腾等，金供王尉等实非同伙，不敢妄指等语。众供确凿，奴才等密访舆论，亦系务实农民被匪挟嫌扳害，似无疑义。伏查贼情狡黠，被获到案，自知身罹重典，往往隐匿同伙，诬扳挟有嫌怨之人，以泄私忿，是以奴才爰新泰、遇昌前经奏明，惟有尽心研鞠。如有逆迹昭著之犯，即按律办理；倘系挟嫌诬扳，究明确据，亦即保释等由在案。今王尉等一十三名，讯系被匪徒诬扳，实有确据，奴才等不敢因原奏缉拿有名，稍为迁就，（朱批：甚是。）当将王尉……等交各衿耆保领安业，飭属于缉拿逸匪档案内扣除。如续有似此者，亦照案办理，以副仰我皇上执法惟平，不使无辜受屈至意。

再，此案先后正法首伙匪犯三百零四名，又投出匪犯一十七名，尚有匪目郭腾蛟、谢对、洪养、苏江流等四名及供出各匪伙未获，为数无多，文武衙门兵役足资缉捕。现在天时连得透雨，田间翻犁，将种晚稻，所有奴才遇昌及知府吴逢圣前次捐廉雇募之义民各一千名，此时既可无需，仍须陆续裁撤，庶不致有妨农务。除酌留得力义首及眼线三、四十名随同侦缉，奴才等仍督率营县上紧搜查未获各犯，总期尽净，并察看情形，或应撤兵回郡。确查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及获犯数目名单，再行据实具奏。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并将投出匪伙谢南等十一名牢固监禁恭候谕旨钦遵办理外，合将续获盐水港滋事匪犯，并自行投出匪伙及讯释被匪诬扳之良民，分别拟办缘由，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五年五月十三日。

嘉庆五年七月十五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漳州镇总兵胡天格奏剿捕

蔡光悞等人折

嘉庆五年七月十五日批 朱折

福建漳州镇总兵奴才胡天格、福建台湾镇总兵奴才爱新泰、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审明凤山县属乘机窃发首伙匪犯分别办拟，及南路先行撤兵缘由，恭折具奏事。

窃照南路匪徒蔡光悞、三吧六等纠众窃发，攻汛抢械，冀图附和盐水港匪徒起事。经汛弁曾德率兵堵御，枪毙贼匪一名，生擒梁英等三名，余匪逃散，该弁即将梁英等解县究出首伙姓名，禀报到郡。维时南北路匪徒同时起事，奴才爱新泰先于初六夜带兵赴北路剿捕。郡城为根本重地，弹压巡防及调度筹办一切事宜，在在均关紧要，奴才遇昌未便擅离，当即移委游击敏禄，带兵前赴凤邑协同搜捕，飞咨奴才爱新泰严飭缉拿去后。嗣据会同南路营参将海隆阿、凤山县知县吴兆麟督率兵役在于岷顶地方围获首犯三吧六、匪伙梁发等共五名。奴才遇昌、台湾府知府吴逢圣探闻，首犯蔡光悞等在岗山一带岩洞藏躲，当即密派差役翁进、郑力等前赴搜拿，获到首犯蔡光悞，匪伙蔡受二名。又营县拿获匪伙高华章等七名，先后押解到郡。讯据供称，余匪逃往附近内山傀儡社之老藤林一带藏躲等语。因查该地逼近生番，恐致窜入难以弋获，当即会商飭委南路理番同知延青云赏带犒番赏项，飞往传集屯番，于老藤林一带，凡可窜入内山路径，分段伏截，遇匪堵拿。仍令该营县由外面跟踪追寻，以期必获等缘由。奴才爱新

泰、遇昌，于本年四月十五、闰四月初三等日，先后恭折奏明圣鉴在案。兹奴才胡天格奉督臣玉德奏、委管带将弁并陆提及本标兵丁五百名过台，会同搜捕余匪。于闰四月十二日抵台面晤台湾道臣遇昌，得悉南北路滋事匪徒久经扑灭，首犯均已拿获，匪目、匪伙亦就获多名，节次奏办，闻闾安堵，地方宁谧。现须搜拿未尽伙党，察看情形，似须将原带官兵分路协同搜捕较为妥速。当委随营之连江营游击伊昌阿，带兵一百名前赴凤邑协拿余匪，奴才即于十三日赴北路盐水港军营会同台湾镇臣爱新泰相度机宜，设法筹办。兹奴才等据前次奏明派往南路缉匪之理番同知延青云禀称：遵委驰赴老藤林一带，传集通土屯番遍加赏赉，挨查番社现在并无藏匿匪徒，当令屯丁于可通内山隘口逐段伏截，昼夜巡防以杜窜入。惟查隘外附近山脚地方，管林辽阔，道路丛杂，该匪等既未窜入内山，或即于此等处所往来躲避，亦未可定。似须多派兵役分路同时进林搜寻，庶免东拿西窜，易得就获。当即密订凤山县知县吴兆麟、参将海隆阿、游击敏禄、伊昌阿，督同营弁于闰四月十八、九等日，各带兵役于近山之土名头水沟、弥勒肚、内埔仔等处分作六路，连日入林挨段搜拿。同知延青云搜获潘文良、张叠等二名；知县吴兆麟获犯陈束、张玉、王传即王船、潘君贤、潘顺德等五名；参将海隆阿获犯黄三阳、洪喜等二名；游击敏禄获犯苏乌番、许简等二名；游击伊昌阿获犯胡江、黄千，陈明、李恩等四名；千总吴京，把总沈建勋获犯陈禄、陈育等二名。因搜捕之时，匪伙陈禄情急拒捕，刀伤兵丁戴元海额颅深重，县役王文亦被张玉砍伤左臂膊，现将各犯解郡等情。又续据兵役拿获匪犯潘满、潘锦郎、张汉等三名，又投出匪伙沈元一名，又连江营游击伊昌阿督兵续获匪犯苏盛一名，押解到郡，并据营报兵丁戴元海一名因伤身死等情各前来。奴才等查凤山县匪徒窃发

滋事，节次研讯已获各犯，金供实止首伙四十二名。截至五月初七日，先后拿获及投出首伙匪犯共三十九名，又该匪等攻汛之时，枪毙匪伙一名，现在未获余匪仅只二名，似须阳为撤兵，暗设罗网，责成文武购线严拿。（朱批：是）该犯等妄冀事已完结，出头谋食，或可就获；以尽根株。其现获首伙匪犯应先行审办，免致停搁拥挤。奴才等札商意见相同，随于五月初九日，札调游击敏禄、伊昌阿等各带兵丁回郡。即于初十日，在适中之木栅地方会同提犯，督同台湾府知府吴逢圣研鞫。

缘蔡光悞在台生长，住居凤属岗山地方，向无恒业，与社番三吧六平素交好。嘉庆五年四月初六日，三吧六来蔡光悞家探望，蔡光悞闻知盐水港匪徒戕官滋事，传有来攻府城之信。该犯即与三吧六密商，冀图纠伙乘机窃发，附和谋逆，扰害抢夺。三吧六应允，约同连夜分头招人起事。蔡光悞即纠邀素识之蔡受、黄千、梁英、庄聪、黄帖、高华章、黄服、李钳、李科及邻近之倪元基、黄三阳、梁发、陈围、陈杰、陈禄、陈育、沈元、张汉、苏盛、张叠、李滔、邱栋、胡江、张草等二十四人。三吧六亦即转纠社番潘君贤、潘文良、潘满、潘顺德、苏乌番、潘锦郎、及民人傅成、陈奖、供妈位、张玉、王传即王船、许筒、陈东、洪喜、陈明、李恩等十六人入伙。首伙共四十二人，各执刀棍，内惟沈元徒手，即于初七夜在兰坡岭会齐。因县城内防范严密，人少不敢动手，随往攻万丹汛防，冀图抢械，再行煽诱。四更时候，齐赴该汛呐喊，把总曾德督兵堵御，该匪等恃众拒敌，复于汛后草房放火延烧汛房。弁兵奋勇剿杀，枪毙匪伙李滔一名，拿获城匪梁英等三名。兵丁康云龙等七名被贼拒伤身亡，余匪逃散，此该犯等乘机窃发滋事之原委。再三究诘，据供因闻信仓猝起事，妄冀攻汛后夺有器械，再行诱人入伙，是以所纠人数不多。初七夜在万丹汛

被官兵赶散，大家逃避，未能与北路匪徒通信等语。加以刑夹，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又谋叛不分首从皆斩等语。此案首犯蔡光悞、三吧六因闻北路匪徒戕官滋事，胆敢冀图附和，纠众窃发攻汛伤兵，实属罪大恶极，蔡光悞、三吧六二犯应照反逆凌迟律凌迟处死。蔡受……等三十六犯，甘心从逆，听纠攻汛伤兵，亦属同恶相济，均合依谋叛斩决律应拟斩立决。奴才等于审明后，将蔡光悞等犯分别凌迟斩决正法，传首梟示。（朱批：甚是。）匪伙李滔一名已经枪毙，应无庸议。各犯有无财产缘坐亲属，飭查另办。至沈元一名，讯系被协入伙徒手随往，半途逃回，并未在场滋事，现据悔罪投出与甘心从逆者有间，可否仰乞天恩贷其一死。援照办过杨肇匪案，将该犯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兵丁为奴之处，伏候皇上训示遵行。供犯邱栋、张草二名，现飭营县多派兵役，眼线分路严拿，务获另结。兵丁康云龙……等八名，御匪受伤身死，又受伤兵丁王正有、练湘、县役王文等三名，均系事出因公，应否照例分别恤赏之外，出自皇上天恩。

此案因北路匪徒滋事，该匪等即乘机窃发，事起仓猝，地方文武堵御搜拿尚属认真，所有失察之处，应请宽免。除另缮供折及文武获犯清单，恭呈御览。并将投出匪伙沈元一名牢固监禁，恭候谕旨，钦遵办理外，合将审明凤山县属窃发滋事首伙各犯，分别办拟，及南路先行撤兵缘由，恭折合词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发文日期不详。）

嘉庆五年五月十三日。

（朱批）：即有旨。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等奏办理陈锡宗

### 一案事定撤兵折

嘉庆五年九月初十日批 朱折

提督銜福建台湾镇总兵世袭恩骑尉奴才爱新泰、福建漳州镇总兵奴才胡天格、按察使銜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续获盐水港滋事匪犯及剿办事竣撤兵回郡缘由，恭折具奏事。

窃照嘉义县属盐水港匪徒陈锡宗等结会谋逆，因访获伙犯侯红破案，该匪等乘间起事，戕官焚汛，伤毙兵丁，经奴才爱新泰带兵往捕，在曾文、茅港尾地方节次打仗，炮毙首犯陈锡宗，扑火余匪。奴才遇昌访获郡城内应匪徒林河水等，又密派七品顶戴义首陈安、义首陈凤、黄兴等赍带印札，劝谕向忠里附近贼巢之二十二庄衿耆联络，齐心拿贼，就地捐雇义民一千名，于木栅一带疏通军营后路，堵御外来附和匪党，先后拿获首犯王思谦、吴泰二名，又匪目李矫等八名，匪伙三十三名。奴才胡天格奉委带兵过台，即赴盐水港军营会同搜捕。督弁获到匪目施加禄一名，匪伙李禄等一十名，总计军营郡城两处先后拿获首伙匪犯三百零四名，又投出匪犯一十七名，经奴才爱新泰等将查办情形三次恭折具奏在案。兹督率文武员弁、兵役、义首等认真缉拿，又拿获匪目郭腾蛟一名，匪伙周词等四十四名。奴才遇昌督役拿获匪伙王幸一名，又投出匪犯吴注潘一名，共又续获匪犯四十七名。查核全案，首犯陈锡宗已经炮毙，王思谦、陈绵、吴泰等均已全获正法，匪目二十四名已获二十一名。又节次拿获及投出匪伙共三百四十四名分别办理外，尚有匪目谢对、洪养、苏江流三名，匪伙郭定等六十九名未获。惟查贼匪于曾文、茅港尾等处打仗，抗



拒官兵，枪炮伤毙甚多，迨四月初九夜，奴才爱新泰亲率官兵分路烧庄围拿，痛加剿杀，砍割首级发辫，先后杀死匪徒一百余名，俱无姓名可考。其现在未获逸匪七十余名，有无在打仗时庄伤毙数内，节次研讯获到首伙，俱各供称盐水港滋事事实止同伙四百余人。四月初七、八等日间，有附和后被官兵剿杀各自逃命不能相顾，同伙曾否伤毙被获，附和之人是何姓名，均无从得知等语，虽属实在情形，但指供有名之犯并无伤毙确据，仍须照案严缉。第查迹月以来获得匪犯，多系改换姓名，单身窜逸，再三研讯，除逃亡之外，别无他想，并据各庄衿耆保甲出具不敢藏匿匪徒甘结前来。奴才等察看情形，地方久已肃清，凡属编氓，见此番贼匪滋事官兵剿散之后，又认真搜拿著名匪类，靡不就获歼诛。而匪徒诬扳之人，又按名讯释，毫无屈抑，闻闻目击情形，十分悦服。即有未获余匪，亦胆落潜踪，不能再滋事端。目前大局，匪徒即已慑伏，良民尤须安辑，似可撤兵回郡，寓稽察于抚驭之中，督属将未获逸犯不动声色搜踪严密查拿，即有漏网匪徒，一经出头，即无庄可归，而层层盘詰，不难就获，以尽根株。奴才等札商意见相同，随于六月初九日撤营，各带弁兵回郡，即于十一日会同提犯研讯。

据匪目郭腾蛟供认结会破案、纠众起事、戕官焚汛、抗拒官兵各情不讳，其匪伙周词等亦各供认听纠，随同滋事，节次打仗等情，核于首犯王思谦等原供相符。匪目郭腾蛟一名，应照反逆律凌迟处死。匪伙周词……等共四十五名，各照谋叛已行律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郭腾蛟等四十六犯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斩决正法，传首梟示，飭查有无缘坐亲属、应抄财产另行办理。

再，投出匪犯吴注潘一名，讯系被胁入伙，并无随同焚汛戕

官，亦无抗拒官兵情事，现在悔罪，自行投首，与甘心从逆者有间，应照本案奏准减等免死例，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兵丁为奴，候部定地发遣。

又，匪目陈犹水原供匪伙欧西川一名，据该保衿耆颜新等金呈保结，实系贸易良民，并未听纠为匪，委被挟嫌诬扳，呈请开释，并带同欧西川投讯前来。奴才等悉心研鞫，委系平素挟有仇恨，致被扳害。访诸舆论，欧西川一名，系务实良民，别无疑义，随照前次奏办王尉等之例，交该衿耆保领安业，飭属于缉拿逸匪档案内扣除，以仰副我皇上锄莠安良、不使无辜受屈至意。此案匪徒陈锡宗等结会谋逆，先经营县访获匪伙侯红，究出实情，因之破案。迨后贼匪起事，地方文武剿御搜拿、克期扑灭，尚属认真，所有失察职名应请免开。盐水港讯弁把总陈朝瑞奉委缉匪公出，并未在汛，请免置议。所有该汛御匪被害兵丁吴铭恩……等一十一名，又受伤兵丁黄拱照……等一十名，均系事出因公，应否照例分别恤赏之处，出自皇上天恩。匪目谢对、洪养、苏江流三名，匪伙郭定……等六十九名，奴才爰新奏、遇昌严督营县广布眼线，分路搜拿，获日另结。仍将此案先后办理情形，宣明皇恩因法，一秉大公。凡属匪徒不容漏网，良民亦弗株连，各士庶人等皆须有鉴于兹，互相告戒，务安本业，以保身家等由，会衔明晰示谕，俾穷乡僻壤家喻户晓，咸使闻知，庶几民风日渐驯良，海疆可期绥靖。除另缮供单及全案文武员弁获犯名单恭呈御览，并将投出匪伙吴注潘一名牢固监禁恭候谕旨钦遵办理外，合将续获匪犯分别查办及剿办、盐水港匪徒事竣撤兵回郡缘由，恭折合词具奏，伏乞皇上睿鉴。

再，奴才胡天格于六月初九日一同带兵回郡，现在台地搜捕余匪，事宜办理完竣，奴才本任亦属紧要，未便稍延，即于拜折

后，统领原带将备弁兵前赴鹿耳门口配渡，候风开驾回厦，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五年六月十六日。

嘉庆五年九月初十日。

（朱批：）即有旨。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  
卓兴等人折

嘉庆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批 军录

提督衔福建台湾镇总兵世袭恩骑尉奴才爱新泰、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续获盐水港戕官滋事案内逸犯，申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本年四月间，嘉义县属匪徒陈锡宗等结会谋逆、戕官焚汛、伤毙兵丁，经奴才等上紧剿拿，设法搜捕，先后拿获首伙及投出匪犯共三百七十一名，分别办拟，撤兵完结，节次恭折具奏在案。本案内尚有未获匪目谢对等三名，匪伙郭定等六十九名，奴才等督饬各属广布眼线，分路搜拿。兹据台、嘉、彰三属营县禀称，督率兵役、义首等先后缉获奉拿有名匪伙卓兴、谢盛、胡枣、张九、方添仔、蔡伍即黄偶才等六犯，又与黄偶才同行被获之蔡乌一名。逐一研讯，各俱供认随同已正法首犯陈绵等往盐水港滋事，并于曾文等处拒敌官兵。又究出张九、方添仔二犯，曾转纠杨思敏、何腾、苏猪、许相、蔡六、胡恭等六名入伙。并据谢盛、胡枣供出首犯陈锡宗原纠匪伙内尚有黄裕、王盘、黄缎、洪佃、欧珍、黄长、黄远、黄江、蔡在、陈添等十名逃避踪迹，一并拿获，俱各讯认等情。奴才等查台地民情浮动，易于煽惑，前次盐水港滋事，节讯已获各犯，金供实止同伙四百余人。迨于

四月初七、八等日贼匪在曾文、茅港尾等处拒敌官兵，每日人数加增，是否各匪伙转纠党羽，抑系临时附和，及首犯陈锡宗临阵炮毙，因无生供可考，该犯所纠伙党是何姓名，均无从确查，全在获犯时悉心研鞫，究出匪伙姓名，设法购获，互相质对，实系随同滋事之犯，即正刑诛，如或挟嫌供扳者，立时宁释，庶免纵漏屈抑之弊。今张九等转纠匪伙杨思敏等七名，及陈锡宗原纠之黄裕等十名，彼时无人供及，是以飭缉无名，今即据供拿获，质讯明确，自应一律办理，未便任其漏网，再滋事端，随飭据台湾府知府吴逢圣提郡审拟，解勘前来。奴才等会同复鞫。

卓兴一犯系已正法匪目陈犹水纠邀入伙，在郡作为内应。本年四月初五夜，陈锡宗等在盐水港起事，卓兴听陈犹水差往，查探消息，旋闻郡城拿获陈犹水等破案，该犯随即逃逸。谢盛一犯，系已正法首犯陈绵纠邀入伙。胡枣一犯，系已正法匪目李番纠邀入伙。张九一犯，系已正法匪目欧扶纠邀入伙，该犯转纠杨思敏、何腾、苏猪、许相四人。方添仔一犯，系已正法匪目谢锐纠邀入伙，该犯转纠蔡六、胡恭二人。蔡伍即黄偶才一犯，系已正法匪目陈水纠邀入伙，该犯转纠蔡乌一人。黄裕、王盘、黄缎、洪佃、欧珍、黄长、黄远、黄江、蔡在、陈添等十犯，系已炮毙首犯陈锡宗原纠伙党，据谢盛、胡枣等指供拿获。以上各犯均各随往戕害焚汛，拒敌官兵，迨后贼散逃窜。据供各情，核与原案相符，再三究诘，此外委无另纠党羽，逃后亦无另犯别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叛已行者斩等语。该犯卓兴、谢盛、胡枣、张九、方添仔、蔡伍即黄偶才等六犯听从首犯陈绵、匪目陈犹水等纠邀入伙，或潜身内应，或随同滋事，均属罪大恶极。卓兴等六犯应照谋叛已行律斩决。杨思敏……等十犯，系陈锡宗原纠伙党，

现据谢盛、胡枣指供确凿，亦各讯认随同本犯戕官焚汛、拒敌官兵，均属同恶相济，应照律一并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卓兴等二十三犯绑赴市曹正法，仍传首枭示，以昭炯戒。查明有无亲属、财产，分别办理。未获匪目谢对等三名，匪伙郭定等六十三名，飭属严缉，获日究明有无辗转纠约及附和滋事之犯，一并严拿，再行办理。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续获匪犯究出伙党缉获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嘉庆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  
杜富等人折

嘉庆六年四月初十日批 军录

提督衔福建台湾镇总兵奴才爱新泰、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汛兵识获南路滋事逸匪，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嘉庆五年四月间，凤山县属匪徒蔡光悛等，闻知盐水港会匪戕官滋事之信，冀图窃发附和，随分纠匪伙蔡受等共四十二人，于四月初七夜往攻万丹汛，放火焚烧汛房。经汛弁督兵堵拿，毙斃匪伙李滔一名，获贼梁英等三名，奴才等闻报委员带兵赴地，会同营县先后围获首伙蔡光悛、三吧六等三十五犯。又匪伙沈元一名，闻拿投首，经提集赴郡，督府研审，将该犯分别凌迟、斩决、拟遣办理，于嘉庆五年五月十三日恭折具奏在案。本案内尚有逸犯邱栋、张草二名未获，奴才等飭属严缉，并密访有无临时附和匪徒，一并拿究去后。兹据护理城守营参将事、守备陈得宽禀，据巡兵孙朝基等禀称，二月二十六日巡至番薯寮庄，见有一

人左腮颊有大疤痕一个，身带半斩刀，单身行走，形迹可疑。朝基忆及上年四月初七夜，奉差赴万丹汛公平，是夜匪徒蔡光悞等攻烧汛防，朝基邦同堵御，火光之下，曾见贼匪内有一左腮颊大疤痕之人，与此人状貌相似，随面盘问。该犯言语支吾，意在逃跑，上前拉扭，该犯即拔刀拒捕，砍伤朝基左肘、左右手等六处。幸同巡兵丁傅天生等上前协同拿获，问名杜富，随将该犯同受伤兵丁移县验究等情。

又据台湾县知县周作洵禀称，验明兵丁孙朝基左肘、左膝刀伤二处，又左右手划伤四处，均未深重。严讯杜富，据供听从匪犯李滔转纠入伙，往攻万丹汛，杀伤兵丁一人等由。奴才等当即飭据台湾府知府吴逢圣提犯审拟，解勘前来，随会同复鞠。

缘杜富系加拔社熟番，与已经枪毙之匪犯李滔交好。嘉庆五年四月初六日，李滔听从首犯蔡光悞纠邀，乘机窃发，李滔即转纠杜富入伙。初七夜，跟同往攻万丹汛，放火焚烧汛房，弁兵齐起堵拿，该犯等恃众拒捕，杀伤兵丁，后因匪伙梁英等被获，李滔中枪毙命，各犯畏惧逃散。该犯杜富闻知蔡光悞等先后拿解正法，畏罪逃赴北路躲避。因事隔久远，潜回探信，正途即被盘获，核与原案相符，再三究诘，委无转纠伙党，逃后亦无另犯别案，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叛已行者斩等语。该犯杜富听从李滔转纠入伙，胆敢随同焚汛伤兵，实属同恶相济。因李滔当时枪毙，并无生供，几致漏网。现在盘获，讯认不讳，未便因原案无名，稍为轻纵。杜富一犯，应照律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该犯绑赴市曹正法，传首梟示。（朱批：是。）该犯讯无亲属财产，应无庸议。

兵丁孙朝基伤痕渐次平复，该兵丁于仓促御敌之际，尚能认

明匪犯状貌，盘诘就获，实属留心缉捕。奴才等现量加奖拔，以示鼓励：未获逸犯邱栋等二名，飭属严缉获日，究明有无转纠伙党，一并严拿，再行办理。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汛兵识获南路逸匪申明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六年三月初九日。

嘉庆六年四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张草折

嘉庆六年八月初六日批 军录

提督衔福建台湾镇总兵世袭恩骑尉奴才爱新泰、署福建台湾道奴才庆保跪奏，为续获南路匪案逸犯及同行匪伙，申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嘉庆五年四月间，凤山县属匪徒蔡光悞等，闻知盐水港会匪滋事之信，冀图窃发，附和纠伙，焚汛伤兵，经奴才爱新泰会同前道臣遇昌委员赴地，拿获首伙匪犯蔡光悞等四十名，又续获匪伙杜富一名，分别凌迟斩决，拟遣办理，先后恭折具奏在案。尚有逸犯邱栋、张草二名未获，奴才庆保抵任后，会飭营县严密查拿。兹于本年六月初十日据凤山县知县吴兆麟禀称，访得匪犯张草一名，在台、凤二县交界之鬼岫岬山沟藏躲，随密会城守营署守备詹士国，选带兵役，前赴围拿。张草拔刀拒捕，砍伤县役陈寿左手腕，陈寿用刀抵格，戳伤张草左膊倒地，经兵役上前拿住，并获同伴之李来一名。

讯据张草供认，听从蔡光悞纠邀入伙，该犯转纠李来，随同往攻万丹汛，焚汛伤兵等情。奴才等当即飭府提讯去后，旋据县禀，张草一犯于取供因伤身死，将李来一犯解郡，由台湾府知

府吴逢圣审拟解勘前来，随会回复鞠。

缘李来原籍晋江，寄居凤邑，与现获伤毙之匪犯张草交好。嘉庆五年四月初六日，张草听从已正法首犯蔡光悞纠邀，乘机窃据发。张草即转纠李来入伙，初七夜跟同往攻万丹汛，放火焚烧汛房，弁兵齐起堵拿，该犯等恃众拒捕，杀伤兵丁后，因匪伙梁英等当时被获，各犯畏惧逃散。该犯张草闻知蔡光悞等先后被拿正法，即与李来潜赴内山躲避，近日回至鬼岫岬山沟藏匿探信，即被围获。核与原案相符，再三究诘，逃后并无另犯别案，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叛已行者斩等语，该犯李来听从张草转纠入伙，随同焚汛伤兵滋事，虽原案并无名，现与张草一同拿获，讯认不讳，实属同恶相济。李来一犯应照律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将该犯绑赴市曹正法，仍传首枭示。张草一犯罪应斩决，已经伤毙，照例戮尸枭示。该二犯讯无亲属财产，应毋庸议。县役陈寿伤痕业已平复，奴才等量加奖赏，以示鼓励。未获逸犯邱栋一名，伤属严缉，获日另结。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续获南路逸匪申明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六年六月二十日。

嘉庆六年八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等奏续获白启折

嘉庆七年三月初一日批 军录

提督銜福建台湾镇总兵世袭恩骑尉奴才爱新泰、署福建台湾道奴才庆保跪奏，为拿获聚众结会冀图谋叛之首伙各犯，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台湾民情浮动，常有结会煽惑之事，且陈锡宗案内余匪未净，奴才等惟有广布耳目，督属认真访查，不敢稍存怠忽。兹于本年十一月初八日亥刻，风闻嘉义县属之许秀才庄有匪徒结会煽诱，当即密飭地方营县上紧查拿。旋据该营县及佳里兴巡检萧拔群先后禀称，查得十一月初七夜，有匪徒多人在许秀才庄荒埔结会，即行四散。并闻有贼匪白启纠人欲攻盐水港，现在防范严拿等情。奴才等随商派城守营参将敏禄，护本标左营游击陈得宽，署鹿港同知叶宝书前赴该地，会同查拿。嗣于十三日据该员等禀称，查得匪徒委有结会之事，并于十一夜抢劫洲仔庄武生蔡廷光家银物、马匹，戳伤二人，现在庄民间有怕匪扰累，搬移别庄之事，已妥为抚谕等由前来。奴才等查匪徒结会抢劫，且有欲攻盐水港之信，以致民情惊怖，必须乘其伙党未齐，上紧搜捕，庶几消患未萌。随会同商定，奴才庆保在郡稽查弹压，奴才爱新泰督同台湾府知府吴逢圣、护台协中营游击陈偕升逃带兵役，即于十四日自郡起身，亲往督拿。十五日行抵嘉邑，十六、七等日据营县获到匪伙黄力、詹代二名。讯据供称，系匪目李权招伊入伙，此外另有首犯白启、匪目林乌番、郭定、柯琼、钟添送、杨美、伪军帅王谱，连李权共八人首先结会，各自纠人。原定十一月十一夜先攻盐水港起事，至期闻营县已有防备，又因所招同伙人少，恐难抵敌，不敢动手。白启因知洲仔庄蔡家养有马匹，就同众人前去抢劫，戳伤二人，叫我们多邀伙党，再听信息。现在李权等闻知破案严拿，已往十八重溪地方逃避各等语。奴才爱新泰查十八重溪逼近内山，李权等犯既由该处窜逸，亟须追踪搜拿，俾免远扬。随严督府县营员，派拨熟悉路径之兵役、义勇，带线分头侦捕。连日据台湾府知府吴逢圣带役于熬酒桶山沟搜获匪目杨美、匪伙谢梓二名，并据营县各员获到匪目林乌番、李权、钟添送、

郭定、伪军师王潜、匪伙蔡光嬰……等二十八犯。又匪伙白伦……四名，闻拿白赴军营投首。奴才庆保自镇臣爱新泰赴嘉后，督同在郡文武，各于城厢内外加紧巡防，并恐匪徒四散窜逸。当即飞札各属于山陬海汊，分派员弁，认真踪缉，以免疏漏。据道役会同把总陈安，于郡城东门外盘获匪目柯琼一名，究系欲来城内纠人，又曾派匪伙郭乌番、林景前赴凤山，转纠伙党，以图将来接应。奴才庆保随密札营县，将郭乌番、林景二犯拿解到郡，又访得首犯白启窜入哆啰咽番社藏躲，即选派道役，飞往围获。奴才等查此案起衅首犯白启，及匪目林乌番、伪军师王潜等共八名，已经全获。（朱批：好。）又获匪伙蔡光嬰等三十二名，人犯众多，亟须审办，未便久稽，随往返札商意见，于同奴才庆保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前赴适中之茅港尾地方，会同提犯，督率台湾府知府吴逢圣研审。

缘首犯白启素无恒业，与已获之匪目林乌番、李权、柯琼、钟添送、杨美交好。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有陈锡宗案内逸匪郭定从内山逃出，赴白启家藏躲，林乌番等闻知，同往探望。郭定自揣罪重难逃，恳求设法救援。白启即起意再结小刀会，纠人攻抢盐水港，冀图滋事，俱各允从。随于初七夜林乌番、李权、柯琼、钟添送、杨美等齐赴白启家中，连白启转纠之王潜及郭定，一共八人，携带牲醴香烛，赴许秀才庄荒埔排列，推白启为首，林乌番等为匪目，王潜为伪军师，一同拜天立誓，歃血订盟，言明各自赶紧招人。订于十一月十一夜，各带所纠伙党，赴洲仔地方会齐，先攻盐水港汛防，夺有枪炮刀械，再行起事等语。白启又令王潜刊刻大将军白四字木戳，用黄绫剪成尖角旗式，上盖戳记，临时分给伙党。白启随纠得已获之蔡光嬰……等九犯；林乌番纠得蔡猷五犯；李权纠得已获之黄力……及未获之施谤等七犯；郭定

纠得已获之陈传、翁协二犯；柯琼纠得已获之郭乌番、王欢二犯；郭乌番又转纠林景一犯；钟添送纠得已获之叶青彩……四犯；杨美纠得已获之谢桦……六犯。惟王谐未经纠人，该犯等各持器械，于十一月十一日夜前赴洲仔荒埔齐集。白启随令王谐将纠到伙党，逐名登簿，查点人数，仅止四十四名。闻营县已有防备，恐难抵敌官兵，不敢动手。因知武生蔡廷光养有马匹，随带纠到伙党赴蔡家抢劫，截伤二人，复令众人分头多招伙党，改期再听信息。匪目柯琼随潜赴郡城，并令郭乌番带同所纠之林景赴南路凤山地方纠人，以图将来接应，先后就获。又究出钟添送一犯，曾于嘉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起意纠劫事主陈廷章牛车银布一案，查与报案相符。奴才等查该匪既图攻汛，恐所招伙党不止此数，再三究诘，坚供实因甫经结会，首伙止有四十四人，以致不敢举事，亦无置造炮械。所有旗式、木戳及会匪名簿，因闻拿紧急，俱已烧毁，不能缴出等语。加以刑夹，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又谋叛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等语。此案首犯白启，匪目林乌番等，聚众结会，冀图谋叛，伪军师王谐复又刊刻木戳，盖用旗式，煽诱惑人，均属罪大恶极，未便轻纵。白启、林乌番、李权、郭定、柯琼、钟添送、杨美、王谐八犯，陈（除）抢劫轻罪不议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匪伙蔡光婴……等二十八犯，听纠入会，持械前往，实属甘心从逆，应照谋叛已行律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白启等三十六犯，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斩决正法，仍传首枭示，以昭炯戒。（朱批：甚是。）各犯有无缘坐亲属，应抄财产，另行办理。匪伙白伦、林面、林强、蔡献四名，讯系被胁入伙，现在悔罪投出，与甘心从逆者有间，可否仰邀天恩，贷其一死，援照陈锡宗案内投出匪伙之例，发往黑龙江等处，给兵丁为奴之处，伏候皇

上训示遵行。钟添送纠劫陈廷章牛车一案，现照供出伙盗姓名，飭属严拿务获另结。逸犯王四湖、白尊、林陶、施谤等四名，奴才等仍派委员弁，协同地方营县，上紧搜拿，获日再行办理，以尽根株，仍剴切出示晓谕：凡有在逃逸匪，果能及早悔过，自行投首，当为据情具奏，仰恳圣恩，准予免死，使彼知有生路，不致复萌故智。现在首伙各犯就获究办，前次怕匪扰累搬移各庄之户，先经抚谕搬回安业，察看各庄居民，欢欣鼓舞，咸称此次著名匪徒俱已搜捕净尽，闾阎极其宁贴，足以仰慰圣怀。奴才等于会办后即撤兵旋郡，至此案白启等犯，甫于十一月初旬结会，即经访闻拿获首伙及投首匪犯共四十名，照例办理，所有地方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除另缮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拿获结会谋叛首伙各犯审办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嘉庆七年三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续获郭定折

嘉庆七年三月初一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据报台湾匪徒结会滋事，旋即拿获缘由，恭折奏闻事。

窃臣玉德前据台湾镇道禀报，访闻嘉义县属许秀才庄有匪徒数十人结会，煽惑滋事，现在选派兵役，带同台湾府吴逢圣驰往查拿等情，当经臣玉德飞飭该镇道严密查拿，毋使一名漏网。兹据该镇道禀称，十一月十五日行抵嘉义县，即据营县拿获伙匪黄力、詹代二名，究出系白启起意为首，因陈锡宗案内逸犯郭定从内山逃出，潜匿白启家内。郭定自知罪重难逃，恳求设法救援。

白启即起意复结小刀会纠人，希图滋事抢掠。商同林乌番、李权、柯琼、钟添送、杨美、王谐、郭定等，均各允从，备办酒醴、香烛，在许秀才庄荒埔排列，推白启为首，林乌番为匪目，王谐为伪军师。拜天立誓，歃血订盟，言明各自招人，择于十一月十一夜赴洲仔地方会齐，先攻盐水港汛防，夺取枪刀、炮械备用。白启复刻“大将军白”四字木戳，盖用黄绫旗上，临时分给伙党为记。白启等八人先后共纠得蔡光婴等三十六名，白启因营县已经访问，人数尚少，恐难抵敌官兵，不敢起事，随抢劫蔡廷光家马匹，复又分投纠伙，以图接应。当经该镇等访问，立将首伙各犯拿获三十六名，并自行投首四名，尚有王四湖等四名未获等情，禀报前来。

臣等伏查台湾民情浮动，每有结会煽惑之事。今该犯等复因陈锡宗案内逸犯白内山逃出，辄敢复结小刀会，希图滋事抢劫。该镇等一有访问，立即带领兵役，将首伙各犯拿获办理，尚属妥速。除飭将未获匪犯王四湖等四名派委员弁兵役，多购眼线，上紧侦缉，务获究办外，所有据报台湾匪徒滋事，旋即拿获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庆七年三月初一日奉朱批：现据爱新泰具奏，另有旨谕。钦此。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拿获凤山县

天地会首李顺等人折

嘉庆十年二月初十日批 军录

福建台湾镇总兵世袭恩骑尉革职留任奴才爱新泰、按察使銜

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拿获纠伙结会冀图不轨之首伙各犯，申明办拟，恭折具奏事。

窃照台湾五方杂处，民情浮动，不法匪徒常有结会煽诱等事。奴才等惟有镇静弹压，督属严密稽查，并凛遵嘉庆七年间钦奉谕旨：于未经蠢动之先，将首从各犯上紧缉拿，立时办竣，无任勾结，致起事端。钦此。等因。转行钦遵在案。兹于本年八月十六日，风闻凤山县属有匪徒结会之事，当即飞飭地方营县上紧慎密查拿。旋据南路营县禀称，访得八月十四夜，有匪徒多人在崎仔头庄荒埔结会，系何人为首，同伙实有若干人，尚未探得确据。现在会商署参将海福、都司许律斌，以查汛为名，带兵于附近该庄之水底寮一带防范巡缉，知县吴兆麟派拨干役购带眼线，分头查拿等情。奴才等查该匪等敢于光天化日之下纠伙结会，冀图滋事，诚为慝不畏死。既据禀称实有其事，必须乘其甫经纠集人数未多之际，上紧侦踪踪捕，以期消患未萌。当即商委台湾府知府庆保，并派曾署凤山县事之丁忧县丞翟瀚，干练把总陈安、陈光山，外委徐连清等，随同驰往该地，会督营县设法查拿。嗣据该府禀称，于八月十九日，驰抵凤邑，会督营县获到匪伙高春一名，随经严讯，据供系匪徒李顺为首，商同王语、胡老牛、陈经、吴平等分纠陈方等首伙共二十一人，在崎仔头荒埔结会。李顺因见党伙齐心，遂起意定于十月间晚稻登场后起事，抢得庄民粮食，即好聚集为匪。因甫经结会即被官兵访问，李顺闻拿情急，不能久待，随通知众人欲于八月二十五夜攻抢水底寮汛防，得有军械，易于胁人入伙。因查点人数于原结会二十一人之外，只有陈经续纠魏滔一人，吴平续纠吴表一人，总共止二十三人。又闻营县已有防备，人少不敢动手，各自逃散等语。当即按照供出犯名、年貌，会督营县并派拨妥役追踪搜捕。据府役薛荣、吴力，义首武举赖

熊飞等拿获匪犯陈经、王语、陈万、陈突四名，究出首犯李顺于刺桐脚深林潜匿，复会营选派兵役前往围捕，该犯李顺、陈应、叶力持械拒捕，刃伤汛兵彭胜龙、县役王强二人，旋被回格。陈应、叶力二犯亦受重伤，当将李顺、陈应、叶力三犯一并拿获。又据营县兵役及义首生员倪逢时等先后获到陈隔、刘盛居、黄求、张珍、胡老生、叶石愿、郑添月、陈愿等八名，并魏滔、关表二名闻拿自行投出，先后共获首伙各犯一十八名，均各讯认。现在示谕庄民，嗣后务须互相劝勉，各安生业，毋得轻听匪徒煽诱，致罗法网，察看民情已属宁谧等情。奴才等查此案首伙匪犯仅有二十三名，现已拿获一十八名，自应先行审办，当飭带犯回郡，据台湾府知府庆保讯拟解勘，并声明匪犯陈应、叶力二名，于取供后因伤在禁身死等情前来，奴才等会同复鞫。

缘李顺素无恒业，与现获之匪伙王语、胡老生、陈经及在逃之吴平交好。嘉庆九年八月初八日，该犯等在吴平家会面，共谈贫苦，李顺商同纠人结拜小刀会，冀图抢夺，俱各允从。李顺随纠得现获之陈万、陈隔、刘盛居、黄求、张珍，及未获之陈捧、黄大添七人；王语纠得已获之陈突、高春，并拒捕因伤毙命之陈应、叶力等四人；胡老生纠得已获之叶石愿、郑添月，及未获之陈大揉、蔡智四人；吴平纠得已获之陈愿一人，首伙共二十一人，于八月十四夜，齐赴崎仔头庄荒埔排列牲醴、香烛，共推李顺为首，拜天立誓，同吃鸡血酒结会，将同伙姓名写立会单。李顺因见党伙齐心，遂起意定于十月间晚稻收成后起事，抢得庄民粮食，聚众为匪。陈经于结会后，续纠得魏滔一人，吴平又续纠得吴表一人。旋经奴才等及营县访闻，密拿防范，该犯李顺闻拿情急，冀图窃发。因匪伙陈愿曾做裁缝，令其制造红心绿边方旗一面，通知同会匪徒欲于八月二十五夜攻抢水底寮汛防，得有军械，即竖

旗胁众起事。因查点同伙仅止二十三人，而魏滔、吴表二犯又畏惧先行走回，探闻营县早有防备，贼伙人少，不敢动手，李顺自知难以窃发，随将会单逆旗焚毁，分路逃散。当经飭府驰往督拿，究出李顺等踪迹，先后就获，此该犯等纠伙结会，冀图不轨之原委。奴才等查该匪等既图竖旗攻汛，恐所纠贼伙不止此数，再三究诘，坚供实因甫经结会，原议纠得多人，于十月间定期起事，不意被访破案，仓猝聚集，实止二十三人，以致不敢动手，此外并无同伙，亦无私制器械。会单、逆旗委系焚毁，不能缴出等语，加以刑夹，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又谋叛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又例载谋叛案内被胁入伙、并无随同焚汛戕官，一闻查拿悔罪自行投出者，发往黑龙江给被甲人为奴各等语。此案首犯李顺纠伙结会，又制造逆旗，冀图攻汛不轨，情罪昭著，未便轻纵。李顺一犯应照谋逆律凌迟处死，匪伙王语、胡老生、陈经、陈万、陈隔、刘盛居、黄求、张珍、陈突、高春、叶石愿、郑添月、陈愿等十三犯听纠入会，持械前往，实属甘心从逆，应照谋叛已行律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将李顺等一十四犯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斩决正法，传首于结会地方枭示，以昭炯戒。陈应、叶力二犯，罪应斩决，于取供后因伤在禁毙命，仍照例一并枭示。各犯在台游食，俱无恒业，讯无缘坐亲属，应抄财产应无庸议。匪伙魏滔、吴表二名，讯系被胁入伙，闻拿悔罪，自行投出，应照例发往黑龙江给被甲人为奴，照例刺字。逸匪吴平、陈捧、黄大添、陈大揉、蔡智等五名，飭属严拿，务获另结。受伤兵丁彭胜龙、县役王强等伤未深重，现已平复，奴才等量加奖赏，无庸置议。此案李顺等犯甫经结会，即被访闻，拿获首伙及投首匪犯共一十八名，照例办理，所有地方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参。除缮



具供单恭呈御览，并将现拟外遣匪犯魏滔、吴表二名牢固监禁，恭候谕旨，钦遵办理外，合将拿获纠伙结会、冀图不轨之首伙各犯申明办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嘉庆十年二月初十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台湾镇总兵爱新泰奏续获

吴平、黄大添等人折

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批 军录

福建台湾镇总兵世袭恩骑尉革职留任奴才爱新泰、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奴才遇昌跪奏，为续获匪案逸犯申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于嘉庆九年八月间，凤山县属匪徒李顺等纠众结会，冀图不轨。经奴才等访闻，飭府驰往该地，会督营县拿获首伙各犯李顺等一十八名，申明办拟，于上年九月二十五日恭折具奏在案。本案内尚有逸犯吴平、陈捧、黄大添、陈大揉、蔡智等五名未获。奴才等飭催营县严密查拿。先于上年十一月十二日，据台湾府庆保于访获蔡牵伙盗蔡九、谢基来台勾结案内，督飭营县拿获供犯吴平一名，究明该犯前与李顺等结会，冀图不轨，又转纠吴表一名入伙。因地方文武早有防范，不敢窃发，分路逃散。该犯潜往北路沿山一带，求乞躲避，听从素识之谢基纠邀，得受银圆，应允招人，俟蔡牵盗船到台，在岸接应等供。核对所犯原案及质诸谢基等，供情相符。适蔡牵盗船窜到淡北滋扰，奴才等督属防堵，随将该犯吴平及审实之伙盗蔡九、谢基等共三名，先行恭请王命，照例斩决正法，传首枭示在案。兹又据嘉义营县禀获案内逸犯黄

大添一名，奴才等飭提来郡，由台湾府知府庆保审拟解勘前来，随会同复鞠。

缘黄大添原籍漳浦，寄居凤邑，与已正法首犯李顺交好。嘉庆九年八月十二日，李顺纠邀该犯结拜小刀会，冀图抢夺，该犯允从，十四日随同李顺等到崎仔头庄荒埔排列牲醴，同伙共二十一人，共推李顺为首，拜天立誓，吃鸡血酒结会。将同伙姓名写立会单，李顺因见伙党齐心，遂起意定于十月间晚稻收成后起事，抢得庄民粮食，聚众为匪。旋经奴才等及营县访闻，密拿防范。李顺闻拿紧急，冀图窃发，即令匪伙陈愿制造方旗一面，通知同会匪徒，欲于八月二十五夜先攻水底寮汛防，得有军械，即竖旗胁众起事。至期黄大添持械前往，李顺查点同伙，连续招之魏滔、吴表二犯，仅止二十三人。而魏滔、吴表又畏惧先行走回，探闻营汛早有防备，贼伙人少，不敢动手。李顺随将会单、逆旗烧毁，分路逃散，先后被获正法。黄大添潜赴北路之斗六门、水沙连一带藏躲，现被弋获。据供各情，核与原案相符，请无转纠伙党，逃后亦无行凶为匪情事。加以刑吓，矢口不移。

查律载谋叛已行者斩等语。今黄大添一犯听纠入伙，持械前往。实属甘心从逆，应照谋叛已行律斩决。奴才等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将黄大添一犯绑赴市曹正法，传首于结会地方枭示，以昭炯戒。该犯讯无缘坐亲属及应抄财产，应无庸议。吴平一犯先经拿获正法，亦无庸议。逸匪陈捧、陈大揉、蔡智三名，飭属严拿，务获另结。除缮具供单恭呈御览外，合将续获匪案逸犯审明先后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十年三月十三日。

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 (二) 福 建

福建巡抚汪志伊题续获

天地会林中玉等本

嘉庆四年三月初九日 刑科题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从宽留任臣汪志伊谨题，为续获会匪审拟详解事。

据署福建按察使司事、延建邵道戴求仁呈详，据署漳州府知府承炷转据署龙溪县知县高叔祥详称，准前参县朱泰曾移交嘉庆三年七月初三日，据兵役拿获苏甫等杀死史才移尸图诈案内逸犯蔡溪一名到县，随验明该犯，并无拷痕刺迹。正在提犯研讯间，兹值卸事，合就移解审办等因。准此卑职卷查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准刑部咨，福建司案呈内阁抄出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等奏称：窃照闽省天地会匪蔓延贻害，漳泉一带尤多听从入会之人。臣等于另折审办提喜、陈彪等案内，声请嗣后获犯到案，如有本系会匪而复犯斩绞重罪者，决不待时，以惩奸恶，而净根株。兹据署臬司王庆长将龙溪县革监林中玉等窝抢勒贖分赃，并苏甫因奸谋杀史才二案，审拟招解前来。查林中玉等均系会匪，现在陈彪等尚禁省监，正宜就此彻底根究，俾奸宄之徒，无从隐匿狡卸，立正刑诛，以昭炯戒。随率同司道，分起提鞫。

缘林中玉、严论系听从已故之李水，由平和人张普转传入会。

李水曾于五十二年七月间向杨六借银不遂，心怀忿恨。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探知杨六外出，必由后沟社经过，起意邀同严砮并在逃之张青垅、陈在、柯江等五人齐至该处等候。杨六踵至，李水上前拦住，即同严砮等将杨六抢至林中玉家，告知抢索情由，并许得赃依分。林中玉应允藏匿，杨六惧其会匪，许给番银六十二圆，令伊戚苏俊取交依分，始将杨六放回。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李水复起意拦抢王江戏班，邀同严砮、张青垅、陈在、柯江、苏巧、苏班宁等，伙抢戏箱三担，并戏旦张烈、阿来二人至林中玉家藏匿，经掌班郑交送给番银二十四圆，当将戏箱戏旦交还，分赃各散。又苏甫一犯，系听从未获之庄陈恭入会，苏甫向与惹我班戏旦阿香鸡奸，迨后阿番又与史才好奸，遂将苏甫拒绝。苏甫怀恨，于五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探知史才、阿香在店饮酒，起意杀害。即于是夜纠约同会之庄陈恭、蔡溪、郑山偕赴僻处等候，苏甫携带菜刀，庄陈恭等徒手。起更时候，阿番先自回家，史才醉后独归。庄陈恭赶上拉住，蔡溪即拳殴史才左右两眼泡，苏甫举刀连砍史才左腿肚，并右脚跟三伤，仰跌倒地，复叠砍其左右脚腕，并将右耳割弃，史才立时殒命。苏甫复起意图诈，将尸移置郭士田边而散。以上二案，经县验讯，先后缉获林中玉、严砮、李水、苏甫等到案，通详飭讯历审，各供认前情不讳。臣等以林中玉等入会为匪，复犯抢杀重案，此外恐更有从逆不法，及转传感众情事。反复严诘，据各坚供此会传自漳浦、平和，与龙溪接壤毗连，伊等被其蛊惑，于五十二年间送给钱一、二百文不等，辗转勾引入会，只图遇事共相帮助，不至受人欺侮。从前入会之时，李水等只授以三指掩心会诀，此外各诗句隐语，实未闻知，亦未转传他人。其倡会之僧人提喜，及首先传会之陈彪等，素不相识，委不知伊等有助逆之事，情愿提同质对等语。随提陈彪等

各犯，试令当面认识，均不能指出姓名，加以刑夹，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除起意纠抢之李水一犯在监病故不议外，查例载苗人伏草捉人勒银取赎，再犯者不分首从皆斩立决。又律载谋杀人造意者，斩监候。今林中玉、严纶两次抢人勒赎分赃，即与例载捉人勒赎无异。苏甫妒奸杀命，依律罪止监候。但该犯等各恃会匪，诈索淫凶，目无法纪，均未便稍稽显戮。臣等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司会营，将林中玉、严纶、苏甫三犯绑赴市曹，即行正法，仍将此二案犯事缘由，榜示通衢，俾知入会已干法纪，而一经犯事，更不能稍缓须臾之死，庶使滨海奸顽，咸知儆凛。戏旦阿香和同鸡奸，年未及岁，照例收赎。传会之张普已经查明身故，逸犯张青垅等严飭勒缉务获另结。林中玉监照追销，所有失察之地方官并监毙斩犯李水一名之管狱官职名，飭取另参。于五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于十九日抄出到部，查拿获律应拟斩之会匪林中玉等三犯，既据该督等于申明后恭请王命，即行正法，奏奉朱批：该部知道，应毋庸议，余均如所拟完结。钦此。逸犯张青垅等仍令该督等严飭勒缉务获究拟另结。并将失察及监毙各职名，即行查取，咨送吏、兵二部查议。其李水在监病故之处，应令该督等飭属验讯刑禁人等，有无凌虐情弊，填具图结报部可也。等因，咨院行司，由府转行下县，飭缉在案，随提犯研讯。

据蔡溪供，年三十六岁，龙溪县人，住居石码地方，父故母在，并无兄弟妻子。乾隆五十二年五月间，有素识的庄陈恭来邀小的同苏甫入天地会，小的应允，就拜庄陈恭为师，送给钱一百文。庄陈恭传授三指向前暗号，并无别的歌诀。（以下与天地会无关，从略）

嘉庆四年三月初九日。

## 署闽浙总督福昌奏审拟建阳县

### 天地会首游效标等人折

嘉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朱折

署闽浙总督福州将军臣福昌、福建巡抚臣汪志伊跪奏，为续获转传入会首伙各犯审明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天地会匪蔓延煽惑，最为地方之害。节经臣等飭拿惩办，又于上年冬间访获张管等三十五犯，审拟具奏，接到部复奉旨：张管著即处绞，余依议。钦此。臣等遵即分别正法发遣，仍飭严拿各逸犯梁背背等，务获究解去后。

兹据建阳县知县赵廷翰、崇安县知县王鸿运先后稟报，会营拿获游效标、毛羽丰即毛梓贵等二十三名。随飞提至省，飭委福州府知府岳山，会同因公在省之延平府知府吴逢圣审拟，由臬司刘焜复审解勘前来，臣等提犯逐一严讯。

缘游效标籍隶建阳，毛羽丰即毛梓贵居住崇安，该犯等于嘉庆三年十月间，听从已获正法之会匪张管案内逸犯陈文滔招引入会，传授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十一月间，游效标因贫难度，起意纠人入会，骗钱使用，陆续纠得现获之梁婢婢、梁观德、游朝栋、杨如经、刘元贵并在逃之刘瓜子壳、徐弟仔七人，声言入会之后，即可免人欺侮。梁婢婢等被其愚惑，均各听从，同拜该犯为师，传授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梁婢婢等各送钱二、三百文不等。十二月间，毛羽丰亦听从陈文滔转纠现获之揭六仔、陈杏、管世霖、梁朝栋、陈赤仔、赵小背、谢广并在逃之詹五佬、谢禹春、张一发等十人，引拜陈文滔为师，亦授三指向前暗号。揭六仔等各送钱三、四百文不等，该犯与陈文滔均分而散。梁背

背、郑德颜二犯，与已获拟结之邱四方、萧盛容并在逃之谢如春水、金蓝蓝、庞仔、曾乌佬、李颜笼同现获之王乌逆、王赤米、虞发、赵兴、赵八罗、刘章富、王弟仔及未获之王二、吴明仔、徐孙仔等，于嘉庆三年九月、十一月间，先后听从陈文滔招引入会。该犯等被其愚惑，图免欺侮，亦各拜陈文滔为师，传授三指向前暗号。梁背背等各送钱四、五百文及二、三百文不等，供认不讳。严诘游效标、毛羽丰，实只图骗钱文，纠人入会，并无不法字句隐语，及另犯抢劫别案。梁婢婢等亦供因图免欺凌，致被煽惑，委无辗转传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邪教案内为从发遣之犯，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各等语。此案游效标、毛羽丰入会之后，游效标复辗转传授，毛羽丰亦听从陈文滔转纠多人入会敛钱，蔓延煽惑，均属目无法纪。游效标、毛羽丰俱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梁婢婢等听从入会，讯止图免欺凌，并无为匪不法，亦无转传别人。梁婢婢……等二十一犯，均应照邪教为从发遣例，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各犯父兄同失察牌保，分别笞拘，照例发落。逸犯陈文滔等，仍飭严缉务获另结，并于游效标、毛羽丰各名下，迫出所得钱文入官充公。此案游效标等甫经结会，即经该县等访闻。会营拿获首伙多名，解省究办。文武失察各职名，应免开参。除各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朱批〕：刑部议奏。

## 諭福建巡抚汪志伊仍当留心密访

会党不可稍有懈弛

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上諭档

军机大臣字寄福建巡抚汪，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汪志伊复奏查办会匪情形一折<sup>①</sup>，据称福建漳泉一带匪徒节经剿捕，大加惩创之后，均知敛迹等语。所奏未可深信。福建漳泉地方，素有匪徒倡立会名，潜相勾结，贻害地方。该处官员每遇此等案件，讳匿不报，以致匪徒无所顾忌，积玩已非一日。且现在近京直隶一带地方，尚有盗匪肆行劫掠之事。况漳、泉民俗，素称刁悍，虽屡经查拿惩办，岂能尽净根株。汪志伊仍当留心密访，将棍徒藏奸处所，及党伙勾诱情形，随时查办。俟玉德到闽后，会同督飭文武各官，实力踪缉，务将为首各要犯按名拿获，依律惩治，固不可稍涉张皇，亦不可因会匪现经敛迹，稍有懈弛也。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审拟浦城县

天地会首罗名扬折

嘉庆五年正月三十日批 军录

署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汪志伊跪奏，为拿获各案会匪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sup>①</sup> 汪志伊原折见本书第1册第141页。



嘉庆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承准由驿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中略〕窃臣玉德荷蒙圣主特达知之，畀以封疆重任，督抚官阶虽稍有不同，而勉图报效之忱初无二致。臣汪志伊前与魁伦共事有年，办理地方一切，无不仰邀睿鉴，尤不敢稍存欺饰，以致养痍貽患，自外生成。臣玉德接奉谕旨，即飞飭闽省各府、州、县严密查拿，抵闽后复密加访察，经并臣汪志伊将会匪械斗情形及节次查拿办理缘由，彻底告知，公同商办。该匪等转传煽惑者固多，被胁入伙者正复不少，如果各州县时刻留心，随拿随办，首恶既除，余伙自散，根株又难渐绝，当即严催各属，务须实力查拿，切勿因循讳匿，自取重咎。一面添派干练员弁，密赴各府州，不动声色，协力缉捕，以期有犯必获今（勿）使纵漏。

兹据署浦城县知县王宗徽访获结会敛钱之县民罗名扬、僧德贤等十五名。又据委员参将海运会同福宁府知府王天禄，督率福宁台县将御史梁上国条奏内所指陈日数案内逸犯董希圣、王步油二名弋获。并另案会匪郑廷信、林猴猴、李敬等三名，经臣等飭提至省，行据臬司瞻柱督同署福州府知府彦布审拟详解前来，臣等随提犯逐一研讯。

缘罗名扬籍隶浦城，与现获之僧德贤素相交好。嘉庆四年十一月初一日，罗名扬至僧德贤庵内闲谈，各道穷苦。该犯因闽省向有天地会名目，起意纠人入会骗钱使用，与僧德贤商允。罗名扬纠邀现获之杨廷滨、沈亦照、吴荣、黄怀、范升、喻松并在逃之高细二、范林佬佬、陈仔、李五观、叶小妹、危佬香、叶三旧、吴余观、叶被佬、罗四第十六人；僧德贤亦自纠现获之黄文通、罗二、刘阿金、叶九弟、吴佬洋、徐幅全、丁侬仔，并在逃之李草聪、汪王狗、范可观、乌枣仔、徐新第、吴开全、张五观等十四人，声言入会后，即可免人欺侮，杨廷滨等均各听从。十一月

初四日，在德贤庵内会齐，杨廷滨等十六人拜罗名扬为师，黄文通等十四人拜僧德贤为师，传授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各送钱二、三百文不等，共得钱七千四百文，罗名扬与僧德贤均分花用。又董希圣一犯，原籍晋江县，迁居福鼎县水澳地方，系福鼎县学生员，因事斥革。嘉庆四年，该犯听从已获正法之会匪张管案内逸犯陈文滔入会，陈文滔复纠现获王步油并已获拟结之陈日教……等一共十四人，三月十五日，同至王步油家会齐。陈文滔声言入会后可以免人欺侮，并称会内有事各人均须出力帮护，董希圣等被其愚惑，即拜陈文滔为师，传授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送给陈文滔钱二、三百文不等。惟卢三弟害怕走回，并未入会。后因营县访拿董希圣，经已获拟结之林茂荣通信脱逃。并究出董希圣于四年三月十七日，向县民陈启伯借钱不遂，邀同王步油捣毁陈启伯家屋瓦。又是月二十一日，县民柯阿照挑柴经过，误碰王步油身上，王步油诈称衣服扯碎，勒赔不允，与董希圣两人将柯阿照柴伙夺回，卖钱一百文，沽酒共饮。又郑廷信、林猴猴、李敬三犯亦于是月二十二日，听从陈文滔入会，与在逃之刘汉明、刘阿海、刘阿佑、王应元七人，俱拜陈文滔为师，授以取物吃烟用三指向前暗号，各送陈文滔钱三百文以上，各犯俱经供认不讳。严诘罗名扬、僧德贤等，实止图骗钱文，商纠入会，并无另有不法字句，亦无抢劫情事。董希圣、杨廷滨等供系图免欺凌，听从入会，委无辗转传授。董希圣、王步油仅止滋事二次，此外并无另犯别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民人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邪教案内为从发遣之犯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各等语。罗名扬、僧德贤藉有天地会名目，煽惑愚民，敛钱入会，实属目无法纪，该二犯各自纠人转相传授，厥罪维均，罗名扬、僧德贤俱合依左道异

端煽惑民人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查罗名扬等本系例应情实之犯，海滨重地，此等匪徒未便久禁狱中，以致别生事端，可否即行处决，以昭惩儆，恭候谕旨遵行。杨廷滨……等俱讯止图免欺凌，听从入会，并无抢劫为匪辗转传授，并董希圣、王步油掷毁陈启伯屋瓦，夺取柯阿照柴伙各轻罪不议外，均合依邪教为从发遣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查杨廷滨等事犯在嘉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钦奉恩诏以前，但系听从入会，且到官在后，应不准其援减。各犯父兄同失察牌保查拘分别查落。董希圣等掷毁屋瓦所值无几，无庸议赔。仍追出柴伙钱一百文给柯阿照具领。并于罗名扬、僧德贤名下照追所得钱文，入官充公。逸犯高细细、陈文滔等赃缉务获另结。罗名扬等甫经结会，即据该县访闻会营拿获首伙多名解省究办，文武失察取名应免开参。除备录供招咨部，仍一面认真访拿设法化导，务使会匪械斗尽绝根株，以靖地方外，所有臣等办理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发文日期缺。）

嘉庆五年正月三十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办南安县

天地会首潘琅等人折

嘉庆五年六月十三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汪志伊跪奏，为拿获斂钱结会首伙各犯，申明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南安县民陈应临赴臣玉德衙门呈首，南安盖溪乡地方，有匪徒潘琅结会斂钱等情。经臣密委署副将柏冲阿驰赴该处，会

同府县拿获潘琅、吴来、张服、江儒、江菲、江札等六名，又陈志一名畏罪赴县投首。并据福鼎、崇安、浦城等各县先后禀报，緝获闻拿逃回原籍之同案会匪翁丑、董喜、董再元、董宛官、程巴头、吴灼弟、蔡秀仔等七名，一并解省，提同原告陈应临，飭委按察使臚柱，会同布政使李殿图，督同福州府知府岳山审拟详解前来，陈翁丑一犯于解省后在福州府监病故外，臣等提犯逐一研讯。

缘潘琅籍隶南安，嘉庆四年十一月间，该犯因穷苦难度，忆及〔漳〕泉向有天地会名目，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起意纠人入会，骗钱使用。先后纠邀现获之吴来……等一共二十四人，声言入会之后，即可免人欺侮。吴来等被其煽惑，俱各允从，即拜潘琅为师，传授三指暗号，各送给潘琅钱二、三百文不等而散。潘琅又另招该县民陈应临入会不允，陈应临虑及事发连累，因而赴省呈首。严诘潘琅，实只图骗钱文，纠人入会。吴来等亦金供委系图免欺凌，被感听从，并无不法隐语及另犯抢劫别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邪教案内为从发遣之犯，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又例载闻拿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外，其余一切罪犯，俱于本罪减一等科断各等语。此案潘琅藉有天地会名目，胆敢煽惑愚民，敛钱入会，殊属藐法，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查本年闽省办理会匪罗名扬等一案，因系海滨重地，此等匪徒未便久禁狱中，致稽显戮，奏准部复，即行处决。在案潘琅一犯，应照罗名扬等之例，请旨即行处决，以昭炯戒。吴来等讯止图免欺凌，听从入会，并无为匪不法情事。除翁丑一犯业已解省后在监病故不议外，吴来……十一犯，均应照邪教为从发遣例，改发黑龙江，

给索伦达呼尔为奴。陈志闻拿投首，尚知畏法，应于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吴来等所得遣、徒各罪，曾事犯在钦奉恩旨以前，系属会匪，情节较重，均不准援减。各犯父兄同失察各牌保，事在恩旨以前，免其拘责。逸犯陈栋等缉获另结，仍于潘琅名下照追。所得钱文，入官充公。陈应临不允入会，据实呈首，守法可嘉，业经酌予奖赏。翁丑在监病故，验讯刑禁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

所有监毙遣犯一名之管狱官职名，系福州府司狱李飞鹏，相应附参。至此案潘琅等结会敛钱，该处文武会同委员，立时拿获首伙多名，解省究办，尚属认真，失察职名，请免开参。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嘉庆五年六月十三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议。钦此。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办僧弗性  
等结会折

嘉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朱折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汪志伊跪奏，为拿获敛钱结会首伙各犯，审明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天地会匪，虽经节次严拿惩办，根株尚未尽除。臣等屡饬地方文武不动声色，随时访拿，务使有犯必获，期无纵漏。兹据兴化府并莆田县会营先后禀报，本年六月间，访问县属白云寺僧弗性有结会敛钱之事，当即亲带兵役，拿获首伙各犯僧弗性及吴松、陈谦、苏万、苏香、王荣、许松、黄通、陈淦、林桂、

许四五、陈增、杨兰、朱钟、林志、董畴、周文、僧登、翁禅辉、陈百口、郑云、许贡、郑泽、吴崇、方顺、许普、林水、林庆、林冬、许湖、刘路、崔通等三十二名。又据仙游县报获逃回原籍之同案会匪雷万、雷义候、杨章碧、杨雾、俞公拔、蒋荣、杨北、杨同、雷十一等九名。并据刘煖、李回、岳煊、黄淦、杨南、杨趣、马普、余镇前狗、许梅等九名，闻拿赴县投首等情。当经飭提至省，行据按察使司瞻柱，督同福州府知府岳山审拟详解前来，臣等随提犯逐一研讯。

缘僧弗性籍隶莆田，自幼在县属白云寺披剃，与民人许炳素识。嘉庆五年六月初间，许炳往僧弗性寺内闲谈，各道贫苦。僧弗性忆及漳泉地方旧有天地会名目，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起意纠人入会，骗钱使用。随与许炳商允，僧弗性陆续纠邀现获之吴松……等三十九人。许炳亦陆续纠邀现获之翁禅辉……等十四人。是月初六日，俱在白云寺会齐。僧弗性等声言入会之后，即可免人欺侮。吴松、翁禅辉等均各允从。吴松等拜僧弗性为师，翁禅辉等拜许炳为师，传授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各送给钱二、三百文不等而散。旋经府县访闻，会营拿获首伙各犯，并据刘煖……等闻拿畏罪，先后赴县投首。并据仙游县报获逃回原籍之同案会匪雷万等，并提至省审认不讳。严诘僧弗性，坚称实系图骗钱文，纠人入会。并据吴松、翁禅辉等金供，委系图免欺凌，被惑听从，并无不法隐语，及另犯抢劫别案，亦无辗转传授情事。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邀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邪教案内为从发遣之犯，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又例载闻拿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外，其余一切罪犯俱于本罪上减一等各等语。

此案僧弗性借有天地会名目，胆敢煽惑愚民，敛钱入会，殊

属藐法，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候。此等匪徒，未便久禁狱中，致稽显戮，应照闽省前办会匪罗名扬等个案，请旨即行处决，以昭炯戒。（朱批：是。）吴松……四十犯，听从入会，均应照邪教为从发遣例，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刘煖……九犯，闻拿投首，尚知畏法。应照例于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各犯父兄同失察各牌保，饬拘照例发落。逸犯许炳等，严缉务获另结，仍于僧弗性名下，照追所得钱文入官充公。

至此案僧弗性等，甫经结会，即被该处文武会同拿获首伙多名，解省究办，尚属认真。失察职名，请免开参。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朱批）：刑部核拟具奏。

###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续获

#### 僧弗性案内许炳折

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拿获在逃多年结会首犯并听从入会各犯，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闽省向有天地会名目，无业奸徒借此惑众敛钱，最为地方之害，虽经严拿究办，尚有余匪在逃未获，节次檄飭文武各员不动声色，严密访拿，期无纵漏。兹据福清、莆田二县禀报，访得前办会匪僧弗性案内逸犯许炳，现在潜回，又复传徒敛钱，当即会营先后拿获首犯许炳，伙匪郑旺、董四九、江好、欧灶、王

族、张宵、陈扬、陈红、卓大晃、陈广修、何七、林松生、蔡季为等共十四名。并据陈世贵、杨焰、杨士雍、卿道、郭水等五名，闻拿赴县投首等情，当即飭司提省审办去后。兹据按察使司韩崱督同署福州府知府张采五审明定拟，解勘前来，臣等随提犯逐一研讯。

缘许炳籍隶莆田，与已获正法之僧弗性素识，嘉庆五年六月间，许炳听从僧弗性纠邀入会，复各转纠吴松翁、谗辉等共五十三人，分拜僧弗性、许炳为师，传授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各送给钱文而散。旋经拿获僧弗性等首伙各犯提省审拟具奏，钦奉谕旨，将僧弗性等分别绞决、发遣、充徒在案。许炳闻拿潜逃，至本年七月二十日潜回原籍莆田县埔尾地方空庙住宿，与素识之许七会遇。许因穷苦难度，复起意传徒骗钱使用，诱令许七入会。许七允从，即拜许炳为师，传授手诀暗号，送给许炳钱三百文。许炳即嘱许七纠人入会，敛钱分用。许七先后纠得现获之郑旺……十七人；郑旺复转纠现获之陈红……五人，董四九转纠现获之何七……四人；江好转纠投首之杨士……三人，王石四转纠现获之林松生、蔡季为二人，连许炳、许七共三十三人，约定八月初十日在埔尾空庙会齐，至期各犯先后踵至。许炳自称师祖，令郑旺等同拜许七为师。许七传授手诀、暗号，并声言入会之后，即可免人欺侮。郑旺等被其愚惑，各送给钱二、三百文不等，许炳、许七二人俵分而散。经福清、莆田二县访闻，会背陆续拿获首伙各犯，并据陈世贵、杨焰、杨士雍、卿道、郭水等闻拿赴县投首，飭提至省屡审，供认不讳。严诘许炳，坚称实只图骗钱文，纠人入会，并无另有不法字句隐语。并据郑旺等供，因图免欺凌，被惑听从，委无辗转传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奉颁新例，会匪



一项，全行发往新疆交伊犁将军等，均匀酌拨当差种地。又应拟斩绞各犯脱逃二、三年后就获，如情重之犯，各依原犯科条应监候者，俱改为立决。又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各等语。此案许炳先经听从僧弗性纠人入会，在逃六年，胆敢复萌故智，传徒惑众，实属目无法纪。许炳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例，仍照例改为立决。该犯本系应行绞决之会匪，漏网多年，情节较重，未便稽诛。臣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韩崑，会同署抚标中军参将陈广宁，将许炳一犯绑赴市曹处绞，以昭炯戒。郑旺、董四九、江好三犯，讯止听从纠人入会，尚无辗转传徒情事，应照新例，发往新疆酌拨当差种地。殴灶……十犯，讯系一时被诱入会，并未传徒纠人，若亦照为从例概行发遣，未免无所区别，应请于郑旺等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陈世贵……五犯，先经被诱入会，闻拿投首，尚知畏法，应照例于殴灶等满徒上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各到配折贲安置。各犯父兄同失察牌保，飭拘照例发落。许炳等骗得钱文，照追入官。逸犯许七等严飭勒缉务获另结。该犯等首伙三十三人，甫经结会，即经地方文武会同访获十九名解省究办，获犯过半，兼获首犯，失察职名，应免开参。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分别办理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擒获天地会

### 首颜和尚及其伙众折

嘉庆八年八月初八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拿获结会抢劫，拒杀事主汛兵之巨盗，审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闽省天地会匪最为地方之害，而颜和尚一名，尤为著名首犯。其纠人结会，抢劫拒捕，杀人之案，有十余次之多。当经臣等钦遵谕旨，密饬查拿。数月之间，先后拿获该犯匪党盗伙余朗、王崇、黄昆、黄墙、黄黑、王种、王白、杨来、吴迓、黄期、余巧、余暹、余燕、余有等多名，从重办理。该犯见伙匪涣散，东窜西逃，藏匿深山草寮。经署漳州府知府冯国柄稟商镇道，密委和溪司巡检杨奎，改装易服，带同该处通晓土语之武举张家驹，作为眼线，入山寻访。访得颜和尚现在南靖县苦竹山寮内藏匿。该署府即会同游击鲍友仁、署都司李钺，亲带员弁兵役，密往该处，先将出入山口要路，分派埋伏堵截，即驰抵山寮围拿，将该犯颜和尚擒获，具禀到臣。经臣等委员提解来省，并将获犯审办缘由，先行附片奏闻在案。兹据按察使成宁会同署布政使裘行简，督饬署福州府事海防同知张采五审明定拟，招解前来。臣等随督同司道提犯研鞫。

缘颜和尚即余和尚，籍隶南靖。嘉庆三年二月间，该犯因屡次抢劫，畏人告官问罪，忆及漳州旧有天地会名目，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并有口不离本，手不离三暗号。该犯即自为会首，纠邀许城等二十人入会。五年正月间，又纠詹集等二十六人入会，均在该犯家中会齐。许城、詹集先后俱拜该犯为师。六年四月间，

又令余朗转纠余汉等，及县差王崇、黄昆入会，在余朗家会齐，亦同拜该犯为师，各传授口号手诀。初次、二次纠约入会之人，记得名姓者系许诚……等二十四人，先后各送给该犯钱三、四百文不等。三次共得过钱二十余千文，凡遇兵役查拿，俱系余朗、黄昆、王崇探听信息，预令潜逃。此颜和尚先后纠人结会之情由也。

查该犯先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听从沈欧必伙同王深等八人，行劫陈光辉家银钱衣物一次，该犯持刀入室搜赃。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听从石码仔伙同詹溪等十五人，行劫陈向荣线店银物一次，该犯入室搜赃。又于三年七月初五日，听从陈成伙同李位等五人，行窃钟玉英寓所银物逾贯一次。又于九月十一日，听从吴桃伙同林锥等十五人，行劫徐钦立当店一次，该犯持刀入室搜赃，事主喊同邻佑郑元英等追捕，该犯掷石拒伤郑元英左腿。又于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该犯起意纠同许城等十九人，行劫上杭县监生吴应昌钱铺银番，事主喊叫，该犯用刀砍伤吴应昌左额角等处身死。又于闰四月初八日，听从邹寮伙同林坚等七人，在龙岩州地方抢夺邓宗茂等银物一次。又于六月十二日，该犯与李伙、李两、林中、黄脱同在宋九河家商谋行劫附近许姓家银物，被兵役查知围拿。该犯喝令拒捕，同李伙、李两杀伤兵丁温国宝、杨日身死。又于六年八月初七日，听从梁广伙同林作等二十五人，行劫安溪县民陈源喜家银物一次。梁广统伤陈坤身死，林作刀伤陈琳，该犯并未伤人。又于九月十一日，听从已获之黄黑伙同黄水等十二人，谋窃陈琼魁家银物，该犯临时起意行强，用刀吓禁事主，入室搜赃一次。又于十一月十七日，因余朗向刘雨借钱不遂，嘱令该犯纠邀谢弄等一共八人，劫得银钱牛物。谢弄将刘雨养媳吴振娘掳至余朗家存匿。又于七年三月十四日，该犯起意纠

同余朗等十人，行劫郑果船上油渣饼一次。又于六月初二日，该犯起意纠同余朗等二十三人，抢夺张奉添客船银钱衣物一次。又于七月初五日，该犯起意纠同黄墙等二十六人，行劫吴启家银物一次，该犯撞门入室，用刀砍伤事主吴协在太阳（穴）。又于八月初六日，该犯起意纠同徐执等三十人，行劫海澄县民卢若洙家银钱、衣物一次，该犯用刀砍伤卢文煜左额角。又于八年闰二月初九日，该犯起意纠同余奏等六人，在郑店河边掳禁林树勒赎，得番银八十圆。又于十三日，该犯因与林茂有仇，起意纠同余涇等二十人掳捉林茂勒赎。林茂子侄林养等七人追夺，被该犯等一并擒掳，关禁黄虎家中。因无银向赎，该犯令余汗将林养杀死，经林免说合，用番银二千四百二十圆将林茂等同林养尸身赎回。又于四月十三日，该犯起意纠同戴康孕等十七人，在洪濂地方抢劫客船，事主喊救，汛兵追拿，该犯拒伤汛兵两人，陈文盛伤重身死。以上各情节，经臣等反复研讯，据供前情不讳。臣等以该犯在逃年久，结会行劫拒捕杀人，当不止此数案。且恐另有不法经咒，及谋为不轨情事。现在洋盗蔡牵尚未拿获，及现获另起会匪郑得源、李凌魁等，恐均与该犯熟识，勾结为匪。复加严诘，据该犯坚供：小的结会为匪，先止图骗钱文，后有同伙数十人，即纠约劫抢，并没另有经咒谋为不轨情事。如果另有不法的事，小的已身犯重罪，有何顾忌隐瞒不吐，讨受刑法呢？至蔡牵系洋盗，小的抢劫各案，俱在陆路，并无勾结。其另起会匪郑得源等亦未相识，不敢妄供等语。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又钦奉上谕：盗犯林浩胆敢拒捕，核其情罪，即当问拟凌迟。嗣后遇有此等案件，一体严惩等因。钦此。钦遵在案。此案颜和尚即余和尚，本系积年巨盗，胆敢叠次纠众结会，并肆行掳劫拒捕，戕害事主、

兵役，实属罪大恶极，应即照林浩之例凌迟处死。该犯情罪重大，未便稽诛。臣等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成宁、督标中军副将赵曰泌，将该犯绑赴市曹，凌迟处死，仍照例枭示，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该犯讯无父兄，应毋庸议。失察牌保，查拘照例发落。未起赃物，查明盗产，分别变赔。盗械据供丢弃，无从查起。兵丁温国宝、杨日、陈文盛捕盗被害，情殊可悯。臣等已酌量捐贖赏恤。逸犯许城等飭缉务获究报。文武疏防同失察各职名，查取另参。除录供咨部外，所有申明办理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查照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嘉庆八年八月初八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 福建巡抚李殿图奏续获颜和尚

#### 案内周田折

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军录

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续获叠次抢劫、拒杀弁兵之会匪并入会劫掠各盗犯申明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漳州府属匪徒结会抢劫，为害地方，前经拿获著名首匪颜和尚提省会审正法，具奏在案。其未获要犯周田等，叠次劫掠，拒杀弁兵，必须速获究办，以除根株而靖地方。臣与督臣玉德节次严飭文武员弁，设法购线密拿务获报解去后。兹据漳州道府具禀，参革游击田蓝玉、守备王国清，探知该匪周田窜匿龙溪县竹仔桥地方，禀经漳州府李庆云，派委中营游击鲍友仁、署都司李诚、外委汤日新、许夺元，额外外委苏国芳，协同田蓝玉等率带道府差役，前赴该处围拿，当将周田搜获。又据汀漳龙道程国玺

飭役拿获余涩一名，并据南靖县知县董蒸霖报获余汉一名，俱系入会劫掠之犯，经臣一并飭提至省申办。兹据署按察使赵三元会同署布政使裘行简，督同署福州府知府张采五，闽县知县叶绍棻、侯官县知县叶世经，审拟解勘前来，臣随率同司道，逐一严讯。

缘周田籍隶龙溪，与已获办结之颜和尚素识。嘉庆五年正月间，颜和尚起意纠人结会，邀周田入伙。该犯因屡次抢劫，恐人捕拿送官，当即应允。同伙李富等二十六人，俱拜颜和尚为师，传授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并口不离本、手不离三暗号，该犯送给颜和尚钱四百文而散。该犯先于四年七月初二日，听从蔡江怀伙同蔡江灿等八人，行劫吴萃家衣物一次，该犯携棍入室搜赃。又五年正月初一日，听从曾弗传伙同陈振等十二人，行劫潭家银钱、衣饰一次，该犯持刀入室搜赃。又正月初九日，听从陈振伙同戴白车等二十四人，行劫杨焕彩当铺银钱、衣饰一次，该犯持刀入室搜赃，吓禁事主。又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听从陈成伙同郑周等十四人，行劫蔡秉文家番银，该犯持刀入室搜赃，适遇查夜兵丁喊拿，该犯起意拒捕，用刀砍伤兵丁甘得宝偏左、偏右额颞。许七亦砍伤兵丁林玉成左肩甲，甘得宝、林玉成先后因伤身死。又十二月二十五日，听从严金伙同冯班枪等十人，行劫柳尚宾店内银钱绸缎一次，该犯携棍入室搜赃。又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听从高连升伙同蔡潮等十四人，行窃考棚官寓，临时行强，该犯持刀入室，戳伤家人周德右乳，劫得银钱、衣物一次。又五月二十五日，听从陈照伙同康顺等十人，行劫郑景丝店银钱货物一次，该犯携棍入室搜赃。又七月初五日，听从颜和尚伙同黄墙等二十六人，行劫吴启家银钱衣饰一次，该犯持刀入室搜赃。又七月二十三日，听从许新伙同黄墙等十九人，行劫谢应钱店银钱、衣服，该犯持铁钗入室搜赃，后遇巡夜弁兵追拿，该犯用铁钗首

先戳伤外委黄鸣皋左腿，黄墙点放竹銃，打伤该外委胸膛身死。许考、王水、林桂、庄狗亦各拒伤兵丁王乘机等四人。又七月二十五日，听从陈照伙同康顺等八人，行劫郑当时家银钱、衣饰一次，该犯携棍入室搜赃。又八月初六日，听从颜和尚伙同徐执等三十人，行劫卢若洙家银钱、衣物一次，该犯持刀入室搜赃。又十月二十五日，听从严金伙同许考等十二人，行劫陶陈氏家银两、衣饰一次，该犯持刀入室搜赃。又十一月初六日，该犯起意纠同许民等十二人，行劫吴廷勋布店，事主醒觉，该犯起意行强，用刀吓禁，劫得番银、布匹一次。又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听从许七伙同杨庇等十一人，行窃蔡兴家银钱、衣物，事主起捕，许七起意行强，砍伤事主右手，该犯携棍入室搜赃一次。又四月十三日，听从颜和尚伙同戴康孕等十七人，在洪濂抢劫客船，事主喊救，汛兵追拿，颜和尚用刀拒伤兵丁两人，内陈文盛伤重身死。

又余汉、余涩二犯，均籍隶南靖。嘉庆六年四月十八日，该犯等俱听从已获正法之余朗即余晃招引入会，与已获拟结之余有等一共二十四人，同拜颜和尚为师，传授手诀暗号，各送颜和尚钱二百文。该犯余涩先于六年二月初七日，听从杨泉伙同林狗等二十二人，行劫生员黄路家番银、衣服一次，该犯持刀入室搜赃。又十一月十七日，余汉听从颜和尚伙同在逃之谢弄等八人，余朗引路，行劫刘雨家银钱、牛只、衣物，该犯在外接赃一次。又七年三月十四日，余汉、余涩听从颜和尚伙同余朗等十人，行劫郑果船上油渣饼，余涩持挑上船搜劫，余汉在岸接赃一次。又六月初二日，余涩听从颜和尚伴同已获拟结之黄黑等一共二十三人，抢夺张奉添船上银两一次。又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余涩、余汉听从余弄伙同张尚等十人，行劫陈庆兆等船上银物，该犯等俱上船搜赃一次。又二月二十五日，余汉听从张尚伙同张塔等二十四人，

行劫张烽等船上番银一次，该犯在岸接赃，张擱拒伤事主廖竿溺水身死。又闰二月初九日，余涩、余汉听从颜和尚伙同余奏等十人，掳禁林树勒赎一次。又是月十三日，余涩、余汉听从颜和尚伙同余奏等二十人，掳禁林茂、林养等九人勒赎，并颜和尚杀伤林养身死一次。以上各情节，经臣反复研讯，据各供认不讳。严加究诘，据该犯等坚供听从入会之后，并无辗转传授，此外委无另犯不法别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又例载强盗杀人，奏请梟示。又钦奉上谕：盗犯林浩胆敢拒捕，核其情罪，即当问以凌迟。嗣后遇有此等案件，一体严惩等因。钦此。钦遵在案。此案周田本系积年巨盗，胆敢听从入会，肆行劫掠至十五案之多，且拒捕杀死弁兵，实属罪大恶极，应即照林浩之例，凌迟处死。余汉、余涩听纠入会，叠次抢掠、勒赎，又行劫已至三、四次，均属目无法纪，合依强盗已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稽诛，臣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署按察使赵三元、督标中军副将赵曰泌，将周田、余汉、余涩三犯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斩决，仍将周田首级传至犯事地方悬竿梟示，以昭炯戒。该犯等父兄同失察各牌保，飭拘照例发落，未起赃物，查明各犯盗产，分别变赔。盗械据供丢弃，无从查起，仍飭严缉各逸犯，务获究报。文武疏防，同失察各职名，查取另参。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办理缘由，谨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查核施行。

再，福建巡抚系臣本任，无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拟永定县

张配昌等结和义会折

嘉庆八年闰二月十六日批<sup>①</sup> 朱折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拿获结会斂钱首伙各犯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天地会匪煽惑滋扰，最为民害。节经臣等檄飭文武员弁严密访拿，并晓谕绅士人等，据实呈首，以期犯无纵漏，地方宁静。兹据汀州府知府罗经稟报，永定县西坡乡地方，有张配昌等结会斂钱之事。会伙杜三妹因窥看妇女，与民人吴尚承争殴，卢体贻见而帮护，被吴姓人扭至吴尚承家，欲行送究。张配昌闻知，即邀同伙卢常清等前往放回，并勒令出银演戏赔罪。经该处举人王起凤、贡生卢万椿、生员陈梦莲等赴营县密禀，当差兵役往拿。杜三妹持刀拒捕，被兵役格伤擒获，并陆续拿获首伙张配昌、卢体贻、卢常清、卢长嘴狗、陈奕、范孙妹、林祥寿、吴来概、陈得、卢道金、卢老金、简红嘴、卢奉腾等共十四名，督同该县讯认结会斂钱属实等情。并据永定县知县顾杏章稟同前由，随飭司飞提各犯解省审办去后。杜三妹一犯带伤进监身死，又经该县验讯通报，并将现犯张配昌等押解到省，飭据按察使成宁督同署福州府知府张采五审拟解勘前来，臣等随提犯逐加研鞫。

缘张配昌籍隶仙游，在永定县西坡乡开首饰店生理，与在逃之黄华曾素识。嘉庆七年四月间，黄华曾引带贩卖茶叶之漳浦县人陈邦借寓，该犯店内彼此闲谈。张配昌道及单身在外，恐人欺

<sup>①</sup> 批文日期系据嘉庆八年闰二月六日“上谕”判断——编者。

侮。陈邦即称伊系天地会内之人，若肯入会，均有照应。张配昌听信，即邀黄华曾同拜陈邦为师，传授取物、吃烟俱用三指暗号，并传：一面不相识，今日来相逢两句口语。陈邦旋即回籍，张配昌等各送钱四百文。五月十四日，黄华曾因贫难度，赴张配昌店内告贷。张配昌无钱借给，起意纠入入会，骗钱使用。因天地会匪查拿严紧，恐人畏惧，不敢入会，改称和义会名目，与黄华曾商允。张配昌纠邀现获之卢体貽……等十九人；黄华曾亦纠现获之简红嘴……等五人。声言入会之后，彼此相帮，便可免人欺侮。各犯被其愚惑，均即听从。五月十六日在张配昌店内会齐，卢体貽等拜张配昌为师，简红嘴等拜黄华曾为师，各传授手诀口语，每人送给张配昌等钱二、三百文不等而散。张配昌共收得卢体貽等钱四千五百文，黄华曾共收得简红嘴等钱一千四百文。六月十四日，该乡演戏酬神，杜三妹窥看吴尚承家妇女。吴尚承斥骂争殴，卢体貽见而帮护，被吴姓人将卢体貽扭至吴尚承家，欲行送究。张配昌闻知，即邀卢常清……共十二人，于次早齐抵吴尚承门首。杜三妹见门尚未开，用石打开大门，与张配昌等进内，将卢体貽放出，并勒令吴尚承出番银十圆演戏赔罪。经该处举人王起凤、贡生卢万椿、生员陈梦莲查知，张配昌等结会滋事，密禀营县，当差兵役协同往拿。张配昌等闻风窜逸，杜三妹逃避不及，即拔身带小刀拒捕。经兵役格伤卤门、左手心、左脚腕等处，当时擒获。并陆续拿获张配昌等讯供，通禀行提至省，审认不讳。严加究诘，张配昌坚供实系图骗钱文，纠入入会。又因天地会匪查拿严紧，起意改易和义会名，免人畏惧，并无另有不法隐语及预谋抢劫情事。卢体貽等供，系图免欺凌，被惑听从，委无辗转传授。张配昌与卢体貽等仅止滋事一次，此外并无另犯别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邪教案内，为从发遣之犯，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各等语。此案张配昌先既听从陈邦入会，复因天地会匪查拿严紧，辄敢起意另立会名，煽惑骗钱。其听闻匪伙滋事被擒，即纠伙打门放出，实属目无法纪。张配昌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海滨重地，此等结会滋事匪徒，未便久禁狱中，致稽显戮。应照闽省前办会匪罗名扬等之案，请旨即行处决，以昭炯戒。卢体貽……十二犯，讯止图免欺凌，听从入会，并无辗转传授，均应照邪教为从发遣例，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杜三妹听纠入会之后，生事滋扰，迨兵役往拿，复敢持刀拒捕，实属不法，业已被格受伤，在监身死，应毋庸议。兵役奉差查拿格伤用刀拒捕之犯，律得勿论。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亦毋庸议。各犯惟陈奕有兄陈仁桂，同失察各牌保伤拘照例发落。逸犯陈邦、黄华曾等，严缉务获另结。仍于张配昌名下，照追所得钱文报解充公。举人王起凤、贡生卢万椿、生员陈梦莲等查明该匪等结会滋事，即赴营县密禀协拿，殊堪嘉尚，业经酌予奖赏。

此案张配昌等结会敛钱，该处文武当时会同拿获首伙多名，解省究办，尚属认真，失察职名请免开参。杜三妹带伤进监身死，管狱官职名并免开参。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二月十七日。

嘉庆八年闰二月十六日批。

（朱批）：即有旨。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拟入会  
县役黄昆等人折

嘉庆八年五月初八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拿获听纠入会及伙同劫抢各犯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照闽省向有天地会名目，煽惑愚民，最为地方之害。臣玉德等节经密饬地方文武严拿，先后拿获罗名扬、潘琅、僧弗性、张配昌等九十余名，均经审明，分别正法、发遣在案。诚恐根株未能净尽，上年冬间，臣玉德巡闽营伍至漳州府，访有南靖县会匪颜和尚，并有县役黄昆、王崇，亦系听纠入会之人，随密饬委员，会同该县将黄昆、王崇拿获，访得颜和尚藏匿龙溪县匪犯黄墙家内，随即委员会县带领兵役，乘夜密往围拿。当将黄墙拿获，颜和尚由窗洞钻出逃逸。并究出在逃之颜和尚起意结会，为首余朗代为纠人入伙。并据营县先后拿获余朗即余晃、王种、王白、杨末、吴迓、黄期、余巧、余暹、余燕、余有十犯，讯认听纠入会。余朗又于嘉庆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挟嫌，主使颜和尚等行劫刘雨家银钱、牛只、衣物，并掳刘雨养媳一次。又于七年三月初二日，听从颜和尚伙同黄地等行劫郑果油渣饼一次。又于七年六月初二日，听从颜和尚伙同王种、王白、杨末、吴迓、黄期、余巧、余暹、余燕、余有及黄黑等，抢夺客船事主张奉添银物等情。录供通报，臣等随一并提省，除黄墙一犯于拒捕戕官案内，另行审办外，将余朗等犯，饬委按察使成宁督同署福州府事海防同知张采五，闽县知县叶绍棻审拟招解去后，兹据审明定拟，解勘前来。臣等随率同司道，逐一研讯。

缘余朗即余晃，籍隶南靖县，充当该县粮书，因误公革卯，与颜和尚交好。嘉庆六年四月十五日，颜和尚至余朗家闲谈，起意仍用天地会名目结会骗钱，囑令余朗帮其纠人。余朗允从，先后纠邀余有……入伙。十八日同至余朗家会齐，适有县役黄昆、王崇亦至余朗家探望，见而查问。余朗因黄昆等现充县役，恐其走漏风声，随告知情由，并称入会之后，可以大家照应，诱令入会。黄昆等亦即允从，一共二十四人，即于是日同拜颜和尚为师，传授吃烟取物都用三指上前暗号，囑令嗣后互相照应。余有等各送给颜和尚钱二百文，黄昆、王崇并未出钱，颜和尚当分给余朗一千文而散。嗣颜和尚叠犯抢劫，屡经县府查拿，均系余朗探听消息，通信纵逃。黄昆、王崇亦听从代为探信。经臣等访闻拿获黄昆、王崇，讯认听从余朗纠邀，与颜和尚结会不讳。当飭营县缉获余朗、王种、王白、杨朶、吴迓、黄期、余巧、余暹、余燕、余有各犯，并究出余朗一犯，因挟刘雨借贷不遂之嫌，主使颜和尚纠同谢弄、余汗、余汉、余弄、余周、余都、谢擦一共八人，于嘉庆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行劫刘雨家银钱、牛只、衣物，并掳其养媳吴振娘。余朗分给番银钱文，其余赃物，系颜和尚等八人分去。余朗仅止指引路途，并未同行上盗。又七年三月十四日，余朗听从颜和尚伙同黄地及未获之余瑶、余孝、余涩、余包、余汉、吴朝、黄夏一共十人，在泔水河边行劫郑果船上油渣饼一百四十块，卖银分用，该犯上船搜赃。又七年六月初二日，余朗听从颜和尚起意，伙同余有……一共二十三人，在虎宅口河边伺抢。事主张奉添船只拢岸，正在搬挑行李，颜和尚上前喊抢，事主船户畏惧躲避，该犯等抢得番银四百二十六圆，钱八百五十文，衣被十四件。颜和尚分给每人番银各十圆，余俱颜和尚收去，约俟另日再分各散。录供通详，飭提解省，除余巧、余暹、余燕、余有

四犯先后在龙溪、南靖二县监毙外，臣等亲提各犯，逐加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再三严诘，余朗委止听从颜和尚纠入入会，并未传授他人入会，后挟嫌引劫一次，伙劫一次，听从抢夺一次，此外亦无另犯抢劫别案。黄昆、王崇亦止听囑走漏衙门消息，并无受财故纵及转传纠人入伙抢劫。王种等均止听从抢夺一次，反复严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强盗已行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又例载盗劫之案，严行究审，将法所难宥及情有可原者，一一分晰声明。又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邪教案内，为从发遣之犯，改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各等语。此案结会为匪，讯系在逃之颜和尚起意为首，余朗除听从纠人入会，罪止拟绞，并听从颜和尚抢夺事主张奉添一案，亦罪止满流各轻罪不议外，合依强盗得财律拟斩立决。该犯本系革蠹，胆敢辗转纠人入会为匪，复又叠行抢劫至三次之多，情殊可恶，未便稽诛。臣等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成宁、督标中军副将赵曰泌，将余朗即余晃绑赴市曹斩决，以昭炯戒。县役黄昆、王崇听纠入会，探听衙门消息，以致颜和尚未能就获，实属济恶，未便仍照寻常首从定拟，均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王种……讯系为从，罪止拟流不议外，均合依邪教为从发遣例，俱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余巧……均于取供后在监病故，应毋庸议。各犯父兄同失察各牌保飭拘，照例发落。未获赃物，查明有无盗产，分别变赔。逸犯颜和尚等严缉务获，并查明被掳刘雨养媳踪迹，另行拟结。余巧等在监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均毋庸议。所有监毙遣犯余巧、余暹、余燕三名，管狱官职名系南靖县典史汤珍二，监毙遣犯余有一名，管狱官职名系龙溪县典史张芬，相应开报。文武疏防同失察各职名，飭取另参。

除黄地、黄黑二犯归于行劫郑果船上油渣饼及陈琼魁家银物各案内，分别题咨外，仍备录此案，供招咨部察核。所有审明办理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四月十九日。

嘉庆八年五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拟天地会首

郑细观等人折

嘉庆十年六月初七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访获斂钱结会之首伙各犯，审明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事。

窃照闽省向有天地会匪，私相纠结，煽惑愚民，最为地方之害。虽经节次严拿惩办，恐尚有奸徒沿袭名目，斂钱惑众。节经臣等檄飭文武各员，随时访拿，务净根株。兹据延平府知府李尧栋、建宁府知府马夔陞、上洋通判吴尊盘访得延建交界之大力口地方，有郑细观等结会斂钱之事。随督同署南平县知县刁思卓、建安县知县陈国麟、署瓯宁县知县马敦仁，会同营员分路侦缉，先后拿获首伙郑细观即郑赛哥……等四十名。并据邹文米、张洪钟二名闻拿投首，录供禀报。当经飭提至省，行据按察使韩崱督同福州府知府彦布、署闽县知县盛本、侯官县知县王桂审拟解勘前来。并声明谢文浩一犯，讯止听纠前往，旋即逃回，并未入会，请免解审等情，臣等随提犯逐一研鞫。

缘郑细观即郑赛哥，籍隶永春，向在漳泉一带肩挑度日。嘉庆十年正月初六日，郑细观代客挑运行李，至建安、瓯宁、南平三县交界之大力口地方交卸。因病逗遛，穷苦难度，忆及漳泉地

方旧有天地会名目，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及口不离本暗号，起意纠人入会，骗钱使用。随向现获之杨华荣即杨奴仔、张安行，在逃之黄开基，并已获病故之江华盛四人商允，并囑令杨华荣等代为纠人。嗣杨华荣转纠现获之赖牛仔、邓配仔、江林春、翁章华，及闻拿投首之邹文米，已获病故之王施荣六人；张安行转纠现获之张安纯、汪孔澄、张洪春、薛华贵四人；黄开基转纠已获病故之张炳长、欧月卓，在逃之老程仔、严广发、黄玉明五人；江华盛转纠现获之黄阳生、黄供南、高章应、张元清、张三仔、丁学源、朱宜夏即朱桃仔、谢文浩及闻拿投首之张洪钟，已获病故之范文俊、严起幅十一人。此内汪孔澄又转纠在逃之老梁仔、杨登标、刘复泮三人；张洪春又转纠在逃之叶亚仔、严广茂、康右林三人；薛华贵又转纠现获之徐茂基、陈真茂、饶学诗三人；老梁仔又转纠现获之刘日仁、孙长雄二人；杨登标又转纠在逃之高汉揪、江光耀、梁亚桂、黄钟树四人；刘履泮又转纠在逃之魏营细、张秀隄二人；徐茂基又转纠现获之卢魁溟、张汉光及已获病故之钟磐材三人；陈真茂又转纠现获之钟斗日、徐观赐、王章材三人；饶学诗又转纠现获之叶用清即叶遇清、高汉魁，在逃之陈晓赠三人；刘日仁又转纠现获之周幅材一人；钟斗日又转纠现获之高茂材一人，连郑细观一共五十九人，约定二月初二日晚，在附近大力口之花桥地方空庙内会齐。至期各犯先后踵至，惟谢文浩畏惧走回。郑细观声言入会之后，各有暗号，即可彼此相帮，免人欺侮。杨华荣等允从，俱拜郑细观为师。郑细观传授手诀、口号，各送给郑细观钱一、二百文不等，共得钱十千三百文，各自走散。是月初五日，即经该府县等访闻，会营拿获首伙各犯。并据邹文米、张洪钟闻拿自行投首，录供禀报，飭提至省，屡审供认前情不讳。严加究诘，郑细观坚称实系图骗钱文，囑令杨华



荣等纠人入会，并无不法字句，别项隐语及预谋抢劫情事。杨华荣等亦供因图免欺凌，听从入会，均无辗转传徒。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左道煽惑为从者，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又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各等语。此案郑细观即郑赛哥藉有天地会名目，胆敢煽惑愚民，敛钱入会，实属日无法纪，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此等结会匪徒，未便久禁狱中，致稽显戮。应照闽省前办会匪罗名扬等各案，请旨即行处决，以昭炯戒。杨华荣即杨奴仔……十一犯，讯止听从纠人入会，尚无辗转传徒情事。除江华盛一犯在途病故不议外，杨华荣等十犯，应照左道煽惑为从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赖牛仔……等二十七犯，讯系一时被诱入会，并未纠人。若亦照为从例概行发遣，未免无所区别。除王施荣、张炳长、欧月卓、范文俊、严起幅、钟磬材六犯先后在监病故不议外，赖牛仔等二十一犯，均请于杨华荣等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邹文米、张洪钟先经被诱入会，闻拿自行投首，尚知畏法，应照例于赖牛仔等满徒上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谢文浩一犯，听纠前往，旋即畏罪巡回，并未入会。惟事后不行首告，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各犯父兄同失察各牌保，飭拘照例发落。郑细观骗得钱文，照追入官充公。逸犯黄开基等，仍飭严缉务获另结。江华盛系解审在途病故，王施荣……俱系带病进监身故，讯明刑禁解役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监毙职名并免开参。此案郑细观等首伙五十九名，甫经结会，于数日之内，即经该管府县访闻，会营拿获四十二名，解省究办。获犯过半，兼获首犯。所有文武失察职名，请免查参。除备录供招咨送刑部外，所有申明分

别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年五月初六日。

嘉庆十年六月初七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闽浙总督阿林保奏审拟天地会首

林应伟等人折<sup>①</sup>

嘉庆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阿林保、福建巡抚臣张师诚跪奏，为拿获结会首伙各犯，申明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向有天地会名目，匪徒借此敛钱结会，往往编造邪言，煽惑愚民，大为风俗人心之害。臣等到任后，时刻留心访察，并督饬地方文武，实力查拿，务期有犯必获，以免酿成巨案。节据拿获江迓仔、袁抵先等犯六十余名，均已分别题咨在案。兹据署延平府雷维霈禀称，南平县监生林松龄呈首伊胞弟、已革武生林应伟平日游荡破家，近又纠人结会，并收藏会簿一本。现经搜获呈缴，伊子林宗邦随同入会等情。时值前署府那绂在府交代，即会同该府督率营县，将首犯林应伟拿获，并获伙犯林宗邦、林柴夫、林添兴三名，各禀报前来。臣等吊查簿本，已残缺不全，内有悖逆语句，殊堪发指。该犯林应伟既敢存此簿本，恐另有不法妄为情事，其伙党亦必不少。此簿是否该犯自行编造，抑系传自他人，急须彻底穷究，尽法惩办。诚恐该府县有化大为小情弊，当即飭委候补知府谏昌绪、候补同知韩熊林、署都司郝大寿改装

<sup>①</sup> 阿林保等奏片见本书第1册第149页。

易服，潜赴各犯原籍及附近一带村庄，密加查访，实无谋为不轨情事。并赴林应伟家中逐细搜查，亦无另有不法字迹、器械。随先提现犯至省，飭发两司、盐道，督率福州府知府多托礼、延平府知府雷维需、候补知府湛昌绪、福州府同知张采五、通判徐景扬等研讯。

据林应伟供称，该犯籍隶南平，与郑添养、林柴夫、林添兴素好。嘉庆十一年九月十四日，郑添养、林柴夫、林添兴同赴林应伟家闲谈，林应伟因贫难度，素知天地会口诀、暗号，起意结会敛钱使用。捏称结会之后，可以免人欺侮。令郑添养等代为纠人，俱各允从。林应伟自纠伊侄林宗邦并王阿贵、吴阿权、卢成禄、王肥子五人；郑添养转纠罗华祖、僧悞机、黄裔墩、黄裔仁、江阿连、黄护交六人；林柴夫、林添兴亦纠邓应楷、林金官二人，一共十七人。九月二十一日，在罗源鞞地方会齐，同拜林应伟为师，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各送给林应伟钱四、五百文不等，共得钱七千文。十月间，林应伟在八仙滩地方，途遇素识之旧案会匪逸犯郑瑞观，道及犯案后被拿严紧各处躲避，有会簿一本，系天地会相传旧本，伊于丙辰年抄得，恐被搜拿，托林应伟代为收存。林应伟应允，带回翻阅，簿内有悖逆语句，不敢声扬，随将破簿藏在家内，致被林松龄搜获呈首等情。质讯林添兴等，供认结会不讳，其林应伟所藏簿本，伊等均不知情。查逸犯郑瑞观，系嘉庆九年间审办会匪陆盛招等案内未获首犯。兹林应伟胆敢纠众结会，并有会簿，据供与郑瑞观邂逅相遇，托寄收藏，显因郑瑞观尚未弋获，任意狡卸。即其纠众结会，仅止图骗钱文，亦难凭信。其入会各伙犯，亦断无不知簿本之理。复严加究诘，林应伟坚供实因家贫难度，起意结会敛钱，已被林松龄呈首。如果此簿系自行编造及另有不法情事，

林松齡斷無不知，豈肯不一并首出，委系結會在先，收藏會簿在后。因見簿內有悖逆語句，不敢向人告知。會伙人等如果知有簿本，我已身犯重罪，何肯代為隱瞞？質之原告林松齡，亦稱因聞林應偉糾人結會，前赴伊家搜查。見有破爛會簿一本，隨即呈繳，并非林應偉自行編造，亦實無別項不法情事。如果林應偉造簿妄為，業已據實呈首，豈肯復為開脫？嚴詰至再，矢口不移。并令林應偉當堂試驗筆迹，亦與簿內字迹不同。是林應偉代藏會簿、并非自行編造，似非狡飾。旋據具報，林應偉、林添興、林宗邦三犯于取供后，患病況重，醫治無效，先后在監身故。并據該署府雷維需等會督營縣，續獲伙犯鄭添養、王阿貴、吳阿權、鄧應楷、林金官等，解省由藩司景敏、臬司夔保、鹽道陳觀提同前獲之林柴夫一并審擬，解勘前來。臣等隨提各犯，逐一研訊，供認听从林應偉糾邀入會，同拜林應偉為師，實止圖免欺凌，并无輾轉傳徒及另有不法情事，委不知林應偉藏有簿本，亦與鄭瑞觀素不認識，究詰不移。核之林應偉原供，悉相吻合，案無遁飾。

查林應偉等結會，系嘉慶十一年九月間事，而簿本系鄭瑞觀于嘉慶丙辰年抄寫，并非上年新立之簿，尚屬可信。此案林應偉結會斂錢，若照左道異端煽惑民人為首律，罪止擬絞，惟該犯途遇逸匪鄭瑞觀，受寄會簿，明知簿內有悖逆語句，輒敢代為收藏，實屬藐法。應比照謀逆知情故縱隱匿律擬斬，已據伊胞兄林松齡呈首，與罪人自首之律相符。業經在監病故，應與先后監斃之林添興、林宗邦均無庸議外，鄭添養、林柴夫二犯，听从入會，輾轉糾人，均應照左道惑眾為從例發遣，仍照新例發往新疆，酌撥當差，照例刺字。王阿貴、吳阿權、鄧應楷、林金官四犯，均系被誘入會，并未糾人，亦照為從例概行發遣，未免無所區別，應于鄭添養等遭罪上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責安置。

各犯父兄除林松齡呈首免议外，其余同失察牌保查拘，照例责惩。逸犯郑瑞观等，勒限严飭踪缉，务期必获，以净根株。林应伟等在监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该犯等系取供后带病进监身故，監禁罪名，照例无庸开送。此案林应伟结会斂钱，系该府等会营督县拿获首伙各犯解省究办。文武失察罪名，请免开参。除录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嘉庆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福建巡抚张师诚奏审拟钟家旭等折

嘉庆十五年八月初八日批 军录

福建巡抚臣张师诚跪奏，为拿获结会传徒各犯，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事。

窃照闽省汀州一带，界连江西、广东，向有匪徒传习天地会惑众骗钱之事，节次严飭地方文武认真查缉，屡经获犯办理，仍令时刻访拿，毋稍纵漏。兹据署长汀县知县郑希侨报，获会匪钟家旭即钟振、廖德二、连仰德、钟恒礼、僧仁喜、钟佳任、赖四妹七名，并于钟家旭家内搜获红纸花帖。又据宁化县知县沈培元报，获会匪吴翰位、谢开贤、谢昌贤、谢老四即谢日贤、谢达贤、黄陇翰、曾万五、张映、张华祖、伊观幅十名。并搜出吴翰位家藏破折一本，及谢开贤身带入会字据一张。当经飭提各犯解省审办，一面吊取会帖、折本、字据，逐加查阅。谢开贤所带字据，只系会内已故各犯姓名，及赛过桃园刘关张一语，并非歌词，亦无违悖字句。其钟家旭花帖内，竟写顺天年月，及代天行道字样。

吴翰位折本内，亦有悖逆语句，殊堪发指。恐该犯等竟有谋为不轨情事，必须彻底穷究，尽法惩办。随飞飭汀州府督同长汀、宁化各县，严密访查搜拿，并将现犯先行委员确审。兹据审拟，由司招解前来，臣即提犯研讯。

缘钟家旭即钟振，籍隶长汀，听从未获天地会匪犯谢佩成引诱入会，于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三日，与现获之廖得二、连仰德、钟恒礼、僧仁喜、钟佳任、赖四妹、及在逃之曾三、郑二、罗必上、邱理才、钟能万、钟流民共十三人，同拜谢佩成为师，各给钱文。谢佩成搭起神桌，写立从前传会之洪二和尚即万提喜牌位，令钟家旭等从桌下钻过，立誓帮护，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口诀，以便会内人关照，遇事相帮，免人欺凌，并宰鸡取血滴酒同饮而散。谢佩成旋又给与钟家旭结会花帖一张，称系江西人曾德广所传。照此抄写，便可自行传徒。七月间，钟家旭因贫难度，起意传徒骗钱，因自己不会写字，托人照样代写红纸花帖，先后引诱未获之钟友……等为徒。照依前式设牌传诀饮酒，有分给花帖者，亦有未给者，得受各人钱五六百文不等。又吴翰位一犯<sup>①</sup>，籍隶宁化，先与胞弟吴旦位同拜已正法之李凌魁为师，传习阴盘教，吃斋治病，并用银向买经本。李凌魁因经本尚未写就，将已正法之吴韬所传天地会符咒折本先行给付，以凭日后交换经本。吴翰位将折本携回，见有悖逆语句，不敢声扬，暂藏家内。旋闻李凌魁获案，畏惧逃避，嗣复潜回。吴翰位又传张华祖、伊观幅二人吃斋，得受钱各二百文。张华祖等并未转传，并不知吴翰位藏有折本。谢开贤、谢昌贤、谢佬四即谢昌贤、谢达贤、黄陵翰五犯，俱籍隶广东平远县。嘉庆十四年四月间，途

<sup>①</sup> 吴翰位属李凌魁案内，李凌魁案见本册。

遇番禺县人张盛德，道及吃斋诵经，可以消灾治病。谢开贤等遂同拜张盛德为师，各给番银二圆。张盛德因未带经本，将入数字据一纸，先交谢开贤收藏而散。谢开贤旋见素识之曾万五多病，劝令入教吃斋，并给草药二丸调治。曾万五即拜曾开贤为师，送给钱二百文。又张映一犯，拜江西人熊维瑛为师，传习阴盘教。熊维瑛令其先行吃斋，尚未给予经本。以上情节，据各供认不讳。臣查钟家旭与廖德二等同拜谢佩成为师，何以廖德二等独无花帖？帖内所写祖在甘肃，及洪祖师、万大哥，虽系天地会相沿旧名，其所称五房吴天成、李色弟等姓名有无其人？现在何处？又敢私写顺天年月，据供并无谋为不轨，显系狡赖。复将各犯严行夹讯，据钟家旭坚供，谢佩成给帖之时，只说系会内流传旧话，五房大哥吴天成等，亦是从前相传名字，小的都不认识。至顺天两字，谢佩成说会中本有此号，并非新编。小的原领会帖，闻拿烧毁，尚有照抄之纸，一时不及查点，致被起获。因系上年所抄，即填是年字样，实无阴谋不法情事。廖德二等亦供：小的们实止被诱入会，图免被人欺侮，并不知有会帖等供，矢口不移。臣复检查会匪旧案，有江西省奏办周达滨、汪嶷望、曾阿兰等三案，会帖具写有顺天年月，与此案相同，委非该犯新编。其吴翰位折本，业已破碎，亦非新设，此外均无别项不法情事。并据汀州府知府周世箴禀复，督同各县逐加搜访，并无谋为不轨踪迹，亦无另有悖字据及器械等项。讯讯再三，案无遁饰。

查钟家旭拜投会匪之后，叠次传徒骗钱，已应照左道惑众为首律拟绞。该犯胆敢照抄悖逆花帖，分给入会之人，虽非自行编造，实属不法。仅拟绞罪未足示惩，钟家旭即钟振应比照谋反者斩律，拟斩立决，先行刺字，仍枭首戮众。吴翰位投入阴盘教，其转传张华祖等二人，亦止吃斋治病，惟该犯藏匿李凌魁交给不

法会折，情殊可恶，应照谋叛知情隐藏律拟绞，业经病故，应毋庸议。廖德二……六犯，并不知有花帖，亦未传徒。但听从入会，同饮血酒，应仍依会匪本例，俱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发遣例，发往新疆，酌给当差。谢开贤拜张盛德为师，传授吃斋诵经，其所得入教字据，并无违悖。但已得钱，转传一人，亦应照左道惑众为从例，发往新疆当差。谢昌贤……八犯，听从入教吃斋，只系图消灾病，并未传徒。若概照为从例发遣，未免无所区别，应于廖德二等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安置。钟佳任……在监病故，讯明刑禁人等并无凌虐情弊，俱毋庸议，仍饬追钟家旭等所得钱文入官充公。失察牌保同各犯父兄，查拘照例责惩，并分咨江西、广东等省，严拿逸犯曾德广、张盛德，并委干员驰赴汀郡查拿谢佩成等务获究办。至钟家旭一案，系上年五月间结会传帖，经现署长汀县郑希侨拿获，其前任长汀县告病知县潘业，系上年十月间卸事，乃竟毫无见闻，实属昏愆溺职。据司道府揭报前来，相应请旨革职，以示惩儆。所有监毙吴翰位等管狱官职名，查取另参，谨缮钟家旭、吴翰位供单，恭呈御览。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五年七月二十日。

嘉庆十五年八月初八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行在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续获汀州天地会首

谢佩成等人折

嘉庆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臣汪志伊跪奏，为续获结会传徒各犯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汀州一带，界连江西、广东，向有匪徒传习天地会惑众骗钱之事，节经严飭地方文武，认真查缉。旋据拿获会匪钟家旭等多名，经抚臣张师诚审拟具奏，准到部复，将钟家旭斩决梟示，廖德二等发遣，一面分咨江西、广东等省严拿逸犯曾德广、张盛德，并委候补同知英泰驰赴汀州，会同该府周世繁，督飭署长汀县知县郑希侨查拿逸犯谢佩成等务获究办在案。嗣据该员等会营，先后报获首犯谢佩成并钟福、钟德、郑蛟即郑二、郑二妹即洪进等五名，并赴各犯家内逐细搜查，并无不法字迹及器械等项。当经行提至省，飭发臬司广玉督同福州府知府朱桓、邵武府知府多托札审拟解勘前来，并据声明钟福、钟德、钟二妹即洪进三犯，于取供后因病身故等情，臣随提犯逐一研鞫。

缘谢佩成籍隶长汀。嘉庆十四年三月间，该犯在江西生理，听从未获天地会匪曾德广引诱入会，遂拜曾德广为师，送给番银三圆。曾得广搭起神桌，写立从前传会之洪二和尚即万提喜牌位，令谢佩成从桌下钻过，立誓帮护，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合成洪字暗号口诀，以便会内人关照，遇事相帮，免人欺凌，并宰鸡取血滴酒同饮。取出结会花帖一张，交给谢佩成，并称照此抄写，便可自行传徒。谢佩成回家后，因贫难度，起意传徒骗钱。先后纠邀已获拟结之钟家旭、廖德二、连仰德、

钟恒礼、僧仁喜、钟佳任、赖四妹并现获之郑蛟即郑二、在逃之曾三、罗必上、邱理才、钟能万、钟流民等共十三人，于五月十三日，在空庵内会齐，钟家旭等同拜谢佩成为师，各自送给钱文，谢佩成照依前式设牌传诀，饮酒而散。谢佩成因与钟家旭素好，将曾德广所传花帖照写一纸，私给收受。又，钟福、钟德二犯与钟家旭同族。十四年七月间，听从钟家旭引诱入会，与在逃之钟友……等，同拜钟家旭为师，亦照前式设牌传诀饮酒，各给钱五六百文不等，并得受钟家旭照写曾德广所传花帖一纸。该犯等见帖内有悖逆字样，各自藏匿。后闻钟家旭被获，虑被搜起，随各烧毁。又，钟二妹即洪进一犯，亦籍隶长汀。十四年四月间，在江西途遇曾德广，被诱入会，送给曾德广钱三百文，独拜曾德广为师，传授口诀暗号，并未得受会帖。旋经长汀县访获钟家旭等各犯，并搜获红纸花帖，提省审拟具奏。准到部复，将钟家旭等分别正法、发遣在案。兹获谢佩成等行提至省屡审，供认前情不讳。臣查前获钟家旭花帖，供系谢佩成私给，照抄转传，安知原帖非谢佩成自行编造？帖内所写祖在甘肃，及洪祖师万大哥，及五房吴天成、李色弟等姓名，有无其人，谢佩成自必深知。又敢私写顺天年月，恐实有谋为不轨情事。复加严诘，据谢佩成坚供，实系曾德广分给会帖，委系非自行编造。曾德广给帖之时，只说会内流传祖师及五房大哥吴天成等名字，并不知实在有无其人。即帖后所写顺天两字，亦系会中本有此号，并非新骗（编），仅止抄给钟家旭一纸，原领会帖闻拿烧毁，实无阴谋不法情事。并据郑蛟供称，实只被诱入会，图免欺侮，并不知有会帖。究诘再三，各犯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此案谢佩成拜投会匪之后，复起意传徒骗钱，抄给悖逆花帖，以致钟家旭辗转分给，实与钟家旭情罪相同，谢佩成应比照谋叛

者斩律，拟斩立决，先行刺字，仍枭首示众。该犯系比照问拟，免其缘坐。钟福、钟德二犯，听从入会，复敢收藏悖逆花帖，殊属不法，应照谋叛知情隐藏律拟绞，具已在监病故，应毋庸议。郑蛟即郑二，钟二妹即洪进，各被钟家旭、曾德广引诱入会，并未领帖，亦未传徒，第既听从入会，同饮血酒，即属为从。除钟二妹病故不议外，郑蛟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发遣例，发往新疆酌拨种地当差，仍饬追谢佩成所得钱文入官充公。失察牌保同各犯父兄，查拘照例责惩。逸犯曾德广等，分咨访缉，务获究办。钟福等在监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亦毋庸议。该犯等系带病进监身故，监毙职名照例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分别定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嘉庆十六年二月初七日奉朱批：刑部议奏。欽此。

###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拟武平县

天地会首朱士达等人折

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汪志伊、福建巡抚臣张师诚跪奏，为拿获听从入会各犯，审明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汀州一带，界连江西、广东，向有匪徒传习添弟会惑众骗钱之事，节经拿获多名办理，分别奏咨在案。臣等仍严饬地方文武认真查缉，务期有犯必获，以绝根株，兹据汀州道府督同武平县知县蒋翰文，会营访获会匪朱士达、朱四满、刘显文、钟角老等四名到案。并在钟角老床铺内搜获小布包一个，内贮会

簿、盟单、符咒等件，余无不法物件。查验簿单内，写有顺天年月及李朱洪等悖逆字句。讯据钟角老供认，听从在逃之谢钟老与李朱士达等，各拜谢钟老入会为师。嗣因该犯患病在家，谢钟老前往探望，手携蓝布小包一个，称有会簿、盟单等件，得自广东人罗特风二传授，照抄传入，可以骗钱，内有违悖字句，原系会中旧本。因伊家屋小，又常欲外出，携带藏家均不妥便，交其收藏各情不讳，录供通详。并据武平县生员林文藻赴省县控会匪朱士达等，因借伊叔祖林崔兴安寮结会不允，挟恨各执刀械，抢夺林崔兴家资等情。当经行提解省审办，钟角老一犯，旋在武平县监病故。据该县验讯通报，并声明林文藻在省递呈后，回郡考试。旋与林崔兴外出生理，先将朱士达等各犯申解到省，飭委福州府讯据供认听从入会属实。其抢夺林崔兴家资一节，坚不承认。因原告屡提未到，无凭质讯，详情咨部展限在案。兹催提林文藻、林崔兴及伊子林上昆等至省，经署按察使海庆督同福州府知府朱桓、福防同知徐景扬提同各犯质审。系嘉庆十五年六月间，朱士达并谢陈养生与林上昆跌钱赌博。林上昆输欠朱士达钱二百余文，又欠谢陈养生钱一千二百文。朱士达以为数无几，未曾讨回。谢陈养生屡向林上昆索讨无偿，将其畜养小猪一只夺回，卖钱作抵。林崔兴查知，心怀不平，遂捏朱士达等借寮结会不允，持械抢夺家资等情，做就呈词，嘱托同居侄孙林文藻赴省代递。林文藻因谢陈养生等入会夺猪属实，应允代为投控，并无借寮结会及另有抢夺家资情事。并据朱士达等供认听从入会，分别据拟，将该犯等解勘前来，臣随提犯研鞫。

缘朱士达、朱四满、刘显文并监毙之钟角老，均籍隶武平，与在逃之谢钟老邻乡素识。嘉庆十五年四月间，谢钟老先后向朱士达等言及在广东镇平县投拜罗特风二为师，入添弟会，传授手

诀口号，同会之人，俱有照应，免受欺侮，邀朱士达等入会，该犯等允从。谢仲老又添纠在逃之谢陈养生、林荣升、刘欣汗，连朱士达等一共七人。是月二十六日，在谢陈养生家会齐，各拜谢仲老为师。朱士达送给番银一圆、钱三百六十文，余各送钱三、四百文不等。谢仲老用桌搭桥，写立从前传会之洪祖师即洪二和尚牌位，供奉桌上，令朱士达等从桌下钻过立誓。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洪字暗号，以便会内人关照，遇事相帮，免人欺凌。并宰鸡取血，滴酒同饮，随各走散，并未领给会簿盟单。七月间，钟角老患病在家，谢仲老前往探望，手携蓝布小包一个，据称内有会簿、盟单等件。近日得自罗特风二传授，照抄传人，可以骗钱。惟字句违悖，伊家屋小，又常欲外出，携带藏家均未妥便，嘱钟角老收藏，俟其空闲取回，倩人抄写，以便转传。钟角老接收后，即藏匿床内。旋经该道府县会营访获钟角老等四犯，起出会簿等件。讯供通详，行提至省屡审，供认前情不讳。查此案起获悖逆会簿、盟单等件，虽据监毙之钟角老生前供系逸犯谢仲老交其收藏，并非该犯编造。惟朱士达等与钟角老同拜谢仲老为师入会，恐有知情分受簿单，及实有抢夺林崔兴家资情事，复加究诘。据朱士达等坚供，委止听从谢仲老纠邀入会，并无得受会簿、盟单等件，并不知钟角老如何收藏簿单，亦无辗转传徒及抢夺林崔兴家资之事。如果得受簿单，钟角老到案时已蒙府县严审，岂肯隐瞒不吐，林崔兴等已经到省质审，亦何肯代为掩饰。究诘至再，矢供不移，案无遁饰。

查钟角老听从入会，已罪应拟遣，该犯明知谢仲老交给簿单内有悖逆字句，辄敢代为收存，殊属藐法，应比照谋叛知情隐藏律拟绞。业于取供后在监病故，应毋庸议。朱士达、朱四满、刘显文三犯，并未得受簿单，亦未辗转传徒及另犯抢掠别案，但听

从入会，同饮血酒，即属为从，朱士达除赌博轻罪不议外，应与朱四满、刘显文均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照例刺字。朱士达据供，伊母孀妇独子，但系拟遣会匪，应不准其留养。林上昆合依赌博不分兵民例，枷号两个月，杖一百，满日折责发落。林崔兴因猪只被谢陈养生夺卖，抵作伊子赌钱，即控会匪抢夺，事出有因，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生员林文藻系林崔兴同居侄孙，其听从代递呈词，业已罪坐尊长，免其置议。朱四满、刘显文有父朱观幅、刘弗麟，同失察牌保查拘，照例责惩。逸犯谢仲老、罗特风二等分咨广东、江西等省一体严缉，务获究办。钟角老带病进监身故，验讯刑禁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监毙职名照例免开。此案朱士达等系嘉庆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结会，经该管道府督同现任武平县知县蒋翰文拿获，其前署武平县知县陈瑛，系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到任，至七月二十四日卸事，漫无觉察。所有失察匪徒结会，及失察赌博职名，俱系前署武平县、现补将乐县知县陈瑛，相应开参，听候部议。武职失察赌博职名，查取另参。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审拟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朱德辉等改添弟会

、为江湖串子会折

嘉庆十七年六月十四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汪志伊、福建巡抚臣张师诚跪奏，为拿获结会各

犯，申明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汀州府属与广东、江西连界，每有匪徒往来引诱，敛钱结会。虽经节次拿获会匪多名，先后奏咨办理，诚恐根株未绝，复经严饬该管文武，时加缉访，如有邻省咨拿之犯，尤须上紧查拿，毋使稍有纵漏。臣汪志伊前接兼署两广督臣韩崱咨缉会匪钟灵明案内有名各犯，当即饬属查拿，臣张师诚复委候补知县陈士荣驰赴汀州府密访严缉。嗣据汀州道府督率武平县知县蒋翰文协同该府委员王兰佩，先后拿获刘长庚、江成贵二犯，解赴粤省审拟发遣咨部。又会同委员陈士荣拿获朱德辉、王世兴二名，即赴家内搜查，并无违悖不法字迹。讯据朱德辉供出籍隶江西之李学周、钟秀、朱三古、易贤耀等犯，经移江西各原籍饬拿，一面录供通禀。并接江西抚臣先福咨开，先准广东来咨抄册，内有谢立和三供认会伙朱德辉，曾纠该犯在钟黄肿家拜会一次。旋将钟黄肿获案，供系被武平县人谢俊贤逼胁入会，并不认识朱德辉，亦无同谢立和三在伊家拜会之事。并又拿获朱三古、李学周、钟秀、易贤耀等四名，惟李学周供认拜朱德辉为师，其朱三古等讯不承认。因朱德辉一犯闽省业已拿获，奏明将钟黄肿、李学周等犯一并解闽质审等因。又准两广督臣来咨，申明钟灵明屡次纠人拜会，将该犯拟斩，先行正法。谢立和三等拟发新疆具奏，抄折录供，咨移到闽。查核粤省复讯谢立和三供内，仅拜钟灵明入会一次，并无在钟黄肿家另拜朱德辉结会之语。今朱德辉另犯结拜，业经武平县拿获伙犯朱三古等，亦经江西获案解闽质审，随行司一并提省审办。内易贤耀一犯，由江省解至闽省长汀县，带病进监身故。据该县验讯通报，将朱德辉、朱三古、李学周、钟秀、王世兴等先行解省，随即饬发福州府知府朱恒研讯。据朱德辉供，因添弟会奉禁甚严，起意改立江湖串子会，纠邀朱三古等结拜属实，

并无邀谢立和三在钟黄肿家拜会情事。质之朱三古等，供亦相同。该犯朱德辉、朱三古、钟秀三名，旋在省监先后病故，飭委侯官县及闽县验明详报。因查朱德辉实在有无邀谢立和三在钟黄肿家拜会，该犯虽已病故，而江省所获之钟黄肿彼时尚未解到，随又催提研审，以成信讞。嗣准江西省将钟黄肿一犯移解到闽，经署按察使海庆督同该府朱桓审明定拟，解勘前来，臣等随提犯研鞫。

缘朱德辉籍隶福建武平县，务农为业。该犯稔知闽省向有添弟会名目，入会之人遇事相帮，可免被人欺凌。因添弟会奉禁甚严，起意改作江湖串子会，其情事仍与添弟会相同。嘉庆十三年五月初间，先后纠约现获之江省及同县人朱三古、李学周、钟秀、易贤耀、王世兴、在逃之邱觉养、曾奇汉、黄应雄、王洪明、谢宁兴、罗起凤、江西安远县人叶良即叶奇瑞，长宁县人刘梦雄、尹怀书、会昌县人朱扬幅，连该犯一共十六人，于是月十三日在朱德辉家会齐，各出钱文，买备香烛、酒肉，供奉神牌，旁设红木棍一根，言明会内之人如不关照，即用棍责罚。不序年齿，共推朱德辉为总大哥，余俱依齿序列，名为散大哥，一同结拜。朱德辉分给各人半边钱一个，红布一块。布上盖用辉记图章，以作会内记认，并将姓名登记会簿，并无传授口诀、暗号。各犯送给朱德辉钱五、六百文及番银一、二圆不等。朱德辉复嘱各犯辗转纠人入会，随时收入散大哥名下而散。旋闻查拿严紧，遂将半边钱并会簿、红布、木棍一并烧毁等情，供认不讳。并讯据钟黄肿供称，嘉庆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伊带银钱行至武平县遥屿岫地方，被贼拦抢。适有素识之谢俊贤赶至喝散，未被抢去。谢俊贤邀伊至家，逼令同入添弟会，免至被人欺侮。伊畏惧允从，当拜谢俊贤为师，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送给谢俊贤番银三圆。伊与朱德辉、谢立和三素不认识，并无在伊家拜会等语。臣等查



粵省审诘谢立和三原案，并无听从朱德辉在该犯钟黄肿家结会。但其初到案时，供有其事，恐非无因，且朱德辉现已病故，安知非恃无质证，任意狡赖。复加严诘，据钟黄肿坚供，前经江西拿获时，已将被谢俊贤逼胁入会及与朱德辉、谢立和三等素不认识情由，逐一供明，并未捏饰。至谢立和三与谢俊贤等俱系会匪，伊等必将传徒名字彼此说知，是以谢立和三知伊姓名，委无容留朱德辉在家拜会之事。质讯现犯李学周等，金供实止听从朱德辉入会一次，与钟黄肿并不认识。核之朱德辉生前所供，亦属相符。历讯各犯，亦无另犯抢劫及辗转传徒，谋为不轨情事，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首犯拟斩立决，如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者，俱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等语。此案朱德辉起意结会，不论年齿，共推该犯为总大哥，已属匪党渠魁。其改立江湖串子会，纠人结拜，并敢嘱咐各犯辗转纠人，与添弟会名异而实同，核与粤省所办钟灵明之案情罪相等。朱德辉应照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首犯斩决例，拟斩立决。业经病故，应毋庸议。朱三古、李学周、钟秀、易贤耀、王世兴讯止听从入会，并未转纠伙党，合依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发遣新疆例，均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朱三古、钟秀、易贤耀俱已病故，应毋庸议。李学周、王世兴照例刺字发遣。钟黄肿实无容留朱德辉、谢立和三在家拜会传徒，其听从入会，实因途中被抢，经谢俊贤逼胁所致，若概拟发遣新疆，未免无所区别。钟黄肿应于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安置。逸犯谢俊贤等严飭各属并分咨江西、广东等省一体严緝，务获究办。半边钱、会簿、红布、木棍等物已经烧毁，无从起缴。

再，朱德辉等于嘉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结会，系前武平县知县周载章任内之事，该员已经病故，现经汀州道府及现任武平县知县蒋翰文奉文拿获究办，失察罪名，应免开参。朱德辉等在监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除易贤耀一犯系带病进监身故，免开罪名外，所有监弊斩犯朱德辉一名之管狱官罪名，系署福州府司狱朱邦堃，监毙遣犯朱三古、钟秀二、名之管狱官罪名，系署闽县典史颜叙功，相应附参。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审拟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嘉庆十七年五月十四日。

嘉庆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江西巡抚先福奏审拟封老三等

#### 结拜仁义双刀会折

嘉庆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批 军录

• 江西巡抚奴才先福跪奏，为拿获闽省结会首犯解闽归案审办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西地方界连福建，恐两省民人有往来结会传徒情事，节经奴才飭属随时查拿究禁。本年二月间，先后接准福建督抚二臣咨，据光泽县禀获匪犯罗发则等，讯认听从在逃之江西新城县人封老三等倡立仁义双刀会，引诱民人入会，咨会飭拿封老三等解闽审办等因，随经密飭严拿去后。即据新城县知县李荫枢禀报，先准光泽县移会，当经会同营弁督率兵役，密行查访，将该犯封老三拿获，奴才飭提至省。

讯据封老三即得珍供，南丰县人，先在闽省结拜兄弟多次，嗣于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内，在光泽县地方，纠同陈上元及卢清等

共十六人结拜兄弟，取名仁义双刀会。钻刀宰鸡，同饮血酒，传授开口本、出手三口诀，及衣服钮扣纳入里面暗号，该犯两次传授十八人等情不讳。奴才查该犯所供传授口诀，系闽、粤、江西历办添弟会及三点会匪犯相沿旧语，今该犯创立仁义双刀会名目，是否另有不法重情，恃无质证，狡供饰混情事？闽省现获伙犯多名，悬案待质，未便稍稽，除选派员弁将封老三解省审办，并飭属严拿伙犯卢清等，务获解究外，谨将拿获会匪首犯委员解交闽省归案审办缘由，恭折奏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十九年三月初十日。

嘉庆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拟张显鲁  
等结仁义会折

嘉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汪志伊、福建巡抚臣王绍兰跪奏，为申明各属拿获之结会首从各匪犯分别定拟，缮折具奏，恭候圣训事。

窃照闽省近年洋面俱渐肃清，惟汀、邵、延、建四府属，界连江西、广东，向有匪徒敛钱结会，最为地方之害。虽屡次获犯究办，诚恐无赖奸徒复萌故习，节经臣等檄飭文武各员，不动声色，严密查拿。并飭各州县于亲历村庄，遍查保甲之时，认真访缉，不使稍有纵漏。嗣据署光泽县知县张文彬访闻邵武县天台山庙内，有匪徒结会之事，当即亲带丁役驰赴该处，拿获会匪罗发则、龚幅则、吴让、官德英、朱夏生五名，续获沈启添一名。又光泽县典史朱宣拿获会伙僧细任一名，并据监生邹进华等缚送郑迓则一名。又据署邵武府李秉钺、参将鲍友仁禀获会匪吴细迓、

僧续发二名。又据该署府李秉铎督饬府役，协同光泽县差役拿获会匪陈上元、徐三、李老则三名。当经汇同报获洋盗李英等各犯附片奏蒙圣鉴在案。并因罗发则等供出会首封老三，籍隶江西新城县，当经咨会江西省飭拿。该署县张文彬选拔差役，协同江西新城县役拿获封老三一名，由江西奏明解归闽省审办。并经江省续获伙犯卢清一名，提同封老三，委员解闽，行至甌宁地方，封老三患病身故，将卢清解省。又据署邵武府李秉铎会同参将鲍友石，拿获会匪赵孟九、李细峇二名。又，邵武县知县何廷瑛先后拿获匪伙沈毛毛、沈刚刚、沈启禄、张冬苟、僧理和五名。又，建宁县知县张家柱拿获会伙丁家明一名。又据宁化县知县陈基善随同汀州府，会营先后拿获会匪张显鲁、张显坛、徐良幅、罗朝春、张显廷、张显侨六名，并在张显鲁家起出纸布各符，并图记、纸条，并据会伙张继含、张继聘二名闻拿赴案投首。又据宁化县县丞胡允棟拿获僧海文、林盛周二名，并在僧海文寺内，起获会簿、符咒。又据顺昌县知县何兰汀、会同把总李国梁、外委刘高，先后访获会匪李文力……等十二名，并在张世彩身上搜获传会旧簿一本，会中规条一纸，红布符一块。李文力身上搜获帐簿一本，后有抄写符式，又无字红布一长幅，一方块。又署建阳县知县周珩，会营访获会匪江笃笃……五名。江西南丰县拿获匪首江婢仔一名，解闽收审。又据沙县知县王廷葵会营先后访获会匪廖三妹……等九名。并究出在逃匪伙应万受、罗宗盛有啜毙杨发青，令廖三妹等扛抬私埋之事，起尸验明填格通详。又据归化县知县宋诏访得会匪曹怀林等，在廖坑庵向僧人硬索钱米吵闹，随即督同夏阳巡检朱懋及兵役拿获曹怀林……等十三名。以上共计获犯七十三名，均经先后提省发司审办。内张世彩一犯，讯认于嘉庆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拜在逃之黄开基为师，与在逃之于得贵、杨

老六、杨世光等入仁义会，传授会簿、规条各件，即被拿获，解省带病进监身故。又林九扬、黄吉山、僧细任等三犯，亦各在监病故。又据沙县王廷葵详会匪张田美一名，闻拿畏罪自缢身死，验讯填图详报。兹据署按察使觉罗麟祥督同署福州府知府邹贻诗，候补同知朱尔申审拟解勘前来，并据声明会首李文力之伙犯黄万求……六名，现据建阳县禀报，拿获飭提解省，另行申办等情，臣等即提犯研讯。

缘张显鲁一犯，籍隶宁化，与在逃之江西石城县民熊毛素识。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张显鲁听从熊毛纠邀，与现获之张显坛、徐良幅、张继含，在逃之张显依、张显聚、张成谋、张继笃、张显翁、丁水结仁义会，声言结会之后，共相帮助，可以免人欺凌。张显鲁等即拜熊毛为师。熊毛排列神桌香烛，架起双刀，令各人在刀下钻过，立誓彼此相帮，传授取物用三指暗号。张显依等各送给熊毛钱三百三十文，惟张显鲁送给熊毛番银一圆各散。熊毛私给张显鲁符字及图记、纸条，张显鲁携回查看，内写顺天行道，并已获正法之吴子祥及黄廷臣姓名。该犯因字句违悖，收藏家内，不敢告人。又林盛周、僧海文于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九日，亦听从熊毛纠邀入会，均拜熊毛为师。熊毛照前传授手诀口号，并另给僧海文、林盛周符咒、会簿，嘱令纠人入会骗钱，各送给熊毛钱三百文。嗣林盛周见簿符有违悖语句，畏惧擦弃水中。是月内，张显鲁自纠现获之张显侨、张显挺、罗朝春、张继聘与在逃之张显臣、张显鲁、张显胆、张显悬、张成聚、张成庆等十一人，复结仁义会。张显侨等均拜张显鲁为师，送给钱二三百文不等，传授暗号而散。

又陈上元一犯籍隶光泽县，先于嘉庆十六年二月初四日，起意纠同邱细章等，在江西新城县行窃民人周义安布匹一次，十八

年十二月十六日，听从已获病故之江西人封老三纠邀，与现获之徐三……一共四十五人，在邵武县天台山空庙结会。因庙中供有三仙，即称仁义三仙会，各人同拜封老三为师。封老三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衣服第二钮不扣，会内人呼为石子，会外人呼为沙子，作为暗号。并宰鸡取血滴酒同饮，各人送给封老三钱六百三十文而散。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夜，陈上元又听从魏二等纠邀，行窃本县民邓文盛银物一次。

又钟和先一犯，籍隶长汀县，听从在逃之钟老二纠邀，与在逃之孙高宁、钟老二，并不记姓名人共十三人，于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在顺昌县坑仔山寮，拜在逃之黄开基为师，入仁义会，传授手诀口号，各送钱五、六百文不等。是年四月十二日，现获之熊月普、刘祥有，听从在逃之李上乔纠邀，与在逃之刘老二、老张、黄百林、陈光子、李尚义，在小山岩地方，拜黄开基为师，入仁义会，传授手诀口号，各送钱四、五百文不等。是年五月十二日，现获之江西人张扬保、刘奇华、张世兴、邹光朝、刘幅受，光泽县人何子旺，听从在逃之杨万求、杨朝发纠邀，与在逃之谢张保、陈发同拜黄开基为师，入仁义会，传授手诀口号，各送钱三、四百文不等。又现获之江西人刘祥书，于十九年六月十二日，与在逃之刘矮仔、王拐仔、王狗在建阳县长窠地方，拜广东人刘青林为师，入仁义会。李青林传授手诀口号，各送李青林钱三、五百文不等而散。

又李文力一犯，籍隶晋江。嘉庆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在南平县地方，途遇素识之老陈，纠同未获之余幅官……并不记姓名人等，在南平大力口空庙内，同入郑兴名添弟会，一共二十二人。郑兴名搭起神桌，写万和尚牌位，中放米斗，七星灯，并剪刀、镜尺、铁尺、尖刀，及五色布各物，令入会之人从刀下钻过，立

誓相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并私给李文力旧会簿一本，囑令传徒敛钱，各人送给郑兴名钱二百二十文而散。李文力查看簿内有顺天违悖字样，畏惧不敢收藏，仅在帐簿后抄出符式，即将会簿烧毁。十五年六月十六日，李文力转纠在逃林高岱、老白改、王要、王尊、任世爵、任世乔、任世高、曾发、周实斗、林只十人，各出钱二百文，在顺昌县富屯地方，共拜郑兴名为师。郑兴名照前传授口诀暗号而散。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李力文在建阳黄敦地方，纠邀在逃之黄宝仔……等，在陈斋公厂内结添弟会。该犯李文力又与陈客仔、张杨宝转纠现在甫经报获之黄万求、打铁老许、黄兴发、老陈、刘添斗、罗学先，并在逃不记姓名一人入伙，同拜李文力为师，一共二十七人，李文力照前传授暗号，各人送李文力钱二百五十文而散。

又江婢仔一犯，籍隶建阳，嘉庆十六年三月间，因贫难度，起意纠人结会，骗钱使用。先与素好在逃之江家万、罗小孙商允，该犯纠邀现获之江笃笃，在逃之梁智楼入伙。梁智楼转纠现获之梁婢婢，梁婢婢又转邀现获之刘春仔，罗小孙转纠现获之王陈恭、僧候明。江婢仔又与江家万……一共三十九人，即在江婢仔家会齐，各人给江婢仔钱百文，共拜江婢仔为师，取名百子会。江婢仔因会内难以辨认，令各人将发辫盘在头上，辫尾系结红绳，垂于右边，以为记认。并令取物用二指，接物用三指。会内人呼为屏里，会外人称为屏外，如有被人欺侮，用香火刺烧白纸三孔，作为关照，彼此便可相帮，同饮鸡血酒而散。

又曹怀林一犯，籍隶长汀，嘉庆十九年正月间，该犯虑及被人欺侮，起意纠人结会，互相帮助，与现获之邓思岳、杨三仔、黎细老、监毙之林九杨、在逃之应万受、邓发盛、张士明、蔡益

栋商允；曹怀林又添邀现获之廖三妹……等十四人，邓思岳转纠现获之黄华陇……五人，杨三仔、林九杨各转纠现获之余有德……十一人。张顺德、应万受各转纠现获之吴发林……四人，邓发盛转纠现获之刘贵……四人。冯明老、老彭又各转纠现获之罗汀、叶香仔等入伙，并自行入会、闻拿自缢之张田美，一共五十一人，约定二月十五日，在沙县岩千观音山上空寮会齐。是月十四日，应万受同罗宗盛、官二妹、叶宗发、廖三妹、罗汀等，先至该寮查看，有顺昌县退卯县役杨发青亦图入会，应万受疑杨发青假意入会，奉官查拿，未经允许，两相争闹。应万受用木棍毆伤杨发青右额角、右眉丛，罗宗盛用竹烟筒毆伤杨发青右乳，应万受复与罗宗盛、官二妹、叶宗发将杨发青手脚捆绑，杨发青喊骂，应万受用脚踢伤发青肚腹殒命，应万受喝令廖三妹、罗汀帮同叶宗发将尸抬往山后，自与官二妹携带铁锄掘坑掩埋，应万受等只向曹怀林告知致死杨发青情由。十五日曹怀林等陆续俱至观音山上空寮，惟张开文、张良孙、刘友仁、刘友其、项东发、邱性德、邓元广、萧旺喜、曾彩仔九人未到。邓思岳等具拜曹怀林为师，一共四十二人，取名拜香会。各送钱二、三百至一千文不等。曹怀林排立神桌，杂陈香烛、牲米、刀棍、戥子、算盘、镜、尺各件，令各人拜神，立誓互相帮助，宰鸡滴血饮酒而散。以上情节，据各供认不讳。臣等查核搜出张显鲁之图记纸条，张老彩之会中规条、红布符，李文力之帐簿抄符，均无违悖字句。惟张显鲁之符字、僧海文、张老彩之会簿内，有代天行道，及李朱洪、万和尚、朱有山等姓名，及年庚月日违悖字样。虽与前办林应伟、钟家旭等各案会匪起出会簿符纸相同，但恐该犯等自行编造，另有谋为不轨情事，复加诘讯。复据张显鲁、僧海文等坚供，会簿、符单实系熊毛付给，伊等从前曾向熊毛查问，据称布符内开载语



句同各人姓名、年庚，会中相沿抄录，实不知其来历。伊等因见簿符内违悖字句，恐人知觉，藏匿室内，如果实有不法别情，已经罪犯应死，何何（衍字）须狡赖。其余各犯，亦坚供实只图免欺凌，听从入会，并无另有窃劫不法情事，亦不知张显鲁等藏有符簿，加以刑吓，矢口不移。随令张显鲁、僧海文当堂书写，核其笔迹，与簿符字迹迥不相同。且簿符均已破旧，其为并非张显鲁等新编，尚属可信，似无遁饰。

查律载谋叛知情隐藏者绞；又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准部咨，邪教案内为从，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各等语。此案张显鲁、僧海文、张世彩，或听从入会，或传徒敛钱，已属不法。该犯等明知熊毛、黄开基所给簿符内有违悖语句，辄敢收藏在家，尤属可恶。除张世彩于取供后在监病故不议外，张显鲁、僧海文二犯，应请比照谋叛知情隐藏者绞律，拟绞立决。李文力因见郑兴名付给之簿内有违悖字样，即行烧毁，与隐匿者有间。惟与江婢仔、封老三、曹怀林各自起意结会，聚徒敛钱，均属玩法。除封老三在途病故外，李文力、江婢仔、曹怀林三犯，均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仍照闽省前办会匪罗名扬之案，请旨即行处决，以示惩创。林盛周于熊毛所给符簿，见有违悖字样，即弃水中，尚知畏法。惟听纠入会，自应照例问拟。除林九扬、黄吉山、僧细毛在监病故，张田美已畏罪自尽外，林盛周……等六十犯，均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发遣例，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各照例刺字。张继含、张继聘二犯，听从入会，闻拿自首。鲍清一犯，讯系被胁入会，均请于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陈上元、徐三另犯行窃，周义安、邓文盛二案，计赃在流罪以下，应归入会本案，从重拟结。以上遣徒各犯，有事犯到官，在嘉庆十九年二月三十日钦奉恩旨

以前，系邪教案内改发新疆及拟徒人犯，毋庸议减。黎细老双目俱瞎，已成笃疾，照律收赎，交保管束。张继聘闻拿报首，罪止拟徒。据供亲老丁单，是否属实，飭县查讯，保邻供结，详送核办。其余拟遣各犯内，有亲老丁单，事关惑众，毋庸查办。廖三妹、罗汀于杨发育被殴身死，讯只听从抬埋，罪止杖责，应归结会本案定拟。惟下手殴打之应万受等在逃未获，此外别无证佐，难保无避重就轻情事，应将廖三妹、罗汀照例监候，俟获到应万受等，再行执讯办理。各犯所得钱文，照追入官。不能禁约子弟入会之父兄，同失察各牌保，查明事犯在恩旨前后，分别拘责援免。未获各犯，严飭文武各员，上紧踪缉。并咨江西省一体严缉，务获另结。至起出张显鲁等违悖会簿符纸，核与前办林应伟等所起簿符相同，据供逸犯熊毛、黄开基交给，应发司收存，俟拿获熊毛等核对笔迹办理。封老三等在途、在监病故，验讯解役、刑禁人等，并无凌虐情弊，亦无庸议。监毙职名，查取另参。

再，此案归化县知县宋沿拿获于境结会首伙曹怀林等十三名，顺昌县知县何兰汀拿获邻境结会首伙李文力等十二名，该县等一经访闻踪迹，立即亲带兵役驰赴拿获，均属办理迅速，勤奋出力，实为知县中勇干之员。又署光泽县事候补知县张文彬，拿获匪犯罗发则等六名，又协拿首伙封老三等四名。内封老三、沈启添二名，均系邻境，该员亦属缉捕勤能。宋沿、何兰汀二员，可否以应升之同知补用。张文彬一员，可否以知县本班尽先补用，以示鼓励，而靖地方之处，出自皇上天恩。又署建宁县事、试用知县张家极，拿获邻境匪犯丁家明一名，及随同宋沿、何兰汀获匪之夏阳司巡检朱懋、及把总李国梁、外委刘高，亦属出力，并请交部议叙，以示奖励。此外，拿获本境会匪各员，尚有余犯未获，不敢滥请加恩。其从前失察处分，应请宽免。各该员及通省文武

官，必皆感奋，争先探踪踪缉，以期有犯必获，尽绝根株，地方益臻宁谧。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分别定拟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并恳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九年八月十九日。

嘉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欽此。

###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拿获江西南丰县

#### 江文兴纠结洪钱会片<sup>①</sup>

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批 军录

再，查闽省延、建、汀、邵四府属，界连江西、广东，向有匪徒敛钱结会，实为风俗人心之害。历经拿办，余孽尚未净尽，经臣会同抚臣节次分檄地方文武官严密查拿，陆续据该管营县具报，拿获会匪首伙张显鲁等七十三名，先后提省发司审详招解。经臣等亲提会勘，分别将各首犯按律拟绞，请旨即行正法，余犯照例问拟遣徒，先于八月十九日会折奏蒙圣鉴在案。臣复严檄飭催该管文武官毋得始勤终怠，留心踩捕，以除民害。旋据署邵武府事候补道李秉铎具禀，访有江西南丰县民江文兴，在建宁县离城四十里之贡生杨克荣家纠人结洪钱会。又建阳县会匪总头江家万，纠伙结立双刀会。该署府当即亲赴该处，并分飭建宁、泰宁二县密捕，先后拿获首伙各犯江文兴、江水柏等二十八名。又据建阳、建宁、顺昌、宁化等四县、建宁左营游击高如松等先后报获会匪李青云等六十一名。现据建宁营县又禀获会匪首犯熊毛一

<sup>①</sup> 原折与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阮元折内容全同，略去不录。阮元折见本册第350页。

名前来。除飭臬司提省迅速审拟详请勘办再行具奏外，臣查除暴安良，最关紧要，今闽省续获会匪首伙各犯九十名，连前共获犯一百六十三名，其未获零星余犯，具已闻风敛迹，地方实属宁谧。且福建本年雨水不缺，早稻收成八分有余，业于七月三十日奏报，至晚稻现将登场，约有八九分收成不等，粮价日见平减，民情甚为欢庆，询堪仰纾圣廑，理合附片奏闻，伏乞睿鉴。谨奏。

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明熊毛  
等结仁义会折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臣汪志伊跪奏，为审明结会首从各犯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向有匪徒敛钱结会，本年先获首伙张显鲁等七十三名，提省审拟具奏，准到部复，分别办理在案。其未获各犯，复飭文武员弁，实力查拿，以期净绝根株。旋据各属先后报获会匪熊毛等九十名，在山厂起获符印、木戳、名簿、符簿各件，并在各犯家中搜获会帖两纸，及绸布、黄白纸各符，飭司提省审办。内有经县讯明仅止在会匪家雇工，并未知情入会，递籍收管；或讯不承认，供情游移，尚须确讯另办，俾免枉纵；并有尚在该府县质讯未据解省，所有已提至省会匪共三十名，自应先行审办，飭据按察使习振翎，督同福州府知府邹貽诗审拟解勘前来，并据声明现犯钟士祥、罗学先二名，于取供后在监病故等情，臣即提犯研讯。

缘熊毛一犯，原籍江西石城县，常在闽省宁化（化）地方打

造首饰营生。嘉庆八年三月十五日，熊毛听从亲戚伊仰先，与谢鲁仔即在伊仰先家同拜李大禄为师入会，各送李大禄钱三百三十文，李大禄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并口授愿懺，又给长方三角木戳各一个，符咒簿一本，嘱令传徒时将木戳印刷纸条，付执为据。该犯又自刻熊毛二字木戳一个，因闻查拿会匪严紧，不敢纠人结拜。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熊毛因贫难度，起意骗钱，在吴乌狗家招得邱耀祖……等三十三人，拜熊毛为师，结拜仁义会，各送钱三百三十文。熊毛传授手诀口号，将木戳、印刷纸条各给一纸，又抄符咒一本，给与吴乌狗，各饮鸡血酒而散。九月初九日，熊毛又在宁化村头地方，招得前获拟结之张显鲁……等，同拜熊毛为师。熊毛排列神桌，架起双刀，令各人从刀下钻过，立誓彼此相帮，传授取物用三指暗号，张显坛等各送钱三百三十文而散。惟张显鲁送给番银一圆，熊毛照李大禄所给符式抄画符记纸条各张，私给张显鲁，嘱以招人多寡分别转给。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熊毛又传徒萧有进……等二十五人，每人亦各送钱三百三十文，熊毛分给红印纸条。闰二月初十日，熊毛又传徒伍运照……等十九人，每人送给熊毛钱三百三十文，熊毛亦照前印给纸条。嗣又不记月日，传徒熊瑞珍……等七人结仁义会，各给钱三百三十文。是月二十九日，熊毛又纠已获办结之僧海文、林盛周入仁义会，各送该犯钱三百文，该犯均给与符咒、簿单。后闻差拿严紧，该犯将长方三角木戳撩弃。又黄祖宏一犯籍隶清流县，十年十月间听从柯尚元纠邀，一共十人，在瓯宁县地方拜江西人李于高为师，入百子会。李于高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送给李于高钱二百文，同饮鸡血酒各散。又陈冬仔一犯，籍隶建阳县，十九年八月初二日，在瓯宁县地方听从汀州人老谢纠邀，一共二十人，俱拜老谢为师，入双刀会。老谢传授手诀口

号，令陈冬仔等用红布带系裤，作为暗号，各送钱三百文而散。又黄万求一犯籍隶江西，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九日，与现获之刘添斗、叶明良听从已获办结之李文力并陈客仔纠邀，现获之陈士藩、许日青、黄兴发、监毙之罗学先一共二十七人，在建阳地方同拜李文力为师，入添弟会。李文力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各送给钱二百五十文而散。又李青云一犯籍隶上杭县，十九年五月十二日，与现获之叶光朝……一共二十五人，在建阳县地方同拜在逃之黄开基为师，入仁义会。黄开基宰鸡滴血，令入会之人从刀下钻过，传授手诀口号，每人送给钱数百文及一千文不等。又伍陈保一犯，籍隶宁化县，十九年二月间，有在逃之邱声远携有绸布并黄白纸各符一包，暂托伍陈保收存，并令伍陈保纠邀十数人至伊家中拜会，将符分给，可以免人欺侮。伍陈保随转邀现获之张泽育一人；张泽育又转邀现获之余光华、巫魁进二人，因人数太少，未经拜会。嗣因闻拿严紧，伍陈保将邱声远寄存各符交张泽育退还，张泽育因寻邱声远不见，将符暂存家内。伍陈保、张泽育均因自不识字，不知符内字句。又伍四文、张进元二名，均籍隶宁化，或因孤身病苦，或因年老无子，自愿吃斋求福求嗣，并无听从入会，得受符咒，以上各情，据各犯供认不讳。

臣查搜出熊毛符簿及张泽育之布纸各符，俱写有顺天行道违悖字样，虽与前办各案会匪起出簿单符咒人略相同，但恐该犯等自行编造，另有谋为不轨情事，复加诘讯。据熊毛坚供，簿符各件，实系李大禄付给。曾向李大禄查问，说自相沿抄录，实不知其来历。张泽育、伍陈保坚供实因目不识字，不知符内违悖语句，均非该犯等私自编造，委无谋为不轨情事。其余各犯亦各坚供实因图免欺凌，听从入会，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又律载谋叛知情隐藏者绞。又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各等语。此案熊毛屡次纠人结会，复将李大禄所给违悖纸符书写多张，传布惑众，自应照例问拟。熊毛合依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决例，拟斩立决。黄祖宏等听从入会，俱应照为从科断。除钟上祥、罗学先在监病故外，黄祖宏……等二十二犯，均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例，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各照例刺字。伍陈保、张泽育听从入会未成，其逸犯邱声远寄存各符内有违悖字样，该犯等均系目不识字，并不知道是何字句，若照例办会匪收存违悖符簿之犯概拟绞决，与知情收藏者无所区别。伍陈保、张泽育二犯应于谋叛知情隐藏绞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余先华、巫魁进二犯听纠入会未成，亦不知伍陈保等藏有违悖符纸，应于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均到配折责安置。伍四文、张进元二名，讯系良民，自行吃斋，祈福求嗣，并无入会情事，应与讯系误拿之曾泳让均免置议。以上遣流徒犯，有事犯在本年二月三十日钦奉恩旨以前，系邪教案内人犯，毋庸议减。各犯内有供亲老丁单，事关会匪惑众，亦毋庸查办。各犯所得钱文，照追入官。不能禁约子弟入会之父兄，同失察各牌保，查明事犯在恩旨前后及本籍在外结会，分别拘责、援免。已据报获、未经解省及已提到省、尚未审实各犯，飭催提审另办。未获各犯，严飭文武员弁上紧踪缉，并移咨江西省一体严緝务获究结。至起获熊毛等违悖符纸，据供系逸犯李大禄、邱声远交给，及在逸犯陈客仔家内搜获会帖二纸，一并发司收存，俟拿获李大禄等到案分别核对笔迹办理。钟上祥、罗学先在监病故，提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所有监毙职名查取另参。至各案会匪，现经拿获

首从多名究办，失察职名请免开参。其拿获邻境会匪各员，查明咨部照例议叙。除备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分别定拟缘由，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宁化县生员

李玉衡诱获仁义会首熊毛片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批 军录

再，臣查福建添弟、双刀等会恶习相沿已久，乃江西石城县之熊毛一犯，胆敢在福建宁化县地方复创立仁义会名目，屡次纠人结会，假仁仗义为煽惑，尤易动人，故听从日众。并将相沿抄录之违悖纸符书写多张，转给张显鲁等传布惑众，飭经各县查拿，先获张显鲁等多犯解省，臣会同抚臣督司审明，分别定拟绞决、遣徒，奏准在案。惟该首犯熊毛日久在逃未获，本年四月间，有宁化县学文生员李玉衡见该犯屡次纠众结会，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愤恨切齿，邀同素识之勇士吴东波，乘臣阅兵之便，赴舆前面禀，请寻踪密擒熊毛送案，尽法惩治。臣见其情词真切允准，并酌给盘费。该生由汀州历邵武至建宁三府属，跟寻到建阳县，始得踪迹。惟恐势单力薄，难以成擒，遂诣县禀知。经署令周珩密派线民胡荣、张作有及丁役人等随同该生访拿，经胡荣探得该犯熊毛潜匿九龙山寮内，密向李玉衡商议，假写熊毛之党伙江岁巴书信，诱令熊毛下山。吴东波乘其不备，首先下手，生擒该犯。张作有用铁尺殴伤左额角，丁役一齐上前，捆绑送县，经该令周珩取供禀报到臣。查首犯熊毛狡黠凶横，屡次纠众结会，实为不逞之徒，



若非生员李玉衡胸怀义愤，追踪数百里，并历半年之久，不能得其踪迹。迨得其踪迹，若非署令周珩接见该生李玉衡计议，立刻派令丁役多人随同该生访缉，亦不能迅速成擒，以彰国法，而快人心。似此大义晓然、认真出力之生员、县令，臣不敢雍于上闻，可否量加鼓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臣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明李发广  
等结拜仁义会折

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汪志伊，福建巡抚臣王绍兰跪奏，为审明结会首从各犯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向有匪徒敛钱结会，上年节次拿获张显鲁、熊毛等首伙各犯，提省审拟具奏，准到部复，分别办理在案。其未获各犯，复经严飭文武员弁实力查拿，以期尽绝根株。旋据署建安、瓯宁二县会营督同巡检拿获会匪李发广等九名，搜获会簿、图票并红布小旗。并据伙犯车梁兆一名，自行赴县投首；又据建阳县督同典史访获会匪陈蒲萨一名；又据邵武府报获会匪陈客仔一名，均经飭司提省审办。兹据按察使习振翎，督同福州府知府邹贻诗，署平潭同知李维铮审拟解勘前来，并据声明廖允升一犯，于取供后在监病故等情，臣等即提犯逐一研讯。

缘李发广即李福广，籍隶武平县，先于嘉庆十四年间，在南平县地方纠同张春弟等结拜弟兄获案，拟流发配广西省安置。十

七年七月，该犯乘间逃回，旋遇在逃之郑金利纠邀该犯入添弟会，许给会簿、纸、布，可以传徒骗钱，李发广允从，当给钱五百文，拜郑金利为师。郑金利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并给红布小旗、纸票、会簿各件。十八年六月间，李发广又遇在逃素好之黄接发给有卦图二纸，嘱其携带身边，可免灾殃。十九年闰二月十二日，李发广在建安县黄墩地方，起意纠结仁义会，骗钱使用。纠邀现获之许增标、邱甲成、周四仔，监毙之廖允升，在逃之范客仔、刘受孙、叶蕃盛、许盛发、张协利、廖鸿兴一共十人，同拜李发广为师。李发广照前传授手诀、口号，立誓彼此相帮，宰鸡取血滴酒同饮，各人送给钱一百五十及二百文不等。七八月间，李发广又邀在逃之陈增福、陈福泰、刘益年、刘受孙，并陈增养、李泳川、钟学文、李成章、温章仔、老林仔等在瓯宁县南桥地方结会二次，各人送给钱一百文及五、六十文不等，李发广俱系照前传授手诀、口号，并未给有旗簿。又饶特莠一犯，籍隶武平县，嘉庆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建安、瓯宁二县交界之新岩地方，听从在逃之黄观（广）琳同未获之连荣耀、江昌明、童三满、吕有礼、李文莠、老林一共七人，同拜黄广琳为师，入仁义会。黄广琳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手诀、口号，各送给钱二百文。十月二十日，饶特莠又在新岩地方听从在逃之张朝选同现获之张廷垅、黎廷茂、吴占魁，并自行投首之车梁兆、未获之连荣耀及不记姓名人一共三十二人，俱拜张朝选为师，入仁义会，各送给钱一百五十文。张朝选亦照前传授手诀、口号各散。又陈蒲萨一犯，本名陈日高，籍隶莆田县。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九日，听从已获办结之李文力同现获之陈客仔、在逃之陈斋公……共二十七人，在建阳县黄墩地方，同拜李文力为师，入添弟会。李文力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物吃烟俱用

三指向前暗号，各送给钱二百五十文。五月十二日，陈蒲萨又听从在逃之黄开基同不识字姓名一共二十五人，在建阳县罗岩地方，拜黄开基为师，入仁义会。黄开基照前传授手诀、暗号，钻刀吃酒，送给黄开基钱三百文而散。以上各情，据各供认不讳。臣等查出李发广会簿及红布小旗，内有顺天、代天违悖字样，虽与前办各案会匪起出簿单大略相同，惟恐该犯自行编造，另有谋为不轨情事。至前办会匪熊毛等案内，系在伙犯陈客仔家起出会帖二纸，内系鄙俚之词，并有违悖字句。陈客仔现已获案，亦应究明得自何来，复加严詰。据李发广坚供，簿旗各件实系郑金利付给，曾向郑金利查问，说系相沿抄录，实不知其来历，并据陈客仔供称，会帖系在途拾得，并非自行编造。其余各犯，亦各坚供实因图免欺凌，听从入会，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谋叛知情隐藏者绞；又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邪教案内为从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又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各等语。此案李发广先犯结拜，拟流在配，逃回之后，得授郑金利违悖簿旗，胆敢收藏在家，复纠人结会三次，殊属不法。李发广即李福广除为首结会罪应绞候不议外，应比照谋叛知情隐藏者绞律，拟绞立决。许增标等听从入会，应照为从科断。除廖允升一犯病故外，许增标……九犯，均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例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照例刺字。陈蒲萨据供亲老丁单，系拟遣会匪，毋庸查办。车梁兆一犯听从入会，闻拿投首，应照例子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据供母老丁单，是否属实，飭县确查另办。失察各牌保查拘责。李发广所得钱文照追入官。未获各犯严飭文武各员上紧踩缉务获另结。起获李发广违悖簿旗，据供系逸犯郑金利交给，应发司收存，俟拿获郑金利核对笔迹办理，卦图、会帖案结烧毁。廖允升

一犯在监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监毙职名查取另参。至各案会匪现经拿获首从各犯究办，失察职名请免开参，仍查明有无拿获邻境会匪之员，分别咨部照例议叙。李发广在配脱逃，疏脱职名同看守人役业经广西省咨参议结，亦毋庸议。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分别定拟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

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浙江巡抚颜检奏审办遂昌县

#### 天地会首朱风光折

嘉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批 军录

浙江巡抚三品顶戴臣颜检跪奏，为访获闽省会匪，现在咨查严审，先将讯得大概供情恭折奏闻事。

窃臣叠奉谕旨，飭属编查保甲，踩访逆案内祝现等犯及江西逆犯朱毛俚踪迹，先经分别委员严密查拿，并将办理情形，附折具奏在案。嗣复抄录各犯年貌清单，遍行所属，实力访缉。凡有形迹可疑，状貌相似者，即当详细盘诘，毋许稍有疏漏。接据署遂昌县知县王源稟报，访有外籍之朱风光，在该县地方童隆兴饭铺摆摊测字，又学习道士，形迹可疑，当即会营拿获。并在饭铺内搜获竹箱一只，抄书一本，木戳一方。查其书本内有违悖语句。讯据朱风光供，系福建武平县人，本年三月至遂昌地方测字，书本系向原籍刘奎养抄得等情。臣查朱风光带有违悖书本，藉称测字潜匿该处，恐系朱毛俚变冒名字，希图煽惑，当即行提朱风光及应讯之童隆兴等来省，臣率同藩臬两司，亲提研讯。

据朱风光供称，本名朱凤岡，字鸣岐，又号璇玑，福建汀州府武平县东流坑人，年二十七岁。有父接昌，母萧氏已故，叔瑞昌，弟凤高、凤鹤。童养妻陈氏，尚未成婚。向在本籍测字算命，嘉庆十八年二月，会遇同籍之刘奎养，说起曾拜谢朝勋即老谢为师入添弟会，有人帮助，不受欺侮。刘奎养令伊入会，遂与陈斗星、李万山、赖丙应、钟三姑、蓝崇佳、刘发先、钟四衍一共九人结拜。伊送刘奎养钱四百文，当时授有暗号，以外面布衫第二个钮扣宽着不扣，并将发辫盘起，以辫梢向上为记，约定互相照应。十九年闰二月，刘奎养给伊添弟会秘书一本，照抄收存。原书刘奎养收去，并称若遇同会人，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系属要诀，伊复给刘奎养钱四百文而散。三月间，与同乡人刘云香、刘五仔来至遂昌，先住堂兄朱兴万家，后寓童隆兴饭店摆摊测字。有上杭县人何正科，先在遂昌算命，能作道士，伊从何正科学习，刊给木戳一方是实，与朱毛俚素不认识等语。质之童隆兴等，亦称朱风光并非朱毛俚。查江西省咨送年貌清单内开，朱毛俚年三十二岁，面尖眼圆，头上有梅花斑数点，头发搅旋，肚脐下有横长疮疤一个，与人说话数语后，鼻息即带喘吼之声。今验得朱风光状貌，虽与朱毛俚未能尽合，第该犯额角恰有斑点，小腹下也有疤痕，且眼圆面尖，已有相肖之处。浙省现无质证之人，难保无狡饰情事，自应咨传眼目及该犯亲属质认明确，以辨虚实。至该犯所抄书内，有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之诀，核与闽省前办会匪抄咨所开相同，该犯即非朱毛俚，其为会匪已无疑义。除飞咨江西、福建抚臣，分别查传眼目、行提该犯亲属并密拿刘奎养等解浙再行提集质审，从严究办外，臣仍飭所属认真踪缉祝现等及朱毛俚务获，毋得稍有松劲。合将访获会匪，讯得大概情形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嘉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奉朱批：严审明确具奏。钦此。

### 大学士董诰等奏议驳浙江巡抚颜

#### 检对刘奎养一案审拟折

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 军录

太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臣董诰等谨奏，为遵旨速议具奏事。

军机处交出浙江巡抚颜检奏拿获结会匪徒刘奎养等审明定拟一折，<sup>①</sup>嘉庆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交出到部。该臣等议得据浙江巡抚颜检奏称，窃据署遂昌县知县王源拿获匪犯朱凤光一案，经臣提省讯明大概情形，先行恭折具奏。钦奉朱批：严审明确具奏。钦此。臣当即飞咨江西、福建等省，催提眼目及供出之刘奎养等解浙质认审办。嗣准江西委员押解眼目倪秋俚及江山县解到认识朱毛俚之郑德容到省，飭令辨认，俱供朱凤光实非朱毛俚。并准闽省咨复，飭据武平县亲赴刘奎养、朱凤光等家内逐细搜查，并无悖逆不法字迹器具。并将刘奎养及朱凤光犯属朱接昌等委员解浙审办，臣即行司委员确审，除讯非知情同伙之何正科、刘云香、童隆兴及犯父朱接昌均于取供后先后病故外，兹据布政使额特布、署按察使事宁绍台道景临督同署杭州府知府涂以辂、候补同知瑞龄、钱塘县知县陆玉书拟解勘前来，臣随率同该司府等亲提研讯。

缘刘奎养、朱凤光均籍隶福建武平县，嘉庆十七年九月间，刘奎养在籍与在逃之谢幅助会遇闲谈。谢幅助以素知添弟会秘诀，

<sup>①</sup> 颜检原折内容已包括在本折之内，故不再收入。

如遇同会人俱有照应，可免欺凌，邀允刘奎养入会。十一日，刘奎养至谢国勋家，遇见陈斗星、李万山、赖丙应、钟三姑、蓝崇佳、刘发先，钟四衍，同拜谢帼勋为师。谢帼勋传授暗号，以外面布衫第二钮扣宽着不扣，发辫盘起，辫梢向上，并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要诀。谢帼勋又给秘书一本，令刘奎养抄看。十八年二月间，刘奎养邀允朱风光入会，朱风光即拜刘奎养为师，照传暗号要诀。十九年闰二月，又将秘书给朱风光抄一本，原书交还刘奎养收存，嗣刘奎养因闻奎拿会匪紧急，将书烧毁。朱风光于十九年四月，与刘云香结伴来浙，各自谋生，路遇刘五仔，一同行走，旋即分散。朱风光投寓童隆兴饭店，摆摊测字，复遇闽省上杭县素习道士之何正科，朱风光又从其学习道士，刊刻木戳，代人攘病，并无为匪不法之事。臣查添弟会是何名义，起自何年，倡自何人，该犯等既经归结入会，自必伙党众多，谅不仅此数人。且前据朱风光供明，于被纠入会后，即与陈斗星等一同结拜，今又称事后仅拜刘奎养为师，先后互异，恐有狡饰情弊。况起获书本写有顺天行道违悖不法字句，安知非该犯等私自编造，倡立会名，煽惑人民，谋为不轨，均应彻底根究。复向刘奎养、朱风光再三严鞫。据供该犯等实因图免欺凌，听从入会。刘奎养先于十七年九月，与陈斗星等一共八人，同拜谢帼勋为师，朱风光于十八年二月间始被刘奎养纠邀入会，实未一同结拜。前系朱风光洪情牵混，致有舛错，此外并无另有伙党，朱风光亦未纠人徒传。该犯等不知倡会来历，无从供指，所起书本系谢帼勋传与刘奎养，给朱风光抄，已将原本交还，业经刘奎养烧毁。所写事迹，曾据谢帼勋言及系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相沿抄录，委无倡会造书，另谋不法情事。反复究诘，加以刑吓，执供不移。查朱风光所刻木戳内，系太上老君勅等数字，验与朱毛匪案内之

龙文凭票及会匪各案内起缴戳模，均不相符。惟查闽省查办添弟会匪书内，亦有顺天行道违悖字样，并所载口号、手诀，核与该犯现供大略相同，其为会匪已无疑义。将刘奎养依例拟斩立决。朱风光拟斩监候，均先行刺字等因，具奏前来。

查例载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听诱随同入会者，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又律载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是会匪之与逆犯情节迥殊，故罪名轻重各别，断不容稍有牵混。此案刘奎养听从在逃之谢帼勋纠入添弟会，给与秘书一本，令其抄看，刘奎养复邀允朱风光入会，将书转给照抄收存。嗣刘奎养因闻查拿紧急，将所抄书烧毁，朱风光携书前赴浙江遂昌县测字，经该县访获，起出秘书，咨提刘奎养到案。据讯各因图免欺凌，辗转听纠入会，并无谋为不轨及为匪抢劫情事。如果该犯等仅止听纠入会，图免欺凌，并无抢劫拒捕情事，即律以驍首之罪，尚觉过重。今据咨送起获秘书，其中大逆不道之语，不一而足，臣等展阅之下，不胜发指，该抚既经起获，则此书究竟何人编造？作何行用？且该犯等既手自抄录，并辗转传徒抄写，书中阴谋诡计，该犯等岂有不知之理？既据供系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因何相隔百余年后复行传播？意欲何为？如竟谋为不轨，该犯等皆罪干寸磔，岂斩决所能蔽辜。该抚于此等紧要情节，并未严切根究，率称该犯等并未为匪抢劫，将该犯等从重照复兴添弟会名目，及妄布邪言为从例，拟以驍首，而置悖逆重情于不问，是名为从重，转恐所纵实多。臣部未便率复，谨将书内悖逆词句粘签恭呈御览，请旨敕下该抚亲提该犯等，将书内各情节逐加严究，勿存化大为小之见，以期务绝根株，按律定拟，具奏到日再议。



等议驳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谨奏。请旨。  
十年七月初三日。（下残）

谕内阁颜检等审拟刘奎养案

草率著交部议处

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 上谕档

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奉旨：此案刘奎养听从在逃之谢幅勋纠入添弟会，给与秘书一本，书内语句悖逆处甚多。颜检既经起获，即应向该犯等追究系何人编造，作何行用。即该犯等供系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亦应向辗转抄传之人严切根究。颜检仅将该犯等照复添弟会名目加重问拟斩决，并未严究该犯等有无谋为不轨情事，实属草率。本日刑部又查参颜检将强盗轮奸妇女，应专本具题之案，违例改奏。颜检（朱添：因循疲玩，总不能改。）著交部议处。其承审刘奎养一案之布政使额特布、署按察使景临、知府涂以翰，同知瑞龄、知县陆玉书均（朱添：属疲玩无能）俱著交部议处。著颜检即亲提该犯等，照刑部签出书内各情节，逐一严讯确情，定拟具奏。并向该犯等严究此书抄写计若干本，传布何人，尽数起获，与现获之书一并咨送军机处核明销毁，以绝根株。逃犯谢幅勋并著严缉务获，毋令漏网。

钦此。

浙江巡抚颜检复奏严审刘奎养等折

嘉庆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批 军录

浙江巡抚三品顶戴臣颜检跪奏，为遵旨申明定拟复奏事。

窃臣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嘉庆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奉旨：（中略）①。

臣跪读之下，不胜惶悚。正在遵提复讯间，接准闽省咨会，续获浙省咨缉朱风光案内逸犯李万山、钟三姑。据供系朱风光等挟嫌诬扳，委员押解来浙，质审究办。当经讯明钟三姑即钟三仔，本名钟金凤，乳名八一生，系武平县人。武平县差役因浙省咨拿添弟会案内有逸犯钟三姑姓名，将其获解。钟三仔本与朱风光素识，疑系挟嫌诬扳，愿与质对。李万山因闻钟三仔不认入会，亦即随同混供。迨到浙后，经刘奎养等认明，钟三姑即钟三仔，另是一人，并非从前入会之钟三姑，年岁形貌皆不相符。其李万山一名，实系一同结拜之犯，面为质证，李万山无可狡赖，供认听纠入会，并未执有书本，亦无纠人传徒，及抢劫不法之事。臣随查刑刑部签出书内各情节，向该犯等逐一严究。

缘刘奎养、朱风光、李万山均籍隶福建武平县，嘉庆十七年九月间，刘奎养在籍与在逃之谢幅勋会遇闲谈，谢幅勋以素知添弟会秘诀，如遇同会人俱有照应，可免欺凌，邀允刘奎养入会。刘奎养至谢幅勋家，遇见陈斗星、李万山、赖丙应、钟三姑、蓝崇佳、刘发先、钟四衍，同拜谢幅勋为师。谢幅勋传授暗号，以外面布衫第二纽扣宽著不扣，发辫盘起，辫梢向上，并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要诀。谢幅勋又给与刘奎养秘书一本，李万山并未得书。十八年二月间，刘奎养邀允朱风光入会，朱风光即拜刘奎养为师，照传暗号要诀，又将秘书给朱风光照抄一本。刘奎养原书因查拿紧急，旋即销毁。十九年四月，朱风光携书来浙，投寓童隆兴饭店，摆摊测字。经遂昌县连书拿获解省，讯供咨提刘

① 该上諭内容见本书 207 页。——编者。

奎养到浙，讯明按例议拟具奏，经刑部查签书本，以情罪未协奏奉谕旨，严飭确究，适准闽省缉获李万山解浙归案，质讯办理，臣连日亲提各该犯，率同布、按两司严加熬审。据刘奎养供，此书实系谢幅勋给与，当时曾向查问，据谢幅勋云，系康熙年间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旧事，相沿抄录，实不知何人编造。伊粗识数字，不谙文义，书内所叙情节及对联诗句，俱不能讲解。因谢幅勋告知有此秘书可以传徒得钱，故求谢幅勋照抄一本。嗣转纠朱风光为徒，将书给抄后，即因查拿紧急，将书烧毁，并未再有传抄之人，委无谋为不轨情事。至谢幅勋有无另行传徒，及将此书抄写若干本之处，实不知道。质之朱风光，所供大略相同，坚称并无传徒给书之事。复提李万山隔别研讯，据供伊与刘奎养同拜谢幅勋为师时，实止八人，因素不识字，并未得受书本，亦未转纠传徒等语。再四究诘，加以刑吓，矢供不移。

臣查刘奎养、朱风光等均系福建民人，纠约结拜，亦在闽省境内，因朱风光窜越来浙，察其形迹可疑，经该县查拿解省，究出结会情节，咨准闽省缉获刘奎养解浙审办。其传书之谢幅勋屡经咨缉，尚未弋获。虽向刘奎养等逐细根究，而该犯等总以此书得自谢幅勋为词，不能供招来历，察看该犯等情形似亦并非狡展。查书内首叙梦兆，并叙万提喜得梦缘由，因即编成。此书语句亦多鄙俚妄诞，莫能理解，似系从前不法棍徒妄造邪言，借此煽惑人心，以为纠众敛钱之计。向来天地会匪俱在闽粤等省居多，浙省无从追究。卷查闽省屡有咨送查办会匪之案，咨内叙有该匪等结拜时，供奉洪二和尚即万提喜牌位之语。是万提喜似系确有其人，久经物故。该匪等自康熙年间相沿至今，时有破获之案。闽省俱经究办，并非相隔百余年，此时复行传布。今刘奎养、朱风光二犯讯无倡会造书、另谋不法情事，诚如部议，律以驍首之罪

尚觉过重。惟刘奎养于谢幅勋付给书本之后，并不即时烧毁，辄又转给朱风光抄录收藏，虽据供称不解字义，仅为传徒骗钱之用。该犯所执书本，早已销毁无存，且经闽省委员前赴该犯家内搜查，亦无悖逆不法字迹器具，其并无谋为不轨之处，将属可信。但现值严查邪教，缉拿匪犯之时，该犯刘奎养即将书本转给朱风光抄存，朱风光又将此书携带游行，致令逆言传播。若不从严究办，不足以示惩戒。现在逆犯祝现等及朱毛俚等均未究获，江西、江南、湖北等省又有书帖逆词之事，臣已遴委千员分投访缉，迄今并无逆踪，日夜愤恨焦急，实无刻不以察拿逆犯为念。如该犯等果有谋逆实迹，此时必当据实究办，臣与该司府等从前承审不实，有干议处，其咎尚小。若再稽存回护，则纵逆养奸，获罪更重！且于公事关系甚钜，臣世受国恩，渥叨豢养，虽材庸识浅，屡获愆尤，而駑駘报效之忱，蒙圣明垂鉴，若因规避私心，致误国家公事，不特无以仰答鸿慈，亦且无颜下对僚属。今细缉此案，书系悖逆之书，人非谋逆之人，并未谋逆而坐以谋逆之罪，置之寸磔，似觉过重。然既有逆书，而因其并未谋逆，仅照听从入会拟以遣戍，亦觉过轻。臣斟酌案情，详核律例，刘奎养将悖逆书本授徒传抄，例以妄布邪言、书写煽惑之罪，该犯听从情愿入会，复又辗转传徒，本例亦应斩决，自应按照本例问拟。刘奎养应请仍照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斩立决例，应斩立决。朱风光听从入会，并未纠人传徒，按例仅止拟遣，今既执有悖逆书本，情节较重，亦应按照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从斩监候例，应斩监候。李万山讯止听从入会，并未纠人传徒，亦未执有书本，应照并未转纠党羽，听诱随同入会发遣例，应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各照例刺字。钟三姑即钟三仔，已据刘奎养等质认明确，并非此案入会之人。但其人有无为匪不法及

另有听纠入会之事，浙省无由查究，应仍解回闽省讯明核办。所起书本，如无悖逆字样，原可案结销毁。臣因查阅书内悖逆之语甚多，是以咨部备核，实不敢丝毫欺隐，稍存化大为小之见。至此案添弟会起自何年，倡自何人，及该犯等有无谋为不轨，臣前折业已讯明声叙，惟未将该犯等到案时，曾向反复推鞫之处，于折内逐细叙明，以致上烦睿虑，下怀实深悚惕。除再行飞咨闽省督抚臣勒缉逸犯谢幅勋等，务获严究，并搜查书本起获净尽，咨送销毁，仍通飭浙江各属，一体缉拿查办，以绝根株。并将部签书本，遵奉谕旨，咨送军机处核销，及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复审定拟缘由，谨恭折具奏，并缮供单敬呈御览，伏乞呈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

嘉庆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行在刑部速议具奏。欽此。

### 闽浙总督汪志伊奏审拟侯

#### 二八雄结双刀会折

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汪志伊、福建巡抚臣王绍兰跪奏，为遵旨申明结会首从各犯分别定拟，恭折复奏事。

窃照嘉庆二十年十月，据署古田县知县李思藻禀称，该县二十一都五墩地方，有匪徒三十余人窜至，逼令店主伍永茂向村民勒派钱文不从，当将店屋拆毁，并强宰猪只鸡鸭煮食，经巡役王新协同村民围拿，格杀匪犯三名，余匪始行奔逃等情前来。当经臣等飞飭延、建等处文武员弁，四路查拿。嗣臣汪志伊奉旨赴浙审案在途，接据建安县知县李孔均禀称，经该县南极村里长谢

云台，练钟英邀同乡民，将匪首侯二八雄拿获，并于身上搜出小刀、手箭、帅字旗及悖逆簿据等件，该令李孔均即亲带兵役驰往该里，分别奖赏出力各乡民，将侯二八雄押解到县。讯据供认勾引匪类，歃血饮酒，交结入会不讳等情。臣汪志伊于杭州奏事之便，附片具奏，臣王绍兰亦于复奏编查保甲折内声明俟定案时奏请加恩鼓励。嗣钦奉上谕：汪志伊奏福建尤溪、古田二县，有匪徒兴复双刀会，纠伙横行，经知县谕令乡民侦知首犯下落，亲带兵役驰往拿获等语。此案匪徒侯二八雄胆敢兴复双刀会，纠人入伙，拆毁民房，强取食物，并搜有悖逆簿据，现已捕获，著即申明，按律定拟具奏。建安县知县李孔均平素认真编查保甲，兹缉获首犯，实属勤能，著加恩于事定后送部引见；里长谢云台、练钟英侦缉出力，俱著赏给八品顶戴，如情愿入伍，著随营差委，酌量补用，如不愿入伍，即以顶戴荣身。钦此。钦遵飭拿在逃各匪务获。先后据屏南县报获郑攀、张立二名，又据古田县会营报获袁朝阳等二十五名，又据署屏南县会营拿获李明占等七名，又据署闽清县会营拿获许宗桐等十名，又据南平县拿获陈益顺一名，又据闽县拿获袁维冈一名，又续据建安县禀报，拿获前办会匪熊毛案内伙犯丁水即丁水养一名，计共拿获首伙人犯四十八名，均经飭司提省申办。兹据署按察使觉罗麟祥督同署福州府知府叶绍棻、闽县知县言尚焜审拟解勘前来。并据声明刘公荣一犯解省在途病毙，又蒋代元、许日玉、戴中、王青、江可平五名先后带病进监身故，许宗清、袁维冈、陈犬、张全四名，讯系误拿，逃籍保释等情。臣等即提犯研讯。

缘侯二八雄即侯祥兴，籍隶兴化府仙游县，向在建宁、延平等处种山度日。嘉庆六年三月间，该犯至闽清县已故之泉州人王光碗厂闲坐，王光邀该犯结双刀会，同会六人，俱拜王光为师，

王光传授会内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并给侯二八雄红布小旗一面，会簿一本。该犯因闻查拿会匪严紧，在上游一带佣趁度日。二十年八月二十日，侯二八雄因贫难度，起意兴复双刀会敛钱使用。当囑堂弟侯五纠邀现获之袁朝阳，在逃之吴阿灼……等十人；该犯自纠现获之胡抹……，病故之刘公荣，在逃之詹阿登……，已被格杀之蔡名郎二十二人；袁朝阳转纠到案之郑巨煌……，在逃之谢七七、练江、练水六人；胡抹转纠现获之何铜……病故之许日玉……，在逃之何大经……十七人；刘公乐转纠到案之江海……，病故之戴中，在逃之江公明……十二人；郑朝斋转纠现获之张立……病故之王青，未获之吴雷……十五人；江海转纠现获之张登科……，在逃之陈茂……七人；在逃之吴阿灼转纠现获之陈益顺，已被格杀之林仲……，未获之甘阿庆、甘阿发五人，一共九十四人，约定八月二十五日，在建安、古田交界之山头地方拜会。至期各犯先后走至，共拜侯二八雄为师，各送钱二、三百文不等。侯二八雄排列神桌，供奉观音并土地牌位，架起双刀，令各人从刀下钻过，立誓有事相帮，照前传授手诀、口号，并令各人，会内人呼为坪里，会外人呼为坪外，宰鸡取血，滴酒共饮而散。侯二八雄因与江世好、陈益顺、蔡名郎、林仲章、曾桧、刘公荣、江可平七人交好，留住再饮，并将王光所给旗簿取与江世好等七人阅看，即经古田县访闻差拿，随各逃逸。十月二十三日，侯二八雄路遇蔡名郎，道及乏钱使用。该犯起意邀同会内之人向古田县五墩村民诈钱分用，并称村众如不应允，强行索闹，与蔡名郎商允。随纠邀江世好、陈益顺、甘阿庆、林仲章、曾桧并曾桧之子曾俊仔等七人，蔡名郎复添纠不识姓名十余人，次日侯二八雄与蔡名郎等同至五墩伍永茂饭店，勒令村内每家给钱十千文，可保无事。伍永茂答以村人贫苦，无力应付，

侯二八雄囑令蔡名郎等將伍永茂店屋拆毀，並強宰豬只雞鴨煮食。伍永茂喊救，村民協同縣汛兵役齊至圍拿。林仲章用刀向縣役王新拒砍，王新閃避，用手叉傷其咽喉，倒地氣閉身死。蔡名郎、曾桢亦各持械拒捕，均被村民格傷殞命，各犯畏懼，始行奔逃。該署縣李恩藻聞信，會營馳赴該處，查明稟報。經臣等飛飭延建文武員弁四路查拿，首犯侯二八雄逃至建安縣南極鄉躲匿，經該里長謝雲台、練鍾英等查知，遵照該縣李孔均示諭，邀同鄉民將侯二八雄拿獲，搜起身帶旗簿等件。并據屏南、閩清、南平等縣先後拿獲伙匪鄭攀、張立及袁朝陽等各犯。并據建安縣報獲前辦會匪熊毛案內逸犯丁水即丁水養一名，一併行提至省，屢審供認前情不諱。并據丁水供認，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听从已獲正法之熊毛糾入仁義會，拜熊毛為師，送給錢三百三十文，並無得受符咒經本，核與前辦熊毛原案相符。臣等查該匪侯二八雄胆敢糾約九十餘人興復雙刀會，復起意強索村民，並且在該犯身邊搜起悖逆簿旗，難保非自行編造，另有謀為不軌情事。嚴加究詰，據侯二八雄堅供，簿、旗各件實系已故之王光付給，當日曾向王光查問，據說是會內相習抄錄。口訣、簿本，小紅布旗一面，中寫帥字，四角寫飛雲走馬四字，說是如有被人欺侮，糾邀會伙幫護，欲取快速之意。因見簿內有李朱洪悖逆字句，不敢聲張，用布緊扎，帶在身邊，并非自行編造。上年八月糾結雙刀會，因與江世好等七人相好，取給閱看，此外并无別人看過。小刀是隨帶防身，小箭頭系途中檢拾，并非拜会使用。實止糾人結拜雙刀會一次，后因乏用，起意索詐村民，委无謀為不軌，及另有結會傳徒情事。并不認識朱毛匪。詰訊江世好等，侯亦相符。伙犯袁朝陽等金供實止听从入會一次，并无另犯搶劫別案，亦不知侯二八雄帶有會簿。并據王飛鳳供稱，先因張立占地栽種，勒令罰錢，爭毆有嫌，



致被诬扳，并无入会为匪。质之张立，亦供认挟嫌混扳属实。反复严诘，矢口不移。查验会簿内悖逆字句，与前办各案会匪起出簿据大略相同，且系旧簿、旧旗，据供并非自行新造，似无遁饰。

查例载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暂监候；又律载谋叛知情隐藏者绞；又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邪教为从，新例均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力能约束之回子为奴。又例载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新各等语。此案候二八雄胆敢纠伙九十余人兴复双刀会，复起意纠众勒索村民，拆毁民房，强取食物，并收藏王光悖逆会簿，转给江世好等阅看，自应照邪言煽惑为首问拟，候二八雄合依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首斩决例，拟斩立决。江世好……俱听从结会，阅看悖逆会簿。复听纠勒索村民，随同骚扰，俱应照邪言煽惑为从科断，除蔡名郎、林仲章、曾桧因持械拒捕，并被县役村民格杀身死，刘公荣、江可平俱已病故不议外，现犯江世好、陈益顺均应照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从斩监候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袁朝阳等讯止听从入会，并未辗转传徒，亦不知候二八雄存有会簿。丁水一犯听从前获正法之熊毛入会，并无得受符咒经本，均应照邪教为从问拟。除蒋代元、许日玉、戴中、王青俱已病故不议外，袁朝阳……等三十三犯，均照邪教为从发遣新例，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胡抹听从入会，闻拿投首，应照例于邪教为从造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安置，仍各照例刺字。王飞凤讯被张立挟嫌诬扳，应免置议。县役王新与乡民格毙拒捕会匪蔡名郎、林仲章、曾桧，应照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杀勿论律，照律勿论。不能禁约子弟结会之父兄，同失察各牌保，分饬查拘责惩。刘公荣在途病故，蒋代元、许日玉、戴中、王青、江可平先后带病进监身故，验讯刑禁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应毋庸

议，监毙职名照例免开。起获侯二八雄簿旗，据供系已故之王光交给，惟王光有无另给别人，应发司收存，俟续获逸犯，究明有无抄传，查封办理。小刀、箭头，案结销毁。未获各犯，严飭文武员弁上紧踪缉务获究办。各犯甫经结会，即行拿获多名究办，失察职名，请免开参。其拿获邻境会匪各员，查明咨部核议。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遵旨申明，分别定拟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二日。

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福建巡抚王绍兰奏审办罗源县

#### 父母会首欧狼等人折

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批 军录

福建巡抚王绍兰跪奏，为申明结会首从各犯，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事。

窃照闽省向有匪徒敛钱结会，节经拿获张显鲁、熊毛、李发广等首伙各犯，提省审拟具奏，准到部复，分别办理在案。其未获各犯，复经督臣汪志伊及臣严飭文武员弁，实力查拿，以期尽绝根株。旋据署霞浦县知县张均会营督飭该县典史及杯溪巡检道府差役弁，关会宁德县先后拿获会匪谢奶桂等二十二名，并移会罗源县续获首犯欧狼即欧品重一名，并留歇欧狼之陈桂桂、尤唐观二名。又据署建宁府知府叶绍棻飭差协同建阳县差役，拿获会匪余三仔、杨姑仔二名，以上共计获犯二十七名，均经飭司提省审办。兹据按察使习据翎同福州府知府邹贻诗审拟解勘前来，并据声明内有听从逸匪黄开基纠邀入会之杨姑仔，听从欧狼纠邀入

会之董阿枝、林恒泰及先经听从纠邀，后因畏罪并未入会之李阿才、郑阿受五犯，先后在监、在途病故等情，臣即提犯逐一研讯。

缘欧狼即欧品重，原籍漳浦，迁居霞浦县地方。嘉庆十九年六月间，欧狼因贫难度，稔知添弟会名目可以敛钱使用，随意起意结会。先后纠邀现获之谢奶桂、谢传华、林万传、邓公刻、石外孙、莫来发、许文文、董长振、郭汉泽、林枝兴、林芳、林恒锦、谢万英、黄聪即王春观入会，告结会以后，彼此遇事照应，可以免人欺侮，谢奶桂等允从。欧狼又邀已获监毙之董阿枝、林恒泰，在逃之黄胡头……一共三十六人，约定是月十五日在霞浦天岐山空庙内会齐，至期各人同拜欧狼为师，欧狼取名父母会，传授三八二十一洪字口号。又问从哪里来？哪里去？答：从东边来，西边去。（朱批：胡说极矣。）问：从哪里过？答称：桥下过。

（朱批：更胡说。）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以便会内人彼此关照。宰鸡取血，滴酒共饮，各人送给欧狼钱二百文而散。又余三仔一犯，于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九日，听从已获正法之李文力纠邀，在建阳县黄墩地方结拜添弟会。李文力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送给李文力钱二百五十文。同会二十七人，该犯只认李文力、陈斋公、陈蒲萨、小老周四人，其余不记姓名。又黄赞瑞、阮阿姚、吴阿室、李发英四名，讯与到案病故之李阿才、郑阿受俱因欧狼纠令入会，畏其凶横，当各佯允，送给钱二百文，至期畏惧，未经同往，并无随同入会情事。又陈桂桂系欧狼之甥，尤唐观系欧狼妻弟。欧狼被拿紧急，先后赴陈桂桂等家，捏称被人诬告会匪，欲往省城申诉。陈桂桂等各留歇三日，并不知欧狼先有纠人结会之事，以上各情据各供认不讳。严加究诘，据欧狼坚供，实系希图敛钱，起意纠人结会，传授符咒经本情事，其余各犯俱系图免欺凌，听从入会，

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等语。此案欧狼起意创立父母会名目，纠伙敛钱，传授口诀口号，相约立誓帮护，实属煽惑不法。欧狼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绞监候例，拟绞监候。闽省海滨重地，此等结会匪徒未便久禁狱中，应照前办会匪罗名扬等各案，请旨即行正法，以示惩儆。谢奶桂等听从入会，真应照为从科断，除董阿枝、林恒泰及听从逸匪黄开基纠遁入会之杨姑仔三名在监病故外，谢奶桂……十五犯，均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例，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各照例刺字。黄赞瑞等因畏欧狼凶恶，佯允入会，至期畏惧走避，并无随同结会，尚属畏法。惟先经送给欧狼钱文，亦有不合。除李阿才、郑阿受病故外，黄赞瑞……四犯，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各折责发落。陈桂桂系欧狼之甥，尤唐观系欧狼妻弟，均不知欧狼先有结会情事，因属亲戚，留住数日，并非知情藏匿，应照律勿论。失察各牌保，同不能禁约子弟入会之父兄，分别拘责。欧狼所得钱文，照追入官，未获各犯，严飭文武员弁，上紧踪缉，务获另结。董阿枝等五名在监在途病故，刑禁解役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董阿枝、林恒泰均系带病进监身故，同在途病故之李阿才、郑阿受二名，监毙职名照例免开，杨姑仔监毙职名查取另参。至各案会匪，现经拿获首从各犯究办，失察职名请免开参，仍查明有无拿获邻境会匪之员分别咨部，照例议叙。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分别定拟缘由，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

再，闽浙总督印务系臣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二十年二月三十日。

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諭閩浙總督汪志伊曉諭會眾嗣后

當各知警省勿再受惑

嘉慶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上諭檔

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汪、福建巡撫王、福建學政汪，嘉慶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本日王紹蘭奏審明結會首從各犯分別定擬一折，已降旨將為首之歐狼即行正法，余俱依議行矣。此案歐狼創立父母會名目，糾眾斂錢，傳授口訣暗號，誑惑鄉愚，實為可惡。現在案內從犯有三十余名之多，可見小民冥冥無知，受愚罔覺，著該督撫會同學政汪潤之，即仿照御制邪教說酌擬簡明告示，將現在辦理此案緣由，廣為示諭，以爾等听信邪言，甘心入教，以為一經拜會，即可傳授秘訣。殊不知所謂口号者，問从哪里來，哪里去，則答以從東邊來，西邊去。問从哪里過，則答以橋下過。此等胡言亂道，毫無情理，雖三尺童子，不至受其欺哄。而爾等出錢傳授，信之不移，實屬愚蠢已極。迨至破案，發覺身犯重罪，不能幸逃，追悔業已無及。嗣后爾等務當各知警省，自保身家，勿為奸徒誘惑，被其陷害，似此遍加曉諭，庶乡曲愚民共知覺悟，不致陷于邪僻，觸犯刑網，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福建提督學政汪潤之奏呈

化導士民告示稿折

嘉慶二十一年（日月缺）

福建提督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汪示，為遵旨詳明曉諭事。

照得上年有霞浦县匪犯欧狼等创立父母会名目，惑众伏法，业经督、抚部堂、院会同本院遵奉谕旨，剴切出示，广刻分贴，尔士民等应各触目惊心。

兹者我圣主犹恐尔百姓不识是非，不知利害，为邪教所煽惑，以致身犯国法，殊为可悯。好生之德，特申命学臣再加训诫，尔等当如何感激天恩，奉法畏罪，洗心改行，以共享升平之福。本院自考试以来，周历各府，就所闻见，为尔等告焉。近来闽省邪匪如阴盘教、仁义会、三仙会、添弟会、拜香会、双刀会、百子会诸名目，悉被拿获。其匪犯多聚于建宁、邵武二府之间，毗连汀之宁化，延之南平、尤溪，福州之古田、屏南等县，福宁一府亦有之。推求其故，只因建、邵诸处多荒山丛径，易于藏匿。又崇安地近武夷，有茶利，众民杂来，奸匪遂从中煽惑之。其中固有兴、永、泉、漳，下南诸府之人，而下南尚少会匪者何故？盖泉、漳之间，地近海滨，百姓晒盐、捕鱼，犹可为生。又复聚族而居，小族附于大族，奸宄有所难容，故但出外为匪，而不能倡邪教于其乡里也。然泉、漳诸郡多悍俗，以强欺弱，以众欺寡，往往因口角细故，或争田产、或争水沟，动相忿怨，甚至互相掳禁勒索，遂酿成械斗之衅，杀伤既多，诛戮即众，实可痛悼。又有贪图银钱，不顾伦理，不惜身命，毒陷顶凶，种种不法，俱为可恨，遂致通省亦多效尤。若能去此恶俗，则永享安康矣。惟龙岩一州，风俗较淳，乃接境漳、汀，渐有污染，是在为士者，悉知自爱，无蹈诬讼诬陷之习，然后可以永保其善俗也。大约泉、漳之间好械斗，为阳恶；建、邵之间多会匪，为阴恶。凡尔等之误于为匪者，由于是非之不明，乃致邪正之不辨，尔民虽未读诗书，但于敬听宣讲圣谕广训时十六条内，细细解说，切切思量，自然知正者为是，邪者为非，较之诗书所言，更为明切，无以复

加。又尔等之误入会匪者，每由于贪小利，凡邪教立一会名，其初假祸福之说，在于骗人财帛，久之积财稍多，则又以钱财骗人入会。尔等或借以得钱，或借以得食，姑妄从之。岂知人但患不勤不俭，好吃懒做，遂致冻饿。如果能勤俭，断无不得衣食之理，与其暂得衣食，终罹祸害，何如安稳而自免冻饿！再者邪教之惑人，又多胁之以势，迫之以威，尔等单民畏其人众，恐不从其教，被其欺凌残虐，是因避害而隐忍挂名者亦有。初因被胁强从，后竟助其传教收徒，罪至不赦。须知尔等果守正不惑，何难密告地方官，严加缉捕。方今圣借昌明，地方官断无任听吏役纵奸不借之理，即或有姑息因循者，尚有上司可诉。若欲避一时之害，而遂受终身之祸，实属愚甚。现今熊毛、欧狼等首犯俱已处决泉示，从犯亦各发遣，岂能幸逃法网？尔等想到破家远离，其害大矣，更至杀身，其害极矣。彼邪教方且假来世之说，以欺尔民，试问前世、来世哪个见过？向来佛教有因果之说，亦不过劝人为善，念佛持斋，只是静心向善。敬礼神明，只是不敢为恶。如此者神佛自佑之，彼会匪者，神佛方痛恨之，若身为邪恶，偶因迎神赛会、烧香拜忏，便可得福免祸，是彼神佛亦好奉承贪财利，神为邪神，佛非真佛，天必不容，譬之有贪官污吏，圣天子如何容得？此理甚明，尔等何为昧于是非，并昧于利害也。况人生于父母，犹物之生于天，自来仙佛亦无不顾父母之理，今邪教背弃父母，遂致干犯君上，实已自绝于天，万无生理，尔等须各猛省，无有所惑。至士为民之倡，本院初莅任时，即刊刻告示一道，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说一篇，分散尔士子等，庶几身自砥砺，借化乡愚，平时敬诵圣谕，为人讲说。再以小学一书，训导子弟，俾各发其天良，端其始习，自然不入于邪。尔士子中有知义理，访获邪匪者，如宁化之李玉衡等，已邀圣恩优赏，自当共相劝勉。但须得

实，不可希图侥幸，挟仇诬陷，扰害乡民，是又莫逃有司之监察，不特大坏心术，正复利未及而害即随之，切念切念。本院言不介意，尔士民其皆静听细思毋忽。特示。

嘉庆二十一年（月、日缺）。

### 闽浙总督庆保等奏申办建阳县

#### 黄孙奴结平头会等情折

道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奏 朱折

闽浙总督臣庆保、福建巡抚臣叶世倬跪奏，为拿获结会滋事匪徒，提省申办及设法严拿逸犯情形，先行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闽省洋面只有零星土盗，随时惩办，渐就肃清。陆路漳、泉等府，民俗素悍，动辄纠众械斗。经前督抚臣及臣等节次训诫严禁，近亦渐觉安静。惟上游建宁、延平等府，向有无业游民，骗钱惑众，结会拜盟。又有担匪、丐匪名目，结队成群，乘机抢掠，甚至掳人勒赎，商民屡被扰害。经前兼署督臣颜检访查，著名匪首阙春乔、郑木其、曾元寿、项四妹、陈法婢、黄孙奴等，飭属严拿，已将郑木其等拿获审办。臣庆保上年十一月抵闽后，又缉获要犯陈法婢、黄孙奴等二十余名，行司提审。并于今春亲住阅兵之便，密访各匪名单，分飭侦缉。续又拿获项四妹、曾元寿等首伙三十余犯，业经附片奏明圣鉴。又因该匪等东窜西逃，行踪诡秘，必须购觅眼线，方可得手。一切犒赏盘费等项，恐地方官因用项无出，心存观望，复与前护抚臣徐忻熟筹，将海洋缉捕经费项下岁收，发商生息银一万二千两内，每年酌拨一半息银六千两作为陆路缉匪之用，亦经恭折会奏，并专委在闽年久、素



能缉捕之捐复同知徐汝澜驰往，会同督缉审办在案。臣叶世倬于本年四月间到闽，路经延平、建宁两府，访知匪徒滋扰，当即严飭该管文武，上紧缉捕，不得稍事松劲。适据建宁镇总兵赵龙章及署建宁府尚维昂，续又报获会匪江哑奴等十六名。臣叶世倬当即分别飭司提省现讯。该犯江哑奴先年曾拜已故会匪林同哥为师，传授添弟会口诀、口号，并给布旗一面，上写众军令朱洪广记七字。嗣该犯因贫难度，起意纠人结会，骗钱使用。遂纠现获之黄孙奴、魏荣仔、蔡荣仔、甘贵五、邹奶幅、夏桃仔、应花狗、周光明，并在逃之老曹、王石养等一共三十人。该犯预备五色布旗五面，仍写朱洪广记字样，同刀尺镜线，插在米斗内，于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建阳地方结拜，改名平头会。分给各人涂抹朱粉铜钱一个，作为入会凭据。又分给黄孙奴、蔡荣仔、老曹、周光明、王石养五人布旗一面。讯之黄孙奴等，供亦相符，该犯等坚供并无抢劫及制备器械谋为不轨情事。正在严审究办间，据建宁镇会同建宁府续报拿获会匪老曹一名，并获匪犯邱棚仔等十七名。又据委员徐汝澜会同建宁府先后缉获匪犯洪四仔等二十四名，现经飭司委员前往提犯，到省质讯确情，分别归案定拟办理。又据该镇赵龙章报称，购觅线民曹学照等十人，分给盘费番银，跟踪访缉。闰三月二十八日夜行至涯婆溪附近之何公坪地方，借宿厂内。适阙春乔伙党亦是夜潜回该处，因见线民人少力单，竟将曹学照、李新来、蓝猪兜三人掳去。该镇闻信当即带领员弁，亲赴涯婆溪地方查勘，该处四无民居，间有棚厂，地僻山险，路径纷歧。又与将乐、沙县、永安等县交界，该匪阙春乔等向在该处一带附近荒山草莽内潜匿，一闻搜捕，即四散分逃。随亲督署延平协副将叶长春并将乐、归化二县在于涯婆溪一带连日搜查，拿获通匪报信之黄老七、罗廷章二名，并获伙匪王仁、……等七名。内据

王仁供认伙擄线民三人到涯婆溪鼓楼坪山后，同时打死，共埋一处等语，已令将乐、归化二县查起尸身验报。又访查该匪阙春乔伙党现有鱼连张、刘文标、谢七仔、蔡四仔、汀州阙姓，跟随助恶余匪，三五成群，荒山僻壤随处潜匿，俱无一定处所等因，咨报前来。臣等查闽省结会匪徒敛钱惑众，实为地方之害，必须立时严拿惩办，勿使蔓延滋扰，酿成巨案。现计先后缉获会匪、担匪、丐匪等各案，首伙共一百二十余名，尚有首匪阙春乔胆敢纠集伙众，抢掠扰害，复逞凶戕害线民，尤属罪不容诛。现飭该管文武大员，各添派员弁兵役、线民，四路兜截，严密搜捕，期无纵漏。臣庆保校阅浙省营伍已毕，现在顺道查阅福建建宁镇标官兵，即就近回省，会同督率文武，设法追拿，务将阙春乔等尽行擒获，从重究办，以靖地方。所有查拿各案匪徒及已获著名首匪五名，并现在提省审办情形，臣等往返咨会，合词据实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朱批）：另有旨。

闽浙总督庆保奏审拟平头

会首江哑奴等人折

道光二年七月十四日 朱折

闽浙总督臣庆保、福建巡抚臣叶世倬跪奏，为拿获结会首从各犯先行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闽省延平、建宁等府，向有无业游民，骗钱惑众，结会拜盟。并有担匪、丐匪等项名目，结队成群，逞强抢掠，商民屡被扰害。节经前任各督抚臣随时惩办，并经前兼署督臣颜检访查

著名匪首，分饬侦缉。臣等于上年十一月及本年四月，先后抵闽严飭，勒限查拿。先据署建宁府事之候补同知瑞龄，督同营县緝获匪犯二十余名，究出黄孙奴等犯曾经听从江哑奴结盟拜会，传受布旗。本年春夏间，又据延平府文武续获项四妹等三十余名。旋又据委员捐复同知徐汝澜，会同建宁镇府等陆续报获江哑奴等六十余名，通计拿获各案首伙匪犯共一百二十余名，均经奏明圣鉴在案。臣等随经分别饬提来省，兹据该府县及委员等禀复，各案匪犯之内，担匪、丐匪二项共五十余名，多有被控抢诈之案，应俟查传质讯另行起解，先将首从会匪共六十九名分起解省，听候勘办。并据在林学川、吴华富身上搜获涂抹朱粉钱两个。起出周松仔布旗一面，上写众军令朱洪广记七字，又系线铜钱一个。及逸犯王石养家起获布旗一匪，上写朱洪广记四字，搜查各犯家内，并无会簿、符咒、经卷及违禁器械等情。随将提到各犯连布旗铜钱等物一并发司审办，经臬司吴荣光督同署福州府瑞龄、候补同知徐汝澜等审拟详解前来，并声明黄孙奴……等十二犯，俱于取供后在监在途病故。李受仔一名讯无入会。廖大迓……八名讯系误拿，现经省释等情。臣等随提结会各犯，逐一研讯。

缘江哑奴一犯，籍隶瓯宁。该犯先于乾隆五十四年间，拜已故之林同哥为师入添弟会，同伙十四人，只记得已故之陆英、薛胡仔、刘迓仔，其余姓名年久忘记。林同哥给江哑奴布旗一面，上写众军令朱洪广记七字，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并称布旗系会内相沿记号。江哑奴送给林同哥钱三百文而散。嘉庆二十五年八月间，江哑奴因生理折本，贫难度日，起意结会骗钱。纠邀现获之老曹、蔡荣仔、乐安仔、广昌仔、江金宝、甘贵五，监毙之黄孙奴、周光明，未获之王石养、饶喇喇、邱狗奴、老邱仔、老林、老方、张郎仔、黄连魁、沙陇、沙云、老郑、柯

添幅、老施、徐迓仔入会。江哑奴又邀现获之唐允川、刘麻仔、邹奶幅、魏荣仔、夏桃仔、应花狗、并已获病故之黄定标入会。唐允川等先不应允，江哑奴声称，如不入会，将来定受糟蹋，唐允川等勉强应允。一共三十人，约定八月二十八日，在建阳县东历地方空厂会齐。至期先后走至，江哑奴预备刀尺镜线，插入米斗内，安放桌上，令各人向米斗行礼。江哑奴宰下鸡头，取血滴酒立誓，各人有事若不相帮，即如鸡头一样，俱拜江哑奴为师。江哑奴因会内人俱系平等称呼，取名平头会，仍是添弟会之意。照传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发辫盘在头上，辫尾垂落右边，胸前衣扣解开，作为暗号。又分给各人线系铜钱一个，为入会凭据。如有被人欺侮，将钱涂抹朱粉印盖信内，再包鸡毛一片，会内之人一接此信，即须赶往帮护。江哑奴又造红白布旗五面，仍写朱洪广记四字，分给老曹、黄孙奴、蔡荣仔、周光明、王石养五人各一面，令其各自结会传徒。老曹等向其查询旗上字句，江哑奴答以会内相沿，尚有众军令三字未经写上之语。各送江哑奴钱四、五百文不等，共饮鸡血酒而散。

又已获监毙之黄孙奴一犯，本籍建阳。先犯抢夺，拟徒发配，限满释回。嘉庆二十五年八月间，听从江哑奴入会，得受布旗之后，因贫难度，起意自行结会骗钱。是年十一月初五日，纠邀现获之林学川……入会。又纠现获之王望成……入会。王望成等六人先各不允，因被黄孙奴吓逼，无奈允从。一共二十三人，即于是日在建阳金斗窠空寮会齐。黄孙奴俱照江哑奴式样排设拜会，各人拜黄孙奴为师，亦名平头会。黄孙奴照前宰鸡取血滴酒，立誓相帮。传授手诀、暗号，分给各人线系铜钱一个，俱送给黄孙奴钱三、四百文不等，同饮鸡血酒而散。

又老曹即曹爱俚一犯，籍隶江西南丰县，向在建阳县采茶佣

工。自嘉庆二十五年八月间，听从江哑奴入会。得受布旗之后，因贫难度，于道光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起意自行结会骗钱。将江哑奴所给布旗添写众军令三字，纠邀现获之周松仔……现获病故之巫松仔……一共二十人，约定二十五日在建阳如是冈地方空厂会齐。至期先后走至，内丁大弟、丁培头、江中秀三人临时畏惧欲回，因被老曹用言逼胁，勉强允从。老曹俱照江哑奴式样排设拜会，共拜老曹为师，仍名平头会。老曹剖鸡取血，滴酒立誓。照前传授口诀、暗号，分给各人线系铜钱一个，各送给老曹钱二、三百文及四、五百文不等，同饮鸡血酒而散。嗣老曹将江哑奴所给布旗用纸包封，欲交吕谕占，令其结会传徒。因寻觅不见，将纸包寄交周松仔转给。嗣因周松仔未与吕谕吉会遇，暂存家内，现经起获。九月二十三日，老曹又纠现获之罗赐长……现获病故之谢华富，未获之王华仔……（等十三人）入会。又纠现获之王长里……并现获病故之杨尚贵入会。王长里等四人畏惧不允，亦被老曹吓逼勉从。一共二十四人，约定九月二十五日齐至如是冈空厂。老曹照前排设，拜平头会，宰鸡取血立誓。各人拜老曹为师，老曹照前传授口诀、暗号，并无分给线系铜钱，每人送给老曹钱三、五百文不等，同饮鸡血酒而散。又书坊陈即陈观奴一犯，原籍江西新城县，迁居建阳县书坊街。先因行窃事主汪令林家，拟军发配河南安置，奉赦释回。嘉庆二十五年十月间，书坊陈因闻江哑奴纠结平头会骗钱使用，亦起意敛钱结会。十一月十八日，纠邀现获之南城李即李振辉……一共二十一人，即于是日在建阳县后漈地方会齐。王斗映、巫有盛、黄小迓、老罗仔、袁三仔、黄妹仔、方万仔、刘长仔临时畏惧欲回，被书坊陈吓逼，勉强允。书坊陈用剪刀、镜、尺插入米斗内，安放桌上，焚香点烛，各人向斗跪拜，并拜书坊陈为师，亦名平头会。书坊陈宰下鸡头

取血滴酒，对众发誓，各人有事都要相帮。又照江哑奴传授暗号，分给各人线系铜钱一个，各人送给书坊陈钱三、四百文不等，同伙鸡血酒而散。以上情节据各供认不讳。严加究诘，金供并无另犯抢劫别案。乐安仔伙劫虞正纪银物，系在尚未入会以前。其布旗书写众军令朱洪广记违悖字句，诘据首犯江哑奴、老曹等坚供，委系会内相沿旧套，实在不知讲解。该犯等并无谋为不轨，及制造器械情事，亦无另有不法会簿、歌诀。地保、兵役亦无知情纵容。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又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邪教为从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约束之回子为奴各等语。此案江哑奴听从已故林同哥结会之后，复自起意纠人结会，书写违悖布旗，分给伙犯，以致各犯效尤结拜，实系罪恶之魁。老曹、黄孙奴听从入会，又自行为首纠人结会一、二次，均属不法。除黄孙奴监毙外。江哑奴、老曹即曹爱俚，俱照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首斩决例，拟斩立决。江哑奴首先造旗分给，囑令传徒，其情尤为可恶，应加拟梟示，以昭炯戒。书坊陈即陈观奴，效尤结会，煽惑人民，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绞监候律，拟绞监候，仍照闽省历办会匪章程，请旨即行处决，以示惩儆。蔡荣仔、周光明听从入会，虽经得受布旗，究未传徒；乐安仔伙劫把风一次，系在入会以前，二罪相等，从一科断。南城李、杨老二、洪四仔代纠伙党，并非自行结会；周松仔听从入会，代送违悖布旗，讯系用纸裹封，该犯未经拆看；吕谕吉并未与周松仔会遇，不知老曹有寄给布旗之事，蔡荣仔等俱应照邪教为从本例问拟。除周光明……八犯先后病故外，蔡荣仔……二十犯，俱合依邪教为从发遣例，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约束之回子为奴。乐安仔另犯伙劫虞正纪番银把风一案，系情有可原

伙盜，罪亦發遣，應請從一歸於入會案內擬結。唐允川等先俱不肯入會，丁大弟等各犯臨時畏懼欲回，均被各首犯吓逼曲從，與甘心入會者有間。惟現在嚴辦會匪之時，該犯等當時既經允從，事後並不赴官自首，若照歷辦會匪之案，予為從遣罪上減等擬徒，未免過輕，且究係會匪，未便仍留本省，以致復萌故智。除黃定標、楊尚貴、巫有盛三犯先後病故外，唐允川……二十五犯，俱請於歷辦會匪章程問擬滿徒罪上酌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到配折責安置。以上遣流各犯，有事犯在道光元年四月初七日欽奉恩詔以前，到案在後，且系邪教匪犯，情節較重，毋庸查辦。其不能禁約子弟入會之父兄，同失察各牌保，查明事犯在恩詔前後，及本籍、外籍分別拘責援免。未獲各犯，嚴飭文武員弁，認真蹀緝，務獲另結。各犯所得錢文照追入官，起獲布旗、錢文，案結銷毀。在監、在途病故各犯刑禁解役人等，訊無凌虐情事，應毋庸議。監斃職名，查取另參。各起結會匪犯已獲首伙究辦，失察職名請免開參。仍查明獲犯出力員弁同有無邻境獲犯職名，送部核議。除催提担匪、丐匪各犯迅速解省審擬，另行奏咨，並備錄會匪供招咨部外，謹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聖鑒，勅部核復施行。謹奏。

道光二年七月十四日。

〔朱批〕：刑部速議具奏。

閩浙總督孫爾准奏添弟會

傳播情形折

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朱折

閩浙總督臣孫爾准跪奏，為遵旨通飭所屬，嚴密訪拿會匪緣

由，先行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据御史冯赞勋奏一纸，俱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仰见我皇上整饬地方，除莠安良之至意。伏查闽省之有会匪，其始皆从江西省传演而来。因上游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各府，处处与江西接壤，被其流毒，历有年所，源流甚远。闽省督署、臬署俱经回禄，兼以地处潮湿，卷牍易于霉烂，远年尘案，无从追溯。其自乾隆四十年以后，所有添弟会名目，历将著名会匪拿获惩究，该匪徒复改双刀、仁义、百子等项会名，多方引诱，惑众骗钱，又经节次严拿究办。臣于嘉庆十九年到汀州府任，拿获张显鲁、熊毛、僧海文等各案，起有会簿等件。又检查嘉庆十五、十七、二十一等年，历办会匪钟家旭、谢佩成、朱士达、侯二八雄各案，起获花帖、会簿、符纸、旗、布等项，俱有开列五房吴天成等头目，亦有仅止吴天成、李色弟、林永超三人，而房份省份彼此互异，如川大车日、洪水横流，并靛虱霖霖等字样，以及共同和合等语句，均与现在图样所载相符。当日各犯原供皆称，不知吴天成等有无其人，此系会内相传旧套，亦不知起于何时，俱经前督抚臣奏办在案。是吴天成等皆非现在会匪之名，显系匪徒传习相沿，借此矜张，以为煽惑之计。又查嘉庆二十二年，湖南省盘获贵州民人杨正才，起出逆书，内有五房头目，以五色分为旗号，亦有吴天成姓名在内，因其籍贯福建，当时即经分行各属，查无该逆匪等其人。又经前督臣据情具奏，核与现在图样，虽姓名参差，而大略相同，似御史冯赞勋访获图样，即系从前会匪案内搜查未尽之旧图。但事关结会聚众勾结五六省，自应确切访查，严密搜捕，以除萌孽。臣上年拿获长生会匪罗青云等一案，业经办结。现在选派委员，分赴各处，并严饬闽、浙两省府、州，督率各属，不



动声色，密访踪缉。近又访闻漳州平和县地方，有林叶等结会斂钱之事，即经分飭文武查拿。现据该管道、府禀获首从林叶、林世等二十名，是否三合会内匪犯，有无谋为不轨，业已批飭委员，前往提省审办，俟各犯解到，即当严讯定拟，另行奏办，务使有犯必惩，尽拔根株，不留余孽，以靖地方。所有奉到廷寄，及严飭各属密拿会匪缘由，合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福建巡抚篆务系臣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朱批）：认真查办，断不可稍存大意，居安思危，慎之。

### 闽浙总督程祖洛等奏审拟三合会首

李魁等人折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朱折

闽浙总督臣程祖洛、福建巡抚臣魏元烺跪奏，为拿获结会首从各犯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据兼理邵武府知府张锡纯督同邵武县知县曹衔达具禀，访闻县辖彭墩村地方，有广东人李魁结会传徒，并伙犯黄日贵抄存歌本，被其胞叔黄云开等搜获、杀毙、私埋之事，当经会营查拿。即据民人黄云开、黄云行、黄云显赴府呈首，伊侄黄日贵纠人入会，抄有歌本，伊等欲行捆送，因黄日贵持刀行凶，经黄云开杀伤身死，尸埋深窠山地方，被会匪李魁等报复，搜抢黄云显厂内衣物，并掳黄有则、黄细苟关禁，呈请押放拿究等情，并缴歌诀一本到府。经该府督会营县勒缉，李魁等闻拿逃散。经地保放出被掳之黄有则、黄细苟二人送县，该县曹衔达查起黄日贵尸身验填通报。续据该府、县会营同各委员并道府家丁及邵武、建宁二

府属之光泽、建阳各县营拿获首伙李魁……二十五犯，并在李魁厂内起获写有歌诀之红布一块，搜查各犯家中并无私藏器械。讯系李魁先拜已故之李江泗为师，传授歌诀。李江泗故后，李魁为首，借口可以保家防身，传徒惑众，敛钱结会等情，先后稟报。臣等当经行提各犯同黄日贵被杀案内应讯人证，一并解省审办。即将据报获犯缘由，先行附片具奏<sup>①</sup>，钦奉朱批：务须严行查办，断不可存畏难之见。钦此。臣等查此案所起歌本内，载有长房在福建、江南，名吴天成；二房在广东、广西，名李色弟；三房在湖广、江西，名万大洪；四房在云南、陕西、四川，名桃必达；五房在甘肃、贵州，名林永招。又红布上有魍魎魍魎清洪涕泊，洪水滔滔，好汉定招等字，词句荒谬，最为此案紧要关键，急应彻究根由，铲除尽净。至所供传授歌诀之李江泗又系得自何人，更应穷追，以除萌孽。当即钦遵，转飭臬司凤来督同委员福州府等，向李魁究诘。据供歌本等物曾据李江泗告知，系相沿结会旧套，不知始于何时，亦不知吴天成等有无其人。李江泗前在广东入会，究系何时何县拜何人为师，歌诀授自何人，未向询明，不能供指。伊本不识字义，因得有歌本，起意敛钱，先后结会三次，传徒四十三人。现在李江泗早经病故，伊亦身犯重罪，何肯代人隐瞒，自行受苦等语。情词甚为结实，正在复鞫间，李魁在监病故。兹据该司将现讯各犯审拟详解前来，臣等亲提研鞠。

缘李魁即邹李魁，籍隶广东龙川县，向在邵武地方搭厂种茶，有与李魁同籍之李江泗先在邵武开张杂货店，彼此往来素好。道光十三年八月，不记日期，李江泗至李魁山厂，言其前在广东入过三点会，又名双刀会，同会之人有事互相帮助。今寄居异地，

<sup>①</sup> 该片内容未超出本折，从略——编者。

欲纠人结会，以免被人欺侮，邀李魁入伙，李魁允从。李江泗添邀已故之江西赣州府人王万太，在逃之江西人毛莫三、徐复平连李魁四人，同至李江泗家内。李江泗用红纸写五祖之位四字贴在壁上，作为牌位。又用五色纸旗五面，剪刀、裁尺、戥子各一件，插放米斗内，供奉香烛鸡酒，李江泗自立上首，设一竹圈，其圈上扎缚木柄刀两把，令李魁等先向牌位跪拜，各由圈内钻过，立誓入会后如有异心，死于刀下，共拜李江泗为师。李江泗将各人姓名开单焚化，宰鸡取血，并在各人左手食指上用针取血滴入酒内，与李魁等各饮一口。李江泗复传授开口不离本，起手不离三歌诀。如有人问姓，答云本姓某，改姓洪，接递物件止用三指，每日上午发辫自右盘左，下午自左盘右，胸前钮扣解开两颗折入襟内，以为同会之人暗号。李魁当送李江泗番银五圆，王万太等亦各送银二圆而散。嗣李江泗患病，李魁前往探望，李江泗自揣病重不能复起，取出抄写之结会歌诀一本，红布一块，亦写有歌诀。声言李魁为人慷慨，可作会首，将歌本、红布连拜会时所用之木柄刀二把，付与李魁收执。并告以三点会原系添弟会又名三合会，歌本所载五房吴天成等名目，及红布所写魑魍魑魍等字，系结会旧套，传沿已久，不知起自何时。吴天成等有无其人，事在远年，伊亦无由知悉。李魁将歌本等物携回，李江泗即于是年九月间病故。十三年十一月间，李魁因有歌诀，起意结会敛钱，是月不记日期，邀允现获之骆上书、蓝大倡，已被杀毙之黄日贵，在逃之邹礼接、王宝子、胡保仔六人同至厂内。仍照李江泗拜会之式，令骆上书代写红纸牌位粘在壁上，并开各人姓名单。李魁自立上首，令骆上书等同拜牌位，各钻竹圈，立誓后共拜李魁为师，各饮血酒。李魁传授手势、口号等事，骆上书等各送番银三、四圆不等。李魁因会中人少，起意自十四年起每年纠人结会一次。

又虑本境之人不肯入会，与骆上书等商议捏以三点会又名保家会，入会之人彼此帮护可以保家、防身为词，央骆上书等引诱纠人，敛钱分用。骆上书等应允各散。十四年三月初四日，李魁自邀现获之邱添喜……已故之曾石四子、陈吉淙；又骆上书转邀现获之陈吉泗、陈吉万、彭泳坤；又蓝大倡转邀现获之严老六、严保仔；又黄日贵转邀现获之龚大兴、陈吉得、陈吉发、刁顺倡，在逃之陈得仔、朱汝彰、罗受一共十七人，在李魁厂内照前结会，同拜李魁为师。又十五年四月初六日，李魁邀现获之赵春生……在逃之熊良明……等六人；骆上书转邀现获之熊良泐……在逃之陈鸦娘、陈家详四人；蓝大倡转邀在逃之彭泳柏、张良斗二人；黄日贵转邀现获之罗九……，在逃之骆信淶……八人，一共二十人，在李魁厂内照前结会，拜李魁为师。因骆上书、蓝大倡、黄日贵等入会在先，众人呼为大哥。邱添喜等先后送李魁番银一二圆至四五圆不等，李魁因骆上书等帮同纠人，每次分给各番银二圆。此李魁拜李江泗为师之后，节次纠众结会并骆上书等转纠入会之情由也。

黄日贵拜会之后，与李魁往来甚密，十四年冬间，李魁将结会歌诀借与黄日贵抄录一份，其原本经毛莫三借抄未还。黄日贵恃有会伙帮护，强取邻村之郭惇宏山上杂粮。十五年四月，黄日贵因郭惇宏懦弱，强将其山场占种，五月初九日，郭惇宏带同雇工前向理论，黄日贵恃强辱骂，持棍向殴，被郭惇宏夺棍回殴，右腿骨损，经众劝散。黄日贵同居胞叔黄云显工作回家，斥其不应占人山场。黄日贵称有异姓弟兄帮助，俟腿伤医痊定害郭惇宏性命。黄云显闻言盘诘，始知其帮同纠人入会，抄有歌本情由，虑其滋事，往向隔村居住之胞兄黄云行、黄云开告知前情，商议送官究治，约定是月二十三日帮同损毁。至期黄云行等走至黄云

显家内，黄日贵因腿伤稍痊，先已赴山巡视。黄云开等即赴黄日贵房内搜出结会歌诀一本，正在翻阅，适黄日贵走回，不依赶夺，并将黄云行推跌。黄云开见其凶横，拾取竹签戳伤黄日贵左眼睛，黄日贵取门旁柴刀赶找拼命，黄云开夺刀过手，砍伤其右脇肋倒地。黄日贵在地滚骂，声言告之会众，定将黄云开等一并杀害。黄云开一时忿激，起意致死，用刀连砍其脑后、左手腕、顶心偏左、偏右，登时殒命。黄云行主令黄云开、黄云显将尸身抬至土名深窠山地方掩埋各散。会伙蓝大倡查知其事，往向李魁投诉，李魁答以纠人报复。六月初八日，李魁邀骆上书、蓝大倡、王万太、陈吉淙、曾石四子一共六人，前往黄云显山厂。黄云显先已闻风躲避，李魁等搜抢厂内布衣八件，棉被四条，又将黄云显幼子黄细苟同黄云开之子黄有则一并掳走。回至骆上书厂内，李魁将所抢衣被令陈吉淙携赴圩场卖钱五千六百文分用，嘱令骆上书将黄细苟等关禁勒赎。即经邵武府、县访闻会营查拿，并据黄云开等将搜出黄日贵所抄歌诀一本赴府呈首。李魁等闻拿逃散，经地保彭受放出被掳之黄细苟、黄有则送县。该县曹衙达查起黄日贵尸身验讯，通报会营同各委员并道、府、厅家丁及邻境之光泽、建阳等县营先后拿获首犯李魁，起获写有歌诀之红布一块，又获伙犯骆上书等二十四名。搜查各犯家内，并无私藏器械。据道、府、县营禀，由臣等一面附片具奏，一面行提各犯来省讯悉前情。臣等以骆上书、蓝大倡既曾代李魁辗转纠人结会两次，其歌本等物不能诿为不知来历，亦难保无另有传徒情事。再三穷究，据供实未得受歌诀、书本，故不能传徒。诘以歌本来历，更属茫然。臣等随查广东省旧有添弟会名目，传染各处，改为三合、三点、双刀等项名目，实即添弟会之变名。检查近年来福建、湖南等省，历办三合等项会匪案内起出歌诀，及道光十一年六月间，前督臣孙

尔准复奏闽省三合会匪情形，核与此案所起歌本，所讯犯供大略相同，自系添弟会内搜查未尽之旧本，据供并非李江泗、李魁自行编造事属可信。复鞠骆上书、蓝大倡实止拜李魁为师，帮同纠人结会两次，听从抢掳一次，邱添喜等各犯均止被诱入会一次，并无为匪不法别情，众供如一，案无遁饰。

查例载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者首犯与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如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者，俱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又期亲以下有服尊长杀死有罪卑幼之案，如卑幼罪犯应死者，尊长照擅杀应死罪人律杖一百；又被害之人殴伤实在凶恶棍徒至折伤以上者，无论登时事后概予勿论各等语。此案李魁拜已故之李江泗入会，后该犯自居会首结会三次，传徒四十余人之多，又起意报复纠伙抢掳。骆上书、蓝大倡二犯听从入会，两次纠人，又听李魁纠邀同往抢掳。李魁、骆上书、蓝大倡均合依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者首犯与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例，俱拟斩立决，李魁取供后在监病故，应毋庸议。骆上书等二犯照例先行刺字；邱添喜等二十一犯，仅止听纠入会一次，平日并无为匪亦未随同抢掳，自应照例问拟；邱添喜、彭泳秀、彭泳长、陈吉泗、陈吉万、彭泳坤、严老六、严保仔、龚大兴、陈吉得、陈吉发、刁顺倡、赵春生、赵亚娘、曾孟沅、熊良润、熊良贞、罗九、骆信华、骆阿五、邬广太均合依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例，俱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照例刺字；陈吉泗、刁顺倡、龚大兴、邬广太、陈吉发五犯，业经病故，应与讯无入会为匪之李大悦均毋庸议；黄云开系会伙黄日贵期亲胞叔，黄日贵先则听归结会，抄藏歌本，复又两次纠众入会，已属罪犯应死，黄云开与黄云行等商议欲捆黄日贵送官，因黄日贵先将黄云行推跌复持刀

行凶，并称告知会众定行杀害，黄云开一时忿激，叠砍致死，黄云开合依期亲尊长杀死有罪卑幼，如卑幼罪犯应死者，尊长照擅杀应死罪人律杖一百例，应杖一百，业于投案后在押病故，应毋庸议；黄云行主令黄云开等将黄日贵尸身私埋匿报，应照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司，辄移他处埋藏律，杖八十；黄云显听从抬埋，应减一等拟杖七十；各折责发落；郭惇宏被黄日贵强取杂粮霸占山场，向论争殴，致伤黄日贵右腿，验已骨损，应照被害之人殴伤实在凶恶棍徒至折伤，无论登时事后概予勿论例勿论。李魁结会木柄刀据供丢弃，其收受各犯番银与黄日贵所取郭惇宏杂粮均身死勿征。骆上书等分受番银同黄云开被抢衣物，仍于现犯名下照追，分别入官给主。据建阳县禀报传到李江泗之妻雷氏，同邻佑人等讯明，李江泗实于道光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病故，取具切结呈送。其伙犯王万太、曾石四子、陈吉淙三名，现据李魁等供已病故，是否属实，分飭确查禀复。被掳之黄有则等早经放回。所起红布歌本案结烧毁。逸犯毛莫三等，飭属严拿，务获解究。各犯在监在押病故，据讯刑禁看役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均毋庸议。各尸棺飭属领埋。至已故之李江泗与李魁言及，前在广东入三点会又名双刀会，并未言明何年之事，亦不指明何人为首，何处结会，无从跟究。惟广东省有此会名，现咨广东督抚臣飭属访查拿办。再本案系邵武府、厅、县、营前后任各官自行访闻拿获解办，缉捕尚属认真，相应请旨宽免失察处分，出自皇上逾格鸿慈。除全案供招咨部外，合将审拟办理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朱批）：刑部速议具奏。

## 两广总督邓廷桢奏审办邹四桥板折

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朱折

两广总督臣邓廷桢、广东巡抚臣祁埏跪奏，为拿获闽省结会逸犯旋经病故，核明议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先准闽浙督臣程祖洛、福建抚臣魏元烺咨会，该省邵武府拿获结会传徒匪犯李魁等二十五名，讯据李魁供出前在广东入三点会，又名双刀会，移咨粤省飭属访查拿办。臣等当即檄行臬司通飭各属查拿，并密飭署惠州府周寿龄带同委员前任和平县病痊知县孔传习，亲赴李魁原籍龙川县督同该县黄宾踪缉去后。旋据该署府督飭该县会营密派兵役先后获犯邹四桥板、邹闰生即邹荣生，及邹四桥板胞兄邹观凤共三名。讯据邹四桥板、邹荣生供认，在福建听纠结会，与赵春生等二十人拜李魁为师不讳。据邹观凤供认，伊于道光六年，在福建听从李江泗纠邀结拜三点会，与李魁等拜李江泗为师。诘以李江泗之会传自何人？据称李江泗系拜福建光泽县水口村人谢亚五为师等语，录供禀报，臣等当将查获缘由附片奏闻在案。随飭据惠州府将该犯邹四桥板、邹闰生即邹荣生、邹观凤录供解省，飭委广州府知府珠尔杭阿、卸署琼州府知府诸镇审办。据报案犯邹四桥板、邹闰生即邹荣生，带病进番禺县监，于取供后在监病故，经该县讯明禁役人等并无凌虐情弊，验具图结通报。兹据该委员广州府等将案议拟，由臬司王青莲核详请奏前来。臣等复加查核，缘现获病故之邹四桥板、邹闰生即邹荣生，均籍隶广东龙川县，同族无服，平日并未为匪，向在福建邵武县地方采茶佣工，与福建省前获审办之李魁即邹李魁等素相熟识，李魁先拜李江泗为师，学习三点会，即添弟会之



别名。嗣李江泗物故，李魁即自行传徒，辗转纠人，先曾纠邀福建省前获审办之骆上书等，在逃之邹礼接等结拜一次，又邀福建省前获审办之邱添喜等，在逃之陈得仔等结拜一次。又道光十五年四月初六日，李魁纠邀该犯邹四桥板并福建省前获审办之赵春生、赵亚娘、曾孟沅，在逃之熊良明、老周六人；骆上书转邀福建省前获审办之熊良泐、熊良贞，在逃之陈鸦娘、陈家详四人；蓝大倡转纠在逃之彭泳柏、张良斗二人；黄日贵转邀该犯邹闰生即邹荣生，并福建省前获审办之罗九、骆信华、骆阿五、邹广太，在逃之骆信泳、陈上金、陈上武八人；共二十人，在李魁厂内，李魁用红纸写立神牌，用五色纸旗、剪刀、裁尺、戥子插放米斗内，供奉香烛鸡酒，并开各人姓名单，李魁自立上首，令各人先向神牌跪拜，随共拜李魁为师。因骆上书、蓝大倡、黄日贵入会在先，众人呼为大哥，李魁随将各人姓名单焚化，宰鸡取血，并在各人左手食指上用针取血滴入酒内，各饮一口。李魁传授开口不离本，起手不离三歌诀，如有人问姓名，答云本姓某改姓洪，接递物件止用三指，每日上午发辮自右盘左，下午自左盘右，胸前钮扣解开两颗折入襟内，以为同会暗号，同会之人遇事互相帮助。该犯邹四桥板等与赵春生等各送李魁番银一二圆至四五圆不等各散。旋经邵武府及邵武县访闻，先后会营拿获匪犯李魁等审拟，解经福建，抚臣魏元烺会同闽浙督臣程祖洛审办具奏，咨会粤省飭缉逸犯。该犯邹四桥板、邹闰生即邹荣生畏惧潜逃回籍，随据该署惠州府知府周寿龄督率前任和平县孔传习，并龙川县知县黄宾将该二犯拿获，并另获邹观凤一名，录供解省飭委广州府等确审。据报案犯邹四桥板、邹闰生即邹荣生带病进番禺县监病故，兹据该府等将案议拟由臬司复核具详前来。臣等伏查该犯邹四桥板等既据委员广州府等讯认前情不讳，严诘此外并无另犯不法别案。

究鞫不移，案无遁饰。其邹观凤一犯，据讯供称道光六年间，在福建省与前获审办之李魁，并未获之骆长生、骆四斗、杨河沥三，及已故之刁二古、刁应胡、刁仁贵共八人，拜李江泗为师一次，李江泗系拜谢亚五为师等情。查福建省奏办李魁原案，李魁系于道光十三年始拜李江泗为师，李江泗曾言及前在广东入三点会，又名双刀会，并未言明事在何年，亦未指明何人为首。其道光六年有无与邹观凤及骆长生等拜李江泗为师，并李江泗系拜福建光泽县水口村人谢亚五为师之事均未叙及，是该犯邹观凤所供，与福建省奏办李魁原案不符，未便率行定讞。随据报邹观凤在番禺县监病故，除咨福建抚臣魏元烺檄飭该地方官严拘邹观凤供开伙党骆长生等，确讯实情。并密查光泽县有无谢亚五其人其事，由该省核办，并咨复粤省外。

查例载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抢劫者，首犯与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如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者，俱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等语。本案邹四桥板、邹闰生即邹荣生仅止听从入会一次，平日并无为匪，自应照例问拟，应如委员广州府等所拟，邹四桥板、邹闰生即邹荣生均合依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如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者，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例，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均已病故，应毋庸议。该犯等讯无另犯不法别案，逃后亦无行凶为匪，及知情容留之人，在监病故，禁役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均毋庸议。该犯等系带病进监病故，管狱官例无处分罪名应请免开。逸犯熊良明等飭缉获日另结，该二犯甫经潜回原籍，即经该府县会营拿获究办，文武失察罪名应请免开。获犯罪名飭行查明，照例办理，犯故图结，飭取另文送部。至广东从前既有三点会，又名双刀会名目，现虽通查尚无匪徒纠结情事，仍应严飭各属文武

员弁随时认真密访拿办，以净根株，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臣等核议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朱批〕：刑部议奏。

两广总督邓廷桢奏向邹四桥板

追究李江泗之师片

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朱折

再，臣等接据闽浙督臣程祖洛、福建抚臣魏元烺咨会，该省邵武府拿获结会传徒匪犯李魁等二十五名。讯据李魁供认，籍隶广东龙川县，先拜李江泗为师，学习三点会，嗣李江泗物故，该犯即自行传徒，辗转纠人入会。经该省审明定拟具奏。并据声明李魁供，前在广东入三点会又名双刀会，并未言明何年之事，亦不能指明何人为首，何处结会，无从根究，惟广东有此会名，应咨广东省飭属访查拿办等语，抄折咨会到粤。臣等复查李魁在福建供称，曾在广东入会，虽未指明住址姓名，惟该犯籍隶龙川，则该处必有结会徒党，且所供在逃之犯，亦多有籍隶龙川者，更难保其不逃回原籍，冀图漏网，不可不严行查办。当即檄行臬司通飭各属严密访查，一面密飭署惠州府周寿龄带同委员前任和平县病痊知县孔传习亲赴龙川县，督同该县黄宾踪访缉拿去后。兹据该署府禀称，督飭该县访得李魁十余岁时，前往福建种茶营生，嗣在福建拜会被获，其伙党有本县人邹四桥板、邹荣生，因缉拿严紧，逃回本籍藏匿。当即禀明该府会营密派兵役驰往掩捕，于二月十五日，在于赤冈地方将邹四桥板拿获。又于十七日将邹荣生拿获，并获邹四桥板胞兄邹观凤一名。讯据邹四桥板、邹荣生

供认，在福建听纠结合，与赵春生等二十人拜李魁为师不讳。据邹观凤供认，伊于道光六年在福建听从李江泗纠邀结拜三点会，与李魁等拜李江泗为师。诘以李江泗之会传自何人？据称李江泗系拜福建光泽县水口村人谢亚五为师等语，录供禀报前来。除批飭研究伙党，跟踪严缉，务绝根株，一面将邹四桥板等三犯解省审办。并飞咨闽省飭查光泽县水口村谢亚五有无其人其事，由该省核办外，所有准咨查获会匪缘由，谨合词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朱批：）严行追究，务净根株。

#### 闽浙总督钟祥等奏查办会党缘由折

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九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钟祥、福建巡抚臣魏元烺跪奏，为遵旨查办会匪，筹议防缉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有人奏福建上四府向有双刀、铁尺等会名目，近年复有几点会结党聚众，其势尤炽。其习教传徒，有举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暗号。该省毗连之浙江、江西、广东各省地方，匪徒众多，肆无忌惮。地方官欲行查拿，奈各营兵役中多有匪党，先与通信，以致头目闻风远遁等语。匪徒聚众结会，煽惑愚民，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全在地方文武各官，随时体访，有犯必惩，庶可消患未萌，不致酿成巨案。著该督抚等，即将折内所指各情节，悉心妥议，严飭各该地方官，认真查察。倘有前项匪徒，立即严拿究办，不得任其此拿彼窜，日久蔓延。亦不许徇纵胥役人等，藉端滋扰，以戢奸宄，而靖闾阎。原折着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查闽省上游之延平、

建宁、邵武、汀州四郡，山多径杂，毗连浙江、江西、广东等省，如有藏匿宵小，易于此拿彼窜。臣等督属整顿捕务，于该四郡尤不敢稍为松劲。其三点会等名目，实即从前闽粤等省办过添弟会之余孽，变易其名，节经拿获究办，近年尚为敛戢。如果复有于深川乡僻，潜聚结拜之事，务当严行查办，以除地方之害。当即行司按照折内所指连城、顺昌、建阳、邵武及毗连广东、江西、浙江各县，委员密往查捕，并责成各该镇道府，督属不动声色，认真访拿去后。陆续据委员会同各该县查得所指连城县之莲峰山，相距县城五里。其山并不高旷，山上建有生童肄业书院，并绅士等书室宗祠。如有匪徒托足，尚易辨别缉办。又顺昌县境内实无大涧地名，止有大干村洋口，即系上洋，驻有通判。其冬瓜山系在邵武境内，非顺昌所辖。该大干、上洋与建阳境内黄坑地方，均属人烟稠密，查无会匪巢穴。其邵武之禾坪、彭墩、冬瓜山，查即前拿三点会邹李魁等犯事之处。自获办之后，现尚安静。又崇安、浦城所辖之封禁山，设有山场、稿坪、岑阳三汛，驻守巡防。道府县按日按季应行亲往会哨，现亦安谧。复于毗连广东、江西、浙江之上杭、诏安、崇安、光泽、长汀、邵武、浦城、福鼎各交界处所，明查暗访，亦无潜聚踪迹，取其各保甲，切结稟复。并据各镇道府，查复相同，由藩司吴荣光、臬司常恒昌查议会详前来。臣等复加体访，核之所查，尚系实在情形。惟是此等匪徒行踪诡秘，本属聚散靡常。防其有而稽缉加严，则疏纵或少，信其无而稍存大意，即漏网滋多。新任延建邵道徐继畲现已来省稟见，该道无所用其回护。臣等当即面囑，并又札飭督属慎密访缉。其汀州一带，亦责成汀漳龙道李昭美，就近再加督属，随时密查。并令通省各属，一体加意稽缉，一有匪踪，务俾即获，不使蔓延滋患。至防缉章程，臣等查照抄发原奏各情节，参以地方

情形，与两司等公同筹议。崇安、浦城所辖之封禁山，径僻路歧，最为紧要。该处业已设有三汛驻巡，按期会哨，立法已周，自可循旧。惟与邻省交界之处，稽查尤属紧要。现飭毗连邻省之上杭等八县，各于交界处所，建设卡房，专派妥干丁役，常川住守，稽查盘诘。如有匪徒窜匿，行迹可疑，立即禀县拿究，以防彼拿此窜。其地方官平时查捕，均令随地随时，广布眼线，密防正犯，指名拘拿。或于其结会之际，密往围拿，不准徇听胥役人等，出票海捕，致滋扰累。而容留煽惑之弊，尤宜认真防杜。定例编查保甲，原以互相稽察。闽省现在办理联甲，法尚周备，惟在奉行之力。应即责令地方官无论城乡僻壤，山厂畸零，以及庵堂寺院，饭铺歇家，总须一律编写，互相稽察。如有会匪混迹，即有联首送官究办，从优奖赏。如无会匪，亦即由联首按季具结存案，以便破获匪犯，究有容留情弊，按法连坐。仍臚列会匪治罪例文，剴切晓谕，使知入会适以招祸，免为匪徒所惑。并令各教官于月课生监之时，谕令转相劝谕，父诫兄勉。倘父兄之教不先，而子弟仍有拜会，一经被获，即将不能约束之父兄，照失察子弟为盗例治罪。如有被胁平民自行投首，并准免其治罪，予以自新。仍详立档案，倘有首后复犯，加倍重惩。至各文武衙门书史兵役人等，均系在官人役，法行自近，应令各本管官，留心稽察，并取得联环保结。如有交通匪党，入伙结拜，或潜通信息，致犯纵贖，即由该管官斥革解省，从重加等究治。其保结人等，知情不首，一同坐罪。失察之本管官能自举发者，免其从前失察之咎。倘系别经发觉，即究明该管官是否放纵，分别参办。如此明定章程，总期萌孽潜消，不虞滋蔓。臣等惟有督属实力奉行，断不敢一奏了事，致负皇上惩暴安良至意。所有钦遵查办筹议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廿九日奉朱批：法在必行，勉力認真毋忽。

欽此。

### （三）江 西

閩浙總督玉德等奏鄭得源

李凌魁等結會折

嘉慶八年八月初八日批 軍錄

閩浙總督臣玉德、福建巡撫臣李殿圖跪奏，為拿獲糾眾結會，搶奪詐擾，并傳徒賣經，煽惑騙錢首伙各犯，分別審擬具奏事。

竊照閩省天地會匪惑眾擾民，最為地方之害，屢奉諭旨飭拿，經臣等密飭文武，不動聲色，躡訪有名首犯踪跡，馳往擒拿。將漳州府著名首犯顏和尚拿獲，審明辦理，另折具奏外。茲據浦城縣周虎拜會營拿獲會匪首犯鄭得源即鄭詔，并伙匪吳道好……等二十名。又據署建寧縣謝壇稟獲會匪首犯李凌魁、羅克俸二名，起獲抄寫經文二本。又據建陽縣左寅、邵武縣房永清、署松溪縣鄒貽詩、崇安縣胡嘉言、署麻沙縣丞潘觀光，會同委員從九品孫廷劭拿獲高廷彩……二十八名，并起獲短刀、經本。以上共獲首伙各犯五十名，并據魏炳弟聞拿投首各等情，先后稟報。臣等以案關重大，人犯眾多，飭提來省審辦。并准江西咨會拿獲姚發、廖義明等，訊系李凌魁會伙等因，當經臣等將獲犯緣由，附片奏聞在案。茲提解人犯到省，行據按察使成守，會同署布政使裴行

荷，督飭署福州府知府张采五、闽县知县叶绍棻、侯官县知县王桂审明定拟，解勘前来。臣等随率同司道提犯研鞫。

缘郑得源即郑诏，籍隶浦城。李凌魁即李昌标，籍隶建宁，捐纳州同职衔奉部行查，尚未出结。高廷彩原籍江西南丰县，寄居建阳县，均与邵武县人吴韬素识。嘉庆六年四、五月间，郑得源、李凌魁、高廷彩俱在崇安县星村地方，会遇吴韬闲谈。吴韬称扬天地会内之人，最为豪侠。若入此会，到处皆有照应，无人敢来欺侮。伊素学得手诀、口号，邀约郑得源等入会。郑得源、李凌魁、高廷彩允从，先后俱拜吴韬为师。吴韬传授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各送吴韬番银一圆而散。郑得源、李凌魁、高廷彩回家后，各自起意传徒骗钱。郑得源纠邀现获之吴道好……等二十三人入会。俱拜郑得源为师，传授手诀、口号，各送郑得源钱六、七百文不等，共得钱十千余文。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郑得源向本街王淑恭店内赊取货物不允，入店抢取锡酒壶一把、青布棉袄一件。时有刘玉柱闻声走至，斥责其非。郑得源即邀范如璋同在逃之王光应、李红仔，将刘玉柱掳回关禁。刘玉柱畏惧求饶，诈得银一百两释放，当分给范如璋等各银十两。郑得源随将所抢衣物卖与不知姓名人，得钱四百文，同诈得银两花用。七年正月二十九日，郑得源因图奸张大头之妻邱氏不遂，纠同范如璋并在逃之王光应、李红仔，将邱氏抢回奸占为妻。十月初二日，郑得源起意抢夺刘绅当铺银钱，邀同现获之徐小梅、范青青、范如璋及在逃之危佬仔、陈高仔、魏学宽、王供、岳佬徐等九人，齐至刘绅当铺门首。郑得源令范青青、范如璋各将破烂衣服扭当争闹，郑得源乘空走入，抢得柜上圆银一封，计重六十六两，俵分花用。此郑得源先后传徒纠抢及奸占张邱氏之实情也。



又李凌魁一犯，向在江西省城开设纸行生理，与江西贵溪县人吴子祥交好。乾隆四十七年间，吴子祥告知有恩本经卷，吃斋念诵，可以消灾治病，送给李凌魁一本，李凌魁送给吴子祥番银四元。是年李凌魁回家后，将经本照抄，骗人买诵，陆续卖过十余本，共得番银五十余圆。嗣又听从吴韬入于天地会内，希图到处人不欺凌。因天地会奉拿严紧，忆及经本内有阴阳语句，遂另令立阳盘、阴盘名目，暗藏天地会之意。有愿入阳盘会者，传授手诀、口号，送番银二圆。有愿入阴盘会者，抄给经本，传授吃斋，念诵全本经卷，送银二十两四钱，半本送银十两二钱，陆续转传。现获之谢麒麟……等二十人，入阳盘会，俱拜李凌魁为师，传授手诀、口号，共得番银四十余圆。又哄诱现获之陈尊文……等十六人入阴盘会，各抄给经本，传授吃斋念诵，共得过银二百余两。谢麒麟转纠在逃之刘元兴、刘全兴、戴蔚廷、郭秀昌、洪乐义、刘其俸、吴幅兴、李含珍等八人入会，均拜谢麒麟为师，传授手诀、口号，共得番银十三圆。此李凌魁妄立会名，辗转传徒，并谢麒麟又复传徒骗钱之缘由也。又，高廷彩先后纠邀现获之黄婢碌即黄背碌……等十七人入会，俱拜高廷彩为师，传授手诀、口号，各送高廷彩钱六、七百文不等，共得钱十千余文。黄婢碌转纠在逃之黄信荣……五人入会，俱拜黄婢碌为师，传授手诀、口号，共得钱三千余文。叶威仔转纠在逃之邱小弟……等四人入会，俱拜叶威仔为师，传授手诀、口号，共得钱二千余文。朱高得先于嘉庆五年五月十三日，与李清麟、叶祖达、曾佬满、杨汶仔途遇刘汉清、谢秀明挑谷走来，李清麟被撞争闹，朱高得起意率同李清麟等，将刘汉清、谢秀明稻谷四桶抢回，卖与不识姓名人，得钱二千六百文分用。李清麟先于六年六月十五日因与杜盛乾口角，纠同李清麟、钟得元赴杜盛乾家寻闹，抢夺在场推

晒稻谷各一担、鸡一只，俵分食用。此高廷彩结会骗钱，黄婢碌等辗转传徒，及朱高得等恃强抢夺之原委也。其范如璋即范林佬、陈仔、叶三旧，均先于嘉庆四年十一月，听从已正法之罗名扬纠邀入会。罗名扬被获，该犯等即逃遁远出。范如璋逃后，复纠邀在逃之罗春富……等入会，得过钱三千余文，并范如璋听从郑得源叠次擄抢，吓诈得脏（赃）等情不讳。臣等以郑得源、李凌魁等纠人结会，辗转传徒，同伙必多。复加严诘，据郑得源、李凌魁等坚供，此外尚有入会之人，俱系随来随走，实在记不清姓名。况小的们止图传徒多卖经本，多骗钱文，并无别项不法的事等语。查核经本亦无违碍字句，惟郑得源入会后，抢夺两次，擄人吓诈一次，强占妇女一次。范如璋帮郑得源擄抢吓诈三次，徐小梅、范青青听从郑得源抢夺一次，朱高得、李清隄各抢夺一次，此外均无另犯别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并据各该县查传各事主，讯据供称实因畏惧郑得源等凶恶，不敢报官等语，似无遁饰。

查例载光棍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俱绞监候。又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邪教案内为从发遣之犯，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又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监候。又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二罪俱发，以重者论。又闻拿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各等语。此案郑得源即郑诏听从吴韬入会，胆敢传徒敛钱，抢夺吓诈，强占人妻，凶恶已极。郑得源应照光棍为首斩决例，拟斩立决。李凌魁入会之后，另立阳盘、阴盘名目，传徒卖经，实属藐法，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律拟绞。郑得源种种不法，情罪重大。李凌魁立会传徒，卖经骗钱，煽惑多人，延及两省，情殊可恶，未便仅照前办会匪罗名扬之案，声请立决，俾得稍稽显戮。臣等于审明后，

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成宁、督标中军副将赵曰泌，将郑得源即郑诏、李凌魁二犯，绑赴市曹，分别处决，以昭炯戒。高廷彩、谢麒麟、黄婢碌、叶威仔、范如璋各自为首，辗转传徒，煽惑骗钱，厥罪维均。除范如璋听从郑得源叠次掳抢，照光棍为从罪止绞候，自应从一科断，并叶威仔已于取供后在监病故不议外，高廷彩、谢麒麟、黄婢碌、范如璋均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仍照闽省前办会匪罗名扬等之案，将高廷彩等四犯，请旨即行处决。徐小梅、范青青、朱高得、李清隍听纠入会，并未传徒。其各抢夺一次，均罪止杖徒不议外，应与被惑入会并无传徒敛钱滋事之吴道好……等四十犯，俱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发遣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均照例刺字。魏炳弟闻拿投首，照例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陈尊文、陈宝文，罗克俸讯止买经念诵，希图治病消灾，与实在邪教为从者有间，亦应于为从遣罪上量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均到配折责安置。此案郑得源等结会敛钱，抢夺吓诈，经该管文武各官当时会同拿获首伙多名，解省究办，尚属认真，失察各职名请免开参。叶威仔在省监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事，应毋庸议。该犯系带病进监，管狱官职名并免开参。各犯父兄同失察各牌保，查拘照例责惩。案内受害之人，均经各该县查讯属实，其不报官查拿，亦尚有因，应请均免提质，以省拖累。张邱氏业据该县飭交本夫张大头领回完聚，亦毋庸议。各犯骗得钱文，同抢诈银钱衣物照追，分别入官给主。起获经本查无违碍语句，咨部查销，短刀案结销毁。李凌魁执照，另飭呈送咨销。姚发等，业经江西省拿获，应听江西省办结。逸犯吴韬，吴于祥等，严飭营县，实力访查务获，以绝根株，而靖地方。再，浙省亦获有谢秀明等，据该府县禀报，讯系学习拳棒，并非天地会匪。臣等恐

有避重就轻情弊，现飭委员解闽质讯，容俟审明，分别办理，并备录供招咨部，暨咨明江西、浙江各抚臣查照外，所有拿获会匪分别审办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嘉庆八年八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谕闽浙总督玉德等晓谕会众务宜

#### 各安本分勿再纠会

嘉庆八年八月初八日 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玉、福建巡抚李，嘉庆八年八月初八日奉上谕：

玉德等奏，拿获纠众结会首伙各犯，分别审拟一折，已另降旨，将高廷彩等四犯，即行处决。余著刑部核拟具奏矣！此等会匪，借卖经传徒为名，骗钱使用，辗转邀结。设地方官置若罔闻，不立加惩办，势必至日久蔓延，酿成巨案。若办理未善，只将零星伙党纷纷捕拿，（朱添：或将良民妄捕，）而著名首犯，转任其远扬漏网，则根株未划，转至别生枝节。是惟在各州县于匪徒甫经起会聚众未多之先，不动声色，将为首者密行访拿，惩一儆百，则余党不解自散。切不可过事株连，致滋纷扰。并当督飭所属，广为出示，谕以尔等均系良民，只因惑于邪说，妄立会名，希图敛钱获利。殊不知所得钱文，为数有限。而一经发觉，国宪难容，所有结会、入会之人，节经严加惩办，尔等宁不知之？即如现获之郑德源一案，为首者俱立正典刑，其余听从入伙者，亦经按名遣发。尔等俱有生业可谋，何苦听信邪言，自罹罪戮。此后务宜

各安本分，勿得再行纠会，致干法纪。如此剴切晓谕，庶共知敬惧，可期勉为良善，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审拟姚发等人折

嘉庆八年九月初六日批 朱折

江西巡抚三品顶戴臣秦承恩跪奏，为拿获邪教匪犯分别审拟，仰祈圣鉴事。

据广昌县知县彭昌运禀报，访有传习阴盘邪教匪犯，念经骗钱，随即会营拿获姚发、姚京元、刘正举、魏正华、符显荣、符顺能、符保观、符奇生、廖义明等九犯。在于廖义明家搜获抄录恩本经一卷，并究出宁都州民李京禄另习阳盘邪教，飞觞一并拿获解省，究明所传经卷系得自福建建宁县职员李凌魁，李凌魁得自江西贵溪县民吴子祥等情。（中略）臣随率同按察使衡龄、暨委员南昌府知府扬炜、瑞州府知府彭应燕将解省各犯逐一研讯。

缘姚发、姚京元、刘正举、魏正华、符显荣、符顺能、符保观、符奇生、廖义明籍隶广昌县，李京禄籍隶宁都州，均与福建建宁县职员李凌魁并不认识。乾隆四十七年，李凌魁拜从江西贵溪县人吴子祥为师，传授恩本经一卷，吃斋念诵，攘灾治病，转散骗钱。嘉庆六年四月间，李凌魁复拜天地会案内福建邵武县人吴韬为师，传授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暗号，吃烟取物俱用三指向前，遂又起意别立会名。因天地会查拿严紧，忆及吴子祥经本内有阴阳语句，即另造阴盘教、阳盘教名目，愿入阳盘教者，传授手诀口号，索番银二圆。愿入阴盘教者，抄给经卷全本，索银二十两四钱，半本索银十两二钱。嘉庆七年二月间，姚发时常患

病，医治未痊，会遇石城县人张洪才诱令往拜李凌魁为师，送给圆银十两二钱，入阴盘教内，抄给经卷半本。姚发回家先劝胞弟姚京元一同吃斋念经。嗣姚发亦图借端骗钱，陆续劝令已获之刘正举，在逃之符旭东、李友珍、李早子四人入教。刘正举转劝已获之魏正华、符显荣二人，符旭东转劝已获之符顺能、符保观、在逃之黄永陇、符对疙四人，魏正华亦转劝已获之符奇生一人入教，均经姚发口传经卷。惟符奇生不能记诵，仅令吃斋，刘正举等各送给姚发香钱一二百文不等。又李京禄先于六年九月间，因母患病，听从张洪才诱令入教，李京禄即往拜李凌魁为师，因措银无出，仅送李凌魁番银二圆，李凌魁令入阳盘教内，传授手诀、口号。李京禄旋因母病无效，又闻习教违禁，悔过改教。廖义明亦先于七年正月内患病未痊，听从在逃之符惟遂诱令入教，廖义明信从，即往拜李凌魁为师，送给圆银十两二钱，入阴盘教，内抄给经卷半本，吃斋念诵，未经传徒。嗣姚发风闻该县查拿严紧，正将经本烧毁，思欲逃避，即经广昌县会营拿获，并获刘正举等各犯，搜出廖义明所存抄写愚本经，查无违悖字句。并据宁都州访获李京禄一名，押解来省，逐加研鞫。各供前情不讳。严究姚发等习教之由，实系希图消灾除病，转散骗钱，并未开堂设教，此外亦无另有不法情事。加以刑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各等语。此案为首之李凌魁，已经由闽省拟以绞决处，姚发拜从李凌魁为师，入阴盘教，传徒惑众，合依左道感人为从，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刘正举听从姚发吃斋念经，又转劝魏正华、符显荣入教，魏正华复劝符奇生吃斋，刘正举、魏正华均应予以姚发遗罪上酌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廖义明讯未传徒，惟拜李凌魁为师，

入教持斋念经，亦属不法，应照左道惑人为从发遣例，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各到配折责四十板。姚京元、符显荣、符顺能、符保观先后听从姚发吃斋念经，希图消灾除病，并未传徒，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加枷号两个月，满日折责发落。符奇生仅止吃斋，并未念经，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李京禄虽拜李凌魁为师入教，但于未经拿获之先，旋即悔过改教，尚知畏法，应免置议。姚发所骗刘正举等钱文，照追入官。各犯持斋念经，均经各该州县自行访获，失察职名邀免开参。并令宁都、广昌各州县出示严禁，居民毋许再行诵经传徒，免滋事端。在逃之张洪才等飭缉，获日另结。起获经本案结销毁。除将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邪教匪犯，审明定拟缘由，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嘉庆八年九月初六日批。

（朱批）：刑部核拟具奏。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拿获广昌县天地会首  
赖汉魁等折

嘉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批 朱折

江西巡抚三品顶戴臣秦承恩跪奏，为邪匪定期滋事。（朱批：可恨。）已经先时扑灭，现将生擒各犯分别审办，搜查余匪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广昌县知县彭昌运禀报，十月十一日访问境内姚坊里有匪徒赖达忠等，勾结宁都州李步高、石城县廖干周等聚集四百余人，欲于十三日抢掠广昌县之驿前堡。该县会同广昌营都司葛

士伟，带领兵役先期密谕乡勇前往掩捕，该匪等猝不及防，擒获赖汉魁等一百余人，杀死赖达忠等五十余人，兵勇受伤十余人，搜获大小布旗、铁炮、军器、符咒等件，余匪逃匿，现在搜捕。并据宁都州知州黄永纶、石城县知县李大漠各禀，境内均有匪徒聚集等情。臣以广昌、宁都、石城等州县，与福建连界，既不可稍有疏纵，致令蔓延，亦不可将并未附和助逆之犯，过事搜求，激令走险，随即大张告示，分别安抚。一面先派臬司衡龄带同瑞州府知府彭应燕驰赴广昌县督办，一面密札护贛州镇副将花连布，派兵二百名交贛南道蒋攸铈带领，就近驰赴宁都、石城弹压，复挑抚标兵丁五百名，亲身带领驰抵建昌府适中之地，相机调拨。途次，据臬司衡龄暨建昌府知府苏藩奏转据广昌县地方文武会禀，督率乡勇，已将首犯廖干周、李步高先后拿获，（朱批：好。）割取首级送县验明悬示。并据贛南道蒋攸铈禀复，带领兵丁二百名分拨宁都、石城二处，该地方文武鼓励乡勇，已将宁都州首犯胡仪书杀毙，石城县首犯李奇天亦已擒获，此外登时歼毙及各属陆续捕获不下千名，地方已俱安静。逃匿余匪现在搜捕等语。臣思此等匪犯煽惑乡愚，历任各抚臣查拿惩治，多因吃斋邀福，从宽完结。今既肆无忌惮，敢作不靖，若不趁其溃败，偃以兵威，分别警戒，恐又潜滋暗长，日渐鸱张。且查宁都、石城、广昌等州县紧连闽界，跬步皆山，路径丛杂，在在可通，势甚宽广，现有兵役不敷分布。臣复札知护贛州镇副将花连布再拨兵五百名，会同蒋攸铈督同地方文武兵勇，由南而北四路追拿，臣带同臬司衡龄带领兵丁五百名，由北而南挨路搜捕，务期断绝根株，一劳永逸，绥靖地方，以免散而复聚。其实系并未助逆或胁从投首者，讯取确供，酌量轻重，仰恳圣恩分别发落。并飞咨闽省督抚臣，飭属一体堵缉外，谨将办理情形，先行恭折驰奏，仰慰圣怀。所



有此次派拨兵丁，鼓励乡勇，安设台站例外各费，臣兼任提督，所调统辖兵丁，与藩司先福商酌通融筹办，毋庸另请动项，亦不致派累间阎，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嘉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批。

〔朱批〕：即有旨<sup>①</sup>。

### 闽浙总督李殿图奏江西石城县

#### 天地会起事折

嘉庆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批 朱折

兼署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江西石城等县匪徒聚众滋事，闽省闻信一体堵捕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据汀州府知府李明心、宁化县知县侯典先后禀报宁化所辖河龙排、营上等处，与江西石城县连界。十月十六、十九等日，接石城县札称，有匪徒李天奇、廖广周两家纠聚多人，于十月十二日竖旗起事。村民预有风闻，各自团结保守，堵截要路，该犯不能肆行往来，归集成堆，仅各聚集百十人潜出谋掠，当被乡勇追杀，擒获者各有数十人；逆首李天奇一家已于十三日拿获送案。现闻廖广周率众躲匿广昌地方，其亲父亦被乡民护送。讯据获到匪犯供称，宁都、赣州、吉安、瑞金、广昌各处俱有伙党，业经禀请各宪发兵剿捕，应即一体防堵等语。并有石城男妇老幼百余人，搬至宁化河龙排地方寄住。该府当即面商汀州镇，派委游击陈起凤、守备廖振雄，带领弁兵会同该府驰赴宁化，与石城

<sup>①</sup> 随手楷记为“另有旨”。

县交界处所分布防御，督率巡察。并查明搬避之男妇人等，俱系良民，其壮丁仍在石邑充当乡勇，现已妥为安顿，居民亦各宁谧。又据邵武府知府富明阿、署建宁县知县谢坛稟称，访得江西广昌县现有匪徒聚众滋扰，广昌与建宁接壤，该府即会同城守参将庆熙驰赴建邑，督同该县派拨兵役乡勇，在于交界各处巡查堵缉，现在民情安贴各等情。并准汀州镇德克精额、邵武城守参将庆熙报同前由。臣查汀州、邵武二府所属，与江西石城、广昌、宁都、瑞金等州县地界毗连，该省既有匪徒纠聚骚扰，虽首匪李天奇业已就擒，尚有廖广周及伙党在逃，一经该省发兵扑捕，势必纷纷奔逸。且恐与江西交界各县境内，亦有匪徒勾结煽惑，闽省防御堵拿，自应严密，但须办理安静，勿使惊惶扰累。经臣节次飞飭汀、邵二府，暨各管镇、道督率员弁、兵役一体巡防堵缉，并委候补知县黄甲元、邵自锦等分往汀邵二府，帮同稽查。惟该二郡距省鸾远，所属多系崇山峻岭，不通驿路，已飭该地方官于文报经由处所，添雇健夫，以便探明江西剿办情形，随时驰报，斟酌办理。再，陆路提臣颜鸣汉现赴漳、汀一带巡阅营伍，计期当已抵汀，正当其会臣已飞咨提臣在于汀、邵各郡督率弹压，不可稍存大意，亦勿致涉张皇，务臻妥善。臣谨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

再，福建巡抚系臣本任，无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八年十一月初二日。

嘉庆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批。

（朱批）：即有旨。

## 江西提督顏鳴漢奏拿獲李天奇等人片

嘉慶八年十二月（日缺）<sup>①</sup> 朱折

奴才顏鳴漢跪奏。再，奴才于十月二十六日，巡閱至漳州，接准汀州鎮德克精額來札內稱：江西石城县有匪徒李天奇<sup>②</sup>、廖廣周聚眾滋事，寧化與江西石城交界，刻即派令左營游擊陳起鳳、守備廖振雄帶領弁兵、會同汀州府知府李明心馳赴寧化查辦堵御。并汀州界與江西寧都、瑞金毗近之處，亦經另撥弁兵，分布各要隘防範等由。并據汀州府知府李明心稟同前情。奴才查此等匪徒不過虫蚁蠢動，一經江西發兵剿捕，立睹瓦解冰消。壤交界連之區，固宜嚴密堵御，悉力兜擒，又不可稍涉張皇，致民心驚懼。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復接汀州鎮德克精額札稱，石城县匪徒滋事，各鄉民預先團結保守，因此不能肆橫。逆首李天奇一家，被該族人等拿獲送案。逆首廖廣周及各鄉首匪黃會連、陳協中、李利波、奉朝光等俱已先後拿獲。現在江西官兵會集搜剿等由。奴才以逆首既經拿獲，該省發兵剿捕，伙黨勢必紛紛逃逸，所有與江西交界各處防禦堵拿，自不容稍有疏懈，節經札復汀州鎮、并札囑汀州府嚴飭遵照去后。初二日，又據邵武城守參將慶熙具稟，江西廣昌縣現有匪徒聚眾滋擾，廣昌與建寧縣接壤，該參將帶兵百名馳赴建邑，督同署都司高攀龍在於交界各處巡查堵緝，現在民情安貼等情。復經批飭該參將嚴督，實力堵擒，毋致漏網又去后。初八日，到汀州府閱驗汀州官兵畢，即于初九日起程，初十日途次

① 發文日期缺，據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判斷發文日期當在該日之前一 編者。

② 朱折為李天奇，上海記為李奇天——編者。

彭家庄，适遇汀州府知府李明心自宁化回郡，接见之顷据称，宁邑地方安静，是以迴回等语。奴才于十一日到宁化县察看，地方民情，实属宁贴，所有派防之游击陈起凤、守备廖振雄，仍飭严密巡緝，以防漏逸。续即接准署总督臣李殿图来咨，令奴才在于汀州、邵武各郡督率弹压，务臻妥善等因。奴才当将一切缘由咨复，一面沿途察看情形，有各村落衿耆带领乡勇多名，分段前来迎接，奴才谕以尔等甚属趋事急公，深堪嘉尚，倘江省有匪徒窜逸入境，及本地方有不安分匪类乘机骚扰乡村，务须拿获解送有司究办，该衿耆等俱各欢欣踊跃而去。十三日，行抵建宁县，参将庆熙、署都司高攀龙来謁，奴才问以现在情形，据称地方宁静，居民各安常业，参将庆熙回邵武预备阅验官兵，署都司高攀龙仍带领弁兵前往各要隘防堵。奴才谆囑勿以江西匪徒已经扫除宁贴，稍存大意，致有意外之患。较阅邵武官兵讫，十七日，奴才因思各处地方均已宁贴，派拨防堵各官兵，现仍飭令实力巡緝，似不虞有罅漏，且查时值隆冬，泉州地方亦甚紧要，奴才自未便逗遛，是以即行回署。其宁化等处堵获逃匪数名，应听署总督臣李殿图提省勘办，合将奴才督飭弹压及汀州、邵武各地方宁谧缘由，谨附片具奏，仰慰圣怀，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八年十二月（日缺。）

（朱批）：览奏俱悉。

谕江西巡抚秦承恩速奏广昌

等县天地会起事缘由

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西巡抚秦，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秦承恩自本月初七日奏到广昌县及宁都、石城等处邪匪滋事，经官兵扑灭一案后，迄今半月有余，未据继有奏报之折，殊不可解。此案前据秦承恩奏称，地方文武于得信之后，督率乡勇分投斩捕，共歼获匪犯廖干周<sup>①</sup>、李步高，宁都州首犯胡仪书俱行杀毙，又生擒石城首犯李奇天，现在分别审办，并搜拿余匪等语。邪匪等聚集滋事，自必有启衅根由，急应详悉讯究。此时为首各犯虽多经歼毙，尚有李奇天一犯系属生擒，况前后歼获人数多至一千一百余名，其中人证甚多，秦承恩何难将该犯等确实讯明，将大概缘由先行驰奏，即欲分别办理，亦尽可一面录供奏闻，一面再分别定拟，岂必欲俟定案完结时始行具折耶！该抚前此折内，称现在搜捕逃匿余匪，如果此时业经搜捕净尽，固应具奏，即或搜捕未完，尚有一二逃匿之匪，更应将实情迅速奏闻，乃待之多日，奏报杳然，竟不知现在情形如何，岂不增人疑惑？秦承恩曾经办理军务，并非全未更事之人，伊前此获咎后，经朕加恩录用，乃于此等地方要务，并不上紧赶办奏报，太属延缓，秦承恩著传旨申飭。此旨到后，如秦承恩业已发折在途则已，如尚未发折，即著迅速查明此案起事缘由，及李奇天要犯确供，并现在余匪曾否捕获净尽，地方是否宁谧，前此所谓之兵业经撤回与否，遵照前降谕旨指出各条，一一详悉声明，由四百里复奏。如别有紧要情节，即用五百里亦可，毋得稍蹈隐饰懈缓，致干咎戾，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sup>①</sup>亦作廖广尚——编者。

##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广昌等县

### 天地会起事缘由折

嘉庆八年十二月初八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三品顶戴臣秦承恩跪奏，为申明邪匪分别办理，地方宁静，起身回省，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昌、宁都、石城三州县邪匪滋事，该管文武员弁，鼓励乡勇，已将首从逆犯，先期扑灭。其生擒匪党，及在逃余犯，经臣奏明，督同护赣州镇花连布，臬司衡龄暨各委员驰往搜捕审办，计先后获犯五百九十一名。内因伤病故者四十九名，现犯五百四十二名，连夜分别研讯。缘江西各属邪匪蔓延，始于奸民吴子祥编造大乘、大成经本，在于贵溪、安仁、临川、广丰、弋阳、铅山等县诈骗愚民，并传授福建建宁县民李凌魁为徒。吴子祥故后，李凌魁复遇福建邵武县民吴韬传授天地会内暗号，因另造阴盘、阳盘名目，暗藏天地二字。转传江西广昌县民赖达忠，石城县民廖干周、李奇天，宁都州民李步高、胡仪书、王定珍入教。李凌魁自称系后唐天子转世，传有秘诀四句：天空降下一炷香，一半阴来一半阳，若得阴阳归一处，寅卯时中坐朝堂。密为煽诱，欲于子丑年间起事。嘉庆八年七月内，福建省拿获李凌魁正法，廖干周等均各叹息，互相商谋，妄称嘉庆八年十月十二日亥时，系癸亥癸亥癸酉癸亥，为万水朝宗之日，竖立唐天子旗号，私造如意图书号票，分给徒众，转散纠人。又以会合之时，有同教素未谋面，彼此不知姓名者，总用朱画三×白布包头为记，议定廖干周、李步高、赖达忠等在于广昌、宁都、石城及与福建连界犬牙交错之姚坊地方，竖旗起事。李奇天等各在所住村庄竖旗纠人，

前往接应。各带矛头、短刀、竹枪，先抢广昌县驿前堡，以为巢穴，众俱允从。廖干周之徒徐先保等转纠同教三百四十余人，李步高之徒温志贴等转纠同教二百余人，赖达忠之徒赖汉魁等转纠同教三百余人，李奇天之徒李鸾高等转纠同教二百余人，胡仪书之徒陈顺明等转纠同教二百余人，王定珍之徒官茂文等转纠同教二百八十余人，约共一千五百余人。廖干周自称大总管，李步高、赖达忠、李奇天、胡仪书、王定珍为大头目等，候临期举事。不期十月初八以后，该州县连日大雨如注，廖干周、李步高、赖达忠等同至姚坊聚集，到有四百余人。李奇天、胡仪书、王定珍并所约匪党，均为大雨阻隔，以致不能如期毕至。廖干周等十二日亥时，在姚姓宗祠祭旗，即被大风将旗吹折，各犯胆寒心怯，思欲暂时散归，另行择日起事。适驿前堡绅耆士庶先期探知，赴县具报。该地方文武，亦已差探得实，即密谕该绅士等雨夜团集乡勇，严密防范。地方员弁亦即于十二日夜，带领兵役前往。十三日早，驿前乡勇探知兵役已到，俱各奋勇争先，前往掩捕。该匪等猝不及防，踉跄抵敌，经乡勇奋力剿杀，登时歼毙赖达忠等五十七名，生擒赖汉魁等一百零四名，兵勇受伤十九人，乡勇阵亡四人，余匪纷纷逃窜。（朱批：另有旨。）各卡乡勇遇有白布裹头及收藏号票、旗帜之犯，查拿截杀。又歼毙二百六十三名，陆续擒获送官者二十三名。其宁都、石城二属，为雨阻隔，各犯有率领徒众前赴姚坊会齐者；有探知廖干周等业已打败，中途潜回者；有甫在村中竖旗即被族邻查知者；以及姚坊打败逃回各犯，因该州县文武员弁已有风闻，分派兵役，密谕乡勇沿路设卡防范，贼势不能联络。乡勇人等，见有白布裹头，携带军器，及搜获逆词旗号，查拿截杀，计宁都州境内歼毙二百五十六名，陆续擒获送官者三百一十八名，受伤乡勇六人。石城县境内歼毙三百六十

名，陆续擒获送官者一百二十九名，受伤乡勇二十三人。此外瑞金县拿获十名，永丰县拿获六名，福建建宁县拿获解送归案审办一名，尚未解到者八名。臣率同臬司衡龄自广昌、宁都、石城等州县安抚居民，委验被杀尸首，并提现获各犯，逐加研讯，各供前情如绘。诘其同教匪党，实有若干，是何姓名，籍贯有无线索稽考。据供乡野愚民，多不识字，或有粗知字义之人，诱其避难求福，信从甚易。且量力出钱安根，多寡不较。既不择地，又不择人，随时传习，此去彼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辗转分诱，实不能指出确数若干，是何姓名、籍贯。并无线索稽考，反复究诘，隔别熬审，众供吻合，似无遁饰。

查律载凡谋反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又例载妄布邪言煽惑人心者斩决。又例载左道煽惑为从者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各等语。廖干周、李步高、赖达忠、李奇天、胡仪书、王定珍于李凌魁正法后，不知改悔，辄敢纠众滋事，实属罪大恶极，均应照谋反不分首从凌迟处死律，皆凌迟处死。赖汉魁等七十九名，传播妖言，煽惑人心，俱照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例，拟斩立决。以上各犯，罪不容诛，未便稍稍显戮，已于讯明后，派委臬司衡龄，会同臣标中军汤相，恭请王命，先行正法，分别枭示，以彰国法，而快人心。廖干周、李步高、赖达忠、胡仪书先经兵勇格杀，李奇天受伤后，在监病故，仍均戮尸枭示，照例缘坐。许青福等三百一十六名，听从纠约，事尚未成，均照左道煽惑为从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分别刺字，即行起解，毋庸久留拥挤。此外尚有一百余名，俟质讯明确，分别保释。各犯均以白布裹头，原为自别党类。而绅士乡勇即视头裹白布之犯，擒拿截杀，百不失一，实属天威其魄，不使稽诛。虽仓卒之际，无从辨别姓名，质之现获各犯，供称实无妄杀情事，亦无尸亲出而申诉，毫无疑



义。福建盘获逸犯，均搜出身带白布头巾，确凿有据，应即归拿获。地方审办不必往返押解，致有疏虞。此后窜匪，断无敢将白布头巾存留自取败露之理。再有盘获，如审系自认同谋助逆者，即行正法。悔悟逃匿者，照例发遣，不必更以白布头巾定其真伪，以免诬拿。其或事后潜回，为亲族邻里拿获者，责令送官审定，明正典刑，不许私行擅杀。至事发之后，亲属自将入教子弟杀毙，并捆绑送官，或本犯已经畏罪投河自缢者，宽其父兄约束之罪，概免株连。各犯所管保长，是否通同容隐，查明分别治罪。该犯等系在姚姓宗祠祭旗，查江西民风，同姓建立宗祠，往往滋事。曾于乾隆二十八年经前抚臣奏准，分别城乡，酌留改拆。今姚姓宗祠，既有匪党停留，其乡僻寺庙亦必有似此藏垢纳污者，一并拆毁入官，绝其托足之所。各犯带伤进监身故，均系逆党，管狱官免其查参。起获军器、旗帜、白布包头、符咒，分别销毁变价。吴子详原编经卷，本无违悖语句。乾隆四十八年荷蒙高宗纯皇帝省释后，旋即身故。迨后各徒众默写原经，诳诱骗钱。有将原经内佛祖、老爷字样捏为老爷教者，有将原经内观音老母字样捏为老母教者，暗中传习，相沿至今，已逾二十余年，种类虽多，尚皆安静。该管地方官只可徐徐化导，令其改悔（朱批：是。）毋事纷查，致滋惊扰。李凌魁捏造阴盘、阳盘教名目，妄称传留秘诀，引诱悖逆，以致愚民被惑，肆行无忌，流毒生灵，神人共愤，已经福建省拿获正法，亦毋庸议。贼匪蠢动之时，惊避良民，均已复业。且旋起旋灭，并无一人受害，而该匪等定期滋事，大雨如注，匪党隔截，无从联络，不能如约而至，此皆我皇上爱养黎元，感格上苍默佑所致。万姓欢呼，同声感诵。臣于经临之时，绅耆老幼，执香跪求，咸称已获各犯，恳请尽法惩治，勿留遗孽。臣以情重各犯，业已骈诛，经此一番惩戒，匪徒自必丧胆。情节稍

轻之犯，仰恩天恩，贷其一死，发遣远地，足昭炯戒。圣人在上，魑魅潜消，毋事尽人而诛，绝其自新之路，推诚开导，该绅士等咸知领会，甚为欢欣感戴，仍令藩司先福、臬司衡龄刊刻粗浅告示，分派干员，恭赉圣谕广训，亲赴各州县村落，挨家逐户，化导劝谕，便中相度地势，面为指示，令其守望相助，昼夜巡防，务使萌蘖不生，根株永绝，统俟查竣，如果承办之员认真出力，著有成效，再同此次在事文武员弁，分别功过，另行专折具奏，以昭惩劝。阵亡乡勇赖从龙、许国典、赖兴荣、赖华旦四名，臣已照例赏恤，仍遵旨于昭忠祠内设立牌位，以妥忠魂。兵勇受伤者，按照等次分别赏银医调，务期痊愈。乡勇内有擒拿首逆者，优加赏赉。奋勇出力者，酌赏银牌。各州县绅耆士庶，派明大义，协力同心，富者捐貲，贫者出力，争先效命，众志成城，旬日之内，扑灭匪徒，洵堪嘉尚，另容查明具奏，恭恳圣恩，分别奖励。兵丁归伍后，各路台站以次卷撤，除备录各供咨部，并将起获贼匪布旗、号票、编造逆词咨送军机处外，所有审拟缘由，另缮名单，恭折驰奏，伏乞皇上睿鉴。

再，臣拜折后，即同臬司先后回省，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嘉庆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谕闽浙总督玉德等务须

严拿吴韬等人

嘉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玉，嘉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前因秦承恩奏审办江西奸民赖达忠等传习邪教一案内，有闽

匪吴韬、杜世明、宁金鳌三犯，并吴子祥一犯，是否身故，已降旨諭令玉德密查严缉矣。今据刑部将秦承恩所讯各犯供词进呈，阅首犯王定珍供内，据称向同廖干周等五犯在福建建宁县生理，于本年二月会遇李凌魁传授口诀、口号，入阳盘教，并称子丑二年同教有难，可以起事。七月间，李凌魁被建宁县拿获正法，该犯等始各自纠众起事等语。李凌魁籍隶建宁，廖干周等均系在建宁会遇传教，看来此案邪教竟倡始于建宁地方。吴韬、杜世明、宁金鳌等犯，自必在该处附近潜匿，该督当亲赴建宁暂行驻扎，严密查拿，务将该三犯迅建弋获，按律审办。其吴子祥一犯，如实未身故，查有踪迹，亦当侦缉务获，归案办理，此外不必多事追求，致有株连。惟当出示晓谕，以首恶李凌魁等倡立邪教，骗惑愚民、诡称子丑年同教有难，可以起事，今未交子年，而各首犯等均已就获伏法，可见系属妖言惑众，尔等良民，各当安分守法，勿为邪教所愚，致蹈法网。如此剴切晓谕，即从前误经传习者，均可改悔自新，即不致罹罪多人，亦属有裨风教。但吴韬等犯必须即时访获，方可破其邪说，若迟至未年，该犯等必仍以子丑年可以起事之语，煽动勾结，恐复有堕其术中者。该督务须飭属速将各犯严拿务获，早行办结为要。

再，此案各犯，自因李凌魁被获正法，众心始各涣散，前次拿获该犯之署建宁令谢坛，尚属留心能事，该督等未经奏请加恩，著即查明保奏，候朕施恩，以示奖励，将此由三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闽浙总督玉德奏宁金鳌

已解省质审折

附：宁金鳌供词笔录

嘉庆九年正月十四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跪奏，为匪犯宁金鳌已经就获，（朱批：好。）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衢州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嘉庆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传：本日据秦承恩奏，江西奸民赖达忠、廖干周等多系福建奸民李凌魁传授邪教，徒众尚多。现有杜世明、宁金鳌二人密约蠢动起事，其传教之逸犯吴子祥、吴韬二人，现据秦承恩折内有吴子祥身故之语，著玉德查明是否确实，并飭属留心严拿，务期必获。如一经就擒，即讯取确供具奏。至拿获李凌魁之署知县谢坛，据实具奏，候降恩旨等因。钦此。钦遵寄信前来。仰见皇上绥靖地方，不留余孽，微劳必录，鼓励人才之至意。臣跪读之下，不胜感激钦服。臣当飞飭邵武府富明阿、参将庆熙派委干练之员，密访查拿去后。旋于途次接据委巡边界之参将索贵禀称，查阅边境，由建赴汀，途遇一人形迹可疑，细加盘诘，据称系江西宁都州黄知州家人陈云，因匪首王定珍供出有匪犯宁金鳌，系李凌魁妻舅。杜世明系李凌魁伪军师，现未弋获，差至闽省访查等语。索贵一得此信，随即飞移建宁县知县任子宗，并札署都司高攀龙、任子宗，又约会前任知县谢坛选拔兵役前往访拿。索贵于十三日驰赴建宁，知宁金鳌已被营县拿获解省等情，并据邵武府富明阿抄录犯供具禀到臣。臣查江西抚臣秦承恩奏称，系该匪等密约蠢动。今宁金鳌供认许南耕寄信叫往一同起事等语，则宁匪之是否

听从纠约，许南耕来信最为紧要关键，未据讯追。杜世明是否与宁金鳌商同起事，亦未讯及。供情尚多疏漏，该犯已经解省，容臣回署，另行讯明办理。至杜世明一犯，现在访系邵武县禾坪乡人，臣已派委邵武府富明阿、参将庆熙督同前署建宁县谢坛、署都司高攀龙严密查缉，务期必获。吴子祥，吴韬二犯，系李凌魁案内供出逸犯，吴韬系闽省邵武县人，吴子祥系江西贵溪县人，早经通饬府县查拿，因远扬他省，未能弋获。今江西省奏称吴子祥已经身故，该犯于何年月日病故，尸棺埋葬何处？闽省无可确查，俟咨查江省原籍，方能得其的实。臣仍饬属一体严缉，不使漏网。其汀州府与江西连界之处，现据汀州镇德克精额禀报，经提臣颜鸣汉派委游击陈起凤、守备廖振雄带兵巡缉，甚为严密。所有避难小民，闻原籍安静，俱各归业，本省民情极其宁贴，毋庸再行委员等情。汀州府李明心所禀，均亦相同。臣仍札饬该游击等，加意巡防，毋稍疏懈。查前经拿获首犯李凌魁之署建宁县试用知县谢坛，该员人本强干，缉捕勤能，今又缉获江西咨查要犯宁金鳌、罗举廷二名，尚属留心地方，相应据实具奏，听候恩旨。臣于拜折后，妥为部署，于正月间起身回省，会同抚臣李殿图将拿获之宁金鳌等各犯，详细质讯，分别定拟，另行具奏外，所有宁金鳌一犯，已经缉获，并臣到邵饬属访拿要犯，及闽省民情安贴缘由，恭折具奏，合先抄录宁金鳌初供，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嘉庆九年正月十四日奉朱批：即有恩旨。欽此。

#### 附：宁金鳌供词笔录

据宁中才即宁金鳌供：年三十岁，建宁县人，在宁家源居住。

父亲宁尊三，母亲已故，弟兄三人，小的第二，尚未娶妻。小的自幼学裁缝，后学唱戏，在外游荡。嘉庆三年，李凌魁娶小的堂姊为妻。六年，记不清月日，小的自外回来，李凌魁叫小的替他督同雇工耕种，随著吃斋，就拜罗真即罗克俸徒弟龚先为师。龚先给有恩本经一本，父亲宁尊三、哥子宁金魁们因小的游荡入教，不许回家。小的并未转传徒弟。本年三月内，李凌魁犯案，小的害怕，把恩本经烧毁，逃往江西贵溪、河口等处唱戏。十月十一日，有石城县长铺里人温幅拿许南耕书信，叫小的同往起事。十二日，小的在将军殿起身。十三日，走到陈坊地方，闻知廖干周们都已败事，小的就逃往建昌府属避匿；因闻查拿严紧，到本月初四日，悄悄回村躲在山洞讨吃，就被县主同营官押令父兄搜获的。那罗真即罗克俸前因李凌魁破案，已被县主拿获解省去了。龚先是邵武县禾坪人，如今逃往何处，小的实不晓得。是实。

### 闽浙总督玉德奏办理

#### 李凌魁案等情折

嘉庆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跪奏，为遵旨亲赴建宁县暂行驻扎，密拿要犯并剖切出示晓谕各缘由，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到邵武后，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嘉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中略）<sup>①</sup>臣查杜世明、宁金鳌约期起事，吴韬又系传授李凌魁邪教之人，均属罪不容诛要犯，除宁金鳌一犯已据建宁县拿获解省，经臣恭折驰奏在案。伏查该犯等妄播妖言，煽惑愚民，

<sup>①</sup> 上谕见本册——编者。

若不明白示谕，实不足以破其邪说，当即遵旨以首恶李凌魁等倡立邪教，骗惑乡愚，今未交子年而李凌魁等先已早正刑诛，是该犯等之妄布邪言，希图骗诱，显然可见。随剴切出示晓谕，分发邵武、汀州、建宁三府所属各县，飭令于城乡市镇遍行张贴，务使家喻户晓，以期愚民感化，改悔自新。臣又因时届新正，恐前派守口各将备防堵疏懈，复委参将索贵驰赴与江省接壤各要隘严密稽察，并令亲至李凌魁所住村内密加询访，有无匪徒潜踪，并察看该犯家中行迹去后。兹臣于初六日，亲至建宁县，已据该参将李凌魁之妻宁氏、妾谢氏带至县城，经臣亲加研讯。据李宁氏供年四十岁，嘉庆三年改嫁李凌魁为妻，未生子女，平日抱养一子，年甫五岁。夫妾谢氏，年二十一岁，生有一子，才得数月。丈夫李凌魁在家时，常有江西及本省的人来往，小妇人并不知道他们姓名住处，只有宁金鳌系小妇人堂弟是熟识的。上年三月李凌魁犯案被县官拿去后，那些同教的人都没有到过小妇人家里。所问的杜世明们，小妇人实不知道等语。质讯谢氏供亦相同，并与索贵访问无异。现将邵武、建宁、宁化等县及委员谢坛等，先后拿获在江省听纠起事逃窜来闽并与江西匪徒声息相通之温正顺、吴以作、刘起凤、何老二、杨通仕等十余犯，（朱批：好。）除已经解省外，其余供情尚属游移。臣已飭令委员解省发交臬司质讯明确，归案办理。仍严飭各该地方文武不动声色，严密踪访侦缉，务将杜世明、吴韬等各要犯迅遍就擒，早正刑诛。臣仍暂驻旬余，俟过上元节后，再行起程回省，其时已在开篆以后，臣亦得将题咨各案赶紧清理，并可会同抚臣李殿图，将解省各犯研审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再，臣自邵武至建宁沿途察看情形，闾阎熙皞，地方宁谧，洵足仰慰圣怀。所有臣遵旨亲赴建宁县暂行驻扎，并拿获各犯及地方宁静缘由，谨恭折复奏，伏祈皇上睿鉴，

谨奏。

嘉庆九年正月初八日。

嘉庆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福建巡抚李殿图奏审拟吴韬等人折

附：吴韬供单

嘉庆九年二月初四日批 军录

福建抚巡臣李殿图跪奏，为遵旨审讯江西逃匪情形，及续获逸犯吴韬等，恭折具奏，仰祈睿鉴事。

窃照闽省拿获江西逃匪杨学元等，提省审办缘由，经臣缮折具奏。兹于本月初九日，承准廷寄钦奉谕旨：前因秦承恩奏称，此案匪犯杜世明、宁金鳌二名，及逸犯吴韬，均未就获。业经降旨，谕令玉德等严拿务获，并将逸犯吴子祥是否身故之处确查具奏。此时玉德尚在建宁，如所获各犯，业经解省，即著李殿图提集审明，按律办理等因。钦此。寄信到臣。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除奸惩恶之中，仍寓矜恤愚民，抚绥善良之至意。现在督臣玉德住扎建宁县，臣即恭录谕旨，飞咨督臣，一体钦遵外。臣查宁金鳌一犯，于未准江西咨缉之先，已据建宁县拿获，并获李凌魁案内逸犯吴以作即吴尔作，及熊年右即熊愿如，钟文洪三犯，经臣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折奏闻在案。嗣据汀州府李明心、宁化县侯典禀报，据该县生员李绍基等拿送匪徒僧志明、李祖发、王仁、吴贤、张宁、陈盛、李又春、李玉等八名，录供押解至省。又据建宁县报获江西逃匪刘起凤一名，兹据邵武县房永清禀报，访得李凌魁等案内首犯吴韬，躲匿建阳县拿坑地方，当即带同线目，星夜驰赴该处，于正月初六日拿获该犯吴韬，押带回县。讯



据供认传授已获正法之李凌魁、郑得源、高廷彩入会不讳。督臣玉德现住建宁，自可飭提吴韬、刘起凤及未解省之钟文洪等，就近审办。其已经解省之宁金鳌……等十七犯，及黎玉堂等九名。经臣率同司道，逐加研讯，或径认入会，随同起事，或仅止买经吃斋，或听纠欲往江西入伙，闻败逃归，供情稍有避就，罪名出入攸关。且该犯等多变易姓名，非设法旁质，难以得其实情。即如宁金鳌一犯，供认廖干周差温复约往滋事，中途闻败逃归。而江西原咨系与杜世明密约王定珍等起事一节，坚称并无其事。黎玉堂等九名，前供仅止买经吃斋，内谢贤助一犯，经臣等审出听从廖干周寄信，约同前赴江西滋事，所有口诀，均能默诵。僧志明、李祖发领有廖干周号票戳记，供犯多名，均须彻底根究。臣惟有仰遵圣训虚衷研鞫，不敢遽用刑求，亦不敢稍有疏纵，致留余孽。又，吴韬一犯，系李凌魁之师，尤关紧要，若督臣玉德在邵郡审出别情，或录供互相质对，或带省归案办理，一经究讯明确，即遵旨按律定拟。惟时督臣玉德如已访办完竣回省，臣即会同办理具奏。至杜世明一犯，亦已据邵武县房永清稟根，访获杜世明之甥徐如辉，及曾拜杜世明为师之曾致标到案。讯据供称，杜世明前在江西石城县温礼德家，十月间随同廖干周等起事，被官兵杀败逃走等情。除移知江西抚臣，并飞飭该县密差妥役，前赴江西会同石城县查拿务获解究外，合将现讯逃匪情形，并拿获吴韬等犯，先行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

再，緝匪兵役，果能出力查拿，即遵旨重加奖赏，或有形迹可疑，拿获到案，速行讯释。若系妄拿扰累，即时严行惩治，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九年正月十二日。

嘉庆九年二月初四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 附：吴韬供单

据吴韬供：年四十三岁，邵武县人。父死母在，并无兄弟妻子。嘉庆元年四月间，小的在建阳县岗坊村遇着素识的浦城县人温有龙，邀小的入天地会。他说会内的人最有意(义)气，到处皆有照应：无人敢来欺侮。小的随拜温有龙为师，传授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暗号，送给温有龙番银三圆，随各走散。小的回家后起意传徒骗钱，随处纠人入会。六年四、五月间，在崇安县星村地方，先后纠邀李凌魁、高廷彩、郑得源入会，各送小的番银一圆。此外尚有入会的人，俱系随来随去。小的共得过番银数十圆，徒弟姓名、拜会次数，实在记不清楚了。八年三月间，听说李凌魁破案，小的就往各处躲避，那温有龙是嘉庆三年间，被建宁府拿获解省审办，就病死在监内的。上年十月里，江西廖干周们聚众滋事，小的并不在场。是实。

### 闽浙总督玉德奏审拟宁金鳌等人折

嘉庆九年二月二十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拿获江西省从逆逃匪及闽省入教各犯，申明分别办理，恭折具奏事。

窃臣玉德钦奉谕旨，驰赴建宁县地方暂行驻扎，严密查拿江西匪徒滋事案内要犯宁金鳌、杜世明及李凌魁之师吴韬等，迅速弋获，按律审办等因。查该处山路纷岐，在在与江西接壤，经臣选派员弁，兵役改装易服，分投严缉。嗣据署建宁县谢坛同新任建宁县任于宗，守备高攀龙拿获宁金鳌一犯，并邵武县房永清拿获吴韬一犯；又据汀州府李明心率同宁化县侯典报获杨学元、温

日和、温正顺、官世有四名，搜有白布号票等件；并据汀州府李明心续获朱士惠、张青隆、李岳宗、僧应辉、钟伯林、李英赐、黄玉川、黄茂林八名；又据宁化县禀，生员李绍基等获送僧志明、李祖发、王仁、李五、张宁、吴贤、陈盛、李又春等八名；并在僧志明庵内搜出号纸木戳；并乡耆黎朝继等获送本村念经吃斋、屡劝不悛之黎玉堂、余鲁沾、余正南、余应林、余应奉、余应坚、谢贤助、周傅、张应庞九名；又据署建宁县谢坛禀获吴以作即吴尔作、罗举廷、张声年、杨青莲、刘起凤、熊年右即熊愿如、杨通仕、钟文洪、吴三仔九名；又据建宁府彦布督同建阳县左寅访获吴邦显、王新仔即王兴仔二名；又据邵武县房永清拿获何佬二、曾致标、江图兴、吴子明、胡恒仁五名；又据将乐县赵锦章报获陈细毛一名，又宁金鳌供出罗真即罗克俸一犯，先于审办李凌魁案内，审系吃斋诵经，拟徒在案。除杨学元……六犯，先后在途在监病故外，共犯三十五名。其续获之朱士惠……八犯，俟提解至省，另行审办。臣玉德于正月二十七日回省，即据藩臬两司审拟招解前来，随率同藩司裘行简、署臬司赵三元、署福州府张采五提齐各犯，连日隔别研鞫。

缘僧志明一犯，系已故之官九招同往拜江西石城县人廖干周为师，入阴盘教，传授经本，吃斋诵习，转传现获之王仁、李五、朱士惠、李岳宗，及在逃之李开泰、官进幅为徒。廖干周等在江西起意竖旗滋事，写信约该犯前往分给号票，嘱令纠人往助，该犯允从，私刻图记，逼胁王仁、李五、朱士惠、李开泰、官进幅等前往，王仁等五人行至中途畏惧逃避。该犯前赴姚坊，经廖干周派为副总管，随同竖旗，事败逃回。

又宁金鳌即宁中才一犯，系已获正法之建宁县民李凌魁妻弟。李凌魁，创立阴盘、阳盘会名，煽惑乡愚，宁金鳌亦随同吃斋念

经，入阴盘教，李凌魁因宁金鳌系伊妻弟，不便以师徒相称，即派在入教未获之黎羹先即羹先名下为徒。嘉庆八年四月，李凌魁破案到官，宁金鳌畏罪与同教未获之杜世明逃往江西，在白石镇地方与赖达忠会遇，邀令该犯等同赴廖干周家藏匿，与廖干周、许南耕交好，宁金鳌在石城广昌附近地方唱戏糊口，仍与廖干周不时往来。十月十一日，廖干周令许南耕寄信该犯，令其赶赴姚坊地方会齐，竖旗起事，分给白布包头一块为记。该犯宁金鳌闻信前往，因正值大雨，不能遵行。十三日，至陈坊地方，廖干周等已被乡勇剿杀，该犯随即逃回被获。

又，吴以作即吴尔作一犯，先拜李凌魁为师，入阳盘会，传授手诀口号，该犯转传现获之刘起凤、何佬二、吴子明、江图兴及在逃之李汉中、江迓仔、李得义、李世远八人入会，廖干周等起意滋事，有该犯同教之吴学文分给该犯白布顺刀，囑令前往姚坊帮助，该犯吴以作又在江西写信与吴子明、江图兴，囑其纠人同往，吴子明等不允，该犯独自随同滋事，因廖干周等事败逃回。

又，李祖发一犯，听从官九入阴盘教，因官九病重，将廖干周等分给号票转交该犯，逼令伊徒吴贤、陈盛、张宁入伙，至期吴贤等畏惧不行，该犯独自前往姚坊，随同廖干周等竖旗，事败逃回。

又杨通仕即塔宝一犯，先拜张凤川为师入阴盘教，吃斋念经，廖干周等滋事，有同教温清隆约该犯往助。十月十二日，至姚坊会齐，廖干周分给白布包头，随同竖旗，十三早，事败逃逸。该犯被乡勇赶上用刀砍伤晕倒，至晚苏醒逃回。

又吴韬一犯，系听从温有龙约入天地会，该犯起意传徒骗钱，随纠已获办结之李凌魁、高廷彩、郑得源并现获之王兴仔为徒。嘉庆八年，李凌魁破案到官，该犯畏惧逃匿。十月内，吴以

作在江西随同廖干周滋事，寄信该犯囑令邀约会伙，前往帮助，该犯并未前往，尚未纠得会伙，旋经获案。又罗真即罗克俸一犯，听从李凌魁入阴盘教，传授经本，吃斋诵经，该犯止传徒龚先。又温正顺……十犯，俱入阴盘教，曾致标……四犯，俱入阳盘教，均未传徒。廖干周等起意滋事，该犯等或被逼胁分受白布号票，畏惧逃避，或接受书信，畏惧不行，均未前往姚坊随同滋事。

又吴邦显、何佬二、胡恒仁、王兴仔四犯，先后入会。吴邦显因在江西唱戏，曾与廖干周比试拳棒，旋即回籍开张药店营生。何老二原籍江西，在闽省邵武县贩卖茶叶生理。胡恒仁入会后仍砍柴度日。王新仔即王兴仔因图免欺凌入会，廖干周起意滋事，该犯等均不知情，亦无传徒情事。

又陈细毛……十犯，先后随同念经吃斋，图消灾病，并未听从入教，廖干周滋事，亦不知情。以上各情节，经臣等反复究诘，矢供不移，案无遁饰。

查江西奸民廖干周等滋事不法，经江西省拿获首伙各犯，分别凌迟斩遣，按例定拟，并声明再有盘获，审系自认同谋助逆者，即行正法，悔悟逃匿者，照例发遣具奏在案。又，查律载谋反大逆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又，例载妄布邪言煽惑人心者斩决。又，例载左道煽惑为从者，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又，名例载一家共犯罪坐尊长各等语。此案僧志明一犯，始则听纠入会，继复商同谋逆，私刻图记，辗转纠人，实属怙恶巨魁，合依谋反大逆律凌迟处死；宁金鳌、吴以作、李祖发、杨通仕四犯入教传徒，同谋助逆，与江省奏办赖汉魁等情罪相等。吴韬一犯，传习天地会煽惑人民，均合依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稽诛，臣等于三十日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署臬司赵三元、福州城守副将明德将僧志明等六犯绑赴市曹，分

别凌迟斩决，仍传首犯事地方悬示，以昭炯戒。查谋反大逆律应缘坐，今僧志明系自幼出家，并无亲属，例得免其缘坐。温正顺……十四犯被胁入伙，旋即悔悟逃匿，罗真即罗克俸一犯，入教后仅止传徒糞先，吃斋念经，别无不法情事，应与温正顺等均照左道煽惑为从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吴邦显……四犯，讯系图免欺凌入会，均未传徒滋事，亦照左道煽惑为从例，发遣为奴，俱照例刺字。又陈细毛……六犯，均讯止吃斋念经，图消灾病，与实在左道为从者有间，均请于左道为从遣罪上量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均到配折责安置。余正南……四名，均听从余鲁沾吃斋念经，希图消灾治病，并无别项不法情事，业已罪坐尊长，应请将该犯等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再加枷号一个月，满日折责，交保管束。无干人证，概予省释，以免拖累。失察各父兄牌保，查拘分别发落。杨学元、温日和、李五、陈盛、吴三仔、钟文洪六犯，业经病故，应毋庸议。该犯等或带病进监，或起解中途先后身故，业经验报讯明，提禁解役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均毋庸议。监毙职名并免开参。

至杜世明一犯，虽据曾致标供指尚在江西潜匿，恐其日久逃回，臣等仍严飭文武员弁不动声色，严密访拿，务期弋获解究，以净根株。其仅止图消灾病，吃斋念经，如能悔悟自新，及具结投首者，并请免其治罪，以仰副圣主如天之仁。至宁化县生员李绍基等查有匪徒僧志明等潜匿，即行拿送，尚知大义，应否量加宽宥之处，出自皇上天恩。所有申明办理缘由，除备录全案招供，并将起获木戳、号票、号布、经本咨部查核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并摘录紧要供单敬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九年二月初三日。

嘉庆九年二月二十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廖干周王添组  
等竖旗起事折

嘉庆九年四月十六日批 朱折

江西巡抚臣秦承恩跪奏，为续获逆匪，审拟具奏，仰折圣鉴事。

窃照福建奸民李凌魁，本系江西奸民吴子祥之徒。吴子祥故后，李凌魁捏造阴盘、阳盘教名目，转传江西广昌县民姚发，及石城县民廖干周等。上年春间，江西访获姚发，究出李凌魁，咨明福建获案正法。廖干周等借称报仇，纠众竖旗滋事，经臣督同文武兵役、绅士人等剿办完结。并查明吴子祥身故已逾二十年，所传徒众除李凌魁捏造阴盘、阳盘教名之外，有就经内佛祖老爷字祥，称为老爷教者；亦有就经内观音老母字祥，称为老母教者。蔓延已久，现俱安静，只可徐徐化导，毋庸纷查惊扰，附折奏明，并将搜获逆旗恭呈御览在案。查旗内上写唐天子三大字，下写瑞忠法中皇五小字，甚为狂悖。臣因廖干周业经剿杀，提讯生擒各犯，金供李凌魁平日自称为后唐天子转世，今为李凌魁报仇，是以旗上书写唐天子。至瑞忠法中皇五小字，助逆各犯多不知其意义。惟王定珍供称，廖干周未经起事之先，因贵溪县老母教内首犯王添组自称弥勒佛转世，可以号召众人，曾往商谋，瑞忠法中皇即系王添组名号等语。臣以阴盘、阴盘教匪克期荡平，民心甫定，固不便将安静未动之老母教接续查办，致令匪众惊疑，激而走险。但王添组既于旗内列名，必系最要之犯，若任其潜滋暗长，养痍不治，日久必溃，如能不动声色，（朱批：是。）设法钩致，

除其首恶，余党自知敛迹，则只须一牧令数快捕之力，事不劳而易举，方为妥善。随密飭臬司衡龄，相机慎密查办去后。兹仰荷圣主威福，已将王添组设法拿获（朱批：甚好。），并在该犯家内搜出旗式底稿，及同教匪徒曾启三、周仲祥、王添保一并押解来省。臣率同布政使先福、按察使衡龄、盐法道刘运、署南昌府知府麟喜，九江府知府田文龙，逐一研讯。

缘王添组即王瑞忠，籍隶玉山，向拜贵溪县人何若为师，传习吴子祥经忏。因经本内有观音老母字样，称为老母教。何若犯案发遣，王添组迁居贵溪县地方，捏称弥勒佛转世，闭目打坐能知过去未来，人有灾难，从教吃斋，就可解救。又有同教匪徒曾启三、周仲祥，随同附和，哄人骗钱。周仲祥又自称两眼望天，能见诸佛十八罗汉下界，扇惑愚民，均无别念。嘉庆八年，石城县民廖干周欲代李凌魁报仇，商谋竖旗举事。因王添组素称弥勒佛转世，可以号召众人，即于九月内潜赴贵溪县王添组家，恳其纠人帮助，许以将来在贵溪县正一真人所居之上清宫，封为教主。王添组允从，因恐泄漏，不敢预行纠人，与廖干周密相计议，于旗上书写唐天子三大字，以见为李凌魁报仇之意。将王添组名号书写瑞忠法中皇五小字，隐寓该犯暗中辅助，当向曾启三、周仲祥告知，写出旗式，令曾启三照写白布大旗二面，交廖干周持去旗式，留存王添组家。随后廖干周又令同教王添保至王添组家，通知起事日期。王添组嘱其再为探听。十月内，廖干周等在广昌县姚坊地方竖旗举事，王添组等均未同往，质之曾启三、周仲祥、王添保，各供吻合，究明此外别无知情同谋之人。反复严诘，矢口不移，已无疑义。查王添组捏称弥勒佛转世，煽诱愚民，尚无逆谋。迨廖干周恳其帮助，该犯因其许为上清宫教主，辄自称瑞忠法中皇，写入旗内，实属罪不容诛，自应比照叛逆定拟。王添



组即王瑞忠应照谋反大逆，但共谋者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曾启三代写逆旗，周仲祥知情容隐，王添保来往通信，均属助恶，应比照知情故纵者斩律，拟斩立决。四犯情罪重大，均未便稍稽显戮，审明后随恭请王命即行正法，传首起事地方示众，以昭炯戒。（朱批：甚是。）其余各教吃斋求福，安静守法，并未滋事之犯，仰息圣恩仍照原奏，容臣督同两司及各地方官剴切化导，令其改悔。现已分委干员编查保甲，刊刷粗浅告示，恭赉圣谕广训，挨村逐户讲解分散，多有自行赴官呈首改悔之人，地方极为宁静，所有设法拿获逆匪首伙各犯审拟缘由，臣谨另缮供单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嘉庆九年四月十六日批。

（朱批）：另有旨。

### 闽浙总督玉德等奏续获

濮宏诰等人折

嘉庆九年六月初十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玉德、福建巡抚臣李殿图跪奏，为审明听纠入会各犯，并究出致死叶宏有正凶，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事。

窃照闽省向有天地会匪，煽惑愚民，敛钱滋事，实为地方之害。节经严飭文武各员先后拿获李凌魁、郑得源、高廷彩等首从各犯，提省审办具奏。尚有余匪未获，节经臣等檄飭地方文武，不动声色，严密踪缉。兹据建宁府知府彦布督率浦城、建阳、崇安等县会同营员，先后拿获会匪濮宏诰即濮青佬、叶元观、濮昌汉、濮庆仔、叶均明、余行行即余贤贤、连士兴、僧莲怀、黄明

順、虞矮即虞光熙、林弗保、陈长生、謝智楷、虞普得、赵赤仔即林赤仔、王三花、翁小迓、徐四即徐弟仔等十八名。臣等行提至省，飭司审办去后。茲据署按察使赵三元督同署福州府事，海防同知张采五审拟解勘前来，臣等随提犯研鞫。

緣濮宏浩即濮青佬一犯，籍隶浦城，与已获正法之郑得源熟识。嘉庆六年五月间，濮宏浩、叶元观、濮昌汉同拜郑得源为师入天地会，传授口诀口号，各送给郑得源钱四、五百文不等。又濮庆仔、叶均明二犯，于嘉庆七年三月间入会，拜郑得源为师，传授口诀口号，各送郑得源三百文。又余行行即余贤贤、连士兴二犯，于嘉庆四年四月间，拜已故之僧行聚为师入会，传授口诀口号，各送僧行聚钱二百四十文。又僧莲怀、黄明顺、虞矮即虞光熙、林弗保、陈长生、謝智楷、虞普得、赵赤仔即林赤仔、翁小迓九犯，于嘉庆七年间，先后听从在逃之赵紫金纠邀入会，同拜赵紫金为师。又王三花一犯，拜在逃之江迓仔为师，徐四即徐弟仔拜已获结案之游效标为师，传授口诀口号，送给钱二、三百文不等。逐一研讯，各犯坚供实止听从入会，并无辗转传徒及别项不法情事。此内惟究出嘉庆六年十月初十日叶宏有被毆身死病案，濮宏浩系共毆下手伤重正凶。緣濮宏浩有堂兄濮宏锦，本系叶姓，过继濮昌衡为嗣。叶姓有公山一片，栽种树木。嘉庆六年十月初十日，濮宏锦因伊子濮七狗仔娶妻需用柴薪，欲砍公山树枝，向房长叶宏大言明，即央濮宏浩、叶元观、濮昌汉同伊子濮七狗仔前往公山砍伐。时有叶宏有出而拦阻。濮昌汉当即走回，濮七狗仔、叶元观与叶宏有争论，互毆致伤叶宏有肚腹，左后肋、右膝，叶宏有拾挑赶毆，濮宏浩上前夺挑，抓伤叶宏有咽喉，并用拳打伤其右眼胞（泡）。叶宏有扑撓拼命，濮宏浩复用拳毆伤其肚腹右边，倒地垫伤脊背连脊脊，当即殞命。以上各情均经逐加究诘，

据各犯供认不讳。吊查浦城县验讯叶宏有命案原卷，情节均属相符，案无遁饰。

查例载邪教案内为从发遣之犯，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又共殴人伤皆致命，当时身死以后，下手重者，当其重罪各等语。此案濮宏诰听纠入会，讯无传徒煽惑，应照邪教为从例问拟，罪止发遣。其共殴叶宏有身死系后下手伤重，应以该犯拟抵，二罪俱发，从重科断。濮宏诰即濮青佬应依共殴人伤皆致病当时身死以后，下手重者当其重罪例，拟绞监候。该犯本系会匪罪应拟遣之犯，又复致毙人命，情罪较重，应请旨即行正法，以示惩戒。叶元观听从入会，讯无辗转传徒及不法情事，除共殴余人罪止拟杖不议外，应与被惑入会并未传徒之濮昌汉……十七犯，俱照邪教为从发遣例，改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失察各牌保查拘照例责惩。逸犯赵紫金等仍飭严缉务获另结。

此案濮宏诰等听纠入会，经该管文武会同访查拿获解省究办，尚属认真，失察职名请免查参。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九年五月十一日。

嘉庆九年六月初十日奉朱批：三法司速议具奏。钦此。

###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续获姚京五折

嘉庆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批 朱折

江西巡抚臣秦承恩跪奏，为续获从逆逃匪，审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西上年石城县奸民廖干周等，在广昌县姚坊地方姚姓宗祠竖旗起事，其时姚姓族内从逆之姚京才当被歼毙，姚京周、姚京仁、姚振远等均经拿获正法，惟姚京玉一犯未获，该处士民同深切齿。臣以该犯既为众所认识，必不敢潜藏本境，此案匪徒本与闽匪宁金鳌等互相勾结，广昌等州县一带又与福建在在毗连，易于窜匿，必须不分畛域，设法查拿，毋俾漏网，方足以彰国法而快人心。节经密饬该管文武设法緝去后。嗣据广昌县知县彭昌运禀报，会同营弁派拨兵役，雇觅眼目，緝至福建崇安县境内，经广昌县派拨兵役，雇觅眼目，眼踪緝获解审，供认前情不讳。查匪犯廖干周等滋事案内，拿获首伙各犯分别凌迟斩遣，并奏明此后窜匪再有盘获，如审系自认同谋助逆者，即照煽惑人心斩决例即行正法在案，今姚京玉投师入教，听从纠约，随同竖旗起事，实属助逆，应照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例，拟斩立决。该犯情罪重大，未便稍稍显戮，审明后随恭请王命即行正法，（朱批：是。）传首姚坊地方示众，以昭炯戒。谨缮供单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

再，姚姓宗祠已经拆毁入官，于结案折内奏明。闽匪宁金鳌亦经咨明福建拿获正法在案。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九年六月初四日。

嘉庆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批。

（朱批）：刑部知道。

护理江西巡抚先福奏审拟吴文春折

附一：吴文春供单

附二：吴文春所藏符箓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批 军录

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奴才先福跪奏，为拿获闽省杜世明案内

纠写合同，希图滋事逆犯吴文春，讯取供词，严密查办，恭折奏闻事。

窃奴才接准福建抚臣温承惠咨会，讯据已获逆犯杜世明供出吴文春即春仔一名，系江西南丰县人，现在顺昌县仁寿地方手艺生理。该犯听从写立合同，希图滋事，不法已极。恐闻风潜回原籍，转饬一体严拿究办等因。奴才窃思此等匪徒踪迹诡秘，所供姓名住址，未必的实。该犯吴文春既经闽省讯据供系南丰县人，当即飞委妥员，驰往该县，协同地方文武，严密访拿。并通各属，一体访缉，务期弋获。随据署临川县知县秦沅禀称，遵即密加访得该县九十八都地方有吴文春一人，又名春仔，向在福建顺昌生理，与来咨吻合。当即亲身会营驰往，将该犯家属立时拿获，并搜出符篆逆字。讯据供称，听从杜世明纠入天地会，两次写立合同，授有符谶，希图纠众起事等情。奴才当即委员迎提来省，飭委在省司道，会同审讯。奴才复亲加研鞫。

据该犯供称，自幼在福建篾匠生理，嘉庆十年十一月，杜世明邀集天地会，该犯听从，转纠江贤宗入伙，一共八人结盟拜会。该犯名列第八，用白绸写立合同议约两张，都用文字排行。后来杜世明向说崇仁县西乡水口地方，有一朱洪竹，现年三十二岁，系前明后人。初生时村旁长有三株红竹，因此取名。现在封禁山外何姓木场内帮做木瓢。何姓系河口地方人，广东、福建、江西、山东吃天地会的都是要扶助他。山东有个万大哥，那里人势更强，约于明年二月十九日，山东各处同日起事。结盟后，杜世明即往封禁山附近一带各处找寻朱洪竹，并未访着。本年四月内，杜世明又约结盟拜会，连前共二十五人。又于白绸上写立合同，因以朱洪竹为主，大家以洪字为姓，金字为排行，都吃血酒。杜世明给与符谶一纸，将来起事，把做记号。五月初九日，闻拿严紧，

逃回家门，就被本县公差拿获等语。诘以朱洪竹实在下落？山东万姓是何名字？住居何处？该犯坚称系杜世明向说，并未告知细节，实不知道。再三研诘，矢口不移。查该犯等敢于光天化日之下纠结匪徒，谋为不轨，罪大恶极，殊堪发指。必须切实根究，尽法严办，以伸国法，而快人心。

现据供出之朱洪竹为此案紧要重犯，奴才现已密委尚未卸事之抚州府知府邱先德、饶州府同知黎世序、抚州营千总苏兆熊等，改装易服，驰往崇仁县及封禁山一带，并河口等处，会同地方文武，密访严拿。并囑署臬司盐法道刘运以稽查盐卡为由，前往督办，期无纵逸。至现讯供词，该犯恃无质证，必多不实不尽，应即委员解交闽省归案质究，以成信讞，而绝根株。其山东百姓及广东等省会匪的实姓名住址，奴才现已一面飞咨闽省。迅飭立提杜世明研究，前向吴文春告说一切确实情由，飞咨各该省拿究。一面密咨东省，不动声色，预先密访，有无万姓其人结会滋事。一俟闽省咨会到日，立速妥办。合将获犯讯供究办情形，先行恭折奏闻。所有搜获符篆逆字，咨送闽省，以凭查对笔蹟。谨即照钞一纸，并缮具该犯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十一年七月初九日。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附一：吴文春供单

吴文春供：年三十七岁，临川县人。小的请名如松，小名吴仲，混名春仔。父亲已故，母亲黄氏，现年六十八岁。兄弟三人，哥子如山，小的第二，兄弟如茂，妻子舒氏。小的十一岁时跟着叔父吴裕淑到福建崇安县龙角街地方学篾匠生理，以后时往时来。十七岁时到建阳县书坊街地方，拜福建人熊本曾同他妻子艾氏为

干父干母。如今现存干父，有一个抱养儿子名叫槽子，今年二十余岁。小的就在他家采茶种田，或回家带些棉布到福建变卖，或不回时即寄些洋钱银两归家接济母亲。嘉庆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杜世明到陈淑金家邀人吃天地会酒，杜世明邀了陈金奴即陈淑金、龚米仔、徐云圣即徐五仔、吴文标即黄文高、李国周，小的又邀江贤宗，一共八人结盟拜会。头名是杜世明，二名陈金奴，三名徐云圣，四名李国周，五名龚米仔，六名江贤宗，七名吴文标，小的第八。就在陈金奴家用白绸一幅写列名字，合同议约两张，都用文字排行。至用文字意思并因何不写年月，小的并不晓得，是江贤宗代笔写的。杜世明说崇仁县西乡水口地方，有一朱洪竹，现年三十二岁，系前明之后。初生时村旁长过三株红竹，因此取名，现在封禁山外何姓木场内帮作木瓢。何姓系河口人，他的木场小地名何处？实在供不出。至广东、福建、江西、山东各处吃天地会的都是要扶助他的。山东有个万大哥，那里人势更强，明年二月十九日，自山东起事，各处亦于是日同反，以放洋灯为号。那朱洪竹只有母亲，仍在崇仁县，其余并无亲人。结盟后杜世明即往河口及封禁山附近一带找寻朱洪竹，并未访着。那万大哥是山东何州县人，杜世明并没向小的告知。嘉庆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杜世明又纠邀结盟拜会，连前共二十五人，小的只记得何耕来、龚米仔、刘春华、陈妹妹仔、李德明即李老二、张佑、艾金林、连小的们八人也在内的，其余的小的记不起姓名。复又在白绸上写立合同名字，因以朱洪竹为主，大家以洪字为姓，又以金字为排行。至取金字意思，小的亦不晓得。众人都吃血酒。次日杜世明给小的符谶一纸，叫小的藏在家中，不可泄漏，小的并不识字，实不能讲出那纸上字句来历，止记得杜世明说将来兵起时，把那一道符贴在大门上，就知是同教人，便不杀戮。第二道符画在

一尺六寸布上缠头，第三腰牌式样一个，将来起事，打一银牌挂在腰间以为记认。旗号上写四字，小的只记得顺天二字。金丝提笼照样写字，夜晚悬于大门上。对联贴于门首，水口符贴于村庄路口。使起事人知道会内的人方可无事。再这会内的人有吃斋与不吃斋两种。善字号尽是吃斋，和字号俱系吃荤，小的在和字号内。其余话语，杜世明实在未向小的说过，要等起事时再向小的告知。杜世明并说在会内的人，以后每人名下要邀人十个。从此愈积愈多，小的实只邀了江贤宗并建宁县人何耕来二人入会。那吴以卓是嘉庆七年被建宁县拿获杀了，这会内吴文标就是他胞弟，因怕差拿，所以改名黄文高的。五月初九日，福建建阳县拿获杜世明，小的就逃回江西，十九日到家，只说福建患病用完银钱归家的。并未将吃会原因向兄弟妻母告知，就被本县公差把小的拿获的。杜世明给小的符讖一纸，小的送过他花钱一圆，把符讖带回家来，已被公差搜获，实无打造兵器枪炮，亦未制造旗帜。杜世明原说等他今年八月回来再行商议。此外并无不法字迹及窜来潜匿伙党，也没另有同会的人，兄弟族房都不知情。不敢妄供。

## 附二：吴文春所藏符篆

（见插页图）

大学士董诰奏议复阿林保等

审拟杜世明一案折<sup>①</sup>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军录

太子太傅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降五级从宽留任臣董诰等谨奏，

<sup>①</sup> 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所奏审拟杜世明原折之内容已全包括在本折之内，故不再录——编者。



为遵旨议奏事。闽浙总督阿林保等奏拿获江西从逆逃匪杜世明及闽省入会各犯申明分别办理一折，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奉朱批：行在刑部议奏。钦此。臣等议得据闽浙总督阿林保等奏称，窃臣温承惠前在厦门查询军务，接据署宁化县知县王鸿运禀报，购线拿获江西匪徒廖干周等谋逆案内逸犯杜世明一名，并搜出合同图记簿符等件，当飭前臬司袁秉直委员提犯至省严讯，并委藩司景敏驰赴建阳一带查拿合同内有名各犯，及咨江西抚臣一体访缉附折奏闻，并将抄送合同三纸恭呈御览，嗣奉上谕：杜世明一犯本系江西石城县廖干周等谋逆案内紧要逸犯，乃胆敢因蔡逆滋事，乘间纠集匪党来闽滋批，写立合同等项，以为煽惑人心之计，实可痛恨，着温承惠回省后即严审按律惩办，毋稍轻纵。其案内应拿各犯，着移知江西巡抚并飭藩司景敏，按名一体查拿，归案办理。所有搜获合同三纸，仍飭发交查办。钦此。钦遵移行遵照。藩司景敏行抵延平，适杜世明解经该处，随提该犯讯明合同内各犯姓名、住址，即飭该府县等查照密拿，仍令将杜世明一犯押解至省。前臬司袁秉直究明，该犯先在江西与廖干周等谋逆脱逃，复在闽省纠立合同希图乘间滋扰等情，因该犯现患重病，恐致瘵毙，经臣温承惠亲提勘审，将杜世明一犯先行正法。兹据该司景敏督率建宁等府营县陆续拿获合同内正犯龚文松、刘青华、傅七宝、江冠麟四名，并在各犯家内搜查并无不法字迹器械等件，惟于合同内有名之陈淑金家起出白绫合同一张。核之搜获杜世明合同相符。查陈淑金等各犯先已潜逃，骤难弋获，酌留所派文武各员探踪踪缉，将已获之龚文松等押带回省，会同署臬司陈观，督同福州府知府多托札审拟解勘前来。臣等随率同在省司道提犯研讯。

缘杜世明籍隶邵武，乾隆四十七年间，该犯在江西佣工，闻

知贵溪县人吴子祥有恩本经卷，吃斋念诵，可以消灾治病，随送给番银一圆，买得一本，携回陆续照抄骗人，买诵十余次。嗣闻建宁县人李凌魁亦向吴子祥买有经本，吴子祥故后，李凌魁复入天地会，因另造阳盘、阴盘名目，暗藏天地二字，愿入阳盘教者传授手诀口号，愿入阴盘教者抄传经本吃斋念诵。杜世明随往拜李凌魁为师，并与已获正法之会匪吴韬、宁金鳌、吴以作等熟识，又先后转纠曾致标等入会。嘉庆八年四月间，李凌魁破案被获，杜世明与宁金鳌逃往江西与赖达忠会遇，携赴廖干周家藏匿。九月间，廖干周等闻知李凌魁正法，与杜世明等商谋各刻图记分投纠人，竖旗起事。分给杜世明朱画三×白布一块，先期赶回邵武。正欲邀同吴韬等纠伙往助，闻廖干周等已被剿杀擒获，随即躲避。十年六月二十五日，杜世明潜赴建阳县书坊街地方，遇见吴以作等之徒龚文松、陈淑金、徐云胜、黄田宗、江元兵、李国周、吴春仔等闲谈。杜世明起意编造邪言，纠伙传播，复兴旧教，各犯允从。次日携至山内空厂，杜世明取出白绫一张，令徐云胜写立合同，用文字排行，杜世明等八人名字俱改一文字，并各画押，惟陈淑金因病先回未画。嗣杜世明闻拿严紧，在乡僻求乞度日。至十一年四月初间，复至书坊街，询知陈淑金等俱恐惹祸，不敢添纠入会之人，杜世明声言只须事密，不必害怕，随邀同陈淑金等就地纠得李德明等十七人，连前次合同内八人一共二十五人。内曾万进、曾大连二人，系宁化县知县王鸿运雇募线民，访查到彼，假投入会。是月十一日，杜世明邀同各人复赴山厂，又用白绫一张另写合同，因忆及廖干周等曾用洪万二字图记，随于合同内编写众兄弟投进万大哥洪记麾下字样，并将洪字作为总姓，金字作为排行，以取同心坚志之意。杜世明填名洪金明，龚文松、刘青华、傅七宝、江冠麟、陈淑金、徐云胜、黄田宗、江元兵、

李国周、吴春仔、李德明、江添顺、张玉初、何庚来、张右敬、江庭寿、邹景招、曾万进、曾大连等十九人，俱照杜世明填名之式，将各姓名首二字具添为洪金二字。其余合同内所填之洪金玉、洪金洪、洪金生、洪金林、洪金福五人，俱忘其本名，各犯当即画押，惟江添顺因事先回未画。杜世明因与陈淑金、徐云胜、李德明、李国周最为相好，复于十五日，五人另用红纸写立同一张而散。线民曾万进等跟随杜世明走，杜世明因贫难度，闻知洋盗蔡牵在台湾滋事，内地官兵多调赴台，欲往江西石城等处纠人来闽，乘间抢劫。囑令曾万进等同往纠约，曾万进等假意应允，并谎称先回宁化措备盘费，约在宁化淮土地方等候偕行。杜世明信以为实，曾大连仍与杜世明同行，曾万进当即赶回密禀，该县王鸿运亲带丁役并曾万进前赴截拿。二十六日，杜世明行至该县淮土地方即被拿获，并搜出身带合同图记簿符等件，禀经臣温承惠飭立臬司提犯至省究办，并委藩司驰赴建阳一带查拿党伙，附折奏闻，**欽事**偷旨，严审惩办等因。藩司景敏行抵延平途次，先提杜世明**讯明**合同内各犯姓名住址，即飭各府县查照密拿，仍将该犯解省，前经臬司袁秉直严讯，杜世明供认前情不讳，并令该犯书画押字，与合同内笔迹相符。臣温承惠查此案前据该县王鸿运具禀，杜世明有纠众滋事之语，是以派员前往查拿，以净根株。兹**讯明**该犯编造邪言，纠立合同图兴旧教，将届一年之久，其辗转纠约必不止龔文松等数名，且既欲乘机抢劫，更恐有制造器械隐谋不轨情事，未便稍有疏纵。当复逐一严诘，加以刑吓。据杜世明坚供：合同内邪言实是随口编造，龔哄动众人，实无万大哥其人。詎知立此合同之后，纠人入会转各畏惧不从，是以将及一年，三次写立合同止有二十五人，此外委无听纠同伙及制造器械隐谋不轨情事。只因穷苦不堪，闻得多调官兵赴台剿捕洋盗，欲往江西纠人

来闽乘间抢劫，尚未走至江西地界即被拿获，如果别有谋逆实据，合同内列名之曾万进、曾大连既是线民，假投入会，伊等随行多日，岂有不知，何肯代为隐瞒？质之线民曾万进供称，一闻杜世明欲往江西石城等处纠人来闽抢劫，即刻稟县拿获，并未见聚集多人制造器械各等语。反复究诘，各供如一。查杜世明本系江西廖干周等谋逆案内同谋起事在逃漏网之犯，又复编造邪言悖逆语句，纠立合同，欲图兴教滋事，不法已极，应照谋反律凌迟处死。该犯患病沉重，未便任其瘐毙，幸逃显戮，经臣温承惠提讯无异，当即恭请王命将杜世明一犯，委员绑赴市曹凌迟处死，仍传首犯地方悬示，以昭炯戒。该犯有无应行缘坐亲属，查明办理。兹提续获合同内各犯严鞠，龚文松一犯，先于嘉庆七年三月间拜吴以作为师，入阳盘教传授手诀口号。十月间该犯转传江子明、江茅仔为徒。十年六月二十六及十一年四月十一等日，杜世明伪造邪言，图兴旧教，两次纠邀该犯同立合同，填名洪金松；又，刘青华一犯，亦于嘉庆七年五月间拜吴以作为师，入阳盘教，传授手诀口号。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听从杜世明立合同一次，傅七宝填名洪金宝，江冠麟填名洪金麟，嗣杜世明欲往江西纠伙来闽抢劫，该犯等并不知情，核之杜世明原供无异，随令各犯画押，俱与搜获杜世明合同内相符，严诘委无谋逆别情，并搜查各犯家内均无不法字迹器械等件，似无遁饰。将龚文松等依例拟斩监候等因，具奏前来。

除随同谋逆复图兴教滋事罪应凌迟之杜世明，业经该抚温承惠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先行正法枭示，并查明有无应行缘坐亲属照例办理外，查例载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从者斩监候等语。此案龚文松等四犯，虽据该督等讯明杜世明欲行纠劫之处，该四犯实不知情，惟会匪听从杜世明写立合同，共图兴教，传播煽惑，应

即照邪教为从本例定拟。龚文松、刘青华、傅七宝、江冠麟应如该督等所奏，均合依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从斩监候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该督等奏称，各犯父兄及牌保是否通同容隐，查拘分别究诘；逸犯陈淑金等严飭文武各员探踪踪缉，按名务获，以净根株；线民曾万进等假投入会，首报获犯，尚属能事，业经重赏奖励，应毋庸议；合同等件案结销毁等语，均应如该督等所奏完结。逸犯陈淑金等，仍令该督等严飭勒缉务获究拟，毋使漏网。再，该督等奏称所有失察杜世明等纠立合同之地方官系建阳县知县左寅相应附参，听候部议；至购线拿获要犯杜世明之署宁化县知县王鸿运，先因另案降调，经前督臣于本案声明奏蒙恩旨，留闽以知县补用等语，恭俟命下，移咨吏部照例办理。所有臣等核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

渝江西巡抚张师诚等向吴文春  
究明万大哥其人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五日 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西巡抚张，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

先福奏拿获杜世明案内纠写合同，希图滋事之逆犯吴文春讯供查办一折，据称讯据该犯供称，嘉庆十年十一月，杜世明邀集天地会，该犯听从转纠江贤宗入伙，一共八人，结盟拜会。后来杜世明向说崇仁县西乡水口地方有一朱洪竹，现在封禁山外何姓木场内帮做木瓢，何姓系河口人，广东、福建、江西、山东吃天地会的，都是要扶助他。山东有个万大哥，那里人势更强。经先福诘以朱洪竹实在下落及山东万姓名字、住居，该犯坚称系杜世明向说，并未告知备悉。现拟委员将该犯解交闽省归案质究等语。

吴文春即春仔一犯，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纠约拜会，谋为不轨，自应彻底根究，严行惩办。但杜世明一犯业据温承惠于审明后，恭请王命凌迟处死。尚有为从之龚文松等四犯，现经阿林保等讯明，只系听从兴教问拟斩候，本日已经行在刑部核复施行。今吴文春所供情节未尽符合，如未经起解赴闽，著张师诚复讯明确，即将该犯按律办理。倘业经解闽，著阿林保等提同龚文松等质讯明晰，即将该犯于闽省办理。其所供朱洪竹在河口地方何姓木场，先福已派委邱先德等驰往访拿，著该抚密传该委员务须不动声色，妥速查拿务获，不可稍涉张扬，转致闻风逃逸。至山东万姓虽未查有名字、住址，且据阿林保等讯据杜世明供，有实无万大哥其人之语。但既据吴文春供该犯人势更强，必有勾结伙党，并著长龄通飭各属，留心密查，或派员改装易服，设法访察。如得有踪迹，即当严拿到案，讯明后亦即于东省办理，俾该处匪徒共知敬畏，将此传谕张师诚，并谕阿林保、温承惠、长龄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江西布政使先福奏将吴文春

#### 杜世明提审对质片

嘉庆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批 军录

再，前因拿获闽省逆匪杜世明供出之伙犯吴文春，讯据供称杜世明向说崇仁县西乡水口地方，有朱洪竹，系前明后人，生时村旁产有红竹三株，因此取名，现在封禁山外何姓木场内帮做木瓢。何姓系河口地方人，各处吃天地会的，都要扶助朱洪竹等语。即经奴才密委文武员弁，改装易服驰赴访拿，并属署臬司盐法道刘云前往督办，当即具折奏闻在案。兹据委员等禀称，查得崇仁

县境地名水口者，现有两处。一在县西与乐安县连界，该处有杨姓十余家，聚族而居。另有张、沈、黄、聂各姓，附居左近，并无朱姓人家，亦无在封禁山外贸易之人。遍询地方耆老，亦不知产有红竹之事。一在该县西南乡，该处有卢姓四十七家，聚族而居。又有陈姓四家，附居邻近并何、王两姓，做卖酒腐生理，并无朱姓之人。询访该处从前并未产有红竹，亦无赴封禁山河口等处营趁之人，取具该姓族众甘结稟复等情。其封禁山外何姓木场有无朱洪竹其人，何姓是否河口人氏，现尚未据查复。奴才窃以此等匪徒，踪迹诡秘，其的实住居去向，或系杜世明向吴文春说时讹错，或系吴文春听说记忆不清，具未可定。奴才详细咨明闽省督抚，臣已将吴文春解闽，就近提同杜世明对质，自可得实在下落。但吴文春既供有其人，未便因所指处所查无踪迹，即行懈忽，致滋纵逸。奴才现复飞札密会署臬司就近督飭各委员及地方文武严密察访，务期弋获，仍谆飭妥为办理，毋得稍涉张皇，致扰良民。所有委查情形，合先附片奏闻，伏乞睿鉴。谨奏。

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嘉庆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奉朱批：仍应密访严缉务获。欽此。

### 闽浙总督阿林保奏向吴文春

#### 查究朱洪竹折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批 朱折

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奴才阿林保跪奏，为遵旨讯明杜世明案内匪徒，均不知逸犯朱洪竹实在踪迹，将续获各犯定拟具奏事。

窃照前经闽省拿获江西省匪徒廖干周等谋逆案内逸犯杜世明，并听从杜世明写立合同之龚文松等五名，讯明定拟具奏，并飞行

江西省将籍隶该省之余犯吴文春等按名踩缉，并严飭闽省各属，一体查拿务获在案。嗣准江西抚臣先福移咨拿获吴文春一犯，讯据供称，杜世明曾告以崇仁县西乡水口地方有朱洪竹其人，系前明后人，现在封禁山外何姓木场做工。各处入会之人，均须扶助，并有山东万大哥那里人势更强等语。当经奏明将吴文春委员咨解来闽质讯，钦奉谕旨：吴文春业经解闽，提同龚文松等质讯明晰，即将该犯于闽省办理等因。钦此。并据邵武府瓯宁、建阳等县禀获合同内有名之徐云胜、魏金林、江庭寿等三名到案。奴才查朱洪竹一犯，先于嘉庆五年粤省审办阳江县匪仇大钦等案内有名，曾奉谕旨严飭查拿。吴文春既经杜世明告知往找朱洪竹之语，该犯断无不知朱洪竹踪迹之理。至龚文松等与杜世明写立合同，希图兴复旧教。杜世明亦必向伊等将朱洪竹潜匿之处，据实告知，随提讯逐加质讯。据吴文春供，上年七月内杜世明曾向说及从前会内有一朱洪竹，系前明后人，在江西崇仁县封禁山外何姓木场做工，欲往寻访，向借盘费。至九月间杜世明回来说，并未寻见，朱洪竹现在逃往何处实不知道，至山东万大哥亦未闻杜世明言及住址等语。并讯据龚文松等金供，从未闻杜世明言及朱洪竹其人，不敢混说。惟徐云胜供称，杜世明曾向伊说，听从前会内有一朱洪竹其人，我并未见过，亦不知其实在踪迹。再三诘讯，据吴文春、徐云胜坚供，朱洪竹的话原是杜世明向我们告诉，我们具已身犯重罪，如果知道朱洪竹下落，岂有不据实供明，反肯替人隐瞒呢？并据龚文松等供称，杜世明实无告诉我们朱洪竹的话，无从供指。质之线民曾万迭亦供杜世明实无将找寻朱洪竹之语向伊告诉各等情。奴才复查吴文春、徐云胜所供杜世明向伊等告知从前会内有朱洪竹在封禁山外做工，亦系杜世明得自传闻，亦未谋面。现准江西咨会委员赴封禁山，查无踪迹。并据闽省各属遍加访缉，



亦无朱洪竹下落。该犯等金供不知朱洪竹逃匿踪迹，似属可信。但该犯吴文春及现获之徐云胜、江庭寿、魏金林等，胆敢听从杜世明写立合同，入会兴教，自应究明入会缘由，分别定拟。随督同藩司景敏、臬司庆保、福州府知府多托礼，复加严讯。

缘吴文春籍隶江西临川县，向在崇安县手艺生理。嘉庆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吴文春与现获之徐云胜遇见已获之杜世明、龚文松及在逃之陈淑金、黄田高、江元兵、李国周闲谈。杜世明起意编造邪言，纠伙复兴旧教，各犯允从。次日携至山内空厂，杜世明取出白绫一块，令徐云胜写立合同，将该犯等八人名字具改用文字排行，并各画押。十一年四月初间，杜世明又令陈淑金等就近纠得已获之刘青华、傅七宝、江冠麟，现获之江庭寿、魏金林及未获之李德明、江添顺、张玉初、何庚来、张右敬、邹景招，并线民曾万进、曾大连，并忘记真正姓名之洪金玉、洪金洪、洪金生、洪金福等十七人，连前次合同内八人，共二十五人，于是月十一日齐赴山厂，又写立白绫合同一张。杜世明教令以洪字作为总姓，金字作为排行，将各姓名首二字具改为洪金二字，各犯当即画押。杜世明复于十五日与徐云胜、陈淑金、李德明、李国周等共五人，另写红纸合同一张而散。并究出徐云胜于嘉庆三年间，江庭寿于七年间，各拜吴以作为师，入阳盘教，传授手诀口号。徐云胜陆续转传张右福、李家宝、徐牙子、周林大、刘兴子五人，江庭寿并未传徒，其杜世明欲往江西纠伙来闽抢劫，吴文春等均不知情。随令各犯画押，俱与合同内笔迹相符。严诘不移，似无遁饰。

查律载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从者皆斩监候等语，此案吴文春、徐云胜、江庭寿、魏金林四犯，听从杜世明写立合同，共图兴教煽惑，实属助恶，均合依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从斩监候律，俱拟

斩监候，秋后处决。各犯父兄牌保，是否通同容隐，查拘分别究结。

至朱洪竹系久经密拿要犯，现虽查无踪迹，诚恐流异姓名，潜匿煽惑，未便稍有纵漏。其万姓一犯，即经杜世明指系山东省人，亦应上紧侦缉。现在分咨各省并再行通飭各属，一体访拿，务获究办。逸犯陈淑金等分别咨会江省，并严飭文武各员，实力查缉，按名务获，以净根株。

再前准江西咨会访获吃斋之李品超供出与伊侄李渭伦曾拜斋匪江协华为师，李渭伦现在福建崇安县星村地方，恐其在闽改名，即系合同内之李德明。旋据拿获李渭伦并提李品超来闽质讯，供认吃斋念经属实，并未改名。李德明亦无听从杜世明写立合同情事，提同现获各犯面质，均不认识，应另行定拟报部查核。除吴文春等全案供招咨部外，理合将查讯朱洪竹踪迹及各犯定拟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批。

（朱批）：刑部议奏。

闽浙总督汪志伊等奏拿获

陈淑金等人折

嘉庆二十年八月十一日批 军录

闽浙总督臣汪志伊、福建巡抚臣王绍兰跪奏，为审明拿获在逃多年会匪，并另案听从入会各犯，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事。

窃照闽省向有匪徒敛钱结会，节经拿获张显鲁等首伙各犯，提省审拟具奏，准到部复，分别办理在案。其未获各逸犯，复经

严飭文武员弁，实力查拿，以期尽绝根株。据署邵武府候补道李秉铎访获前办杜世明案内逸犯陈淑金一名，并据该署府李秉铎同泰宁县知县孙企宗先后报获江家万等二十五名。又据建宁县知县包干臣访获江成万一名。又据建宁府知府邹翰报获牛毛一名。又据光泽县知县张文彬拿获李细达一名。以上共计获犯廿九名，均经飭司提省审办。兹据按察使督振翊督同署福州府知府叶绍棻、福州府粮捕通判项国樞审拟解勘前来，并据声明江乾、吴大仆、王新陇、黄泳安、黄罗元、何云辉六犯，先后在监在途病故等情，臣等即提犯逐一研讯。

缘陈淑金即陈金奴，籍隶建阳县。先于嘉庆七年七月间在本乡空庙拜已获正法之吴以作为师，入阳盘教，送给钱三百文。十年六月廿五日，陈淑金会遇已获正法之会匪杜世明、龚文松、并徐云胜、黄田宗、江元兵、李国周、吴春仔闲谈。杜世明起意骗（编）造邪言，纠伙传播说起旧有阴盘、阳盘二教名目，暗存天地二字，有愿入阴盘教者，抄传经本，吃斋念诵。有愿入阳盘教者，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手诀口号，各犯允从。二十六日携至建阳山内空厂。杜世明取出白绫一幅，令徐云胜写合同，各用文字排行。杜世明等八人名字具改一文字，并各画押。陈淑金改名陈文金，因病先回未画。十一年三月初八日，陈淑金自行起意在建阳县松坑庵纠邀现获之江成万即江岁巴，并未获之拜阳大青等七、八人结会一次。三月七、八日，又在建阳县南溪庵纠邀在逃之陈月明、刘德茂等七八人结会一次。四月初间，陈淑金遇见杜世明，慌称恐怕惹祸，不取纠人入会。杜世明声言，只须事密，不必害怕。邀同陈淑金并就地纠得已获办结之刘青华，传（傅）七宝、江冠麟、并李德明等十七人，连前次合同内龚文松等八人，一共二十五人。内曾万进、曾大连二人，系前宁化县知县王鸿运雇募

线民，访查到彼，假投入会。四月十一日，杜世明邀同各人复至山厂，又用白绫一张，另写合同。因忆及已获江西逆匪廖干周等曾用洪万二字图记，随于合同内编写二十五人名字，并写众兄弟投进万大哥洪记麾下字样，将洪字作为总姓，金字作为排行，以取同心坚志之意。陈淑金填名洪金鸿、杜世明填名洪金明、其余各人，具照式将各姓名首二字具填为洪金二字，当各画押。内惟江添顺一名，因事先回未画。杜世明因与陈淑金、徐云胜、李志明、李国周最为相好，复于四月十五日，五人另用红纸写立真姓名合同一张而散。嗣杜世明欲往江西纠人，来闽抢劫，被线民曾万进、曾大连诱获，并于陈淑金家起出白绫合同一张，陈淑金改名杨老四，逃往他处躲避，求乞度日。今因事隔多年，潜回被获。又江成万即江岁巴一犯，籍隶建宁县，该犯于嘉庆十一年三月初六日在建阳县地方拜陈淑金为师，传授手诀口号。陈淑金与杜世明写立合同，该犯并不在场。又詹毛仔即詹万灌一犯，籍隶江西新城县。该犯于嘉庆八年九月初九日在邵武县地方，拜素识之何二仔入添弟会，传授手诀口号。又江家万一犯，籍隶建阳县，先因行窃被获刺字。牛毛即陈昌幅，又名毛偶仔一犯，籍隶永定县。嘉庆十六年三月间，不记日期，因已获拟结之江婢仔起意纠结百子会，与该犯江家万并在逃之罗小孙、高允、江家万转邀在逃之郑连生、郑左生入伙。江婢仔纠邀牛毛等一共三十九人，共拜江婢仔为师，各给钱一百文。江婢仔传授记认暗号，如有被人欺侮，彼此相帮，同饮鸡血酒而散。又赖应光本名黄实仔，籍隶清流县，充当上洋厅马快，因误卯革退。嘉庆十九年闰二月二十九日，拜已获拟结之李文力为师，一共二十七人，立誓相帮，传授手诀口号，共饮鸡血酒而散。又江水柏一犯，籍隶建阳县，嘉庆八年二月十九日，因在逃之江孝孝纠结双刀会，邀该犯与现病故之江

乾等一共八人，在建阳县地方共拜江孝孝为师，传授口诀口号，立誓相帮，饮酒而散，并无传授符咒经本。又宁齐公即宁明生一犯，籍隶邵武县，该犯两目具髻。建宁仔即甘国茂、老黄仔、高老满三犯，籍隶江西南丰、广昌、石城各县。彭七仔一犯，籍隶长汀县。嘉庆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有在逃乞丐抚州唐起意纠结花子会，先与宁齐公商允，宁齐公转纠该犯建宁仔、老黄仔二人，抚州唐添纠该犯彭七仔、高老满，并已获病毙之吴大仆、王新泷，在逃之罗祥、老冯、魏癩痢、米黄李，并不识姓名人一名一共二十四人，系抚州唐起意为首，向各人告知在邵武县大浦、江高、节洋三乡代人包管田稻，索钱酬谢，村众如不依从，彼此暗相关照，邀令同会之人前往强讨，可以得钱分用。十二年七月、十三年八月间，抚州唐与合伙宁齐公等向各村内王张等姓人家强讨两次，得钱一二千及三四千文不等。嗣建宁仔私向村人索钱一千四百文侵用，宁齐公不依，令吴大仆、老黄仔、蒋建宁仔殴打，并将其左眼打瞎。又江文兴、刘德受、邓贵才即邱贵才，余百万、邱廷碧、廖连孙、黄舍、黄俸禄八犯，籍隶江西南丰、石城、南城及闽省建宁、上杭各县。俞添才即俞冬狗一犯，原籍建宁，迁居太宁县。嘉庆十八年二月间，有在逃之乞丐宁上进，起意纠结花子会，邀该犯等同已获病故之黄泳安、黄罗元、何云辉，并在逃不识姓名人，一共三十人，在泰宁县巠口地方结会。宁上进为首向各人告知巠口地方，时有流丐强乞，代为查逐，向各店铺索钱酬谢，铺户如不允从，彼此暗相关照，即邀会伙前赴吵闹，各人应允。嘉庆十九年三、六两月，宁上进曾邀江文兴等各会伙，两次向店伙索钱数百文，及千余文不等分用。又龚盛即龚胜、李细达二犯，均籍隶光泽县。嘉庆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听从在逃之李九则邀入李三添弟会，各出钱文，交李九则带去，买备香烛酒

肉。后因查拿会匪严紧，该二犯畏惧，未经拜会。以上各情，具各供认不讳。严加究诘，据陈淑金坚供，实只听从杜世明纠立合同，杜世明编造邪言，哄动众人。该犯并无另有得受符咒。经本，杜世明前往江西，与廖干周等同谋起事，并欲纠人来闽抢劫，该犯俱不知情。并据江成万等各犯坚供，或因图免欺凌，或冀互相帮助，听从入会，并无辗转传徒，及另犯抢劫不法别案。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检查前在陈淑金家内搜起之合同，已于前办杜世明等案内声明销毁，其余前办会匪各原案，核与现犯所供，均属相符，案无遁饰。

查例载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从者皆斩监候。又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又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等各等语。此案陈淑金先经听从吴以作入阳盘教，复与杜世明写立狂悖合同三次，并另自纠人传徒二次，实属不法。该犯脱逃多年，始得就获。陈淑金一犯，应照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为从皆斩监候例，拟斩监候，请旨即行正法。江成万等七犯，听从入会，除江乾一犯在监病故外，江成万、詹毛仔、江家万、牛毛、赖应光、江水柏六犯，均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发遣例，应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宁齐公、江文兴等，听从在逃之抚州唐、宁上进结会，讯无传授手诀、口号及不法字迹。查抚州唐、宁上进起意纠结，图诈乡民店铺，如不遂所诈，辄令会伙率众强索获。自应照结会树党、鱼肉乡民、凌弱暴寡例，发极边烟瘴充军。宁齐公、江文兴等，听从纠遁，同索分赃，均属济恶。若仅照为从例于首犯抚州唐等军罪上减等拟徒，不足示惩。宁齐公除毆瞎人一目轻罪不议，并吴大仆、王新陇、黄泳安、黄罗元、何云辉五犯，先后病故外，宁齐公……

十四犯，均请于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为从满徒例上，酌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各照例刺字。龚盛、李绍达二犯，听从入会，临时畏惧不行，应于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以上流徒各犯，俱到配折责安置。宁齐公双目俱瞽，已成笃疾，第系会匪，应不准其收赎。各犯父兄同失察各牌保，分别拘责。所得钱文照追入官，未获各犯，严飭文武员弁，上紧踪缉，务获另结。江乾等在监、在途病故，刑禁解役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所有监毙职名，飭取另参。署郡武府事、候补道李秉钺设法拿获邻境结会在逃多年现拟斩决之匪犯陈淑金，尚属认真出力，可否量加鼓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其余各案会匪，现经拿获首从究办，失察职名请免开参，仍查明此外有无拿获邻境会匪各员，另行咨部，照例议叙。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申明分别定拟缘由，臣等仅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发文日期缺。）

嘉庆二十年八月十一日奉朱批：行在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江西巡抚先福奏周达滨改

天地会为三点会折

附：会众所传花帖等三件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批 军录

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奴才先福跪奏，为访获立会传徒匪犯，审明定拟，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据赣南道禀称，赣州府访闻会昌县地方有匪徒立会传徒情事，当即派委员弁酌带兵役前往密拿。随据先后获到会匪周达滨

等二十一名，并先曾被诱入会，旋即改悔之余犯徐友仁等二十二名，并于会匪刘梅占家内搜获红布一块，花帖一张，纸折一个，搜查各犯家内并无另有不法字迹，违碍器械。讯据周达滨等供认，改立天地会为三点会传徒惑众，希图骗钱使用等情。除张阿发一犯被获到案后即行病故外，请将各犯解省审办。随据会昌县续获罗凌汉等六犯批解来省，并据声明案犯刘连桂业因闻拿畏罪自尽各等情，当经飭发委员归案审办。兹据委员南昌府知府觉罗麟喜，广信府知府仇汝瑚，赣州府知府张护督同南昌、新建二县研讯供词，由署藩臬两司审解前来，奴才复加亲鞫。

缘周达滨籍隶会昌县，肩挑度日。嘉庆十一年六月内，该犯在闽省永定县地方，遇见素识之曾阿兰即曾昌汉、邱宗源，述及曾投天地会首匪卢盛海即卢月狮为师，邀令该犯投拜，得其传授，即可转传徒弟，哄骗银钱使用，同会之人有事相帮，可免外人欺侮。该犯应允，央恳邱宗源说合，即拜卢盛海为师。卢盛海当即供设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蓝布、白布各一段，搭放两边椅背作为布桥，又将红布一块用秤钩挂在桥上，令该犯从桥下钻过。卢盛海口诵俚词，以伸信誓，仍宰鸡取血并针刺指血滴入酒内共饮，又将红布一块，上写请神名号，并历来传会各匪姓名。又给红纸花帖一张，写有卢盛海相传字样，帖尾写有顺天年月，以为日后传徒凭据。并传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口诀，暗藏洪字笔画在内，以便同会之人彼此关照。议明日后收徒，得有银钱与卢盛海均分。七月内，该犯回归，以天地会名目犯禁，因此会本系洪二和尚起立，洪字偏旁三点，即改名三点会。邀素识之朱矮伯、刘粹学，赖洪、朱大成，并闻拿自尽之刘连桂，令其入会。朱矮伯等允从，每人出洋钱二元，又有刘梅占邀同逸犯何周德、何七贤共用洋钱五元，先后投拜周达



滨为师。周达滨即仿照卢盛海传徒之式，令朱矮伯等亦钻布桥，同饮血酒，并令同会未获之王公茂代写请神红布及传会花帖，分给收藏。将朱矮伯、刘粹学、赖洪、朱大成、刘梅占作为上等徒弟，囑令纠人入会。嗣朱矮伯、刘粹学、赖洪、朱大成并已故之刘连桂转邀汪俊添……共十七人，各送铜钱四五百文不等，均拜周达滨为师。周达滨因其送钱较少，仅将口诀传授，并未杀鸡饮血，亦未传与红布花帖。比朱矮伯等又邀徐友仁……等二十五人入会。徐友仁等图免受人欺侮，当即允从，与周达滨见面后，因入会需用银钱，又系犯法之事，即行懊悔避去，并未投拜。八月内，周达滨招引卢盛海来至会昌，当给钱四千文，送往刘梅占家住歇，并令朱矮伯等同刘梅占将所给花帖，请卢盛海补书花押。时会昌县知县马廷楠因公赴省，即经该府访闻，稟知该道飭委赣县知县邱安校、信丰县知县陈煦会营密赴查拿。卢盛海闻风逃逸，将所携纸折一个遗在刘梅占家，刘梅占代为收藏。各该犯闻风，将所给红布花帖烧毁无存，惟刘梅占存留未毁，同卢盛海纸折一并起获，解省审讯，据各犯供认前情。奴才以天地会久经严禁，该犯周达滨胆敢复投天地会匪卢盛海为师，改立会名，纠结多人。其结会红布花帖内俱写顺天年月，诚恐该犯等有谋为不轨，扰害乡里情事。且刘梅占所存纸折，语多狂悖，亦恐系周达滨与刘梅占自行编造，因卢盛海在逃，辄图狡卸，当加严刑诘讯。据犯坚称，立会传徒实止图骗银钱，免人欺侮，并无谋为不轨，扰害乡里情事。且传会红布内写明非敢以邪匿为心，妄生异志，便是并无谋为不轨证据。至书写顺天年月，系照卢盛海天地会内旧样书写，非由该犯等创造，其纸折实系卢盛海存留，并非推卸，亦非该犯等编造。严诘至再，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周达滨在福建地方拜从会匪卢盛海即卢月狮为师，已属不

法，乃自闽回籍，复敢改立会名，希图骗钱纠党，哄诱多人入会，且招引卢盛海来江肆行煽惑，是该犯虽系卢盛海之徒，其在江省立会传徒，应以该犯为首。周达滨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仍照闽省前办会匪罗名扬各案，请旨即行正法。朱矮伯、刘粹学、刘连桂、赖洪、朱大成五犯，听从纠人入会，尚无辗转传徒情事，除刘连桂业经畏罪自尽不议外，朱矮伯等四犯，应照左道惑众为从例发遣，仍照新例发往新疆安插。至刘梅占一犯，转邀何周德、何七贤入会，即应照例发遣，惟查该犯收存逆字纸析，虽讯系卢盛海遗留，究未提同质讯，恐有狡卸情事，应行监候，俟获到卢盛海质实核办。汪俊添……等十七犯，系一时被诱入会，并未纠人，若亦照为从例概行发遣，未免无所区别，应于朱矮伯等遣罪上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安置。罗凌汉虽亲老丁单，应不准留养。徐友仁……等二十五犯，始虽听从纠约旋即畏惧退避并未投拜入会，尚知畏法。惟不行首告，究属不合，应各照不应重律杖责发落。各犯父兄及失察各牌甲，照例查明惩办。周达滨所得银两钱文，照追入官。逸犯卢盛海及犯供籍隶闽粤未获各犯，现已飞咨密拿，解江归案，质讯究办。会昌县知县马廷楠于该犯等纠会之时，虽因公赴省，嗣经回县随同委员续获案犯多名，究属该令素未查察，仍应将失察职名咨部议处。除将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奏闻，缮具首犯供单，并照录搜获红布花帖纸折三件。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附：会众所传花帖等三件

附一、刘梅占所存红布花帖抄件

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溯其桃园结义以来，兄弟不啻同胞，患难相顾，疾病相扶，芳名耿耿，至今不弃。似等仰尊帝忠义，窃劳名聚会。

天地神明	五谷帝主	韩朋	
日月星光	财帛星君	韩福	四位大将军
玉皇上帝	司命五帝	郑田	
观音佛母	五雷神将	李昌国	
		吴天成	
上天神母	二剑神将	李色弟	
玄天上帝	福德神龙	方大洪	五房大哥
		张元通	
		林永招	

迦(伽)蓝菩萨 三十六名天罡将

五显大帝 七十二名地煞星

岳王爷爷 盐米二将军 本坊福德土地

万提喜大哥 后五房大哥及历代大哥

传铁鼻大哥，传黄清大哥，传卢盛海，传曾昌汉大哥，传邱琮源大哥，传周达滨大哥，传兄弟刘梅占、何周德，即夜在于△处招集聚会众兄弟花名于左：

今据滨等非敢以邪愿为心，忘生异志，愿同心同力。凡持身处世，不敢有负神恩，忘背盟义。自盟之后，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吉、凶、财彼此相应，贵贱则甘苦同情，是非则神灵默佑。愈久愈昌，不敢口吐诗句。自言不敢以大压小，以强欺弱。

不敢谋骗兄弟财产，奸淫义嫂。不敢临身退缩，借公挟私。不照状书施行，诸神共诛。如依此盟，天神共降富绵绵，福寿禄全，子孙昌盛，奕世书香。

伏望神祇鉴察。

顺天年月日。

## 附二、卢盛海遗下纸折抄件

桥尾又联一对：身背宝剑游我门，手执木棍打江山。

圣帝起义联一对：英雄豪杰定乾坤，万里江山共一轮。

上地伯公联一对：争天夺国一枝洪，泄漏军机剑下忘（亡）。

横牌联四字：云白连天。白定堂。

桥尾横联：竹龙孔致。

观音横联：兹（慈）航广济。

观音对联：日日千人拜，夜夜万盏灯。

木杨城对联：地镇高岗，一派溪山千古在；

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白云冬青洪姓府，天照分明成祖家。

桥尾伽蓝菩萨对联：飘飘摇摇影无踪，（右）

万物静观日已红。（左）

桥头下对联：日照西河映北斗，被世山谷身真洪。

黄凉伞写四字：开国元帅。

八拜：一拜盟心玉宝明，二拜誓愿招过上天神，三拜社公肝胆尽忠义，四拜交付一家四海人，五拜兄弟结拜似青龙，六拜招贤纳士集英雄，七拜尽忠尽义公侯位，八拜后日称帝各封王。

五标：洪泊淇江汰清横泊荡

食诗：青气山下乃分明，满山梅木舟中兵。

黑道通气人君在，日月合成共大极。

### 附三、周达滨所藏花帖

(见插页图)

#### 周达滨案内温细满折

嘉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金光悌跪奏，为拿获结会传徒匪犯申明定拟，仰祈圣鉴事。

据长宁县知县秦湘武详报，访有传习天地会匪犯，随即拿获温细满、彭组元、尹宗薰、邝招贵四名，起获红帖一张，究明温细满传教骗钱，尚有入会之杨金郎、刘连科、王老七、刘升文、潘新郎、杨新郎、杨老八、潘择贤、杨发贤、潘黄发、刘玉福，在逃尹宗薰一犯，旋即在监病故等情。经臣抵饬严拿未获各犯，一面行提温细满等来省，率同臬司陈预，及委员南昌府刘若臻逐一研讯。

缘温细满即温光州，籍隶安远县，与现获之长宁县人彭组元、邝招贵、尹宗薰及在逃之杨金郎、刘连科等均系小贩营生。嘉庆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温细满在福建武平县地方，听从已正法之会匪周达滨招引入会，传授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及三八二十一暗号。并用布搭桥，各从桥下钻过，宰鸡取血，滴入酒内共饮，付给传会红帖而散。是月二十七日，有邝招贵、彭组元、尹宗薰、杨金郎、刘连科至武平地方，与温细满各相遇合，温细满诱令入会，声言传教之后，可以免人欺侮。邝招贵等允从，即拜温细满为师，亦饮血钻桥，传授暗号，每人给温细满番钱一个。嗣周达

滨在会昌县被获，申明正法，温细满等闻知各自窜匿，并无一定住址，亦不敢转辗传习。本年四月，温细满等先后回籍，彼此寻见。温细满因贫难度，复起意令彭祖元等纠人入会，骗钱均分。彭祖元、尹宗薰纠得王老七、刘升文、潘新郎、杨新郎、杨老八、潘择贤、杨发贤、潘贡发、刘五幅等九人，于十三日同在邝招贤家拜温细满为师，各出钱三、四百文不等。二更时候，温细满点起香烛，将周达滨原给红帖安放桌上。正在备办钻桥饮酒，经县访闻，会营拿获温细满、彭祖元、尹宗薰并红帖一纸。杨金郎等均乘间逃逸，尹宗薰旋复在监病故，续获邝招贤到案，饬提来省，讯供前情不讳。臣以天地会名目久经严禁，该犯温细满胆敢结党骗钱，其所传徒众，恐不止现供十余人，并或有谋为不轨，扰害乡里情事。再三严诘，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查核红帖仅开传会人姓名，亦无违悖字句，似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又奉行条例，会匪一项发往新疆安插各等语。此案温细满即温光州本系会匪逸犯，复敢纠党传徒，惑众骗钱，实属目无法纪。温细满即温光州，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彭祖元、邝招贵、尹宗薰、先拜温细满为师，继又听从转纠在家结会，均属不法，除尹宗薰业已病故外，彭祖元、邝招贵均应照左道惑众为从拟遣例，发往新疆安插。各犯父兄及失察察牌甲，照例查明惩办。温细满等所得银钱照追入官。其给周达滨钱文，先已正法，应免查追，无干省释。红帖案结销毁，未获各犯，严饬勒缉务获另结。该犯等在长宁县地方结会，业据该营县拿获，失察职名邀免开参。除全招咨部外，所有获犯重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谨奏。

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嘉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江西巡抚金光悌奏审拟

周达滨案内曾阿兰折

嘉庆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升任刑部尚书金光悌跪奏，为续获会匪逸犯，审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西赣州一带，界连闽省，每有匪徒传习天地会邪教，惑众骗钱之事，节次严拿惩办，并飭地方文武会同闽省接壤各县认真查缉，期无纵漏。上年十月内，据赣州府所属会昌县禀报，已结会匪周达滨案内逸犯曾阿兰一名，经福建省永定县拿获解回该县审办等情，随提犯来省，檄委南昌府知府刘若璪，督同南昌县知县龙树审明定拟，由司招解前来，臣亲提严鞫。

缘曾阿兰即曾昌汉，籍隶福建永定县，唱曲度日。嘉庆十一年五月内，曾阿兰同素识之邱宗源在原籍地方，遇见未获天地会匪卢盛海，诱令入会，曾阿兰与邱宗源共出花边钱三元，拜卢盛海为师。卢盛海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并用木椅蓝白布边搭成假桥，将红布一块用秤钩挂于桥上，令曾阿兰等从桥下钻过。卢盛海口诵俚词，以伸信誓。并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付给红布一块，上书请神名号，并历来传会各匪姓名，又另给红纸花帖一张，帖尾写有顺天年月字样。并传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口诀，以便同会人关照。曾阿兰复转纠曾玉山、刘月凤并与邱宗源共邀周达滨投拜卢盛海为师。嗣见卢盛海传徒获利，曾阿兰于是年七月亦起意自行传徒立会，来至江

西会昌县，先后凭素识之王老二引诱已获之福建武平县人何承佑、及在逃之蓝得凤、冯接贵、修得魁为徒。因何承佑等各出钱一百六七十文不等，为数无多，止传口诀，未经给领花帖，亦未歃血钻桥。旋闻周达滨破案，即将花帖红布烧毁逃逸。兹获案审讯，供认前情不讳。究明此外并无被究入会及谋为不轨情事，逃后亦无行凶为匪并有人知情容留，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等语。今曾阿兰于投拜天地会匪卢盛海为师之后，复敢自行传徒骗钱，即与为首无异，曾阿兰应请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仍照闽省办理罗名扬等案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追出所得钱文，入官充公。失察之牌甲人等，移咨原籍查拘，照例惩办。未获逸犯卢盛海等，仍飭严缉务获另结。除全招咨部外，合将获犯审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明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四年二月十七日。

嘉庆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江西巡抚先福奏审拟王新涛等人折

嘉庆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奴才先福跪奏，为拿获结会传徒匪犯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署赣州府何启秀具禀，督同营县于会昌县地方，拿获会匪陈玉连、陈京余、赖受南、陈观音保、江余庆、何顺灌、韩五星、连士洸、何尾子等九名，讯系广东人阙祥、廖月似等传授，给有红布，严究并无不法字迹等情。经前抚臣金光梯批司提犯至省审办，并附片奏明在案。奴才抵任后，复飭严拿逃犯归案究办。



嗣据该府县禀报，续获王新涛、连腾泷二名，即飭委员迎提。随据赣县详报，陈玉连、连腾泷、何尾子，于取供后先后提禁病故，将现获各犯同起获刀剑、红布解省，檄委南昌府知府刘若璩、南康府知府狄尚纲，督同署新建县知县广宜确审。案犯韩五星旋亦病故，将王新涛等审明定拟，由司招解前来，奴才随即率同藩臬两司，亲提研审。

缘王新涛、江余庆均籍隶安远县，连士泷、韩五星、陈观音保、均籍隶会昌县。何顺灏、赖受南、陈京余均籍隶长宁县。各犯素未为匪。有在逃之广东平远县人阙祥、并安远县人朱石崇，曾拜天地会即三点会内之广东平远县人廖月似即廖月狮为师。嘉庆十三年四月及十一月间，阙祥、朱石崇先后至会昌县地方，分头邀人入会。声称得其传授，有事彼此帮扶，免人欺侮。若能多出钱文，即可领授红布，另自传徒，哄骗银钱。随有已获病故之韩五星，同在逃之连德才即水萝卜、陈侃龄、连英子四人。又，王新涛、连士泷同在逃之连添幅、连抑扬、连添祺、连绿秀、连乐田七人，于四月初十日及八月二十四等日，先后拜阙祥为师。又何顺灏同在逃之曾奇华、谢文玉、廖年绿四人，又赖受南、陈观音保、陈京余同已获病故之连腾泷、陈玉连并在逃之连盛幅、陈秀瑞、谢秀林、陈拱辰九人，又已获病故之何尾子，同在逃之连卜儒、王七宝、王秀林四人，于十一月二十四及二十七、八等日，先后分起拜朱石崇为师。各犯每人出洋钱一、二圆不等，给阙祥、朱石崇收受，买备香烛等物，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于两边椅背，作为布桥。阙祥、朱石崇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之语。令王新涛、连士泷、何顺灏从桥下钻过，并各用刀砍断鸡头取血，令分饮血酒，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暗藏洪字笔划在内，

以便同会之人关照。复用红布三尺余，将各犯姓名写入，阙祥等自行留存，另给王新涛、连士洸、何顺灏各红布一条，盖用白粉图记半个，以为传徒凭据。议明收徒得钱与阙祥、朱石崇均分。其赖受南、陈观音保、陈京余及已故之韩五星、陈玉连、何尾子、连腾洸，止图免人欺侮，出钱不多，仅传口诀，并未钻桥饮酒、领布各散。于新涛于入会之后，起意自行传徒骗钱。即于九月间，在安远县地方哄诱江余庆……九人，各给洋钱一圆，拜伊为师。王新涛亦照阙祥传徒之式设立牌位。因江余庆等给钱无多，各止图免欺侮，仅授口诀，并未饮酒、领布各散。旋据署赣州府何启秀督同长宁、会昌、安远等县先后访问，会营拿获陈玉连等九名，讯供禀经前抚臣金光悌批飭提省，并附片奏明。奴才抵任，复飭严拿逸犯归案申办。续据禀获王新涛、连腾洸二名，即飭委员迎提，据报陈玉连、连腾洸、何尾子先后病故，将王新涛等解省，飭委南昌府知府刘若璪等讯供通缉。韩五星旋亦病故，将王新涛等审拟，由司招解前来。奴才督同两司，亲加研讯，各供前情如绘。诚恐该犯等另有谋为不轨，及扰害乡里并伙党不止此数，严行究诘。据王新涛等坚称，入会传徒实止意图骗钱，免人欺侮，并无谋为不轨情事。亦未扰害乡里及另有伙党。再三复诘，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查验红布，仅止白粉图记半个，字迹难辨。质之各犯，亦均称不知何字。此外并无不法字迹，似无遁饰。

查王新涛投拜天地会匪阙祥为师，已属不法，尤敢自行传徒，惑众敛钱，即与为首无异。王新涛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仍照闽省办理罗名扬之案，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连士洸、何顺灏究未传徒惑众，惟听纠入会，同饮血酒，领有红布，即属为从。连士洸、何顺灏应照左道惑众为从例发遣，仍照新例发往新疆安插。赖受南等被诱入会，仅止图

免欺侮，传授口诀，并未饮酒、领布，若与连士洸等一律问拟，未免无所区别。除韩五星、陈玉连、何尾子、连腾洸均病故不议外，赖受南、陈观音保、江余庆、陈京余，均应于连士洸等遣罪上量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安置。各犯事犯到官，在嘉庆十四年正月初一日恩诏以前，系会匪从犯，均不准援减。各犯父兄及失察牌甲，飭令照例查明究惩。王新涛所得洋钱，照追入官。该犯及何顺灌名下起获红布，案结销毁。连士洸红布撩弃免追，刀剑贮库汇变。逸犯朱石崇等，均籍江省，飭属设法严缉。其阙祥、廖月狮均籍隶粤省，已飞咨密拿。此等匪徒，难任一名漏网，致滋别有煽惑，务期按名弋获究办，以绝根株。陈玉连等均系提禁病故，管狱各官职名免其开送。此案王新涛等入会传徒，系该县营访闻拿获，文武失察职名应免开参。除供招咨部外，合将审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四年五月初四日。

嘉庆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江西巡抚先福奏审拟廖善庆 等改立洪莲会折

嘉庆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奴才先福跪奏，为会匪结会传徒，申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署安远县知县陈天爵禀报，访有会匪图抢村民丁文炳家，当即会营驰往严拿。即据村民捆获徐耀庭、王标、赖惟资，及该县营拿获江观音保、刘元顺、刘柏仔、刘士洸，并经奴才飭令吉南赣宁道廖寅、署赣州府何启秀、赣州镇臣明泰，委署赣标左营

游击耿金刚前往督率，先后拿获廖善庆即廖玉章、廖月似即廖品、王叫化孜、张正先、刘云即刘英、彭德崇、魏均存、魏潮棕、唐希贞、唐占明、王老满、雷幅泷、何水葆、钟连泷、邓老完、魏观连、僧泳辉、僧广朋、谢有山、刘桂林、刘步仔、谢亮洪、潭昌茂并协同广东龙川县营拿获王瞞邱等，共三十一名，起获红布花帖、刀剑等物，当经奴才将获犯提省审办缘由，奏明在案。于据该道府并耿金刚及倍丰、安远、长宁等县会同委员候补知县吴泮，署贵溪县县丞诸吉祥等，在于各该县地方先后会营，续获赖荣、赖魁、叶俊礼、魏茂业、魏松林、谢胜祥、谢清泷、魏石魁、廖谷玉、朱谷珍、谢廷昌即瘤仔、僧梅林、魁幅连十三名，以上共获匪犯四十四名，于各犯家内搜查，并无违禁之物及不法字迹。复据安远县详报，匪犯魏彦田已畏罪在家自尽，其已获之刘柏仔，于取供后带病进监身故，验讯通报，并据将已获各犯先后解省。赖惟资亦据南昌县详报，于解省时带病进监身故。将现获各犯同起获刀剑、红布等项，飭发委员署南昌府知府张敦仁，南康府知府耿尚纲，署吉安府知府、景德镇同知宁瑞，督同新建县知县广宣查明，红布花帖等等写有传会姓名，与从前办理各旧案相符，并有白粉图记，模糊不清。惟廖善庆家内起出旧约一纸，与旧案稍异，亦无违悖不法字句，将犯审明，议拟由藩臬两司审解前来，奴才随率同两司亲提研审。

缘廖善庆即廖磬又名廖玉章，籍隶福建永定县，小本营生。先于嘉庆九年八月内，在粤省大埔县听从陈千等行劫事主饶麒扬等银物，该犯入室搜赃。又于九年十一月内，听从邱元嵩等行劫事主蒋露兰船上银物，该犯捆绑事主。至嘉庆十二年五月内，复在粤东镇平县纠众结盟拜把，该犯年少居长，均经广东各县拿获首伙各犯，审明办理，该犯廖善庆在逃，移咨江省会昌县堵缉有

案。嘉庆十二年九月，廖善庆潜回原籍，会遇在逃之王腾蛟，述及未获之福建武平县民钟碧珍系天地会匪犯，交友众多，若能拜伊为师，可免外人欺侮，如领红布花帖，又可传徒骗钱。廖善庆即同王腾蛟往拜钟碧珍为师，各送洋钱一圆。钟碧珍买备香纸，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于两旁椅背，作为布桥，令该犯等钻过。钟碧珍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俚语，并用刀剑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付给红布花帖，以作传徒之据。又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以便同会人关照。后闻另案会匪周达滨获案正法，畏惧逃逸。

十三年二月不记日期，廖善庆带同向日跟随之王世秀即王叫化夜挑送行李，至安远县地方，会遇已获籍隶信丰之廖月似即廖品，并在逃之会匪朱石崇、杨金郎即杨老五、洪潮品，谈及天地会即三点会奉官查禁，商改洪莲会名色，易于惑众骗钱。廖善庆复编造禁约一纸，入会领约之人名为放洪。遂有现获之唐占明：何永葆并已故之魏彦田，及在逃之刘朋兴……二十二入，钟家定又转邀现获之革监彭德崇即彭士高，各拜廖善庆为师，送钱六七百文不等，照依前式设立牌位，闻桥饮酒，给领布帖禁约。又有现获之王老满、雷幅泷、钟连泷送钱四百文，拜廖善庆为师，因出钱不多，止图免人欺侮，未经饮酒并领布帖约字。后廖月似自行传徒黄鸣玉……十四人，各送给廖月似钱六七百文不等，分别款酒领布及传授口诀，在逃未获。又有现获籍隶广东龙川县之王瞞邱即王满周，并安远县之魏石魁、魏均存、魏潮棕、魏茂业，长宁县之廖谷玉，亦于嘉庆十四年二、三月间，先后在安远县拜在逃之杨金郎为师。又安远县之魏观连，亦于十四年三月间，拜在逃之朱石崇为师。嗣有现获之王标……同在逃之殷设股……十六人，刘云又转邀现获之张占先即正先，各送钱六七百文，拜王

購邱为师，领有布帖。又魏石魁传徒魏和中、魏奏阳、魏泳洸、魏林古、魏光子、高石古、高周常、高成发、赖冬贵。又魏均存传徒魏定林、高赤古、魏受古、黄明受。又廖谷玉传徒王太和、王秋姑、王慎明、魏崇兴、叶林兴。又魏潮棕传徒严星魁、古德枯、熊德才、刘瑞祥。又魏茂业传徒陈学伦、陈炳康、陈义章、叶荣爱等，均各传授口诀，饮酒领帖，在逃未获。又有现获之刘元顺、叶俊礼亦拜杨金郎为师。刘元顺又转邀现获之涂耀庭、并在逃之钟霞轩、亦转邀现获之僧泳辉同拜杨金郎为师，均各饮酒领帖。僧永辉止图免人欺侮，未领布帖。又现获之僧广朋、谢亮洪即文庆、魏幅连、赖魁、赖荣、谢有山并邓老完、谢祥，均拜在逃之刘朋兴为师，均各饮酒领帖，邓老完等止图免人欺侮，未领布帖。又现获之江观音保并刘步仔、刘桂林，同拜在逃之刘希郁为师，刘步仔等亦未领有布帖。又现获刘士洸并在逃之殷奉海，往邀现获之僧梅林，同拜在逃之洪潮品为师，均经饮酒、领有布帖。并现获之唐希贞及魏松林、谢青洸、谢庭昌即谢瘤子，拜已故之魏彦田为师，魏松林等亦未领有布帖。此廖善庆等改立会名、传徒骗钱及刘元顺等转辗纠人，并王标等被惑入会之原委也。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王标、张占先、刘云、涂耀庭、叶俊礼、刘元顺、魏幅连、江观音保、刘士洸并已故之赖惟资、刘柏仔，在安远县先后会遇在逃之唐庆宜，共谈贫苦。唐庆宜素知丁文炳家道殷实，懦弱易欺，起意纠抢，各犯允（从）。唐庆宜复纠约在逃之梅名标等一共三十人，唐庆宜携带刀剑，余各拾路旁柴棍，于初七日至唐庆宜家，齐携往，先后分走。比丁文炳先经知觉，将门关闭，鸣锣喊救，时王标、涂耀庭、赖惟资同唐庆宜、唐文元、梅鸣标先至丁文炳门首正路，撞门进内，遇村民赶至帮捕，将王标等三名抓获，唐庆宜等逃逸。当经署安远县陈天爵闻知，立即

会营拿获江观音保等。禀经奴才檄飭该道府会督文武，即委员弁查拿，并飭将各犯解省审办，一面具奏。嗣据安远、信丰、长宁等县会同各委员及营弁等，先后拿获赖惟荣等陆续解省，并据该府等查出廖善庆曾在广东大埔、镇平各县迭次行劫，并结盟拜把各案，将犯案抄录送司，飭发委员等审办。刘柏仔、赖惟资先后在安远及南昌县监内病故，验明详报，将各犯审拟由司招解前来。奴才督同两司亲加研讯，各供前情如绘。诚恐该犯等另有谋为不轨及扰害乡里情事，并伙党不止此数，且廖善庆原籍闽省，迭次行劫。查嘉庆十三年九月，会昌县筠门岭地方有林义兴店内被劫，并被杀店邻朱四为等三命之案，在逃之朱石崇即系筠门岭人，恐亦系该犯等劫杀。严飭究诘，据各犯坚称，入会传徒，实止意图骗钱，免人欺侮，并无谋为不轨以及伙劫刘义兴店情事。惟廖善庆与涂耀庭、叶俊礼三犯，于刘义兴被劫一案，始则含糊供认，继复供不知情。并据王标等供称，听从图抢丁文炳家，实属未成，亦未别有扰害乡里及另有伙党等语，加以刑吓，矢口不移。红布图记模糊不清，讯之各犯，亦称各匪流传，不知何字，此外并无不法字迹，案无遁饰。

查廖善庆在广东纠邀陈杞三等五十七人结拜弟兄，年少居首，罪应绞决。今潜至江省改立会名，传徒骗钱，律应拟绞，照闽省罗名扬之案，请旨即行正法，亦系统决。其在广东听从行劫饶黻扬等二案，一系入室收赃，一系捆绑事主，法所难宥，均应斩决。因系同一律例，第该犯迭劫之后，始则纠众拜把，继复改立会名，煽惑多人，殊属不法。会昌、安远各县，均与粤闽毗连，若不严加惩创，无以示儆，自应即照身犯二罪之例定拟。该犯廖善庆即善罄又名廖玉章、除应拟绞决各轻罪不议外，合依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先行刺字，仍照例枭首，

传送安远等县地方示众，以昭炯戒。廖月似投拜三点会内，继复商同改立会名，与王購邱等各自传徒，惑众骗钱，即与为首无异。廖月似即廖品、王購邱即王購周、魏均存即均成、廖谷玉、魏潮棕、魏茂业、魏石魁七犯，均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仍照闽省办理罗名扬之案，请旨即行正法。王标、张占先、刘云、涂耀庭、叶俊礼、刘元顺、魏幅连、江观音保、刘士浚听从在逃之唐庆宜持械图抢丁文炳家未成，罪止杖徒，其与魏观连等各自投拜唐善庆等为师，或辗转纠人，或同饮血酒，领有布帖，即属为从。除赖惟资、刘柏仔业已病故，王标……均照左道惑众为从例发遣，仍照新例发往新疆安插。王标等听从图抢，情节较重，应酌加枷号三个月，满日起解。僧永辉等被诱入会，止图骗人欺侮，传授口诀，并未饮酒领布。若与王标等一律问拟，未免无所区别。僧永辉……等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王世秀即王叫化孜讯未入会，但跟随廖善庆，甘心服役，挑送行李，殊不安分，亦应于王标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各到配折责安置。谭昌茂于匪犯刘朋兴投宿，讯不知情，惟冒昧留住，应照不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各犯父兄及失察牌甲，飭令照例查明究惩。起获红布等项，案结销毁，刀剑贮库。□□应拟绞罪之魏彦田已畏罪自杀，应毋庸议。逸犯朱石崇等严飭各属，并飞咨闽、粤各省一体严密查拿，务获究办。刘柏仔、赖惟资俱系带病进监身故，管狱官职名应免开参。此案廖善庆等入会传徒，系各该县营访问拿获，文武失察职名，亦免开参。所有拿获邻省盗犯廖善庆一名应叙职名，系署信丰县知县陶光臣，相应开报。

再，会昌县筠门岭地方林义兴店被盗劫杀多命一案，业经该县讯详参緝。嗣经闽省永定县拿获盗犯雷五满等，讯认伙同在逃之江黎黄等，并五个下南猱獠，行劫林义兴店属实，移咨会昌县



緝拿逸犯。今詰訊廖善庆与涂耀庭、叶俊礼三犯，供词闪烁，忽认忽翻。廖善庆现已罪犯斩梟，即使果系林义兴案内行劫杀人之犯，亦罪无可加，未便因彼案尚未究明，至今辗转稽诛，应俟奉到谕旨，即行正法。至涂耀庭等罪名有关出入，自应确切审究，使无枉纵。惟现无赃据，又无质证之人，行提闽省前获伙盗来江质审，往返需时。奴才启程北上，卸事在即，容俟移交护抚臣藩司袁秉直，提鞠涂耀庭等再行严切研审，并咨提闽省现获伙犯解质妥办，以成信讞。除供招咨部，并在廖善庆供认在广东行劫等案另行咨部，并照录起获禁约一纸，咨送军机处查核外，合将审明定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

再，查赣州府属屡有外来匪徒诱惑滋扰，迭罹法网，与其惩治于事后，莫若防范于事前。奴才已札飭两司及该管道府，督率各县，按照地方情形，力行保甲，严切缉查，使匪徒无从托足，并发简明告示，遍贴晓谕，以免复行被惑滋事，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十四年八月初七日。

嘉庆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行在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护理江西巡抚袁秉直奏审拟

杨金郎等人折

嘉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批 军录

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臣袁秉直跪奏，为续获结会传徒匪犯，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安远县会匪廖善庆等改立会名，传徒感众一案，先经获犯廖善庆等四十四名，经抚臣先福审拟具奏。嗣据兴国县知县钱灏禀报，会同营弁及长宁县差役拿获著名逸犯杨金郎即杨老五，

并据各县营禀获逸匪刘希郁、彭康瑞、严星辉、古泗星、古奉昌、唐连幅、黄达学、赖爱生、黄日省、廖伯香并前办会匪王新涛案内逸犯曾奇峰即曾彪、廖年菴、谢文玉、陈秀璜等十五名。抚臣先福因值卸事，交臣督率审办，臣复飭属严拿逸犯。旋据县营续获前办周达滨案内逸犯吴复振并邝其昌、张士金等三名，并提来省，委员审拟，由司招解前来，臣亲提研鞫。

缘杨金郎即杨老五，祖籍广东平远县，寄居长宁县；吴复振籍隶广东龙川县；刘希郁籍隶安远县，均未为匪。杨金郎于嘉庆十年八月内，闻知在逃之卢盛海即卢月狮，系天地会首，投拜为师，可免外人欺侮，领得红布花贴，即可另自传徒骗钱。杨金郎同在逃之刘亚秀、黄望锦、梁石满、王大兴至会星县，拜卢盛海为师，送给洋钱一圆。吴复振于十一年三月内，亦至会昌县，拜卢盛海为师，送给钱六百文。卢盛海先后买备香纸，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于两旁椅背，作为布桥，令杨金郎等钻过。卢盛海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俚语，并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付给红布花贴，以作传徒之据，又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暗藏洪字笔画，以便同会人关照。十一年九月内，杨金郎起意自行传徒，至广东和平县地方，收已获之廖月似即廖品为徒，得受洋钱一圆，照依前式，令廖月似钻桥饮酒，付给布帖并授口诀。后闻三点会匪周达滨获案正法，畏罪逃避。十三年二月内，杨金郎至安远县地方，会遇已获之廖善庆、廖月似并在逃之朱石崇、洪潮品，议及天地会即三点会奉官查禁，商改洪莲会名色，分头传徒骗钱。杨金郎遂收已获之王麟邱……并在逃之钟霞轩等二十七人为徒，得受洋钱一、二圆及钱五、六百文不等，分别钻桥饮酒，给领布帖或止授口诀。吴复振亦于嘉庆十一年七月内起意收徒，遂收已获拟结

之潘老四即潘沅、严斌即严茂元、并在逃之赖碧玉、蓝矮子为徒。十二年正月内，吴复振至长宁县地方，复收在逃之谢老四、张老五、谢观奇为徒。又至广东龙川县地方，收在逃之温云柱、温朋柱、刘世高、温拔贵为徒，各得钱三四百文不等，分别钻桥、饮酒、给帖或止授口诀。刘希郁于十三年二月内，同现获之彭康瑞、廖伯香并已故之魏彦田、在逃之刘朋兴等，拜廖庆善为师，各给钱六七百文不等。后刘希郁起意传徒，遂有已获结案之江观音保、刘步仔、刘桂林并在逃之李祥老、邱井保、曾五受、刘万祥、丁潮连、薛奉楷拜伊为师，各给钱四五百文不等。彭康瑞、廖伯香曾经饮酒领帖，并未传徒。又有现获之严星辉、古酒星并在逃之古庚华、金老四、王友芳、刘舞庭、古春魁，于十三年二月，先后拜在逃之会匪甘曾亮为师，各给钱六、七百元不等。严星辉、古酒星，曾经饮酒领帖，又有古奉昌于十三年九月，拜已故之魏彦田为师，送给洋钱一圆，止图免人欺侮，传授口诀。又有现获之唐连幅即唐利连，同已获之刘士洸等，及在逃之殷奉海、郑贱老、刘世洸、李茂、唐冬仔拜在逃之洪潮品为师，各给钱五、六百文。唐连幅饮酒领帖，未经传徒。又有现获之黄达学、黄日省，同在逃之王贱姝、胡亚兴及王太和等，拜廖谷玉为师。黄达学饮酒领帖，黄日省止传口诀。又有现获之邝其昌、张仕金、同在逃之刘老二即刘晏飞、朱老四等九人，拜在逃之广东龙川县人刘幅昌为师，各给洋钱一圆及钱二三百文，邝其昌饮酒领帖，张仕金止传口诀。又有现获之曾奇峰即曾彪、赖官生、陈秀璜即陈老七、廖年菴、谢文玉，同已获结案之赖受南、陈观音保等，并在逃之连盛幅、谢秀林、陈拱辰，各拜朱石崇为师，送给洋钱一圆及钱三四百文不等。曾奇峰饮酒领帖，余俱仅授口诀。嗣经先后拿获潘老四及潘沅、赖受南及廖善庆等提省审明，分别奏咨。旋于查

办廖善庆等案内，据兴国县钱耘等禀获该犯杨金郎等十五名，抚臣先福因值卸事，附片奏明，交臣审办。又经臣飭属拿获吴复振等三名并提来省，委员审拟，由司招解前来，臣亲提研鞫，各供前情如绘。诚恐该犯等另有谋为不轨及扰害乡里情事，并伙党不止此数，严加究诘，坚供不移，案无遁饰。

查杨金郎即杨老五投拜天地会匪为徒，复商议会名，传徒惑众。吴复振叠次传徒多人，刘希郁亦自行传徒骗钱，均与为首无异。杨金郎即杨老五、吴复振、刘希郁三犯，均请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俱拟绞监候，仍照闽省办理罗名扬之案，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彭康瑞等各拜廖善庆等为师，均经同饮血酒，领有布帖，即属为从。彭康瑞……八犯，均照左道惑众为从例发遣，仍照新例发往新疆安插。古奉昌等被诱入会，止图免人欺侮，传授口诀，并未饮酒、领帖，若一律拟遣，未免无所区别。古奉昌……七犯，均于彭康瑞等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各到配折责安置。古洒星……三犯，虽俱供亲老丁单，惟系会匪，情节较重，均不准留养。各犯父兄及失察牌甲，飭县查明，照例究惩，布帖毁弃免追。至案内逸犯，均难任其漏网。其卢盛海、朱石崇二犯，辗转煽惑，贻害地方，尤为罪魁祸首，必应迅拿务获惩办，俾免漏扬稽诛，别滋感诱。臣现悬立重赏，严飭各属，并飞咨闽粤各省一体密委员弁，设法购线，严密查拿，务获究办，以绝根株。至杨金郎等入会传徒，先经各县营访同查拿，前后获犯多名，文武失察职名，请免开参。除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续获匪犯、审明定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嘉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两广总督松筠等奏审办钟灵明  
等结拜天地会折

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松筠、广东巡抚臣韩崑跪奏，为拿获邻境会匪，申明分别办理，恭折奏请圣鉴事。

窃照匪徒结盟拜会，最为地方之害，叠经檄飭各地方文武严密查拿。兹据署平远县知县李友榕禀报，访得闽省匪徒潜入县境，诱令乡民结拜天地会情事，会营督率兵役，拿获匪徒钟灵明、廖伍满、刘新大、谢立和三、萧二即萧显明、谢应郎、僧参智、僧参慧八名，并据获半边钱等情，当经飭提解省审办。嗣据报罪应斩决之廖五满及拟遣之萧二即萧显明，均於取供后病故，经番禺县先后验报在案。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陈镇等审明，由按察使陈若霖审拟招解前来，臣等督同司道提犯，亲加研鞫。

缘钟灵明即钟云新，又名钟四古，籍隶福建武平县，向在江西安远县挑担营生。因安远与武平及粤东之平远各县连界，钟灵明向与现获之平远县人廖五满、未获之安远县人曾弗保、刘应受熟识。嘉庆十五年五月初五日，廖五满、曾弗保、刘应受先后赴钟灵明家闲坐，曾弗保因闻知江西安远县人曾阿兰意欲结拜天地会，遇事帮助，商同前往结拜。钟灵明等应允，曾弗保即带钟灵明、廖五满、刘应受同至曾阿兰家，一共五人，每人出铜钱一千文，交曾阿兰买备香烛酒肉，约定五月十三日，在曾阿兰村后山僻地方结拜，至期先后到齐，曾阿兰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遇有会内之人，彼此即可认识，并各给红布一幅，半边钱一个，作为记认。不序年齿，共推曾阿兰为大哥，余俱依齿序

列。曾阿兰并囑钟灵明等传会，钟灵明即于是年七月十四日，纠得未获之武平县人王大眼、张添复、张有复、蓝麟兆、江成贵、刘长庚，连钟灵明一共七人，摊出钱文。钟灵明买备香烛酒肉，在武平县属白鹤岭地方拜会。不序年齿，共推钟灵明为大哥，余俱依齿序列。又是年八月十三日，钟灵明纠约未获之武平县人洪金学、周阿四、熊有柱、熊朝畛、廖盛光、张大扬、朱庚复七人，连钟灵明一共八人，摊出钱文。钟灵明买备香烛酒肉，在武平县属羊牯塘地方拜会，不序年齿，共推钟灵明为大哥，余俱依齿序列。又，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钟灵明邀同原伙廖五满，并纠约已获之刘新大二人，廖五满又转诱已获之平远县人谢立和三，萧二即萧显明、谢应郎、僧参智、僧参慧入伙，连钟灵明一共八人，摊出钱文，钟灵明买备香烛酒肉，在平远县属乌柘溪地方拜会，不序年齿，共推钟灵明为大哥，余俱依齿序列。旋经平远县访问，会同营员督率兵役拿获钟灵明、廖五满、刘新大、谢立和三、萧二即萧显明、谢应郎、僧参智、僧参慧，并起获半边钱。讯供通禀，飭提解省审办。据钟灵明等供认前情不讳，严诘实止希图遇事帮助，委无歃血焚表，及谋为不轨情事。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首犯与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如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者，俱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等语。除转纠伙党结拜，罪应斩决之廖五满业于取供后病故不议外，钟灵明合依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首犯与曾经纠人之犯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该犯屡次拜会，不论年齿，共推该犯为大哥，已属匪党渠魁，且自江西潜入闽粤，三次纠人结拜，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当于审明后，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陈若霖、署督标中

军副将卢呈瑞，将该犯钟灵明绑赴市曹斩决，以昭炯戒。刘新大、谢立和三、萧二即萧显明、谢应郎、僧参智、僧参慧讯系听诱入会，并未转纠伙党，合依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发遣新疆例，俱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照例刺字。萧二即萧显明已于取供后病故，应毋庸议。谢应郎供称亲老丁单，系属会匪，情罪较重，例不准留养，毋庸取结办理。逸犯曾阿兰等，严飭各属并开犯供名单，分咨福建、江西二省一体严緝究办。红布已经遗失，无凭查追。起获半边钱，飭行销毁。本案会匪系平远县访闻，会营拿获究办，失察职名应请免开。又本案斩犯廖五满，逸犯萧二均系带病进监病故，管狱官职名应请免开。犯故图结，飭取另送。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外，臣等谨恭折具奏，并缮要犯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六年四月三十日。

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江西巡抚先福奏将钟灵明案内

#### 钟黄肿解闽质审片

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批 军录

再，本年三月内，奴才接准兼署两广督臣韩崑咨会，拿获福建武平县人钟灵明潜匿粤省纠结三点会，辗转传徒，究出在逃伙党抄册，飭属严拿究办一事，因即经奴才飞飭各属，严密查拿解究。惟查抄册内有谢立和三，供认会伙朱德辉，曾纠该犯在钟黄肿家拜会一次。旋据会昌县稟报，准福建武平县移知，已将朱德辉获案，究出伙犯会昌民人朱三古、李学周、钟秀并长宁县人易贤耀等四名。当经该县将朱三古等三名，并钟黄肿先后获案。并

据长宁县拿获易贤耀，禀报批飭赣州府提讯。据李学周供认拜朱德辉为师属实，其朱三古等讯不承认，钟黄肿供认被福建武平县人谢俊贤即进贤逼胁入会，并不认识朱德辉，亦无同谢立和三在伊家拜会之事，录供禀复。奴才查李学周既供认拜朱德辉为师，自应解闽归案审办。其朱三古等并不承认，是否恃无凭证，畏罪狡卸，抑系朱德辉在闽妄行供扳，亦非解闽质讯不明，当飭将李学周等四名先行委员解闽质审。一面飭提钟黄肿解省，檄司飭委署南昌府张敦仁等研讯，钟黄肿供与县讯无异。惟查谢立和三虽经粤省拿获审办，而供出之朱德辉现经闽省弋获，有无邀同谢立和三在该犯钟黄肿家结会，非提同朱德辉质讯，不能折服。且钟黄肿既供被福建武平县人谢俊贤即进贤，逼胁入会，亦应拿获谢俊贤即进贤质明办理。江省距闽较远，辗转关查，有稽时日。除飭将该犯钟黄肿一并解闽质审，并移咨福建抚臣飭属分别查拿审办外，所有拿获闽省会匪解质缘由，理合附片奏明。谨奏。

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

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 江西巡抚先福奏拿获廖月似<sup>①</sup>

案内朱石崇折

嘉庆十七年三月初二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奴才先福跪奏，为拿获叠次结会传徒逸犯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sup>①</sup> 此件内有两人名廖月似，一名籍隶广东，又名廖月勤；另一名为本折所述之人，籍隶江西，又名廖品——编者。



窃照江西节次办理会匪案内，有在逃首犯朱石崇，辗转传徒多人，实为积恶罪魁。节经奴才严飭地方文武并开明该犯年貌，密咨邻境闽、粤等省飭属一体缉拿务获，卑免漏扬稽诛，别滋煽诱。旋据犯籍会昌县侦知，该犯朱石崇已被广东大埔县访获，即经派员前往迎提。兹准广东抚臣韩崑将该犯同起获红布、绢纸并半钱字迹等物咨解来江，飭委属南昌府知府张敦仁、南安府同知何启秀查验红布绢纸，并无字迹，惟黄纸书写传会禁约与前办各案相符，并无违碍不法字句，将犯申明议拟，由司招解前来，奴才亲加研鞫。

缘朱石崇即朱世修，籍隶会昌县。先于嘉庆五年，遵例捐纳监生，卖布生理。嘉庆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在会昌县地方，投拜在逃天地会即三点会匪、籍隶广东之廖月似即廖月狮为师，送给钱一千二百文。廖月狮买备香烛等物，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和尚牌位，用布搭于两旁椅背作为布桥，令朱石崇钻过。廖月狮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俚语，并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暗藏洪字笔画，以便同会人关照，并付给禁约、半边钱，以作传徒凭据。十三年二月间，朱石崇至安远县地方，会遇已获拟结之廖善庆及籍隶江西之廖月似即廖品、杨金郎，并在逃之杨潮品，谈及天地会即三点会奉官查禁，商改洪莲会名色易于感众，分头传徒骗钱。朱石崇回至会昌县，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纠约已获拟结之何顺灃、曾奇峰、谢文玉、廖年菴四人至家，拜该犯为师。是月二十七日，又纠约已获拟结之赖受南、陈观音保、陈京余、陈秀瑞，病故之连腾洸、陈玉连，并在逃之连盛幅、谢秀林、陈拱辰九人；在会昌县山焦坑连盛幅家拜该犯为师。是月二十八日，又纠已获病故之何尾了，同在逃之连卜儒、王七宝、王秀林四人至家拜该

犯为师。又是月不记日期，纠已获拟结之赖官生拜该犯为师。又于十四年三月不记日期，纠已获拟结之魏观连拜该犯为师。又四月不记日期，纠已获拟结之温庭奎，同在逃之招才子、古元得、古元华四人拜该犯为师。以上被获各犯，先后送给该犯朱石崇洋钱一、二圆及钱六、七百文不等，朱石崇均照传会前式，分别钻桥饮酒。内仅给何顺濬、曾奇峰、魏观连红布花帖，其赖受南等止图免人欺侮，仅止传授口诀，并未饮酒领帖各散。嗣经先后拿获廖善庆、何顺濬等提省申明定拟，分别奏咨结案。该犯朱石崇闻拿畏惧，改名李阿廉逃往各处躲避，并无一定住址。十六年三月十五日，逃至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地方，即经该县督同兵役拿获，咨解来江，委员审拟，由司招解，奴才亲提研鞫。据供前情不讳，严究并无另犯不法及谋为不轨情事，此外亦无另有伙党，逃后并无行凶为匪，及知情容留之人。历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等语。该犯朱石崇投拜天地会匪廖月似即廖月狮为师，复商改会名，自行辗转传徒至二三十余人之多，即与为首尤异，自应照律定拟，朱石崇即朱世修，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绞监候律拟绞监候，仍照闽省办理罗名扬之案，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失察牌甲，飭县查明照例究惩。朱石崇之师廖月似即廖月狮，籍隶广东平远县，应仍飞咨粤省飭属严密查拿，务期必获究办，以绝根株。逸犯连盛幅等飭缉务获另结。朱石崇所得洋银钱文，不记确数，无凭着追。禁约等物，案结毁销，部监二照，飭县追缴，另行咨销。失察该犯结会传徒罪名，查取另参。所有拿获邻省罪应拟绞匪犯一名应叙罪名，系广东大埔县知县徐一麟，相应开报。除全招咨部外，合将获犯申明定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嘉庆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江西布政使陈预奏审拟廖月似折

嘉庆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批 军录

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臣陈预跪奏，为拿获结会传徒逸犯，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二个月内审办会匪朱石崇一案，据供系拜广东平远县人廖月似即廖月狮为师，辗转传徒，当经抚臣先福审拟正法奏结，一面严飭各属，并咨广东省一并严拿廖月似务获在案。嗣据长宁县禀报，侦知广东平远县将该犯廖月似即廖月狮拿获，经抚臣先福派员前往迎提。该平远县查讯廖月似供拜廖善庆为师，曾收朱石崇为徒，录供禀解来江，委员审讯。该犯恃无质证，翻供伊名廖阿三，并无廖月似之名，曾与广东人左庭俊、邱阿二拜廖善庆为师，钻桥饮酒，朱石崇亦在旁观看，朱石崇并未拜伊为师，有左庭俊等可质。当经抚臣先福飞咨粤省拘左庭俊等解江质审，并咨部展限各在案。兹据长宁县禀，访知民人罗寅认识廖月似，将罗寅解省发交委员质讯，该犯无可狡赖，始据供认结会传徒属实，由司招解前来，臣即同署藩司何饒、署臬司昌德研鞠。

缘廖月似即廖月狮，籍隶广东平远县，先在本籍云华庵披剃为僧。嘉庆九年四月内，廖月似在广东镇平县地方，拜在逃之天地会即三点会匪<sup>①</sup>、福建上杭县人王青为师，送给钱一千二百文。

<sup>①</sup> 因嘉庆十七年江西各地三点会蔓延甚广，一般皆称天地会为三点会，故折中有“天地会即三点会”之语。——编者

王青买备香烛等物，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在两边椅背，作为布桥，令廖月似钻过。王青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语句，并宰鸡取血，滴血同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暗藏洪字笔画在内，以便同会人关照，并付给会约及半边钱作为传徒凭据。十年三月内，廖月似在平远县纠得在逃之曾贵伯、严林妹，投拜为师，各送给钱五百文。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廖月似至会昌地方，纠得已获正法之朱石崇、在逃之阙祥投拜为师，各送给钱一千二百文。十一年六月内，廖月似回至平远县，纠得在逃之林绍满、钟大黃拜投为师，各送给钱五百文，仍照王青传徒式样设立牌位，分别钻桥饮酒。内止朱石崇、阙祥二人付给会约、半边钱，其曾贵伯等止图免人欺侮，仅传口诀，并未饮酒领帖。嗣获朱石崇审拟奏结，廖月似畏惧，将会约、半边钱销毁，蓄发还俗，逃往各处避匿。经广东省平远县拿获查讯，廖月似认收朱石崇为徒，因闻另案会匪廖善庆已经正法，即混供系拜廖善庆为师，经该县录供禀解来江，委员审讯。廖月似畏罪狡供伊名廖阿三，并无廖月似之名。并因素知广东人左庭俊、邱阿二等系廖善庆之徒，即混称伊与左庭俊等拜廖善庆为师，朱石崇亦在旁观看，其朱石崇并未拜伊为师，有左庭俊等可质，希图延案。经巨先福咨提左庭俊等质审，并咨部展限在案。兹据长宁县访知有县民罗寅认识廖月似，将罗寅解省，发交委员、署南昌府知府张敦仁提同廖月似质讯。廖月似无可狡赖，始供明结会传徒属实，由臬司拟解前来。臣即一同严鞫，据供前情不讳，究无另有不法及谋为不轨情事，此外亦别无伙党。复查嘉庆十四年奏办会匪王新涛等案内，据供阙祥、朱石崇曾拜天地会内之广东平远县人廖月似即廖月狮为师。阙祥、朱石崇复转邀王新涛等入会等情。嗣获朱石崇审办，供亦相同。

今该犯廖月似即廖月狮供出阙祥、朱石崇等拜伊为师，核与原案吻合。且有罗寅质认可凭。臣复令该犯当堂默出会约，亦与原案无异，是该犯结会传徒已属确凿。至该犯前次狡供与左庭俊等拜廖善庆为师一节，现查奏办廖善庆原案，据供于嘉庆十一年九月内，始拜钟碧珍为师。其查办朱石崇原案，据供于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拜廖月似即廖月狮为师，是朱石崇拜该犯为师之时，廖善庆尚未入会，该犯前供与左庭俊等拜廖善庆为师之处，妄捏显然，现在亦据该犯供明委系狡饰。查左庭俊等弋获无期，今案已审明，毋庸复行传质，致滋延宕。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等语。该犯廖月似即廖月狮投拜天地会匪王青为师，领受会内半边钱，已属不法，复敢自行传徒朱石崇等六人，骗钱惑众，即与为首无异，自应依律定拟。廖月似即廖月狮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仍照闽省办理罗名扬之案，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失察牌甲，移咨究惩。廖月似即廖月狮之师王青，据称已于十五年在籍身故，是否属实，咨会福建巡抚臣确查办理。逸犯阙祥等严饬勒缉，务获究办。廖月似所得钱文，照追入官。失察该犯在境传会罪名，查取另参。再，此案系属会匪，系刑部议明应奏之款，合并陈明。除全招咨部外，合将审明定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发文日期缺。）

嘉庆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欽此。

江西巡抚先福奏添弟会首李魁升  
为其徒争占徐姓山场等情折

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二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奴才先福跪奏，为结会匪徒占山酿命，欲图纠众报复，拿获首伙多名，申明办理，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龙泉县民人占山酿命，匪党欲图聚众复仇一案，先据署南赣镇总兵官袁协、副将杨正声、赣南道查清阿接据都司、教谕禀报，酌带弁兵驰赴弹压查拿禀报。经奴才委令臬司何锐，署南昌府知府张敦仁先往查办，并恐有会匪在内煽惑生事，随即亲往督办，当将起程缘由，恭折驰奏。

嗣于途次接据道府禀报，拿获添弟会首李魁升等多名，究出传徒感众各情形，复经由驿驰奏各在案。奴才抵吉安府城，续据臬司何锐等禀报，抵县后查明是案委因会匪杨学贵等占葬徐姓山场起衅，匪伙商谋复仇，因被乡民捉拿逃散，并无聚集数百人，亦无谋为不法情事。会督县营续获伙犯多名，余犯闻拿远逸，民情安贴如常，商令该署镇将官兵撤回归伍，并令民间壮丁撤散归业。该县监狱狭隘，难容多犯，拟即解郡审办。并查出尚有占葬余匪李矮子，亦因伤身死，传会首匪系福建永定县人卢三，本年三月间经该县汤煦访拿潜逃。另案拿获叶永琳、王化成，恐有入会情事，讯不承认。汤煦因解命案赴省，未经审确详办，一并解郡质审等情。奴才查该处民情既已安贴，在逃余匪现有司道大员在彼督拿，奴才未便再行前往，转益警虞。当即驻扎郡城，就近访令该司道等，会督县营跟究余匪确踪，分投侦拿。一面飞咨闽省查拿卢三，务获解究，并即验明各尸伤，勘明山场，提同阻毆

各犯解郡亲审。随据印委各员及该府属之永宁县及湖南桂东、酃县先后获犯报解，共二百五十八名，押解到郡。内有逃军廖兴语一名，讯未入会。叶永琳，王化成等，旋认旋翻，另行确究外，奴才亲提供认各犯，督同该司道等，逐一研讯。

缘李魁升原籍广东兴宁县，寄居龙泉县，与在逃之福建上杭县人陈纪传，蓝老四素识。陈纪传等均在龙泉大汾圩开店生理。嘉庆十六年三月内，福建永定县人卢三即破鼻花至龙泉县境，结会传徒，经该县汤煦访拿潜逃。四月内李魁升途遇蓝老四，谈及卢三之徒陈纪传交友甚广，拜其为师，可免外人欺侮。如领红布花帖，即可传徒骗钱，纠李魁升入会。李魁升应允，即于四月二十七日拜陈纪传为师，送给钱三千文。陈纪传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米桶插五色纸旗五面，中插红纸旗一面，并用布搭桥，令李魁升闯过。陈纪传口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俚语，并用刀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付给红布花帖，以作传徒之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发辮从左圈转，以便同会人关照，有事相帮而散。李魁升遂起意自行传徒，于五月二十三日诱令现获充当北乡司巡检衙门弓兵之张元、张英，与民人胡错银、杨学贵、李良超、罗冬仔、张忠瑜、李文泗、钟贤山、李矮子，并龙泉县散役郭洪，复于七月初二日诱令现获之廖正荣，逼胁闻拿投首之张良贵、赖高锡，及〔在〕逃之黄添运等，先后拜伊为师，各骗得钱六、七百文。李魁升照依前式设立牌位，闯桥饮酒，传授口诀，内有古柏、古仔，亦欲拜李魁升为师，经古柏、古仔之兄查知赶回，未解入会。维时有已死之温邵周、张德标，并现获之张德思、张九贵、张玉黄、张德椿、张忠贤、温绍周、彭殿云、陈信川即谢信川、苏亚四、李长才、吴秀逵、田洪兴、卢焦赞、温庭升、李廷

彩，投首之吴传魁、张德枫，在逃之谢上有、温洪任，现获被胁之钟毓海，亦于本年四月十三、四等日，拜陈纪传为师，各送钱五六百文。又有投首之革监卢象轩，并现获之蓝士昌、潘友发、潘玉堂、谢文光即汤云旺、彭大宾，并在逃之冯奕运、王光淙、王孛元、钟德佑、李勇机、林振江、张云貽、姚必英、林俊英、王添辉、王能罄、马增秀、黄时灏先后拜卢三为师，各给钱一、二千文。卢象轩随转诱现获之叶必松、刘佳章、投首之卢象耀，并在逃之刘振章等拜伊为师，各骗得钱六、七百元。冯奕运亦转诱现获之杨学魁、熊华堂、李奕堂、李盛坚拜伊为师，各骗得钱六、七百元。胡钳银逼胁现获年未及岁之曾以敏拜伊为师，诈得钱四百文。王光淙转诱现获之王文长、杜蛇仔，投首之明士伟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一百二三十文。王孛元转诱现获之黄盛魁、黄钟响，投首之黄洪茂、余荣术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三百文及一千文不等。钟德佑转诱现获之林标连、郭允详、邝上益，投首之赵受洪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三、四百文。李勇机转诱现获之袁允浩拜伊为师，骗得钱七百元。黄时灏、林振江、马增秀亦各转诱现获之朱科魁，投首之姚兴荣、黄元秀，各拜伊等为师，骗得钱五六百文不等。姚必英转诱现获之肖石仔、何华溪、上子机、朱廷卿、曾洪瑞并自愿入会之钟高才，及投首之何青秀，现获被胁之洪遼周、陈相洪拜伊为师，各骗得钱六、七百元。林俊英转诱现获之林复元、郭贵、赖周华、叶尚朋、林良周、胡亚拐、肖贤忠、林貽中、林良炯，并投首之李受敏，未获之黄振玉，现获被胁之刘贵英、王其桡拜伊为师，各骗得钱六七百元。张云貽转诱投首之张立庭、张立逵、张立远、张立遗、谢志奇、郭光汉、饶文昌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三四百元。王能罄转诱现获之李元龛、邹仁宝、金日文，投首之张启华、吕如洪、余惟科、李元龛，现获被



胁之周维详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三、四百文。王添辉转诱现获之谢陇辉、高继发，投首之严士俊、王贞相、吴义中、钟良金、刘生贵、谢陇海、刘信河、现获被胁之叶济洪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五、六百文。严士俊又转诱现获之魏享信、魏享理、杨勇桂、王添星、谢良辉，投首之陈茂华、廖明见、陈星才，在逃之黄潮桂，现获被胁年未及岁之黄昌灏、赖帼标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三、四百文。王添星当被伊父查知，赶回未经入会。以上各犯除卢象轩、严士俊领有红布纸帖，余仅闯桥饮酒，传授口诀，未领布帖。在逃各犯有无领帖，应俟缉获讯明。此李魁升等入会传徒骗钱之原委也。

该匪等入会以后，彼此联络。因李魁升、陈纪传师徒说话伶俐，又有勇力，推为大哥。本年七月二十五日，会伙杨学贵之母病故，无钱买棺，无地安葬，商之钟高才，因伊曾佃种过罗达衢家焦岬山场，与民人徐陆传家祖遗井岬山毗连。徐山在东，罗山在西，中以倒水为界。徐陆传先因误越罗山葬坟涉讼，经该前县刘焜讯明，断令照界各管各业在案。钟高才因曾纠徐姓入会不允，挟有嫌隙，借图越葬占山，将徐山指为罗界，怂令杨学贵葬母，杨学贵听信允从。钟高才邀同赖文榜、温邵周、李矮子向周良发店除取棺木不允，是夜即邀温邵周等乘周良发不在店内，将棺木硬行抬回，捏称除取，交杨学贵将母收殓。二十六日钟高才代邀赖文榜、李良超、肖石仔、温邵周、张德标、李矮子、温洪任、张组洪等，同杨学贵抬棺赴山，在徐陆传坟前相离三丈许开土，经徐陆传查知，带同侄孙徐帼纲往论。因畏会匪人众，令杨学贵写立借字，允葬一穴。杨学贵应允。钟高才坚称系属罗界，向徐陆传斥辱。徐陆传回骂，钟高才喝令温邵周等欲将徐陆传捆绑，徐帼纲赶回告知伊叔徐治彬，邀同徐治伟并房族徐呈远、徐显珑、

徐治五、徐治伉、徐幅伦等，各带刀棍防身，赶往救护。徐治彬因伊父徐陆传年老，扶送回家。徐星逵等向阻，经温郃周用挖土铁铲戳伤徐显泷胞叔徐星逵顶心倒地，徐显泷赶护，温郃周用铲向毆，徐显泷闪避，用携带长柄尖刀扑拢吓戳，适伤温郃周右肋倒地，张德标与徐幅伦争毆，徐幅伦举脚向踢，被张德标用铲划伤左脚心，并戳伤鼻准。徐幅伦负痛用刀格戳，致伤张德标肚腹倒地。李矮子拾棍赶护，徐治伟持刀拦住，李矮子用棍向毆，徐治伟举刀格开，致伤李矮子额颅，李矮子用棍毆伤徐治伟左肩甲，复赶拢揪住徐治伟发辫，掣按乱毆，徐治伟情急，左手用刀自后戳伤李矮子右后肋倒地，擦伤右臀。杨学贵、李良超喝阻不及，于时温洪任与徐治伟及徐治伉、赖文榜互毆受伤各散。张德标当时身死，温郃周延至二十七日，李矮子延至八月初六日，先后因伤殒命。此钟高才唆使杨学贵占葬徐姓山场，致被伤毙温郃周等三名情形也。七月二十九日，张德标之叔张组洪、温郃周之兄温洪任，同钟高才至大汾，向李魁升、陈纪传告知情由，李魁升以张德标等为伊徒杨学贵葬母被伤身死，心怀不甘，即起意纠众复仇。陈纪传应允，令张组传等赴县报验，并令钟高才写信九封，分送会伙卢象轩、蓝土昌、林振江、王添辉、林俊英、马增秀、王能磐、王光淙、李勇机九人，令其转纠伙党，约定八月初四日齐集大汾圩，扛抬尸首，赴徐陆传众毆毆泄忿，各皆允从，往来商议，人数日众。徐陆传家闻知畏惧，于八月初一日携眷搬避。该姓族人恐被波累，亦各惊惶。大汾圩民人因见会匪往来，群聚商议，虑滋事端，远近喧传，均怀疑惧。时值该县汤煦因解命案在省，北乡司巡检曹镛弹压晓谕，不能慑服。各村士民遂各募集乡丁，先期防护，一面协保，先后捕获钟高才等五十余人。并据该巡检曹镛协同把总朱佐清，拿获李魁升解县收禁，会同该县县

丞等，遣丁禀报县府。该署府彭襄先已风闻，禀经奴才，飞飭汤煦回县，该署府亦即驰查。该县教谕复学位等，及署龙泉营都司汪宇铎就近禀报南赣镇道，因恐县城兵单，酌带官兵驰往督拿。经奴才飭令臬司何铎带同署南昌府同知张敦仁，驰往查办。奴才亦即亲来督办。此李魁升等欲图聚众复仇，旋即被获之情形也。奴才随即将现获各犯分起押解来郡，并据该县查出散役郭洪亦经入会，察明究办。并于李魁升等家内起出名簿、符书、花帖等件，一并解郡。奴才亲督研讯，各供前情不讳。究出该犯胡钳银及张九贵、张英、钟高才，并已死张德标等，平日各有勒借诈骗各案，查验起获刀头、小铁铤等件，均系民间常用之物，并非军械。即符书、簿本，亦止练习拳棒俚语，尚无违碍不法。字帖一纸，系钟高才代笔，载有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和尚万提喜，及传广东惠州高溪分为五房，并方大洪等。究竟有无其人、其地，及帖后写天运元年辛月未日，妄诞不经字句，显有谋为不轨情事，钟高才自必深知，复加严究。据钟高才供，帖内所写字样，都照陈纪传原帖臆写，曾向陈纪传查问，据说是会内流传，并不知有无其人其地。即帖后天运字样，会中尚有写顺天两字者，亦有写天运二字者，是陈纪传原帖如此，实在起自何人，伊并不知，并非伊自行编造。其辛月未日，是暗藏本年辛未入会拜师之意。现有曾同领帖之李魁升可质等语。质之李魁升，供亦相符。诘以帖内人名，据钟高才供，化兴即陈纪传法名，领帖之化茂系在逃之温洪任，化思即现到之张德思。是日惟张德标、温郁周、张组洪、温洪任当场画押。其余各押，系伊代画。张德思议明同领此帖，因经温洪任收执，当（尚）未画押。彭殿云随后走至，并不识字，虽亦列名，不知详细等语。质讯张德思、彭殿云，供各无异。并据彭殿云供，伊不识字，系因陈纪传令其列名画圈，是以照画，

并不知帖内是何字句等语。并究明各犯被诱入会，委图骗钱及见人欺侮，即李魁升商谋纠众复仇，亦只欲向徐陆传家吵闹，并无借端抢劫及谋为不轨情事。历诘不移，似无遁饰。

查李魁升拜添弟会即三点会匪犯陈纪传为师，领受悖逆字句花帖，自行给帖传徒，已同为首。复因会伙被杀，并未候官审办，辄敢倚恃匪伙人多，写信分投纠众复仇，事虽未成，藐法已极。钟高才自愿入会，图占有主山场，主使杨学贵占葬肇衅，致温邵周等被杀三命，复代写书信，纠众复仇，已属不法。并敢听从陈纪传代写悖逆字句花帖，即与其谋无异。李魁升、钟高才均请比照谋叛者不分首从皆斩例，拟斩立决枭首。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奴才于审明后，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何镜，调赴吉安府弹压之署袁州协副将吉安营参将张建英，将李魁升、钟高才二犯绑赴市曹处斩，仍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俾该地民人触目惊心，互相儆戒。该二犯系比照定拟，家属免其缘坐。张德思虽未执帖画押，惟于悖逆花帖当场列名，议明同领，即属知情。且听纠复仇，叠诈得赃，情殊凶恶，应比照知情隐藏者绞律，拟绞立决。胡钳银虽未领帖，惟入会之后，捏造钱票，叠诈得赃，复逼胁读书幼童为徒，即与为首无异。应照左道邪教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绞监候，仍照闽省办理罗名扬等案，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革监卢象轩、民人严上俊听纠入会，复领受悖逆字句花帖，自行传徒，与李魁升情罪无异，均系闻拿投首，究知畏法，应照例子斩罪上减等拟流。惟系领帖传徒，听纠复仇之犯，情罪较重，应仍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杨学贵于钟高才图占徐姓山场，先不知情，后经山主向论，即应允立字。因钟高才坚决不依，被阻互毆，曾向劝阻。迨李魁升等商谋复仇，先已畏避，尚非明谋滋事。蓝士昌听从复仇，尚未纠

人：张元、郭洪、黄盛魁并未与谋；肖石仔、李良超抬棺送葬，不知钟高才占葬各情，旋复畏事走回。彭殿云虽列名逆帖，不知字义，与知情隐藏者稍属有间。均被诱入会，闯桥饮酒，应与入会闯桥，并未领帖传徒，听纠复仇之罗冬仔等五十九犯，均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张良贵等三十三犯，被诱入会，闯桥饮酒，并未领帖传徒；听纠复仇之罗冬仔等，均系闻拿投首，应照例于为从遣罪上减等问徒。惟该犯等于到案后，并不将听纠复仇各情，据实供吐，已属自首不实。且将来限满释回，群聚一处，保无别滋煽惑，未便轻拟城旦，应与被胁入会，仅传口诀之钟毓海等十犯，均酌拟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各到配折责安置。曾以敏、黄昌灏、赖国标年未及岁，仍请照律收赎。占柏、古仔、王添星始被哄诱，旋因父兄斥阻，未经入会，惟事后并未首告，均有不合，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加枷号两个月。各犯父兄及失察牌甲，查明照例究惩。至张德标等倚恃会匪，听从钟高才强占山场，切近徐姓祖坟盗墓，系属罪人。徐治伟等被纠入会不允，实属畏法良民。且身为山主，有应捕之责。徐帼伦因被张德标持铲划戳多伤，用刀格戳，一伤毙命；徐治伟被李矮子拒殴受伤，复被揪辫掣按，乱殴情极，用刀戳伤李矮子殒命，均情由格捕。徐帼伦、徐治伟均请照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勿论律勿论。徐显沈因见胞叔徐星逵被温郇周持铲戳伤倒地，该犯情切救护，用刀戳伤温郇周毙命，虽在被殴闪避之后，难同格杀勿论。惟温郇周同在恃逆字句花帖，已属罪犯应死。复听从钟高才占山强葬，拒殴逞凶，若将协同山主捕殴之人予以抵偿，实觉情轻法重。徐显沈应请照擅杀应死罪人律杖一百。徐治五棍伤温洪任左臂膊、徐治伉竹枪戳伤赖文榜胸膛，均非折伤。徐治彬因山场被占，率属往阻，均无不合，应免置议。徐星

途等各伤平复，该处井硿山场系徐姓世守之业，虽山契年久无存，惟葬坟累累白明。迄今历管二百余年，经官断结有案，应仍照原断给令照界管业。钟高才偷窃周良发棺木，仍在犯属名下照估追贖，其花帖及各簿来历，俟卢三解到并缉获陈纪传等到案究追。查该县北乡司巡检曹镛生，察会匪在境传徒，并于弓兵张英、张元在外结会滋事，毫无觉察，非寻常失察可比，未便因其协同把总朱佐清拿获首犯李魁升，稍事姑容，应请照溺职例革职。龙泉县知县汤煦于匪徒商谋复仇滋事，闻知赶回，随同该署府彭骧、署南昌府张敦仁，并署龙泉营都司汪宇镠等，旬日之内，督率兵役乡民，缉获首伙多犯，俾民情安帖如常，要犯不致漏网，办理尚为妥速。惟平日不能化导乡愚，以致匪徒煽惑结会，虽于卢三在境传徒先已访闻，悬赏缉拿，第未能即时拿获究办，究有不合，应请旨交部，照例议处。该管本任吉安府知府张敦仁，于本年四月初八日委署南昌府卸事，署吉安府知府彭骧于是日到任后，因所属命案翻供，赴省会审，旋因风闻其事，驰往督办，尚属认真。惟失察所属会匪，煽惑骗钱，相应附参。奴才与臬司何铨、赣南道查清阿，未能先事觉察，均难辞咎，应请旨一并交部议处。武职失察职名，另行查参。逸犯陈纪传等飞饬各属，并咨会邻省严拿务获另究。至江省屡有匪徒结会骗钱，节经严拿惩办，及复有煽惑乡愚之事，奴才现已摘叙简明事由出示，遍贴晓谕，务俾家喻户晓，免罹法网。除令咨咨部外，理合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 江西巡抚先福呈军机处咨文

### 附一、照抄陈纪传花帖

### 附二、照抄钟高才默出信稿

### 附三、李魁升等供单

嘉庆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军录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兼提督衔先，为咨送事。

窃照龙泉县匪犯李魁升等传徒结会，钟高才图占徐姓山场，主使杨学贵强葬，被徐显洸等杀死匪党温邵周等三命，复商同纠众复仇一案，经本部院督同臬司并赣南道等申明，恭请王命，将李魁升、钟高才先行正法，于嘉庆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恭折由驿具奏。除全招咨部外，谨照抄陈纪传花帖及钟高才默出纠众信稿，并缮首犯李魁升、钟高才供词，及各犯拟罪名单，相应咨送，备呈御览，为此咨呈军机大人，谨请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计呈送：照抄陈纪传花帖一纸，照抄钟高才默出信稿一纸，李魁升、钟高才供单一扣，各犯拟罪名单一扣。右咨呈军机大人。

嘉庆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 附一、照抄陈纪传花帖

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省城都大平府太平寨少林寺修身和尚、字提喜，佛名万和尚，传下四字阅阅阅阅，再传授到广东惠州府高溪，兄弟议论，分开五房，共议传下四字：云白连天。兄弟各别，二房在高溪，三房在广省，以后兄弟立业，分为五处，再传下四字：木立斗世。五房五兄商议，传下顺天行道四字。方大洪、

大哥、三房在万山起义立业，众兄弟再传下四字：顺天字号为记，如今众兄弟万山传出帖，交与化兴弟子承领，日后若有查出不忠不义，割头示众。

天	顺
号	字

在场：祖洪押、德标押。

保结：彦惠押、殿云○、邵周押、成珍楨押。

代笔：高材押。

非亲有义须当敬  
是友无情切莫交  
黄河自有澄清日  
顺天吉义合同心

天运元年辛月未日立传帖万山众兄弟承领帖，弟子化兴传出帖，交与承领帖弟子化茂、〔化〕思。

### 附二、照抄钟高才默出信稿

字传

兄台在八月初四日的至大汾圩陈纪传店商议，其张德标、温邵周二人被徐姓杀死，烦兄台务要邀请列位，上来冲棺至徐家，切勿吝步是幸。某兄台。

弟陈纪传、李魁升拜

### 附三、李魁升等供单。

据李魁升供：原籍广东兴宁县，寄居龙泉县。年三十三岁，开杂货酒店生理，与在逃的福建上杭县人陈纪传、蓝老四素识。陈纪传们都在龙泉县大汾圩开店生理，嘉庆十六年四月内，小的途遇蓝老四，谈及陈纪传拜添弟会即三点会首卢三为师，交友甚广，拜他为师，可免外人欺侮。如领红布花帖，就可传徒骗钱，



邀小的入会。小的应允，就于四月二十七日，拜陈纪传为师，送给钱三千文。陈纪传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的万提督即洪二和尚牌位，用米桶插五色纸旗五面，中插红纸旗一面，并用布搭桥，叫小的问过，陈纪传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的话，并用刀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付给小的红布花帖，以作传徒凭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发辮从左圈转，以便同会人关照，有事相帮，各散。小的就起意自行传徒，于五月二十三日，诱令现获的北乡司巡檢衙门弓兵张元、张英，同胡钳银、杨学贵、李良超、罗冬仔、张忠瑜、李文洲、钟贤山、郭洪及已死李矮子。又于七月初二日，诱令现获的廖正荣，并逼胁投首的张良贵、赖品锡及在逃的黄添运、黄彩奉、钟高坚，先后拜小的为师，各骗得钱六、七百元，小的照依前式设立牌位，问桥饮酒，传授口诀。又有古柏、古仔也要拜小的为师，他哥子查知，赶来叫回，没有入会。他们因小的同师傅陈纪传说话伶俐，又有勇力，推为大哥。七月二十五日，徒弟杨学贵母亲病故，怎样听从钟高才主使占葬徐姓山场，被徐姓向阻争殴，致伤同会人张德标、温邵周身死，并伤李矮子。小的先不知道，二十九日，张德标的叔子张组洪，温邵周的哥子温洪任同钟高才走来，向小的同陈纪传告知情由，小的因张德标们为小的徒弟，因杨学贵葬母被伤身死，心怀不甘，起意纠同会伙复仇。陈纪传应允，叫张组洪们赴县报验，并叫钟高才写信九封，分送卢象轩、盛上昌、林振江、王添辉、林俊英、马增秀、王能馨、王光宗、李勇机九人，转纠会伙，约定八月初四日齐集大汾圩，扛抬尸身赴徐陆传家殴毁泄忿，都各允从，往来商议，人数日众。不料徐陆传家闻知畏惧，于八月初一日携眷搬避，徐姓族人也各惊惶，大汾圩居民见小的们往来聚众，恐怕闹事，雇集乡丁把钟高才们捉获，小的害

怕，就把红布花帖烧毁，旋被北乡司同把总拿获的。小的实止传徒骗钱，那商谋纠众复仇，也止要向徐陆传家吵闹，并没借端抢劫及谋为不轨的事是实。

据钟高才供：龙泉县人，年三十九岁。嘉庆十六年三月内，小的出钱九百文，投拜添弟会即三点会匪姚必英为师，姚必英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的万大哥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叫小的阔过。姚必英口诵俚语，宰鸡取血，滴酒同饮，并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各散。七月二十五日，会伙杨学贵的母亲病故，乏钱买棺，无地安葬，因他母亲是小的妻子认的母亲，就与小的相商。小的佃种罗达衢家焦罈山场，与徐陆传家并罈山毗连，徐陆传先因误越罗山葬坟涉讼，断结有案。小的因曾邀徐姓入会不允，挟有嫌隙，想借越葬占山，就把徐姓山场指为罗姓山界，怂令杨学贵葬母。杨学贵听信允从，小的邀同赖文榜、温郁周、李矮子向周良发店赊取棺木不允，那夜就邀同温郁周们乘周良发不在店内，把棺木硬行抬回，捏说赊取，交杨学贵把母亲收殓。二十六日，小的又代邀赖文榜、李良超、萧石仔、温郁周、张德标、李矮子、温洪任、张组洪们同杨学贵抬棺赴山，在徐陆传祖坟前相离三丈处所开土，徐陆传同他孙子徐帼纲走来理论，叫杨学贵写立借字，允葬一穴，杨学贵应允。小的坚执是罗姓山界，向徐陆传斥辱。徐陆传回骂，小的喝令温郁周们要把徐陆传捆绑，徐帼纲赶回通知徐治彬、徐治伟、徐星达、徐显洸、徐治伍、徐治伉、徐帼伦们各拿刀棍赶来阻止，互相争殴。温郁周、张德标、李矮子先后被徐显洸、徐帼伦、徐治伟戳伤，张德标当时死了，温郁周延至二十七日身死。二十九日，张德标的叔子张组洪、温郁周的哥子温洪任，同小的到大汾圩向李魁升、陈纪传告知情由。李魁升说，张德标们为他徒弟杨学贵葬

母，被伤身死，心怀不甘，起意纠同会伙复仇。陈纪传应允，叫张组洪们赴县报验，并叫小的写信九封，分送卢象轩、蓝士昌、林振江、王添辉、林俊英、马增秀、王能馨、王光淙、李勇机九人，转纠会伙，约定八月初四日齐集大汾圩，扛抬尸身赴徐陆传家殴毁泄忿，都各允从。往来商议，人数日众，不料徐陆传家闻知畏惧，于八月初一日携眷搬避，徐姓族人也各惊惶，大汾圩居民见小的们往来聚众，恐怕闹事，雇集乡丁，把小的们捉获的。小的自愿入会，图免欺侮，并没领帖传徒骗钱的事，因想图占山场，主使占葬，后复听从纠约复仇，实止要向徐陆传家吵闹，并没借端抢劫及谋为不轨的事。至小的代陈纪传写花帖一纸，载有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和尚万提喜及传广东惠州高溪，分为五房并方大洪等字样，都照陈纪传原帖誊写。小的曾向陈纪传问过，他说是会内流传，并不知有无其人其地。帖后天运字样，也因会中向有写顺天两字的，也有写天运二字的，也是陈纪传原帖如此，实在起自何人，小的并不知道，并非自行编造。那辛月未日，是暗藏本年辛未入会拜师的意思，现有曾同领帖的李魁升可质。那帖内化兴即陈纪传法名，领帖的化茂，系在逃的温洪任，化思即现到的张德思。那日止张德标、温郃周、张组洪、温洪任当场画押，其余各押，系小的代画。张德思议明同领此帖，因经温洪任收执，当下并未画押，彭殿云随后走至，陈纪传叫他一同列名，他并不识字，只在名下画有一圈是实。

### 江西巡抚先福奏续获卢三折

嘉庆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朱折

江西巡抚奴才先福跪奏，为续获结会传徒首伙各犯审明定拟，

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龙泉县匪犯李魁升等结会传徒，钟高才主使杨学贵占葬，被徐显珑等致伤匪党温邵周等身死，欲图纠众复仇一案，先经获犯二百五十八名解郡，将讯实伙党一百一十八名审拟奏结。嗣据该府县会督印委各员，续获匪犯温洪任等二十四名，并于前获未认各犯内，续经究出入会之叶承琳等十名，并永宁县所获之袁逢三等三名。又据大庾、崇义二县拿获梁造贵等二名，先后解省，并准福建、湖南各抚臣移据永定、上杭、茶陵、酃县、江华等州县拿获首犯卢三、陈纪传等共一十六名，委员押解到江，一并飭发委员审拟，由臬司招解前来。奴才亲提研鞫。

缘卢三即破鼻花又名体谋，原籍福建永定县。先于嘉庆二年七月内，在原籍会遇素识在逃之同县人黄华增，谈及伊拜添弟会即三点会首卢月泗即卢盛海为师，邀卢三入会拜师，可免被人欺侮。如领红布花帖，即可传徒骗钱，卢三应允。即于是月不记日期，拜黄华增为师，送给钱五百文，黄华增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米桶插五色纸旗五面，中插红纸旗一面，并用布搭桥，令卢三钻过。黄华增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俚语。并用刀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付给红布花帖，以作传徒凭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发辮从左圈转，以便同会人关照，有事相帮各散。旋值永定县查拿会匪，卢三畏惧逃避，十年十二月内回家潜匿。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听从詹立长起意，伙同不识姓名七人并詹阿二等十四人，至事主赖位京米店行劫。詹立长、詹阿二拒伤赖位京身死，事主之子出店喊救，邻佑帮拿，亦被盜伙杀死一人。卢三在店外见面畏惧逃走，报经永定县验讯详缉，卢三闻拿逃往各处躲避，并无定址。十六年三月初间至龙泉县，因贫无聊，起意

自行传徒骗钱。诱令先获拟结之蓝士昌、潘有发、潘玉堂、谢文光、彭大宾、投首之革监卢象轩，现获之陈纪传、蓝老四、革监林俊英，民人刘德茂、王光淙、钟德佑并在逃之冯奕运、王擎元、李勇机、林振江、张云贻、姚必英、王添辉、王能罄、马增秀、黄时澹、罗万罄、万章鼎、黄国耀、刘慈云、刘万斌、王子高、朱毓洸、叶五子、吴绍景、赵受逢、吴昌鼎先后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一、二千文。卢三照依前式设立牌位，钻桥饮酒，传授口诀，议明领授花帖者，许其自行给帖传徒。并未领帖者，无论何人收有徒弟，仍作为该犯之徒，得钱与伊均分。当给陈纪传、卢象轩红布、花帖，并嘱林俊英、王光淙、钟德佑、冯奕运等分头诱人入会骗钱。经该县汤煦访问查拿，卢三潜逃。陈纪传起意自行传徒，于四月十三、四等日，诱令已死之温邵周、张德标、李矮子，先获拟结之张九贯等十五名，及投首拟结之吴传魁、张德枫，并现获之温洪任、谢上有，又逼胁先获拟结之钟毓海俱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五、六百文。并嘱素识之蓝老四邀人入会，许分钱文。蓝老四旋纠李魁升于四月二十七日拜陈纪传为师，送给钱三千文，蓝老四分得钱二百文。陈纪传又于四、五、六、七等月，先后诱令现获之温洪任、温洪伸、巫正祥、李洸升并逼胁现获之张德槐、黄立珍、黄立桥、刘大发、廖吊灯、蓝垂老，投首之杨乌牯仔拜伊为师，各骗得钱三、五百文不等。只给过李魁升、温洪任花帖，余仅钻桥饮酒或传授口诀。林俊英亦于五月内，转诱先获拟结之林复元等九名，并投首拟结之李受敏、在逃之黄振玉，又逼胁先获拟结之刘贵英，王其携先后入会拜师，各骗得钱六、七百元。又于六月内，诱令现获之张青秀、黄添纪、刘世魁并逼胁现获之郭信贵、吴俊成、黄奇桥、王秀逢、袁逢三同投首之黄洪升，先后入会拜师，各骗得钱二、三百至五百文不等。王光淙亦于五月内，

转诱先获拟结之王文长、杜蛇仔并投首拟结之明上伟，先后入会拜师，各骗得钱一百二三十文。又于七月初六日诱令现获之郭正经入会拜师，骗得钱一百文。钟德佑亦于五、六等月，转诱先获拟结之林际连、郭允祥、邝上益，投首拟结之赵受洪、并逼胁投首之谢上观、谢品上先后入会拜师，各骗得钱三、四百文。时有现获之刘奎章，被先获拟结之卢象轩诱令入会拜师，送给钱七百元。又现获余春仁及张德梅、王化成、叶承琳、郭亿德被在逃之王能器诱胁，入会拜师，各送给钱三、四百文。又现获之曹亚三、钟廷瑞被在逃之黄时灌诱令入会拜师，各送给钱一、二百文至一千文。又现获之李秀观、余才盛、黄肃邦并投首之刘章湖、刘泮章被在逃之马增秀逼胁入会拜师，各送给钱一百至五百文。又投首之王添善、王添煜、廖沛章被在逃之王擎元逼胁，入会拜师，各给钱二百文。又现获之李赞登、卢文林及冯麟才、黄奇松被在逃之冯奕运诱胁，入会拜师，各给钱五、六百文。又现获之梁逵贵被在逃之黄振玉诱令入会拜师，送给钱一千文。又现获之邱泷桂、邱泷甫被在逃之姚必英诱令入会拜师，送给钱一百文。以上各犯内有钻桥饮酒传授口诀者，亦有仅传口诀并未钻桥饮酒者。林俊英等告知各犯虽拜伊等为师，仍系会首卢三之徒。如有愿领花帖者，该匪卢三再给。后因闻拿逃散，均未领有花帖，此卢三、陈纪传等结会传徒骗钱之原委也。该匪等入会以后，彼此联络，因李魁升、陈纪传说话伶俐，又有勇力，推为大哥。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魁升之徒杨学贵母故无地安葬，〔中略〕<sup>①</sup>。奴才亲加研讯，据供前情不讳。并究出该犯温洪任、温洪伸、张青秀、黄添纪、钟廷瑞平日另有讹诈得钱各案。请据卢三、陈纪传、温洪

<sup>①</sup> 内容详前——编者。

任同供：卢三拜黄华增为师，领有花帖，内载当年起义在四川，甘肃和尚万提喜及传广东惠州高溪，分为五房，并方大洪等字样。卢三曾向黄华增问过，据称系会内流传，并不知道有无其人、其地。其帖后天运字样，亦因会中向有写天运两字者，亦有写顺天二字者，是黄华增所给原帖如此，实在起自何人，并不知道。迨后传与陈纪传，复传与温洪任，俱照原帖写转给，并非伊等自行编造。至辛月未日，系暗藏十六年辛未入会拜师之意。卢三、陈纪传原帖烧毁，温洪任因被拿逃走，原帖在家已被搜缴。其帖内人名化兴即系陈纪传，化茂即系温洪任法名。是日惟张德标、温邵周、张组洪当场画押，彭殿云随后走至画圈，杨成珍同其余各押，均系钟高才代画。温洪任虽经领帖，因不识字，并未画押，亦不知帖内是何语句等语。并究明王光淙等，均系听从卢三邀人入会拜师骗钱，并未自行给帖，亦未另立会名。被诱各犯或系图免欺侮，或因被逼畏凶入会，陈纪传等商谋纠众，实止欲往徐陆传家吵闹复仇，并无借端抢劫及谋为不轨情事。历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卢三拜添弟会即三点会匪黄华增为师，领受悖逆字句花帖，在籍听从行劫潜逃，辄敢来江起意结会、骗钱，自行给帖传徒多人，实为此案罪魁。陈纪传拜卢三为师，领受悖逆花帖又复自行给帖传徒，商同李魁升欲图聚众复仇，致酿巨案，亦属首祸之人，均难宽贷，应各以为首论。卢三除在籍听从行劫，并未入室杀伤事主，邻佑并不知情，罪止拟遣不议外，应与陈纪传均请比照谋叛者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梟示，仍传首犯事地方示众。该二犯系比照问拟，家属免其缘坐。温洪任拜陈纪传为师，领受逆帖，固属不法，惟并未自行传徒，且不识字义，不知帖内系何语何句。较原办张德思之知情隐匿者有间，与列名逆帖、不识字义、

听从画圈之彭殿云情罪相同，自应一体酌减定拟。林俊英、王光淙、钟德佑拜卢三为师，并非领受逆帖，亦未另立会名，给帖与人，其同时诱胁多人入会拜师，系听从卢三指使，且议明入会各犯仍系卢三之徒，与自行起意传徒者有间，未便均以为首论，应与听从纠人入会之蓝老四即蓝来选，及被诱入会、钻桥饮酒、并未领帖传徒之温洪任等二十四犯，均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例，发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王光淙虽系父叔闻拿协获送官，情同自首，惟该犯邀人入会骗钱，又听从复仇，情节较重，业已酌减定拟，不准再减。林俊英、巫正祥、张育秀、余春仁、邱流桂、邱流甫等，据报在监病故，应毋庸议。杨乌粘仔即杨成珍等九犯，被胁入会，钻桥饮酒，并未领帖传徒，均系闻拿投首，应照例子为从遣罪上减等，问徒，惟该犯等于屡经惩办会匪之后被胁入会，又复允从复仇，情节较重，将来限满释回，群聚一处，（难）保无别滋煽惑，未便轻拟城旦，应与被胁入会，仅传口诀，并未随同滋事之黄立珍等二十犯，均酌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各到配折责安置。廖陇章、吴俊成、叶承琳、李秀观均监病故，毋庸议。各犯父兄及失察牌甲，查明照例究惩。该犯林俊英等在监病故，据讯刑禁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所有监毙各犯管狱官职名，咨部核议。至卢三之师黄华增，据供在籍溺毙，是否属实，应同卢三行劫盗案，咨明闽省另行查明咨部。逸犯卢月泗即卢盛海，系历办会匪首犯，现讯卢三，据供不知存亡，应同各逸匪分别咨行闽、楚及本省各属，一体严密查拿，务获究办，以绝根株。

再，前获未认各犯，现经认实入会者归案审拟，并未入会而有被控抢诈等案者，分案办理，误被获送者概行保释。现在民情乐业，匪类绝迹，合并声明。除全招咨部外，合将续获匪犯审拟



缘由，恭折具奏。并缮拟罪清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嘉庆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朱批〕：刑部速议具奏。

江西巡抚阮元奏审办钟锦泂  
等结拜三点会折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阮元跪奏，为拿获结会传徒匪犯，审明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西省赣州府属，界连广东，向有匪徒敛钱结会，最为地方之害。臣于本年八月抵任后，与藩司袁秉直、臬司恒敏节经檄飭文武各员，严密查拿。并飭赣南道查清阿就近督飭各州县编查保甲，认真访拿。旋据龙南县知县宋庚访闻，有粤省会匪潜入境内，诱令乡民结拜三点会情事，亲赴村庄访拿，即经该村保甲据报，钟瑞洪、赖青龟二名，立时就获。赣州府知府王梁闻信赴县，复督印委员弁暨信丰县续获钟锦泂等二十四名。又据赖连四掘送伊子赖细苟一名，共获犯二十七名，并于钟锦泂名下起出字迹红布一块，提解来省。除郭奉太一名病故外，其于二十六犯，据委员审拟，由司招解前来，臣随亲提各犯研鞫。

缘钟锦泂籍隶龙南，与广东连平县人邱利展认识。嘉庆十九年三月初一日，钟锦泂听从邱利展邀与现获之叶南保结拜三点会，声言结会之后，遇事共相帮助，可以免人欺侮。钟锦泂等各出钱五百文，即拜邱利展为师。邱利展排列案桌，上设香烛、纸旗，并从前传教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又用白布在椅上搭作桥式，

令钟锦泂等从桥下钻过立誓，宰鸡滴血词饮，（朱批：可恨之极！）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钟锦泂又另送邱利展钱一千文，邱利展私给俚词红布一块，内书：五祖分给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见团圆时等语。称系向来会内流传，不知何人所造，得此即可转自（自行？）传徒而散。钟锦泂随于是年四月初五日，起意诱得已获之黄坤太、黄成太、黄照科三人为徒。五月初四日，又诱得已获之郭奉太、邱福兴二人为徒。六月十三日，又诱得已获之黄世达、黄润科、黄太华、曹怀满及在逃之谢义幅五人为徒。是月三十一日，又诱得已获之谢英石、赖茂升、廖日生、唐胜、蔡运九、蔡松生及在逃之叶老满、叶昌利、赖茂贵、程闰古十人为徒。七月二十六日，又诱得已获之蔡满仔及在逃之谢亚胜二人为徒。八月初十日，又诱得已获之钟瑞洪、钟立名、钟立瑞、钟朝老、萧运妹、赖青龟、赖育秀、赖扬太、赖细苟及在逃之赖茂福为徒。计先后传徒六次，设桌搭桥、立誓饮血及传授口诀，均照邱利展结拜式样。黄坤太等各送钱自三百文至四五百文不等，以上情节，据各供认不讳，严究实止希图遇事帮助，无焚表结盟，及潜谋不法情事。其俚词、红布，委系邱利展所给，并非该犯钟锦泂自行编造。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改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各等语。此案钟锦泂拜在逃之会匪邱利展为师，领受俚词红布，辄自行起会六次，传徒黄坤太等至三十二人之多，实属不法，自应照例问拟。钟锦泂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律拟绞，仍照闽省前办会匪罗名场之案，请旨即行正法。叶南保听从邱利展入会，仅止授诀闹桥，讯未转传，应与投拜钟锦泂为师，亦止授诀、钻桥之黄坤太……

等二十六犯，均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例，发新疆给厄鲁特为奴，均照例刺字。郭奉太已于取供后在监病故，应毋庸议。邱福兴、曹怀满、廖日生、赖育秀虽据供亲老丁单，系会匪，不准留养。赖细苟系父赖连四闻拿捆送，应照闻拿投首例，于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责四十板。各犯父兄及失察牌甲，照例行提发落。郭奉太在监病故，验讯刑禁人等并无凌虐。钟锦泐所得各犯送给钱文，查明有无犯产，追缴入官。俚词红布，案结销毁。逸犯邱利展等，严饬各属并飞咨广东抚臣，一体协缉务获另结。

再，江省毗连粤、闽州县，匪徒结会，屡惩屡犯，除现在龙南县获破之外，其余各属亦难保必无，恐地方官顾忌处分，臣现复严饬实力查拿。如能破案，无论拿获首犯，固可绝其诱从，即将伙犯弋获，从此得以根拿匪党，不致蔓延滋害，亦当吁恳皇上天恩，免其追求从前失察处分。倘敢玩忽消弥，即严参治罪，以绝根株而靖闾阎。除全咨部外，今将审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江西巡抚阮元奏审拟钟体刚等人折

嘉庆二十年三月初十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阮元跪奏，为拿获结会首伙匪犯，申明分别办理，仰祈圣鉴事。

窃照崇义县民钟体刚，聚众结拜添弟会，经臣饬委臬司恒敏

驰往督拿，先后缉获首伙三十二名，将办理情形，节次奏蒙圣鉴在案。旋又据印委各员续获人犯五名，内除在监、在途病故，及讯非会党，即行省释外，兹据臬司恒敏将首犯钟体刚，同伙犯邱奉鸣等二十三名审解前来，臣亲加研鞫。

缘钟体刚籍隶崇义县，住居义安圩地方，与邱奉鸣、蔡澹俎、易秀发及在逃之谢罗俚素相熟识，均非善类。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钟体刚、邱奉鸣、蔡澹俎、易秀发赴谢罗俚店内闲谈，钟体刚素知粤省添弟会遇事帮助，可以欺压乡愚。并见谢罗俚有拳棒符书一本，内有度出新弟子，一十八般武艺，手段高强。（朱批：竟同狗吠，而人竟信奉，岂非怪事！）及天地阴阳兵符、雷兵、雷将等语。随起意纠结添弟会，借拳棒符书，更易诱人入会学习，与邱奉鸣等商允。因书内载有马朝柱、马朝文等姓名，惟马朝柱开轍在先，随指马朝柱为祖师，用红纸写立牌位，于八月初一日，一共五人，在义安圩背之真君空庙结拜，并立誓此后有事互相帮助，无论兵役查拿，亦当同心抗拒，宰鸡取血滴酒，分饮各散。嗣私相煽诱，钟体刚又纠得现获之叶松华……等十一名；邱奉鸣纠得现获之吕官廷……等五名；蔡澹俎纠得现获之萧升堂……等九名；易秀发纠得现获之唐海……等四名；谢罗俚纠得现获之王瑞先、钟受恩二名，一共三十六人，于九月初一日，仍赴空庙照前结拜。钟体刚续又纠得现获之钟云才……在逃之邓丑生、钟香霞等六名；邱奉鸣又纠得现获之郭其聪一名；蔡澹俎又纠得在逃之林承宗、李景文二名；易秀发又纠得现获之吕彩明一名；谢罗俚又纠得现获之戚宏寅一名，一共十六人，于十月十五日，亦仍赴空庙照前结拜。以上三次结会，均不序年齿，推钟体刚为老大，并各人出钱一、二百文，备买鸡酒。惟后两次并未立誓，其拳棒符书，亦未试学，毫无应验。因谢罗俚得自广东，钟体刚随托词

将来赴广东访觅解识之人，再行传授。渐欲纠令同会之人抢窃，即经崇义县吴鸾访问，会营督拿。钟体刚闻风潜逃，当获钟体刚之子钟清焯及谢罗俚□伙刘庭荣、及邓昌茂，并于谢罗俚店内搜获拳棒符书，稟经臣委令臬司恒敏驰往督办，在结会之真君空庙及各犯家中，逐细搜查，并无不法器物。旋据印委员弁将首犯钟体刚及各伙犯解省，兹臣亲提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臣以马朝柱系属逆犯，钟体刚辄敢奉为祖师，盟誓内有无论兵役查拿，同心抵拒。其起获拳棒符书，并有天地、阴阳、兵将、雷兵、雷将之语，恐另有邪教谋为不轨情事，且结会既图抢窃，自必有滋扰之案。严加究诘，不特钟体刚坚供委因书内有传符祖本宗师马朝柱等姓名。马朝柱系开列在前，是以即奉为结会祖师，并不知为逆匪。其天地、阴阳、兵将等语，系学习拳棒符书□□，该犯与同□□□画符念咒，因无应验，遂□□□□即盟誓中□□□拿同心抵拒，亦是初次结拜时，虑及日后事发，要邱奉鸣等率同伙党竭力帮助，不避患难的意思。故以后两次结拜，就没立誓，实非另有邪教谋为不轨。因结会方毕，便即破案，未及相商抢窃。若果有抢窃之事，辄无被害之人首告等语。质之邱奉鸣等，各供相同。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查核拳棒符书，有马朝柱姓名开写在前，亦无别项违悖字句，与所供无异，似无遁饰。

查例载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首犯与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如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者，俱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此案钟体刚供马朝柱为祖师而系不知逆犯，惟屡次纠结添弟匪会，已应照例斩决。且不序结齿，共推该犯为老大，而立誓兵役查拿，同心拒抵，希图倚众抢窃，尤为不法巨魁。崇义系南安府所属，界连楚粤，山溪错杂，愚民易于煽惑，未便稍稽显戮。臣于审明后，即恭请

王命，飭委按察使恒敏、南昌协付将杨长栋，将钟体刚绑赴市曹处斩，仍传首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朱批：甚是。）邱奉鸣、蔡澹俎，易秀发入伙纠人，即属同恶相济，应照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蔡澹俎业经病故，应毋庸议。叶松柔等三十一犯，俱系被诱入会，并无转纠伙党。叶松柔……除学习拳棒轻罪不议外，均应照平日并无为匪，谨止一时随同入会，发遣新疆例，俱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各照例刺字。戚中和……业经病故，亦毋庸议。刘廷荣、钟清煌讯非会党，即行省释。该处真君庙即经匪徒潜藏结会，应即拆除。拳棒符书，案结销毁。该犯等结会定罪缘由，出示各具，以醒乡愚，而昭教戒。逸犯谢罗俚等严饬勒缉，务获究结。本案会匪系崇义县访闻，会同营弁查拿禀办，失察职名应免开参。其首犯钟体刚潜逃广东，经委员建昌县县丞文海首先踪实逃踪，率领崇义县兵役人等，昼夜兼程，直至南雄县新路口地方，密令该州添派兵役，协力兜擒，始克就获，实属奋勉出力，可否量予鼓励，出自天恩。

除供招咨部外，所有臣审明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年二月十二日。

嘉庆二十年三月初十日奉朱批：行在刑部速议具奏。欽此。

### 江西巡抚阮元奏审拟钟体刚

#### 案内谢罗俚折

嘉庆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阮元跪奏，为续获会匪案内要犯，审拟具奏事。窃照崇义县民钟体刚纠众结拜添弟会，经该县吴鸾访闻禀报，

并在逃之广东人谢罗俚店内，搜获拳棒符书。经臣委令臬司恒敏驰往督拿，当获首伙三十五名，分别斩梟发遣，奏蒙圣鉴在案。其谢罗俚为匪伙中最要之犯，复据前获首犯钟体刚之建昌县丞文海购线跟踪，驰赴广东番禺县，踩有端倪，知会该地方官协同拿获，押解回江，委员审拟，由司详解前来。臣亲提研鞫，据该犯谢罗俚供称，籍隶广东，向在江西崇义县开杂货店，与钟体刚交好。嘉庆十八年冬间，在广东过路荒货担上见拳棒符书一本，内有度出新弟子，一十八般武艺，手段高强。千拳打不动，万拳打不入，及天地阴阳兵将、雷兵、雷将等语。意图学习，用钱二十文买回，曾与钟体刚同看。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钟体刚与邱奉鸣、蔡澹俎、易秀发至店内闲谈，钟体刚起意结拜添弟会，欺压乡愚，并以拳棒符书借可诱人入会，与该犯等商允。因符书内载有马朝柱、马朝文等姓名，惟马朝柱开列在先，随指马朝柱为祖师，用红纸写立牌位，于八月初一日同至真君空庙结拜立誓，此后有事，彼此相帮，无论兵役查拿，亦当同心抵拒。宰鸡取血入酒，分饮各散。嗣该犯先后纠约王瑞先、钟受恩、戚宏宾等三名，与钟体刚等所纠之叶松华、钟云才等，于九月初一日及十月十五日，两次仍赴空庙照前结拜，均不序年齿，推钟体刚为老大，并各人出钱一、二百文，买备鸡酒。惟后两次并未立誓。其拳棒符书，互相试学，毫无应验。钟体刚托词将来赴粤访觅解释之人，再行传习。渐欲纠令同会人抢窃，即经县营访拿，该犯随闻风逃逸。臣以马朝柱系属逆犯，谢罗俚与钟体刚等称为祖师，自必图谋不轨，其符书亦必有传授，严加究诘，该犯复坚供符本委系买自荒货担上，亦不知马朝柱为逆犯。伊因符书内语句稀奇，妄向学习，买回观看，若果有人传授，现已身犯重罪，又何必诿赖等语。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查对原案，情节均属相符，似无遁饰。

查谢罗俚听从已正法之钟体刚复兴添弟会名目，纠人入伙，实属同恶相济，自应照例问拟。谢罗俚除买习拳棒符书，轻罪不议外，合依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曾经纠人之犯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仍照例先行刺字，符书销毁。除供招咨部外，所有审明定拟缘由，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年五月二十三日。

嘉庆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两广总督百龄奏审拟李老五等人折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百龄、江西巡抚臣阮元跪奏，为泸溪县传播不轨流言案内首犯李老五由闽解到，遵旨严审，实非朱毛匪伙党，并质审结会骗钱及各犯实情，分别从重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署泸溪县朱侁稟，获会匪陶省三等，究出福建光泽县人李老五，自称添弟会头目主帅，造言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河南、福建、江西均有刀兵，胁令同会之余闰生等帮给银钱免祸，李老五已先期他往。于陶省三家起获李老五所画符纸，及分田字约，并该犯自行学习治病符书，请乱符咒等件。臣阮元接据稟报，即飭印委文武及附近地方文武各员，严究实在伙党，密速追拿。旋据泸溪、新城两县选拔兵役入闽，会同光泽县将李老五拿获。经光泽县留解邵武府讯供，未即解江，臣阮元将大概情形具奏。并又起获李老五诡称可以避兵、教令陶省三等安放屋脊之纸画、八卦铜镜，及篆有“天运开年”字样锡片。印委各员前后拿获案犯共计五十六名，全案悉获，并无一名漏网。搜查各犯家内，均无另



藏不法字迹、器械。臣百龄据禀，亦即具折奏闻，并派令臬司玉辂亲赴泸溪一带确查，一面俱飞咨闽省，将陶省三供出李老五所称天罗坑有斋匪三百多人，光泽地方徒众甚多，其师傅洪万和现在福建铜寮山内，及陶省三目击该犯在崇安县东街路亭散给洋钱之二十余人等情节，确查严拿。臣百龄钦奉朱批：严究朱毛俚下落为要，加重定拟具奏。钦此。臣阮元接准廷寄钦奉上谕：此案首犯李老五与陶省三等拜会结盟，复将福建、江西、河南三省年底皆有刀兵之言散布敛钱，情罪重大。其陶省三所供伊将余闰生所给花边洋钱四十八个转给李老五，同至崇安县陈口地方东街路亭上，见二十余人，都经李老五散给洋钱，分往各处通信一节，尤为案内紧要关键。李老五散钱与二十余人分头送信，此陶省三目击之事，必非专为诬骗陶省三而设。此时李老五一犯，自己由闽解到，着阮元即亲提严讯该犯当日在东路街亭散给洋钱之二十余人，供系何姓名，分往通信系往何处？其所通之信系属何事？令其逐一供明，按名捕获。从此层层追究，自不难水落石出。供出各犯有在闽省及他省者，立即严密咨拿，获犯后一并归案审讯，按律定拟具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臣等跪诵回环，仰见皇上指示严明，洞彻紧要，不胜钦服之至。臣阮元复提陶省三反复研究，俱与朱毛俚素不认识，实不知其下落。一面又飞咨闽省，如李老五尚未起解，即严审是否朱逆伙党去后。准福建督臣汪志伊咨复，委令署福建臬司麟祥督率邵武府，协同江西委员确查并无天罗坑地名，止有天罗磔一处，现无斋匪滋事之人，亦无铜寮山及洪万和其人。李老五不认朱逆伙党，将李老五押解到江，臬司玉辂先已查明泸溪一带，民情俱极宁谧，获讯陶正三等案情，均属确实，并查起陶省三父坟内埋藏三国志演义一部，木剑一柄回省。臣于李老五解到之日，即提至臣署，先将路亭散钱

一节，严加刑鞫。连日复率同两司等将全案各犯，逐一悉心研审。

缘李老五即李高厚，原籍福建李家坊，寄居江西上饶县。幼年曾习裁缝、银匠，又改习外科，常在福建行医，贩卖神曲，招牌系万和堂李字样，与籍隶泸溪县属汪藻平地方之陶省三、陶月三、陶正三先不认识。陶省三素习营葬地理，并经久已身故之福建人陈绍云等授有扶乩驱邪、祈祷治病符书。其弟陶月三亦兼习地理、外科、拳棒。嘉庆十八年，陶月三在李家坊李老厚家会见李老五，遂相契密。李老五谈及学过银匠，陶月三起意倾造假银获利。因无本银，忆及先曾延伊看地之新城县人余闰生薄有家资，即荐李老五为其嫂涂氏医疮，以便乘机借贷。余闰生延李老五至家，陶月三与陶省三、陶正三同往聚晤。陶月三将造银之事向余闰生实告，再三怂恿，许以分利。余闰生出银二百两，遂租不知情之江锡五空屋起炉。余闰生之侄余麟如与余巨沅看见，亦愿入伙。李老五因各人意气投合，并素知添弟会内会规、信号，遂诱令陶省三、陶月三、陶正三、余闰生、余麟如、余巨沅六人，于十月十三日，共出钱文，买备鸡酒，各写生辰八字，烧化入水。设立供桌神牌，中写太上老君，旁写紫微三官，又写骹戮共三字，暗应天地洪三字。陶省三等在下跪拜，李老五披发赤足，左手持水碗，右手仍画骹戮共符状，口称兄弟结拜，如有负心，不得好死。杀鸡滴血入水分饮，此李老五先诱陶省三等六犯造银，因而结会之情由也。嗣该犯李老五造得假银，持赴布店，不能换钱使用。李老五将银收起，托词药料平常，另寻好药，随即逸去。二十年八月，复至新城，租寓余闰生工人丁春阳之兄丁高阳家空室内，称寻无好药，前银废弃，许余闰生缓为归还，并将携带人参须六钱，值银六十两，托余闰生代售。余闰生用去三钱，仍余三钱，扣抵前出本银。李老五不甘，因见余闰生等愚昧可欺，起意

设法吓骗。九月初间，乘余闰生与陶省三至彼闲谈，即自称添弟会内第二头目，用红纸画符八张，捏称此符可避刀兵，又写韵数隹字样符式，令陶省三照画三张，谓系添弟会暗号。并称二十年十二月，河南、福建、江西三省均有刀兵，余闰生等不信。李老五又称余闰生等六人从前入会，歃血拜伊为师，是以预先通信。如能出钱，伊可向同会人安顿，并给记号，保全身家，如不出钱，难免杀戳。并因添弟会匪首本系洪二和尚，又捏伊师洪万和现在福建铜窖山，甚有法术，不用刀剑，只用一碗法水，喷得人死。并有火球，一见火光，即可烧死多人。其余同会在邵武府天罗坑，有三百多人吃斋。光泽地方徒众甚伙，伊系主帅等语。余闰生等闻言疑惧，尚未即行送钱。李老五知因事无左证，复嘱向讨欠钱之毡帽客人刘发生、李始星向余闰生等捏说，先在该犯原籍李家坊，见有福建下四府同会兄弟四人，赶到该犯家内商量事情，等待盘费，以便得钱还欠。刘发生等图钱照说，李老五又私造洪万和假书一封，内说起事日期，须帮盘费，捏指刘发生等带来，令余闰生等密看。余闰生等均信以为实，余闰生给钱五十千文，陶省三亦给厚朴十一斤，作钱十二千文。丁高阳给烟叶一百三十斤，作钱十千文。此内李老五还刘发生等旧欠五千文，余俱带回光泽。刘发生等将取欠钱之时，始向李老五问悉实情。李老五回光泽后，思余闰生有钱易骗，又令李老厚邀陶省三，并带其子陶斗生，于十月二十九日来至李家坊，复捏说同会之人，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起事，需银甚急，若余闰生无银寄给，即被杀不管。并做方朔令旗一面，写十二月二十九日字样，封入信内，交陶斗生送去。十一月初三日，余闰生先给信复，约俟迟日送洋钱四十余圆，嘱其保全家口，令旗仍封信内，交陶斗生寄回。随后措备洋钱四十八圆，令丁春阳送与陶省三转交，并令察看虚实。陶省三瞒落洋

钱八圆，仅交李老五洋钱四十圆。初八日，李老五令陶斗生先回，与陶省三、丁春阳起身。十一日行抵福建崇安县陈口地方，住歇不知姓名饭店。李老五想余闰生先次回信，许送洋钱四十余圆，陶省三仅交四十圆，料有瞒落。即出外走回，假装慌忙形状，捏称洪万和有信，余闰生所寄洋钱不止四十圆，还有洋钱，已被瞒落，向陶省三诘问。陶省三妄谓洪万和实有前知法术，十分惊服，将瞒落洋钱说出。李老五又捏写洪万和给伊书信，着伊十八日到安，二十六日到宁，十二月十二日到昌。并捏二十八日起事已定之语，信面插鸡毛二根，将假书交陶省三看过，即另抄到安等项目日期一纸，令其带与余闰生阅看。并说起事已有章程，嘱余闰生还要多送银两，免祸方稳。陶省三问到安、到宁、到昌究系何处？李老五言日后自知并愚弄陶省三，令其回去于屋脊上安放铜镜，再用红（纸）七层，书列五行八卦，粘贴铜镜面上。又将添弟会内天运年号，任意改为天运开年字样，令用锡片鑿成，同放屋脊，可以避兵。李老五旋回上饶，将骗得洋钱四十圆，经李高来之手，分还各项欠账，用去二十四圆。李老五留作盘费及零星用去六圆，并给其妻陈氏家用十圆。陶省三到家，即与陶省（月）三照安铜镜、符咒、锡片，丁高阳闻知，亦照办安放。陶省三并将抄出日期伪信，交余闰生阅看，有余闰生母舅余老八在旁听闻，亦各惊信。十二月初三日，李老五又至陶省三家，与陶省三、余闰生、丁高阳会晤。余闰生又送李老五纹银三十两，洋钱四十八圆。李老五将陶省三改名洪文献，陶月三改名洪文质，余闰生改名洪文寿，丁高阳改名洪文志，并未在场之陶正三、丁春阳，改名洪文斌、洪文春，说有洪文二字，行派遇兵时，即免杀害。旋复向陶省三、陶月三、丁高阳、余闰生声言起事后，田土已无业主，令就南城、新城、泸溪三县近处田亩，就其平日所心爱者，随意指

名段落。陶省三等亲笔写立，分约交伊带回福建，俟洪万和用印，将来即可执业。余闰生因止欲保全身家，且有祖遗产，不愿分得别人田上，未经立约。陶瑞生在场看，亦未分田。此又李老五造言刀兵、吓骗银钱之情由也。

此外有邱长生……等十六人，于嘉庆十六、十九等年，从陶月三学习拳棒。其李老五结会等事，均未与闻。臣等窃意李老五若非添弟会内旧匪，会中款式焉能如此深悉？若止意在骗钱，亦何至遽捏叛逆重情，恐实有谋为不轨，并与朱毛匪声气相通，知其下落。即该犯在崇安散给洋钱通信之二十余人，陶省三原供何等苗裔，其洪万和亦必实有其人，天罗坑等处现虽查无匪党，亦焉知非事发闻风，先期解散。该犯等借未查获，概行狡赖。复提李老五逐层严诘，该犯供结会等式，委系先在闽省从告示上看见，及街市闲谈闻得。如有传授之人，伊岂肯自认会首，转替隐瞒。伊与朱毛匪素不认识，若果知其下落，首告可领千万重赏，何必苦向余闰生等诬骗些微银钱。余闰生所给洋钱四十八圆，伊带归家内，为还账各项用去，现有经手之李高来等可证，可见并非在路亭上散给别人。至洪万和姓名，因洪字是添弟会内匪首洪二和尚，伊行医卖药招牌，系属万和，是以牵连凑合，捏称师傅姓名。其天罗坑等处，若果有党伙徒众闻风逃散，但人至数百，必有住址踪迹。今查明全无影响，可见实是凭空谎造，止图骗钱等语。臣又以被骗之余闰生尚谓愚弱乡民，陶省三、陶月三等行医，看他习拳棒，迹其素行，亦同流棍，何至俱被煽惑，难保非实在逆党，及另有串骗情弊。李老五散给洋钱通信之人，果无其事，陶省三因何捏造？又陶省三父坟内埋藏书剑，亦恐早蓄逆谋。复问该犯等究诘，佥供：因李老五所指师傅有各伙党，有地起事，又有确明令旗、书信，种种凭据，实不料其凭空掉谎。并因先已

听从结会，若赴官首告，亦必治罪，是以共信其真，或则给钱求保家口，或则甘心鑿锡分田，迹其狡诈妄愚，皆出恒情之外。陶省三复供被获之初，因县府极力严究其在闽时必见过李老五伙党，伊畏惧受刑，无可指说，止得捏出在崇安路亭上见其散钱之事，今与李老五面质，虚实顿分。若是常谋诈骗，何以李老五骗钱从未分肥，该犯等与朱毛俚亦从不认识，实不知其下落。至埋藏书剑，系惑于乱语，妄希子孙贵显，且系十四年之事，并无他故等情。复将李老五、陶省三两犯加刑熬审，均各矢口不移。检查江省办过添弟会匪李魁升旧案内，曾有天运悖逆年号，声明系会中流传，其非该犯李老五自行编造，亦属可信，案情已无疑义，应立即按律从重定拟。

查例载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又律载凡谋叛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又例载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立添弟会名目，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者，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又定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自号教师，轮叉舞棍，遍游街市射利惑民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随同学习，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臣等查此案李老五，因图吓骗银钱，妄布起事日期，将会匪悖逆号字，造言书写，情罪甚重，但按其节次妖言，皆止为诳骗银钱起意，并非实有叛逆之心。李老五应照妄布邪言煽惑人心例，拟斩立决，仍枭首传赴犯事地方示众。陶省三、陶月三、丁高阳三犯，虽由李老五为首煽惑而起，但李老五之处心积虑，总在务骗银钱。陶省三等之鑿锡分田，竟是乐从叛乱，虽共一事，实分两心，不得以受骗为从，少从宽纵。陶省三、陶月三、丁高阳因妄信煽惑，安放悖逆号字，写立字约，派分泸溪等县田亩，与谋叛已行无异。陶省三、陶月三、丁高阳均应比照谋叛已行者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家属免坐。余

闰生、陶正三除知叛情不首，及被吓骗银钱图免杀害各轻罪不议外，应与余巨沅、余麟如均照结拜添弟会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并于到遣后，再枷号三个月，以蔽厥辜。余麟如闻拿投首，照例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虽有祖母年老孀守，不准留养。余巨沅业已监毙，应毋庸议。丁春阳知起事日期，送交李老五洋钱，陶斗生往来知情送信，余老八知有叛情，陶瑞生目击分田，均应照知叛情已行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丁春阳、陶斗生情节较重，发云贵烟瘴充军。刘发生、李如星虽与知李老五起事伪书，但系明知假骗，与丁春阳等之认假为真者不同，应照知叛情未行不首律，杖一百徒三年。李如星虽亲老丁单，不准留养。另获邱长生、王大生、程得桂、武禄俚、杨长俚、王必兴六犯，随同陶月三学习拳棒，各照随同学习例杖一百，徒三年。以上遣军各犯，分别刺字、流徙，俟到配折责安置。程得桂是否亲老丁单，飭县查明，取结办理。易禄生……十犯，学习拳棒，系在十九年定例以前，迨奉禁以后不复练习，究系游手不安本分之徒，应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以示惩戒。讯明无干之李高来等，概行省释。仅习拳棒、与本案不相干涉之王拜太等六名，照例另行咨部议结。应追钱文，照追入官，造银器具、令旗，讯明先已毁弃，锡片符字、田约、符书，及扶乩葬书、木剑，案结销毁。臣等往返札商，意见相同，除全案供招咨部外，合将查办同审拟缘由，由驿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奉朱批：行在刑部速议具奏。欽此。

## 江西巡抚钱臻奏申办朱浪四结会折

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钱臻跪奏，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南安府属之南康县匪徒结会殴抢一案，前经臣委员讯据现获人犯李祥浩等四十三名大概供情，先行具折奏闻。并将该县徐景参奏，钦奉朱批：严审定拟具奏。钦此。又奉上谕：钱臻奏参昏聩玩纵匪徒之县令请旨革审一折，所参甚是。地方劫盗案件，该管官隐匿不报，尚应严参议处。况匪徒结会传徒，岂容稍存讳饰，致令养痍貽患。此案南康县知县徐景于匪徒李祥浩等结会殴抢，平时既漫无觉察，迨经该道访闻犹称查无其事，实属有心讳饰。徐景著革职拿问，交该抚提同案犯严审定拟具奏。并著通谕各直省地方官，遇有习教传徒之案，如能自行拿获审明办理，其前此失察处分，准该督抚奏明宽免，仍当加以奖励。倘玩纵隐匿，别经访闻拿获审明后，即将该地方官发往新疆，以示惩戒。钦此。钦遵当将徐景拿问，一面提到各案卷宗犯证。旋据该府县等续获黄利亨等十八名，委员县丞陈桂芳前赴广东兴宁县，会同县营缉获朱浪四即戴奉飞一犯，并据广东曲江县等缉获萧绍裔一犯，先后解省。委员同知刘体重究出朱浪四即朱烂四，并非戴奉飞，遂令指出戴奉飞住址，委员密赴兴宁县会拿。旋经广东揭阳府协同兴宁县获犯提解来省，飭据南昌府知府张敦仁，九江府知府朱荣，南康府知府狄尚纲，署吴城镇同知刘体重等，逐一研讯，由司审拟解勘前来，臣随亲提严鞫。

缘朱浪四、戴奉飞均籍隶广东兴宁县，李祥浩、黄佐全、谢模品、萧绍裔均籍隶南康县。朱浪四向习拳棒。乾隆五十六年八



月间，在籍会遇已故之福建人彭尚年，谈及曾入添弟会，会中彼此照应，可免外人欺侮，并传徒获利。朱浪四送钱三千文，拜彭尚年为师，彭尚年即买备香纸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督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朱浪四从桥下钻过。彭尚年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之语，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付给红纸花帖，以作传徒凭据。复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口诀，暗藏洪字笔划，以便同会人关照。嘉庆二十年八月间，戴奉飞因从朱浪四学拳相好，情愿入会，拜朱浪四为师，钻桥饮酒，传授花帖口诀，陆续送给朱浪四钱文不记数目。二十二年十一月间，戴奉飞因朱浪四拳棒有名，即冒朱浪四姓名，在籍隶南康县之蒙奉含家教习拳棒，李祥诰亦拜从学习。二十三年六月间，戴奉飞向李祥诰等告知顶名并入添弟会情由，邀李祥诰、蒙奉含、李俊超、刘文彬、赖相洪、邹兴位入会。正在商议间，经该参令徐景、南康汛千总杨名标访问查拿。戴奉飞躲避，李祥诰、蒙奉含等于二十九日投案，讯不承认。徐景即赴李祥诰等家搜查，亦无违悖不法字迹。复讯各犯，仍狡供不承。此经南赣道张溶访问，飭调徐景面询，徐景即将查无其事情形禀复。徐景回县，复提研讯无异，于七月初七日将李祥诰等释放。徐景旋因另案进省，戴奉飞闻知，仍回蒙奉含家，与蒙奉含陆续邀同李祥诰，并已获之黄佐全、谢模品、萧绍裔、林益基、林秋元、林信和、林华昆、刘添申、陈节中、黄正荣、曹际丰、古忠、朱应堂、陈金六，在逃之林守先、林幅云一共十八人，于七月十二日，在蒙奉含家拜戴奉飞为师。黄佐全等各送钱二千文，钻桥饮酒，传授花帖口诀。陈节中、黄正荣、曹际丰、古忠、朱应堂、陈金六止图免人欺侮，并未领受花帖各散。惟赖相洪即赖志洪先经应允，临时悔惧躲避，未经拜会。七月十四日，戴奉飞复邀刘文彬、李俊超、郭心贵拜

师入会，钻桥饮酒，传授花帖口诀。十五日戴奉飞诱朱启昆、曹有敷、钟明光、黄忠和、李邦湖、朱楚南、林幅腾、邹兴位、林佐廷拜师入会，均未传授花帖。嗣黄佐全、谢模品、萧绍裔各自起意传徒骗钱。黄佐全于七月二十九日，邀约已获之邱贯万、廖世音、林三科仔、林作球、曹狗仔、刘官生仔、蓝足云、黄富邦，在逃之曹祥茂、曹继明、张荣科、钟才祥、林德元、林祥顺入会，拜黄佐全为师。谢模品于八月初一日，邀约已获之黄正新、曹廷周、邱曾路、林元吉、刘土仔，在逃之周雪、保孜、黄林山入会，拜谢模品为师。是月二十八日，复诱已获之陈敷荣、郭盛清、蔡玉华、林长生仔、吴丽周、陈廷黄、朱相昆、徐潮棕拜师入会。萧绍裔于八月初十日，邀已获之曹贻谋、黄利亨、朱曾泗入会，拜萧绍裔为师。是月二十六、七等日，复诱已获之朱添星、彭昌元、林荣廷、尹受先、陈井妹仔、陈允连、黄丹奉、黄美坚、林幸林，曹土翘拜师入会，各送钱一、二千至四、五百文不等。内黄佐全所诱之林三科仔等，谢模品所诱之陈敷荣等，萧绍裔所诱之朱添星等，均止传授口诀，余俱照前钻桥饮酒，给与花帖，此戴奉飞等辗转传徒结会之原委也。黄富邦于是年七月间，赊欠林饿猴肉钱三百文未还，八月十五日，林饿猴索讨，黄富邦无钱回复，林饿猴不依斥骂，黄富邦起意刺瞎其眼睛泄忿。十六日邀同林德元、张荣科、钟才祥至林饿猴家，将林饿猴捉卧地上，林德元等按其手足，黄富邦用竹签将林饿猴两眼睛剜瞎。又黄佐全于九月初一日，因向无服族侄黄上明借钱未允，抢牵黄上明牛二只，勒令出钱四千文赎回。初二日复向无服族侄黄腾芳、黄其全借钱未允，抢牵黄腾芳等牛二只，勒令出钱三千五百文赎回。当有附近民人林建功闻知该犯等扰害地方，因见黄佐全等常在邱贯万家来往，九月初三日邀同武生林正高，民人曹珠琪、萧福康、黄文

矾等，将邱贯万捆捉送官。黄佐全起意抢夺，即邀谢模品、萧绍裔、林益基、林三科仔、刘官生仔，并在逃之林守先、曹祥茂、曹继明、黄林山、周雪、保孜、林顺祥、林幅云一共十三人，林守先、刘官生仔各带尖刀，余俱空手，赶至新圩地方。林建功等见黄佐全等人多畏惧，将邱贯万释放跑走，黄佐全喝令赶殴，林守先、刘官生仔、曹祥茂、曹继明将曹珠琪赶上，刀伤曹珠琪左后肋倒地各散。经曹步成等经见抬回，逾时殒命。即据尸弟曹庆德报据代行典史季汝和，申请大庾县施宗鲁诣验，填格移回详报。旋经南赣道张溶访问，密委赣州府通判刘朴等驰往查拿，并移行镇营及附近各地方堵缉。一面亲往督拿，适南安府知府博起及该参令徐景旋省途次闻知，赶回查办。旋据委员刘朴等，及该地方文武先后拿获多犯，搜获花帖解省，讯得大概情形，当经臣行奏闻，并将该县徐景参奏革审。嗣据委员前赴广东，会同县营先后缉获朱浪四、萧绍裔、戴奉飞解省，逐加讯究。据各供认前情不讳，究无同谋不轨及别项不法，此外亦无听从拜会之人。严诘该参令徐景于李祥浩等前次投案时，因各犯尚未拜会，屡讯不承，搜查又无凭据，致不能究出会匪纠邀商议实情，将犯释放，委非讳匿故纵，李祥浩并未传徒，初供因到案心慌，是以舛错，再三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徒感众者为首先拟绞立决，为从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又人命及拒捕共殴等案，现获之犯称逃者为首先，无尸亲证佐指认者，将现获之犯按例拟罪监禁，俟逸犯就获后质讯明确定地起解。又凶徒因事忿争，刺瞎人眼睛，发近边充军各等语。此案朱浪四、戴奉飞、黄佐全、谢模品、萧绍裔各拜添弟会匪为师，传习口诀花帖，转辗传徒，与教匪感众无异。除黄佐

全牵抢无服亲属牛只勒赎，并纠夺邱贯万拒伤曹珠琪身死，罪止杖责斩候。朱浪四、戴奉飞教习拳棒，罪止流徒各轻罪不议外，朱浪四、戴奉飞、黄佐全、谢模品、萧绍裔应请照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傅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例，均拟绞立决。朱浪四、黄佐全业已在监病故，应毋庸议。李祥浩……拜师入会，领受花帖，即属为从，均请照邪教为从例，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刘官生仔一犯与林守先等，向曹珠琪追赶，今据供曹珠琪系被林守先等致伤身死，现获在场各犯均称未经看清，林守先等又均在逃，无凭质实，应请将刘官生仔照例监禁，俟获到林守先等质明办理。黄富邦挟嫌纠同林德元等，将林饿猴两眼剜瞎，已成笃疾，黄富邦除被诱入会未领花帖，应徒轻罪不议外，应请依凶徒因事忿争剜瞎人眼睛发近边充军例，发近边充军。陈节中……被诱入会，并未领受花帖，与为从有间，应请于李祥浩等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各到配折责安置。赖相洪即赖志洪先因被诱应允入会，旋即悔惧躲避，尚知畏法，应免置议。以上各犯事犯到官，均在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恩诏以前，系属会匪，不准援减。内有亲老丁单之犯，亦不准留养。花帖销毁。逸犯蒙奉含等，仍飭各属严密访拿，并咨会邻省一体查拿，务获究办。已革南康县知县徐景，于李祥浩等高邀拜会之时，既经获案，并不确切研究惩治，辄听狡供释放，以致各犯结会传徒，滋事酿命，虽事后随同获犯，而其平日之昏聩玩纵，实属咎无可辞。徐景应遵旨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以示惩儆。除全案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江西巡抚瑞弼奏审拟南康县

### 天地会首邱胜恩折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奴才瑞弼跪奏，为拿获结会匪犯，审明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西南赣地方界连闽粤，向有匪徒敛钱结会，最为间阎之害。历年惩办，而澆风未能尽革，奴才节次飭属认真访缉，务期有犯必获。嗣据臬司程祖洛委员会同印委文武，拿获会匪曾奇柱……等二十名，究出传会首匪邱胜恩。经委员候补知县刘绳武、试用按知事范基荣与该管之南康县营汛赏购线，续行必获。臣提来省审办，朱广老、徐赞元、顾友信、温盛祥先后病毙。兹据委员将邱胜恩等审拟由司招解前来，奴才亲提研鞫。

缘邱胜恩籍隶南康县，与已结三点会匪袁井保素相交好。嘉庆二十年三月初四日，邱胜恩听从袁井保入会，领受传徒花帖。嗣袁井保破案自尽，邱胜恩闻知逃往各处躲避。二十五年二月间，邱胜恩回家，穷苦难度，起意传徒骗钱。是月二十九日，邀约现获之萧品、周其昭、朱广老、徐赞元、温盛祥、顾友信、徐怀泳，在逃之曾敖结拜三点会。声言入会之后，凡同教之人，遇事共相扶助，可以免人欺侮，领得花帖又可自行传徒。萧品等各出钱一二千文，即拜邱胜恩为师。邱胜恩排列案桌，上设从前传教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白布在椅上搭作桥式，令萧品等从下钻过立誓，宰鸡滴血同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其温盛祥、顾友信、徐怀泳、曾敖止图免人欺侮，仅授口诀。萧品等钻桥饮酒，领帖各散。邱胜恩于三月初四及初十日，又两次诱

得已获之曾奇阁、邓恩和、叶幅亭、曹姐得、曹奇柱、赵得高、陈金兰、姚整谓、曾显官、朱帼旺、罗朝彬、申上秀、钟炳孜、在逃之陈老满、彭泥粘子为徒。内惟曾奇阁、邓恩和、叶幅亭、曹姐得钻桥饮酒，领受花帖，余止传授口诀，各给钱自五、六百文至一、二千不等。其花帖虽均闻拿烧毁，第经隔别研讯，金称帖内所载，系洪氏传下五房大哥铁鼻昌梅等字样，并无不法语句。且只知为已故传会人姓氏支派，核与袁井保原案起获花帖所载相符，并究出周其昭先于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夜，听从另案郭如美伙劫事主蓝子盛家赃物。叶幅亭于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帮同在逃之曹抬子因讼嫌挖瞎康盛章眼睛。邓恩和于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见熊幅荀家出粟稻谷，邀同周其昭、朱广老、顾友信、叶幅亭、陈金兰等，藉称青黄不接之时米谷不应出乡，讹得熊幅荀钱十三千文，此外并无潜谋不轨及另有入会之人，加以刑吓，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传习白莲、白阳、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为从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又凶徒因事忿争剜瞎人眼睛，发近边充军。又律载恐吓取人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加一等免刺。又窃盗赃十两以上杖七十各等语：此案邱胜恩先拜会匪徒袁井保为师，领受花帖，辄复自行结会三次，传徒至二十三人之多，实属不法，应按例问拟。邱胜恩，应请照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萧品、周其昭、朱广老、徐赞元、曾奇阁、邓恩和、叶幅亭、曹姐得拜师入会，领受花帖，即属为从，邓恩和、周其昭、朱广老、叶幅亭阻巢讹诈，计赃加等，首从均止拟杖。叶幅亭听从挖瞎康盛章眼睛，亦罪止满徒各轻罪不议外，均请照邪教为从例，发回

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周其昭另有伙劫蓝子盛家一案，应归彼案从重拟结。朱广老、徐赞元均已监毙，应毋庸议。温盛祥、顾友信、徐怀泳、曹奇柱、赵得高、陈金兰、姚坚谓、曾显官、朱帽旺、罗朝彬、申上秀、曾炳孜被诱入会，并未领受花帖，与为从有间。除温盛祥、顾友信业已病故，陈金兰听从阻柴讹诈亦罪止于杖轻罪不议外，应均于萧品等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各到配折责安置。徐怀泳据供亲老丁单，系属会匪，不准留养。各犯事犯在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恩旨以前，系结拜三点会匪，所拟绞遣徒罪，各犯均不准援免。朱广老、徐赞元、顾友信、温盛祥在监在逃病故，刑禁解役人等均无凌虐情事。邓思和等名下应追赃钱，飭县查追给领。逸犯曾敖等飭缉，获日另结。此案邱胜恩等结会传徒，该管地方文武业已拿获首从多犯据实解究，其从前失察之处应例概免查参。除供招咨部外，合将审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护理江西巡抚邱树棠奏审拟

万安县黄凤山等结会折

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批 军录

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臣邱树棠跪奏，为申明结拜添弟会匪犯，分别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据吉安府知府孔昭虔禀报，督同龙泉县知县文海协同查缉河匪，委员署万安县滩头司巡檢冯紫绶，并各营县拿获会匪黄凤山等十六名，并搜获结会花帖、符书、木戳等件，经臣将查办情

形恭折奏闻，一面提省申办。嗣据续获黄幅山等五名，一并提解来省，飭委南昌府知府贺长龄、袁州府同知刘体重等审拟，由臬司戴敦元复审究拟，解勘前来。臣随亲提研鞫。

缘黄凤山与张华斗、张华光均籍隶广东龙川县，迁居江西龙泉县，彼此素识。黄凤山与族叔黄华乔于嘉庆二十三年六月内，会遇在逃之广东人杨三，认识交好。七月十八日，杨三以伊曾入添弟会即三点会，会中人遇事帮助，邀黄凤山等入会，可以免人欺侮，如领得花帖，即可自行传徒。黄凤山与黄华乔允从，即拜杨三为师。杨三即于是日买备香纸什物，设立从前传教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黄凤山从桥下钻过，杨三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之语。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口诀。黄凤山送给杨三钱五百文，领受花帖、条规各一本，避刑符书二本。黄华乔仅止传授口诀，图免欺侮，送给杨三钱三百文，并未钻桥饮酒，亦未领受花帖。道光元年八月间，黄凤山贫难度日，起意传徒骗钱。因杨三传给花帖内，盖有桃园结义及宝泰民安等字戳记各一颗，随将记摹出，用木板二块，自行刊刻以为转传花帖之用。是月二十八日，有在逃之黄山九、叶亚四、李正金走至闲坐，黄凤山纠邀入会，黄山九等即拜黄凤山为师，照依前式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因木戳尚未刊成，未经传给花帖。张华斗、张华光素习拳棒，均于二十年三月初一日，听从定南厅人袁井保纠邀入会，拜袁井保为师，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张华斗领受花帖，张华光并未领帖。嗣袁井保因被该厅访拿，畏罪自尽。张华斗闻知，即将花帖烧毁，与张华光均各潜逃。二十四年七月内，张华光潜回，贫苦难度，于八月十四日诱令蓝亚二、张大忠、黄循淇拜师入会，转传口诀，并教习拳棒。十五日又诱令叶锡祥、杨世俊学习拳棒。二十五年



八月十五日，又诱令张崇连、李基连、黄盛珍学习拳棒，叶锡祥等均未入会。道光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张华光又诱温振声、钟其盛拜师入会，转传口诀，并教习拳棒。张华斗于元年八月内潜回，撞遇黄凤山，彼此谈及入会情事。张华斗闻知黄凤山有避刑符书，即向借抄一本，寄存张华光家。张华光又令温振声照抄一本，各图邀会骗钱。八月十一日，张华斗诱令萧文训学习拳棒，十八日又纠在逃之李昌汉、苏礼详拜师入会，传授口诀。黄幅山、黄肄业、李钦林先于嘉庆十六年，听从在逃之冯奕运纠邀入会，传授口诀，并未钻桥、饮酒、给帖。嗣黄肄业因窝窃勒索，经县获审，拟军详办，该犯未将入会情由供出。兹经该府县访拿，协同委员等先后拿获各犯解省，讯据各供前情不讳。查验起获花帖，载有黄凤山名字，盖有戳记，核与历办添弟会匪各案，大略相同。符书语句鄙俚，假称可避刑伤，并无违悖字样。黄凤山所刊木戳字迹尚未完全，并未用过。臣恐该犯等此外另有伙党，及另犯不法情事，严加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一应左道异端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传习白阳、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为从发回城，给力能管束之大小伯克为奴。又游手好闲、不务本业之流，自号教师，演弄拳棒教人，一经拿获，将本犯杖一百，流三千里。随同学习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语。此案黄凤山拜添弟会匪为师，领受花帖，自行结会传徒，并将避刑符书，辗转传抄，殊属不法。惟该犯刊刻戳记未成，尚未转传花帖，与邪教为首者，情稍有间，应请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张华斗、张华光均入会拜师传徒，惟仅只转传口诀，并未钻桥饮酒，张华斗、张华光除教习拳棒轻罪不议外，应请照邪教为徒例，各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

能管束之回子为奴。黄福山、黄肆业、李钦林、黄华乔、黄循淇、蓝亚二、张大忠、温振声、钟林盛均被诱入会，仅止传授口诀，并未钻桥饮酒。惟该犯等学习拳棒，已罪应满徒，又复听从入会，应请子张华斗等遣罪上减等，满徒罪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钟其盛业子解省后病故，应毋庸议。叶锡祥、杨世俊、张崇连、李基连、黄盛珍、萧文训均听从学习拳棒，并未入会，应各照教师演弄拳棒，随同学习者杖一百，徒三年例，各杖一百，徒三年。叶锡祥系闻拿投首，照例再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该犯等事在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钦奉恩诏以前，黄凤山等系添弟会匪，在部议不准援免之列；叶锡祥等拜会匪为师，学习拳棒，均非善类。现因吉、赣一带每有匪徒聚集滋事，亟应整飭之时，未便轻纵。所拟绞遣流徒各罪，均请不准援免，与犯事在后之温振声等，分别监禁、发配。凌音相、凌起才、叶必林讯系张华光妄扳，并无入会情事，应予省释。逸犯杨三等飭县严緝，获日另结。花帖、符书、木戳一并销毁。此案黄凤山等结会传徒，业经该管地方官获究办，失察联名应免查参。除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六日。

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江西巡抚毓岱奏申明何经先

#### 结会抢劫等情折

道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奴才毓岱跪奏，为申明沿河抢窃讹诈及结会贩私各犯，按例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西吉安、赣州一带，有棍徒沿河抢窃扰害，前经护抚臣邱树棠派员查拿，获犯何经先等十六名，附片奏闻在案。奴才到任后，即添委候补知县刘绳武，试用县丞任宗昉，会同原派之前任新城县胡宗简等设法查拿。旋据该委员等会同各营县禀报，先后续获匪犯三十名，批飭提省。兹据解到廖长仔、萧四仔、张老满、罗林仔等四犯，委据南昌府知府贺长龄提同前获各犯审拟，由署臬司王检提审详解前来，奴才随亲提研鞫。

缘吉安、赣州、临江等府，通连赣河一道，时有商民船只往来。何经先、邱添其籍隶信定。嘉庆二十四年正月，何经先邀同邱添其贩卖粤盐至泰和一带挑卖，不记数目。二十五年三月，该犯等邀同未获之王仲三、陈定胜，在泰和地方搭篷销私，陆续窝留在逃之王泽和等私盐，自四五十担、七八十担不等，代为售卖，每担取用钱八十文，嗣闻差拿散伙。是年十月，该犯等听从未获之赖大姐抢夺萧姓黄牛二只，事主查知索还，赖大姐勒赎，当得洋钱十六圆均分。道光元年五月，该犯等听从未获之李金高与郭茂成……一共十人，在泰和县庙内结拜弟兄，以李金高年长为首，余各依齿序列。七月十五日，该犯等又听从郭万洪在庙内结拜添弟会，各出钱一百文，宰鸡敬神，拜郭万洪为师，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高三，并三八二十一口诀各散。九月间，该犯等邀同在逃之王义杭……抢夺客船钱物。此何经先等贩私拜会，抢夺勒赎之情形也。（以下系一般抢劫案，与结会无关，从略——编者）

奴才查例载传习白阳、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从发回城给力能管束之大小伯克为奴；又抢夺初犯五次以上，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八次以上，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又白昼抢夺人财物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初犯之贼，为首纠窃四次或被纠逃窃及独窃六次，同时并发者，照积

匪猾賊例量減一等，擬以滿徒各等語。此案系何經先窩販私鹽，結盟拜會，搶奪勒贖，種種不法，實為棍徒之尤。邱添其同惡相濟，厥罪維鈞。該犯等所犯各案，以听从結拜添弟會為重，雖尚未輾轉傳徒，而以扰害地棍，拜師入會，傳授口訣，即屬為從。何經先、邱添其應均照傳習邪教為從例，發回城給力能管束之大小伯克為奴。逸犯飭緝，務獲另結，失察之地方官已據會同獲犯，應免開參。除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摺具奏，并繕各犯事由罪名清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道光二年二月初三日。

道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刑部議奏。欽此。

### 阿霖奏緝獲担子會三点會人眾片

道光三年四月十一日批 軍錄

再，江西南安、贛州兩府向多三点會匪，南昌、饒州、抚州連界地方，并有強丐結隊同行，肩挑鍋担，名為担匪。各匪徒初則借名緩急相幫，結盟拜把，繼即倚恃人眾，搶竊滋扰。又上自南贛，下至饒州、九江，計程一千數百里，大河中貫，汊港紛歧。近年沿河匪棍，或白晝登船向客商訛借搶奪，或黑夜伙竊，拒捕伤人，或窺伺單身孤客船至荒洲僻野，將人驅迫上岸，擄留行李銀錢，逞強駛去，種種不法，均為民害。而粵省私鹽由吉安府屬之萬安縣侵入淮界，以致官引頻年缺銷，商運几難輪轉，亦于國課大有關係。奴才上年到任時，沿途察訪，即風聞大概。嗣廣咨博采，于匪徒出沒處所，聚散情形，備得端委。嚴飭地方文武查拿，已陸續獲解數起。惟匪徒踪跡詭秘，就地緝捕，逃此窜彼，未能人加懲創。因查有緝捕素能之緣事開復知縣胡宗簡，當經會同督

臣孙玉庭奏蒙圣恩，留于江省候补，以资差遣。并有从前获破朱毛匪逆案之候补直隶州王泉之，亦于缉捕认真，随厚给赏耗，密访分投踪线，跟踪侦缉去后。旋据王泉之拿获结盟担匪余秋贵等九名；并督飭长宁县拿获三点会匪赵子灏等十一名；胡宗简拿获河匪张士勇等二十九名；又获私盐三船梟犯邱自美等三名，起有军械押解来省，委员审办。除私梟一起伙犯囤窝不齐，供情尚未得实，此外会匪、担会、河匪承认抢窃凶诈多案。奴才饬再严切究追，迅速定拟，以凭分别照例题奏咨结，一面飞檄委员及地方文武仍应实力留心严缉，务期有犯必获，不得稍有懈弛。现在河道地方颇称安静，合将办理情形，先行据实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三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 江西巡抚程含章奏审办南康县

#### 林宝南等结会折

道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程含章跪奏，为审明结拜添弟会匪犯，照例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南康县拿获会匪张北斗孜等一案，因张北斗孜等病故，黎贵延等脱逃，案延不结。经前抚臣阿霖以该县知县林寅白到任接审，并不立传地邻，就近质明完案，止以本犯解郡、解省了事，省中委员起解稽迟，该管知府不亲身赴县督办，历任上司不行揭参，具折参奏。钦奉上谕：江西南康县知县林寅白，著革职，交该抚秉公严审，断不可瞻徇草率。其延误之委员及该管知府，并不行揭参之历任各上司，著查审明确，分别定议参奏。欽此。遵

即转行催拘首伙各犯去后。旋据署南康县事、候补知县刘绳武续获林宝南、周其光二名，并将脱逃之黎贵廷一并拿获解省，飭委南昌府等提同前获之陈华廷审拟，由臬司魏元烺复审，招解前来，臣亲提研讯。

缘林宝南、周其光、黎贵廷、陈华廷与前获病故之张北斗孜、陈益茂、曹老三、曹二秀孜、彭并孜、刘奉漳、程彩漳、王云幅、杨文茂及在逃之古人照，均籍隶南康县。嘉庆二十三年八月不记日期，林宝南与周其光、并刘奉漳及未获之朱光发、王泳漳会遇，谈及结拜添弟会可以免人欺侮，俱欲入会。因与先获拟结会匪戴奉飞案内之林佐廷、林益基、林三科仔熟识，即央林佐廷等引赴戴奉飞家。刘奉漳出钱七百余文，周其光等各出钱三百六十文，拜戴奉飞为师。戴奉飞用桌搭布为桥，令林宝南等从桌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宰鸡滴血饮酒各散。因刘奉漳等钱少，均未传结（给）花帖。嗣经赣南道访问拿获戴奉飞；林佐廷等审拟奏结，其林宝南等姓名未据供出。二十四年六月初间，林宝南邀未获之黎长秀子、李祥芳、李奉占至该犯家内，各出钱三百文，拜该犯为师。二十五年六月不记日期，林宝南又邀曹二秀孜、及未获之老陈孜、刘兰生保、各出钱四百文，在李祥芳家拜该犯为师。陈华廷于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与王云幅并未获之张大松、申上元、何成奎、在王云幅家拜未获之罗人洪为师。黎贵廷于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与古人照拜已获拟给（结）会匪邱胜恩为师，各出钱三百六十文，均照前桥桥饮酒，转传口诀，未结（给）花帖。嗣经该县代理知县刘绳武访问，会同南安府委员县丞倪泰明，该汛千总杨名标，于二十五年九月十一及十月初四等日，先后拿获陈华廷、刘奉漳、曹二秀孜及张北斗孜等共十一名，讯据陈华廷等各供前情。惟古人照供系拜陈鉴英为师，

并据张北斗孜等各供认结会拜师，并未领受花帖，出钱多寡不等，录供通报，经前抚臣批飭南安府提犯督审。王云幅染患疫症，在县监病故，刘绳武旋即卸事。该县林寅白到任，因各犯传染疫症不能起解，飭医调治无效。陈益茂、曹二秀孜、曹老三、彭井孜、杨文茂、刘奉漳、程彩漳、张北斗孜均先后提禁病故，验讯通详，一面将陈华廷、古人照解经前任南安府知府博起督同委员、候补知县陈云章提讯，供认入会。惟钻桥饮酒一节，翻供不承。经博起将犯拟徒，详解声明，系据供定讞，恐有不实不尽，听候委员确审究办。经前任臬司飭委前署南昌府蔡君弼督同原审委员陈云章查讯，各犯供情游移。旋据林寅白拿获黎贵廷、陈鉴英，解司一并发审，陈鉴英不认入会传徒，古人照亦称原供诬叛，实与黎贵廷同拜邱胜恩为师。蔡君弼调查邱胜恩原案，并无古人照等之名，情涉可疑。犯供忽认忽翻，旁无证佐，非提齐保邻人等质审，不能得实。南康离省一千数百里，远道提质，未免拖累无辜，迭次稟经臬司批飭发回南安府，就近提齐保邻质究。蔡君弼即飭南昌县将犯递回，旋即卸事。该县因查是案原解丁役业已潜回，稟经代理南昌府朱浩、并前任南昌府贺长龄，檄提并申请臬司札催。嗣因原解丁役未到，陈鉴英在省病故，经司札府转飭南昌县移选兵役，委员将陈华廷等逐程交替解回。陈华廷由卢陵县接解，至泰和县地方脱逃，途遇严久发告知情由，央允伴送，经县勘讯详緝。古人照、黎贵廷送回南康，林寅白差传族邻避匿，先将该二犯金差解府。黎贵廷中途脱逃，古人照解府时，博起另案参革卸事，署府朱浩催传族邻未到。前任南安府耿维祐到任，照案迭催，仍未解到，无凭质审，旋即调任卸事，移交署府赖勋转交现任南安府铭惠，节次勒提催緝。嗣据署崇义县王统钧拿获陈华廷、严久发稟解，该府飭委大庾县时式敷讯详拟解。惟古人

照仍复狡翻，该县以关提保邻未到，自系畏惧解审拖累之故，禀府将古人照发回南康县就近传质，该犯在途脱逃，详经前抚臣秦参奉旨革审，兹提研审，据供前情不讳。并据前署赣州府王泉之查讯已故各犯族邻，佥称张北斗孜等均非善类，拜会属实。陈鉴英实非会匪，取具供结申送，诘无另犯不法情事。复提已革知县林寅白严审，据供该参员于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到任，此案已奉批府提审。维时人犯亦未翻供，是以未传地邻质讯，将犯解郡。又因是年瘟疫盛行，各犯自十月起即传染疫症，不能起解，当即提禁医调。后张北斗孜等八名陆续病故，均经报明有案，各犯供出首伙，叠经差缉拿获黎贵廷等二名，其奉传族邻因恐解审拖累，差传避匿，致未提解，实不敢玩视延搁。该参员旋于道光二年正月初四日奉调赴省会算交代，至三月十七日回任，复于七月十八日奉调赴省，至十二月初六日回任，先后均奉委本府经历后本降代理等情，矢口不移，查核原卷，均与所供相符，案无遁饰。

查律载一应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又律载知人犯罪，事发已逃他所，辗转相送者，减罪人一等；又犯罪事发而逃走者，各于本罪上加二等各等语。此案林宝南结拜添弟会，传徒煽惑，殊属不法，惟并未转传，与邪教为首者有间，应照前办黄凤山成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周其光、陈华廷、黎贵廷拜师入会，并未领受花帖，亦未传徒，应于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陈华廷、黎贵廷二犯均于事发后脱逃，应照例各于本罪上加逃罪二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各到配折责安置。严久发已经陈华廷告知犯事解审脱逃情由，复听从伴送，合依知人犯罪，事发已逃他所，辗转相送，减罪人一等律，于陈华廷满徒本



罪上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周其光等曾事犯在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恩诏以前，系属会匪，不准援免。张北斗孜等听从入会，罪应拟徒，业已病故，应毋庸议。张北斗孜等因瘟疫传染，提禁病故，刑禁看役人等讯无凌虐，亦毋庸议。逸犯严缉，务获究结。已革知县林寅白，因到任时案经院司批府提审，并非接审之员，且犯未翻供，是以未传地邻质讯，将犯解郡，系属遵批办理。其因张北斗孜等传染瘟疫，不能即时起解，查是年该县地方瘟疫盛行，民间病毙者不少，并非捏饰。且有该参员未到任之先，王云幅一犯同时染患疫症身死可据，各犯供出首伙，已据缉获黎贵廷等二名。查会匪要案，地方官如果玩视延搁，自应从严究办，今查明此案不能定讞，实由人犯在省、在府节次翻供所致。该参员林寅白先系照批办理，后复两次奉调赴省，实非有心玩搁。其任内将前任已经审完监犯病故八名，并提解保邻迟延一月以上、及徒犯黎贵廷解府脱逃、金差不慎，均例有专条处分，可否准其开复，仍将应得处分、同代理县南安府经历后本济提解迟延一月以上之处，一并交部照例议处，出自皇上天恩。其起解徒犯陈华廷中途脱逃之前任卢陵县已革知县梅大鹤、及起解古人照中途脱逃之署大庾县事、乐平县县丞刘兰，各金差不慎职名，另行查取咨参。委员前署南昌府蔡君弼，因案卷不符，犯供翻异，禀司发回提同保邻质究，系为慎重要案起见。原解丁役潜回，经南昌县禀提未到，不即起解，尚无不合。该管知府除前任南安府博起先经另案革职外，其朱浩、耿维祐、赖勋、铭德四任，或因催传族邻未到，无凭质审，旋即卸事；或到任后即飭据所属拿获逃犯详办，均非无故迟延。查传族邻，亦尚非知府必应亲身督办之事。其历任各上司，因案未审定，林寅白所犯，均系例应随案查参处分，是以未经揭报，均非徇纵，并请邀免置议。前署南

康县候补知县刘绳武任内失察彭井孜拜会一案，首犯未获，惟该令以署事人员先后拿获会匪十三名，除彭井孜一名外，其余十二名均非该令任内之案。现讯林宝南系迭次传徒首犯，其始终出力，功过尚足相抵。但平日才具官声，俱属出众，其失察各案，应请免议。除将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并请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三年九月初四日。

道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江西巡抚程含章奏审拟

赖赞章等结会折

道光三年十月十四日 朱折

江西巡抚臣程含章跪奏，为拿获拜会匪犯，审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江西赣州一带毗连闽粤，每有匪徒拜会，屡经飭拿获犯，惩办总未尽绝。嗣据赣南道汪全德禀报，兴国营都司宋吉贤协同该县丁役拿获三点会匪犯赖赞章、万维连。又据兴国县拿获万荣建、宁都州拿获揭思恭、陈新美，铅山县拿获郭明暹、罗力幅、李彩事，赣县拿获余滢发、沈识煌、邓大运共十一名，起获传会歌折花帖等件，禀解来省委审。兹据委员南昌府等审拟由臬司招解前来。臣随亲提研鞫。

缘赖赞章籍隶兴国，余滢发籍隶赣县，与万维连、郭明暹、沈识煌、邓大运、罗力幅、揭思恭、李彩事、万荣建、陈新美俱各驾船营趁度日。赖赞章于嘉庆十九年五月间，随同县已故之邹上禄学习拳棒。邹上禄以伊曾入三点会，得有口诀暗号并歌折花

帖，纠令入会，同会人遇事帮助，可免外人欺侮。赖赞章即拜邹上禄为师，给钱一千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并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是年十一月间，邹上禄病故，赖赞章将歌折花帖收藏。旋租万荣建船只撑驾生理。道光三年二月初四日，万荣建向索船租，赖赞章起意传徒骗钱，纠邀万荣建同水手万维连入会，万荣建等即拜该犯为师，转传口诀暗号，万荣建以船租抵钱，万维连给钱二百文。赖赞章因与万维连交厚，传给原存歌折一扣。余濂发于道光元年二月，不记日期，会遇在逃之萧法广，自称曾入三点会，邀令入会，余濂发允从，即拜萧法广为师，送给钱三千六百文，萧法广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余濂发从桥下钻过，宰鸡滴血饮酒，传授口诀暗号，并给歌诀花帖。二年八月十八日，余濂发纠邀郭明暹拜该犯为师，转传口诀花帖，郭明暹送给钱三千六百文。沈识煌、邓大运、罗力幅各于道光元年八月及三年五月，先后拜福建人罗允洪等为师，俱钻桥饮酒，传授口诀。揭思恭、李彩事各于二年十二月及三年五月，拜曾人等为师，传授歌折花帖。陈新美于二年十一月，拜郭发珍为师，传授口诀。兹提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查核歌诀花帖，语多妄诞不经，讯据各犯坚供，系会内流传，并非自行编造，调查江西历办会匪成案内，花帖纸折语句多属相同，其为系流传旧本，已属可信。诘无另有传徒不法别情，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传习白阳、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为从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等语。此案赖赞章、余濂发拜三点会匪邹上禄等为师，复起意传徒，将荒诞不经歌折花帖转传，殊属不法，应照为首问拟，赖赞章、余濂发二犯均应照传习白阳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

咒语，拜师徒徒感众者为首绞立决例，拟绞立决。郭明暹……七犯，均听从拜师入会，或得有歌折花帖，或传授口诀，钻桥饮酒，并未传徒，均应照邪教为从例，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的回子为奴。万荣建、陈新美听从入会传授口诀，并未得有歌折花帖，亦未钻桥饮酒，应于邪教为从遣罪上量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各到配折责安置。逸犯严缉获日另结。赖赞章等所得钱文，照追入官。除供招咨部外，臣谨会同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孙玉庭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三年十月十四日。

（朱批）：刑部速议具奏。

### 江西巡抚程含章奏审拟

张正元等结舍折

道光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程含章跪奏，为拿获会匪申明定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据南安府知府铭德访问，所属之大庾县境内有匪徒结拜三点会。即督同代理该府经历唐凤仪、大庾县赤石巡检孙培，并该县营分路密拿。先后拿获会匪张正元、游俊元、赖受生孜、陈刁二、吴以发、何垅渊、何垅跃、吴拔柱、沈太山、吴里忠、吴井孜、刘井孜、曾德明、邱润照、周六牯孜、蔡记善、刘步青、朱卜懒孜、许土生保、黄教化孜共二十名，并起获传会合同等件，解省委委员审拟，由臬司招解前来，臣提犯研鞫。

缘张正元籍隶南康县，道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张正元与游俊元、陈刁二、及未获之朱汉章会遇在逃之康潮旺闲谈。康潮旺

声言曾入三点会，纠邀张正元等入会，并告知会内规条，如得受合同，钻桥饮酒，即可自行传徒；如未获受合同，所纠之人仍作伊师之徒，得钱均分；如仅止钻桥未饮血酒，不准纠徒分钱。遇打降等事，可邀同会人帮助；若仅传口诀，并未钻桥者，只能免同会人欺侮。张正元等允从，即于是晚在南康县地方拜康潮旺为师，康潮旺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之洪二和尚牌位，并摆列木桌作桥，令张正元等从桥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并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宰鸡取血滴酒同饮。张正元、陈刁二送给钱二千文，康潮旺各写给合同一纸，以为传徒凭据。游俊元等送钱五百文，未领合同。张正元旋于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大庾县地方，纠吴以发、何垅渊、何垅跃、吴拔柱、沈太山，并未获之吴能远、邹胜德、刘中万八人；又于三月十九日夜，纠吴里忠、吴井孜、刘井孜，并诱胁许土生保共四人，均拜该犯为师。吴以发等钻桥饮酒，许土生保仅传口诀。游俊元先于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南康县地方，纠曾德明、及未获之肖庆武、并逼胁黄教化孜共三人拜会。黄教化孜仅传口诀，余俱钻桥饮酒，仍作康潮旺之徒。赖受生孜于道光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南康县地方，拜逸犯王和为师，王和囑令转纠会徒得钱均分。赖受生孜即转纠蔡记善、刘步青、朱十儼孜三人，于二年四月初三日在大庾县地方拜会，仍作王和之徒，会规与康潮旺相同。蔡记善等仅止随同钻桥，未饮血酒。张正元得钱自一千文至数百文不等。游俊元、赖受生孜所得钱文与康潮旺、王和均分花用。邱润照于嘉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南康县地方，拜前获拟结之萧绍裔为师。周六牯孜于道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信丰县地方，拜逸犯郭荣廷为师，俱钻桥饮酒，并未转传。兹提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访无另犯不法情事，矢口不移，案无遁饰。查验合同并无违悖字样。

查律载一应左道异端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改发回城，给人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各等语。此案张正元拜会匪康潮旺为师，得受合同，即与花帖无异，复自行传徒，应照为首问拟。第未转传花帖，应照前办黄风山成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游俊元、赖受生孜拜师入会，未经领受合同花帖，其转传之曾德明等，系仍作康潮旺等之徒，得钱与康潮旺等均分，与自行传徒有间，仍应照为从问拟。游俊元、赖受生孜二犯，应与听从拜师钻桥饮酒之陈刁二……十二犯，均照左道异端为从例，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各照例刺字。邱润照事犯在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恩诏以前，系会匪不准援免。蔡记善、刘步青、朱十儺孜三犯，于拜会时，未经同饮血酒，尚无转传煽惑之心，较游俊元等情节稍轻，自应于遣罪上量减科罪。第该犯等既已听从钻桥，希图会匪遇事帮助，未便仅拟满徒致与被胁勉从仅传口诀者无所区别，应于徒罪上酌加一等，各杖一百，流二千里。许土生保、黄教化孜二犯被胁入会，仅传口诀，图免欺侮，应于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许土生保年未及岁，照例收赎。逸犯康潮旺等严缉，获日另结。代理南安府经历唐凤仪、大庾县赤石巡检孙培随同获犯多名，尚属奋勉，咨部照例议叙。除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道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道光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諭江西巡撫毓岱速派員

### 嚴拿零都縣會眾

道光四年六月初九日 上諭

軍機大臣字寄江西巡撫毓，道光四年六月初九日奉上海諭：本日都察院奏，江西零都縣民人謝象華以歃血立盟，肆意搶劫等情具控，已明降諭旨交毓岱親提審辦矣。該民人供稱，該縣屬水頭里地方，有謝拒本同縣役孫美老孜強橫不法，于道光元年歃血共盟，糾集多人，創立洪連會名目。此外南安府吉安府又有添弟會、千刀會名號，肆行搶掠。又南康縣橫石井地方，劫搶數十家。又贛縣人家莊地方，劫搶布客銀數百兩，并經鄉勇拿獲四人，搜出印信、旗書等物。又贛縣社富圩地方，搶店房數家，又本邑大灘面地方，劫搶徐姓几至萬金。各州縣衙役、營兵俱與賊勢相通，并不認真查拿等語。會匪糾眾搶劫，最為地方之害，若如該民人所供創立會名、聚眾搶掠，并持有印信、旗書等物，必應嚴行懲創，以靖閭閻。該撫接奉此旨，即派委明干員弁分投嚴密稽查，如果屬實，即行迅速掩捕，按律懲辦，務期淨絕根株，毋致養痍貽患。

至衙役、營兵與匪犯交通，尤屬大干法紀，并著該撫嚴行查究，倘該州縣有諱匿情事，即一并據實嚴參，毋稍徇隱。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 江西巡抚成格奏审拟唐兴通等结会折

道光五年二月十九日批 军机

江西巡抚奴才成格跪奏，为拿获会匪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西吉南赣一带，界连闽粤，每有匪徒拜会，节经前抚臣严飭查拿。嗣据护理赣南道郑祖琛禀，据吉安府铭德、署万安县事即用知县张兼山，会督文武各委员，先后拿获会匪唐兴通等十一名，起获花帖等件，禀经护抚臣嵩溥批飭审解。兹据该府等审拟，由臬司招解前来，奴才随亲提研讯。

缘唐兴通籍隶万安县，先于道光三年三月初十日路遇素识寄居兴国县之福建人蓝桂扬闲谈，蓝桂扬声言曾入添弟会即三点会，诱令该犯拜伊为师。并告以会内规条，如领得花帖，即可自行传徒。唐兴通允从，即于是夜在万安县连塘地方拜蓝桂扬为师。蓝桂扬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之洪二和尚牌位，用桌搭桥，令唐兴通从桥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木，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宰鸡取血，滴酒同饮。唐兴通给钱一千文，领受花帖、木戳、折本而散。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唐兴通在万安县地方纠邀现获之唐兴鉴一人。四月初四日，又纠邀现获之陈其祥、石盛宾、唐兴崇、刘老五，并在逃之叶开有、唐心柏、唐大苟、唐绍煌、唐绍怀九人，均拜唐兴通为师。照依前式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唐兴鉴等各送给钱三百六十文。唐兴通因给钱较少，并未传给花帖。闰七月十四日，陈其祥、石盛宾冀图自行传徒，乘间将唐兴通花帖、木戳等物窃取，携至万安黄塘地方福湖空庙内，欲行钐刻。石盛宾钐起花帖一张，尚未刻成木戳，适有刘光瑞、刘水仔、何老满走至，陈其祥等将花帖藏匿，诱胁刘光瑞等拜入



伊会，传授口诀。即经该县府等访问，会督文武各员，将陈其祥等拿获，搜获花帖等件。并将首犯唐兴通、及先被蓝桂扬诱胁入会之黄耳法、谭立廷一并拿获，审拟解省。兹提各犯研鞫，据各供认前情不讳，究无另有传徒及别项不法情事。查核花帖等件均与历办会匪各案相同，请讯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一、应左道异端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又例载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各等语。此案唐兴通曾拜会匪蓝桂扬为师，领受花帖，辄敢自行结会传徒，实属不法。第该犯并未转传花帖，与前办龙泉县黄凤山传徒结会，并未传授花帖成案相符。唐兴通应照黄凤山成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陈其祥、石盛宾窃钞花帖尚未转传，其诱胁刘光瑞等三人拜师入会，亦仅传口诀，应仍以邪教为从科断。陈其祥、石盛宾应与听从拜师，钻桥饮酒之唐兴鉴、唐兴崇、刘老五，均照左道异端为从例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各照例刺字。刘老五虽供母老丁单，不准留养。黄耳法、谭立廷、刘光瑞、刘水仔、何老满五犯，均被胁入会，仅授口诀，应于为从遣罪上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分别定地发配，折责安置。失察牌保同各犯父兄，飭县查拘责惩。起获花帖等件销毁，逸犯叶开等有等飭缉获日另结。

再，蓝桂扬现据各犯金供，已于道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兴国县地方病故。飭取地邻供结办理。此案业经该府县等访问，将首伙各犯拿获究办，所有失察职名应请免议。除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道光五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左都御史那清安奏万安县民黄远青

呈控朱光简等结会折

附：黄远青等呈控原件

道光九年七月十四日 军录

署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那清安等跪奏，为奏闻请旨事。

据江西吉安府万安县民人黄远青等，以匪徒聚会传徒劫杀等情，赴臣衙门具控。臣等公同讯问，据黄远青供称，身年四十五岁，系江西万安县人。邑有匪首朱光简、张桐荣、郑昌球、黄惟山、彭惠兴、廖九通、康士烈、黄际祐、陈显洪、许大童、萧上世、邱贞洲等歃血拜盟，名曰添弟会，传徒惑众，威逼乡民入会，否则遭其劫杀，甚至拦河抄抢，水陆商民受其戕害不可胜计。曾经本县民人宋幅良、彭盛江、朱如松等控县究办，案积如鳞，尤如县差朱亮等亦入会为党，以致有控莫究，由是匪等肆行无忌。经身与吴炳权等奔府呈控，委员陆巡司会营带兵缉拿，仅获二十余犯，余俱被入会县差朱亮泄机纵逸。当经委员将已获之二十余匪，讯取入会、传徒、劫杀确供，并获有五色令旗、歃血拜表、密诀、传徒会议文书，及悖逆不法等书，存县在案，满望按律惩治，不料数月后，将已获之匪渐次准保释放。去岁五月，巡弁王恒贵带兵役巡查，皆受匪党许果芹等拒捕，鸟枪重伤，稟县有案。七月在良口地方，被梟匪黄际祐等劫杀，身弟黄金达灭尸无踪。八月初，匪等蜂拥上门，又劫杀身弟黄金盛，报县验明，俱系火枪等伤，虽拘谢羽鸿等六匪，亦不讯办拟抵。身等历控上宪，均沐严批，无奈案搁如故，是以情急来京沥诉。至呈内列名之吴炳权等三人，俱未回来等语。余与原呈大略相同。臣等查核民人所控

匪首朱光简等十二人，歃血拜盟，名曰添弟会，威逼乡民入会，否则劫杀抢抄，历有控案。县差朱亮等入会，同党不为拘拿。伊控经本府委员会营缉拿二十余人，讯明确供，并获有五色令旗、歃血拜表、密诀、传徒会议文书，及悖逆不法等书存县。后将所获之犯渐次释放。巡弁王恒贵带兵役巡查，均受许果芹等拒捕重伤。伊弟黄金达被匪党黄际祐等劫杀灭尸，又劫杀伊弟黄金盛，报县验明，系火枪等伤。伊叠经上控，批飭县办案如放等情。控关匪徒结盟聚会，悖徒劫杀、抢掠，胥役入会包庇，且详阅粘抄，控案累累，何以该县未经严拿惩办？如果属实，大干法纪，必须迅速查办，彻底根究，以惩奸宄，而靖闾阎。谨抄录原呈，恭呈御览，伏祈皇上训示。

再，该民人在本省巡抚衙门控告三次，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九年七月十四日。

（批文缺。）

#### 附：黄远青等呈控原件

具呈民黄远青，年四十五岁；吴炳权，年六十三岁；郭作楨，年六十四岁；黄清珍，年五十七岁，系江西吉安府万安县人，为叩求法究，以安民命事。

缘民邑有匪首朱光简、张幅荣、郑昌球、黄惟山、彭惠兴、廖九通、唐上烈、黄际祐、陈显洪、许大童、肖上世、邱贞洲等歃血拜盟，名曰添弟会。传徒惑众，威逼乡民入会，否则遭其劫杀，甚至拦河抄抢，水陆商民受其戕害，指不胜数。曾经良民宋幅良以人赃两获，彭盛江以欺讹凶殴，朱如松等以拦路打抢控县究办，案积如鳞。无如县差朱亮等亦入会为党，猫鼠一气，以致有控莫究，由是匪等成群，肆行无忌。凡在乡民无论贫富，咸不

安枕。激经吴炳权及民等奔府呈控，沐委永阳陆巡司会营带领兵差缉拿，仅获二十余匪，余被入会之县差朱亮等泄机纵逸。即经委员陆将二十余匪讯取确供，自嘉庆十六年入会，传徒聚众劫杀情由等供在案。并经获有五色令旗、歃血拜表、密诀、传徒会议文书，及悖逆不法等书存县。维时满望已获者按律惩治，未获者根究删除，孰意数月不惟未获、未剿，而已获渐次准保释放。故去岁五月内，巡弁王恒贵并带从兵皆受匪许果芹等拒捕，鸟枪等伤，稟县有案。七月初一日，在良口地方被臬匪黄际枯等劫杀民弟黄金达，灭尸无踪。八月初二日，纠匪蜂拥上门，又劫杀民弟黄金盛，报县验明，俱系火枪等伤。虽拘谢羽鸿等六匪，亦无拟抵。流行劫杀，屡害无休，竟尔轻纵漏网，心伤冤沉，至此已极。经民等控府、控臬及控抚宪，均沐批严而案宕搁。泣思民邑有匪徒拜盟，聚会传徒劫杀，胁民相从，从则生，不从则害。间有僧道从邪法遍施，胥役从玩法如戏，横行乡里。斗则鸟枪器械以临民，乐则聚饮淫掠以快心，毙民命，劫民财，控官不究，民不聊生，若不依法早除净尽，受害岂仅一邑而已，为此奔叩。

### 谕内閣著 蒋攸钰等飭属严查添弟会

道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上谕档

道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传：御史王贻芳奏会匪、盐枭蔓延滋害，请严飭捕剿一折。会匪、盐枭最为地方之害，据该御史奏，江西吉安府属泰和、万安等县，向为私枭出没之所，加以会匪繁多，与私枭合而为一，或名添弟会，或名添刀会，又称千刀会，均自南赣延入吉安。其初犹知畏法，近来党与日多，地方官惧滋事端，惟思苟且调停，即酿成巨案，犹复一味姑息，草

草了结。甚有乡勇拿获送官之匪徒，仍从宽免，纵之归家，似此选懦因循，化大为小，不过规避处分，而纵匪养奸，为害日深，必应明定考成，以靖地方，而安良善。著蒋攸钰、韩文绮通飭所属，各就地面严密踪缉。遇有此项匪徒，立即弋获，明正典刑，毋稍轻纵。沿河添设巡船，专捕劫盗，尽法处治。其实由挟制入会者，取具族邻切结，准其自首。若能缚送积恶首匪，仍予重赏。其匪徒繁多之处，责成明练有为之员，抚剿兼施，毋许稍有讳饰。如果实力奉行，地方肃清，旧任准免处分，新任即予擢迁。倘有仍前将就了事者，立即严行参奏，加等惩处，不稍宽贷。

欽此。

### 江西巡抚韩文绮奏审拟上犹县

邹学洪等结会折

道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批 军录

韩文绮跪奏，为拿获张贴揭帖，恐吓村民之会匪首从各犯提省审办，先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南赣一带，向有会匪，节经淳飭地方文武各官，随时访拿。兹据赣南道萨兴阿、署南安府朱楣、上犹县罗璋焯稟报，访闻上犹县地方有匪徒结会，并匿名揭帖恐吓居民之事，先经该县罗璋焯访获邹学洪、黄世祥。讯据供与在逃之吴潮文等均入添弟会，因黄世祥同蓝日漠赴赵茂源店内赊酒不允争闹，打毁什物，被街邻将蓝日漠捆送，中途脱逃。嗣蓝日漠取出揭帖底稿，称系吴潮文照会内流传语句随意编写，令邹学洪照誊，黄用旧存模糊木戳，央不知情卖菜之黄闰生孜暗贴圩墙，意在恐吓村民，不敢在拿，并无不法别情。戳已闻拿烧毁，并据族邻捆送黄闰生孜到案，讯因素不识字，被诱张贴，委非知情入会等供。查揭帖所写多系

添弟会内流传俚语，不成文理，内有“若烦恼了我兄弟，大恼光山不太平”等句，殊属狂悖。该署府亲诣查办，并经镇道派委员弁，会督严拿。臣接据京报，当即飭司遵委南昌府同知霍树清，坐补义字州知州雷学淦驰往确查。续据禀获蓝日漠、吴潮文，并曾瑞铨、陈亚四即陈文盛、萧瑞、郭文秀、何烈方、李狗妹孜、并曾瑞铨之子曾兆元等。研讯拜会情由，与邹学洪所供大略相同，惟编造揭帖，吴潮文坚不承认，与蓝日漠、邹学洪互相推赖。余犯或仅认拜师入会，或并认拜会，均称不知编造揭帖情事。先后搜查各犯家内，别无不法字迹及违禁器械，犯已即时全获，居民照常安谧等情。臣查该犯等均系会匪，胆敢张贴揭帖，语涉狂悖，显有不法重情，伙党亦断不止此数，仍严飭该地方文武及委员，再行密访严拿，毋使漏网。获犯已据该臬司郑祖琛禀经提省，并委员弁迎提。除俟解到彻底严切根究实系何人起意编造揭帖，如何拜会，实有同伙若干，分别首从尽法惩办，勿任稍有隐饰外，合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道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道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朱批：□。钦此<sup>①</sup>。

江西巡抚吴光悦奏审拟

吴潮文结会等情折

道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吴光悦跪奏，为遵旨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sup>①</sup> 朱批原文缺。

窃据赣南道府及上犹县稟，该县地方访有匪徒张贴揭帖，恐吓村民，拿获邹学洪、黄世祥，并据族邻捆送黄闰生孜三名，究出在逃首伙姓名等情。当经前抚臣及司道分派委员，会督严拿。嗣据续获吴潮文、蓝日漠、曾瑞铃、肖瑞、郭文秀、李狗妹、陈亚四、何烈万、曾兆元九名，并搜查各犯家，别无不法字迹及违禁器械。研讯所写揭帖，邹学洪与吴潮文、蓝日漠互相推赖，禀经前抚臣韩文绮飭提解省审办，一面恭折具奏。臣抵任后钦奉上谕：会匪邹学洪等竟敢张贴揭帖，语涉狂悖，显有不法重情，恐伙党亦不止此数，着吴光悦严行究讯。如有供出伙党，即派委员密速查拿，务尽根株等因。钦此。但各犯均已解省，臣即亲提各犯，督同署臬司等严切跟究，金供帖系吴潮文起意作稿，与蓝日漠商允，邀邹学洪照誉，央不知情并未入会之黄闰生孜暗贴圩墙。查验帖盖木戳，并不成字。核对邹学洪笔迹，并令吴潮文默写字帖，均属相符。诘据吴潮文坚供此外只有传徒李北斗一人，别无伙党。窃据拿获李北斗解省，经委员讯供，由司解审前来，臣逐一研鞠。

吴潮文籍隶南康县，向在上犹县小本营生，先于道光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与现获之上犹县人萧瑞，在上犹县地方会遇素识已故之毛远祺即毛元奇，告知系添弟会即三点会内人，邀令拜师入会，可免外人欺侮，尚（倘）多给钱文，领受花帖，即可自行传徒。吴潮文等允从。毛元奇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吴潮文等钻过。毛元奇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俚语，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吴潮文送给钱一千二百文，给受花帖，萧瑞因钱少未给花帖。旋毛元奇另传徒弟王员才犯案缉拿，吴潮文等闻知，各自逃避。嗣因

事冷潜回，与萧瑞会遇，谈及穷苦，吴潮文起意传徒，央萧瑞邀人入会。萧瑞随诱令已获之同县人蓝日漠、邹学洪、黄世祥、曾瑞铨、李狗妹、郭文秀，并龙泉县人陈亚四等七人，于九年七月十六日，在上犹县水广圩即水安圩地方，拜吴潮文为师，仍照前式钻桥饮酒，传授口诀。邹学洪、蓝日漠各给钱一千四百文，领受花帖，黄世祥、曾瑞铨钻桥饮酒，传授口诀。李狗妹、郭文秀钻桥传诀，未曾饮酒，陈亚四仅传口诀。总以给钱多寡分别传授，均未领受花帖。所给钱文自二、三百至五、六百不等。是月二十四日，吴潮文又诱令现获之李北斗拜师钻桥传诀，并未饮酒给帖。八月初六日，蓝日漠同黄世祥在水广圩赵茂源酒店赊酒不允争闹，将店内什物打毁，经街邻人等将蓝日漠拿获捆送，中途脱逃。恐被报复，议立禁约，遇有匪徒，彼此关照，送官究治。蓝日漠等闻知，不敢往圩营趁。九月初五日，（向）吴潮文告知，吴潮文以伊等伙党无多，不能力敌，起意张大其词，编造匿名字帖，粘贴恐吓，使村民不敢拿究。蓝日漠允从。吴潮文即抄袭会内流传俚句，并编入若还脑（恼）了我兄弟，大脑（闹）光山不太平等语，帖尾填写洪英年立字样，取洪二和尚英雄之意，造成底稿。因与蓝日漠常在圩场，恐人认出笔迹，邀邹学洪来寓告知情由，央令誊写。邹学洪不允，吴潮文等以有事伊二人担当之旨相强。邹学洪亦即勉允，照誊一纸。适黄世祥、曾瑞铨走至，各向吴潮文问知前情。吴潮文遂捡旧存木块，随意刀划几笔，调朱盖在帖上，木块当时烧毁。并捏称劝世善文，央不知情素不识字之黄闰生攷于初六日早暗贴圩墙，即经上犹县罗璋灿访闻，会营拿获邹学洪等，究出首伙姓名禀报。当经署南安府朱楣亲飭督办，并经赣南道萨兴阿飭委前任赣州府陈煦前往购线访拿。前臬司郑祖琛、前抚臣韩文绮飭委南昌府同知霍树清、候补义宁州知州雷学淦驰



诣会拿，将吴潮文等先后拿讯供禀，经奏奉谕旨，交臣严究。续据吴潮文供出李北斗飭拿解省，提同严讯，各供不讳。臣以吴潮文等本系会匪，竟敢张贴匿名揭帖，语句违悖，显有不法重情，同会之人自必共知。且已续向究出李北斗，更恐别有伙党，再三严诘，吴潮文等坚供实因村民约禁会匪，伊等会内人少不能抵敌，故此编造字帖，原图恐吓村民，使其不敢捉拿。且密商原只两人，因字迹易认，故央邹学洪书写，即黄世祥、曾瑞铨亦系事后知情，此种密事，何敢向多人传播，自取败露。至李北斗本非同时拜师，亦并非知道揭帖之人，后来不知他去向，以先未供出，委无另有伙党及谋为不法别情。复以该犯吴潮文等既有伙党，罪无可加，如能供出，指拿到案，亦可比例援请减罪。反复开导，继加刑吓，各供如前。检查该县初获邹学洪等所供首伙姓名人数，与续获各犯供情均属相同，似无遁饰。

查例载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又传习白阳等邪教，拜师传徒，为从改发回城，酌给印房各章京，笔帖式等供役各等语。此案吴潮文因图恐吓村人，起意编造揭帖，虽非实有谋叛之心，但帖内混称大脑光山不太平，及妄填洪英年号，均极狂悖，即与邪言煽惑无异，自应照例问拟。吴潮文除拜会传徒、罪止绞决轻罪不议外，合依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例，拟斩立决，仍加枭首，传示犯事地方，俾共知儆惕，以昭炯戒。蓝日漠听从拜会，并未传徒，罪止拟遣，其与吴潮文商谋编造揭帖，应照妄布邪言为从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邹学洪先未与谋，其誊写揭帖亦由吴潮文强逼，已与为从不同，且在逃首伙各犯，均系该犯供出，得以悉数获办，亦有可原之情。其拜会领受花帖，并未传徒。又黄世祥、曾瑞铨均系事后知情，比照谋叛律知而不首，亦罪满流。

萧瑞不知揭帖情事，均曾拜师入会，钻桥饮酒，并未领帖传徒。邹学洪、黄世祥、曾瑞铨、萧瑞均照邪教为从律，改发回城，酌给印房各章京、笔帖式等供役。邹学洪情节较重，到配再枷号三个月，均照例刺字。李狗妹、郭文秀、李北斗各止钻桥传诀，未饮血酒，亦未领受花帖，若照邪教为从罪上减一等拟徒，与仅授口诀者无所区别，应照例办会匪本案，于徒罪上加一等，各杖一百，流二千里，到配折责安置。陈亚四仅受口诀，应与邪教为从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业已提案病故，应毋庸议。黄闰生致因不识字，误信携帖，后因事发，即向族邻告知，被捆送官，与知而不首者不同。黄闰生致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何烈万、曾兆元讯不知情，亦无入会情事，应即省释。赵茂源店内被毁什物，所值无几，并免著赔。木戳据供烧毁，免其查起。陈亚四提禁病故，管狱官保无处分。此案系该县营自行访闻，获犯究办，功过尚是相抵。失察职名请免开参。揭帖案结烧毁。该县水广圩等处既有吴潮文等结会滋扰，并恐此外别有匪徒扰害，仍飭随时严拿惩办。除供招咨部外，合将审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年三月初六日。

道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江西巡抚吴光悦奏审拟

#### 蓝世兴等结会折

道光十年七月十二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吴光悦跪奏，为审明定拟，循例恭折奏祈圣鉴事。窃照江西赣州府属常有会匪，屡经飭拿惩办，上年风闻零都、

会昌、安远等县，复有匪徒拜会情事。经前抚臣韩文绮、督臣蒋攸銜、前臬司郑祖琛及臣先后派委文武各员，酌带兵役，驰往查办。并据本管道府等访禀，会督营县查拿，先后稟获会匪刘学诚等四十三名，并在张立富身上搜获花帖一张，搜查各犯家内，并无悖逆不法字迹，亦无违禁器械。刘学诚、王显林因闻拿要紧，不能逃避，先行服毒，当即灌救提讯。据刘学诚将拜会传徒，王显林将谋杀入从而不加功，及入会并未传徒各情供认，并据赖荆作等讯认抢劫拜会等案解郡。刘学诚、王显林各因毒发，在县身死。赖荆作等因逃窜饥寒，多有患病，辗转传成时疫，医治无效，亦先后在赣县及中途病故，将现犯解省。臣以刘学诚等供出之师蓝世兴系传徒首恶，狡猾异常，在逃日久，必须设法获案确究。当悬重赏，购线严拿。嗣据兴国营县等将蓝世兴同伙犯郑胜松拿获，并于蓝世兴住屋内搜获红绸花帖一张，稟解来省，饬发委员将蓝世兴、张立富各花帖，核与历办会匪花帖相同，审拟由司详解前来，臣亲提研讯。

缘蓝世兴籍隶会昌县，佣工度日，素未为匪。道光三年九月十一日，蓝世兴在南康县潭口地方与素识已获自戕之南康县人陈秀科会遇。陈秀科自称曾在福建拜师入三点会，领有花帖，邀蓝世兴入会，可以彼此帮扶，免人欺侮。如多出钱文，得受花帖，即可自行传徒，骗钱使用。蓝世兴允从，即于是日在潭口空庙内，拜陈秀科为师。陈秀科买备香烛，设立从前传会之洪二和尚即万提喜牌位，用桌搭桥，令蓝世兴钻过跪拜，名为钻桥。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并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宰鸡取血，滴酒同饮。蓝世兴送给钱二千一百文，得受花帖。嗣陈秀科于道光三年十一月间被获，畏罪自戕，取供后身死，生前受伤昏迷，未将该犯蓝世兴拜师情由供出，议拟咨准部复。七年十月初

五日，蓝世兴因贫难度，起意自行传徒，诱素识已获之刘学诚、赖荆作、黄碌贵、王显告、萧周连、王显林、孙华丰、萧番生禾八人，在会昌山僻地方入会拜师，仍照前式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刘学诚……各送给钱八百文，领受花帖。萧周连……各送给钱三百六十文，并未领帖。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刘学诚亦在会昌诱已获之温老长仔……余丕吉……罗野猫……九人入会拜师，仍照前式钻桥饮酒，传授口诀。温老长仔……各送给钱八百文，领受花帖。余丕吉……各送给钱四百文，未给花帖。罗野猫送给钱二百文，仅传口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刘学诚又诱已获之谭闰洸仔……七人拜师，各送给钱一二百文不等，仅传口诀，并未钻桥饮酒领帖。又九年十月初三日，赖荆作亦在会昌诱已获之胡锦涛秀，病故之陈闰仔、吴绳和、曾叫化仔、钟叫疤仔五人拜师，胡锦涛秀送给钱三百六十文，领受花帖。陈闰仔等四人送给钱一百六十文，仅传口诀，并未钻桥饮酒领帖。十一月初十日，赖荆作又在会昌逼胁已获之游毛牯仔……四人拜师，各送给钱一百六十文，仅传口诀。又黄碌贵亦于道光九年十月十八日，诱已获之杨玉会，病故之方土仔……六人，在会昌地方拜伊为师，均各照前钻桥饮酒，传授口诀。方土仔送给钱八百文，得受花帖。杨玉会等各送给钱三百六十文，均未领受花帖。十一月初五日，黄碌贵又诱已获之朱泮玉……五人，在会昌拜师，照前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各送给钱三百六十文，均未领受花帖。又王显告亦于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诱已获之刘明怀、陈基升，病故之卢洪益，在逃之王彩林、彭元昌五人，在会昌地方拜伊为师。刘明怀送给钱八百文，领受花帖，卢洪益送给钱三百六十文，仅止钻桥饮酒，传授口诀，未领花帖。陈基升、王彩林、彭元昌各送给钱二百文，仅传授口诀。又林三保亦于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诱获之胡吉远，病

故之张立富在会昌地方拜伊为师，张立富送给钱六百文，领受花帖，胡吉远送给钱三百一十文，并未领帖。又温老长仔亦于九年九月十二日诱在逃之温庭兴在会昌地方拜师，仍照前式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得钱四百文，未给花帖。嗣经派委文武员弁查拿，该犯蓝世兴闻风逃至兴国县地方，在素识之郑胜松家借屋居住觅工，十年三月十八日，又诱郑胜松拜师传授口诀，并未钻桥饮酒领帖，亦未得受钱文。兹据先后获案，并究出刘学诚、赖荆作、黄碌贵、王显告、温老长仔、萧周连、孙华丰、汪灶生女、王显林、曾叫化仔、蓝世兴，另有抢劫勒赎谋命各情，解审不讳，严究此外并无另犯不法情事。查蓝世兴、刘学诚、赖荆作、黄碌贵、王显告、林三保六名，均传徒给帖，内刘学诚、赖荆作有持械纠枪，听从强劫另案，应均归彼案，从重拟结。黄碌贵另有抢夺，捉人勒赎；蓝世兴、王显告另有谋命。从而不加功及纠抢拒捕等案，均系轻罪，应归此案，从重定拟。蓝世兴、黄碌贵、王显告、林三保均应照传习白阳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绞立决例，拟绞立决。黄碌贵、王显告、林三保均已病故，应毋庸议。温老长仔除从抢另案轻罪不议外，其拜会传徒未给花帖，应照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萧番生禾……二十名，均系钻桥饮酒，或领有花帖，尚未传徒。内萧周连另有听从捉人勒赎，孙华丰、汪灶生女另有从抢，王显林另有谋命，从而不加功等案，均系轻罪，应归此案定拟，各照邪教为从改发回城，发给印房各章京、笔帖式等供役例，改发回城给印房各章京笔帖式供役。罗野猫……十四名仅止传授口诀。内曾叫化仔另犯抢夺，罪止于徒，应归此案科罪，均照邪教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仍照奏定章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游毛粘仔、杨任通、杨登海、赖玉兰被逼入会，仅受口诀，

亦应于为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系被逼勉从，请免加等。以上拟遣流徒各犯，除萧番生禾……均已病故、毋庸议外，余各到配分别折责安置。该犯等在赣及解省中途病故，刑禁解役人等，均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逸犯涂老九等伤缉，起获花帖，案结销毁，获日另结。此案该犯等拜会，业已访闻获犯究办，所有文武失察罪名，应免开参。除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年六月二十日。

道光十年七月十二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河南道监察御史彭玉田奏请

#### 严拿赣南天地会折

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朱折

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彭玉田跪奏，为缉捕不力，匪党难除，总在官得其人，方收实效，仰祈圣鉴事。

窃惟除莠所以安良，诚以莠不除则良不安，良不安则良亦渐化为莠。夫莠民之起，其始不过一二无赖匪徒，惑众敛钱，地方官如果随时惩究，自可立绝根株。至于结党传徒，为害闾阎，尤宜设法剿抚，无使滋蔓，酿成巨案，故除莠安良，惟在官得其人耳。臣籍隶江西，稔知赣州、南安一带地方，界连闽粤，山深径险，素为藏匿奸邪之区，向有添弟会名目，时常约期拜会，千百为群，以劫掠抢夺为常事。又名添刀会，每人随身带刀一把，油纸一张，散布村落蹊径之间。遇有携带财物者，四集围捆，劫掠一空，犹恐既劫其财，或致控告滋事，因并其人杀害，在场几人，即将其尸分为几块，各以油纸包裹，东、西、南、北分道而散。盖

劫其财，谋其命并灭其尸，多致无从究诘。所劫财物，除每人应分若干，其余则以入会。乡里迭遭其强暴，行旅咸视为畏途。地方官纵有见闻，亦且以案难办理，佯为不知。迨经呈报命盗之案，不得不派差侦缉，而差役多即会中之人，累月经旬，犯无弋获，徒扰良民，延缓日久，含糊了事而已。百姓见官不能作主，只得勉强入会，借保身家，而良民从此化为莠矣。近来盐枭之盛，率皆此匪，惟利是趋，何知忌惮，往往结连十数船，蜂拥行走，枪炮并列，器械齐全，守卡官兵莫敢过问，其所报拿获私枭，多系零星小贩者耳。即如盐枭黄玉林以逃回之犯，乃敢纠党贩私，至于著名为首，则其不法已非一日，该管官平日毫无觉察，此时尚招投首，非其养奸纵恶之明验欤？赣南会匪不自今日，大半亦由地方官因循而成，只知因循可暂无事，岂不虑可滋大事，其所以者何哉？缘赣南所属官亦视为畏途，即如定南厅系在外题升之缺，闻向来升补此缺者，多逗遛省城，另图差委。但升官而不到任，署任之员存五日京兆之见，安望振作有为？其余各属，亦大都苟且，目前日望调任别缺，得离此地为幸。间有欲思整顿者，而上司转斥为多事，上下相习于因循，会匪何由得熄哉？旧岁御史王赠芳以吉安之万安、泰和等县，枭匪猖獗，奏奉谕旨严飭剿捕。但吉安由其蔓延所及，而赣南实为会匪结局之渊藪。本年因赣南风俗犷悍，命盗繁多，经抚臣奏准照海疆章程从重办理。惟是置法以民，而行法者官，古今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在人，徒法不能自行也。应请敕谕江西巡抚慎拣干员，往治其地，严加督率，务令随时随事逐加整顿，声色不动，有犯必惩，庶吏尽其职，而民得安其业矣。至于察吏以安民，乃封疆大臣之责，所以劝能黜怠，作新州县之气，而俾无畏难苟安者，其根本又在督抚之认真耳。臣以赣南匪党挟制良民，渐染渐阔，喜斗而好杀，以传徒众多，

为能如养痍之必至貽患，若待酿成大案，虽痛加惩创而所伤实多，特为杜渐防微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批文缺）

### 江西巡抚吴光悦复奏御史所陈赣州

#### 南安天地会活动情形折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吴光悦跪奏，为遵旨飭查明确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廷寄钦奉上谕：有人条奏赣州南安一带，向有添弟会名目等因云云。钦此。臣查条奏各款内，如赣南一带匪徒拜会传徒，持刀抢劫，杀人毁尸，地方官畏难不办。又盐枭多系匪徒大伙，连槓炮械齐备，守卡官兵莫敢过问报拿，私盐多系零星小贩两款，上年节经御史陈奏，叠奉谕旨飭查。臣前后将严飭地方官实力查办，及近来匪徒敛迹情形，与各卡拿获大伙私盐，并起出炮械等件，节次奏陈圣鉴。臣此时不敢将已奏之词，繁复重叙上渎圣聪。惟所奏会匪杀人剖尸，各以油纸包裹，分携而散一节，实属向所未言。既称每人各带一刀一纸，沿途劫杀包分，则人数众多，事所常有，已可概见，断难瞞人耳目。当即密派委员，各巡察访金发，并无其事，臣恐地方各官有心掩饰，随以先虽失察，后能举发，亦例得功过相抵。如再讳匿，定行参办，飭行司道严密访查。现据详复遍查历办会匪及致死人命毁尸各案，亦从无油纸包尸之事。臣以会匪劫抢，意在得财，既将其人致死，财已入手，尽可远逸，岂尚顾及尸身？如恐被人控告，或弃尸水中，



或埋藏土内，均可灭迹，何以必欲剖尸油纸包分，意欲何为？设携至中途被人盘获，是欲图灭迹，转致败露，恐虽至愚亦不为此。至地方官即或畏难不办，该事上何难呈控，臣与司道府州各衙门遍查，并无呈控似此之件。

又如所奏呈报命盗之案，派差侦缉，差役多系会匪，累月经旬，犯无弋获，徒扰良民一节。臣查赣南所属厅县，命盗案件，甲于通省。即臣自到任以来，赣属所报命案，已获破一百三十八起，抢劫案获破四十起，共获犯三百七十四名。南属所报命案已获破四十八起，抢劫大案全行获破，共获犯七十八名，多有会匪在内。有已经分别题奏咨请者，有尚未审解者，并无经年累月，犯无弋获，徒扰良民之事，亦无差役入会故纵之案。

又如所奏赣南所属各缺，皆视为畏途，大都苟且，目前冀调别缺。间有欲思整顿者，上司转斥为多事一节。臣查赣南所属厅县缺，若事烦，诚皆视为畏途。臣到任以来，稔知此习，凡遇缺出，皆为缺择人，拣其能耐艰苦振作有为者，一经题奏，即令赴任，从不听其逗留规避。且经臣与督臣节次奏明，湊给经费，及坐支养廉，办公不致竭蹶，复经该道府等，竭力整顿，认真甄别，随时激劝。现在属吏畏怀，人思自效，实无相习因循之员。其有力思整顿者，各上司方思诱拟奖劝之不暇，何肯斥其多事？至定南厅同知广宣，于臣未到任以前，遵委造办拨船解直，尚未回江，并非在省逗留。署事之候补通判孟逢恩，刻苦自励，堪以胜任，广宣差旋在途，一俟到省，即飭令赴任，以专责成。惟以上各条，有关地方政治，臣严密访查，一时不能得其实在。内如油纸包尸及属员欲思整顿，斥为多事二款，又似非平空结撰；或由臣访察未周之故，可否仰恳皇上飭令原奏之人，按款指实，奏请敕知彻究，俾昭核实，而免讳匿，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

谨奏。

道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 江西巡抚吴光悦奏上犹县陈沅祥

#### 脱逃后复行传徒折

道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批 军崇

江西巡抚吴光悦跪奏，为审明定拟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西赣南一带，向有会匪传徒，骗钱滋扰，屡次查拿惩办，总未尽绝根株。臣抵任后，节经谆飭，随时查拿，不稍松劲。上年据上犹县知县罗璋灿禀，获逃妇张蓝氏，身负包袱，内有匪徒拜会红绸规条等物，讯系与伊奸好之逃回发遣会匪陈沅祥交给。陈沅祥因恐邻保送究，约伊同逃，伊夫张长姑仔并不知情，传讯张长姑仔供词相同等情。当飭会营督同邻保人等，将陈沅祥拿获解府，讯详拟解。经司核恐情罪未协，飭委南昌府知府李本楡等确审，由司解勘前来，臣亲提研鞫。

缘陈沅祥即勾雄，籍隶上犹县，与张长姑仔邻居，素识张长姑仔之妻蓝氏，见面不避。陈沅祥于道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在南康县潭口地方孤庙内，拜已获自戕议结之三点会匪陈秀科为师，传授口诀，钻桥饮酒，并未得受花帖。嗣陈秀科被获自戕，未曾供出陈沅祥姓名。六年不记日（期），陈沅祥至张长姑仔家闲谈，适张长姑仔外出，其母陈氏病卧在床，陈沅祥即与蓝氏调戏成奸，后非一次，给过钱物不过数目。旋经张长姑仔查知，畏其凶横，不敢禁阻。七年九月内，经上犹县访闻，将陈沅祥拿获，讯明拜会缘由。其与蓝氏通奸一层，未曾供出。审依传习邪教为从例，

改发回城为奴。咨准部复遵照新例，酌给印房各章京、笔帖式供役。九年十一月初二日，由上犹县解至庐陵县。金差兵役萧洪等转解至吉水县排头地方，陈沅祥捏称腹痛，进路旁厕屋出恭，乘间拧断镣铐，由厕后墙头逃走。兵役追寻无踪，报经庐陵县详缉无获，将解役讯议，同金差不慎职名具详咨参在案。陈沅祥逃后，日行山僻求乞，夜宿孤庙凉亭，经过地方，不知县名。十年二月间，陈沅祥因穷苦难度，起意传徒骗钱，因无花帖，恐人不信，向不知姓名荒货担上买得旧红绸二块，纸折一个，仿照陈秀科传徒花帖条规式样写就。是月十四日，陈沅祥邀在逃素识之罗高望入会，遇事可以帮助。罗高望允从。陈沅祥买备香烛鸡酒，即在上犹县蕉头窝岭上空庙内，设立从前传会之洪二和尚牌位，用桌搭桥，令罗高望从桥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宰鸡取血，滴酒同饮，罗高望送给陈沅祥钱一千文。因其钱少，未给花帖走散。陈沅祥仍赴各乡躲避。四月十二日，因事冷潜至蓝氏家，告知逃回情由。时张长姑仔外出佣工，陈沅祥仍与蓝氏奸宿。嗣因邻保人等知觉，欲行送究，陈沅祥起意商允蓝氏同逃。四月十七日，陈沅祥将衣服同红绸、花帖、纸折交给蓝氏背走，约至蕉窝里地方会齐同逃。蓝氏行至中途，即被兵役盘获，搜出红绸、花帖、纸折，送经上犹县罗璋灿，禀经南安府提郡讯究。罗璋灿病故，飭据代理上犹县谢春潮会营督同邻保人等，将陈沅祥拿获，解府讯详拟解，审据供认前情不讳。究明逃后委止传徒拜会一次，此外并无伙党，解役邻保等亦无贖纵知情容隐情事。查陈沅祥听从拜会拟遣，解配中途脱逃，复行拜会传徒，实属不法。第该犯并未转传花帖，与历办会匪黄凤山等成案相符。陈沅祥即勾雄除发遣中途脱逃，及奸拐妇女各轻罪不议外，合依左道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监

候，秋后处决。张蓝氏合依和诱知情被诱之人减等满徒例，杖一百，徒三年。系犯奸之妇，杖决徒赎，给本夫领回，听其去留。邻保人等闻知陈沅祥逃回，欲行送究，并即协同兵役拿获，与知情不首者有间，应与畏其凶横，不敢禁阻之本夫张长姑仔均免置议。解役人等讯无贿纵情事，业经庐陵县议结。搜获衣服给犯属领回。蓝氏得过陈沅祥钱物不记确数，免其著追。红绸、花帖、条规、纸折案结销毁。逸犯罗高望飭缉获日另结。该犯陈沅祥系上犹县会营拿获，功过相抵。所有失察逃退回籍，及拜会传徒之文武各官均请免议。除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

道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江西巡抚吴光悦奏审拟赣县

#### 范恩仔等结会折

道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批 军录

江西巡抚臣吴光悦跪奏，为访获会匪审拟，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西赣南一带，向有会匪，屡次严拿惩办，未能尽绝根株。节经饬访该府县等，随时查拿。上年八月，据赣县知县蒋启扬访闻廖文华饭店有窝留会匪范恩仔等行窃赌博情事，并经该府访闻，委员会同该县营及南康县营先后拿获范恩仔、陈菖秀、黄元泮、钟秋仔、张富沅、陈明振、黄其祥、叶兴狗、赖金日、罗菖泷、吴云梁、萧盛桃、刘上罄十三名到案，研究均系会匪。搜查廖文华店内，并无花帖、会簿，及不法字迹物件。旋获廖文华等移交代理县宋诞讯供详报，当飭速审拟解去后。兹据审拟由府

司解勘前来，臣亲提研鞫。

缘范恩仔籍隶兴国县，游荡度日，素不务正。道光三年九月初八日，范恩仔与已获之陈菖秀、黄元泮、钟秋仔、张富沅、陈明振、黄其祥、叶兴狗在南康县地方会遇素识另案已故之南康县人李老满，告知系添弟会即三点会人，邀范恩仔等拜师入会，遇事帮助，可免外人欺侮。如多给钱文，领受花帖，即可自行传徒。范恩仔、陈菖秀、黄元泮、钟秋仔、张富沅允从。陈明振等畏惧欲走，李老满逼胁应允，即于是夜同往李老满家拜师。李老满买备香烛鸡酒，写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范恩仔、陈菖秀、黄元泮从桥下钻过，李老满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俚语，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范恩仔送给钱二千文，领给花帖。陈菖秀、黄元泮各出钱一千文，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并未领帖。钟秋仔、张富沅、陈明振、黄其祥、叶兴狗各出钱三、四百文不等，仅传口诀，均未钻桥饮酒，亦未领帖。十年八月间，范恩仔因贫难度，起意传徒骗钱，于是月二十一日夜，诱令已获之赖金日……在逃之黄远番……并逼胁已获之吴云梁……在逃之李石仔……一共十八人，在赣县南门外空庙内拜师，买备香烛鸡酒，仍照前式搭桥。赖金日……各出钱一千文，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并未领帖。吴云梁等十三人各出钱三、四百文不等，仅止传授口诀，均未钻桥饮酒，亦未领帖。嗣范恩仔等潜至廖文华店内，央允窝留，各自行窃赌博。即经该府县等访问拿获，审据各供前情不讳，究明此外并无另有伙党，拜会传徒，窃劫别案。逃后亦无行凶为匪，及知情容留之人。查范恩仔先拜已故添弟会匪李老满为师，辄复自行传徒骗钱煽惑，即属为首，尚未转传花帖。其另犯绰窃赌博，罪止枷杖，应归此案，从重照

律定拟。范恩仔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事犯到官羁禁，在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恩旨以前，系会匪为首毋庸查办。陈菖秀……先后拜师入会，钻桥饮酒，应照为从问拟。陈菖秀、黄元泮、赖金日、罗菖泮除另犯绰窃赌博罪止枷杖轻罪不议外，均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从发回城为奴例，酌给印房各章京、笔帖式等役使，各于左面刺左道惑人四字，右面刺清汉、外遣各二字。陈菖秀、罗菖泮业已病故，应毋庸议。钟秋仔……仅传口诀，图免欺侮，并未钻桥饮酒。其另犯赌窃，亦罪止枷杖，应归此案从重定拟，各于陈菖秀等邪教为从，遣罪上量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钟秋仔、张富沅仍照赣属会匪加等章程，于本罪上酌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陈明振……均系逼胁勉从，应免加等。各犯事犯到官，亦均在恩旨以前，系属会匪，毋庸查办。张富沅、与陈明振等均已病故，应与讯无凌虐之刑禁人等，均毋庸议。黄元泮、赖金日、钟秋仔分别发配，折责安置。花帖据供烧毁，免其追起。逸犯黄远番等，飭缉获日另结。所有监毙遣犯二名、流犯一名，管狱官职名系赣县典史李捷奎，相应附参。其余病毙各犯，均系分别提禁身死，管狱官例无处分。至赣县及南康县失察匪徒拜会，均已访闻会营协获究办，所有失察文武员职名，应免开参。除将供招及廖文华等窝窃赌博另案分别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道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江西巡抚吴邦庆奏审拟

### 王传告结会折

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五日 朱折

新授河东河道总督、江西巡抚臣吴邦庆跪奏，为访获会匪，审明定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据兴国县详报，访闻已结会匪徐东畛等案内，在逃首犯王传告潜回，密委代理典史汪绍休，会同营汛带领兵役将该犯王传告拿获，报查并无花帖、会簿等物。并续获伙犯王传远、刘四子，委员会同审拟，由府司解经前护抚臣岳良移交前来，臣亲提研鞫。

缘王传告籍隶兴国县，向不为匪。道光八年十一月不记日期，王传告会遇已故之同县人陈亚六，告知系添弟会即三点会内之人，诱令王传告拜师入会，遇事帮助，可免外人欺侮。如肯多出钱文，领受花帖，即可自行传徒。王传告允从，即于是日在兴国县洛岗竈空庙内，陈亚六买备香烛鸡酒，设立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王传告钻过。陈亚六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宰鸡取血滴酒同饮，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并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王传告送给钱一千二百文，领受花帖各散。九年二月十三日王传告因贫难度，起意自行传徒骗钱使用。即邀允已获拟结之徐东畛、曾昭雨拜师，照依前式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徐东畛等各给钱五百文，王传告俱因钱少未给花帖，嘱令徐东畛转纠会徒，得钱分用。是年三月不记日期，王传告复纠在逃之同县人萧良焕、刘万真，已故之池七子，在本县山僻地方拜师入会。各送给钱三百文，仅传口诀，俱未钻桥、饮酒、领帖。四月不记日期，王传告复纠现获之王传远、刘

四子，在逃之赵先荣、赵先党在本县谢塘坑空庙内拜师入会。各送给钱五百文。王传远、赵先荣、赵先党钻桥饮酒传授口诀。刘四子仅止钻桥受诀，并未饮酒，均未领帖。四月十九日，徐东畛转邀已获拟结之王尚求、潘幅优、刘组胜、赖招才子、萧才和入会，各送给钱三百文，议明仍作王传告之徒。嗣徐东畛向王传告告知分给钱文花用。王传远亦于九年五月初二日，纠邀在逃之族弟王宣太，并萧二仔、廖从汉，在本县山塘空庙内拜王传远为师入会。王宣太等各送给钱三百文，传授口诀，并未钻桥饮酒领帖。旋经先后拿获徐东畛、曾昭雨、王尚求等分别问拟遣流，咨准部复，声明飭缉王传告等另结在案。王传告当将花帖烧毁逃逸，嗣因日久潜回探听，即被获讯拟解。兹经提审，据供前情不讳，究无别有伙党，及另犯不法别案。逃后亦无行凶为匪，并有人知情容留。

查王传告先经拜师入会后，复传徒惑众，殊属不法。第尚未转传花帖，自应仍照本律问拟。王传告合依左道异端煽惑人民为首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王传远拜师入会并未领帖，其自行传徒，仅止转传口诀，亦未钻桥饮酒，应照历办成案，仍照邪教为从问拟。王传远合依邪教为从例，改发回城拨给印房各章京、笔帖式等供役，照例刺字。该犯另有从抢钟许泆赃物，拒伤事主，罪止拟流加军，应归此案从重拟结。刘四子钻桥受诀，并饮酒领帖，应照邪教为从减等满徒，仍照奏定章程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到配折责安置。各犯事犯在道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恩旨以前，到官在后且系会匪，毋庸查办。失察牌甲及不能禁约之父兄，照例拟答，传案分别发落。王传告等所骗钱文，照追入官。花帖据供烧毁，无从查起。陈亚六、池七子业已在家病故，取有族邻甘结，应毋庸议。逸犯萧良焕等飭缉获日另结。所有失



察王传告等拜会罪名，系前任兴国县病故知县程儒林相应开参。除供招咨部外，合将审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五日。

〔朱批〕：刑部议奏。

### 江西巡抚裕泰奏拿获赣州府

#### 三点会首刘蒼松等片

道光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朱折

臣裕泰跪奏：再，江西地方襟江带湖，幅员辽阔，匪类最易涵迹，捕务不容稍疏。臣到任后，即通飭各属实力查拿，节据报获抢劫等项匪犯刘开元等二百四十七名，及臣亲加访获鄱阳县河面积年巨窝杨珍珠等，及附近各县积匪共八十二名，分别审办，业经恭折奏闻。并将捕务废弛之鄱阳县知县施宗鲁、署饶州府知府广宣附片奏参，分别革职勒休，以示惩戒在案。臣因各属内赣州、南安二府，界连闽、粤，向多外匪窜入，结党拜会，肆行窃抢，缉捕尤宜严密。虽据各该属节次获犯，诚恐未能终始弗懈，复责成各该府就近严督勒限查拿去后。兹据署赣州府知府霍树清禀报，督同所属赣县等印委各员先后拿获纠党结拜三点会首伙匪犯刘蒼松、钟老满、孙士羽、朱红海、萧龙华、老黄斋牯、黄长贵仔、谢德秀、曾二仔、谢红有、邱拐仔、曹文流、吴第先、刘志诚、叶猪精、刘良贵、刘太洗、陆理松、陆毛公孜、胡元茂等二十名。纠伙沿河抢夺客船，及拒捕伤人匪犯吴淦芳……等二十三名。叠窃积匪钟牛头……等十五名。又据南安府知府倪良耀禀报，督飭所属大庾等县拿获逃遣、逃流拜师入会，叠次抢窃勒索匪犯尹

陈生……等二十名。以上共计获犯七十八名，现在分别审办等情。臣查该犯等或结党拜会，或叠次抢窃，大为间间行旅之害；今经弋获到案，亟应严究余党，悉数查拿，一并尽法惩办，以绝根株，而靖地方。除批司分别提省飭研严审究办，一面仍飭该府等督属认真侦捕，并飭其余各府、州一体实力督拿，务期有犯必获。不得始勤终怠，稍有疏纵外，所有续据报获匪犯缘由，理合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朱批）：除莠所以安良，必当认真随时惩办，日久无懈方好。

### 江西巡抚裕泰奏拿获

赣州府会众李长生等片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朱折

臣裕泰跪奏。再，臣自本年到任后，通飭各属严缉奸匪，并不时亲加访察，委员查拿，已陆续弋获拜会抢劫及积年巨窝，并拦河肆窃、阻诈各犯共四百二十名，节次缮折奏蒙圣鉴。兹又飭据赣州府知府瑞光禀报，据雩都县知县宋应文及委员先后拿获结拜三点会即添弟会匪李长生……等二十二名。又据署新建县知县周玉衡禀报，先后拿获拜会窃匪夏道怡……等二十四名，拜会匪犯曾志瑞……等十六名，叠窃积匪胡得……等三十三名，抢拐及私贩硝磺匪犯杨支九……等八名。又据署鄱阳县知县国治禀报，续获奏明飭拿杨珍珠等结会拦河肆窃案内匪犯马发大肚……等十四名。又据代理乐平县知县孟逢恩禀报，续获奏明飭拿王廷满等拦河阻诈案内匪犯汪衍坦……等六名。以上共计拿获匪犯一百二

十三名。其余各属报获零星匪犯尚未核数，除均批司转饬分别究审按例拟办外，臣现仍严督各属随时稽查，认真缉捕，总当恪遵前奉朱批，一力为之，以期除恶净尽，断不敢始勤终息，稍有疏纵，以仰副圣主戡匪安良之至意。所有续据报获匪犯缘由，理合附片陈及，伏乞圣鉴。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朱批）：办理甚属可嘉。

#### （四）广东（上）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审办

天地会首仇大钦折

嘉庆五年七月初一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觉罗吉庆跪奏，为匪徒纠众结盟，冀图抢劫，拿获首伙审明分别究治，良民无扰，地方宁谧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监事。

窃臣接肇罗道包怀、署肇庆府知府丁如玉禀报，据署阳江县知县朱麟征禀报，访得县属沦水圩地方有匪徒仇大钦等纠众多人，结盟立会，冀图肆抢。（朱批：可恨。）该县闻信，一面会营防范，一面密令绅衿设法查拿，并派役不动声色严缉，署府丁如玉亦即驰往弹压查办等因。又据春江协副将委枝华禀报相同。臣以匪徒纠众结盟，欲图抢劫，若遽派官兵掩捕，不但匪徒闻风远扬，

更恐村庄良民惊惧、逃窜，良恶难分。当即飞札府县，必须不动声色，严密查拿。（朱批：是。）并密饬肇庆、春江二协暗为预备，一面派委干练精细文员，星夜驰往，协同府县妥为查办，并谕绅衿查拿解送去后。兹据府县禀称，举人方世型等，各带佃户，召募乡勇，协同兵役拿解首匪仇大钦、王者进等八十余名，并起出盟辞一纸，刀械八十一件。仇大钦畏罪咬断舌尖，到县不能取供，旋即身死，将匪徒王者进等讯供拿解前来。臣督同司道并广州府等连日研审。

缘该县平冈圩地方有未获之匪徒关定进等，在乡抢窃凶诈，被绅衿蔡耀芳等率佃殴打，经县缉拿。关定进等冀图报复，知仇大钦手下人多，且有膂力，附近村庄多被胁迫，遂往见仇大钦，告知蔡耀芳等欺凌，愿其纠约多人，结拜弟兄，为其复仇泄恨。仇大钦应允，随纠得已获之王者进、蒋任伟、李旭明、陈均瓚、梁连勇、曹士相、刘仲彩、谢才干，未获之冯上安与仇大钦、关定进共十一人，于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沧水圩观音庙内聚集，搭台拜会。仇大钦有旧存天地会盟书一张，系福建漳州人何其昌送给，即填名改换首尾，并添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等狂悖之语，作为盟辞。并架起双刀，各于刀下钻过，不论年齿，群推仇大钦为会首，歃血饮酒，焚书各散。

嗣仇大钦虑拜会人少，又令关定进等分头纠得已获之施得立……等四十二人，未获之谢胜潮等八人。内施得立、蔡亚牛、冯广盛、何庭林、冯广亨、施亮周、何明卓、徐配坤、林挺玉又听从王者进等指使，转纠得陈上珩……三十四人，分为四起，俱不论年齿，以陈均瓚、梁连勇、曹士相、谢才干为首，于三月二十九、四月初二、初六等日，先后在五马岭、红奇山、白石岭、黑石岗等处结拜，而以仇大钦为会总。随将各家所有挑刀、禾刀、

禾枪、木棍等物，携贮会总及会首家中，复于闰四月十五日，赴沧水圩地方聚拜，欲先赴蔡耀芳等村庄抢劫报复，再到各处市镇掳掠。尚未起事，即经营县访闻，督同绅衿查拿获解，臣隔别研究，众供相同。复诘以尔等生逢盛世，俱系耕凿民人，何纠众结盟，行此不法，盟书内语多悖逆，意欲何为？据王者进等供，我们原不晓得天地会盟书，不过冀图纠约抢劫。聚拜时，会总仇大钦拿出盟书给看，心里便知害怕。然既已入会，悔也无及。那福建人何其昌，已于本年二月回漳州去了。反复究诘，众口如一，仍无遁饰。

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又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等语。今仇大钦因关定进邀令结拜弟兄，报复私仇，辄即复以天地会名目，焚表结拜，年少居首，歃血钻刀，公行不法，实堪发指。且盟书内语多悖逆，尤为可恨。仇大钦应照大逆凌迟处死，已于被获时畏罪咬舌身死，仍应锉尸梟示。王者进、蒋任伟、李旭明、陈均瓚、梁连勇、曹士相、刘仲彩、谢才干八犯，或盟书有名，或首先歃血，复纠邀多人，希图掳掠，实属同恶共济，应照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施得立、蔡亚牛、冯广亨、施亮周、徐配坤五犯，胆敢听纠入伙，转纠多人，殊属不法。均照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各犯情罪重大，未便久羁囹圄，致有疏虞。臣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吴俊、署督标中军副将唐光茂，将王者进……八犯，施得立……五犯，绑赴市曹，分别斩决讫。（朱批：是。）仍将畏罪自尽之首匪仇大钦剖尸，同王者进等首级，于犯事地方悬挂梟示，以昭炯戒。何西缉……

等七十一犯，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均应于施得立等绞罪上酌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仇大钦应行缘坐家属，及应入官财产查明，照例办理。起获器械，饬行销毁。逸犯关定进、何其昌等（朱批：另有旨。）严飭查拿，务获究办。

再，查此次署知府丁如玉、署知县朱麟征于该匪等纠众聚会，一经访闻，既能不动声色，设法会营密速查拿办理，尚为妥协。但系地方应办之事，毋庸声请议叙。（朱批：另有旨。）该处绅衿等，见地方有此不法匪徒，聚集多人，即带领佃户，召募乡勇，协同营县兵役，生擒首匪，并拿伙犯数十余名，良善毫无扰累，地方得以宁谧，其急公向义，实堪嘉尚。臣详查在事带领乡勇、佃户协捕之举、监、生员，不下六、七十人。而举人方世型、捐职县丞钟儒献、廪生张植、监生林连科、捐纳卫千总职衔蔡耀芳、武生蔡嘉载，或筹办乡勇，或擒拿要犯，尤为认真出力。可否将举人方世型赏给六品职衔，捐职县丞钟儒献赏给七品职衔，廪生张植赏给教谕职衔，监生林连科赏给八品职衔，捐纳卫千总职衔蔡耀芳，赏给守备职衔，武生蔡嘉载赏给千总职衔，以示奖励之处，出自圣主天恩。（朱批：另有旨。）其余出力绅耆，臣分别给与匾额、绸缎、花红，合邑民人，知感知劝，匪徒敛戢。（朱批：是。）至此次查拿仇大钦等，因营县严束，兵差毫无株累，乡城居民欢感，地方甚为安帖，合并陈明，仰慰圣怀。除将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聚众拜会匪徒申明办理缘由，恭折具奏，并缮供单敬呈御览，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五年六月初六日。

嘉庆五年七月初一日奉旨：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 福建巡抚汪志伊奏遵旨严密

### 查拿何其昌折

嘉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朱折

福建巡抚臣汪志伊跪奏，为遵旨严密查拿粤省匪徒纠众结盟案内逸犯何其昌缘由，恭折复奏事。

窃臣于七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嘉庆五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谕：吉庆奏阳江县匪徒仇大钦等，以天地会名目纠众结盟，冀图肆抢，现将首伙拿获分别究治。其盟书一张，系福建漳州人何其昌送给，何其昌已于本年二月回漳州等语。闽省漳州地方向有天地会名目，今广东仇大钦等结盟立会，其盟书即系何其昌所给，盟书内所称恢复明祚之词，悖逆不法，自应严拿按律究办。何其昌既在漳州居住，于本年二月甫自粤东回家，著传谕汪志伊，速即严飭查拿务获，并搜查伊家内或另有不法字迹，审明定拟具奏。再，何其昌盟书内有从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愿结拜同盟之语，并著该抚于何其昌拿获时，向其跟究朱洪竹实在下落，一并移会查拿，勿任漏网，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欽此。

臣查七月十一日，先准两广督臣吉庆咨会前来，当查随送供词内，只称何其昌系福建漳州人，未经确指该犯住居何县何村，而漳州辖有一厅七县，既无一定住址，若稍涉张皇，恐该犯闻拿兔脱。即经密札移行漳州镇臣及道府，督飭各厅县营汛，必须不动声色，严密查访，实力缉拿务获。并查该犯如有匪伙即一并拿解来省审办在案。兹钦奉谕旨，臣惟有严督文武认真查缉，毋任窜逃漏网，一俟拿获何其昌，即搜查伊家内有无不法字迹，究明匪伙根讯朱洪竹实在下落，移会查拿，以净根株，另行奏闻外，

所有督飭查緝會匪何其昌緣由，合先恭折復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嘉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朱批）：凡此等事，總以嚴密為主，而又嚴禁差役妄拿勒索為要。

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董誥  
等奏審擬陳札南折<sup>①</sup>

嘉慶六年五月十三日 軍錄

太子太傅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臣董誥等謹奏，為遵旨核擬具奏事。

內閣抄出兩廣總督覺羅吉慶等奏，拿獲糾眾結盟，冀圖搶劫匪犯陳札南等審擬分別治罪一折<sup>①</sup>，嘉慶六年五月初七日奉旨：刑部核擬具奏。其購線拿獲案犯之署南海縣知縣唐錫，及協拿之縣丞謝濤，俱著交部議敘。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據兩廣總督覺羅吉慶等奏稱：竊據東莞縣知縣范文安稟稱，訪得縣屬崗背地方有福建同安縣民陳札南來粵誘惑鄉民，聚集多人，結盟拜會，冀圖搶劫，即移會營員并諭紳耆約保設法查拿，各犯聞風逃匿，現在嚴密偵緝，務期弋獲，稟報前來。臬司吳俊飭令南海縣知縣唐錫，派役帶線，于新塘地方緝獲首犯陳札南，解省究訊，供開伙黨。復派縣丞謝濤等，即赴東莞會同該縣范文安、守備盧必顯，續獲首伙李道著等七十二名解省。此內亦有紳耆縛送，亦有聞拿投首者，并起出盟書一本，飭委廣州府知府福明等訊明，

<sup>①</sup> 折內所述吉慶原折，內容全包括在本折之內，不再收入。——編者。



由按察使吴俊招解前来，臣等督同司道隔别研审。

缘陈礼南籍隶福建同安县，在籍曾听从陈飘学结拜天地会，陈飘学转给陈礼南盟书一本。嗣陈礼南因贫苦来粤佣工，本年正月内，到广州府属东莞县中堂圩地方，与已获之李道著、张三弟、简彩文，及闻拿投首之殷启东，并未获之陈文安、谢简斯、黄朝准认识。陈礼南因无工可作，度日艰难，起意拜会获利，遂商同李道著等结拜天地会，纠结多人，希图抢劫村庄，得赃分用。李道著等应允，议定每人科钱三百文交陈礼南买办酒礼，约定正月二十四日，往上名卢村地方结拜。至期到卢村僻静处所，陈礼南取出陈飘学所给盟书，添入李道著等均愿姓洪，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字样，作为盟词，歃血结拜。陈礼南持刀，李道著等在刀下钻过，不论年齿，共推陈礼南为会首，焚烧盟词，饮酒各散。陈礼南见拜会人少，不能抢劫村庄，随令李道著等分头纠得已获之黄效东……等五十二人，闻拿自行投首之李辉扬……等十一人，未获之蔡显邦……等八人；内黄效东、周亚顺又转纠得已获之简士传……等五人，分为七起，不论年齿，以李道著、张三弟、简彩文、殷启东、陈文安、谢简斯、黄朝准为会首，于正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二月初三、初七、初九、初十等日，先后在赤岭、黄村山边、蕉利、中堂圩、荔枝基、岗背、棚勒山等处地方结拜，而以陈礼南为会总，约于二月十五日，复赴岗背地方结拜，后往各处村庄抢劫。尚未起事，经县访问会营拿获，众供如一，似无遁饰。将陈礼南、李道著、张三弟、简彩文依例拟斩立决，黄效东、周亚顺拟绞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殷启东闻拿投首，减等拟流，李良保等拟以遣流徒罪等因，具奏前来。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诱被胁

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又叛案内干连流犯流徒乌喇地方各等语。此案陈礼南系福建会匪，胆敢来粤复纠多人，歃血钻刀，公行不法；李道著、张三弟、简彩文听从结拜天地会名目，转纠伙党，希图抢劫；黄效东、周亚顺听从入伙，复纠多人，均属济恶。既据该督等于申明后恭请王命，将该犯等分别斩绞，先行正法梟示，毋庸再议外，殷启东听纠入伙，转纠多人，结拜天地会名目，冀图抢劫，罪应斩决，因其闻拿投首，减等拟流，未便如该督等所奏仅照寻常流犯办理，殷启东应改照叛案内干连流犯流徒乌喇地方例，流徒乌喇地方安插。李良保等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李良保等五十五犯，均应如该督等所奏，于黄效东等绞罪上酌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该督等奏称李辉扬……十一犯，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应于绞罪上酌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犯等系闻拿投首，照例再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杖一百折责四十板。起出盟书，飭行销毁。逸犯陈文安等严飭查拿，务获究办。诚恐各犯供开伙党，不止此数，或有不实不尽情事，现在遵委委员不动声色，密行访拿缉获，另行办理等语，均应如该督等所奏办理。其陈礼南供开在籍纠众结拜之陈飘学等曾否被获，应移咨福建巡抚查明究办。逸犯陈文安等应令该督等严飭勒缉务获，照例办理。

再，该督等又称，查此案东莞县范文安，守备卢必显于该匪等纠众聚会，一经访问，即能设法密速查拿，失察职名请免开送。至此案首犯陈礼南系署南海县知县唐铎派役购线缉获派往东莞县协拿之县丞谢涛亦属出力，相应附请议叙，其查拿出力之各绅耆，已经分别奖赏，似可毋庸另议等语。查署南海县知县唐铎、县丞谢涛现奉谕旨，交部议叙，应听吏部遵旨议叙。其文武失察职名，

应否免开参，俟命下臣部，移咨吏兵二部，照例办理。臣等谨将核拟缘由，恭折具奏请旨。

嘉庆六年五月十三日。

（朱批）：依议，其文武失察职名，著加恩免其开参。

###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奏审拟海康县

#### 天地会首林添申折

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批 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臣觉罗吉庆、署广东巡抚臣瑚图礼跪奏，为匪徒纠众结盟，拿获首伙各犯申明分别办理，地方宁谧缘由，恭折奏闻事。

窃据雷州府知府王泰、海康县知县马钰禀报，访得县属高山坡地方有匪徒结盟拜会，即会同署参将那延泰带领兵役查拿，陆续拿获首伙林添申等九十九名。内有绅士缚送者数名，闻拿投首者一名等情。臣等立即行提解省，飭委广州府知府福明等讯明，由署按察使色楞审拟招解前来，臣等随督同司道隔别研讯。

缘林添申籍隶海康，曾入县学，平日教读度活，缘事斥革。嘉庆五年十二月内有福建同安县陈姓人到海康地方看相，林添申邀其至家看相。陈姓谈及从前在籍曾拜过天地会。林添申询问如何拜会？陈姓声称结拜之后；各人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遇事互相帮助。其暗号开口即说本字，以三指取物。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即可认识，并将身带天地会旧表一纸交林添申收存，囑令纠人，俟伊往别处转回再行结拜。林添申询其名字，陈姓称俟结拜时再行告知，随即辞去。嗣林添申因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本年六月内，有认识已获之方庭相、陈魁进、蔡有湖，

已获病故之游绍贤、未获之符吉洪、陈吉洪至林添申家探望，共谈贫苦。林添申即将福建陈姓传给之暗号、表文告知，起意商同纠伙结拜，遇事相帮，并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方庭相等应允，一共七人，议定每人出钱三百文，交林添申买备酒肉，于七月初七日在林添申村外僻静处结拜。至期齐至该处，林添申取出表文，给方庭相等阅看。方庭相等以表文内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山河，共享社稷，一朝鸞集，万古名扬。表后写天运辛酉年字样，各皆惊骇。林添申云，此表文原系旧表，不过取大家同心协力之意，可以无碍。方庭相等俱各应允。林添申遂持刀，令方庭相等钻过。林添申说日后俱要听从指挥，如有负盟不义者，死于刀下等语。并将暗号传给，不序年齿，共推林添申为大哥，拜毕歃血，焚表饮酒各散。该犯林添申、方庭相等随分头纠得已获之丁承恩……等五十六人；已获病故之林世荣……三人，同拿投首之赵桐一人，未获之潭万和……等三十人，因病未曾解省之黄建中一人，病故之庄学顺……三人，分为七起，不论年齿，各以林添申、方庭相、陈魁进、蔡有湖、游绍贤、符老洪、陈老洪为大哥，于本年七月十二、十四、十五等日，先后在东坡村、白水塘、东角埔等处结拜，共以林添申为总会首，约于八月十五日同赴高山坡地方结拜，乘机往各处村庄城市抢劫。尚未起事，即经该府及营县访闻，会同查拿获解。臣等再三研究，众供相同。复诘以尔等生于光天化日之下，辄敢用悖逆表文、会本纠众结盟，钻刀歃血，意欲何为？据该犯林添申坚称，实止冀图抢劫，至表、本悖逆句语，俱系照旧书写，实在只取同心协力，往各处抢夺，遇事互相帮助，委无别情，福建陈姓人实在不知去向。并据丁承恩等供称，听从纠约，并转纠伙党，为抢劫得钱起见等语，加以刑夹，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律载大逆者凌迟处死。又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具拟绞立决等语。今林添申胆敢用悖逆表文，纠众结拜天地会，歃血钻刀，公行不法，实为罪大恶极，殊堪发指。林添申应照大逆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方庭相、陈魁进、蔡有湖、游绍贤听从歃血，结拜天地会，继复纠邀多人，希图掳掠，实属同恶共济，应照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丁承恩……四犯，讯不知焚表情事，惟听纠入伙，复转纠多人，应照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本俱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各犯情罪重大，未便久羁囹圄，致有疏虞。臣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署按察使色愾、署督标中军副将唐光茂，将林添申一犯，凌迟处死。方庭相、陈魁进、蔡有湖、丁承恩、宋克念、周文、庄有文等七犯，分别斩绞讫。游绍贤于该县取供后病毙，仍行戮尸，同林添申等首级，于犯事地方悬挂梟示，以昭炯戒。赵桐听纠入伙，转纠多人，应照例拟绞。该犯闻拿投首，照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庄息佑……等八十二犯，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均应于丁承恩等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黄建中一犯，俟解到另行核办。林添申应行缘坐家属，及应入官财产，查明照例办理。起获表文、会本，飭行销毁。逸犯陈姓、符老洪等，严飭各属，并咨会闽省一体查拿务获究办。

再，此次雷州府王泰、海康县马钰、署参将那延泰，于该匪等甫行纠众聚会，即能访查会同密速拿获究办。失察罪名，应请免开。其传送会匪多名之贡生 欧贤星， 监生游世杰，均属出力，

可否量加鼓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除将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会匪申明分别办理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并缮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六年十月十二日。

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谕内阁著觉罗吉庆等移咨闽省总督务  
将同安陈姓缉获

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上谕档

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吉庆等奏拿获海康县纠众结盟首伙各犯申明定拟一折，已交刑部核拟具奏矣。此案林添申纠约多人结盟歃血，意图抢掠，系因福建同安县陈姓人在海康地方相遇，谈及结拜天地会，多方煽惑，始起意纠伙结盟。是陈姓实为案内罪魁，现尚在逃，必当严拿惩办。著吉庆等移咨闽浙总督，将籍隶同安县之陈姓飭属上紧查访务获，按律办理，毋任漏网。其缚送会匪多名之贡生欧贤星、监生游世杰均属出力，著加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奖励。至该府县等于地方聚伙结会之事，未能预为严禁，本有失察之咎。但旋经访出密拿就获，其功过尚足相抵，所有该府县应得处分，俱著加恩宽免。

钦此。

两广总督那彦成奏续获林添申  
案内将老洪折

嘉庆十年七月初六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奴才那彦成跪奏，为拿获拜会为首逃

下盗船、主谋叠劫、抗拒官兵之首犯申明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奴才荷蒙恩命调任两粤，办理洋盗，事事谨遵指示机宜，先严营伍，并修整炮台兵房，点足兵额，俾藩篱巩固，声势连络，更严办奸民勾通接济。每遇审讯洋盗，必切细根究米粮、军火来历，以制盗命而绝盗源。现经审出勾通接济者已有十余起，统俟汇案具奏。并访查公正绅耆，旌赏匾额，俾知趋正急公，倘有素悉匪类踪迹者，亦一体留心踪缉禀报。嗣于本年六月初六日，据遂溪县分发教谕洪德元、即用从九品梁思尧、生员梁思垣、署广州协右营守备张仁禀报，查得先为会首，后为洋盗首之符老洪改易姓名，潜匿省河谭作金运盐船内，当即密飭中军副将刘惟馨带领兵役，将该犯拿获，立即飭布、按、运三司督同广州府福明审拟招解，奴才随又提犯亲加研鞫。

缘符老洪籍隶海康，嘉庆六年六月间，在原籍地方，听从已获之林添申起意结拜天地会。林添申旋因拜会人少，令符老洪分头结拜，符老洪另纠得已获之温日升等九人，在西门坡地方结拜；又纠得已获之温老景等十四人，在英埔岭地方结拜，均不论年齿，推符老洪为大哥，欲俟八月十五日，同赴高山坡地方同林添申结拜总会，再往村庄城市抢劫财物。尚未起事，即被营县访拿。

林添申等九十九名解省审办，该犯闻拿逃至东海地方，投下盗首乌石二船内入伙。乌石二时受安南伪封，称为清海大将军，以符老洪颇有智识，封为典司军师，船上每事听其号令。该犯带同乌石二在洋同盗首郑一、东海伯即吴十一指等连帮劫过洋船二只，盐船二十六只，又在广州湾、放鸡、马尾各洋面抗拒舟师三次，皆系该犯主谋调度。乌石二又向各船勒索抽银两艘船，每盐百包索银五十圆，商船则视其货物之多寡，每船索银五、七十圆至三、五百圆不等，符老洪等俱发票收银，坐地分赃。迨本年四月间，闻知

省河打造船只出洋捕盗，筹办严切，该犯恐他人不能探听消息，遂亲自赴省，并买绸缎等物，改称王姓，至电白城外之邨三家公租屋暂居。探有素好之船户谭作金，受三江埠司事刘三雇倩运盐赴省，即向谭作金搭船同行，并借给谭作金番银七百五十圆，开发欠项，约至省后向刘三埠馆讨取银两，加利给还。由电白开行抵省，仍冒认王姓银主，同谭作金到三江埠馆，向司事刘三讨取银两，旋被访问拿获。谭作金先已上岸，闻风脱逃，屡审符老洪供认前情不讳。并据供出乌石二等盗船，历有梅菜之、曹三，东海之陈顺兴运销赃物，并有电白之黄老三，东海之吴文通、宋国兴，碓洲之周老电、何老邱，遂溪之邓大，吴川之老求哥接济粮食等语。究诘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复兴天地会名目，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之犯俱拟斩立决。又例载江洋行劫大盗照响马强盗例，立斩枭示各等语。又乾隆六十年间钦奉上谕：盗犯林浩胆敢拒捕，核其情罪，即当问拟凌迟，嗣后遇有此等案件，一体严惩。钦此。本案符老洪先经纠伙拜会为首，希图抢劫，因查拿严紧，逃下盗船入伙，为盗首乌石二主谋叠劫，并屡次抗拒官兵，皆系该犯从中调度，又有伪号军师典司，实属罪大恶极，符老洪应照林浩之例凌迟处死。奴才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秦瀛、督标中军副将刘惟馨将符老洪一犯绑赴市曹，凌迟处死，仍传首该犯原籍地方枭示，以昭炯戒。司事刘三与匪犯符老洪在埠往来，邨三公赁屋给住，是否知情不首，俱应严拘讯明，另行办理。船户谭作金及消赃埠之吴文通等，并盗首乌石二等，督飭文武严缉务获究办。供开行劫各船有无报案，并应参疏防职名，查明照例办理。分发教谕洪德元、即用从九品梁思尧、生员梁思垣留心查缉，俾要犯就擒。中军副将刘惟馨、署广州协右营守备张仁，会同拿



获邻境盗犯，亦属出力，可否量予鼓励之处，出自天恩。

除备录供招咨部外，奴才谨恭折具奏，并缮该犯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十年闰六月十三日。

嘉庆十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等奏审拟新宁县  
天地会首叶世豪折<sup>①</sup>

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批 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臣觉罗吉庆、署广东巡抚臣瑚图礼跪奏，为拿获结盟匪犯，申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署新宁县知县李永青禀报，访闻县属石笋滩地方有匪徒结盟拜会。查上川孤悬海岛，臣等即飞飭左翼镇总兵黄标，广州府佛山同知杨楷督带兵勇驶往该处，协同署县李永青拿获匪犯叶世豪等一百余名，并搜出会簿。解省飭委广州府知府福明等讯明，由按察使陈文审拟招解前来，臣等督同司道隔别研讯。

缘叶世豪籍隶新宁，佣工度活，嘉庆六年二月内，有福建同安县陈姓到该处看相，叶世豪请伊至家。陈姓说起前在原籍拜过天地会，推陈飘学为大哥。叶世豪询其结拜天地会有何好处，并如何结拜。陈姓说以洪字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遇事互相帮助，可以乘机抢劫村庄。其暗号系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即可认识。并将会簿一本，交叶世豪收存。嘱令在本处地方纠人，俟伊往别处转回，再行结拜。叶世豪询其

<sup>①</sup> 管理刑部事务董德等审拟叶世豪一折，内容与此折同，不再收录——编者。

名字，陈姓说俟结拜时告知，随即辞去。嗣叶世豪因无人雇佣，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八月内有熟识已获之余笼壮，未获之陈文南、林运昌、关仁恩到叶世豪家闲坐，讲起穷苦。叶世豪即将福建陈姓传授结拜天地会缘由告知，起意商同纠伙结拜，遇事相帮，并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余笼壮等应允。一共五人，议定每人科钱二百文，交叶世豪买备酒肉，于九月初十，往土名石笋滩地方结拜。至期齐到该处，叶世豪取出陈姓所给会簿，给余笼壮等看过，写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结拜之后，患难相帮。写就盟词，就在石笋滩地方结拜。叶世豪持刀一把，令余笼壮等在刀下钻过，说日后都要听从指挥，如有负盟不义者，死于刀下。遂不叙年齿，推叶世豪为大哥，共坐饮酒。叶世豪见拜会人少，不能抢劫，与余笼壮等复分头纠得已获之何穆昭……三十六人。未获之林九妹……三人。内林九妹又转纠得已获之赵三九一人。林亚保转纠得已获之刘功步……三人。分为五起，不论年齿，各以叶世豪、余笼壮、陈文南、林运昌、关仁恩为大哥。于本年九月十五、十八等日，先后在石笋滩河边西坑、勒涌、北坑、和宁等处结拜，各向叶世豪告之，约定十月初十日内同往石笋滩地方结拜总会，乘机往各村庄抢劫。尚未起事，即经该县访闻禀报。因上川石笋滩地方，系属海岛，臣等即委总兵黄标等，带领兵船查拿获解。臣等再三研鞫，该犯叶世豪等坚供实止贫困抢劫，委无别项不法情事，福建陈姓人实在不知去向等语。加以刑夹，矢口不移，似无遁饰。蒋叶世豪、余笼壮依例拟斩立决。林亚保拟绞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何穆昭等拟遣等因，具奏前来。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帮同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诱

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等语。此案叶世豪胆敢起意纠结，写立盟词，复拜天地会名目；余笼壮听从拜会继复纠邀多人，冀图抢劫；林亚保听纠入伙，复转纠多人，均属不法。既据该督等于申明后，恭请王命分别斩绞，先行正法枭示，毋庸再议外。何穆昭等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应如该督等所奏何穆昭……等三十九犯均应于林亚保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该督等奏称起获会簿，飭行销毁。逸犯福建陈姓、陈文南等，严飭各属，并移咨闽省一体查拿，务获究办。

再，上川系属海岛，拿获各犯内有盗匪十名，归洋盗案内办理。其余讯明并非入会之人，即行省释等语，均应如该督等所奏办理。其盗匪陈亚六等十名，现据该督等归于洋盗沈乃美等案内审拟具奏到部。臣部另行复奏。逸犯陈姓及陈文南等，应令闽浙总督及该督等速飭严缉务获，照例办理，毋使漏网。

该督等又称署新宁县李永青，一闻匪徒纠众拜会，即行禀报，派总兵黄标等拿获首伙各犯。该署县李永青失察处分，可否宽免之处，出自皇上天恩，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会匪申明办理缘由，臣等谨恭折具奏，并缮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处施行。谨奏。

嘉庆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嘉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等奏审拟

郑嗣韬等人折

嘉庆七年十月十二日批 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臣觉罗吉庆、广东巡抚臣瑚图礼跪奏，

为匪徒纠众结盟、拿获首伙各犯，申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署新会县知县宋如楠，会同署新会营参将张汝翼禀报，访得县属土名牛过凹、红壕涌等处，与香山县交界，有匪徒结拜天地会，当即密会香山县营，派拨兵役堵御，随会营带领兵役驰往查拿，陆续拿获首伙郑嗣韬等四十二名，并起获红旗、白布记号等情。随行提各犯赴省，飭委广州府知府福明等讯明，由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审拟招解前来。值臣吉庆在惠州督拿会匪，臣期图礼随督同司道隔别研讯。

缘郑嗣韬籍隶新会，嘉庆七年五月内，有熟识已获之黄思聘，未获之伍允会至郑嗣韬家探望，共谈穷苦。郑嗣韬忆及从前有陈文南传授结拜天地会盟词、口号，后陈文南被县访拿逃走，结拜未成。该犯起意商同伙结拜，遇事互相帮助，可以乘机抢劫，得银分用。黄思聘等应允，郑嗣韬随纠得已获之黄思炳、陈扩大、李基仓、麦昌休即麦亚盛、黄思警即黄思赞、李启义、谭仁焕、黄世求，并未获之李基胡、黄贤等，连该犯并黄思聘、伍允会共十三人，议定每人出钱三百文，交郑嗣韬买备香酒各物，约定是月二十六日，在新会县属上名牛过凹地方结拜。至期齐集，郑嗣韬用木斗一个，斗内插五色纸旗五面，上写日月清风令五字。又插剑二口，剪刀、尺各一把，铜镜一面，置放桌上。并用黄纸开写：众兄弟沐浴，拜请天地日月，各人以洪为姓，患难相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等字，歃血拜讫。郑嗣韬持刀在手，口称：忠心义气剑前过，不忠不义刀下亡。令黄思聘等各在刀下钻过，日后听其指挥。每人分给大、小布记号二张，并传授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作为日后相逢暗号。不序年齿，共推郑嗣韬为大哥，焚化盟词，饮酒各散。郑嗣韬见拜会人少，不能抢劫，随与黄思聘等分投纠约。该犯郑嗣韬又纠得已获之陈宽大……六人；陈宽

大转纠已获之李广逢，未获之黄思昂、李亚兴三人，连郑嗣韬共伙十人，于是月三十日，在新会县属红壕涌地方结拜。不序年齿，仍以郑嗣韬为大哥。黄思聘纠得已获之黄传复……，未获之李名魁……，连黄思聘共伙十人，于六月初二日，在新会县属长沙涌口地方结拜，不序年齿，以黄思聘为大哥。伍允会纠得已获之李广达……、未获之陈崇佩……、连伍允会共伙八人，于六月初三日，在新会县属土名牛过凹地方结拜。不序年齿，以伍允会为大哥。李基胡纠得已获之李基裕……、未获之谬士昭、黄贤萼，连李基胡共伙十人，于六月初五日，在新会县属芝麻山地方结拜。不序年齿，以李基胡为大哥。黄贤等纠得已获之郑振吕……、未获之黄亚乐……、连黄贤等共伙九人，于十六日在新会县属长沙涌口地方结拜。不序年齿，以黄贤等为大哥，各向郑嗣韬告知，约俟八月十五日在牛过凹地方结拜总会，共推郑嗣韬为总会首，乘机往各处村庄抢劫。尚未起事，即经该县访闻，会营拿获。臣瑚图礼再三研究，众供相同，严诘均系自行纠人结拜，与博罗之陈烂履四及香山之黄名灿等并不同伙，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等语。今郑嗣韬与黄思聘商同歃血结拜天地会，纠邀多人，希图抢劫，不法已极。郑嗣韬、黄思聘均照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陈宽大听纠入伙，复又转纠结拜，应照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各犯情罪重大，未便久羁囹圄，致有疏虞。臣瑚图礼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署臣标中军参将徐殿扬，将郑嗣韬、黄思聘、陈宽大三犯，押赴市曹，分别斩绞讫。仍将郑嗣韬、黄

思聘首级，于犯事地方悬挂梟示，以昭炯戒。黄思炳……三十七犯，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均应于陈宽大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李广快、李亚添二名，讯系误拿，应请省释。起获红旗、白布记号，飭行销毁。逸犯伍允会等，严飭各属查拿务获究办。

再，此次会匪未经起事，即经营县访闻拿获究办，地方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会匪，审明分别办理缘由，臣等谨恭折会奏，并缮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七年九月二十日。

嘉庆七年十月十二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欽此。

###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等奏捕获郑嗣韬

#### 案内旋锦堂等人折

嘉庆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批 军录

吉庆、瑚图礼跪奏，为拿获结拜会匪，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署从化县知县徐晋亨禀报，拿获会匪旋锦堂一名，旋亚兴、旋亚保二名。又据龙门县知县师保元禀报，会营拿获匪犯黄亚长等二十名，并何亚养、黄振文、旋汤氏三名口。又据署新会县知县宋如楠禀报，会营拿获李亚复等十九名，先后押解到省，飭委广州府知府福明等讯明，由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审拟招解前来。缘臣吉庆在惠州督拿会匪，臣瑚图礼即督同司道提犯研讯。

缘旋锦堂籍隶龙门，本年八月初九日遇见素识未获之伍允会，

说伊听从郑嗣韬在新会县地方纠拜天地会，今欲另纠拜，邀该犯入伙，并令分投纠人，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该犯应允，随纠得已获之谭亚受、梁西贵即梁亚二等二人；伍允会纠得……旋锦堂等十一人，连旋锦堂、伍允会共十五人。每人出钱三百六十文，交伍允会买备香酒，于八月十二日在龙门县土名讲湖边地方结拜，不序年齿，推伍允会为大哥。伍允会每人分给红布戳记一块，并传授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作为暗号，拜毕饮酒各散。伍允会因人少不能抢劫，又纠得已获病故之陈亚启，转纠已获之黄观德……六人入伙。连伍允会、陈亚启共八人，于八月十三日在龙门县土名莲塘后山结拜。是月十六日，伍允会又纠得已获之杨亚宏……七人，连伍允会共八人，在龙门县土名莲塘堡结拜，不序年齿，以伍允会为大哥，约俟再纠多人，即行抢劫。又，伍允会先于六月十五日，在新会县纠得已获之李亚复即李上进……未获之许帼皓、伍亚作等，连伍允会共十四人，在新会县土名合掌山地方结拜，不序年齿，仍以伍允会为大哥，约俟八月十五日与郑嗣韬等结拜总会，抢劫村庄。尚未起事，即经该县访闻，会营拿获郑嗣韬等，解省 审办具奏在案。臣瑚图礼再三研究，据旋锦堂等供吐如绘，严诘均系听从伍允会纠约结拜，与博罗之陈烂屐四及香山之黄名灿等并非同伙，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其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拟绞立决等语。今旋锦堂听纠入伙，复转相纠人结拜，应照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该犯情节较重，未便久羁囹圄，致有疏虞。臣瑚图礼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署臣标中军参将徐殿庭，将旋锦堂一犯押赴市曹处绞讫，仍于犯事地方出示晓谕，以昭炯戒。谭亚受……等三十一犯，均系听诱入会，并未转纠伙党，应于旋

锦堂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杨成章已于取供后在监病故，应毋庸议。旋亚具……等十二名，讯明并无入会为匪情事，应飭行原籍查明有无另犯别案，取具保邻切结，分别究释。旋汤氏系旋锦堂之母，因资托梁西贵写信寄知伊子逃走，系例得容隐，应发回龙门县省释。各犯分给红布戳记，据供毁弃，起获书信，飭行烧毁。逸犯伍允会等现飭各属，严拿务获究办。

再，此次会匪尚未滋事，即经营县访闻拿获究办，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会匪审明分别办理缘由，臣等谨恭折会奏，并缮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嘉庆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 两广总督倭什布奏续获郑嗣韬

#### 案内林道经等人折

嘉庆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倭什布跪奏，为续获新会县会匪，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照新会县匪徒郑嗣韬纠伙结盟拜会，先经拿获郑嗣韬等四十余名，审明分别正法、拟遣，具奏在案。所有案内逸犯，经臣严行飭缉，务净根株。据署新会县知县宋如楠禀报，会同署县丞沈南龄、新会营左营千总杨光督带兵役，于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江门地方，拿获会匪林道经等十八名，连起获纸旗、顺刀、红布各物，押解回县。讯据林道经供认，曾经听从已获之郑嗣韬案内



逸犯黄贤等邀约拜会未成，今复自行纠伙结拜等情。当即行提各犯到省，委员审办。兹据广州府知府福明等申明，由按察使邱庭澹审拟招解前来，臣提犯督同司道亲加研鞫。

缘林道经籍隶新会，嘉庆七年七月初间，有熟识之黄贤等告知听从郑嗣韬结拜天地会。郑嗣韬因拜会人少，不能抢劫，令伊等分头纠伙结拜，伊已纠得多人，结拜过一次，现在尚欲另自纠人结拜，邀该犯入伙，该犯应允。因郑嗣韬等旋被访获，黄贤等畏罪逃走，未经拜成，该犯林道经旋亦外出佣工。八年四月初间，该犯自外回家，受雇林恒合店内看守空屋，起意纠人拜会，乘机抢劫。随先后纠得现获之黄世受、陈亚护、朱亚卫、陈亚茂即陈元雄、曾亚仓、杨旌旗、简亚有、张亚日、夏宏源、夏复如、郑三德、冯亚女、余崔英、张亚五、余成璧、周茂林、及现获病故之梁扬般、未获之胡亚满、黄亚泽入伙。议定每人出铜钱三百文，交该犯林道经买备香酒，约定四月二十八日在林道经看守空屋内结拜。至期先后到齐共二十人。该犯林道经用竹斗一个，上插纸旗、红布、剪刀、尺镜各物，并用黄纸开写各人姓名、年籍，及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等字样作为盟词，一同结拜，又传授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该犯等不序年齿，共推林道经为大哥，拜毕烧毁盟词。正在聚饮，即经该县闻信，会营将该犯等拿获。屡审林道经等，供认前情不讳。严诘与博罗会匪陈烂展四、香山会匪黄名灿等并不认识，委非同伙，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拟斩立决等语。本案林道经纠人结拜天地会，希图抢劫，会依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希图抢劫，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该犯情罪重大，未便久稽显戮，申明后，臣即恭请王

命，飭委按察使邱庭澹，督标中军副将杨长栋将林道经一犯绑赴市曹斩决讫，仍传首犯事地方梟示，以昭炯戒。黄世受……十六犯，讯止听从被胁，并未转纠伙党，应请于林道经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仍照新例，均匀分拨，解往黑龙江、吉林并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安插管束。起获纸旗、红布、顺刀各物飭行销毁。屋主林恒合讯不知情，毋庸置议。拜会房屋飭县变价入官，逸犯黄贤等飭缉务获究办。

再，此次会匪甫行结拜，即经该地方文武访闻拿获究办，失察职名应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会匪，申明办理缘由，臣谨恭折具奏，并缮各犯供单，敬呈御览。

再，广东抚臣瑚图礼现因患病，经臣奏明兼办印务，毋庸会衔，合并声明，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八月初二日。

嘉庆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欽此。

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审拟

天地会陈积引等人折

嘉庆八年閏二月初八日批 军录

署理两广总督臣瑚图礼跪奏，为拿获结拜天地会匪，申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前代理新宁县事德庆州知州张纯贤禀报，会营拿获会匪陈积引、梅瑞屋、卫道伸、陈德元、胡麟书、徐世拱等共六十名，先后押解到省，飭发委员审办。嗣据报案犯梅瑞屋、胡亚六、王运先在监病故，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福明等申明，由代理按察使

事南韶道朱栋审拟，招解前来，臣随督同司道提犯亲审。

缘陈积引籍隶新宁，嘉庆七年六月间，有素识之伍允会来向该犯说知，现在纠人结拜天地会，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邀该犯入伙。该犯应允后，因伍允会被拿逃走，未经结拜。九月初二日，有素识现获病故之梅瑞屋，并卫道伸、陈德元及未获之朱启任、林其球、萧象宏、方璧山先后到该犯家内闲坐，谈及贫苦，该犯起意商同结拜，各皆应允。一共八人，议定每人出钱二百文，交该犯买备香烛酒肉，约定九月初六日，在县属土名南冈庙内结拜。至期齐到那里，该犯用木斗一个，内插五色小旗，并镜、剑、剪刀各物，置放桌上。用黄纸开写姓名、年岁，及情愿姓洪，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如有患难，兄弟相扶，负盟不义，死于刀下字样。对神焚烧结拜，每人分给红布一块，作为凭据，不序年齿，共推该犯为大哥。该犯持刀在手，叫梅瑞屋等在刀下钻过，日后都要听从指挥。拜毕，饮酒各散。该犯因拜会人少，不能抢劫，随与梅瑞屋等商量各自分投纠伙，候纠人众多，再拜总会。该犯随纠得已获之冯嗣胜……，连该犯共八人，于十月初六日在县属土名下川大岭尾地方结拜，共推该犯为大哥。梅瑞屋纠得已获之胡麟书……，连梅瑞屋共十一人，于十月初七日，在县属土名西角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梅瑞屋为大哥，卫道伸纠得已获之方慕庚……共十三人，于十月初八日，在县属土名下川浚湾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卫道伸为大哥。陈德元纠得已获之方亚连……共五人，于十月初十日，在县属土名南冈庙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陈德元为大哥。朱启任纠得已获之徐世拱……十人，徐世拱转纠得周亚桀、陈亚乙二人，连朱启任共十三人，于十月十二日，在县属土名上川大坝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朱启任为大哥。林其球纠得已获之何亚四……并病故之王运先，连林其

球共十人，于十月十三日，在县属藁涌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林其球为大哥，约定十月二十日结拜总会，以该犯为总会，首伙抢劫。萧象宏、方壁山有无纠人拜会，未向该犯说起。不想尚未到期，即被该县访闻，会营拿获。其陈德爵系该犯儿子，方慕钦系现获之方德润父亲，均因父亲与儿子被获，前往探望，同黄朝纲、冯芳显一并被官兵误拿，并无为匪拜会等情。查该犯供开素识之伍允会，系会匪郑嗣韬案内有名逸犯，先经拿获郑嗣韬等解省，经臣审办具奏，飭行缉拿在案。再三研究，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俱拟斩立决；其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各等语。今陈积引、卫道伸、陈德元三犯，俱系起意约结拜天地会，希图打劫村庄，均合依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胡麟书、徐世拱二犯，听从入会，复又转纠结拜，均合依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该犯等情节较重，未便久羁囹圄，致有疏虞。臣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代理按察使事、南韶道朱栋、代办督标中军副将保兴，将陈积引、卫道伸、陈德元、胡麟书、徐世拱五犯，绑赴市曹，分别斩绞讫。并将病故之梅瑞屋戮尸，同陈积引、卫道伸、陈德元首级于犯事地方悬挂枭示，以昭炯戒。冯嗣胜……等五十犯，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除胡亚六、王运先已病故，毋庸议外，冯嗣胜等四十八犯，俱应于胡麟书等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丁连沅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陈德爵、方慕钦、黄朝纲、冯芳显四名，讯明并无入会为匪情事，应请递籍省释。各犯分给红布，据供各已烧毁，并将起出五色小旗及镜、剑、剪刀各物，飭行销毁。逸犯伍允会

及朱启任等，严飭查拿，务获究办。

再，此次会匪尚未起事，即经营县访闻拿获究办，地方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会匪审明分别办理缘由，臣谨会同署广东巡抚臣那彦成恭折具奏，并缮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二月十八日。

嘉庆八年闰二月初八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审拟

方振思等结拜天地会折

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五日批 军录

署理两广总督臣瑚图礼跪奏，为拿获会匪审明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潮州府知府陈镇督同署大埔县知县洪先涛、惠来县知县梁孔灿禀报，会营先后拿获结拜天地会匪犯方振思等六十名，当经飭提解省审办。嗣据报案犯郑阿惠、高阿眉、胡仁祺、许阿党先后在监病故。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福明等审明，由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审拟招解前来，臣随督同司道提犯亲审。

缘方振思籍隶惠来，平日充当更夫。嘉庆六年正月内，有福律同安县陈姓人到县属地方看相，该犯邀伊至家观看，谈及伊在籍曾拜过天地会，令该犯纠人结拜，并说结拜之后各人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可以乘机抢夺村庄，无人敢行抵御。并传给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就可认识，该犯应允。陈姓将所带拜会表文一纸，会簿一本，交该犯收存，令在本处纠人，等伊另往别处纠人转回，再行结拜。该犯问其名

字，伊说俟结拜时再行告知，随即辞去。该犯将表文、会簿留存家里，后因患病，辞退更夫，贫苦难度，起意纠伙结拜。嘉庆七年八月初三日，随邀熟识已获之陈宗元及已获病故之郑阿惠、高阿眉、胡仁棋、未获之陈登建到家，将陈姓交存表文、会簿，结拜天地会缘由告知，令各人分头纠伙结拜，陈宗元等应允。该犯因将来劫掠村庄需用刀枪器械，想起有素识之谢秀发打铁营生，随往纠邀入伙，令其先到赤山空庙打造挑刀、耙头各物。随纠得已获之黄奕财……等共六十九人。每人出钱一百零八文，交该犯买备香烛，于八月十五日夜，在县属土名赤山地方结拜，至期齐到，该犯取出表文交给郑阿惠抄写，摆设香烛一同结拜，共推该犯为总大哥。该犯同郑阿惠架起双刀，令各人从刀下钻过，日后俱要听指挥，拜毕焚表饮酒各散。尚未举事，就经该县访闻，会营拿获。反复究诘，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首犯与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等语。今方振思起意结拜天地会，陈宗元听从纠约，又复分头转纠伙党，一同结拜，实属同恶相济。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久羁囹圄，致有疏虞。臣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代办督标中军副将保兴，将方振思、陈宗元二犯绑赴市曹斩决讫。并将病故之郑阿惠、高阿眉、胡仁棋戮尸，一同传首犯事地方悬挂梟示，以昭炯戒。……黄阿仁等五十四犯，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俱应于方振思等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许阿党已经在监病故，应毋庸议。表文、会簿已经烧毁。起出刀械红布等物，饬行销毁。逸犯陈登建等，严飭查拿，务获究办。福建陈姓移咨闽浙总督，饬行一体严拿，务获究办。

再，此次会匪尚未举事，即经营县访闻拿获究办，地方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会匪申明分别办理缘由，臣谨会同署广东巡抚臣那彦成恭折具奏，并缮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五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 署理两广总督瑚图礼奏审拟

#### 郑阿明等结会行劫折

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五日批 军录

署理两广总督臣瑚图礼跪奏，为拿获洋盗会匪分别审办，恭折奏闻事。

窃据潮阳县知县李树萱禀报，会营拿获先经正法之盗首黄开升、姚亚潘案内逸盗会匪郑阿明、郑阿羊、郑阿绍、萧猪肉、郑妖子拱、郑阿保、朱阿霸等共三十一名，当经飭提来省审办。嗣据报案犯郑阿明、苏阿容、陈阿宝、陈翁哑、陈阿阳、吴阿恶六犯，先后在监病故。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福明等审明，由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审拟招解前来，臣督同司道提犯亲审。

缘郑阿羊籍隶潮阳，先经听从已获正法之盗首姚亚潘纠邀入伙，在洋劫掠多次，杀人一次。又听从已获病故之郑阿明，伙同现获之郑阿绍抢夺伤人一次。又于嘉庆七年五月十七日，听从郑阿明纠拜天地会，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每人出铜钱三百文，买备酒肉，约定二十日在上名洪厝乡外结拜。该犯应允，随交郑阿明铜钱三百文，届期前往。郑阿明纠得现获之郑阿绍、萧猪肉……十四人，内郑妖子拱又转纠得已获之郑阿顺、郑阿赐二

人，连郑阿羊、郑阿明共十八人，一同结拜。郑阿明持刀一把，叫郑阿羊与郑阿绍等在刀下钻过，要日后都听指挥。并说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传授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不序年齿，共推郑阿明为大哥，拜毕饮酒而散。郑阿明因拜会人少，嘱令郑阿绍等分头纠伙，再行结拜，俟纠得多人，复拜总会各散。该犯有事外出，未经转纠。郑阿绍纠得已获之郑阿保、邱阿鸡、黄阿诚，及病故之吴阿恶，未获之连孟都、赵盛发、赵仲明等七人。郑阿保转纠得已获之郑乌潮……六人，连郑阿绍共十四人，于嘉庆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土名官前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郑阿绍为大哥。萧猪肉纠得已获之朱阿霸……五人；朱阿霸又转纠得已获之萧阿猪、萧阿义、萧阿矮三人，连萧猪肉一共九人，于六月初一日在土名涂库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萧猪肉为大哥。郑阿绍等各向郑阿明告知，共推郑阿明为总会首，约于六月初十日结拜总会，乘机抢劫村庄。尚未起事，经该县访闻，会营拿获。至盗首黄开升、姚亚潘，经原任总督吉庆审明正法，恭折具奏。并郑阿羊等供认抢夺李廷植等银物一案，又经查开疏防罪名，题参各在案，核与原案吻合，再三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江洋行劫大盗，敲响马强盗例立斩枭示。又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各等语。今郑阿羊在洋劫杀杀人，复又抢夺伤人，并听从结拜天地会，合依江洋行劫大盗斩枭例立斩枭示。郑阿绍听从强抢，又与萧猪肉俱系听从结拜天地会，后复转纠伙党拜会，均应照不法匪徒潜谋纠劫（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郑妖子拱、郑阿保、朱阿霸三犯，听从



纠约拜会，复又转纠伙党，均照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该犯等情节较重，未便久羁囹圄，致有疏虞。臣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代办督标中军副将保兴，将郑阿羊、郑阿绍、萧猪肉、郑妖子拱、郑阿保、朱阿霸六犯，绑赴市曹分别斩绞讫。并将病故之郑阿明戮尸，同郑阿羊首级在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郑德球……十九犯，均系听纠结拜，并未转纠伙党，应于郑妖子拱等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苏阿客……五犯，已于取供后在监病故，应毋庸议。逸犯陈开遵等，仍飭严拿务获究办。此次会匪尚未起事，即经营县访闻拿获究办，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逸盗会匪审明分别办理缘由，臣谨会同署广东巡抚臣那彦成恭折具奏，并缮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五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拿获东莞县

天地会首蔡廷仕等人折

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倭什布、广东巡抚臣瑚图礼跪奏，为拿获东莞县纠众结会，焚抢拒捕杀人匪犯，分别审办，恭折具奏事。

窃照东莞县匪徒蔡廷仕，因向蔡斗南买谷，欲其减价不允，辄纠匪焚抢，杀伤人口一案，先经臣倭什布将获犯缘由具奏，钦奉谕旨：著臣等即将首伙各犯亲提到省，迅速审办等因。钦此。

查此案先后获犯共一百二十余名，经臣等逐一提集省城，飭委臬司督同广州府知府福明等严行审讯，兹据招解前来，臣等率同藩司广厚、臬司邱庭瀛等亲加推鞠。

缘蔡廷仕系蔡斗南无服族弟，各村居住。嘉庆六年二月内，蔡廷仕遇见素好之陈文安，言及伊听从陈礼南纠约结拜天地会，邀该犯入伙，并告知拜会之法，该犯应允。适值陈礼南破案被获正法，陈文安畏罪逃走，蔡廷仕亦外出躲避。至本年闰二月内回家，起意纠人结会，先后向素识已获之温成复、蔡渭波、郑柱端、刘潮连、连首笼，未获之博罗县人刘敬堂即僧敬堂，及蔡纪升说知，囑令邀人入伙。温成复等各皆应允，纠约多人。因地方文武兵役查察严密，不敢遽行结拜。三月十三日，蔡廷仕因向蔡斗南买谷，欲其每斗照市价减钱三十文，蔡廷仕（斗南）不允，该犯即以时当青黄不接，不将谷在近村出粜，转载运出外获利，斥其为富不仁。蔡斗南亦斥该犯平时结交匪类，现又短价勒买谷石，定当鸣官究治。该犯不服，互相争吵而散。詎该犯怀恨起意抢劫蔡斗南家货财，随往告温成复等，令将纠得之人，各于十七日会齐，在礪下肚山地方拜会，以便派人同往抢劫，并有事互相照应，温成复等均各允从。该犯先自纠得已获之蔡金复……等共二十人；温成复纠得已获之蔡亚长即亚二……等十人；蔡渭波纠得已获之黎亚养……并未获之蔡木槌等共十五人；郑柱端纠得已获之郑机端……等共十五人；刘潮连纠得已获之蔡茂庭……等共十四人；连道笼纠得已获之连贵仁……等共十四人；刘敬堂纠得已获之蔡老虎……等共十八人，均于十七日齐集礪下肚山地方拜会。内惟刘亚长、刘亚晚、彭亚四因事未到，该犯等不序年齿，共推蔡廷仕为总大哥，听其指使。蔡廷仕每人给与红布一块，当即派定温成复……等共三十四人，于十九日各带刀械、扁挑、箩筐、布袋，

至山下园外会齐，同往蔡斗南家，劈开大门，一齐拥入。事主蔡斗南同眷属等惊慌逃避，蔡廷仕等搜劫番银衣饰，并存贮稻谷，交蔡纪信等分挑先走。蔡廷仕又拾取柴草，将蔡斗南房屋放火焚烧，同温成复等随后走出，正值事主喊同邻人赖智尧、陈亚二、谢亚七、蔡文周、蔡潮华、陈德仁、谢仁受、蔡祥益等赶上捉拿。蔡廷仕复喝令拒捕，温成复用刀将赖智尧砍伤，蔡金复连砍陈亚二、黎亚养连砍谢亚七，均即殒命。蔡斗南等畏凶走避，蔡廷仕等赶上蔡纪信等，告知杀人情由，将赃物携至蔡廷仕家查点，共番银一千六百七十六圆，衣服首饰共一百四十二件，稻谷一十二石零五斗。蔡廷仕等将衣饰稻谷变卖番银一百八十圆，连劫得赃银分别俵分各散。当经该县田文焘查知通禀，一面立即会营督带兵役，悬赏缉拿。时温成复、蔡纪唐、蔡亚长、温亚五、蔡秀良、温亚七、温有传等逃往臻下肚山凹藏匿，有乡民黄式超、黄亚长、黄亚庚、黄亚二、蔡成一、廖成受、黄亚五闻知，希图获犯领赏，于是月二十七日潜赴山上探听，温成复等看见，虑其引线捉拿，起意致死。当即赶上，温成复刀伤黄式超，蔡纪唐刀伤黄亚长并黄亚庚，蔡亚长刀伤黄亚二，温亚五刀伤蔡成一，先后倒地。蔡秀良刀伤廖成受，滚跌山坑，各即身死。温成复起意烧尸灭迹，即取树枝山草，将黄式超、黄亚庚、黄亚二尸身烧毁。其黄亚长、蔡成一尸身正欲一并焚烧，闻有兵役至彼搜捕，即各分头逃逸。其时臣倭什布在潮州督办洋匪，臣瑚图礼据报即飭委广州府知府福明，带同委员候补县丞余瀚等驰赴该处缉捕。嗣臣倭什布闻报，由潮州亲至东莞督缉。该犯等闻拿紧急，凡深岩邃谷可以蔽身之处，星散躲匿，狡猾异常。经该府率同该县知县田文焘及营员委员等不遗余力，设法穷搜，将首犯蔡廷仕及正凶伙匪先后拿获一十余名，提解省城，经臣等飭发臬司督同该府等讯明招解，

臣等复率同司道等亲加严鞫。据蔡廷仕等各供认前情不讳，再三究诘，加以刑讯，委因先经商约拜会未成，旋因蔡廷仕向蔡斗南买谷不肯减价，复被斥辱，起意抢劫。遂即齐集拜会，前往抢劫放火，拒捕杀人，并无谋为不法别情，亦非博罗、永安二县案内余匪，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之犯，俱拟斩立决。又强盗杀人斩决梟示。又强盗已行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等语。此案蔡廷仕先既纠伙欲图拜会，继因向蔡斗南买谷不肯减价，辄聚集结拜，派令匪伙前往抢劫，甚至放火杀人，实属日无法纪。温成复、蔡渭波、郑柱端、刘潮连、连道笼听从纠伙结拜，复随同焚劫。温成复又先后拒毙两命，实属同恶相济。蔡廷仕、温成复、蔡渭波、郑柱端、刘潮连、连道笼均合依不法匪徒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蔡金复、黎亚养听从拜会行劫，各自拒捕伤毙一人，蔡纪唐、蔡亚长、温亚五、蔡秀良亦听从拜会行劫。迨后虑被黄式超等引线捉拿，商同致死，均应照强盗杀人问拟。蔡金复、黎亚养、蔡纪唐、蔡亚长、温亚五、蔡秀良均合依强盗杀人斩决梟示例，拟斩立决。蔡纪信……听从拜会，复行劫分赃，均合依强盗已行而但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稍稍显戮，申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邱庭澹、督标中军副将杨长栋、广州府知府福明，将蔡廷仕……二十四犯，押赴市曹处斩讫。该犯等结拜天地会，放火行劫，杀害多命，非寻常强盗可比，均应一律梟示，俾犷悍之徒触目惊心，并将取供后监毙之温亚五……一并戮尸，同蔡廷仕等首级发往犯事处所梟示，以昭炯戒。蔡习宾……等九十三名，讯止听从拜会，并未转纠伙党，亦未随同抢劫，应请于蔡廷仕等斩

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照新例均匀分拨，解往黑龙江并伊犁等处安插管束。蔡秋江、蔡润波、廖能钦、孙铎四、李业双、曾维一、蔡积良、蔡纪壬、蔡彝群已于取供后病故，应毋庸议。刘亚长、刘亚晚、彭亚四先曾听从入伙，因有事未赴拜会，应请于蔡习宾等遣罪上递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责四十板。失察之牌头甲保并各犯父兄，飭县查拘，照例发落。行劫各赃，于各犯名下查产变赔，逸犯蔡纪升等移行严拿究办，监毙各犯均系带病、带伤进监，所有管狱官职名亦请免参。（中略）除将全案供招送部外，所有审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并摘录要犯口供，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审办

蔡廷仕案内关念棕折

嘉庆九年四月十一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倭什布、广东巡抚臣孙玉庭跪奏，为拿获结会行劫拒捕杀人之匪犯，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据署增城县知县于潜修详称，嘉庆八年十一月初十日，访得县属匪徒关念棕纠伙结会，当即移会营员，同赴查拿。途次据贡生骆天骥等呈报，初九日夜被会匪关念棕等持械搜劫，拒伤更夫梁得云身死，除一面严拿究解，合先验报等情。臣等即飭广州府知府福明，带同因公在省之钦州知州刘光晖，驰赴增城县督缉，并飭行邻境各县，一体协拿。各犯闻风逃窜，关念棕逃至从化县地方，经该县王轼派拨兵役，协同增城县兵役将关念棕拿获，并

据广州府等督同县营，设法穷搜，拿获伙犯七十八名。又博罗县拿获赖亚旺一名，计共获首伙八十名，押解到省。据按察使邱庭澹会同布政使广厚、督粮道章铨、署惠潮嘉道吴俊，督同广州府等审拟招解前来。臣等督同司道等逐一研讯。

缘关念棕籍隶增城县，于嘉庆八年三月初间，赴东莞县地方寻觅工作，有与该犯素好之蔡纪升，因听从蔡庭仕商谋纠党，结拜天地会，转邀关念棕入伙，并告之拜会之法，关念棕应允。适值有事他往，未及入会。蔡庭仕旋即被获正法，蔡纪升闻拿远扬，关念棕畏惧，亦外出躲避。至十月底回家，十一月初二日，关念棕路遇已获之何隄佑，并未获之郭亚四、郑大食四谈及穷苦，该犯起意纠伙拜会抢劫，得贓分用，何隄佑等应允。关念棕纠得已获之骆亚九等十九人，并未获之谭青、郑大眼二、郑矮脚二、郑细蕊共二十三人。何隄佑纠得已获之张亚任等十四人，并未获之周添盛、邓青复、邓亚成共十七人。郭亚四纠得已获之毛总庇等三十二人，并未获之李亚三即痢痢三、赵死佬彪、邓亚长、严四共三十六人。郑大食四纠得已获之何亚喜等十人，并未获之邓奕欢、邱昌复、李家秀共十三人，何亚喜又转纠得已获之徐太章等三人，共九十六人。每人出钱二百文，交关念棕买备酒肉，于十一月初八日晚间，往该县属土名樟岗坑荒僻地方结拜，不论年齿，以关念棕为总会大哥，何隄佑、郭亚四、郑大食四为散会大哥，余俱依齿序列。关念棕分给每人红布一块，阴作记认，并传授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一同叙饮各散。当各犯结拜之时，有更夫梁得云巡查望见，因独自一人，不敢声张，又虑各匪窥见，即行走避。初九日早，梁得云赴附近之乌石尾村，向贡生骆天骥告知，骆天骥令其探明匪徒姓名，赴官禀首。詎会匪骆亚九即系骆天骥族人，闻知消息，密向关念棕说知。关念棕复起

意赴骆天骥家行劫泄忿，使绅衿闻风畏惧，不敢控拿，即与骆亚九往邀附近居住之何隄佑、郭亚四、郑大食四……连关念棕、骆亚九共三十九人。是日各携刀械、箩筐，在土名白狗翼地方聚会。其何亚喜等或因住处隔远，或有事外出，未经纠约上盗。黄昏时分，关念棕等同抵骆天骥门首，劈开大门进内，事主慌惧躲开。各犯搜劫银物，分携走出。时有同围居住之监生谭澜清、刘锦云、生员袁逢经、民人曾亚士、同更夫梁得云、刘亚三赶至喊拿。关念棕喝令拒捕，毛总庇用刀戳伤梁得云左肋，郑新九用刀砍伤刘亚三左手，谭澜清等畏凶亦即奔避。关念棕等乘机走进谭澜清等家内，搜劫银钱衣物，一并挑至关念棕家点明，将首饰衣物卖得番银七十圆，同劫得番银一千二百六十三圆、铜钱四十五千五百八十文，一并依分，并将所劫骆天骥贡照咨文烧毁，各即躲匿。更夫梁得云伤重，旋即殒命。此关念棕等纠伙结会，复挟嫌行劫，拒捕杀人之原委也。臣等恐该犯等尚有谋为不法情事，其纠伙行劫，亦恐不止一次。严诘至再，坚供甫经结盟行劫，即被访拿，实未歃血焚表，亦无另犯别案，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又强盗杀人斩决梟示。又律载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各等语。此案关念棕纠伙多人，结拜天地会，因贡生骆天骥等欲赴官禀首，辄敢率同匪党前往行劫，并喝令拒捕杀人，实属目无法纪。何隄佑听从纠伙结拜，复随同抢劫拒捕，系同恶共济，均合依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毛总庇听从拜会行劫，拒伤更夫梁得云身死，合依强盗杀人斩决梟示例，拟斩立决梟示。郑新九听从拜会行劫，拒伤更夫刘亚三，应与听从

拜会随同抢劫村庄之骆亚九……均合依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何亚喜讯无随同抢劫情事，惟听从郑大食四纠约入会，复转纠伙党，殊属不法，合依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各犯情罪重大，未便稍稍显戮，除毛总庇……取供后带病进监病故外，臣等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邱庭瀛、抚标中军参将张汝澂、广州府知府福明，将罪应斩决之关念棕……绞决之何亚喜等十六犯，押赴市曹，分别正法。该犯等结拜天地会，行劫杀人，非寻常强盗可比，并请将监毙之毛总庇等十七犯，一并戮尸，同处斩之关念棕等首级，发往犯事处所，一律枭示，以昭炯戒。黄亚六……共四十七犯，讯止听从拜会，并未转纠伙党，亦未随同抢劫，应于关念棕等斩罪上酌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分解黑龙江并伊犁等处安插管束。内有亲老丁单之人，系结会图劫重犯，不准留养，无庸飭查取结。何亚先……均于取供后带病进监病故，应毋庸议。失察之牌头、甲保，并各犯父兄，飭县查拘，照例发落。刘亚三被砍伤痕已经平复，应毋庸议，抢劫各赃于各犯名下查产变赔。郭列西即郭金寿，系属监生，经县详革，仍飭追监照，另文送销。贡生骆天骥被劫贡照一纸，国子监肄业咨文一角，亦飭该县详咨补给。梁得云尸棺飭属领埋。逸犯郭亚四等，移行严缉究办。监毙各犯，均系带病进监身故，管狱职名，请免开报。

再，此案甫经结会抢劫，即经该县于潜修访闻。该府福明督同该营员拿获纠办，失察职名，应请免开。至从化县知县王轼，于邻境拜会抢劫首犯逃窜至境，即经拿获解究。又钦州知州刘光晖奉委前赴该县，会同文武设法寻踪，拿获要犯多名，均属能事。又博罗县知县李云拿获会匪赖亚旺一名，相应一并声明，听候部



议。除将全案供招送部外，所有审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并摘录要犯口供，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发文日期缺。）

嘉庆九年四月十一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两广总督蒋攸锬等奏审拟关念棕

案内郑大眼二等人折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蒋攸锬，广东巡抚臣韩崑跪奏，为拿获伙众结拜并叠劫杀人各逸盗，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奏请圣鉴事。

窃照粤东土匪伙劫条案，节经破获审办具奏。惟查各案内，尚有在逃逸犯未获，臣等复严檄文武委员及该营县严密购缉，随据增城、清远、花县、南海、三水各营县并委员等，督率兵役，陆续缉获逸盗郑大眼二即郑亚二等六十二名，禀解到省，飭委广州府知府李威等讯明，由署按察司和舜武复审按拟详勘前来，并声明案犯陈亚狗等十九名取供后，先后带病进监病故等情，臣等督同司道亲提现犯研讯。

缘郑大眼二即郑亚二，籍隶增城，贫不守分，先于嘉庆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听从前获审办之关念棕约团结拜添弟会，共伙九十六人，各出铜钱二百文，在增城县属樟岗坑地方结拜，不论年齿，以关念棕为总会大哥，前获审办之何陇佑、郭亚四，未获之郑大食四为散会大哥，余俱依齿序列。关念棕分给每人红布一块，并传授暗号聚领各散。该犯郑大眼二因闻访拿，逃往各处躲避，后因日久潜回，又于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夜，听从前获审办之

郑亚坤起意，共伙八人，行窃增城县属梁德琳家，临时行强，该犯郑大眼二入室搜赃。又于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夜，郑大眼二听从现获之黄贵五即王亚养起意，共伙二十九人，行劫花县属曾有光家。现获之叶亚风同前获审办之陈亚四等，并在逃之陈可信等在外把风接赃。黄贵五与该犯郑大眼二及现获之刘亚科、徐亚发、许亚四，现获病故之陈亚狗即陈松仔，并前获审办之李亚瑞等，在逃之马罗姑等入室搜劫。事主曾有光叫喊，有亲邻曾上林等赶至帮捕，马罗姑用铁嘴枪拒伤曾上林右脚面并曾细显左脚面，黄贵五拾取瓦片掷伤曾细传左眼胞（泡），李士林失跌擦伤左胳膊。

又，是年十一月初一日夜，郑大眼二听从现获之王亚执起意，共伙十六人，行窃花县属谭象锦家，临时行强。该犯郑大眼二与现获之陈亚火即（陈）亚祚、黄亚观即黄亚相、邝亚三即邝亚细，现获病故之王亚先即王亚松、黄阑矫即黄亚祥，及前获审办之王玉成，在逃之王亚北等在外把风接赃，王亚执同现获病故之何亚顺即何亚造，并在逃之张亚万等入室搜劫，事主之子谭大成即谭，何亚顺用铁嘴竹枪戳伤谭大成左腮腠跑脱。

又，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夜，郑大眼二听从现获病故之陈亚狗即陈松仔起意，共伙三十二人，行劫花县属姚德丰当铺。现获病故之何亚顺、同现获之刘亚二即刘振芳、邱封滋、余昌己、梁亚材即梁观胜，并前获审办之萧亚习等，在逃之黄亚祚等在外把风接赃，陈亚狗与该犯郑大眼二及现获之刘亚科、徐亚发、许亚四、陈亚火并前获审办之麦三妹等，在逃之陈亚摧等入铺搜劫，陈亚狗用铁嘴枪拒伤事主工人梁亚四身死，麦三妹等亦各用刀枪将工人苏胜潮等拒伤。

又是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郑大眼二听从现获病故之陈亚狗起意，纠同原伙三十二人，行劫南海县属亚联馨磁器铺。现获病故

之何亚顺，与现获之刘亚二即刘振芳、邱封滋、余昌己、梁亚材并前获审办之叶亚习等，仍在外把风接赃，陈亚狗同该犯郑大眼二及现获之刘亚科、徐亚发、许亚四、陈亚火并前获审办之麦三妹等入铺搜劫。

又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郑大眼二听从前获审办之何生牯起意，共伙六十二人，行劫增城县属林栖鸾家。前获审办之曾丁复等在外把风接赃，何生牯与该犯郑大眼二并现获病故之何亚顺、现获之刘亚二即刘振芳，及前获审办之陈木秀等、在逃之曾添富等入室搜劫。

又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郑大眼二听从前获审办之林棍子七起意，共伙六十二人行劫清远县属罗广全当铺。现获之谭东胜、邱亚石、汤亚北，现获病故之刘亚江、巢亚长、汤亚扬，同前获审办之冯观奉等，并在逃之林东扬在外把风接赃，林棍子七与该犯郑大眼二及现获病故之陈亚狗、现获之刘亚科、徐亚发、许亚四并前获审办之林狐狸脸等入室搜劫。

又，现获之潘亚佑即潘大哥，于嘉庆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夜，听从前获审办之潘亚客起意，共伙四十三人，行劫清远县属潘宏兴家，现获病故之黄亚社、梁亚四、潘亚二、黄亚新，现获之卢亚尖、同前获审办之潘亚醇等，在逃之陈亚南等在外瞭望接赃，潘亚客与该犯潘亚佑及现获病故之潘亚九即潘亚决，现获之叶亚信即叶茂光、廖亚五、陈三、李怀周并前获审办之何亚藏等，在逃之江亚三等入室搜劫，潘亚客等拒伤事主之子潘定文身死，并伤事主潘宏兴等，该犯潘亚佑等并未伤人。

又是年十月初九日夜，潘亚佑听从前获审办之郑亚四起意，伙同前获审办之冯西柏等，共伙四十七人，行劫三水县属右灶坪孙源来当铺。该犯潘亚佑入铺搜赃，冯西柏拒伤店伙梁家齐身死，

该犯潘亚祐用刀拒伤铺邻胡宪求、黄潮杰各偏左及巡丁陈安左额角。又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夜，潘亚祐起意纠伙十人，行窃清远县属谢赖氏家，临时行强，现获之陈亚乘、刘亚庚，现获病故之潘亚二、黄亚新、潘亚九在外把风接赃，该犯潘亚祐与现获之廖亚五、陈三、李怀周，现获病故之黄亚社入室搜劫。又现获之潘成广即潘成长，于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夜，听从前获审办之杨短生起意，共伙九十八人，行劫三水县属西南圩各店铺。该犯潘成广行劫华章铺，入铺搜赃。又十七年三月初十日夜，潘成广起意纠伙十人，行窃清远县属冯绍高家，临时行强。现获之卢四天，施幅胜、刘亚二，现获病故之练亚庚、刘亚东在外把风接赃，该犯潘成广与现获之叶亚信、刘亚庚、陈亚东，现获病故之梁亚四入室搜赃。

又，现获之潘成桥，于嘉庆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夜，听从现获病故之叶起育起意，共伙十三人，行劫清远县属戚升可家。现获之邓亚久即亚九、张江二、赖亚灶、陈义生、冯亚进、陈得宽、利亚土，现获病故之叶运昌在外了望接赃，叶起育与该犯潘成桥，并现获之林亚四、邱亚五、冯远得入室搜劫，叶起育用木棍拒伤事主戚升可左手腕。又现获之周彰明即亚九，于嘉庆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夜，听从现获病故之张泳保即张连子起意，共伙九人行窃花县属李成材钱店，临时行强，该犯周彰明与前获审办之黄亚谈等，在逃之李亚五在外把风接赃，张泳保同前获审办之郑亚耀等、在逃之钟文山入店搜劫。又现获之周亚六、朱亚升、黄亚洪同现获病故之徐亚二，于嘉庆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夜，听从在逃之梁太元起意，共伙二十一人，行劫三水县属欧阳素英家。该犯周亚云、朱亚升、黄亚洪同徐亚二、及现获审办之梁亚得等，并在逃之邓亚云在外瞭望接赃，梁太元与前获审办之刘亚彩等入室搜劫，

并经委员等先经讯明已故之陈观妹，于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夜，听从前获审办之陈亚春起意，共伙十六人，行劫清远县属徐经纬当铺。该犯陈观妹入铺搜赃。又究出现获之刘亚二即刘振芳，先因听从刘细九等抢夺清远县民林开梓牛只衣物被获，拟徒押发南雄州安置，期满递籍交保约束各等情，均经各事主报县，会营勘评参缉及获犯审办有案、或系原案有名逸盗、或系原案内供开不识姓名盗伙，犯供核与原招吻合，逸盗无疑。

查律载强盗已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又共谋为窃，临时行强，以临时主意及共为强盗者，不分首从论。又例载强盗杀人斩决梟示。又盗劫之案，各该督抚严行究审，将法所难宥及情有可原者分晰声明。又行劫已至二次，不得以情有可原声请。又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素非良善者，拟绞立决。又，粤东奏准章程，劫案内有伙众四十人以上及行劫三次以上，并脱逃三年后就获，应行斩决各犯，加以梟示，恭请王命先行正法，其情有可原者，仍候部复发遣各等语。除案内行劫四次、内拒毙事主工人一命之陈亚狗即陈松仔，及行劫三次、伙窃行强一次之何亚顺即何亚造，并伙众四十人以上、行劫搜赃一次、伙窃行强一次之潘亚九即潘亚决共三犯均罪应斩梟，业于取供后病故外，郑大眼二即郑亚二行劫五次，伙窃行强二次，听从结拜添弟会一次；刘亚科、徐亚发、许亚四各行劫四次；潘亚祐即潘大哥行劫三次，内拒捕伤人一次，起意纠窃临时行强一次；刘亚二即刘振芳行劫三次；陈亚火即亚祚行劫二次，伙窃行强一次；潘成广、廖亚五、陈三、李怀周、叶亚信各伙众四十人以上，行劫搜赃一次，伙窃行强一次；黄贵五即王亚养起意行劫、拒捕伤人一次；王亚执起意纠窃、临时行强一次；黄贵五、王亚执又均在逃已逾三年。以

上十四犯均合依强盗已行得财律拟斩立决，该犯等或叠劫多次，或伙众四十人以上行劫搜赃，或逃逸多年始行就获，均情罪较重，不容稍事稽诛。当于审明后恭请王命，飭委署按察使和舜武、署抚标中军参将西拉布，将郑大眼二……十四犯绑赴市曹，先行斩决，仍枭首，同已故之陈亚狗、何亚顺、潘亚九一并戮尸。将各犯首级委员解往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其罪应斩决、行劫一次、又伙窃行强一次之黄亚社、梁亚四、潘亚二、黄亚新及起意行劫、拒伤事主一次之叶起育，起意纠窃、临时行劫一次之张泳保即张连子，行劫搜赃一次之陈观妹共七犯，均已病故不议外，邱封滋……十犯，均依强盗已行得财律拟斩立决，该犯等或行劫已至二次，或入室搜赃，俱属法所难宥，仍听候部复办理。叶亚风……共二十八犯，亦均依强盗已行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该犯等各止在外把风接赃，并无凶恶情状，且行劫止此一次，尚属情有可原，权应声明，仍与以上各斩犯，俱照例先行刺字。王亚先……均已病故，应毋庸议。各犯父兄饬行原籍查拘，照例杖责发落。各犯讯无同居亲属知情分赃，或住处畸零，或在隔属行劫，牌甲无从查察。刘亚二即刘振芳，原保人先已病故，均无庸议。买赃之人，据供不识姓名，盗贼丢弃，无凭提讯。查起行劫各赃，于现犯名下查产受赔，如有不敷，照例办理。各案逸犯饬緝，获日另结。行劫各案获犯是否过半，兼获盗首，疏防失察及获盗各职名，容俟查明，分别咨部办理。已故各犯，俱系带病进监病故，管狱官例无处分，职名请免开报。犯故图结，饬取另行咨送。

再，此案犯数众多，供词繁冗，除备录全案供招咨部查核外，所有获盗申办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并另缮拟罪名单，敬呈御览，伏乞呈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

又，此案核与刑部咨行强盗问拟斩枭应奏之条款相符，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等奏审拟

#### 新会县天地会首黄名灿折

嘉庆七年十月十二日批 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臣觉罗吉庆、广东巡抚臣瑚图礼跪奏，为匪徒纠众结盟，拿获首伙各犯，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香山县知县许乃来禀报，访得县属牛角、洲门等处，与新会县交界，有匪徒结拜天地会，当即密会新会县营派拨兵役堵御，随会营带领兵役驰往查拿，陆续拿获首伙黄名灿等六十五名，并起获盟稿、布旗等情，随行提各犯赴省，飭委广州府知府福明等讯明，由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审拟招解前来。值臣吉庆在惠州督拿会匪，臣瑚图礼随督同司道，隔别研讯。

缘黄名灿籍隶香山，于嘉庆六年十月内，载运柴薪赴新宁县售卖，有熟识之谭亚辰至船闲坐，邀约该犯结拜天地会。黄名灿询问如何拜会？谭亚辰声称，各人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立誓钻刀，遇事互相帮助，可以乘机抢劫。其会中暗号系三八二十一，无钱亦食得，并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如系会中之人，彼此即可认识等语。黄名灿应允，适值患病，未经前往。嗣谭亚辰因新宁县访拿叶世豪等案内脱逃未获。本年五月内，有

熟识已获之梁勇生、周亚湖，未获之郑城祖、张金垣、胡真儒至黄名灿家闲坐，共谈贫苦。黄名灿忆及谭亚辰告知结会可以抢夺，起意商同伙结拜，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梁勇生等应允，一共六人，议定每人出钱三百文，交黄名灿买备香烛酒肉，约定是月初十日，往香山县属土名牛角地方结拜。至期齐集该处，黄名灿用木斗一个，内插五色小旗，并镜一面，剑一把及剪刀各物，置放桌上。再用黄纸开写各人姓名、年岁，及情愿姓洪，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如有患难，兄弟相扶。负盟不义，死于刀下等字。对神焚烧结拜，不序年齿，共推黄名灿为大哥。黄名灿持刀在手，令梁勇生等在刀下钻过，日后听其指挥，随即饮酒各散。黄名灿因拜会人少，不能抢劫，与梁勇生等分投纠约。黄名灿复纠得已获之黄亚旺……十六人；黄亚旺又转纠已获之黄庭汉……二人；梁亚酉转纠已获之容亚和、未获之李亚安二人；李俊奇转纠已获之曾基业、黄胜柏二人，连黄名灿一共二十三人，于六月初四日在香山县属洲门地方拜会，不序年齿，仍推黄名灿为大哥。梁勇生纠得已获之黄甸奇……十三人；黄甸奇转纠黄正南、黄连启二人；邓三宽亦转纠黄亚七、黄德潮二人。连梁勇生一共十八人，于六月十二日在香山县属沙嘴山边结拜，不序年齿，以梁勇生为大哥。周亚湖纠得已获之黄兴品……并未获之曾亚烈、阮亚三，连周亚湖一共八人，于六月二十二日在香山县属三灶山边（结）拜，不序年齿，以周亚湖为大哥。郑城祖纠得已获之萧亚兴……一共十六人，于六月十六日在香山县属莲塘地方结拜，不序年齿，以郑城祖为大哥。张金垣纠得已获之林潮胜……连张金垣一共十四人，于六月二十七日，在香山县属牛仔尾地方结拜，不序年齿，以张金垣为大哥。各向黄名灿告知，商同用共洪和合，结万为记等字样刻成木戳，刷印红白号布。凡入会之人，每人分



给二块，一存各人家内，一带自己身上，作为凭据，约俟七月十五日结拜总会，另立会簿，合伙抢劫。尚未至期，即经该县访闻，会营查拿获解。臣瑚图礼再三研究，众供相同，严诘均系自行纠人结拜，并非博罗陈烂展四及新会郑嗣韬等伙党，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从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各等语。今黄名灿、梁勇生、周亚湖胆敢结拜天地会，纠约多人，欲行抢劫，不法已极。黄名灿、梁勇生、周亚湖均应照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黄亚旺、梁亚西、李俊奇、黄甸奇、邓三宽听从入伙，复又转纠结拜，均应照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该犯等情节重大，未便久羁囹圄，致有疏虞。臣瑚图礼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代理按察使事南韶连道朱栋、署臣标中军参将徐殿颺，将黄名灿、梁勇生、周亚湖、黄亚旺、梁亚西、李俊奇、黄甸奇、邓三宽八犯，押赴市曹，分别斩绞讫。仍将黄名灿、梁勇生、周亚湖首级于犯事地方悬挂象示，以昭炯戒。莫亚本……五十六犯，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俱应于黄亚旺等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张邦耀已于取供后在县监病故，应毋庸议。黄名灿供开黄邦辑一名，讯系挟嫌混扳，应请省释。起获盟稿、布旗，飭行销毁。逸犯郑城祖等严飭查拿，务获究办。再，此次会匪未经起事，即经营县访闻，拿获究办，地方文武失察罪名，应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所有拿获会匪申明分别办理缘由，臣等谨恭折会奏，并缮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七年九月二十日。

嘉庆七年十月十二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两广总督倭什布奏审办长乐县

天地会首赖六青等折

嘉庆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印务臣倭什布跪奏，为全获纠伙拜会，冀图抢劫匪犯，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潮州府知府陈镇稟报，潮属地方东界闽省，西连惠州，居民犷悍性成，习尚浮动。西北一带层峦叠嶂，逼近永安。当上年会匪滋事之后，诚恐或有逸犯窜入，纠结煽诱，尤当加意缉拿，以靖地方。访得嘉应州属之长乐县，有匪徒赖六青纠同揭阳、丰顺二县民人李阿七等，聚集多人，结拜添弟会。而李阿七、张三朋等犯，又系著名不安本分之徒，人心惶惑，恐致酿成事端，必须迅速擒捕，免于滋蔓，当即亲往查拿。维时署嘉应州知州吴敬权，并揭阳县知县刘廷楠、署长乐县知县纪先登，均已访闻，正在密拿。该府随督同该州并署长乐县知县纪先登，揭阳知县刘廷楠，丰顺县知县傅修孟，北寨司巡检王钦羨等，会营陆续拿获会匪赖六青等，共六十八名。并投首之何阿常、张早生二名，理合稟报等情。臣以该匪等敢于纠众拜会，实属目无法纪，当即飭提各犯赴省审办。因案犯何阿尚、邱阿维、吴阿婆、侯阿工、温金发、谢阿保、温云会于取供后，在监及解审在途先后病故。将现犯赖六青等解省，飭委广州府等确审。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福明等审明，由按察使邱庭澹审拟，招解前来，臣提犯督同司道亲加研鞫。

緣賴六青籍隸長樂，素性游蕩強梁，結交匪類。李阿七等籍隸揭陽、豐順等縣，彼此熟識往來。嘉慶八年五月間，溫唐五、李阿七、何阿常、曾左籠、高阿芝、張三朋赴賴六青家探望，賴六青憶及前在福建漳泉各處，聞人傳說添弟會（結）法，起意商同結拜，遇事幫助，並乘機搶劫得贓分用。溫唐五等應允，議定每人出錢二百文，交賴六青買備酒肉，約期六月初十日，在長樂縣屬土名青子山地方叙拜，共伙七人。賴六青自言自拜会后，各人以洪為姓，拜天為父，拜地為母，並將開口不離本，舉手不離三暗號，傳授溫唐五等。不序年齒，即推賴六青為大哥，拜畢飲酒。賴六青因人少不能搶劫，隨令溫唐五等分投糾伙另拜總會各散。賴六青又糾得現獲之王阿載……共八人，於六月十三日在長樂縣屬青子山地方結拜，共推賴六青為首。溫唐五糾得現獲之余阿虔……共十八人，於六月二十四日，在長樂縣屬油塘嶂山地方結拜，共推溫唐五為首。李阿七糾得現獲之巫阿光……一共十人，於七月初四日，在揭陽縣屬大成嶺地方結拜，共推李阿七為首。何阿常糾得現獲之鄭阿秀……一共八人，於七月初八日，在揭陽縣屬籠充山地方結拜，共推何阿常為首。曾左籠糾得現獲之曾阿副……一共五人，於七月初九日，在揭陽縣屬金山地方結拜，共推曾左籠為首。高阿芝糾得現獲之高阿羅……一共六人，於七月十三日，在揭陽縣屬潛門嶺地方結拜，共推高阿芝為首。已故之張三朋糾得現獲之吳阿表……一共十五人，於七月十六日，在豐順縣屬埔子山地方結拜，共推張三朋為首。溫唐五等各向賴六青告知，復推賴六青為總會首。賴六青尚嫌人少，仍令各匪再糾，另揀日期結拜總會，即乘機搶劫各處村莊，尚未起事，即被訪聞。該犯等一聞查拿之信，四散奔逃藏匿。該府知府陳鎮懸立重賞，購覓線人，督同該縣等往來於數百里之內，晝夜窮追，不

予以暇，始得全数弋获。所属居民闻知各犯均已就擒，人心始定。报经提省审办，供悉前情内张三朋、黄荣华、温桶子、张阿耀等于委员等取供后病故，严诘各匪并无另犯别案。此外亦无伙党及歃血盟誓、焚表谋为不法情事，至拜添弟会法，实得自传闻，并未有人教授，屡鞠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又闻拿获投首之犯，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各等语。本案赖六青起意，纠同温唐五等结拜添弟会。温唐五、李阿七、曾左笼、高阿芝、张三朋等复纠人结拜，共推赖六青为总会首。冀图抢劫，实属同恶共济，应照例定拟。赖六青、温唐五、李阿七、曾左笼、高阿芝、张三朋均合依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臣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邱庭灌、署督标中军副将保兴将赖六青、温唐五、李阿七、曾左笼、高阿芝五犯绑赴市曹斩决。张三朋于取供后，在监病故，仍行戮尸，一同传首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何阿常纠伙拜会，例应斩决，因闻拿投首，照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王阿载……等五十二犯，止听诱入会，并未转纠伙党，均请于赖六青等斩罪上量减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以上各遣犯，仍遵照定例分解黑龙江、伊犁等处安置。温金发……均于取供后，在监在途病故，应毋庸议。张早生听诱入会，罪应拟遣，闻拿投首，应于王阿载等流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责摆站。至本案匪徒甫经结拜尚未起事，即经访闻，全获究办。所有地方文武各官失察职名，应请免其开报。除备录供招咨部外，臣谨恭

折具奏。并缮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嘉庆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欽此。

两广总督倭什布奏拿获琼山县  
天地会首叶有升等人折

嘉庆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批 朱折

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印务臣倭什布跪奏，为拿获纠伙结盟匪犯审讯明确，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琼山县知县郑榕禀报，访闻县属海口沙坝地方，有匪徒结盟拜会，移行密速严拿。随准县丞金楷会同营员督率兵役前往该处，拿获匪犯叶有升、曾志业二名等情。当即飭提解省，委员审办。兹据广州府知府福明等审明，由按察使邱庭澹审拟招解前来，臣提犯督同司道亲加研鞫。

缘叶有升籍隶新安，向在新宁县地方佣工。嘉庆六年十月内，有熟识之陈文南，密向该犯告知与余笼壮等听从叶世豪约结拜添弟会。叶世豪因拜会人少不能抢劫，令伊与余笼壮等分头纠伙，俟纠得多人另拜总会，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邀该犯入伙。该犯问其如何拜法，陈文南详细告知，约定于十月初五日前赴结拜，尚未届期，叶世豪等即经访获，分别办理具奏。该犯叶有升闻风逃逸，本年五月内至琼山海口地方，起意自行纠伙结拜抢窃。随陆续纠得现获之曾志业，并未获之黄亚三……等十三人，每人出钱二百文，交该犯叶有升买备酒肉，于五月十六日在海口沙坝地方会齐，用黄纸开写各人姓名年岁，一同结拜，推

该犯叶有升为大哥，饮酒而散。即经该县访闻，移行县丞会营将该犯叶有升并曾志业获解，提省审讯严诘，并无歃血焚表，及谋为不法情事。并称从前叶世豪被获，并未指供该犯叶有升姓名，想因结拜未成，陈文南未向叶世豪说及等语，屡鞫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添弟会名目，抢劫拒捕者拟斩立决等语。今叶有升起意纠结，复拜添弟会名目，希图抢窃，应照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拜添弟会名目，抢劫拒捕，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该犯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审明后，臣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邱庭澧、署督标中军副将保兴，将叶有升一犯绑赴市曹斩决讫，传首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曾志业讯系听诱入会，并未转纠伙党，应于叶有升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管束。逸犯陈文南等严飭缉拿务获究办。再，该犯等甫经拜会即被访获，所有该管文武失察职名，应请免参。除备录供招咨部外，臣谨恭折具奏，并缮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朱批）：刑部核拟具奏。

### 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审拟新会县

天地会首陈芳洽等人折

嘉庆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倭什布、广东巡抚臣孙玉庭跪奏，为拿获结盟会匪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署新会县知县孙树新禀报，访得县属石涌、沙栏山、石

岩等处，有匪徒结拜添弟会，当即会同营员，亲带兵役驰往查拿，并移邻境之香山、顺德二县一体查缉。各犯闻风逃窜，随购线追捕，陆续拿获匪犯陈芳治等四十三名，并起获红绉戳记等情，窃提各犯赴省委员审办。旋据报案犯李象开……二十三犯，先后病故，均经南海县等验具图结详报在案。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福明等将现犯审明，由按察使邱庭澹审拟招解前来，臣等提犯督同司道亲加研鞫。

缘陈芳治籍求新会县，嘉庆八年八月初间，与现获病故之黄泰荣、未获之陈明刚先后至现获病故之李象开家闲坐，共谈贫苦。李象开忆及李基湖传有拜会盟词、口号，起意商同伙结拜，乘机抢劫，得银分用，陈芳治等应允。李象开随纠得现获病故之邓亚嶷、陈其富、谭泽贤、郑壮平、胡映文、未获之胡亚四、刘关升、连李象开并陈芳治、黄泰荣一共十人，每人出钱三百文，交李象开买备酒物，约定是月十一日，在新会县属土名石涌地方结拜。至期齐集，李象开用黄纸写开各人姓名，并写以洪为姓，拜天为父，拜地为母，遇有患难，大家相扶字句，给陈芳治等看过。李象开持刀在手，令陈芳治等各在刀下钻过，日后都要听伊指挥，每人分给红绉戳记一块，并传授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陈芳治等因系李象开起意，不序年齿，共推该犯为大哥，一同拜毕，焚化盟词，歃血饮酒各散。李象开见拜会人少，不能抢劫，复分给陈芳治等红绉戳记，令其分头纠伙结拜。李象开随又纠得现获之陈贤相、赵胜培、及现获病故之陈上南……七人；陈上南转纠得现获之陈亚壬……五人，连李象开、陈上南共十三人，于是月十五日，仍在石涌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李象开为大哥。陈芳治纠得现获病故之陈才美……连陈芳治共十五人，于是月十六日，在新会县属土名沙栏山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

推陈芳洽为大哥。黄泰荣纠得现获病故之李卓槐……共十四人，于是月二十四日，在新会县属土名石岩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黄泰荣为大哥。各向李象开告知。约俟九月十五日，仍在石涌地方结拜总会，共推李象开为总会首，再往各处村庄抢劫。尚未起事，即经该县访闻，会营并移会邻县拿获。再三究诘，各供前情不讳，严讯并无谋为不法情事，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等语。本案李象开起意结拜，希图抢劫，陈芳洽、黄泰荣听从，纠约伙党，自行结拜，实属同恶相济，李象开、陈芳洽、黄泰荣，均应照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陈上南听纠入会，又转纠结拜，应照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除李象开、黄泰荣、陈上南俱于取供后在监病故外，臣等于申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邱庭澹、署督标中军副将保兴将匪犯陈芳洽绑赴市曹斩决。并将监毙之李象开、黄泰荣一并戮尸，连陈芳洽首级发往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邓亚龞……三十九犯，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除陈其富……业于取供后在监病故外，陈贤相等十九犯，应于陈上南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仍照新例均匀分拨解往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安插管束。各犯内虽有亲老丁单之人，系叛案干连流犯，毋庸查议。起获红绋戳记，飭行销毁。逸犯李基湖等飭缉，获日另结。

再此次会匪尚未起事，即经该县访闻，会同营员及香山、顺德等县拿获究办，地方文武失察罪名，应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



部外，臣等谨恭折具奏，并缮各犯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嘉庆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两广总督倭什布奏审拟鹤山县

#### 添弟会首梁修平等入折

嘉庆九年九月十四日批 朱折

两广总督臣倭什布跪奏，为匪徒结会抢劫，途次闻信亲赴查拿，弋获首伙各犯八十余名，分别审办，恭折奏闻事。

窃臣奏明前赴高廉一带校阅营伍，途次肇庆地方，闻得鹤山县民人有纷纷出外逃避情事，甚为骇异。旋据该县知县陶鉴禀报，县属民人冯如刚、张翼汉二家，于七月二十五日被盗焚劫，杀死事主四人，又拒死工人一名。该县会营前往擒捕，拿获匪犯潘二保等十三名，究系梁修平为首，同伙共止十五人等情。臣查该犯等如果仅止行劫冯如刚、张翼汉二家，首从各犯不过十余人，何至该县民人纷纷逃避，其中必有讳饰情弊，必须亲往确切跟究，尽数拘拿并安辑百姓，免致惊惶失业。当即一面多发告示，谕令附近一带民人，毋须闻风惊避，各安生业；其已经逃避出境者，令所在州县劝谕，速回本处。臣即一面驰赴该县，沿途留心查察。该处民人闻臣亲到查办，均已照常安堵，避出入户，亦亲见纷纷携挈男女转回复业。当经臣讯系会匪梁修平等，欲劫夺已获盗犯廖景山等未成，顺便劫掠冯如刚、张翼汉二家，杀伤事主。内有冯观复一犯，亦经纠人拜会。冯姓聚族而居，人丁甚多，冯观复向族众声言，现欲纠人夺犯，情事重大，必有官兵查拿，恐累及

同族人等，囑令早为躲避。而附近村庄，见冯姓大户已纷纷携家出外，不知所为何事，心生惊惶，于是亦间有挈眷躲避者，其实并无被匪扰害之事。研究匪犯共有九十余人，并不止十五人之数，必须迅速缉获究办，以尽根株，难容一名漏网。经臣分飭附近营县一体严拿务获，维时臬司秦瀛亦闻信前来，随据肇庆府知府恩保督同现署鹤山县知县舒鹏翼，会营拿获冯长嘴等十九名；顺德县知县沈权衡率同兵役拿获曾联杰等七名；署新会县知县丁芳洲会营拿获首犯梁修平并伙犯任亚标等三十六名；升任南海县知县戴锡纶会营拿获唐亚弟等六名；药送司巡检谭照拿获文亚显等三名，连鹤山县知县陶鉴所获十三名，共计获犯八十四名，并提同盗犯廖景山等五名委员审讯确切，臣亲提研鞫。

缘梁修平籍隶新会，廖景山籍隶南海，素相交好。廖景山于嘉庆九年七月初三日，纠同已获之谭亚毓、陆亚黑、梁亚就、陆亚松，及已故之周亚全、宋亚耸、陈亚昌，并被格杀不识姓之亚奇，行劫鹤山县事主陆曰洪家。陆亚松因与事主认识，即在村外等候，廖景山等齐入陆曰洪家内。陆曰洪鸣锣喊救，廖景山等逃跑，当经乡众壮丁追捕，周亚全、亚奇拒伤壮丁冯广礼，亚奇当被丁勇格毙，并将廖景山等一并拿获解县。初十日，梁修平赴鹤山县探亲，途遇冯观复，告知廖景山等被获，不日解省审办，定向死罪，起意纠人结拜，中途夺犯。冯观复亦因与廖景山交好，当即应允。梁修平即纠得已获之黎亚广……共三十八人，各出制钱三百文买备酒物，于七月二十一日，在新会县小桥村地方结拜添弟会。不序年齿，共推梁修平为大哥，约俟廖景山起解时邀齐抢夺，当即各散。经署新会县知县丁芳洲访闻，于二十二日，会同营员，派拨兵役壮丁查拿，黎亚广、简亚棉拒伤壮丁梁溥求、梁修华身死，任亚标……当被拿获。梁修平与黎亚广、简亚棉逃

至鹤山县冯观复家，将被获情由告知，因结拜人少，商量添纠。梁修平又纠得已获之潘二保……已革鹤山县役刘芳即刘亚化，并已故之潘亚启、宋亚建及未获之唐艳超、梁亚贵二十四人；冯观复纠得已革鹤山县役刘贵即刘佳章、并冯长嘴……并未获之冯启泰、练斗秀、余瑞养二十七人；刘贵亦纠已获之高观养……四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鹤山县大朗村外结拜，亦推梁修平为大哥。梁修平听闻廖景山于次日起解，遂令宋亚建前往探听确信，一面令黎亚广等于二十五日早在刘贵家会齐，至次日辰刻，梁修平同潘亚启、周邦胜、周邦定、冯长嘴、唐艳超先行。路过冯如刚庄上，梁修平起意抢掠，同周邦胜、周邦定、冯长嘴、唐艳超抢得猪、米，冯如刚工人曾亚斗追赶，被潘二保拒伤身死。冯观复因聚族面居，人丁甚众，向族众声言，现欲纠众夺犯，事情重大，必有官兵查拿，恐累及同族人等，囑令早为躲避。附近村庄见冯姓大户已纷纷携家出外，不知所为何事，心生惊惶，亦间有携眷逃避之户。嗣宋亚建探明廖景山等尚无起解日期，回向梁修平等告知，俱称且俟廖景山等起解有日，再行聚会抢夺。维时周贤平等先各自散去，惟梁修平……三十七人未散，梁修平稔知附近和平堡张翼汉家道殷实，独居无邻，起意行劫，黎亚广等允从，各带刀械。刘贵因与事主认识，未经同行。梁修平等走至张翼汉门首，见大门关闭，即打门拥进，事主男妇各执器械出而拦阻。梁修平用刀砍伤事主之侄张五奉；区名仔、唐亚弟先后砍伤事主之侄张科荣身死；冯长嘴砍毙事主之侄张坤荣，潘二保砍死事主侄孙张亚幅；周亚崧砍死事主之子张保荣；林位立咬伤事主之妻张刘氏；潘三妹砍伤事主姪媳张杨氏；潘亚启砍伤事主之子飞祖荣，旋即因伤身死；冯观复砍伤事主工人赖亚广。随经鹤山营县兵役赶至围捕，拿获潘二保等十二名，复获结拜伙犯刘亚化一名，余

匪携赃逃逸。臣途次接据禀报，即亲赴查拿，计前后获犯八十四名，连廖景山等五名，通共人犯八十九名，审悉前情，并究出梁修平先经纠同梁怀宽行劫新会县事主梁耀文典内银钱衣物一次；又究出廖景山先经听从已正法之匪犯杨亚盐、冯亚斌及周亚全行劫南海等县事主彭景川、林乃辉及殴杀郑亚订伙党招良昌等共七次；又究出陆亚黑、谭亚毓、梁亚就先经行劫新会县事主周贤孚、黎胜崖家各一次；又究出黎亚广，简亚棉先经听从周亚全行劫事主周贤孚一次；又究出文亚显因在鹤山县属抢夺事主刘振海银物、拟流发配湖北石首县安置，于嘉庆八年三月初六日在配脱逃，九年七月十二日回家；又究出罗斯衍先经听从郑亚订起意在南海县属行劫崔纯明、崔幅文等船二次。再三究诘，各犯坚供如一，并无另有不法别案，及谋为不轨情事。查核梁修平、廖景山等犯事原案亦属相符，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又律载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各等语。今梁修平起意夺犯，纠众结拜，复兴天地会名目，并行劫冯如刚、张翼汉二家，实属此案罪魁。黎亚广……等均情愿入伙，听从抢劫或拒伤壮丁身死，或杀死事主工人，鹤山县革役刘贵即刘佳章曾经纠人入会，均应请照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廖景山屡次行劫杀人，陆亚黑、谭亚毓、梁亚就俱叠劫搜赃，均合依强盗已行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稍稍显戮。查沙坪墟地方系鹤山，新会总要大路，人烟稠密，各匪往来勾结咸在于此，是以臣即驻此处查办审明后，恭请王命，飭委肇庆府知府恩保、督标中军副将刘惟馨、署顺德协副将杨长栋将梁修平等

二十八犯即在沙坪圩地方监视斩决。（朱批：甚是。）远近百姓咸来观看，无不同声称快。并将应拟斩决、已于取供后病故之周亚启……等四犯仍行戮尸，一并传首于结会犯事各处枭示，以昭炯戒。周亚全、宋亚耸、陈亚昌罪应拟斩，已于取供后病故，应毋庸议。亚奇业被格杀，亦毋庸议。周贤平……五十六犯，均系听诱被胁，并未转纠伙党，亦未随同抢劫，应请于梁修平等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插，仍照新例均匀分拨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安插管束。陆亚松听从廖景山行劫，并未得赃，应请照强盗已行而不得财杖一百流三千里律，仍照名例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照例刺字。逸犯冯观复等严缉务获另结。至此案甫经拜会抢劫，即经该府县等会营拿获首伙究办，所有失察职名应请免开。升任南海县知县戴锡纶、顺德县知县沈权衡拿获邻境会匪，相应声明，听候部议。

再，查广东匪徒聚众结会，屡次查拿严办，今该犯等复敢纠约多人，肆行不法，实属冥顽可恨，是以臣于此案一经闻信，即亲临督拿，获犯多名，按法惩创。乃鹤山县知县陶鉴于劫杀之后，捏作风闻，又称首伙止有十五人，希冀化大为小，若非臣亲至督拿，几至凶徒漏网，且恐更有蔓延，或竟将盗犯廖景山等劫夺，当复成何事体！似此欺饰疏玩之员，未便因其亦曾获犯十三名，稍事姑容。现据藩、臬两司并该管道府揭报前来，相应请旨，将鹤山县知县陶鉴照溺职例革职，以肃吏治。（朱批：是。）臣现已会同抚臣委员接署，并将经手仓库钱粮有无亏短，查明另报。又，臬司秦瀛因藩司广厚奉旨前赴广西省城勘案，藩臬两司未便同时外出，经臣飭令秦瀛先行回省，是以未经随同审办。除全案供招送部外，臣谨恭折具奏并录各犯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

上睿鉴。

再，臣于发折后仍赴高廉一带校阅营伍，合并声明。谨奏。

嘉庆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嘉庆九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另有旨。钦此。

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拿获琼山县

天地会首曾博罗等人折

嘉庆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军录

两广总督臣倭什布，广东巡抚臣孙玉庭跪奏，为拿获伙拜会，焚抢杀人匪犯，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琼山县知县郑榕、署临高县知县蒋善勋禀称，访得琼山、临高二县交界地方，有匪徒纠党结会滋事。卑职等即会同雷琼镇督带员弁兵役，亲往查拿。先后拿获首伙曾博罗等共七十余名，解府审办等情。经臣等于奏复雷琼镇西密扬阿因查拿此案人犯，未能分身赴崖州剿捕黎匪案内，附片奏明，并飭提各犯赴省委员审办。嗣据琼州府知府焦和生禀报，讯明本案首伙曾博罗、刘豆腐二等四十四名，系属正犯。其李亚九等三十二名，均无入会情事等，业经保释，将曾博罗等委员解省等情。续又先后据报案犯陆正和、张兴、潘有志、王达境、陆清、杨亚尾、林五、陆潮光在途在监病故。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福明等审拟，由按察使秦瀛解解前来。臣等提犯督同司道亲加研鞫。

缘曾博罗即曾佑卿，籍隶博罗县，训蒙度日。因有表兄陈淋向在琼山县属贸易，于嘉庆九年二月间前往倚靠。值陈淋病故，曾博罗盘费用尽，不能转回，沿街测字营生。三月二十六日，曾

博罗遇见刘豆腐二，彼此接谈，意气相投。刘豆腐二即邀其至家住歇。四月初一日，有杨亚四、陈登遂、王亚二、陈添士先后赴刘豆腐二家闲坐，谈及贫苦。曾博罗因素知天地会拜法，起意商同纠伙结拜，乘机抢劫财物，刘豆腐二等允从。刘豆腐二随纠得现获之易亚四、黄亚三、李山猪公、马亚四、陈长春、张承昌、刘裕光、岑亚二、钟夫盛及已获病（故）之王达境、陆潮光十一人；杨亚四纠得现获之陆燕、尹光秀、尹光明、梁亚六、陈进义及已获病故之陆正和、张兴、陆清八人；陈登遂纠得现获之陈前刚、邹亚土、郑文、江世管、陈文芳、及已获病故之潘有志、杨亚尾七人；王亚二纠得已获之贵元正、吴思礼、厝亚狗、池亚烂、郑石弄、张世泰、李长脚二，及已获病故之林五八人；陈添士纠得现获之何奇荣、洪亚牛、许亚进、黄时忠四人，一共四十四人，议定各出制钱三百六十文，交曾博罗买备香烛酒醴，于是月初五日在土名大山水地方结拜。至期钟夫盛、陈进义、陈文芳、李长脚二心生畏惧，托故不往，止曾博罗等四十人先后毕集。曾博罗即将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传授，并分给刘豆腐二等三角红布各一块为记号。刘豆腐二等不论年齿，共推曾博罗为大哥，拜毕歃血饮酒各散。旋据琼山县访闻，会营查拿，曾博罗闻知与刘豆腐二、杨亚四、陈登遂、王亚二、陈添上、易亚四、黄元正、林五、王达境、陆正和、张兴、潘有志、杨亚尾于初七日逃至临高县兰阳博吉地方。曾博罗因缺少路费，即同刘豆腐二等拥入王大美家，抢取番银十四圆、铜钱三千文（逃）跑。王大美与王宗屿追捕，杨亚四、易亚四各将王大美、王宗屿拒伤毙命，并放火焚烧事主茅屋而逸。随经琼山、临高二县，会同雷琼镇督带员弁兵役，将各犯先后拿获，此曾博罗等纠结拜会、抢劫杀人被获之情形也。屡审据供前情不讳，严诘并无设立盟书、会簿，谋为不

轨，亦无另有伙党。李亚九等委无伙同入会情事，似无遁饰。

查例载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与曾经纠人之犯，俱拟斩立决等语。本案曾博罗即曾佑卿起意纠伙，拜会焚掠，刘豆腐二、杨亚四、陈登遂、王亚二、陈添上、易亚四、黄元正、林五、王达境、陆正和、张兴、潘有志、杨亚尾，或转纠多人，或随同焚掠，拒捕杀人，殊属不法，均合依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审明后臣等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秦瀛、督标中军副将刘惟馨，将曾博罗即曾佑卿、刘豆腐二、杨亚四、陈登遂、王亚二、陈添士、易亚四、黄元正八犯绑赴市曹斩决讫。并将已故之林五、王达境、陆正和、张兴、潘有志、杨亚尾戮尸，一同传首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黄亚三……二十六犯，讯止听从结拜，并未转纠伙党，亦无随同焚抢，均请于曾博罗等斩罪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置。仍遂新例，分发黑龙江、伊犁等处安插管束，照例刺字。陆清、陆潮光已经病故，均毋庸议。钟志盛、陈进义、陈文芳、李长脚二始虽听从入会，旋因畏惧，托故不往，未经结拜，均请于黄亚三等流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各折责四十板。李亚九等讯系误拿，并无同伙。先经琼州府知府焦和生讯明省释，毋庸置议。被抢各赃及焚烧茅屋，应于曾博罗等名下照估追赔。红布供经丢弃，无凭查起。

又，本案甫经结会焚掠，即经琼山县知县郑榕访问，并据临高县知县蒋善勋各会同雷琼镇，督带营员兵役于十日内，将首伙各犯全行拿获，解究办理。所有失察文武各职名，并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臣等谨恭折具奏，并缮各犯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嘉庆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朱批：刑部核拟具奏。钦此。

两广总督那彦成奏龙门县天地会首

关亚琿等纠人拜会折

嘉庆十年三月初九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奴才那彦成跪奏，为龙门县会匪纠众抢劫，立即歼擒扑灭，地方无事，现饬提省严办，先行恭折奏闻事。

窃照粤东广、惠两府交界一带，山海交错之区，民俗最为蛮梗。每有不法匪徒纠众结会，易滋事端。奴才抵任后，正在认真访察，严饬查办间，兹据龙门县知县师保元、署增城营参将宝兴禀报，该县匪徒关亚琿与长宁县匪徒陈传俊纠众拜会，儿及千人，于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在县属圩地派、朱峒围等处滋扰村庄，竟敢直过城外东北厢抢掠。当有署守备胡佐朝带领兵役，奋力攻击，歼抗拒匪犯二百余名，生擒关亚琿等六十余名，余匪四散逃匿附近村圩，又被各乡村民人零星杀死四、五百人，并获小铁炮六门，旗帜十余件。续据署长宁县知县李荣禀报，在于从化县属之鲁箕寮地方，将要犯陈传俊并匪党二十余名，一并拿获各等情。奴才以该匪等胆敢纠结多人，制备炮械，居然劫掠，实属目无法纪，随派卸篆广州府知府福明、永宁通判王衷及因公在省之四会县知县杨时行，并委候补都司唐文才协力查拿审办去后。兹据该府福明等禀称，督同该县师保元提犯研鞫，并悬赏购线缉获匪犯刘阿达等十名，通判王衷、知县杨时行带同委员李凌翰分路前往圩地派、朱峒围等处，查勘抢劫情形，陆续捕获匪犯廖亚贵、邱孔才

等十二名。又据候补都司唐文才获解匪犯伍亚太等四名，随提集先后所获人犯研讯大概供情。

缘关亚珽籍隶龙门，与长宁县匪徒陈传俊即监生陈国蕃素相熟识，本年正月十五日，关亚珽前往陈传俊家闲谈，共道贫苦，该犯起意纠伙，结拜兄弟，乘机抢劫村庄，得赃分用。陈传俊应允，遂分投纠集伙党关兆惠等四十余人，于是月十八日，在长宁县属河峒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关亚珽为大哥，陈传俊为二大哥，其余依齿序列拜盟。关亚珽以拜会人少，复起意谕令各人自行纠伙，关兆惠等随各自分纠十余人，或数十人不等，约定二十二日会齐抢劫。旋经长宁县访闻查拿，各犯持械窜入龙门县境内，沿途劫掠，围裹樵牧人等，逼胁帮挑器械，在于圩地派、朱峒围地方，肆行抢劫。旋被官兵乡民人等击杀擒获，屡讯不讳。其格毙各匪犯，据该县师保元带同现获各犯前往指认，指出有名匪党潘定如等八十一名，其余辗转纠约，被各乡杀死者无从指出姓名尸身四五百具，经县掩埋等情。现仍飭令严缉零星余犯，以绝根株，俟提到现犯来省确审实情，另折奏办外，所有擒歼会匪究办情形，先行具奏圣鉴。

再，此次拿获会匪，查明候补守备胡佐朝最为出力。龙门县知县师保元、署增城营参将宝兴于所辖地方匪徒纠结滋扰，不能事先觉察，本有应得之咎。第念该匪甫经起事，地方文武立即协力斩获多名。兼获渠魁，匪党立时扑灭，不使蔓延，办理尚为迅速，可否仰恳皇上逾格恩施，免其处分，量加鼓励，俾官常互相激劝，实于通省捕务有神，为此奏闻，伏乞圣明睿鉴。谨奏。

嘉庆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嘉庆十年三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两广总督那彦成奏续获关亚珥

### 案内刘陇受折

嘉庆十年九月十九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那彦成、广东巡抚臣孙玉庭跪奏，为续获结会抢劫案内逸犯审明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照广东龙门、长宁二县匪徒关亚珥、陈传俊纠众拜会，抢劫村庄，被官兵勇役村民人等歼擒扑灭，生擒渠魁关亚珥、陈传俊等，经奴才那彦成审拟奏准部复，飭将逸犯刘陇受等飭缉务获究办在案。嗣据龙门县知县师保元禀报，会营拿获逸犯刘陇受、刘亚东、刘亚度、王东生、邱孔传五名等情，当即飭提各犯来省审办。随据报案犯王东生于取供后在南海县监病故，兹据广州府知府福明将现犯审明，由代理按察使蔡共武招解前来，奴才等提犯督同司道亲加研鞫。

缘刘陇受、刘亚东、刘亚度、王东生、邱孔传均籍隶龙门。嘉庆十年正月十五日，有关亚珥赴陈传俊即陈国蕃家闲坐，起意商同纠伙结拜添弟会，乘机抢劫村庄，得贓分用，陈传俊应允。关亚珥随纠得关兆惠等二十三人，陈传俊亦纠得谭李妹等十七人，连关亚珥、陈传俊共四十二人，各出铜钱二百文，交关亚珥买备牲醴等物，于正月十八日在长宁县属河峒地方结拜，不序年齿，共推关亚珥为大哥，陈传俊为二哥，其余依齿序列。关亚珥将会匪歌诀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传授众人，一同结拜，歃血饮酒，并无盟书、会簿。关亚珥以人少不能抢劫，复令分投纠伙，再拜总会。现获之刘陇受、刘亚东、刘亚度、王东生、邱孔传五人，系潘定如、余文泳、王亚月转纠之犯，共伙九百余人，每人出钱一

百零八文，交潘定如、余文泳、钟良、王亚月、刘彬贤制买旗帜器械。潘定如将伊家前在荒山掘得小铁炮六门取出，刘彬贤预备火药，定于正月二十二日会齐结拜，乘机抢劫。旋经长宁县访问查拿，各犯与刘隗受、刘亚东、刘亚虔、王东生、邱孔传不及拜会，即于二十一日各持器械窜入龙门县境内。徐籊仔等五十七名不及知会，未经同往。关亚琛、陈传俊率同各犯并刘隗受等沿途滋扰，围裹在山坡樵牧之叶火土等九人，逼胁帮挑器械，在圩地派、朱峒围地方抢劫刘殿昌、刘得仁、刘礼唐等各家银钱衣物，刘隗受、刘亚东各劫得铜钱七八百文，刘亚虔、王东生各劫得铜钱一千余文，邱孔传劫得布衣服三件。直至龙门县城外东北厢地方，正在劫掠，各铺户同乡勇等齐出喊拿。刘隗受、刘亚东、刘亚虔、王东生、邱孔传惊慌先行跑走，各犯拒捕，关亚琛等各伤毙、格伤乡勇十余人，该县师保元会营督带兵役赶上查拿。关亚琛、陈传俊率众抗拒，兵役枪炮齐发，伤毙潘定如等二百余名，将关亚琛等六十余名立时拿获，并获炮械旗帜余犯四散奔逃。又经各附近村民同时格杀贼匪四五百人，并获回所劫银钱衣物。续据长宁、龙门、从化等县先后拿获关亚琛等，分别审拟斩梟发遣，经奴才那彦成核审具奏在案。兹据龙门县知县师保元会营拿获逸犯刘隗受等五名解省研讯，各供核与原案吻合，逸犯无疑。

查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等语。今刘隗受等均系听从潘定如等转纠入会，随同抢劫，未便宽贷，除王东生已经病故毋庸议外，刘隗受、刘亚东、刘亚虔、邱孔传均合依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奴才等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吴俊、督标中军副将刘惟馨将

刘陇受、刘亚东、刘亚虔、邱孔传四犯绑赴市曹斩决讫，以昭炯戒。刘亚虔之兄刘万胜、王东生之兄王罗妹飭县查拘，照例发落。各犯逃后，讯无行凶为匪与知情容留之人，住处零星，并无牌头甲保，均毋庸议。刀械据供丢弃，无凭查起。逸犯钟良等飭缉，获日另结。除备录供招咨部外，奴才等谨恭折具奏，并缮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嘉庆十年九月十九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两广总督那彦成等奏审拟永安县  
天地会首黄庭华等人折

嘉庆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奴才那彦成、广东巡抚奴才百龄跪奏，为拿获聚众拜会，行劫杀人之匪犯审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署永安县知县丁芳洲详称，准前县谢涛转准代理县李应均移会，访有匪徒黄庭华即黄烂斗，纠伙黎亚满等拜会行劫杀人，先经宽仁里巡检督率兵役拿获罗良魁、陈二满、朱亚五，讯据供认听从黄庭华纠约拜会抢劫等情。随据该署县丁芳州会同营员督率兵役，并前县谢涛及代理之李应均所雇壮丁及归善、博罗两县先后缉获黄庭华、汪亚连、朱世青、余水养、刘稟秀、李红敷、李禄槐、罗尚魁、练蛇二、张亚三、徐亚四、黄南右、杨亚闰、张亚四、陈亚二、张亚五、余广秀、叶荣贵、叶旺受、朱观先、黎时雍、黎亚甲、黄庭秀、谢水娇、陈三、邓亚权、黄亚木、黄连遂、罗亚二、张亚妹、刘乌六、刘麦六、邹旺保、凌亚四、罗亚玉、伍长生、刘文兴、刘世乃、刘亚斗二、刘奕华、温士先、

曾勇良解府讯供通禀。经前督抚臣批司提省委员审办。旋据报案犯黄庭华、刘奕华、余水养、刘亚斗二、黄庭秀、张亚四、谢水娇、温壬先、邹旺保、黄亚木、李禄槐、凌亚四、陈亚二、叶旺受、罗尚魁、朱亚五、曾勇良、刘麦六、李红敷、叶荣贵先后在途、在监病故。兹据广州府知府福明、署高州府知府唐铸督同候补知县宋其炜审拟，由按察使秦瀛解勘前来。奴才等率同司道，提犯亲加研讯。

缘黄庭华即黄烂斗，籍隶永安，与黎亚满等熟识。嘉庆九年八月初十日，黎亚满与黄细满赴黄庭华家闲坐，谈及贫苦。黄庭华因闻知天地会拜法，起意纠人结拜，乘机抢劫。黎亚满、黄细满应允。黄庭华纠得已获之汪亚连、朱世青、张亚妹、刘乌六，并病故之余水养、刘麦六、邹旺保七人；黎亚满纠得已获之罗良魁、刘稟秀、李红敷三人；黄细满纠得已获病故之李禄槐、凌亚四二人。议定每人出铜钱二百文，交黄庭华买备香烛牲醴，并红绉、白布各物，约于十五日在土名石子滩僻处结拜。黄庭华随雕刻万合和同及人和天赐福记号木板两块，木戳一个，复将绉布剪成小块，用墨印上记号，以备临时给发。至期先后毕集，共伙一十五人，黄庭华将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传授，并分给每人绉布记号各一块。黎亚满等见黄庭华有义气，不论年岁，共推为大哥。余俱依齿序列，拜毕歃血饮酒。黄庭华因见人少，不能抢劫，嘱令各自添纠伙党而散。嗣汪亚连转纠已获之练蛇二……及病故之陈亚二六人，朱世青转纠已获之杨亚闰……及病故之张亚四三人，余水养转纠已获之余广秀，及病故之叶荣贵、叶旺受三人，罗良魁转纠已获之朱观先……及病故之黄庭秀……十一人，刘金秀转纠已获之黄连遂……及病故之黄亚木三人，各向黄庭华告知，约俟择日仍赴石子滩结拜总会。随经代理永

安县李应均访闻，正在会营查拿，因值卸任移交，前县谢涛转交署县丁芳洲缉捕，谢涛、李应均仍各雇募壮丁，随同署县会营严拿。黄庭华闻知不敢复行聚拜，即于十二月二十日夜，约会各犯携带防夜刀械，往劫苦竹派圩内铺户，得赃逃避。罗亚玉、伍长生不允走回，余犯正欲前往，适黄庭华妹夫刘文兴同兄刘东兴向族人刘世有、刘世河等争充上洋围更夫被殴有嫌，刘东兴起意商同刘文兴并刘世万、刘亚斗、刘奕华，工人温壬先、曾勇良欲将刘世有等杀死泄忿，邀黄庭华帮助，黄庭华允从，自带黎亚满、黄细满、张亚妹、刘乌六、刘麦六、邹旺保、凌亚四七人，同刘东兴等前往，仍令汪亚连等三十一人往劫苦竹派圩。黄廷华等齐抵刘世有等屋前，打门拥入。刘世有向阻，刘东兴用挑刀砍伤刘世有右臂膊右腰肋，并戳其左肩甲、右血盆、左右腋肢、左肋，仰跌倒地身死。刘世河趋出，点放竹銃吓唬，并喊知邻人刘派兴等赴捕，黄庭华等跑逸。其汪亚连等各执器械，于是夜初更时分，行至苦竹派圩，各自分往。翟会东、何蕃崇、欧琼辉、陆茂珍、林青杨、卢虔茂铺内打劫银钱货物依分，此各犯聚众拜会行劫杀人之各情由也。惟刘金秀先于嘉庆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夜，听从已获审结之黄亚二与钟石晚等，行劫博罗县监生蔡章饶当铺银钱衣饰。该犯携刀入室搜赃，余犯诘无窝伙劫杀别案及另有不法情事，屡鞫不移，似无遁饰。

查黄庭华即黄烂斗起意纠党，结拜天地会，行劫翟会东等铺内银钱货物；汪亚连、朱世青、余水养、罗良魁听从拜会，复转纠多人；刘金秀本系行劫蔡章饶当铺另案内逸犯，此次又听从拜会，纠人劫掠，应归于本案办理。李红敷、李禄槐仅止随同结拜，未经纠人，但已同往行劫，均属不法。黄庭华即黄烂斗除听从谋劫刘世有，并未加功轻罪不议外，应与汪亚连、朱世青、余水养、

罗良魁、刘金秀、李红敷、李禄槐共八犯，均合依不法匪徒潜谋  
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  
劫之犯，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练蛇二……共二十四犯，均  
止听从纠约，未经拜会。惟随同劫掠多家，应照强盗得财本律科  
罪，均应合依强盗已行得财律俱拟斩立决。以上共三十二犯，内  
除黄庭华即黄烂斗、余水养、李红敷、李禄槐、陈亚二、张亚四、  
叶荣贵、叶旺受、黄庭秀、谢水娇、罗尚魁、朱亚五、黄亚木十  
三犯，均已病故。其余汪亚连等共十九名，均情罪重大，未便稍  
稽显戮，即于申明后，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秦瀛、署抚标中军  
参将张启瑞，将各犯绑赴市曹处斩。黄庭华、余水养、李红敷、  
李禄槐仍应戮尸，同汪亚连、朱世青、罗良魁、刘金秀首级发  
回犯事地方悬挂示众，以昭炯戒。张亚妹……听从结拜，并未转  
纠伙党，亦未随同劫抢，均请于黄庭华等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惟该犯等又听从谋杀刘世有，虽未加功，情节较  
重，应请发往伊犁等处，给兵丁为奴。刘麦六、邹旺保、凌亚四  
已经病故，应毋庸议。张亚妹、刘乌六俱照例刺字。罗亚玉、伍  
长生虽经听纠，并未结拜，且于黄庭华纠劫时，畏惧不行，较之  
张亚妹等情罪尤轻，均请于张亚妹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  
年，至配所各折责四十板。刘文兴、刘世万、刘亚斗二、刘奕华、  
温壬先、曾勇良，讯非会伙。其听从刘东兴商约谋杀刘世有，亦  
未加功，均合依谋杀人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至配所各折责四十板。刘亚斗二、刘奕华、温壬先、  
曾勇良已经病故，亦毋庸议。罗良魁等父兄伤行永安县传拘到案，  
照例发落。雕刻木板、木戳，及买赃之人，据供不识姓名，无凭  
提讯。被劫各赃，除黄庭华等已死免征外，余于汪亚连等名下查  
产变赔，如有不敷，照例办理。起获刀炮、木戳等项，伤行销毁。



尸棺给属领埋。逸犯刘东兴、黎亚满、黄细满缉获另结。上洋围更夫飭令乡众公同雇倩，毋许匪徒事充，以杜弊端。本案会匪共四十一人，经前代理永安县李应均访闻，移交前县谢涛，转赴署县丁芳洲会营查拿，且谢涛、李应均于卸事后，各雇壮丁协同捕获三十九名，未获伙犯二名，获犯过半，兼获首犯，其连劫首伙三十二名，亦经全获究办。又黄庭华等十八犯，均系带病进监及在途因病身故，所有文武失察及疏防管狱各职名，均请免开。又，谋杀刘世有一案同伙十五人，虽经拿获十二名，惟下手正凶刘东兴未获，仍应按限查参。又失察竹镜文武各职名，俟查明另参。至监毙盗犯黄亚木一名，例无处分，所有监毙遣犯邹旺保一名，管狱职名系番禺县典史陈能平，相应声明，听候部议。除备录供招送部查核外，所有拿获匪犯审办缘由，谨恭折具奏，并缮要犯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嘉庆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两广总督那彦成等奏审拟钦州

天地会首叶凤轩等人折

嘉庆十年六月十一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奴才那彦成、广东巡抚奴才百龄跪奏，为拿获结会图抢匪犯，申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署广东钦州知州朱依敬禀报，访得州属地方，有匪徒拜会滋事，随即会营查拿，并关移邻封营县一体堵缉，先后拿获匪犯黄添相、曾洪然等十八名等情，当经飭提各犯赴省审办。旋据广西上思州禀报，会营拿获本案首伙叶凤轩等九名，并获木戳、

印布各物。讯据供认在钦州地方纠党拜会，并与黄添相等抢劫钟姓牛只等情。因一案而分两省，犯供或有不实不尽，辗转行查，转多迟滞。飭据西省亦将拿获各犯解并东省归案办理前来，飭司并发委员审办去后。据报案犯梁友仁……等十一名，取供后先后病故。并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福明等将现犯审明，由按察使秦瀛审拟招解前来。奴才等随提犯督同司道亲加研鞫。

缘叶凤轩即叶老四，籍隶归善，嘉庆九年五月初三日，该犯叶凤轩至钦州那勒圩寻觅工作，适遇寄居该处素识之东莞县民王连盛，邀其至家同住。随有王连盛素好未获之郑宁发、邱纯猷、梁大有、曾老四走至，共谈贫苦。叶凤轩起意纠人结拜添弟会，抢劫村圩，得赃分用。王连盛等应允，遂各分投纠约。叶凤轩纠得已获之黄万金即黄金升、李从新、韦有奇、周文溃及已获病故之梁友仁五人；王连盛纠得未获之李老二、苏老七、黄茂芳、苏亚二、陈老二、陈老五六人；郑宁发纠得未获之曹老六、阳江八、归公四、黄日新、周亚楼五人；邱纯猷纠得已获之黄亚大即黄日振、黄亚二即黄日红二人；梁大有转纠得未获之周亚科、陈老晚、陈老三、冯敏正、冯敏潮五人；曾老四纠得未获之王崧皆、黄亚变、罗正明三人。每人出铜钱二百文，交叶凤轩买备香蜡白布等物。王连盛因郑宁发暗晓刻字，令其镌刻顺天行道长木戳一个，又编造彪彪彪三字，刻尖戳三个。于五月十三日共党三十二人，一同赴王连盛家结拜，不序年齿，共推叶凤轩为大哥。王连盛等依齿序列，叶凤轩分给各犯白布一块，盖上顺天行道同彪彪彪木戳为记，并传给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歃血饮酒各散。王连盛又陆续纠得已获病故之黄添相、林元秀，并未获之苏世立……共十八人，连前会伙郑宁发、邱纯猷、梁大有、曾老四共二十三人，于六月十五日，又在王连盛家结拜，共推王连盛为大哥。

王连盛因拜会人少，囑令各人分投添纠伙党，另拜总会各散。嗣黄添相纠得已获之黄维荣及已获病故之王世鸣……，未获之阮亚得……共十一人；林元秀纠得已获之曾洪然……，及已获病故之宋景云、劳道相五人；宋景云转纠得已获之黄正溃即黄亚奉、张庭文及已获病故之郑亚受，未获之苏幅山……共八人；曾洪然转纠得已获之陆景潮，及已获病故之詹亚四二人；缪武经转纠得已获之苏幅汉，未获之蒋老二……共四人。苏世立、郑宁发、邱纯猷、梁大有、曾老四各纠得不识姓名一、二人不等，约共六十余人，于七月初一日同在那勉村外僻处结拜总会，共推王连盛为总会首，拜后各散。旋经钦州访闻，会营拿获黄添相等，究出黄添相于是年六月二十八日，听从叶凤轩起意伙同郑宁发、苏亚七、张老满及不识姓名六人，共十一人，抢夺钦州炮台村钟姓牧草、大小水牛十二只，卖得番银一百二十六圆均分。维时叶凤轩等逃至广西上思州地方，经该州兵役连戳记、印布拿获。究出黄万金、梁友仁于七月初八日，听从王连盛起意伙同邱纯猷、阳江八、陈老五、陈老二、曾老四、曾老六、黄亚大，并不识姓名十五人，共二十五人，抢劫钦州那棉村韦国泰家铜钱十四千文，番银二十六圆，衣物五件。将衣物卖得铜钱八百文，同劫得钱银均分。七月初十日，黄万金又听从王连盛起意伙同阳江八、陈老五、陈老二、曾老四、曾老六、李老二一共八人，抢劫钦州宁横村黄加六家铜钱七千二百文，衣服十件。将衣服卖得铜钱一千二百文，同劫得铜钱均分。黄亚三系属诬扳等情。再三研鞫，各供前情如绘。究无盟书会簿，及谋为不法别情。木戳所刻顺天行道四字，系要顺天良，行公道，不存歹心。彪彪彪三字，彪字系取会中书信往来迅速。彪彪二字，系取和合之意，此外亦无另犯案伙。究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等语。本案叶凤轩即叶老四，起意纠党，结拜天地会。黄万金即黄金升、梁友仁听从入会，随同抢劫，应与曾经转纠之黄添相、林元秀、宋景云、曾洪然、缪武经均合依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奴才等申明后，当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秦瀛、督标中军副将刘惟馨，将叶凤轩即叶老四、黄万金即黄金升、曾洪然、缪武经四名，绑赴市曹斩决讫。并将病故之梁友仁、黄添相、林元秀、宋景云戮尸，一并传首犯事地方枭示，以昭炯戒。李从新……十八犯，俱系听从结拜，并未转纠伙党，亦未随同抢劫，均应于叶凤轩等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分解黑龙江、伊犁等处安插管束，照例刺字。王世鸣……已于取供后病故，均毋庸议。黄亚三讯系李从新在西省诬扳，应即省释。犯属人等飭行各原籍查拘，照例发落。所获木戳、印布，即行销毁。买赃之人据供不识姓名，同未获印布据供丢弃，无凭提讯查起。各犯在外抢劫滋事，原籍牌头甲保无从查察，均毋庸议。逸犯王连盛等严飭勒缉务获另结。被劫各案有无事主稟报，是否讳匿，及拿获邻省会匪职名，俟查明分别照例办理。除备录供招咨部外，奴才等谨恭折具奏，并缮各犯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年五月二十日。

嘉庆十年六月十一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两广总督那彦成等奏审拟海丰县

添弟会首蔡亚堂折

嘉庆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批 朱折

两广总督奴才那彦成、广东巡抚奴才百龄跪奏，为拿获结党通洋、图劫未成之会匪，遵旨讯明分别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海丰县知县张再英禀报，访问匪徒蔡亚堂等纠党拜会，勾通洋匪郑乌猪等图劫圩场，会营督率绅士义民先后拿获匪犯蔡亚堂等三十九名，经奴才那彦成恭折具奏。钦奉上谕：那彦成奏访获结党通洋匪徒蔡亚堂等一案，计百龄现亦将次到粤，着该督会同提省速行确讯奏闻。钦此。奴才等遵即飞提本案各犯赴省审办。嗣据报案犯郭潮容、李金胜、陈亚结、黄亚广、彭亚才五名先后病故，施润城、施亚奉、吕亚蕴三名，经署惠州府知府南炎曾讯明并非伙党，系属误拿，先行省释。兹奴才等提集现犯，督同按察使秦瀛、广州府知府福明等详加研鞫。

缘蔡亚堂籍隶海丰，向与杨亚练等熟识。嘉庆九年八月十六日，杨亚练与未获之林大滔、石城连、吴寅衷、马亚佳先后赴蔡亚堂家闲坐，共谈贫苦。蔡亚堂因闻知添弟会拜法，且伊素与洋匪郑乌猪熟识，起意商同纠人结拜，勾引郑乌猪抢劫圩场，得赃分用，杨亚练等应允。蔡亚堂随纠得已获之杨徐生……及病故之郭潮容、李金胜，未获之陈桐泰……等十一人；杨亚练纠得已获之马亚湛……病故之陈亚结，未获之林亚宽……等十三人；林大滔纠得已获之罗亚复……，未获之许良保……等十人；石城连纠得已获之谢亚四……，未获之叶亚雄……等十三人；吴寅衷纠得已获之陈亚团，及病故之黄亚广、彭亚才，未获之施亚厚……等七人；

马亚佳纠得已获之廖亚有……，未获之简亚顶……等七人，议定每人出铜钱二百文，交蔡亚堂买备香烛、鸡酒、红布等物，约定十八日在土名庵后埔僻处结拜。至期马亚养、曾水生心怀畏惧，托故不往，蔡亚堂与杨亚练等共伙六十五人先后毕集，蔡亚堂即将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传授，复分给红布一块作为记号。不论年齿，共推蔡亚堂为大哥，杨亚练为二哥，其余依齿序列，拜毕歃血饮酒，仍约各备刀械，俟知会郑乌猪定期抢劫各散。嗣蔡亚堂令杨亚练往嘱郑乌猪择定抢圩日期，杨亚练邀弟杨徐生作伴，杨徐生初犹不愿，杨亚练复用言胁诱同往。郑乌猪约于嘉庆十年正月初二日夜，抢劫海丰县梅垄圩，放火为号。经该县张再英先期访闻，会同汛弁张怀亮督率绅士林楷等设法堵拿，迨杨亚练等约会郑乌猪转回，由新村登岸，被义民首刘映辰等探知拿获解县，究出前由，该县立即会营派选兵役擒获蔡亚堂等，并起获刀械、红布等物，由署惠州府知府南炎曾录供解省审办。屡审蔡亚堂等供认前情不讳，严诘实止希图抢劫圩场，并无设立盟书、会簿，及谋为不轨情事，此外亦无另有伙党，矢口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首犯与曾经纠人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等语。本案蔡亚堂起意商同杨亚练等纠人结拜添弟会，复令杨亚练等勾通洋匪，希图抢劫圩场，事虽未成，仍应照拜会本例科罪，蔡亚堂、杨亚练均合依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首犯与曾经纠人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申明后，奴才等当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秦瀛、督标中军副将刘惟馨将蔡亚堂、杨亚练二犯绑赴市曹斩决，仍传首犯事地方彙示，以昭炯戒。杨徐生往约郑乌猪图劫圩场未成，系被杨亚练胁诱，罪应

发遣，其听从拜会，未经转纠伙党，亦应减流，二罪相等，从一科断。杨徐生应与听从拜会并未纠人之施亚损……均于杨亚练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叛案干连流犯发往乌喇地方安置，仍遵新例分发黑龙江、伊犁等处安插管束，照例刺字。郭潮容……已于取供后在监病故，均无庸议。马亚养、曾水生始虽听从入会，旋因畏惧，托故不往，未经结拜，均应于杨徐生等流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各折责四十板。犯属蔡义珍等均不知情，飭县查拘，照例发落。各犯讯无另有犯案，伙党住处零星，向无牌头甲保。施润城、施亚奉、吕亚蕴系属误拿，并非同伙，业经惠州府讯明保释，均无庸议。起获刀械、红布，飭县查明、分别销毁，留营备用。逸犯林大滔等及洋盗郑乌猪等，严飭文武缉拿，务获究办。流犯郭潮容、李金胜、陈亚结、黄亚广、彭亚才均系带病进监身故，管狱职名应请免开。

又本案会匪共六十七名，海丰县知县张再英于各犯甫经结拜、未曾滋事之前，即行访闻，会营督率绅士人等拿获三十六名，获犯过半，兼获首犯，失察职名应请免开。除备录供招咨部外，奴才等恭折具奏，并缮各犯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年六月初六日。

嘉庆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两广总督吴熊光等奏审拟曲江县

添弟会首黄贤通折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吴熊光、广东巡抚臣孙玉庭跪奏，为拿获结会杀

人匪犯审明办理，恭折奏闻事。

窃据韶州府知府王衍福禀称，访闻曲江县属与乳源县交界之江湾地方，有匪徒黄贤通等纠伙结会，滋扰乡村。该匪等藏匿土名火烧山中，前后均有出路，当经密飭该县宋其炜带同县丞刘子扬，并右翼镇守备李连得等前往查拿。嗣据曲江县禀报，嘉庆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途次据周塘村民钟细岳禀报，匪徒黄贤通、王柱进等纠伊兄弟拜会不允，并欲首告。该匪等挟恨，将伊弟钟良岳及伊侄钟洪咏、钟观妹戳伤身死，弟妇胡氏亦被戳伤，并将房屋焚烧等情。查黄贤通等于火烧山结盟之后，聚匪鸡皮坑、白华山等处，距同塘村有三、四十余里不等，当即分拨兵役分投往拿。一面亲往验明钟良岳并伊子钟洪咏、钟观妹各尸身，飭令备棺收殓，钟胡氏伤痕飭医调治，并勘明钟细岳兄弟住屋实被焚烧，随与守备李连得、把总骆炳高、县丞刘子扬及翁源、乳源各县陆续拿获首伙黄贤通等四十一名，并红旗、木戳等情。当经飭司提犯解省审办，案内黄贤通……三十犯，先后带病进监身故，经曲江、清远、南海等县验讯详报在案。兹据委员广州府知府福明等审拟，由按察使吴俊审解前来。臣等提犯督同司道亲加研鞫。

缘黄贤通籍隶曲江，从前曾在博罗县地方稔知添弟会名目。嘉庆十年十一月初六日，该犯黄贤通路遇已获之王柱进、王伦进及未获之王科进、胡仲贤、胡世贤、赖佳才，坐谈贫苦。黄贤通起意商同纠党结拜添弟会，希图抢劫村庄，得赃分用，各皆应允，随各分投纠伙。黄贤通又纠得已获之何祥奉、谢观华、曾贤书、江亚三，及未获之林元利、卢世群六人；王柱进转纠已获之谢辛科、谢胜起、王云珍、王云辉、廖祖程、黄云汉，及未获之黎胜求、钟光生八人；该犯何祥奉转纠得已获之黄光赐一人；该犯王伦进转纠得已获之刘神养，及未获之尹满、谢其昌三人；王科进



转纠得已获之伊子王汉士并王贵进，及未获之甘聘、胡受岳四人；胡仲贤转纠得已获之伊弟胡咏贤并胡清佑、钟老三、钟丙生、许辛茂、许丙科、胡道成，及未获之胡贤书八人；胡世贤转纠得已获钟广佬、钟盛进、胡献图三人；赖佳才转纠得已获之曾武晋及未获之何大化、李井科三人；林元利转纠得已获之潘庭瓚一人；卢世群转纠得已获之江文浩、曾南保二人；黎胜求转纠得已获之钟岳三一人；钟光生转纠得已获之梅已开一人；尹满转纠得已获之刘元达一人；谢其昌转纠得已获之黄谦妹一人；甘聘转纠得已获之刘贱奇一人；胡受岳转纠得已获之黎少荣一人；胡献图转纠得已获之何朝新一人；何大化转纠得已获之邝文义、钟文广二人；李井科转纠得已获之梁会合一人。议定每人各出铜钱一百零八文，交黄贤通买备香烛等物，约定十一月十四日，齐赴火烧山地方结拜。至期黄贤通买备小红旗一面，红布五十六块、刀二把，刻定木戳一个，并香烛、鸡、酒、猪肉各物。先后毕集，共伙五十六人，一同结拜。不序年齿，共推黄贤通为大哥，其余依齿序列，黄贤通随架起红旗、双刀，令各人钻过，并称有忠有义刀下过，不忠不义刀下亡，日后俱要听其指挥。拜毕，歃血饮酒，黄贤通传授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暗号，每人分给盖戳红布一块作为记认。黄贤通因拜会人少，嘱令王柱进等添纠多人结拜，再行伺便抢劫而散。王柱进往邀钟良岳、钟细岳兄弟入会。钟良岳等不从，并称赴官首告，王柱进气忿告知黄贤通，唤同已获之何祥奉……及未获之胡仲贤、胡世贤，各带刀械往寻钟良岳、钟细岳殴打。钟细岳躲匿，钟良岳同妻钟胡氏出阻，王柱进用铁嘴枪戳伤钟良岳身死，何祥奉用铁嘴枪戳伤钟良岳幼子钟洪咏身死，黄光赐用刀戳伤钟良岳幼子钟观妹身死，并戳伤钟良岳之妻胡氏。胡仲贤、胡世贤、胡咏贤、胡清佑将钟良岳房屋放火烧毁各散。旋经府县

访问，会营查拿，再三研讯，据王伦进等供认前情不讳，严诘并无另有谋为不轨，亦无盟书会簿，究诘不移，似无遁饰。

查例载不法匪徒复兴添弟会名目抢劫，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之犯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拟绞立决。又，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凌迟处死；为从加功者斩等语。本案黄贤通纠伙歃血拜会，王柱进因邀钟良岳等入伙不从，纠众寻毆，以致杀死钟良岳等三命，并伤钟良岳之妻一人，又将房屋烧毁，实属目无法纪。王柱进合依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已于取供后解至中途病故，仍应剐尸，以昭炯戒。何祥奉听从杀死一人，其入会、转纠二罪相等，从一科断，何祥奉应与听从杀死一人之黄光赐，均合依杀一家非死罪三人为从加功斩律，拟斩立决。黄贤通起意拜会，希图抢劫，胡咏贤、胡清佑听从入会，焚烧房屋，同恶相济，王伦进、胡献图入会、转纠伙党均属不法，黄贤通、胡咏贤、胡清佑、王伦进、胡献图均合依匪徒复兴添弟会名目，抢劫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除何祥奉、黄光赐、黄贤通、胡咏贤、胡清佑、胡献图病故外，王伦进情罪重大，未便稍稽显戮，臣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按察使吴俊、署抚标中军参将王应凤、广州府知府福明将该犯王伦进绑赴市曹处斩，并将王伦进剐尸，以昭炯戒。谢辛科……听从入会，并未转纠党羽。其随往寻毆钟良岳等，亦未下手。伤人、放火二罪俱发，从一科断，均合依不法匪徒复兴添弟会名目抢劫，并未转纠党羽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均照例先行刺字。王云畛……均于取供后病故，应无庸议。谢观华……甫经入会，并未纠伙，亦未听往寻毆焚烧，请于谢辛科等绞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比照叛案干连流犯、照新例改发新疆，充当苦差，照例刺字。该犯等事犯在嘉庆十一年正月初四日钦奉恩旨以前，

但系会匪，应不准其援减。曾贤书……均于取供后病故，应无庸议。王柱进家属财产，查明照例办理。各犯讯无另有犯案伙党及谋为不法情事，钟胡氏伤已平复，均无庸议。起出红旗、木戳，饬行销毁。逸犯王科进等饬缉，获日究办。本案匪徒甫经结拜滋事，即被访获，失察职名应免查开，各犯俱带病进监病故，管狱职名并免开报。除备录供招咨部外，臣等谨会折具奏，并缮简明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奉朱批：行在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 两广总督蒋攸钰等奏严贵邱等结拜

#### 三合会等情折

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蒋攸钰、广东巡抚臣韩崱跪奏，为拿获纠众结拜弟兄各匪犯，申明定拟，恭折圣鉴事。

窃据广东按察使温承志禀报，访闻顺德县属有匪徒严贵邱、黄朱保、吴亚如等，各自纠伙结拜弟兄，虽无盗劫拒捕及别项不法情事，惟现当严缉土匪之际，自应将此等结党匪徒尽数拿究，以杜纠结，而除萌蘖。当经檄委熟悉情形之即用同知福荫长、候补知县丁芳洲、原任南雄州知州吉安、原任钦州知州刘光晖投效缉捕，候补训导潘履泰、胡远之驰赴查緝。维时该县周祚熙先已访拿，经委员等会同该县营，督率府差及顺德、南海、增城各县营兵役，先后缉获结拜弟兄匪徒三起。首伙严贵邱等共一百五十一名，并据伙犯王燕彪、林岳忠、雷亚养、吕谦五、简伯林五名，闻拿畏罪赴县投首；又伙犯苏燕广闻拿畏罪自戕身死。其伙犯严

佩玉于未经查拿之先，在家病故，均经该县验明，提讯保邻族长无异，并查明现获伙犯，内有何大祥，系属武举，请革究审各等由，禀报前来，当经提省并案审办。兹据委员署广州府崔景仪等讯明，由按察使温承志复审，按拟详勘，并声明案犯吴亚如等二十四名于取供后，带病进监，先后身故等情。臣等督同司道，亲提现犯严贵邱等一百三十二名，逐加研讯。

缘严贵邱、吴亚如均籍隶顺德；黄朱保籍隶增城，因犯命案脱逃，潜赴顺德县属挑担度活，彼此熟识。嘉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有病故之严佩玉同现获之郑亚卓、陈潮远赴严贵邱家探望，严贵邱谈及彼此孤单，被人欺侮，起意商同严佩玉等私立三合会名，纠伙结拜弟兄，遇事帮助，严佩玉等应允，随各分投纠约。严贵邱纠得现获之黄亚逢、黎北胜、邵岳中、何佩能四人；严佩玉转纠得现获之何昌达、李家魁、谭亚庚、孙元豫即孔亚泥、游日初、吴时宾、黄维赞，现获病故之霍壮英、郑亚就、甘汝贵，未获之谭捷联、黎大锦共十二人；郑亚卓转纠得现获病故之霍华昌、黄亚贤，现获之刘成章、冯进昌、黄亚泰、欧荣章、郭亚柏、梁锦成，未获之黎毓余共九人；陈潮远转纠得现获之梁亚开、陈桂堂、谭亚复、梁亚玉、罗广业、吴志忠、温亚九、林辅南，现获病故之吴亚平、黎亚骚共十人；黄亚逢转纠得现获之吴燕宾、吴亚太、何文艳、谭长嘴四、郑如兴、李满扶、梁时光，未获之韦催禄、李起鸣，黎亚益共十人；黎北胜转纠得现获之何晚成、陈亚引、马亚贱、刘亚胡、陈亚鸡，现获病故之刘新猷共六人；邵岳中转纠得现获病故之何亚广、冯亚带、何亚四、潘亚因、霍倘赐、关瑶岳共六人；何佩能转纠得现获病故之霍华坤、游奉江，现获之卢以和、苏社松、麦亚松共五人，约定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严贵邱村外荒地结拜。每人各出铜钱二百文，交严佩玉等转交严

贵邱买备香烛酒肉，至期先后毕集，共伙六十六人，不论年齿，共推严贵邱为大哥，其余依齿序列，拜毕饮酒各散。比黄朱保、吴亚如闻知，亦相率效尤，黄朱保于嘉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同弟黄亚池趁圩，途遇黄志林，该犯黄朱保起意，商同伊弟黄亚池及现获之黄志林、何亚乙、周亚明、岑蒂宇、翁帽组、卢延长，现获病故之何应檐，亦以三合会为名，纠伙结拜弟兄，遇事帮助。黄志林转纠得现获之陈亚开……共十一人；何应檐转纠得现获之谭贵宁……未获之岑益泉共九人；何亚乙转纠得现获之罗亚令……未获之陈文胜共七人；周亚明转纠得现获之金榜复即李亚复……现获病故之何亚奕，未获之吴亚科共六人；岑蒂宇转纠得现获之何亚显……共五人，翁帽组转纠得现获之谭东九……共四人；卢庭长转纠得现获之吴亚二……共五人，约定十二月初一日，在桂洲乡外荒地结拜，每人各出铜钱二百文，交黄志林等转交黄朱保买备香烛酒肉。至期先后毕集，共伙五十六人，不论年齿，共推黄朱保为大哥，其余依齿序列，拜毕饮酒各散。吴亚如亦于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起意商同现获病故之张亚章，现获之何得宽，亦以三合会为名，纠伙结拜弟兄，遇事帮助。吴亚如纠得现获之翁连胜……共十一人；张亚章转纠得现获之聂亚保……现获病故之苏葵和未获之何组回共九人；何得宽转纠得现获之陈茂辉……未获之严亚成、铁头三共九人；翁连胜转纠得现获之罗亚元……并闻章投首之王燕彪……未获之张亚当即霞雾当共八人；卢嘉玉转纠得现获之钟红盛……，并闻章投首之简伯林、吕谦五，畏罪自戕之苏燕广共五人；罗达高转纠得现获之李降有、何亚组、黄亚苓，现获病故之谭亚妹、吴大骚共五人，约定十二月初五日，在吴亚如村外荒僻地方结拜，每人各出铜钱二百文，交张亚章等转交吴亚如买备香烛酒肉。至期先后毕集，共伙五十人，不论年

齿，共推吴亚如为大哥，其余依齿序列，拜毕饮酒各散。此严贵邱、黄朱保、吴亚如先后纠伙，私立会名，各自结拜弟兄之情由也。并究出黄朱保于嘉庆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未经拜会之先，在增城县原籍，因抢夺唐见欢银两抵欠，唐见欢赴县稟控，断追杖责结案。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该犯黄朱保与弟黄亚池路遇唐见欢同子唐德建经过，黄朱保触起前嫌，向唐见欢斥骂。唐见欢不依，黄亚池用木棍毆伤唐见欢左眼泡，黄朱保用木棍毆伤唐见欢左右肋，唐德建向阻，被黄亚池用木棍毆伤左后肋、左臀，唐德建扑地，该犯黄朱保赶上，用棍毆伤其右额角、左耳根倒地，唐德建伤重，旋即殒命。又究出黄亚逢于未经拜会之前，另犯抢夺三次；何亚乙另犯讹诈一次，抢夺二次。霍华昌、游奉江各另犯行窃一切，抢夺一次。何亚广、周亚明、李降有各另犯抢夺一次。黄志林另犯行窃一次。黄亚池另犯共毆伤人一次各等情。审供不讳，严诘此外并无另有伙党、及盟书、会簿，歃血焚表及谋为不法别情。甫经结拜，即被访拿，亦无行凶拒捕情事。其另犯共毆毙命及抢夺讹诈各案，俱在未经结拜以前，究鞫不移，案无遁饰。

查例载异姓人结拜弟兄，无歃血盟誓焚表情事，若年少居首，聚众至四十人以上，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极边烟瘴充军；若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不论人数多寡，为首者发云贵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又闻拿投首之犯，子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又共毆人伤皆致命当时身死，以后下手重者，当其重罪各等语。本案严贵邱、黄朱保、吴亚如各不相谋，各纠伙结会，以三合会为名，阴作记认，若依结会树党例问拟，首从罪止军徒，惟曾经结拜弟兄，不序年齿，各推该三犯为大哥，且聚众四十人以上，自应依异姓结拜本例，从其重者论罪。黄朱保与伊弟黄亚池共毆唐德建身死，唐德建先被黄亚池棍伤左后肋、左

臂，尚能扑殴，迨被黄朱保后下手棍殴右额角、左耳根伤重致死，应以黄朱保拟抵罪止绞候，亦属轻罪不议。严贵邱、黄朱保即黄二哥、吴亚如均合依异姓人结拜弟兄、无歃血盟誓焚表、年少居首、聚众至四十人以上，首犯绞立决例俱拟绞立决，照例先行刺字。吴亚如已于取供后，带病进监病故，应毋庸议。黄亚逢、霍华昌、何亚广、游奉江、黄志林、何亚乙、周亚明、李降有，除各抢窃讹诈轻罪不议外，其听纠拜会四十人以上，应与严佩玉……共一百五十五犯，均合依异姓结拜弟兄，年少居首，聚众四十人以上，为从例发云贵极边烟瘴充军。严佩玉……各转纠伙党，何大祥一犯曾中式武举，身列绅衿，乃听从匪徒结拜弟兄，均应加发黑龙江分别为奴当差。以上各犯，俱照例刺字。黄朱保、黄亚池、谭亚庚、谭亚荣，均系弟兄同犯，系伙众结拜弟兄、年少居首，均系匪党，应从凡人首从论。严佩玉已在家病故。苏燕广已畏罪自杀，霍华昌……共二十三犯，俱于取供后带病进监，先后病故，应毋庸议。王燕彪、林岳忠、雷亚养、吕谦五、简伯林五犯，闻拿投首，应于军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犯所各折责四十板，均照例刺字。失察各犯之父兄，飭行原籍查拘，照例发落。黄亚逢等住处畸零，向无牌甲，其抢窃讹诈各赃，于现犯名下照追，分别给主入官。买赃之人，据供不识姓名，无凭提讯查起。逸犯谭捷联等飭緝，获日另结。已故各犯，俱系带病进监病故，管狱职名请免开报，犯故图结，飭取另行咨送。本案匪徒甫经结拜，即经该县、暨营委各员访拿迅速，俾匪党不至免脱，当时获办首伙各犯一百五十八名之多，尚属勤奋出力，除顺德营县系分内应緝之犯，现在获犯各半，兼获首犯，例得免开失察职名外，所有委员即用同知福荫长、候补知县丁芳州、原任南雄州知州吉安、原任钦州知州刘光晖、候补训导潘履泰、胡远之，可

否仰恳天恩，交部议叙，以示鼓励之处，恭候睿裁。除备案全案供招咨部外，所有获犯审办缘由，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并另缮要犯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

两广总督蒋攸锬等奏严办结盟  
拜会并酌议约束惩创章程折

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蒋攸锬、广东巡抚臣韩崑跪奏，为严办结拜弟兄之匪犯以清盗源，并酌议约束惩创章程，恭折奏请圣训事。

窃照粤东民情犷悍，盗贼较他省为多。年来剿灭海寇，惩办土匪，歼除者不下数千人。现在海面虽已肃清，而内河、陆路土匪，屡经添设营卡巡船，遴委勤干文武，分投严拿，逐案惩办，迄今未能尽绝，臣等率同臬司温承志留心体访。缘粤民嗜利轻生，无业之徒，往往各纠伙党，私立会名，结拜弟兄，希图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并或恐吓殷户、愚民出钱入会。若不听从，即纠众藉借图利，赖在愚懦者畏其滋扰，一时被胁勉从，又惧事后报复，当时不敢首告，以致地方官无凭指拿。第此等匪徒，其意不过纠众倚强，图诈抢窃，并无潜谋不法，及公然强劫拒捕重情。核与例载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迥异。而比之仅止结会树党，阴作记认，并未结拜弟兄者情节较重，若因其并无告案，不加访拿，诚恐愚顽罔知法律，相率效尤，日聚日多，势必流而为盗，是欲清盗源，必先除会党，庶良莠分而间阎永靖。当臬司密委干员，会同地方官访查拿办。现在顺德县属三合会匪



一案，访查迅速，获犯多名，匪徒深知儆惕。除应行治罪之严贵邱等各犯现在审拟另折具奏外，其间被胁勉从，有已经随同结拜者，有仅出钱文尚未结拜者，均各纷纷赴县报名自首。并据绅矜乡耆赴县保其平日确系良民，由县稟请核办前来。臣等复加细核，此等自首之人，其结拜出钱，均由被匪逼胁，现在未奉指名讦拿，即自赴官首明，共幸免累，实与罪犯闻拿投首者不同。如复向拟罪名，若辈必致观望顾虑，不敢自投。是予以自新之路，适足坚其从匪之心。然不严立再犯之条，又恐易滋轻犯之弊。

查例载异姓人结拜弟兄，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聚众至四十人以上者，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极边烟瘴充军；未及四十人者，为首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又，闻拿投首之犯，俱于本罪上减一等科断。又律载犯罪未发而自首，免罪。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之首，如罪人身自首法各等语。又粤省向来办理异姓结拜弟兄，年少居首，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之案，其从犯曾经转纠伙党者，因其情节较重，俱于极边烟瘴充军本例上，酌加一等，发黑龙江为奴。至被胁结拜，或止畏累出钱，并未随同结拜，均例无治罪明文。臣等与臬司温承志悉心酌核，应请嗣后异人结拜弟兄，分别首从照例定拟外，其讯明实系良民，被胁勉从结拜者，于听纠结拜为从军流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畏累出钱，并未随同结拜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将闻拿投首及犯罪未发而自首，或得相容隐者为之首各犯初犯到案，均仍遵照律例，于各本罪上分别减等免罪；若减免之后，复犯结拜，不许再首。一经获解到官，如讯无别项不法情事，均照初犯应拟本罪酌予加等。应绞决者改拟斩决；应绞候者，改拟绞决；其初犯本应加等发黑龙江者，无可复加，即酌予枷号三个月，再行发往黑龙江为奴；应发极边烟

瘴充军者，改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应满流者，改发附近充军；应满徒者，改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应满杖者，改拟杖六十，徒一年。其自首免罪者，由县造具各姓名、住址清册，责成保甲、族长保领，严行稽查约束。仍将保人姓名登记册内，由臬司核详，臣等衙门备案。如有再犯，除按册勒拘正犯加等治罪外，并将管束不严之保甲、族长，拟以杖一百示儆。如此分别定拟等差，既宽其路，俾知悔悟，而有所适从，并严其法，使之畏惧，而不敢较（轻）犯，庶被胁愚民，自图减免罪戾，咸思赴官呈首，力涤前非，兼有保人随时稽查约束，不致复蹈法网，于宥眚之中，仍寓惩奸之意。实力行之，则匪徒无从纠结逼胁，盗风可渐就敛戢。如蒙圣恩允准，即通飭各属钦遵办理，并将复犯加等治罪之处，剴切出示晓谕，并咨会广西抚臣一体查照。俾风俗日臻良善，以仰副圣主又安边氓、宽严并济之至意。臣等管窥所及，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起皇上睿鉴，训示祇遵。谨奏。

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刑部议奏。钦此。

### 两广总督蒋攸钰等奏拿获永安县

天地会首赖元旺等人折

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蒋攸钰、广东巡抚臣董教增跪奏，为拿获拜会拒捕杀人首伙各犯，分别定拟办理，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案据永安县知县宋如楠具报，访闻匪徒赖元旺纠众拜会，私造布旗，书写不法字迹，立即亲往擒拿，被赖元旺拒捕杀伤保正钟云贞，当将赖元旺拿获等情。臣等以案情重大，一面飭提赖元

旺赴省申办，一面督飭前署臬司，督粮道陈廷杰遴选干员前往，会同该管各文武，先后拿获匪伙李斯轩等十九名，并在赖元旺家内搜获大小布旗二面、破书二小本，大小木戳二个，铁剑四把，连首从各犯，一并禀解到省。查验大布旗上书写明圣德顺天开道七字，小布旗上书写军令二字。破书内书写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歌诀，并杂写鄙俚不通之语。木戳雕刻略似篆文，不成字画。剑系寻常铁剑，当经发司飭审速办。兹据委员申明，由新任臬司和舜武会同督粮道陈廷杰复讯招解，声明案犯叶祥荣、钟亚旺、陈成才、叶得荣、高立普、古亚四带病进监病故，并叶兴邻闻拿畏罪在家自尽，均经验报等由前来，臣等督同司道提犯研审。

缘赖元旺籍隶永安县，素性游荡。嘉庆十九年九月内，有与该犯熟识现获之李斯轩、叶樟育、魏广三，现获病故之叶祥荣、钟亚旺即钟均亮、陈成才，并畏罪服毒自尽之叶兴邻，未获之黄得莛、杨宗即杨宗遂、钟亚四，先后至该犯赖元旺家闲坐，共谈贫苦。赖元旺忆及数年前出外算命营生，曾在不识地名山洞内，拾得破书两本、木戳两个。查看木戳雕刻，略似篆文，不能辨识。书本内有拜会歌诀，遂起意商同结拜天地会，遇事互相帮助，并可乘机抢劫，叶祥荣等应允。赖元旺随在不识姓名杂货担上买得旧剑四把，向现获之叶受育、钟罄绍、钟均魁、张已娇、曾阿仕、温振嗣、魏昭光、赖原兴、赖原相，现获病故之叶得荣、古亚四，未获之朱怀德、钟亚三，李得茂、邹六满、陈亚六、钟亚七哄诱拜会，可以抢劫得钱。如不入会，定即寻事陷害，叶受育等被胁允从。叶祥荣亦诱胁现获之汤罄元，现获病故之高立普入伙，一共三十人，约定九月二十六日，在永安县属乌石约山僻地方结拜，每人出钱二百文，交赖元旺买备香烛、鸡酒，至期齐集。赖元旺将铁剑悬挂，令众人分饮鸡血酒，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

暗号。给李斯轩等白布各一块，书写各人名字，盖用木戳，作为拜会凭据。因赖元旺起意结拜，不论年齿，共推赖元旺为大哥，其余依齿序列，拜毕各散。赖元旺又因拜会人少，难以抢劫，又敛钱无多，旋购买白布，制成大小旗帜两面。大旗书写明圣德顺天开道七字，小旗书写军令二字，以期张大其势，便可感众骗钱。尚未竖立，即经永安县知县宋如楠访闻，会同营员督率兵役，带同该处保正钟云贞，亲赴查拿。赖元旺见官兵狃至，持剑出拒，致伤钟云贞身死，官兵奋勇上前，将该犯擒获，并搜获书、戳、旗、剑禀报，复经委员协同各文武，续获伙犯李斯轩等，委审按拟详勘屡审。据赖元旺等供认前情不讳，臣等以赖元旺书写悖逆旗帜，难保无阴谋不保（轨）情事。所纠拜会伙党，亦恐不止此数。复加细心严诘，据赖元旺供称，伊因拜会人少，不能多敛钱文，复买布作旗，书写悖逆字样，希图诱吓乡愚，多骗钱文，并可纠众抢劫，如有谋为不轨情事，何以并未置造器械？且官兵围拿时，并无党羽帮同拒捕，现已身犯重罪，何肯茹刑不吐等语。查诘至再，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谋大逆者凌迟处死。又罪人拒捕，杀所捕人，斩监候。又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听诱被胁，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者，俱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各等语。案内除听从情愿拜会，罪应斩决之叶祥荣、钟亚旺、陈成才、叶兴麟四犯，或于讯供后病故，或闻拿畏罪自尽，均毋庸议外，赖元旺一犯始则纠众结拜天地会，官兵访拿，又复拒杀在官人役，并胆敢买布作旗，书写悖逆字样，即属大逆不法，自应比照大逆律问拟。赖元旺除拒捕杀人，罪止斩候。起意结拜天地会，亦罪止斩决不议外，应比照大逆凌迟律，凌迟处死。该犯情罪重大，

未便稽诛，当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飭委臬司和舜武、抚标中军参将玉衡，将该犯赖元旺绑赴市曹，凌迟处死枭首，委员解赴犯事地方，立竿悬示，以昭炯戒。至比照大逆之案家属，例免缘坐。赖元旺并无家属，应毋庸议。李斯轩、叶樟育、魏广三均不知书写悖逆旗帜情事，惟情愿入会，希图抢劫，均各依复兴天地会，情愿入伙，希图抢劫斩立决例，拟斩立决，仍候部复办理。叶受育、钟磐绍、钟钧魁、张已娇、曹阿仕、温振嗣、魏绍光、赖元兴、赖原相、汤磐元、叶得荣、高立曾、古亚四听诱被胁入会，并未逆纠伙党，平日亦无为匪，均合依听诱被胁，随同入会发遣例，俱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叶得荣、高立曾、古亚四均已病故，应毋庸议。以上各犯均照例先行刺字，各犯父兄及失察各牌保，转飭查拘到案，分别杖笞，折责发落，牌保仍革役。卖剑之不识姓名人，无凭提讯，保正钟云贞被拒身死，照例赏恤。起获书、戳、旗、剑，案结销毁，逸犯黄得堯等飭緝，获日另结。叶祥荣等系带病进监病故，管狱官例无处分罪名，毋庸查开。本案首伙三十名，甫经结拜，即经该县访闻，亲身会营驰往查拿，先后弋获首伙二十名，又闻拿畏罪自尽一名，获犯过半，兼获首犯，办理尚为迅速，要犯不致漏网，应照十八年十月吏部奏定则例，免其失察处分。除各录全案供招咨部查核外，臣等仅将审明办理定拟缘由，恭折具奏，敬缮要犯供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又此案系比照谋逆办理，核与部议应奏条款相符，合并陈明。谨奏。

嘉庆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嘉庆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sup>①</sup>。欽此。

<sup>①</sup> 据随手档增补。

## 两广总督蒋攸钰等复奏赖元旺布旗

### 所书顺天开道缘由折

嘉庆二十年四月二十七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臣蒋攸钰、广东巡抚臣董教增跪奏，为遵旨复讯办理，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本年三月十三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蒋攸钰等奏拿获拜会拒捕杀人首伙各犯，分别定拟办理一折。此案永安县匪徒赖元旺等纠众拜会，复兴天地会名目，阅折内所叙如结拜饮酒，传授歌诀，皆犯供内所习见。惟该犯等此次制造布旗，上有顺天开道字样，与前年逆案内奉天开道白旗相类。向来该省办理天地会各案，亦从未经见，事属可疑，必须根究明晰。除首犯赖元旺业已正法外，尚有匪犯李斯轩、叶樟育、魏广三三犯，经该督等定拟斩决，尚未正法。该犯等即听纠入会，于会内情事，自必备知。著该督等即监提复讯，是否赖元旺等因闻京城逆犯滋事之时，有此布旗，仿照书写，抑系现有京城逃逸至彼，向该犯等引诱勾结。加以刑讯，令其据实吐供，毋任狡卸。如有勾结情事，即一面奏闻，一面上紧查拿申办。且将该三犯暂留待质，如讯无别情，亦据实具奏，即将该三犯依议处决，其余均着照所拟完结，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仰见圣主于明慎用刑之中，寓除恶务尽之意。臣等跪诵之下，钦服难名。查匪伙李斯轩一犯，先于未奉谕旨之前，业据番禺县详报在监病故，照例委验办理。臣等督同署臬司督粮道陈廷杰提叶樟育，魏广三二犯，连日熬讯，据供伊等听从赖元旺结拜天地会，实止希图抢劫，委无谋为不轨情事。会内各犯，均系籍隶本省，并无京城逆犯潜来引诱勾结，伊等拜会后各

散。赖元旺如何制造布旗，书写悖逆字样，伊等先不知道。赖元旺被获解省，一同监禁，曾对伊等说及拜会后，书写大小布旗两面。原图张大声势，感众骗钱，不想尚未竖立，即被拿获，如今悔恨无及。至布旗上混写顺天开道字样，赖元旺并未告知仿照林清逆案书写。赖元旺从前总未外出，也无外省民人与他往来是实等语。臣等复谕以如有京城逆犯潜来勾结，尔等据实供出姓名、去向，指拿到案，必当奏明轻减尔等之罪。再三开导，该犯等坚供如前，加以刑夹，矢口不移，似无遁饰。所有叶樟育、魏广三二犯，应遵旨仍照原议，依匪徒复兴天地会，情愿入会希图抢劫例，拟斩立决。飭委署臬司陈廷杰等将该二犯绑赴市曹，即行处决，其余均照原拟完结。所有臣等复讯办理缘由，谨合词恭折附驿复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查照施行。谨奏。

嘉庆二十年四月初五日。

嘉庆二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 福建道监察御史孙升长奏请

#### 严禁广东三合会折

嘉庆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军录

掌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孙升长跪奏，为严禁会匪，以靖地方，恭折奏闻事。

窃聚众作会，最足以蠹惑乡愚，招引匪类，久之人数日众，遂至不易禁止，如山东等省之拽刀手，安徽等省之红胡子，屡经敕下各督抚严密访拿，仰见我皇上除莠安良之至意。近闻广东省有三合会名目，其始不过纠结无赖贫民，欺压乡里，吓诈财物。但此会一立，入其会者可以帖然无事，不入其会，则未免横被欺

凌，眠食难安。所以刁诈之徒，多借此会以欺弄愚民。而良善之家被其挟制，亦不得不暂从，以图安身之计。胁从日众，渐至盈千累万，蔓延各府、州县俱染此习。其中抢劫械斗之案不一而足，即间有首告之人，而地方官或规避处分，或缘人数过多，不敢轻动，往往含糊结案，不复追究。不知人数虽多，必有首领数人为众倡率，其余不过依附之众，随人行止。若显为缉捕，诚恐人众则势强，不但不能尽获，且恐激出事端。应请旨敕下该督抚严飭各州、县密访会匪首领之所在，务须擒获，其余胁从之众，不妨明白晓谕，悔过者概置勿论，既以挫其依附之势，又以散其纠结之心，自可使会匪化为良民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皇上训示。谨奏。

嘉庆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下残。）

### 刑部议奏广东何满昌等结会案折

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粤东成案初编》卷十五

刑部咨广东司案呈军机处交出两广总督蒋等奏称，拿获纠劫拜会各匪徒何满昌等，审明治罪等情因一折，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奉朱批：刑部速议具奏。钦此。该匪等议明，据两广总督蒋等奏称，窃据仁化、乐昌各县稟报，访有盗匪何满昌等纠劫拜会等情，臣等以匪徒行劫拜会，必须速获严办，以靖地方，当经督飭臬司移行各营县严密缉拿。随据署韶州府候补知府金兰原，督飭仁化、乐昌等县会营选拔干练兵役，严密查拿。并署曲江县候补知府州朱庭桂，不分畛域，一体严缉。先后拿获匪犯何满昌、林得棕等七十一名，起获会簿字迹、红白油布，录供详解省委审。



兹据委员广州府交廷谿等审拟，由代办按察使督粮道卢元伟复审招供声明。案犯冯昌、梁金叱、刘吊眉于取供后在曲江县监病故，均经验报起获会簿字迹，验明均系拜会相沿鄙俚歌谣。红白油布亦仅拜会凭据等情，臣等督同司道亲提现犯研讯。

缘现获之何满昌等籍隶南海等县，何满昌向来外出佣工度日。嘉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该犯何满昌在乐昌县地方途遇现获之黄亚有，各道贫苦难（度），该犯稔知县属贡生邓钟珍家有蓄积，起意纠伙行劫，得赃分用。黄亚有应允，何满昌随陆续纠得现获之刘亚牛……五十一人。温亚平转纠得不识姓名五人，约定二十四日夜聚会，至期同伙五十八人，分携刀棍齐抵事主邓钟珍门首。该犯何满昌派关亚奇……并不识姓名三人，在外瞭望，把风接赃。何满昌与黄亚有……并不识姓名二人，分携刀棍，入室搜赃。事主邓钟珍之嫂成氏、侄妇徐氏、工人沈伸祐上前喊捕，刘亚唐用刀划伤成氏凶门，温亚用刀划伤徐氏左手第四五指，冯贱狗用木棍毆伤沈伸祐右眼、胸膛、左胯，劫得铜钱、衣物，分别变卖俵分。并究出何满昌先于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途遇素识现获籍隶福建永安县、向在仁化县地方佣工之林得棕，道及出外无人照应。林得棕忆及先年出外，曾在不识地名荒僻处所拾获破烂会簿二本，内有字迹四纸，起意商同纠伙结拜添弟会，希图恃众抢劫，遇事互相帮助。何满昌应允，林得棕复纠得现获之陈志高、陈泮茂、李昌彩、罗积善、刘丁定、黄亚有、刘亚牛、现获病故之冯昌、梁金叱九人。陈志高转纠得现获之李亚德、梁左候、黄亚幅三人，林得棕又诱胁现获之萧东养，未获之陈详溢、郭脑、刘联茂、刘亭青、严潮青六人，陈泮茂亦诱胁现获之已革生员李右仔、余乙癸二人；李昌彩诱胁现获之僧亚洪、刘有叔二人；罗积善诱胁现获之廖棕英、李二妹二人；冯昌诱胁现获之林

汉洪、邓长庚二人；梁金叱诱胁现获之邝满姚、姚满、罗见高、杨贤尚四人，约定二十二日在仁化县属木汉头地方会齐结拜。至期共伙三十二人，每人出铜钱二百文，交林得棕买备香烛鸡肉。各犯因林得棕起意为首，不论年齿，共推林得棕为大哥，余俱依齿序列。林得棕领众跪拜，各饮鸡血并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符、会簿字迹，自己存留。并分给各人红白油布一小块，作为拜会凭据各散，并无谋为不法情事。又究出刘丁定先于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夜，听从前获病故之樊亚二起意伙同前获审办之张得有等，共伙十五人，在原籍曲江县白沙河边行劫候补县丞恙衷船内银物，该犯刘丁定在本艇板船接赃。又现获之黄求昌于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听从前获病故之刘吊眉起意伙同现获之邹松妹……共二十六人，在仁化县武溪地方结拜弟兄，每人出铜钱二百文，交刘吊眉买备香烛酒肉结拜。各犯因吊眉起意为首，不论年齿，共推刘吊眉为大哥，余俱依齿序列，拜毕饮酒各散，并无盟书会簿，歃血焚表，谋为不法别情。屡审俱各供认前〔情〕不讳。核与各该县访闻及各事主具报原案相符，正犯无疑。臣等复严诘林德棕会簿字迹，委在不识地方荒僻处所拾获，并非受人传授，亦无谋为不法别情。再四究诘，矢口不移，案无遁饰。除结拜添弟会曾经纠人，罪应斩决之冯昌、梁金叱，并起意拜会，罪应拟绞监候之刘吊眉一犯，均经病故不议外，将何满昌等十二犯均依律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传首枭示。刘丁定等六犯，均依律拟斩立决。关亚奇等十七犯，均依律拟斩立决。照例刺字，声明情有可原之萧东养等三十三犯拟以遣流等因具奏前来。

查律载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又例载盗劫之案，各该督抚严行究审，将法所难宥及情有可原者分晰声明，将法所难宥者正法，情有可原者发遣。又闽粤等省不法匪徒潜谋纠

结，复兴天地会名目，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者，俱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又粤东内河盗劫之案，伙众四十人以上，或虽不及四十人而有拜会拒伤事主应行斩决者，加以梟示，恭请王命先行正法。又异姓人结拜弟兄，无歃血焚表情事，若年少居首，聚众未及四十人，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二千里各等语。此案盗犯何满昌、黄亚有、刘亚牛、李亚德、梁左候、黄亚幅、邓炳佬、邓老三、曾亚三、陈满、关亚容、刘亚唐十二犯、伙众四十人以上行劫入室搜赃，或拒伤事主，或有听从拜会结（盟），均例应斩梟。该犯等情罪重大，未便稽诛。既据该督等于申明后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传首梟示，并听从结拜添弟会转纠伙党，罪应斩决之冯昌、梁金叱二犯及起意结拜，年少居首未及四十人，罪应拟绞监候之刘吊眉一犯，均经在监病故，毋庸议外，刘丁定等六犯，或起意结拜添弟会，或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应如该督等所奏，刘丁定、林得棕、陈志高、陈津茂、李昌彩、罗积善均合依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添弟会名目，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俱拟斩立决例，俱拟斩立决。关业奇等十七犯，听从行劫，在外瞭望，把风接赃，并无凶恶情状。且行劫仅只一次，系属情有可原，理应如该督等所奏，情有可原之关业奇……均应照免减等发遣例，发新疆给官兵为奴。该督等奏称，肖亚奇……十三犯，讯系被胁结拜添弟会，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均合依不法匪徒复兴添弟会名目，其听从诱被胁，平日并无为匪，仅止一时随同入会，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例，俱发遣新疆，酌拨种地当差。黄求昌……二十犯，听从结拜弟兄，年少居首，未及四十人，各合依异姓人结拜弟兄年少居首未及四十人为从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以上各犯俱照例分别刺字，该犯等讯无另有犯案、窝伙，逃后亦无行凶为匪及知情容留之人。刘亚唐等父兄讯不知情，其失察于禁约飭县查拘，照例发落，余无同居亲属，知情分赃或住处零畸，向无牌头、甲保，或隔属拜会行劫，原籍牌头、甲保，无从查察。邓成氏被拒伤痕俱已平复，均毋庸议。买赃之人据供不识姓名，无凭提讯。查起已起之赃给主具领，未起各赃，于各犯名下照估追赔。各案逸犯飭缉获日另结。各案逸犯，应令该督等飭缉务获，照例办理。

再该督等奏称，仁化县属林德棕等拜会一案，首伙三十三名；又刘吊眉等结拜弟兄一案，首伙二十六人，均甫经结拜，即经该署县顾运承先行访闻禀报，会同曲江并各营县严密查拿。旋获林德棕等二十七名，刘吊眉等二十一名均获犯过半，并获首犯，办理尚属迅速，要犯不致漏网，应照十八年十月吏部奏定则例，免其失察处分。又何满昌等在乐昌县行劫邓钟珍家首伙五十八名，即经该署县秦原会同曲江并各营县拿获首伙二十九名，获犯过半，并获首犯，毋庸按限查参。获犯各职名飭即查明再行咨部。所有监毙各犯，管狱职名查明开送等语，恭候命下臣部移咨吏、兵二部，照例办理等因。

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旨：刘丁定、林德棕、陈志高、陈泮茂、李昌彩、罗积善，俱著即处斩，余依议。钦此。

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准咨。

《粤东成案初编》，卷十五。

## 贵州巡抚朱理奏拿获长乐县

### 天地会首刁胜和片

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批 朱折

贵州巡抚臣朱理跪奏。再，据思州府知府张经田禀称，拿获添弟会从犯刁胜和一名，在该犯身上搜获破损字纸一张，内有悖逆语句等情，臣当即提犯至省，督同两司研审。据刁胜和供称：系广东长乐县水南村人，贩卖杂货营生。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在广东兴宁县陈清和饭店内，遇见广东平远县人古三沅闲谈。古三沅令其出钱一千二百文，传授添弟会伙暗号、口诀，并抄给诗句一纸，教伊记诵，以免匪人抢劫。十九年五月，伊在兴宁县大蔗圩三合店内，又遇见古三沅，并会内二十人，同往该处庙内拜会一次，伊只认识古三沅与平远县人古标、邹亚十、刘亚杨、叶东生、刘亚友，刘亚保七人，余俱不知姓名，伊并未传徒。嗣于二十一年，因兄刁胜富等在四川金堂县酒店生理，前往找寻，伊因病耽延，至二十三年正月，始自金堂县起身回籍，经过思州府地方即被盘获等情。臣查阅该犯所抄诗句妄诞不通，语甚悖逆，不胜发指，必须彻底究办，以绝根株。惟所供首伙各犯俱在广东，今只获该犯一人，是否听从古三沅入会抄传逆词，抑系因质证无人，混词狡卸，自应将该犯解粤省，提同首伙人犯跟究逆词来历，质讯明确，照例严办。除飞咨广东抚臣严拿古三沅等务获，一面将该犯委员解交粤省审办外，所有拿获会匪刁胜和讯过供情，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批。）

(朱批)：知道了。

### 两广总督阮元奏审拟刁胜和折

附：刁胜和随身所带诗句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批 军录

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臣阮元跪奏，为遵旨审明定拟，仍将罪犯监禁，严飭查拿首犯，务绝根株，以归详慎事。

窃照贵州省拿获匪犯刁胜和，搜出破损字纸，内有天地会中悖逆诗句。讯据供称广东长乐县人。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在广东兴宁县陈清和饭店遇见平远县人古三沅，传授添弟会口诀诗句。又于十九年五月，在兴宁钟三合饭店遇见古三沅，听从纠约，与古标等同在庙内拜会一次等情奏明。委员将该犯刁胜和咨解来粤究办，当即飭司委员提讯刁胜和，供与黔省所供无异，即飭严拿古三沅等解究，并附片具奏，将搜出诗句咨送军机处查核。奉旨严拿务获，从重定拟具奏。钦此。并据嘉应州督同长乐、兴宁、平远三县禀称，遵即严密缉拘并逐户挨查，并无古三沅及古标等其人，亦无陈清和、钟三和饭店，惟兴宁县有陈清合一店。吊查登记循环号簿，自十八年至今并无古三沅之名，并赴刁胜和家逐细搜查，亦无违悖字迹。将陈清合同号簿一并禀解飭发，委员广州府等讯明，陈清合与古三沅素不认识，并未到过伊店等语。当查该府、州等查讯情形，与该犯前供迥异，恐有规避捏饰情事。随遵委候补知府彭昭麟等前往嘉应各属确切明查暗访，旋据回省禀复，亦与嘉应州等所禀相同。复又添委督粮道卢元伟，候补道陈廷杰，督同广州府知府龚鲲等提犯研讯。据刁胜和供称，十八年伊在家内检查旧存破烂书籍，见有虫蛀小书一本，内载添弟会

口诀诗句，知系久奉查禁，当时烧毁。二十一年十月，因胞兄刁胜复<sup>①</sup>等向在四川金堂县开张酒店，前往寻觅生理不遂，默写诗句，希图诱骗银钱。因人地生疏，无从诱骗，遂即藏带在身，二十三年，自四川回籍，行至贵州即被拿获。当蒙究问诗句来历，因怕受刑，随口混供古三沅传授。复蒙追问伙党，又混供古标等数人，其实古三沅等皆无其人，并无陈清和等饭店。后蒙解回粤省，亦恐刑责，仍照原供，令奉查明严审，据实供明等语。臣恐其供词翻狡，复飭臬司亲提确讯，并飭嘉应州提讯犯母刁黄氏。据供仅知刁胜和曾经烧毁破书，不知有悖逆情事，亦素无古姓往来。又咨准四川省讯取犯兄刁胜复等供明，刁胜和前赴四川，曾在店内年余，并未见其默写诗句各等情。经臬司节次究诘，该犯仍不供认，并称书内有违禁字句，未向伊母告知，即诗句亦系私自默写，伊兄等皆不知情等语。委员分投察访，亦无古三沅等踪迹。兹据兼署臬司卢元伟复审议拟，详解前来。臣随亲提该犯严加审讯，该犯狡供如前，当即用刑熬审，该犯坚称，实系前在贵州混供，矢口不移。

查例载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伙及情愿入伙之犯拟斩立决。今该犯刁胜和默写诗句，意图骗钱，尚未诱骗得赃，即被拿获，既无抢劫拒捕，亦未纠人入伙，应于斩罪上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官在本年正月初一日恩诏以前，系默写添弟会诗句匪犯，不准援减。惟查该犯居心狡诈，性复耐刑，所供殊难轻信，该州县及委员等虽经细访查，终恐未尽确实，或者古三沅实有其人，现在外出逃匿，该犯因其尚未就获，即任意狡翻，欲为古三沅开脱，亦未可定。若遽将该犯拟流发配，各属因案已办结，即不认真查拿。现当严

<sup>①</sup> 朱理折写作刁胜富，见本书第514页。

禁会教各匪之时，该犯既供古三沅传授口诀，且有悖逆诗句，必须拿获究办，以期尽绝根株，岂容稍事轻纵。且此等匪徒即流之远方，亦未必自知改悔，竟能安分守法，应请仍将该犯刁胜和严行监禁，一面谆飭各营县实力侦缉古三沅等务获，再行质究。俟刁胜和监禁限满，如查明实无古三沅等其人，再将刁胜和照拟发配。若遇古三沅等潜匿在境，该营县果能缉获解报，自应奏恩圣恩，免其处分，倘敢有心规避或意存回护，一经他处拿获，定将泄纵之员从严参办。除供册咨部外，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初四日。

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附：刁胜和随身所带诗句

一进洪门义结兄，当天立誓表真情。长沙弯口连天外，渡过乌龙见太平。钢铁成桥兄弟过，桥心一望木杨城。柏松亦知分桃李，情节红花结议亭。忠义堂前兄弟到，城中点将八万兵。福德祠前层起义，剿□（灭）清朝载复明。

#### 谕两广总督李鸿宾查明香山县 是否实有三点会

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李、广东巡抚朱，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上海：给事中刘光三奏广东地方会匪蔓延，请飭查办一折。据称广东省旧有匪徒结会，该州县间有出力查拿，不过设法驱逐，以邻邑为壑，而根株未除，蔓延日甚。其最为民害者，则有三点会，所谓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等号。粤东士



民，莫不周知。此等会匪不独无赖棍徒悉为羽翼，即各州县胥役兵丁，大半相与交结，表里为奸，虽素不谋面，而猝然相遇，见手口之号，无不呼为兄弟。一切抢劫之事，无所不为。即如广州府属香山等处，每逢稻谷将熟之时该会匪辄预料某某种稻若干，应收租若干，勒令给伊钱文，较租金十分之一二，名曰打单。不遂所欲，即约会无数匪徒，将所种田禾尽行芟刈践踏，以泄其忿。土人苦之谓打单钱急于国课，请旨查办等语。匪徒结会聚众最为闾阎之害，若如该给事中所奏党羽蔓延情形，及稻熟时勒索钱文，殊属大干法纪，不可不严查禁。著李鸿宾、朱桂祜即查明该处会匪是否实有三点会名目，及勒索、打单钱情事，严飭各州县一体查办，或照从前缉拿洋盗之法，或另筹善策，总期散其丑类歼厥渠魁，恩威并用，俾除奸宄而靖地方，断不可任令蔓延，以致日久养痍貽患，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奏请

#### 缉拿广东等省会党折

道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奏 军录

湖广道监察御史臣冯赞勋跪奏，为匪徒结会拜盟，滋蔓各省，显有图迹，据实具奏，仰祈圣鉴事。臣惟患之所生，其迹之已著者易治，迹之未彰者难防，机之骤发者其害浅，机之隐伏者其害深。广东濒海通洋，向有匪徒拜盟结党，其始不过剽掠乡曲，地方官规避处分，皆改盗为窃，故匪徒得以明目张胆，无所忌惮。现在粤省米贵，乡间倍多抢劫，商旅为之戒行，此其迹之显然者，地方官若实力缉拿，即可歼灭。其尤可虑者，闻匪徒结拜多年，

勾连凡五六省，名曰三合会，人数不可纪极。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每房各有头目，以五色分为旗帜，入其会者，授以口号，各执图一张。虽素不谋面，一闻口号相符，即呼为弟兄，钱财可通，患难以共，假托义气，故愚民多堕其局中。吏役兵丁，半皆羽翼。一二良善之家，倘不入会，则无以自全，故胁从者亦复不少。似此潜滋暗长，无巢穴之区，而都邑市廛皆其布散之所；无啸聚之众，而兵民胥役皆其心腹之人；万一蠢动，一呼百和，六省声气相连，其患不浅。应请敕下各该省督抚，密飭各府、州、县预为防备，不动声色，密访严拿，歼厥渠魁，散其丑类，庶厉阶早绝，间阎可安矣。臣祖籍广东，习闻会匪之风，近又访获图样一纸，不敢壅于上闻，谨抄录原图，据实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

（朱批缺）

### 谕 两广总督李鸿宾等飭属

#### 严拿三合会

道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 上諭門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李、闽浙总督孙、湖广总督卢、云贵总督阮、浙江巡抚富、福建巡抚魏、湖北巡抚杨、湖南巡抚苏、广东巡抚朱、云南巡抚伊，道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奉上谕：据御史冯赞勋奏，广东濒海通洋，向有匪徒拜盟结党，伊祖籍该省，习闻会匪之风，近又访获图样一纸，闻匪徒纠结多年，勾连凡五六省，名曰三合会。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每房各有头目，

以五色分为旗帜，入会者授以口号，各执图一张，愚民多堕其局中。吏役兵丁，半皆羽翼，请飭严密访拿等语。会匪结党聚众，久干例禁，如该御史所奏勾结五六省，执有旗帜，授以口号，尤应严行查办。著各该省督抚，通飭所属，不动声色，密访严拿，务将为首匪徒缉获，按律惩办，散其余党，以绝根株，而安良善。如不认真查办，将来倘致养痍遗患，惟该督抚等是问。该御史原折并访获图样一纸，俱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 两广总督李鸿宾奏请听穷民

#### 开荒以杜结会折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批 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臣李鸿宾、广东巡抚臣朱桂楨跪奏，为遵旨查办，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上年十二月十一日，广东地方会匪蔓延，请敕查办一折。据称广东省旧有匪徒结会，该县县间有出力查拿，设法驱逐，而根株未除，蔓延日甚。其最为民害者，则有三点会。所谓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等号，士民莫不周知。不独无赖棍徒悉为羽翼，即胥役兵丁大半相与交结，表里为奸，一切抢劫之事，无所不为。即如广州府属香山等处，每逢稻谷将熟，该会匪辄勒令给伊钱文，较租金十分之一二，名曰打单，不遂所欲，即将田禾尽行芟刈踏践，以泄其忿等语。匪徒结会聚众，最为闾阎之害，若如该给事中所奏，党羽蔓延情形，及稻熟时勒索钱文，殊属大干法纪，不可不严行查禁。著李鸿宾、朱桂楨即查明该处会匪，是否实有三点会名目，及勒索打单钱情事？严飭各州县一体查办。或照从前缉拿洋盗之法，或另筹上策，

总期散其丑类，歼厥渠魁，恩威并用，俾除奸宄，而靖地方。断不可任令蔓延，以致日久养痍貽患，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仰见我皇上戢暴安良，绥靖闾阎之至意。臣等伏查粤东民俗强悍，匪徒纠伙拜会，抢劫成风，相沿已久。臣李鸿宾自道光六年到任后，督饬各属拿办会、盗各案，问拟斩、绞、遣戍、流徙者，不下千余人。臣朱桂禎于上年冬间抵任，复严行催饬查拿，并将前案会、盗各逸匪，督属加紧踪缉，似办理不为不严，无如积渐已深，骤难革其故习。兹钦奉谕旨，臣等遵即行司转饬各属，确切查复。随据两司详称，广东近年以来实无三点会名目，及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口号，惟结拜弟兄，遂尔纠党抢劫，未能尽绝根株。臣等复密加访察三点会名目，在二、三十年前有此传闻，亦非流播。粤东现在各属，实无其事，与司详相符。其广州府属之香山等县沿海一带，棍徒混刻木戳堂名，盖用纸单，向耕户勒索钱文，给单为据，名曰打单。如勒索不遂，即将田禾扰害，与该给事中刘光三所奏情形大略相同。此等匪犯从前并无治罪明文，自道光四年经前督臣阮元等奏请设立专条，经部议准，迄今已获打单匪犯四百余名，逐案严办，此风犹未尽息。诚如圣谕不可不严行查禁。臣等现在遵旨饬属访拿，务期有犯必惩，毋许稍涉宽纵。一面刊刻告示，遍行割切晓谕，令愚民改过自新，毋罹重罪。如有被诱结拜打单者，自知悔悟，将首匪姓名指告，引拿到官，准其照自首律免罪。其被胁勉从之人，自行投首，或父兄代首，概准照律免罪，交保约束，倘敢再犯，加倍治罪。胥役兵丁，如敢交结为奸，随时严拿究办。总期歼厥渠魁，散其党羽，毋任蔓延滋患。倘各属文武稍存讳饰，并不认真查办，臣等立即据实参严，以儆疏玩。惟是粤东广州一带，人民稠杂，家鲜恒产，游手坐食之民素无依赖，遂致作奸犯科，肆行无忌，今欲杜其邪匿之渐，

当筹所以养其廉耻之源。溯查乾隆年间，叠奉上谕，粤东高、雷、廉、琼等府山场荒地，听民开垦，概不升科，并令地方官给予印照，永为事业。此后民间垦种颇多。惟广州等府州，犹有报升之例，小民虑升科受累，是以官山旷土，率多抛弃。应请嗣后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韶州、嘉应、罗定、南雄、连州等府、州属，所有山头地角，照高、雷、廉、琼四府成例，悉听本地无业贫民报官给照垦植，成熟之后，作为世业，永不升科。庶地利日增，民间粒食有资，不致流于匪僻。并饬地方官认真教导，择里中通晓文义，老成醇谨之人，充当党正、乡约，令其于朔望日，在本乡宣讲圣谕。并令各村广设义学，延师训迪。该地方官又于坐堂判断，或因公下乡之时，与小民谆谆告诫，董劝兼施，俾父诫其子，兄勉其弟，日进善良，似于化民成俗之方，可冀渐有实效。是否有当，谨合同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 两广总督李鸿宾奏粤东并无小刀

#### 三点三合等会片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批 军录

再，臣等于本年四月初七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给事中刘光三奏，地方官讳盗不办，捕务废弛，盗风日炽，请飭查办一折，据称：广东省匪徒有小刀会、三点会、三合会等号，即从前添弟会之遗种。而盗贼之别名，其始不过纠合匪类，抢夺乡曲、富民铺户。因州、县官讳匿不办，遂致肆无忌惮，胁诱良民，勾通兵役，匪特东江、西江、北江诸水路抢劫日多，即各州、

县、城市以及省会地方，亦有明火执杖，吓禁事主之案，甚且掠取富户爱子，藏匿盗窝，勒索回赎，凌辱难状。该省大吏即有所风闻，以各州、县并未详报，无从究办。愚民被劫，惟恐禀报受累，不敢鸣官，间有禀报地方官勒令改盗为窃，事上不肯听从，即延不准理等语。匪徒结会聚众抢劫，最为同阇之害。若如该给事中所奏匪徒扰害情形，实属大干法纪，地方官于此等重案，不为审办，转讳匿不报，以致盗风日炽，尤应严参示惩。善李鸿宾等严密查访，如有匪徒滋事之案，立即从重惩办，并查明各州、县如有讳盗为窃情弊，亦即据实严参，毋稍徇隐，将此各谕令知之，等因。钦此。臣等查粤东近年以来，并无三点会名目，现已另折陈奏。至小刀、三合等会，臣等详细悉飭查，亦无此等名号。惟粤东匪徒纷杂，始而结拜弟兄，旋即伙同劫掠，并挟人勒索，久已相习成风。该御史奏称，会即盗之别名，实与粤中情形无异。但会与盗其源虽一，而罪名则盗重而会较轻，办理稍有不同。如以会而为盗，则专主盗案论，从其重者究治。在该匪等拜会之先，未尝非预为伏盗之地。严办盗案，即可沮其结拜之心，严缉会徒，亦可稀其入盗之党，惟在地方官随时认真查察，实力拿办，庶有以穷会盗之根源。于一类之中，仍分别究治，俾各知所惩创，而不敢赴蹈于刑。臣等恐各州、县办理不力，于缉捕稍有松劲者，业经参撤示惩，凡遇有报案，无不立时飭拿首要，尽法惩办。又虑离省鸾远之区，耳目难周，地方官或有讳盗为窃，及愚民被劫恐禀报受累，不敢鸣官。节经通飭各属，一有民间禀报失事，无论虚实，限三日内先行列单通禀，毋许抑勒事主，化大为小，仍责成该管道府就近严查，以杜讳匿。现复钦遵谕旨，严密访查，如有匪徒结会抢劫，立即勒限严拿，务期按名获办。并确查各州、县倘敢讳盗为窃，亦即据实严参，以肃吏治，断不敢稍涉徇隐。

一任庸吏养奸，匪徒漏网，致间阎均被其害。所有遵办缘由，谨会同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道光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 两广总督李鸿宾奏派委委员

#### 严拿会党折

道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批 军录

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臣李鸿宾、广东巡抚臣朱桂楨跪奏，为遵旨派委委员严密查拿会匪，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李鸿宾前自京回粤，于安徽合肥县途次，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奉旨：嵩溥奏拿获纠众结会首从各犯，审明定拟一折内称，系籍隶开泰县之马绍汤，本年正月赴广西怀远县古宜地方，在杨万有家会遇广东船户吴老二，说及广东旧有添弟会改名三合会，抄有会本歌诀。马绍汤即向借抄，旋回开泰，起意邀人兴会结拜，冀图抢劫，纠约马正邦等三十二人，并将诗歌传给蒋倡华，两次结会，当将马绍汤、蒋倡华、马正邦三犯分别凌迟斩决等语。前因御史冯赞勋奏，广东等省有三合会名目，其党分为五房，福建为长房，广东为二房，云南为三房，湖广为四房，浙江为五房，当经降旨交给各该督抚饬属严密访查。旋经各该督抚复奏俱称，现无此项会匪。今贵州已拿获三合会匪徒多人，并据该犯马绍汤供称，广东船户吴老二有细字图，所载长、二、三、四、五房内有桃必达，吴天成等姓名。复告知广东系二房，名洪太宗，以红旗为号。是贵州会匪抄写逆词，系由广东传授，其余各省亦必有传徒纠众之事。著李鸿宾等各派委员认真查拿，将为首匪徒缉获，

按律惩办，并散其党羽，以净根株。至嵩溥奏称，马绍汤所抄会本逆词，据供抄自广东人吴老二，当日并未问明何县籍贯。广东有阳春县，是否即词内所指阳春庙，有无洪太宗其人。杨万有既与吴老二熟识往来，恐广西地方亦必另有会党，并著李鸿宾、朱桂祯、祁项派委委员严密访拿，无得稍涉疏懈，致贻后患。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当即由途次飞咨臣朱桂祯一体钦遵飭行查办。臣等查前据御史冯赞勋以三合会匪勾连数省，蔓延滋害，奏奉谕旨飭拿。当经臣朱桂祯于前兼护督篆时密委委员分往各属访查侦缉，恭折复奏。

今贵州省拿获会匪马绍汤供称，抄写逆词系广东船户吴老二于广东地方传授，词内指有阳春庙，复告知广东系二房，名洪太宗，以红旗为号，允应行查缉。臣朱桂祯当即添委干员分赴各处，并檄飭东西二省司、道、府、州督率各属实力访拿，一面密札肇罗道松杰前往阳春县所属各庙宇逐一挨查有无阳春庙并洪太宗其人，务得实迹。臣李鸿宾回任后，复严行分飭查拿。兹据广东布、按二司会详，陆续据各府、州、县及各委员复称，遍加查缉，并无三合会匪洪太宗、吴老二、杨万有等踪迹。又据肇罗道督同阳春县营稟复，挨查各村庄、市镇、深山、邃谷均无阳春庙及洪太宗等其人，并将查过各庙宇列折具结前来。臣等伏查奸匪倡立添弟、三合等会名目，传授口诀、图布，煽惑骗钱，由来已久。广东有二房、三房之说，亦不知始于何时。检查乾隆五十二年间，闽省查办添弟会，有匪犯供出广东有朱姓及洪二和尚即洪二房，住居凤花亭。五十七年间闽省拿获会匪，又供出广东石城县高溪寺有添地会为首系洪三房。又六十年间，闽省拿获洋盗陈办等，搜出天地会字一纸，内开太祖在广东惠州府石县长沙河河口洪清顺本城等语。又有二房在广东省城，名李色弟字祥。均经前督抚臣飭



据各属访缉，实无其地其人各在案。该御史冯赞勋前获图样内，有李色弟名字，自系从前会匪案内搜查未尽之旧图。又查道光八年间，四川省咨缉会匪梁才等案内，粘有绘图布单一纸，内称二房祖洪大洪，核与马绍汤所供洪太宗姓名字音约略相仿，是否洪太宗即洪大洪其人，亦未可知。既称二房祖，似系代远年湮，相沿传习，恐非现在会匪之名。近年以来，粤东省拿办会盗之案不一而足，臣等随案研鞫，均非三合会匪党，亦无报获图样会簿。现据博罗等县访获会匪胡亚豹六等一案六十余人，并经亲提研讯，实止依齿结拜，传授口号，并无会名图布，其口号亦与三合会匪所传语句不符，诘以洪太宗、吴老二等其人，均不认识，业经按律定拟具奏。又据始兴县访获会匪刘汶掀等一案四十余人，现已解省严审，俟定案再行具奏。总期有犯必惩，不得稍从宽纵，况事关勾结数省，尤不可不严加侦捕。臣等仍惟有督率同道，府、州，严飭地方各官及各委员认真随处密访，务将结会首犯缉获，确审重办，俾散党羽，而净根株。固不许妄行苛扰，致累株连，亦断不敢稍任疏虞，致滋萌蘖，以仰副圣主剔除奸慝，绥靖民生之至意。除已咨会广西抚臣祁璵一体严拿，另行复奏外，所有广东省钦遵查拿会匪缘由，谨合词恭折，先行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道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奉朱批：认真查缉，不准稍有不实不尽之处。欽此。